

永諸講課

醫宗金鑑傷寒論

三陽病篇



〈凡例〉

《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原是一書，自林億校刊，遂分為二，殊失先賢之意。後趙開美仍合為一書，今復其舊，使後學知傷寒與雜證，原非有二也。

全書經文，諸家舊本，或字有增減，或節有分合，或重出不書衍文，或正誤各不相同。是集則以仲聖全書為準，而參之各家，以昭畫一。

《傷寒論》、《金匱要略》，法律本自井然，但係千載遺書，錯誤頗多。雖經歷代註家，編次詮解，然各執己見，位置無常，難以為法。茲集傷寒分經，仍依方有執《條辨》，而次序先後，則為變通。金匱門類，悉照林億校本。而綱領條目，則詳為分別，並不拘泥前人。惟在啟發後學，足裨實用。

經中凡錯簡遺誤，文義不屬，應改補刪移者，審辨精覈，皆詳於本條經文之下。其有全節文義不相符合，絕難意解者，雖勉加註釋，終屬牽強。然其中不無可採之句，故另彙二帙，一曰〈正誤〉，一曰〈存疑〉，附之卷末，以備參考。《金匱要略》倣此。

書中辭精義奧，註釋誠難，若徒向辭華，必支離蔓衍，無以闡發微言。是註，惟期簡易明顯，發揮經旨，間或旁參互證，亦惟援引本經，不事虛文，用滋眩惑。

《傷寒論》自成無己創註以來，踵之者百餘家。《金匱要略》，自趙良衍義後，繼之者十餘人。各有精義，羽翼經文。然或涉浮泛，或近隱晦，醇疵並見，難以適從。茲汰其重複，刪其冗沓，取其精確，實有發明者，集註於右，用資考證。

上古有法無方，自仲聖始有法有方。其規矩變化之妙，立法成方之旨，各有精義，皆當明晰。茲於每方必審究其立方主治之理，君臣佐使之相輔，功能性味之相合，一一解於其後。即方中用水之甘瀾、麻沸，火之宜文、宜武，煎之緩急，漬之遲速，服之頻頓，莫不各有適病之宜。前人或置而不論者，必備錄而詳解之。

是集傷寒，則首六經，次合病併病，次差後勞復食復陰陽易，次壞病瘧濕暍霍亂，次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次平脈辨脈法，

此一書之次第也。首綱領，次具證，次出方，次因誤致變，次因逆成壞，此一篇之次第也。首經文，次註釋，次集註，次方藥，次方解集解，其經文有缺誤者，則加辨論於經文之下，以「按」字冒之。其與本條互相互發明，而非專論本條者，加辨論於本註之後，亦以「按」字冒之，此逐條之次第也。俾後學了然心目，易於融會貫通。《金匱要略》序法倣此。

金匱二十五章，內有與傷寒文同者，十之一二。雖為重出，然亦間有義別之處，今將《傷寒論》中已有專註者，則不復贅釋。其與本經切要者，必重加發明，以闡揚其旨。

古人姓氏，有傳記詳明者，昭昭可考，若僅書其字，則無從知其名矣。夫以其人竭慮殫精，久而泯其迹，所不忍也。故於無考者，書其字；可考者，書其名，以示不沒其善之意。

〈《傷寒雜病論》原序〉

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勞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庸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被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復，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譯】

論中說「我每次閱覽秦越人入虢對虢國太子屍厥的診治，以及望齊桓公的面色而知其有病需急治，未嘗不感慨驚嘆秦越人的才



能優秀。只怪當今處在世上的讀書人，從來未曾留意在醫藥上，以精心探究藥方和醫術，對上可以治療君王和雙親的疾患，對下可以拯救貧困卑賤百姓的疾厄，在中可以養護自身，使自身可長久保全，來長養性命。卻只知道競爭追逐榮華和權勢，企盼追隨權豪，不斷自我引薦，致力於名利，崇尚華飾於名利的末節，進而忽略拋棄了生命的根本。華麗於外在的名利，衰敗了內部的生命，皮都不存在了，毛將如何附著呢？突然遭受邪風之氣，罹患了非常嚴重的疾病，等到禍患到了，才開始震驚顫慄，降低自己的志向，委曲自己的節氣，欽佩冀望巫術和祝由，在請求殆盡後，歸因於天命，綁束著雙手，接受失敗，把父母賜給的百歲壽命和所擁有最貴重的身軀，隨意託付給平凡的醫生，讓他任意施治。生命真是短暫啊！多令人哀傷啊！身體已經死了，神明已經消失毀滅了，變成鬼物，長久潛居於九泉之下，單獨的痛哭流涕。真是令人哀痛啊！整個世上如此的迷糊且認識不清，還不能覺醒領悟，也不知愛惜生命。像這樣輕忽自身生命，追慕那樣的榮華權勢，又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呢？而進一步不能愛護他人瞭解他人，退一步不能愛護自身瞭解自己。遇到災禍，身體處在危險的地方，還愚昧無知，像遊魂那樣蠢，真是令人哀傷啊！趨附權勢的讀書人，只知驅馳競爭浮於外的榮華，不去鞏固生命的根本，忘了保養身軀而去追尋外物，這就像是處於冰凍的山谷中那樣危險，以致於到了這種地步。

我的家族本來就很多，以前就有二百多人，從建安紀年以來，還沒到十年，家族死去的有三分之二，死於傷寒的十個有七個，感慨以前那些沉淪浮華而死去的人，哀傷於自己沒有能力救治那些因病而橫死夭折的人。於是盡力於求取古人的訓誨，廣博的搜採眾多的藥方，參用《素問》、《靈樞》、《難經》、《胎臚藥錄》和《平脈辨證》，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共有十六卷。雖然還沒能完全治癒各種疾病，大概能藉此書中的理法方藥，來診視疾病並知道疾病的來源。如果能探究我所輯成的書籍，治病的思慮就會過半了。

天布金水木火土五行，來運化眾多的物類，人因此具備了仁義禮智信五種倫常，也因而有了心肝脾肺腎五臟。經絡臟腑的輸運，

陰陽的交會和互通，神妙高深精微。其中的變化，難以究極，如果不是才能超過常人，又見識精妙的人，怎麼能探究這極致的道理呢？

上古的時候有神農、黃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這些人，中世的時候也有長桑、扁鵲這些才高識妙的人，漢朝時也是有公乘陽慶及倉公這些才高識妙的人，從此以後的後世，沒有再聽說過了。觀看現今醫家沒有那種精思經書獲得經旨的想法，來演練自己所知的部份，各個繼承自家的技術，自始自終都順著家傳的做，診視疾病，探問病情，只致力於維持生活的開銷，看診一下子，就開了湯藥，手按脈時寸口還不到尺中，只有診握手的脈而沒有到腳的脈，人迎脈、跌陽脈，以及浮中沉三部都沒有相互參照，診病的時間很短，脈動的次數和呼吸的次數都還不滿五十，短期的時間內不知診斷，天地人的浮中沉候竟沒有大略，臉上明堂闕庭的部位，完全沒有診察，這就是以管窺天，只看到小部份的病狀而已，想要鑑視辨別死生，實在很困難。

孔子說「生下來就知曉道理的，上等的人材。經由學習才知的，較差一點。多所見聞，廣博自己學識的，又較差一點」，我長久崇尚藥方醫術，就請奉事這些話吧。

〈《醫宗金鑑》訂正仲聖全書《傷寒論》註〉

《傷寒論》，後漢張機所著，發明《內經》奧旨者也。並不引古經一語，皆出心裁，理無不該，法無不備。蓋古經皆有法無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啟萬世之法程，誠醫門之聖書。但世遠殘闕，多編次傳寫之誤。今博集諸家注釋，採其精粹，正其錯訛，刪其駁雜，補其闕漏，發其餘蘊，於以行之天下，則大法微言，益昭諸萬世矣。

【譯】

《傷寒論》這本書，是東漢時張仲聖所著作的，用來發明《內經》深奧的意旨。書內沒有引古經的話，都是出自心裁，道理無所不概括，方法無所不完備。因為古代經典都只有治法而沒有藥方，從《傷寒論》以後，才開始有治法有藥方。開啟了萬世的理法方藥的治病里程，實在是醫門的聖賢之書。但是因為年代久遠，書中的文詞難免有殘缺，而且編次及傳寫字詞也會有所偽誤。現今廣博的采集諸位醫家的註釋，取用其精華的部份，改正了錯誤，刪去了混淆雜亂的部份，填補書中闕漏的部份，闡發其所多餘蘊育的意旨，用來刊行於天下。那麼這些廣大的治法，精微的言論，越能昭顯於萬世了。

〈卷一〉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篇

太陽主表，為一身之外藩，總六經而統榮衛。凡外因百病之襲人，必先於表。表氣壯，則衛固榮守，邪由何入？經曰「雖有大風苛毒，勿之能害是也」。若表氣虛，則榮衛之氣不能禦外，故邪得而乘之，經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也」。衛，陽也。榮，陰也。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邪之害人，各從其類，故中風則衛受之，傷寒則榮受之。衛分受邪，則有汗為虛邪，桂枝證也。榮分受邪，則無汗為實邪，麻黃證也。榮衛俱受邪，均無汗，皆為實邪，大青龍證也。大綱三法，用之得當，其邪立解；用違其法，變病百出。緣風為百病之長，故以風中衛列為上篇，寒傷榮與風寒兩傷，列為中、下二篇。其條目俱詳於本篇之下，俾讀者開卷了然，有所遵循也。

【按】

「邪之害人，各從其類，故中風則衛受之，傷寒則榮受之」，衛在脈外，榮在脈內，風寒之邪從體外而入，必先從衛受，而且榮在脈內，與衛隔了一層血管壁，屬於陰的寒要入，是比較難的，如果寒傷到榮，則在外的衛也是受寒的，以衛在榮之外。榮受寒則血流變慢，位於最末稍的手指和足趾，血循會變差，進而出現手足寒的證狀。

「衛分受邪，則有汗為虛邪，桂枝證也。榮分受邪，則無汗為實邪，麻黃證也，榮衛俱受邪，均無汗，皆為實邪，大青龍證也」，桂枝湯所治為中風，風會使衛中之氣向體外走的快，進而導致血管內的榮氣接應不及，故條文有「衛強榮弱」、「榮衛不相偕」之言，又因其毛孔是開啟的，不像傷寒是因受寒而閉，故會汗出。因中風，故衛氣耗散於外，遠過於常態，表之氣為之虛，故有桂枝湯治表虛之說。麻黃湯所治為傷寒，毛孔因寒而閉，衛氣不出於外，表之氣因鬱積而成實，若久則氣鬱積而致熱，故傷寒有「已發熱或未發熱」之言，而麻黃湯開毛竅，通鬱氣，故有治表實之說。至於大青龍湯與麻黃湯皆是治表實之劑，然而其不同之處，在於大青龍湯有內熱。同理，我們可以推之於小青龍湯與麻黃湯，



則知小青龍湯為內有寒飲。總結而知，麻黃湯純是表寒而內無故，而大青龍則兼內有熱，小青龍湯則兼內有寒飲。

太陽為三陰三陽的起頭，為陽的平台，負責身體與外部的交通，而太陰為陰的平台，內有少陰和厥陰。在陽與陰的交通，憑藉少陽，而在陰與陽的交通，憑藉厥陰，故太陽、少陽、厥陰之病，皆有寒熱。太陽和太陰都是太極所生出的，而這世上萬物皆有陰陽，皆為太極之所統，故山、醫、命、卜、相之五術皆以是相通。以此理而通之，則世上不論何物都有三陰三陽的周期，因為我們生在陰陽的世界，如天有四時為一年，其序為春、夏、秋、冬。而人體為六日，其起始為太陽，故一二日太陽二三日陽明三四日少陽…等，如一年以春為先，是一樣的道理。那為何太陽有一二日之兩日？蓋一、二者陰陽之數，一為陽，二為陰，故「病有發於陰，發於陽」，蓋本於此也。相同的道理病人人體太陽，太陽也有三陰三陽的周期，後面會有圖說，以易卦來說，初時為太極，繼生陰陽而為兩極，再生陰陽為四象，再生陰陽成八卦，陰陽續生則成六十四卦，陰陽之生無盡，其卦亦無盡，故內經言「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蓋亦由此也。

榮衛並非太陽所統，榮衛是穀之精微所來的，所以榮衛為精氣。其中濁的為衛，清的為榮。後面也會有所講解。

凡天之六淫感人致人體之邪氣以生，其邪氣之在人體一定在太陽，由太陽開始，前面已提過太陽為三陰三陽的起頭，為身體與外界的交通之處，故六淫感人致邪氣生，必在太陽之部。然此邪氣所在之位，應是在太陽的皮部、經筋、孫絡等外的局部處，若是入於絡與經，其所影響為整體，就會表現出太陽病。如果太陽經絡不虛，則邪氣無由入，就不會影響全身，產生整體性的太陽病，而只是局部的太陽皮部、經筋、孫絡的症狀，如其循行局部處的酸麻痛等。所以太陽的經絡不虛，就不會得太陽病，好比當一杯滿的水，是不能再裝進任何的水，一定要這杯水有空才可以，因此《靈樞》〈百病始生篇〉「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太陽經絡因不虛，所以不病太陽病，到第二日邪氣流轉

至太陽的陰和陽明的陽，若太陽的陰受了邪氣，則產生無熱惡寒的病證，陽明的陽受了邪氣，則產生發熱惡寒的病證。像這種氣之流轉致病，我們可以用一年之四季之序來闡明，例如春天的時候，若天氣陰陽和調，無疾風暴雨，此是天和之氣，雖人虛，但無邪則不病，若是到了夏天，天氣陰陽不調，產生暴雨疾風，摧折人畜，不虛者不病，虛者，易病，嚴重的甚至會死。所以邪能傷人，必因人之虛，邪乃能湊之，故經曰「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然亦可用另一種句讀，讀為「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主要因為句中有「獨」字，故可推知必有一種以上之因，把虛、邪，分別逗開，則是二者，符合句意。所以句意為二者之任一，不能獨傷人，亦合。

在《傷寒論》中有風、寒、溫、濕、熱、燥、暑病脈證並治，用來治療這些病邪所產生的病。其主要來自於天有六氣，風、寒、暑、濕、燥、火，當六氣過度則稱為六淫，淫的意思，是四處泛濫的意思，例如濕氣過度，則人易病濕病。其實，地也有五行，產生五味，故所食之物有酸、苦、甘、辛、鹹之味，若所食的五味過度也會致病。至於人所居處之地的環境也是疾病之因，如多濕，多燥，多熱，多寒。因人居於天地之間，受天地之感，並非只有天之六淫乃能為病，這部份在《素問》〈異法方宜論〉中亦有論述。

南方無傷寒？曾聽人說「南方無傷寒」，若以己之見識來看，實在覺得可笑，只因為他們對寒字的字義與定義，如此膚淺，故不得不笑。他們認為北方的極寒，才是傷寒。若照此理而言，應該也要說「北方無溫病」吧！既然我笑他們，那也要講個道理，才能讓人心服口服。既說他們膚淺，也要把自己的本事亮出來才是，那為什麼我會說他們膚淺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寒熱是相對的，有些人在嚴寒的冬季，明明大家都已經穿冬衣了，他還是單衣在身，覺得這種天氣很舒服，有些人在酷熱的暑天，大家都穿單衣，他重衣厚裘，還覺得冷。再舉一例，把手放在熱水中，再放在溫水中，人體的感覺是寒，毛孔會收縮。同樣的道理，把手放入冰水中後，再放在涼水中，人的感覺就是熱的，毛孔會開啟。所以冬天洗冷水澡，洗完後覺熱，洗熱水澡，反而更冷，意義就在這

了。知道了這個道理，我們是可以治病的，怎麼說呢？例如燙傷，一般人都馬上沖涼水降溫，這是錯的，因為溫差太大，一般沒有細胞可以承受這麼大的差異，就如同絕食久的人，如果給他大餐吃，不是死就是重病的道理一樣，所以燙傷沖冷水，痊癒的時間就要多很多，真正的處理方式是要逐次降溫，先溫水降溫再來換室溫就可。再舉個例子，一般我們放養魚，一定是把要放養的魚，先放在池中等溫度相等後，再打開袋口，讓外面的水與裡面的水慢慢混合，再放出魚，如果直接倒進去，那麼魚不是傷寒就是傷熱以及水土不合，死的就多了。所以根據上面說法，現代人的傷寒、傷熱的，不是很多嗎？怎麼是只有北方才有傷寒，南方才有溫病呢？在外面大熱天，馬上進冷氣房，不就是傷寒了嗎？所以我才覺得那些說南方無傷寒的醫家，真是不思之過。

在傷寒論中，日數有其重要之理，不可不知。例如傷寒的第一日，會不會得太陽病呢？不一定，但是如果這個人的太陽經絡虛，就一定會得了太陽傷寒。那會不會得陽明病呢？不會，因為傷寒一日，不是二日，邪氣流轉還未到陽明。那會不會得少陰病呢？答案是會，因為太陽與少陰為表裡關係，若是太陽過虛，會太陽與少陰俱病，這就是兩感。另外要再提一個觀念，碰到多雨的天氣（天候），居住多濕的環境（地理），飲過多的水（人為），人就容易病濕，怎樣說呢？在多雨的天氣，及多濕的環境，人體的毛孔排汗就差了，如果小便又不通利，量又不多，身體代謝所產生的水分，因排出不多，就堆積。堆積多了，就變成了濕病。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濕勝則濡泄」，因為排汗及排小便的功能變差，則身體最先吸收水的源頭，也就是腸胃，對水的吸收就差了，所以就產生了濡泄。濡是軟的意思，在此指的是軟便，泄就是水便。推究其因，主要在於人體的氣機是循環的，有出（排汗和排小便）才能入（吸收水分），若無出而有入，則身體會因此而脹滿。同理可知，針灸時藉呼氣吸氣之時來進針，以做為補瀉的方式，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吸氣時，毛孔會打開，呼氣時，毛孔會關閉。另外，《素問》沒提到濕勝的其它症狀，我們可以推知，如濕停胃就產生了嘔吐，停在血液中，電解質不平衡就產生了心悸、眩暈、耳鳴，在肌肉則引起肌肉跳動，等等相

對的症狀，都可以推理得知。同理，人體若水分攝取過多，若因排汗不良，小便不利，身體也會產生濕病的症狀。至於身體的濕性環境會導致某種喜濕的病毒或細菌容易繁殖，造成細菌或病毒感染症狀，所以才有近代醫學的病毒細菌致病的學說，他們在外感病的治療以殺病毒細菌為主，故用殺菌、殺病毒藥，這些都是治標而不是治本。由以上，我們知道，在外感上，西醫是治標的，中醫是治本的，怎麼說呢？一月茶花綻放，六月荷花盛開，八月桂花飄香，告訴我們各種細菌病毒都有其適合的繁殖季節，不是那時的季節，因不易繁殖所以就不能致病，所以春天腺病毒，夏天腸病毒，秋天副流行性感冒病毒，冬天輪狀病毒，這是天氣所導致的，故謂之天時。蘆葦生於河旁，仙人掌長於沙地，同樣冬天的感冒，在蘇聯的和在南洋的就不同，一個喜寒，一個喜溫，這是地理所導致的，這是地利。人的體內環境也不同，我們把人簡單分成寒熱、燥濕的體質。寒熱相對，燥濕相對，所以有寒性體質的人，有寒濕體質的人，有寒燥的體質的人。同理有濕性體質的人，有寒濕體質的人，有濕熱體質的人。如果一個流行性感冒病毒或細菌喜歡生活繁殖在濕性環境下，剛好，那時節整天都下雨，因為下雨所以使得人的排汗變差，身體變濕性，也產生濕病了，因此提供了這病毒的生長繁殖環境，造成了一堆人受到感染，產生了這個病毒感染的病狀，如拉肚子，嘔吐，眩暈，身重等，西醫就說現今流行腸胃型感冒，要請大眾注意，或者如果有疫苗，就呼籲施打疫苗。由以上知，西醫的治療想法是標（細菌、病毒），真正的本是濕，故中醫就是改變身體，用一些利濕的藥讓小便不利的病人小便通利，或是用發汗排濕的方式，讓無汗的病人發汗，使得身體不濕，環境改變，因為不濕，病毒就不能繁殖增生，體內的病毒因為環境的改變而衰弱，身體的免疫系統很容易就擊殺這些病毒細菌，身體不適的症候很快就解除了，感冒也就好了。因為中醫是治本，所以只要掌握到病機，在外感的治療上，就可以一劑知，二劑已，為什麼可以一劑知，二劑已呢？舉例來說，這裡提供二種殺蟲的方式，一種是噴殺蟲劑，一種是改變環境，您覺得那一種效果最好呢？聰明的人一定知道要選後面的那一種，因為不僅可以全部殺光，就如同天寒地凍蚊蟲皆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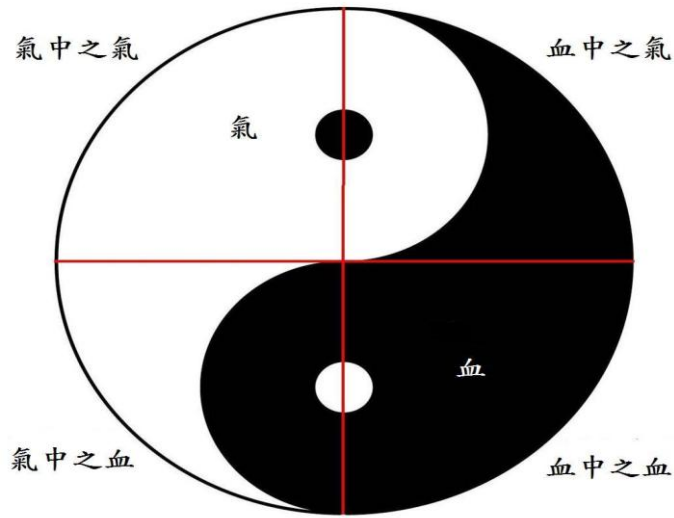


還不會傷害環境，既環保又無害。而像這種因天氣造成某一類微生物或病毒大量繁殖，傳染人或家禽、家畜的傳染病，中醫叫做「時行」或「時疫」。此外，天之六淫、地之五味過度以及人之七情失宜所造成人體氣血運行失去常度，進而產生疾病，這與此又是不同的，我們可以稱它為無病原性疾病。然返本還原以歸之，病之所受在人，人之所病在於氣血，故凡能影響氣血使人氣血失去常度者，皆是病之因，如六淫、五味過度、七情失宜、值遇災傷、病毒細菌、禽獸所傷、王法所加，皆是也。而中醫之所以治病者，復其氣血之順，使歸於常度也，故其治法之多，如天之星辰，如地之草芥，難以勝數，皆可以意而求之，因而言曰「醫者，意也」，難道不是嗎？雖治法之多，歸其要者，有五。《素問》〈異法方宜篇〉言，在北曰灸炳，在東曰砭石，在西曰毒藥，在南曰針刺，在中曰按蹻，此其五要也。

吳謙說傷寒則榮受之，我們知道衛在外，榮在內，沒有傷寒只傷內而不傷外，這於陰陽是不通的，沒有外那來內，寒還是傷衛的，寒傷衛使得衛氣不流通，導致體重節痛的症狀。關於榮衛，我們必需來討論一下，榮衛是來自於精氣，是水穀的精微來的，在我認為榮因在脈內，所以包含了血中之氣和血中之血的部份，換句話說，榮是脈內，也就是血管內流行的液體總稱，如果以現代的說法，就是血液，血液包含了血漿和血球兩部份。血漿以中醫而言，就是血中之氣，血球就是血中之血，而衛氣就是血管外，分佈於周身的體液，體液有往外散的，如汗、液、涕、唾、淚、涎、尿等，中醫稱為氣中之氣，有經由淋巴循環回收入心的，中醫稱為氣中之血，如果人體的淋巴循環回流的體液變少，則血液會變乾燥，就會有渴的感覺。

下圖是氣血陰陽圖：





白色的代表陽，氣為陽。黑色代表陰，血為陰。我們把上面所講的部份再總整一次。

衛在脈外，代表的是氣的總稱，然而氣生出了氣中之氣、氣中之血二部份。榮行脈中，代表的是血的總稱，然而血生出了血中之氣、血中之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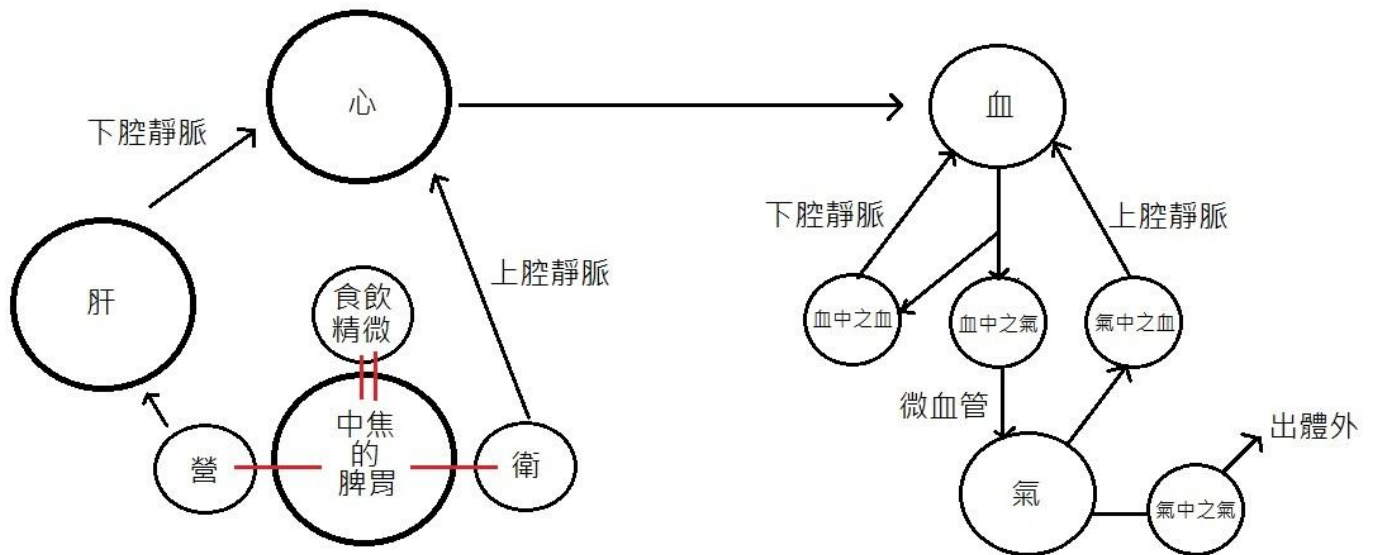
氣中之氣代表的是往外走的體液；如汗、液、涕、唾、涎、尿、淚等。

氣中之血代表的是經淋巴循環回流入血液的體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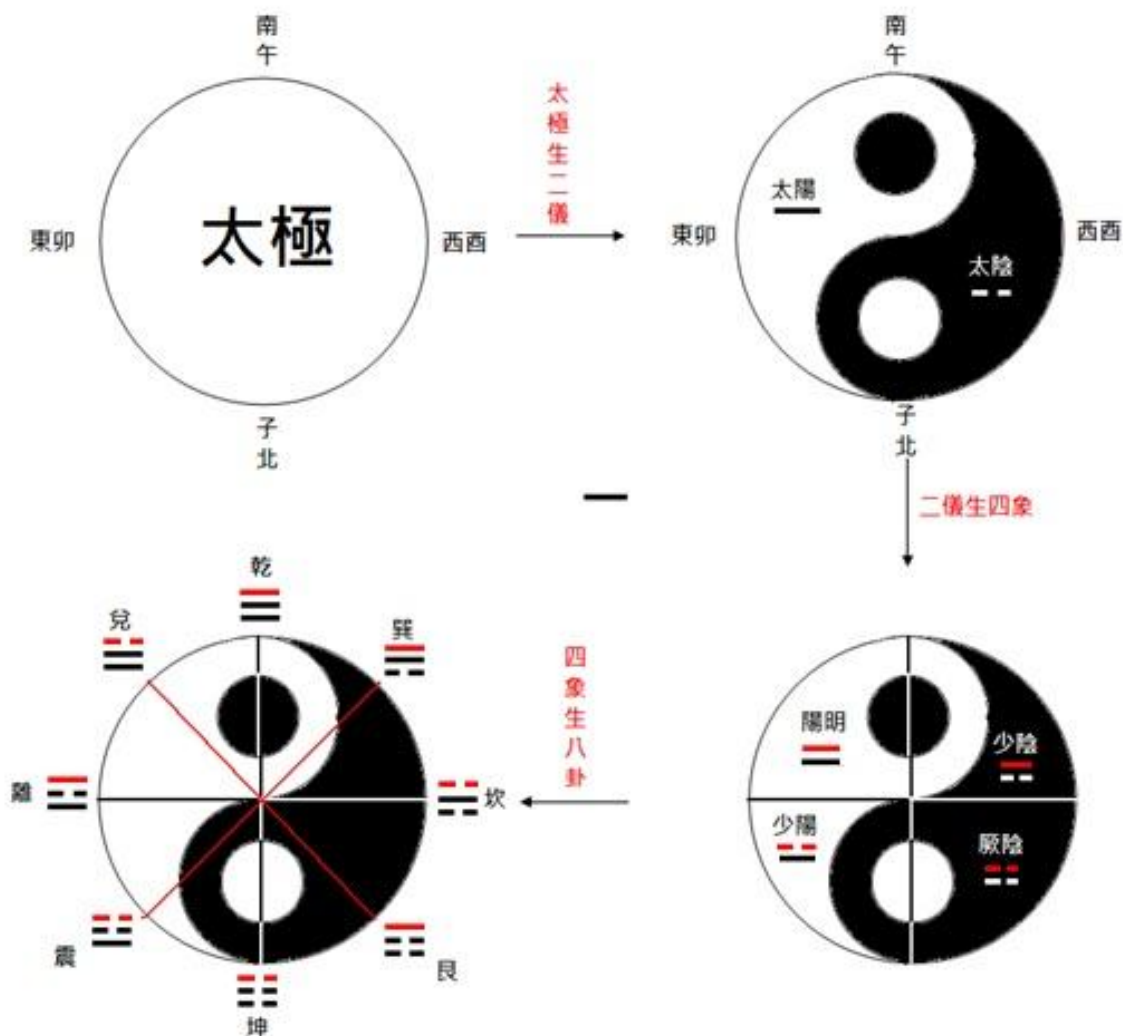
血中之氣代表是血中的血漿。

血中之血代表是回流的靜脈血。

我們用下圖來表示。



【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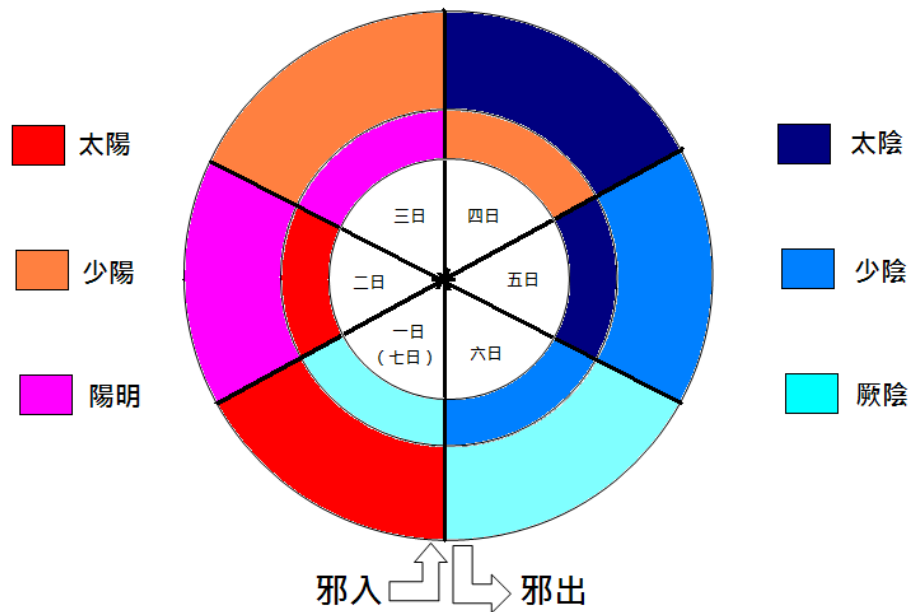


由上圖可知，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太極的世界，太極如環無端，無終始，內存陰陽，但兩者相合不分，但只要我們執意去分開太極，太極就生出了陽與陰，也就是太陽與太陰，為什麼是用太極生出而不是分出，生與分的字義是不同的。分的意思是，一個人分了就成二半，原本的這個人就沒有了。但事實上太極是存在的，就如同父母生了孩子，父母還在，所以用生的字來表示太極生出陰與陽。舉例來說，太極代表手掌，手掌的存在就生出了手背與手心，手掌還是存在的。太陽是陽的總括，太陰是陰的總括，在太陽中又有陽的少與多，所以太陽又生出了陽明和少陽，也就是手背還分出了手背前部與手背後部，或手背左部與手背右部。同理可推，太陰也生出少陰與厥陰。

在這裡要說明一個觀念，因為我們在太極陰陽的世界，所以《內

經》說「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要入陰，必定要先要入陽，因此後代所說的傷寒直中，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先入表那來裡呢？就如同客人要入你家做客，沒從你家外面那能入你家裡呢？在古本的《傷寒論》有所謂的兩感，就是兩個互為表裡的分部互相感邪，故謂「兩感」，如太陽少陰俱病，陽明太陰俱病，少陽厥陰俱病，這也是一定有表才有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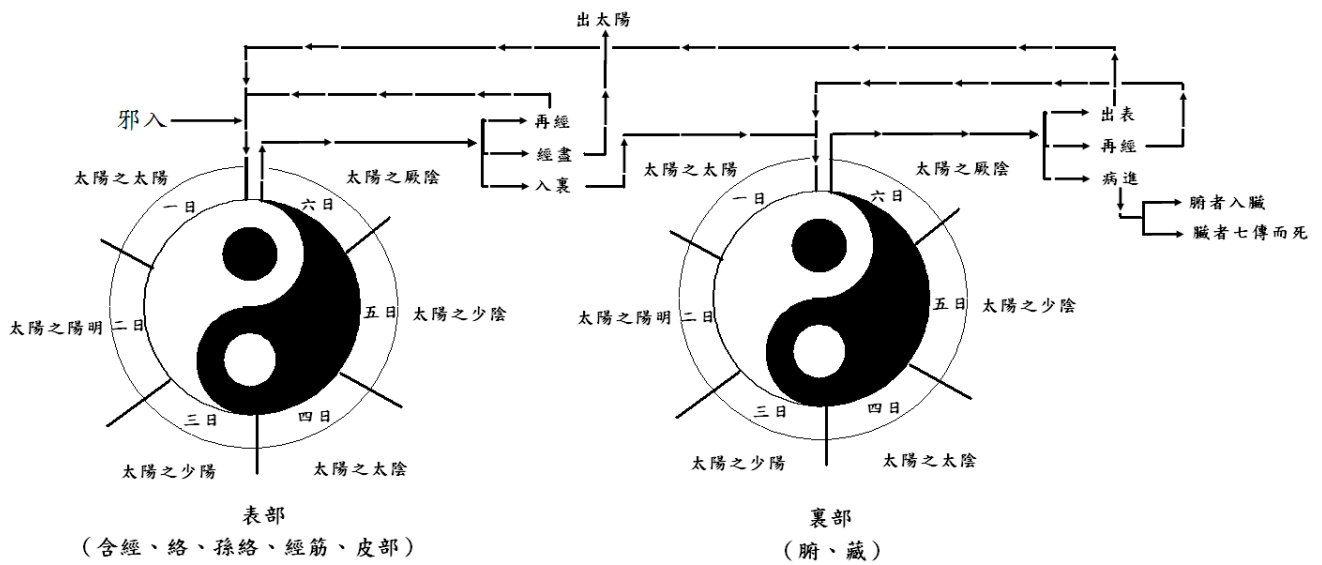
到這裡我們大概了解了陰陽，那麼我們來學中醫就簡單多了。接下來我們看下面的人體三陰三陽流轉圖：



這個圖是由「傷寒，一二日太陽受之，二三日陽明受之，三四日少陽受之，四五日太陰受之，五六日少陰受之，六七日厥陰受之」的條文畫出的。這是人體三陰三陽傷寒，病發的日數，因為太陽為陽的總括，故需先入太陽才有陽明及少陽。又陽明與少陽相較，陽明為陽，在外，少陽為陰，在內，故太陽後為陽明，陽明後為少陽，少陽後就入太陰了。同理可知，太陰後為少陰，少陰後為厥陰。像這種我們可以稱之為人體的三陰三陽周期，如同一年有四時（春、夏、秋、冬）的周期一樣。由這個周期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傷寒已經三天了，就要考慮是否有太陽受病、陽明受病或是少陽受病，是單一的陽受病，或是二陽受病，或是三陽受病。

那為何是一二日太陽受之呢？而不是一日受之呢？因為在我們

這個太極陰陽的世界，是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有陰就有陽，有奇數的陽，就存在有偶數的陰，所以後面有條文說「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因為傷寒一日太陽受之，故發於陽（一日的一為陽數主外），主要是因為本身太陽的陽氣對抗於寒（陽主外主攻），所以有發熱，至於惡寒是留於體之最外之正氣，受寒所感，變成邪氣，我們把它簡稱為寒邪，寒邪作用於感覺受器就導致惡寒。這個我們可以由厥陰篇的寒熱勝負來了解，當正強時則熱，病往好往外出，當邪盛時則寒，病往壞往內行。相對的，傷寒二日，太陽受之，在一日之時，一日是屬陽，所以在陽的時機沒有能力對抗外寒，所以不發熱，到了二日的陰，陰主內主守，寒邪內侵不能入陰，故留於陽，所以只有惡寒而無發熱。至於發於陽七日愈，發於陰六日愈，我們由下面的太陽內三陰三陽流轉圖來看，經盡需要六日，因為一日發於陽，所以到七日才會好，而二日是發於陰，故到六日就會好。此外，我們學中醫還必需要了解字的意義，所謂的日，並不是一天的意思，很多的醫家都誤解了。我們講一天有一日一夜，或是一晝一夜，前面的日是固定時間，例如日夜各六時辰。後面的晝，是日照的時間，是變動的。所以晝日也是陰陽（日定而晝不定），中國的詞都有陰陽在內，原因主要是我們的老祖先告訴我們，處在這太極的世界，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陰陽平和，達到太極的無始無終，循環無端，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壽與天齊，故《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就是說此，既然人為天地人為之三才，為何人獨不能壽與天地齊呢？原因是人不能謹守陰陽，故中國的詞內，才會隱涵有陰陽。也是要後代的我們，在針對人事物的問題上，要從陰陽兩面去看，處理上才能圓滿，這是老祖宗對我們的教化。至於詞的陰陽有那些呢？說真的太多了，我這邊稍為舉例一些，如東西、南北、規矩、來去、始終、變化、生死、老少、更換、進退、樑柱等。



三陰三陽受病流轉圖太陽  
(以太陽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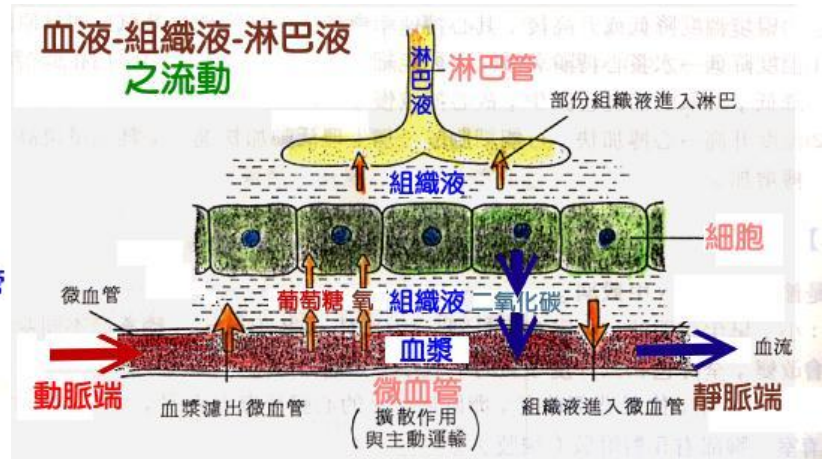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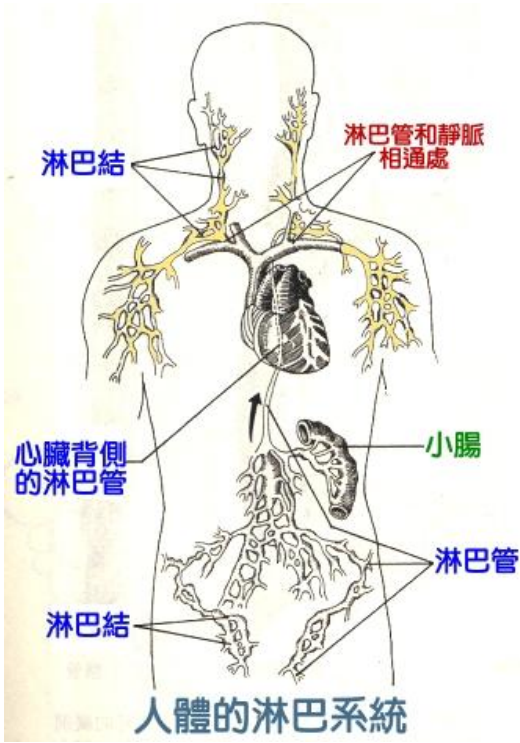
另外兩感的部份也是陰陽，上面是在「太陽一、二日」，以一、二日數來別太陽的陰陽，而兩感中則以一日內的表裏，來別陰陽，如太陽少陰。所以條文有「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傷寒論》中的陰陽大概就是如此。最後，《傷寒論》的人體周期是六天，同天有六氣，一年中六氣接替循環無端周而復始（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脾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一樣，也同一年有四時一樣，春夏秋冬，年復一年，除非我們離開了地球。同理亦可推知，如果病邪進入人體，就必需照人的三陰三陽規律來走，從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如果第一日在太陽時，邪氣沒有影響太陽的經絡，則表示太陽不受，就不會得太陽病，第二日就到陽明，陽明不受，第三日到少陽，以此類推，至第六天的厥陰，如果厥陰受了，就是厥陰病了，如果厥陰也不受，邪在人體的三陽三陰的流轉周期已結束了，如同一年結束了，這時邪氣就出人體的。那如果在一二日的太陽時太陽受了邪，變成太陽病，那麼病邪也是照著太陽的三陰三陽走，總共天數有六日，故如果沒有做任何處置，如汗吐下的方式來治療，那麼在第六日結束後，身體壯實的，第七日太陽病就會好，因為邪出太陽了，所以條文說「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是身體較差的，就會做再經，再一個太陽經的周期，總共兩個



經周期為十二日，所以條文「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前面的圖就是要說明這個意旨。

再來我們學中醫要談的就是氣血，知道了氣血，就知道《傷寒論》的條文在說什麼，清清楚楚，而我也是以氣血來說明貫通《傷寒論》和《傷寒論》的藥物。所以我曾經說過，如果我講的《傷寒論》和別人一樣，那麼我這本《傷寒論》也只是拾人牙慧，讀者大可丟掉，別看了傷眼，不是嗎？不過可惜的，沒有人用這種方式來講，是古人不瞭解氣血嗎？當然不是，只不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講氣血，其首要要歸納氣血與現在解剖接軌，至現今有三種說法。在血方面，大部份沒有爭議，血管內的就是血，血走在心包絡，心包絡就是血管系統，但氣的部份，因為三焦主持諸氣，通調水道。氣行在三焦，那三焦是什麼呢？第一個說法認為是神經系統。第二個說法認為是油膜。第三個說法是淋巴系統。但那一個是對的呢？是著者的我所認為的呢？我們可由《靈樞》〈營衛生會篇〉來看，《靈樞》〈營衛生會篇〉說「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答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首先，我先解釋一下裏面用字的字義。「精」，米穀去除渣滓之純者。同理，菁者，草之純而無雜者。清，水之純而無雜者。營衛出於水穀之精華，其濁者為衛，清者為營，所以說營衛者，精氣也。此外，這些營衛之氣，必需要入心才能化赤為血，心藏神，所以血是神所作用的氣，故血者，神氣也，因此才說血與氣異名同類。由此可知，這一篇說明了血與氣是異名同類，汗是氣所生，血與氣相生養（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人有兩死（氣絕而死、血絕而死）無兩生（無氣絕有血而生、血絕有氣而生。氣與血為陰與陽，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長）。所以只有淋巴系統才能配合三焦，前面提過體液是氣，佛家言「人體乃一臭皮囊」，皮囊之內是氣，是體液。氣走三焦，由其運通，如體液在淋巴管內流通。血液是血，在血管內流通。氣與血，相通相生，血中有氣，氣中有血。到此，陰陽氣血都瞭解了，我們可以往下看《傷寒論》了。下圖為淋巴循環的圖。



一、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所導致的病，脈是浮的，先頭項僵痛而後接着惡寒。

【講解】

「太陽」，前面已經提過，太陽為三陰三陽的起頭，也是帶領者，所以傷寒一日從太陽受之開始。太陽為開，與外界交通，故受病從其始，換句話說，陽從太陽開始，陽明為闔，也是說陽到陽明結束，所以〈陽明病篇〉才說「陽明為中土，萬物之所歸，無所復傳」。少陽為樞，就是說少陽為陽入陰的樞紐，這條文說明只要是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的證狀出現，就可以考慮是太陽受病了。敝人認為兩者只要有一個就可以考慮了，因為病有見於脈而不見於證，有見於證而不見於脈，脈浮是見於脈，頭項強痛而惡寒，是見於證，脈需以證證之，有太陽病而不見脈浮的，必兼有它因而造成其脈之不浮，由證以推明其因，其治法才會完整，所以篇名才說太陽病「脈證並治」。仲聖言「脈證並治」而不言「證脈並治」，脈字在前為陽，證字在後為陰。陰為陽之本，故脈需以證為依歸，脈要立根在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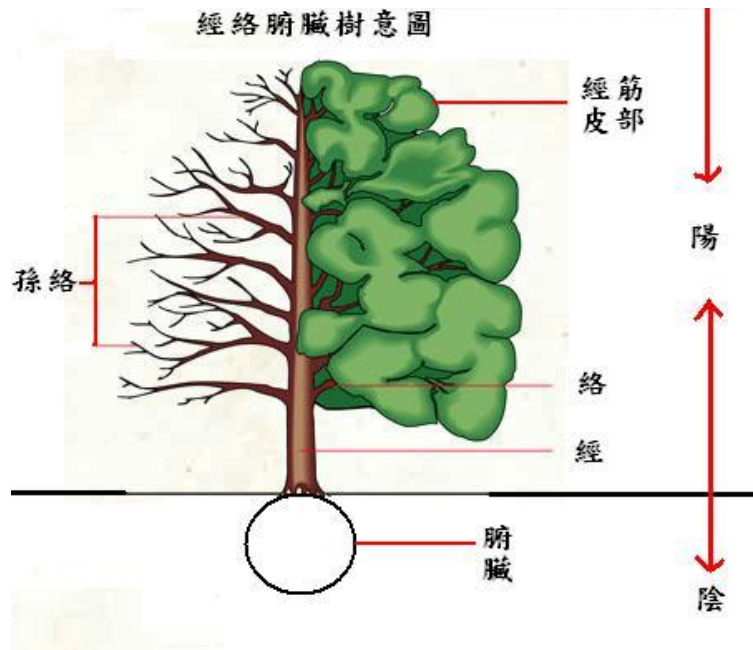
「為」，為字的意思，是自己主動產生的，而「作」字的意思，是被動的，作與為是陰陽的字詞。我們常說「人一生要有所作為」，作是被動，如父母要孩子作什麼；為是主動，如我將來要成為什麼。像我的作文，文是不屬自身的，所以用作。我的為人，這是自身的特質。因為是太陽受邪便會主動產生的病證，所以說太陽之為病。

「病」，病字很有意思，在字形上，它是一個疒部加個丙，疒是代表所有的病，它的病因、病形、病機，在字的結構上會用內包的字來表示，像這個病字，內的丙，代表的小腸，中醫有歌訣是這樣的「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己脾鄉。庚是大腸辛屬肺，壬系膀胱癸腎藏。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絡同歸入癸方」。在中醫來講小腸是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小腸接受及盛裝了來自胃的食物，並且把這些食飲化成精微，故說「化物出焉」。因為出現了

「化」字，所以這裡我們先講「變」、「化」兩字的字義，我們前面說過中醫的字詞都包含陰陽，所以「變化」也是陰陽的字詞。變的意思，我以蝴蝶的幼蟲來舉例，從一開始孵化的一齡幼蟲，一直到要結成蛹的數齡蟲階段，其形體的大小胖瘦不同，但特徵還是一樣，這叫做變。而化呢？就是從數齡蟲化成蛹，蛹化成蝴蝶，它已經不復原來體樣了，這叫做化。所以食物經過了小腸後已不復原樣了，如果食物經過小腸還是原樣從肛門排出，這種病證，中醫稱之為完穀不化。中醫之所以有意思的是，中醫的醫者從這個證狀就知道病人的小腸功能出了問題。我們可以求證於現代醫學，在現代醫學中我們知道小腸是吸收及消化的地方，與中醫講的是不是一模一樣呢？但是中醫是早在三千年前就提出了呢？再者，由病字來看，小腸功能不好的，就容易生病，所以才把疒加丙來表示。此外像疥，代表是水造成的病。疔是火造成的病。疔是甘造成病。水、火、甘是它的病機。像疥是皮膚龜裂如龜甲樣的病。癬是皮膚像蘚樣的病。疱是皮膚有包樣的突起。介、鮮、包是它的病狀。此外，如疔、痲、痺，內部丁是心的病，林是肝的病，卑是脾的病，這些都是所致病的臟。看到此，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老祖宗很偉大呢？世上沒有文字如中國字那樣有特色，所以我們要以自身是華人為榮，因為也只有是懂漢字的華人，才能理解祖先所留的文字遺產。

「脈」，脈字是指肉上走的血管，其實同派字的道理一樣，派是地球上水的支流，故從水旁，而脈從肉旁，因為血管在肉上分布流動，肉屬脾屬土，如同派在大地上的一樣。以地球而言，草木為其毛，大地為其肉，水流為其脈，地底岩層為其筋，地心外殼為其骨，地心溶岩為其髓。整個河流在大地上上下流動，其流道都叫做派。脈在中醫上包含了孫絡、絡、經，還有它支配的經筋、皮部。經筋我們可以看作葉脈，皮部則是葉片。孫絡是絡所生出的，包含子子孫孫，所以稱作孫絡。絡是從經橫出的，叫做絡脈，故中醫說橫者為絡，絡有支絡和別絡，有多條，如同樹木的支幹一樣。而河流中的主幹稱之為涇，就如同樹木的主幹稱做莖一樣。所以脈的主幹部份稱之為經，只有一條。經絡等的示意圖如下。





「浮」，脈浮是脈在上中下三度空間上來論，是屬於三度空間上部區。我們人生活在三度空間，所以位置有前後、左右、上下六個方位，事物也是如此，所以脈的位置也有前後、左右、上下之分。在上下的部位，代表的是浮、中、沉，在《傷寒論》中，浮部以候皮膚經絡之氣，中部以候腑氣，沉部以候臟氣。那在脈法中怎樣才是正常的脈呢？其實中醫這詞已經告訴我們了，就是不偏不倚，位在中，所以浮、沉在這部位來講，是屬於有病的。浮者為陽，所以大部份指病在表；沉者為陰，所以大部份指病在裡。如果脈在中，代表是陰陽相平，也就是相等，但若是不和，也是有病，所以中醫說「陰陽要平和」，才是無病之人。

「頭項強痛而惡寒」，項是指脖子的後面區域，前面的區域是頸。「而」字的意思是前面先有才有後面，也就是先有頭項強痛才會惡寒，沒有頭項強痛就不會惡寒。「痛」經脈氣血不通，故字形上從疒從甬，「甬」是通道的意思。氣血回流不暢導致其太陽部屬重陽處的頭項肌肉筋皮腫脹，出現繃緊的強痛，又因重陽的頭部位於最陽，也是最外之處，氣血的循環最好，氣血的些微偏差，感受最快，故最易為邪所傷，也是最快感邪之處。因為氣血受阻導致局部的循環變差，所以附近的區域變冷，皮膚的冷覺受器受興奮，因此惡寒。惡是討厭的意思。

【註】



太陽，膀胱經也。太陽之為病，謂「太陽膀胱經之所為病也」。太陽主表，表統榮衛，風邪中衛，寒邪傷榮，均表病也。脈浮，表病脈也。頭項強痛，惡寒，表病證也。太陽經脈，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連風府，故邪客其經，必令頭項強痛也。惡寒者，因風寒所傷，故惡之也。首揭此條，為太陽病之提綱。凡上、中、下三篇內稱太陽病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

【按】

太陽，手足太陽之經也，然手太陽經為足太陽經之別脈，換言之，手經皆是足經的別脈，這在《靈樞》有提及，故《傷寒論》言足不言手，蓋手為足之別也。

【按】

榮衛二者，皆胃中後天之穀氣所生。其氣之清者為榮，濁者為衛。衛即氣之慄悍者也，榮即血中之精粹者也。以其定位之體而言，則曰氣血，以其流行之用而言，則曰榮衛。榮行脈中，故屬於陰也。衛行脈外，故屬於陽也。然榮衛之所以流行者，皆本乎腎中先天之一氣，故又皆以氣言，曰榮氣、衛氣也。

【集註】

滑壽曰「脈在肉上行，主表也」。

方有執曰「表即皮膚，榮衛麗焉。故脈見尺寸俱浮，知病在太陽表也。項，頸後也。惡寒者，該風而言也。風寒初襲而鬱於表，不能再勝風寒之外忤，故畏惡之」。

程應旂曰「太陽經之見證，莫確於頭痛、惡寒，故首揭之」。

吳人駒曰「頭為三陽之通位，項為太陽之專位，有所障礙，不得如常之柔和，是為強痛」。

二、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的，叫做中風。

【講解】

「太陽病」，太陽病包含了六淫（風、寒、暑、濕、燥、熱）所導致太陽的病，是泛指所有的六淫。但如果太陽病的證狀出現發熱，汗出，惡風，脈緩的，這一類證狀是風所致的，因為風是有動力的，風吹就如同發箭矢，所以才命名為中風。

「發熱」，發熱告訴我們，身體的散熱部份出了問題，也可以說身體與外界的交通失去了平衡。我們身體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會產生水、熱、二氧化碳，還有廢物，但若以葡萄糖來說，產生的只有前三者；以蛋白質來說，則為四者都有。後三者（熱、二氧化碳、廢物）都靠水來排泄，所以簡單來說，人體就是在維持水的調和，這也是人體為什麼說是水所構成的了（人體的平均的水含量為 70%）。人體的排熱機轉有以下數種，呼吸、流汗、嘔吐、大小便。呼吸及流汗是屬於表面的散熱，中醫稱之為陽，所以當沒有汗可以散熱時，熱會由呼吸來散，因而造成了肺的病狀。嘔吐、大小便是屬於裡面的散熱，中醫稱之為陰，當沒有大便可以排腸胃道的熱時，熱會由小便來排，小便會變多，所以陽明病才有「多者，裡已結」的診斷，而胃熱和上焦的熱，人體有時會以嘔吐的方式來排。所以如果這些機轉出了問題，就會產生發熱的結果。

「汗出」，汗出是為了要排熱及代謝廢物。太陽傷寒因為毛孔不開，所以無汗；太陽中風是風使衛行速，營趕不上，因為營衛不和，換句話說是血液在微血管的滲出趕不上汗出的速度。血液是營，血液中的血漿是血中之氣，也可以說是營氣，而汗的來源是氣中之氣，也可以說是衛氣，故《傷寒論》在太陽中風才有「營衛不和」之句。衛氣因為風邪的風勝則燥，排出速度過快，導致營氣接繼不上。但因為有汗出，所以我們可以預知，中風的發熱相較於傷寒來說是比較低的，而且我們也可以知道，無汗的傷寒因為熱要從呼吸散出，所以大都與肺有關，而中風則與心和脾有關，因為這二臟牽涉到血流的速度。至於太陽溫病，溫病的原因大都是內熱和津虧的二因相合而成的，所以溫病的發熱狀況有高有低，主要是以津液的多少來看的。一般來說，病在表，只要有適當的發汗，表就會解掉，例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等證，因為氣的流動順暢，氣的本質也調和了，但若是在治療上，發汗

過度，導致汗出多，還是會有出現發熱的情形，但這是因病在裡，內部有很強的發熱源，主要是發汗過多，內部津虧，食飲糟粕被燥化，形成燥屎所造成的發熱，所以要急下，把燥屎去掉，就不發熱了，汗出也會變少，故在陽明病急下的大承氣湯證中就可以看到「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的條文。

「惡風」，惡風的原因是因為風邪所造成不適的證狀導致的。我們知道風勝則燥，故風會造成毛孔打開的汗液更快散出，前面提到身體的熱、廢物都是靠水排出的，所以汗液也是身體排泄表部熱及廢物的方式。所以當身體遭受邪風侵犯時，有四種情形，一種是水多，故熱及廢物排出了，但是水留下了，形成了風水、皮水。第二種是水、熱多，廢物排掉了，而水、熱因為太多，淤在表皮，就形成蕁麻疹或是浸淫瘡，甚至是天皰瘡等。第三種就是熱多，水和廢物排掉了，但是熱還在，就形了疥、乾癬等，所以有些人吹風就癢，他就是這一類。第四種，廢物多，水熱排掉了，剩下廢物，就會形怪瘡。上面的治療方式很簡單，就是排水、排水熱、補水，補水熱。中醫治療的最重要就是，讓陰陽平和，也就是讓水（陰）熱（陽）平和，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所以任何病皆可治，只不過有些偏頗過度的，如同彈性疲乏的彈簧，不能再恢復彈性，以中醫來說是不可治了，但是不可治，並非是死，這部份要分清楚。不可治就如同功能失去，不可再恢復了，像慢性腎衰竭的病人，其病因主要是因為腎元的死去，而又因為腎是不能再生的臟，故是不可治，但並不意謂著死，我們只要保護好既存的腎元，也是可以免於遭受洗腎之苦。相反的，因為肝細胞可以再生，所以對於肝硬化，是可以逆轉，因而在肝硬化上，中醫是可以治的。至於死亡對平常人來說，只有在主管後天生化的腸胃，它們的消化吸收功能沒有作用，營養的來源斷絕了，經典上所謂「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不管如何最終一定會死。

「脈緩者」，所謂的脈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而緩的定義為陰陽相平，就好比我們在打籃球時，氣打的剛好，球最好打，若是飽則太硬，彈跳太高，氣不夠則彈不太起來。緩脈的感覺，就如同指腹按摸肌肉的感覺，因為緩為脾脈，脾主肌肉。同理，肝主筋，所以弦脈的感覺，就是按摸到筋那樣的感覺，大家可以用指

腹按壓肉和筋，這種感覺就是緩與弦。在周學霆的《三指禪》中認為平人的脈為緩，治病要治到脈成為緩，才算病好。不過筆者認為還要兼和才行，有緩，不一定和，就好比楚河漢界，二個敵對的國家，國力相同如同陰陽相平，但卻不和，自彈自唱，也如同上乾天下坤地的否卦（）一樣，陰陽各據自己的位。氣血因為沒有和，一個走快，一個較慢，就會有病，一個搶拍唱快，一個正常唱速，兩者的和音就很難聽。緩與它相對的是急，急的意思是繃，例如《內經》在〈邪氣臟府病形篇〉中說「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也就是尺的皮膚是繃的。「者」的意思是總括前面所提的眾多因素的意思。

「名為中風」，我們所說的「命名」一詞，命與名也是陰陽的字詞，命是最先的意思，例如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物種，要把它訂名稱，就會說命曰○○，所以《內經》都是命曰。而名則是前面已有人創新了，把它延續來用，就說名為○○。因為有發熱、汗出、惡風、脈緩的脈證，這是風所造成的，所以才說名為中風。如果是太陽受風邪形成的病，就稱為太陽中風，如果是陽明受風邪形成的就稱為陽明中風。太陽病，脈是尺寸俱浮的，又中風脈是緩的，所以太陽中風，脈就是浮緩。同理，陽明病，脈是尺寸俱長的，所以陽明中風，脈是緩長。其它仿此，少陽病尺寸俱弦，太陰病尺寸俱沉濡，少陰病尺寸沉細，厥陰病尺寸弦微，各加緩脈，就是少陽中風、太陰中風、少陰中風、厥陰中風。

【註】

太陽病，即首條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之謂也。衛為表陽，風屬陽邪，風邪中人，則衛受之，從其類也。風中於衛即發熱者，以風、衛，皆陽，其性本熱，故變熱甚捷，不似傷寒待其閉鬱而始熱也。衛病不能固表，又為陽邪所蒸，故腠理疏而汗出也。汗出表虛，為風所忤，故惡風也。風性柔軟，故脈緩也。此承上條言太陽病又兼見此脈證者，名曰中風，以為中風病之提綱。後凡稱中風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

【按】

脈緩是因為衛氣被風所劫而耗散多，故因氣虛而熱，但其熱不甚，而其病為在表之肌肉，脾主肌肉，故亦是脈緩。觀傷寒論條



文「桂枝本為解肌」即可知也。非風性柔軟也，故凡緩之脈，可以推知，其病在外為肌肉，在內為脾。

【集注】

方有執曰「脈緩即下文『陽浮而陰弱』之謂，言既有如首條所揭之太陽病，加之發熱，汗出，惡風而脈緩者，則其病乃是觸犯於風所致，故名中風」。

汪琥曰「中風，非東垣所云『中府、中藏、中血脈』之謂。蓋『中』字與『傷』字同義。仲聖論中，不直言傷風者，恐後學不察，以咳嗽、鼻塞、聲重之傷風，混同立論，故以中字別之也。脈緩當作浮緩看，浮是太陽病脈，緩是中風脈。中篇緊脈，亦當倣此」。

【按】「中」字與「傷」字不同，中有急卒之意，其字有動之性。傷為漸漸而成，其字有遲靜之形。此條的脈緩，之與脈浮緩不同，蓋其人本有陽氣虛，故脈不浮。太陽中風，脈應浮緩，然不浮，則當思其有陽氣虛，可微加補氣津之人參。

三、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中風，陽先浮而陰後接著弱。陽浮的熱會自外發，陰弱的汗會自出，嗇嗇般的惡寒，淅淅般的惡風，翕翕般的發熱，鼻塞鳴，乾嘔的，桂枝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中風」，為太陽受到風邪，稱之為太陽中風，前條已提過了。太陽病的脈是浮，證是頭項強痛而惡寒。中風邪的脈是緩，證是發熱、汗出、惡風。太陽中風的脈就是浮緩。

「陽浮而陰弱」，因為陽先浮才會有陰接著弱。這裡的陰陽不是指脈，如果是脈，則會寫脈陽浮而陰弱，仲聖本人在何顛別傳上寫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因仲聖用思精，故在寫醫書及治病上，一絲不苟，用字要很精準，但因韻不高，所以在文學上，不易有所成就，故後面就說「將為良醫」。因為醫



學關乎人命，醫書的寫作上，字義要非常清楚，每字各有其義，就如同之前所說的「命名」這個陰陽的字詞（首創曰命，續用曰名），仲聖用名為而非《內經》的命曰，可見仲聖的用思精。而在文學上，為了文學的韻高，為了字的美，所以有些字可以互相轉換，用字可以迷糊，語意可以含混，故寫醫書和詩詞是不同。所以筆者才會說，這裡的陽浮陰弱不是指脈，脈只是陰陽所包括的其中之一，原因在此。那這裡的陰陽是指什麼呢？筆者認為與凡人體的上下、氣血、脈位及脈勢、左右、前後表裡等，都是在陰陽所含的範圍內。

「陽浮者，熱自發」，浮的意思，是以上中下的方位來分作浮中沉。浮中沉是指相對的位置，可以用在很多的部份，如天氣浮，表示氣壓高，所以天氣晴朗，如果天氣沉，表示氣壓低，則會陰雨，因為屬於陽的天沉退到了陽中之陰的部位，就會與陰戰，戰則有雨，同理屬於陰的地氣若浮升到陰中之陽的位置，也會有戰的情形，在大自然中，每當陰陽寒熱交戰之時都會下雨就是這樣的意思，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條文講的「戰而汗出解」。如果以脈來講，在《難經》脈有輕重的條文中，浮就是在六菽之內的心肺部位，這是以脈而言，所以我們不要看到浮，就直接想到脈，這太主觀了。自的意思，是自身的問題所產生了，因為身體的氣血是往外、往上、往表等陽的部份走的，所以稱為「陽浮」，而熱是自己本身的氣血問題所導致的，又熱性向外散，再加陽浮於外，故「熱自發」。發是由內而外，收是由外而內。我們可以換句話說是因為熱自發導致陽浮的，又《難經》講「氣主昫之」，所以熱自發是氣導致，如果以現在醫學來說「血液的充滿灌注是造成身體灌注區熱的來源」，但是血液的熱是由那來的呢？這熱是由細胞代謝所產生的，就如同葡萄糖代謝產生水、二氧化碳及熱，這些熱是散於體液中，體液也就是中醫所說的氣。一些體液循著淋巴系流的回流，進入血液中，才有血液的熱。

「陰弱者，汗自出」，人體的血液循環在末端微血管的時候，有兩個分流，一個是滲出變成體液，一個是從靜脈回流，像這種向外變成體液的，我們稱為血中之氣是屬陽（向外發），而向內從靜脈回流，我們稱為血中之血屬陰（向內收）。同理，滲出的

體液也有二種分流，一種是向外形成汗、液、涕、唾等的，稱為氣中之氣屬陽。一種是隨著淋巴系流回流入上腔靜脈的稱為氣中之血屬陰。由於汗自出，整個氣血向外發的力大於向內收的力，氣血是住外的，故知是陽強於陰，所以稱為「陰弱」。者的意義是很多的證狀的集合，前面提過了。因為熱自發，是造成陽浮的一種證狀，我們可以從者字推知，除了熱自發外，還有其它造成陽浮的原因。同理陰弱的原因也是有許多，汗自出只是其中之一。

「嗇嗇惡寒」，嗇我們加了水旁就成了濇，濇是水少致水流不暢，脈濇就是血少導致血的流動不暢。嗇的字形，上部為來，下部的回為穀倉，所以來穀倉，是不持續的，因此嗇嗇的意思可以為陣陣，可以為少。故嗇嗇惡寒，可以說惡寒是一陣陣，不連續的，也可以說惡寒的情形是輕微的。

「淅淅惡風」，析字從木從斤，意思是用斧把木頭砍切，來看清楚是何種木頭。如果加個日字旁就成了晰，表示日光能把東西照的清楚，讓我們來看是何東西。至於淅是從水，表示水佈滿物體，所以淅淅惡風是全身無處不惡風，是全身性的惡風。

「翕翕發熱」，翕的字形上從合下從羽，也就鳥類把翅膀合起來的意思，所以翕翕發熱感覺就像是悶熱，熱並不高。翕翕在閩南話念起來就是ㄉ一、ㄉ一•，是氣流不暢，悶熱的感覺。

「鼻鳴」，鼻鳴的原因是由於鼻部的黏膜腫脹，鼻黏膜的腫脹，是因為頭位於重陽之處，太陽中風未散的悶熱，隨熱向上之性，鬱悶於其鼻竅，導致鼻部要向下回流的淋巴受此熱力之阻，進而淤塞，導致鼻鳴，同理可知，頭項上要向下回流的淋巴液，亦受此熱力所阻，堵在太陽經後部的後腦及項，就造成頭項強痛。

「乾嘔者」，人體的氣血是周流不息的，若受到外之六淫所感，食飲之五味所傷，內之七情過度，甚至眼、耳、鼻、舌、身意之所影響，導致氣血循行不暢，就會產生病證，例如在出汗的部份，若是汗流出不和暢，則我們可以預知，要把血液往外送的心臟，就會受到阻力，病者的心臟若是不好的，就會有心臟病的發生。病者若是心臟好，肺不好的，肺靜脈流到右心房不順，則相對肺部的氣血流動就會有所瘀阻，產生肺部的證狀。同理，病者肺好，從胃往心肺的中焦不好，脾胃就會受到影響，脾胃的氣血流動就

會不好，則會產生乾嘔的情形。一般來說，嘔吐的見證，代表影響的器官在胃，在吐的部份，是與脾胃有關，因脾胃屬土，吐字從口從土。而在嘔的部份，則與三焦有關，三焦屬少陽，少陽為樞機，嘔從口從區。當然嘔吐除此二者之分外，其所延伸的病位也有多，如胃的血寒，造成循環不好，其回流入肝的寒血，造成肝寒（吳茱萸湯在厥陰篇），形成乾嘔，吐涎沫的吳茱萸湯證，還有小便不利間接造成胃中淋巴循環不好，形成的水逆五苓散證等。

「桂枝湯主之」，主的意思是最重要，如同加了個木字旁，就形成柱，柱是支持房子最主要的部份，因為是用木頭做的所以寫成柱。桂枝湯主之，也就是綜合以上證狀，用桂枝湯來做為主要治療的方劑。所以我們可以說「熱自發，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為桂枝湯證。因為太陽中風產生了這些證，這些證滿足了大部份的桂枝湯證，我們就用桂枝湯，所以條文就說「桂枝湯主之」，如果是一半滿足了桂枝湯證，條文就會寫宜「桂枝湯」，若是滿足的證只一半不到，就會說「可與桂枝湯」。當然也有不是太陽中風，而是其它病，它滿足這些證的，當然都可以用桂枝湯，而不是太陽中風就用桂枝湯，這部份我們要認清楚。

【註】

太陽中風，即上二條合而言之，又詳舉其證以出其治也。後凡稱太陽中風者，皆指此脈此證也。陰陽，指榮衛而言，非指尺寸浮沉也。陽浮，即越人曰「三菽之浮，肺之浮也」，肺主皮毛，取之而得者，即衛分之浮也。「六菽之浮，心之浮也」，心主血脈，取之而得者，即榮分之浮也。榮分之浮較之衛分之浮，則無力而弱，故曰「陽浮而陰弱也」。衛為風客，則衛邪強而發熱矣，故曰「陽浮者，熱自發」。榮受邪蒸，則榮不固而汗出矣，故曰「陰弱者，汗自出」。榮衛不和，則肌表疏緩，故有嗇嗇之惡寒，淅淅之惡風，翕翕之發熱也。然在皮膚之表，非若傷寒之壯熱無汗，惡寒雖近烈火而不減，惡風雖處密室而仍畏也。皮毛內合於肺，皮毛不固，風邪侵肺，則氣壅而鼻鳴矣。胸中者，陽氣之本。衛陽為風邪所干，不能敷布，則氣上逆而為乾嘔矣。故宜桂枝湯，解肌固表，調和榮衛也。

【按】

陰陽為廣泛的字詞，非只指榮衛，也非只指尺寸。

【集註】

程應旂曰「嗇嗇惡寒者，肌被寒侵，怯而斂也。淅淅惡風者，肌因風洒，疏難禦也。翕翕發熱者，肌得熱蒸，合欲揚也。嗇嗇、淅淅、翕翕字俱從皮毛上形容，較之傷寒之見證，自有浮、沉、淺、深之別」。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炙）三兩，生薑（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上五味，㕮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當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黏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桂林古本】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本草說明】

在說明方藥之前，必需要具備一些觀念，這些觀念大家都應很熟悉，如藥的陰陽，氣、性、味等。比如植物生在水濕處，則表示其具利水濕的作用，生長在沙地則其具滋陰補氣的效果，生長



在寒處，其抗寒力都不錯，此外還有植物生長的四時，它的枝葉花實以及其部位都各有作用，較詳細的說明，可以參看唐容川的《本草問答》一書。

### 【桂枝】

桂枝的功用在通脈，也就是擴張動脈管，增強動脈血的流量，因為桂的枝就像絡脈、孫絡一樣。又色赤主血，入心。所以動脈血流不暢時，就用桂枝，比如說患者的面色及身色不是粉紅，而是青色或白色的都可以用，所以《神農本經》的箇桂條文才說「和顏色」，相反的，如果顏色是赤絳的，微血管都充血了，那就要去掉了。又因為桂枝是加強動脈血液的流通，所以任何藥物要作用於其部位，皆可藉由桂枝的輔助，所以本經條文又說「為諸藥先聘通使」。同樣的動脈血循環好，就會如本經條文所說的「面生光華，媚好常如童子」。

### 【芍藥】

芍藥的功用在於靜脈，或者可以說是血中之血，芍藥可以促進靜脈血的回流。一般而言，如果是淋巴的回流淤塞，因為淋巴管壁無痛覺受器，患處的感覺是酸脹，不會是痛，但壓了會有酸脹痛感，若是淋巴管發炎了，像腹膜炎或是肋膜炎，則會出現「痛不可近」的證狀。若是靜脈回流淤塞的，因為血管壁上有痛覺受器，靜脈的腫脹或因靜脈回流不好，導致小動脈及微血管的腫脹則會產生疼痛、絞痛、抽痛的情形，如果有淤血，微血管的血液凝結了，便會形成微血管的凝血枝，這些凝血枝就會產生刺痛的感覺。從這裡我們可以判斷是氣還是血的淤阻。因為芍藥有促進靜脈血的回流功能，所以本經的條文就有「主邪氣腹痛、除血痺」。因為長期的靜脈回流不好，也會導致淤血的產生，所以本經條文也出現了「破堅積」，其實堅積是因為靜脈回流不好所產生的，所以舉凡巧克力囊腫、靜脈曲張都可以用芍藥來預防，但如果有瘀血塊，則非芍藥所能勝任，必需要加一些攻瘀的藥，如桃仁、牡丹皮等。至於有人在爭論芍藥是用赤芍或是白芍呢？以顏色來說，白者入氣分，赤者入血分，我們知道芍藥是屬於作用在血的藥，而我們前面說過，血有血中之氣、血中之血，所以可以得知白芍作用在血中之氣，赤芍作用在血中之血，故有醫家發現病證



若有汗出，要用白芍固護營血，無汗則不用。若在靜脈曲張，血中之血回流不良，故要用赤芍來幫助血中之血的回流。在這天地間，人受天地之感，萬事萬物離不開陰陽，就顏色來說，黃白淡的為陽，赤青黑者為陰。所以白芍為陽作用在表，赤芍為陰作用在裡，白芍用在上，赤芍用在下，就桂枝湯的芍藥而言，用白芍會比較好，而當歸芍藥散的芍藥，用赤芍會比較好。

### 【炙甘草】

炙的字形是肉在火上，以現在來說就是烤的意思。炙甘草就是把剛拔起來的整條甘草拿在火上烤至黃熟，現在的炙甘草都用蜜炙，反而誤導了《傷寒論》的本義。炙甘草因為炙過所以微焦苦，而焦苦入心，所以可以補心氣，強加心臟的功能，才可以應付因桂枝而流通快的動脈，《傷寒論》中的炙甘草湯就是如此。而甘草本身的甘是脾之味，所以甘草也可補脾氣，例如痞證的脾氣虛下利日數十行的，就是用甘草瀉心湯。甘草的甘甜易被腸黏膜吸收，因此腸的細胞間液相對於腸腔是屬於高滲的，所以腸道的水分也可因滲透的關係而被吸收，故可以止水泄。這些被吸收的液體，也是所說的氣（體液），故說甘草可以補脾氣，而甘草會蓄水，就是這個道理。

《神農本草經》說「味甘，平。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堅筋骨，長肌肉，倍力，金創腫，解毒」，所謂的寒熱，在《諸病源候論》上說「陽盛則熱，陰盛則寒，陰陽更虛更盛，故發寒熱。陰陽相離，寒熱俱歇」，也就是在陰陽更虛更盛的時候就會發寒熱。人體是由陰陽所構成，在同一體內陰陽兩者盛虛之變換，就稱更。不同的個體就稱換，所以我們說換人做做看，表示兩個人沒有關係，所以更換也是個陰陽字詞。因為陽盛所以熱，然後變成陰盛，就形成寒，又陽盛變成熱，換句話說，人體在陽盛的時就熱，陰盛時為寒，好比〈厥陰病篇〉的厥熱勝負，這就叫寒熱。如果陰陽沒有相接，就是陰陽相離，就會出現在少陰篇的上熱下寒的戴陽，裡寒外熱的格陽，這就不是寒熱了。甘草又稱國老，何謂國老呢？負責調解一國之紛爭的，就是國老，像家族中如有紛爭，是不是都請家中長輩出面調停呢？而甘草就有這樣的作用，那這種性質在藥物上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以桂枝湯內的白芍和生薑來

做說明，白芍使血中之氣不易外出，而生薑會加速血中之氣外滲，兩者有互相干擾的情形，故加甘草以調和之。又因為甘草，色黃味甘，為脾胃之要藥，所以可以補脾氣，炙過後味道變焦苦，可以補心氣。再者，脾胃為後天之本，為中土，主灌溉四旁（左肝右肺上心下腎），所以甘草可以主五臟六腑之寒熱邪氣。所謂的邪氣就是失去其正常功能的氣，像有些淋巴淤堵，不能回流入心，這些淋巴就是邪氣，而能回流入心的就是正氣，同樣的有些體液是要外出做汗，或是做為腸液的，受到天候或飲食的影響而不能出汗或是為腸液的也是邪氣。甘草對於過急過盛的氣，因味甘能緩，所以可以使這些氣緩和，使其回復為中平，故在多數的方劑上不可缺，但是對於需要急速祛除病邪的力猛的方劑，就要去掉，如大陷胸、十棗湯、大承氣湯等。至於堅筋骨、長肌肉、倍力都是因為其補脾胃的功能，所造成的。另外金創（金屬製器所造成的外傷）造成的腫，甘草能緩和其發炎的狀況，又因為甘草能緩和去急，所以能解毒，所謂的毒就是陰或陽過極的意思。

### 【生薑】

我們先看薑這字，薑字上面為艸，屬於草類，下面的為僵，僵的意思為死不朽，加人旁就成了僵。換句話說，薑可治療僵的病。艸是它的類，僵是它的功用。《神農本草經》說「乾薑味辛，溫。主胸滿，咳逆，上氣，溫中，止血，出汗，逐風濕痺，腸澼，下利。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我們之前提過氣的不通證狀為脹悶，胸悶是胸部的淋巴回流不良所致。咳逆，是指因氣阻因而倒逆回流造成的咳，所以說咳逆，如果不是因逆造成的，就只稱咳，我們人體的氣的運行，首先是起於後天氣血來源的脾胃，常飲食從腸胃消化後被吸收進入腸胃的淋巴循環再進入至胸管再上至上腔靜脈，然後進入心臟走肺循環，再走體循環，從微血管滲出，經由四肢或臟腑的淋巴的回流由淋巴系流再回流入心，形成一整個如環無端的循環。如果某處的氣淤阻，進而造成氣的逆行，心臟差的就形成心中悶，心臟好的，影響到肺，就形成氣逆的咳。心肺都好的，影響到中上焦，形成胸悶或嘔，影響到脾胃，就形成吐及下利。這些都是因氣逆所導致的，而這些經由心往外的血中之氣，因表氣淤阻而往上逆行，故形成上氣的證狀。因為乾薑

辛溫，有溫的效果，而其作用的部味在腸胃，所以有溫中的作用。這裡的中指的是中焦的腸胃。有些出血，是因為淋巴循環瘀阻導致微血管充血而破裂所致，疏通這些淋巴的循環，可以減輕微血管的壓力，減少其出血，進而止血。乾薑因為味辛為陽，有發散的功能，又因其可以行氣，故會出汗，也可以逐風濕痺，也可以治腸澼。澼的意思，不在正路的水，像「僻」，就是離群獨居的人，「避」就是走不與他人同的路。若是本來就要被吸收入淋巴循環的腸的水，卻沒有進入淋巴循環，主要是因為腸道淋巴的不流通所致，不流通的原因有虛寒與實淤，寒性的腸澼是乾薑的主治。不入淋巴循環的這些腸道的水，就稱腸澼，因其不被大小腸吸收，因此會排出水狀的便，所以水泄也被引稱為腸澼。乾薑治腸澼的機轉在於乾薑把腸道的淋巴熱起來，熱起來就有動力，就會往上往外走（熱的性往上往外），也可以加速腸胃淋巴的流通，所以可以治腸澼、下利。臭氣的產生是因為氣不流通所致，如同臭水溝的水，也是不流通所致，乾薑因能促進淋巴的流通，所以可以去臭氣。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以整理出乾薑的摘要。乾薑的功能就是溫水氣、行水氣、散水氣，屬於氣的溫藥。歸經於手太陽小腸、足太陰脾、足陽明胃、手太陰肺的溫熱氣藥。對於熱病，汗出過多致氣虛者，因恐耗氣過劇，所以小心使用，若欲其行氣至表，不欲其溫，與黃芩、黃連共用，若怕散氣過其度，可酌加甘草，甚者加人參。至於何時用生薑？何時用乾薑呢？生的薑外散的力道強，像生的植物都是向外發展，又因含水，所以溫陽之力弱，乾的薑內守的力道強，因不含水，所以溫陽的力道強，所以像發表散水氣的如桂枝湯、越婢加朮湯、小半夏湯等都是用生薑。而需要溫陽的四逆、理中湯、甘草乾薑湯都是用乾薑。故古人散水氣發表的用生薑，溫裡祛寒的用乾薑。

### 【大棗】

棗其實就是直立的棘，故其上有刺，屬於鼠李科。《神農本草經》說「味甘，平。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大驚，四肢重，和百藥」，我們看大棗，不管再怎麼乾燥，它的棗肉還是濕潤的，所

以大棗有固氣的作用，也就是它能維持體液的等滲，不會因為我們過度的利水、發汗、除痰，而傷害到正常的體液，所以在一些強力除水、發汗、去結氣的藥，都會加大棗，如十棗湯、皂莢丸、大青龍湯、葶藶大棗瀉肺湯等。至於攻下的承氣湯類，不加大棗的原因是因為大棗會影響腸道腸液的分泌，減少攻下的作用。大棗皮紅肉黃，以色而言，屬於心、脾，故主心腹邪氣。之前我們說過正常的氣要平和，稱之為正氣，若是太過與不及都是不正常的，稱之為邪氣。大棗在此是針對氣的不及，可以使平，故說平胃氣，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又因大棗使氣平和，九竅因氣無太過與不及而導致病證，故可以通九竅。所謂的通九竅，意思是耳能聽，目能視，鼻能嗅，舌能辨味，大小便能通利，這些都是臟氣平和所致的。在情志上，驚恐發於腎，大棗屬於果實，為繁殖之用，與腎主生殖相同，故能入腎而補氣，故治療腎氣虛的大驚。在本草上，凡是生殖之用的種子，在植物的性上都具有補腎的作用。同樣的，大棗甘補脾，又脾胃主四肢，所以能補四肢因氣虛而導致的四肢重，因此一些因水飲導致的四肢重屬於氣實的，就不可以用。

擘的字和擗的字是一樣的，如同概和槩是一樣的，只不過一個手在下，一個手在旁，在旁的為左右橫向，直的為縱向上下，如果我們把手改成刀，則形成劈字，劈的意思是用刀把物品垂直分開。所以擘的意思就是用手把東西垂直分開。

#### 【方劑說明】

整個條文的病機是，因為風而使汗出快，血液的微血管滲透速度趕不及汗出速度，因而表之氣虛，出現發熱，汗出的證狀，我把它歸納稱為表氣虛致汗出不暢，所以用桂枝來加強動脈血循，再加芍藥來促進靜脈回流，整個血液循環就很順暢，然後用生薑出汗來促進血管滲透速度。又因為整個血循需要靠心而出汗需要有汗源，所以用炙甘草來補心氣、補脾氣以及促進腸道水的吸收。最後為避免生薑的過汗，所以用大棗來固護正氣（正常的體液）。

#### 【服法說明】

※上五味，㕮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



【譯】

上面五味藥材，用口嚼碎，以水七碗，用小火煮成三碗，把藥渣去掉，遇到寒冷的天氣，要溫服，先喝一碗。

「咬」，用口內牙齒當斧，把藥材切碎。斧下為斤，咬旁為口。

「咀」，同阻，阻是以城牆阻擋，所以部首是阜。而咀是以口腔做為阻擋。

「升」，對於流質的或是小顆圓形的物體，古人是以量體積的方式來做為單位，如合、升、斗、斛。一般一升大約 200cc，大約是一碗。一斛 = 10 斗。一斗 = 十升。一升 = 10 合。

「適」，遇到。適寒，就是遇到寒冷，要溫服，所以如果在夏天患了桂枝湯證，是可以室溫下的服用，不需要溫服。

附上網路上的劑量圖表。

**【漢代度量衡與張仲景方藥劑量簡表】**

◆漢代度量衡折算表

一斤 (16兩) = 250g    一兩 (24銖) = 15.625g    一升 = 200ml  
 一合 = 20ml    一斗 = 2000ml    一尺 = 23cm  
 一刀圭 = 0.5ml    一撮 = 2ml

◆各種藥物每升重一覽表 (現今一兩 = 37.5g, 一斤 = 16兩, 一兩 = 10錢)

品名	重量(g/升)	錢/升	品名	重量(g/升)	重量(錢/升)
竹茹	24	6.4	赤石脂	218	58.1
白蜜	280	74.7	飴糖	270	72
蜀椒	50	13.3	冬瓜子	30	8
半夏	120	32	橘皮	40	10.7
苡仁	150	40	麻子仁	100	26.7
麥冬	120	32	粳米	160	42.7
葵子	140	37.3	五味子	90	24
小麥	140	37.3	葶藶子	120	32
吳茱萸	80	21.3	李根白皮	80	21.3
蠟蟲	44	11.7	香豉	124	33.1
浮小麥	17	4.5	瓜蒌仁	100	26.7
葶藶	24	6.4	蛇蟲	16	4.3
赤小豆	160	42.7	芒硝	160	42.7
桃仁	120	32	苦參	40	10.7
杏仁	122	32.5	薤白	60	16

◆各種藥物每10枚重量一覽表

品名	規格	重量(g/10枚)	重量(錢/10枚)
附子	大者	200	53.3
附子	中大	150	40
川烏	大者	100	26.7
川烏	中大	70	18.7
石膏	雞蛋大	1000	266.7
獺肝	中大(一具)	100	26.7
全瓜蒌	中大	500	133.3
半夏	大者	20	5.3
烏梅	中大	15	4
梔子	中大	15	4
大棗	中大	30	8
訶子	中大	40	10.7
百合	大者	100	26.7
甘遂	大者	25	6.4
杏仁	大者	4	1.1
桃仁	大者	4	1.1
枳實	大者	100	26.7
枳實	中者	60	16
枳實	小者	30	8
蛇蟲	大者	1	0.3
蠟蟲	大者	9	2.4
水蛭	大者	30	8
水蛭	中大	20	5.3
射干	去苗	15	4

※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

【譯】



喝完一碗藥後，隔一段時間，再吃一碗多的熱稀粥來幫助藥的力量。還要蓋棉被二個小時使身體溫，使全身出小珠的汗，當然身上濕潤有稍微的汗是更好的，不可以使出汗像流汗或者是汗滴下來的，病一定不會好。

【講解】

「已」，一件事情的完成，稱為已。「須臾」，佛典內有一晝夜三十須臾，故一須臾 48 分鐘，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因為佛教在漢時傳入中國，但是須臾這詞在春秋戰國就有了，所以我還是把它稱為一段時間，一段時間是多久呢？我覺得是氣血循環一周的時間是最合適，也就一日夜有五十營，所以是 28.8 分鐘剛好氣血循環一圈。「啜」，啜是吃一點的意思，因為粥會燙口，所以每次都吃一小口。我們把啜的口改成手，就形成了掇，改成了糸就成了綴。掇就是這邊拿一點，那邊拿一點。綴就是這邊裝飾一點，那邊裝飾一點。「覆」，覆與蓋是陰陽的字詞，覆就好比人死了，白布蓋滿了全身稱為覆。而蓋就像睡覺蓋被子一樣，還有頭、手、足在外。因為是要遍身出汗，所以用覆。溫覆是要拿能保溫的來做才能溫，若是拿著草席或是薄的涼被根本不能達到。「令」，強迫去達成。「一時許」，大約一個時辰。也就是現在說的二個小時附近。「絜絜」，水透出來的樣子，但是汗水並不流動。我們把絜的水改成火，就成了熱，熱的意思，是溫度高了一些，但是並不會傷害到人體，所以絜的意思，就是稍微多一點的水。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只不過一個是水，一個是火。「流漓」，流是水四處動的意思。漓是水離開原處的樣子。例如我們額上出汗，汗太多了，所以汗往下走到下巴，這就是流。然後從下巴滴到地上，這就叫做漓。

※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當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黏、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譯】

如果第一碗服後，出汗了，病好了差不多，後面的二碗就停止服用，不必要把一帖藥劑所煮的都喝完。若是沒有出汗，要依照

之前的方式，更堅定的服一碗，若沒有出汗，最後的一碗，要縮短服藥間隔。大約是在六小時內，要把三碗服完。如果病情嚴重的，白天晚上都要服，二十四小時觀察服藥狀況。吃完一帖藥（三碗）如果病證還存在的，還要再煮來服，如果汗不出的，可以服到二、三劑。禁吃生的（如生菜、水果）、冷的（如冰、涼飲）、黏的（如糯米做的粽子、麻糬）、滑的（如愛玉、果凍、油膩的食物）、肉類、麵食、五辛（蔥、蒜、韭菜、薤、興渠）、酒、酪、味道不好的等等食物。

【講解】

「差」，病好了差不多，就稱差。「癒」，是指病完全好了。「間」，是指病好一點點。「不間」，是病跟本沒有好一點。「劇」，病變嚴重了。「解」，是病的證狀解除了。「不解」，是指病的證狀沒有緩解。「劑」，一帖藥稱之為一劑。若一帖藥可做三次吃，就是一劑有三服。「更」服，堅定或是接續不使中斷的意思，如句意第一服沒有出汗，接著服第二服，就稱更服，或是有些醫家或病者，見一服沒有出汗，便不敢繼續服，因為對藥方沒有信心，因此仲聖要醫者堅定信心，故言更服。「後服」，最後的一服，稱作後服。如一劑有四服，就是一服、更服、更服、後服。如果只有二服，就是一服、後服。「小促其間」，小，稍微。促，縮短。間，服藥的間隔。促是愈來愈快的意思。數是速度比正常還快，但間隔是固定的。所以促脈會因二次之間隔愈來愈短，到後來會的一次會停而不見，而數脈是不會有此情形，因數脈的間隔是固定的，只不過比正常的短。「半日許令三服盡」，日是指白天，白天有十二小時，所以半日是六小時。一般醫家都把日誤解成一天，這是錯的。所以六小時把三服喝完，平均二小時服一次。「周時」，一個循環如一個圓，稱一周。周時，就是子丑寅卯…戌亥，走完一回，剛好十二時辰結束，代表的是一天。「乃服至二、三劑」，乃的意思是在某個限定範圍內的意思，也就是說只能到包含三劑在內之內，不能至四劑。為何不能至四劑呢？其實在《傷寒論》前的〈傷寒例〉中就說「凡發汗、溫暖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如服一

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能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也就是說，服了三劑發汗、溫暖的藥劑，還不能出汗的，是死病。古人常以三為一個完整數，如陽有三陽，陰有三陰，有三才，有三星。老子也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們由此看到道生出太極，太極生出陰陽二儀，陰陽二儀各自生出了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就包含了世界萬物。「禁生、冷、黏、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生的食物力道強勁，像我們吃了生龍眼則全身會熱，吃了生西瓜則全身會涼。黏的食物會讓氣走的慢，所以像吃糯米做的粽子、麻糬，胃就容易脹。滑的食物會讓食物在腸道走的快，像油膩的食物就容易拉肚子，有一種油魚，吃了很容易拉肚子以及放油油的屁。肉類在胃的消化，需要分泌胃酸和蛋白酶，這要花費很多的功，所以胃容易充血，產生胃熱。麵是小麥所做，麥有春麥和冬麥，都是在春天陽氣初發時生長，所以性是涼的，又因麥是心之穀，可以減少心氣的熱，減緩氣的流動，因此甘麥大棗湯可以治療心氣熱的失眠。五辛的氣都是厚的，《內經》說「氣厚則發熱」，所以這些食物都會造成內熱。酒是水穀之悍氣，性驃悍，會造成氣血快速的走表，擾亂氣血，所以病者若在從事針刺治療，效果會非常很差，故針刺禁酒。其次，像所以我們在冬天喝酒，因為身體表面氣血旺盛，就比較不怕冷，但是在酒力消退後，因為溫差過大，常造成心臟的麻痺，因而造成死亡。酪是發酵的東西，發酵的東西都會產生鬱熱，比如我們看堆肥，外面是常溫，但是內部是熱的，因為發酵的原故。味道不好的，大部份都是氣厚的，如榴槤、臭豆腐等，也都是會造成內熱，吃這些內熱的東西，常常會造成後面所說的食復。

【按】

桂枝湯方，桂枝下有「去皮」二字。夫桂枝氣味辛甘，全在於皮，若去皮是枯木矣，如何有解肌發汗之功？宜刪此二字，後倣此。

【按】

桂枝是用來通脈的，不是用來發汗解肌，發汗解肌是生薑的作用。枝的意思是直幹的莖所別出的部份，如人體的四肢，從莖幹

別出的枝，是很粗的。桂枝湯用桂枝的目的是要作用於外的小動脈，使其擴張而解表，不是希望擴張大動脈，所以在枝的部份，就要去皮，而細枝和稍的部份則不必去皮。

【方解】

名曰「桂枝湯」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溫，辛能發散，溫通衛陽。芍藥酸寒，酸能收斂，寒走榮陰。桂枝君芍藥，是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旨。芍藥臣桂枝，是於和榮中有調衛之功。生薑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棗之甘，佐芍藥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用以調和中氣，即以調和表裏，且以調和諸藥。以桂、芍之相須，薑、棗之相得，借甘草之調和，陽表陰裏，氣衛血榮，並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相和也。而精義在服後須臾，啜稀粥以助藥力。蓋穀氣內充，不但易為釀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少留，將來之邪，不得復入也。又妙在「溫覆令一時許，絳絳微似有汗」，是授人以微汗之法也。「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是禁人以不可過汗之意也。此方為仲聖群方之冠，乃解肌發汗、調和榮衛之第一方也。凡中風、傷寒，桂枝是用來通脈的，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皆得而主之。其他但見一二證即是，不必悉具，故麻、葛、青龍發汗諸劑，咸用之也。若汗不出，麻黃證也。脈浮緊，麻黃脈也。固不可與桂枝湯。然初起無汗，已用麻黃發汗，汗解後復煩，脈浮數者與下後脈仍浮，氣上衝者，及下後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經中皆用此以解外。誠以此時表雖未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且經汗下，津液已傷，故脈證雖同麻黃，而主治當屬桂枝也。粗工妄謂「桂枝湯專治中風，不治傷寒」，使人疑而不用，又謂「專走肌表，不治他病」。不知此湯，倍芍藥、生薑，加人參，名桂枝新加湯，用以治榮表虛寒，肢體疼痛；倍芍藥，加飴糖，名小建中湯，用以治裏虛心悸，腹中急痛，再加黃耆，名黃耆建中湯，用以治虛損、虛熱、自汗、盜汗，因知仲聖之方，可通治百病也。「適寒，溫服，啜熱稀粥以助藥力」，欲使穀氣內充，易為釀汗也。「溫覆令一時許，微似有汗，不令如水流漓」，謂不可過汗也。蓋取汗，在不緩不急，不多不少，緩則邪必留連，急則邪反不盡。汗多則亡其陽，汗少則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謂病輕者，初服一升病即解也。「停後服，不必盡劑」，謂不可再服第二升，恐其過也。「若不汗，更服，依前法」，謂初服不汗出未解，再服一升，依前法也。「又不汗後服」謂病仍不解，後



服第三升也。「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謂服此第三升，當小促其服，亦不可太緩，以半日三時許為度，令三服盡，始適中其服之宜也。「若病重者，初服一劑，三升盡，病不解，再服一劑，病猶不解，乃更服三劑，以一日一夜，周十二時為度」，務期汗出病解而後已。後凡有曰「依服桂枝湯法」者，即此之謂也。

【按】

「倍芍藥」，在桂林古本為去芍藥，然以桂林古本為佳，其講解在後。

「急則邪反不盡」，此以風濕之邪而言，非以傷寒、中風而言，傷寒、中風之發汗過急則反傷正，形成汗出亡陽之變。

四、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發熱，汗出的，這類都是因為榮弱衛強，所以使汗出，想要救止不正的風，適合用桂枝湯。

【講解】

「榮弱衛強」，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因為風邪的關係，整體氣血的流向是往外的，以陰陽來說就是之前的陽浮陰弱，陽浮所以熱自發，陰弱所以汗自出，榮衛也是陰陽，所以也可以說，榮弱衛強，同理我們也可以舉尺寸的陰陽來延伸，也就是寸脈浮尺脈弱。「救」，滅止的意思。「宜桂枝湯」，宜，適合。因為證候只有發熱、汗出二項，並未具有多項的桂枝湯證，所以用宜。像之前桂枝湯主之，有發熱、汗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多個證狀的線索，所以我們在問診及診脈上，能越詳細，就越能精準的抓住湯證，得到良好的效果。

【註】

此釋上條陽浮陰弱之義也。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衛為風入則發熱，邪氣因之而實，故為衛強，是衛中之邪氣強也。榮受邪蒸，則汗出，精氣因之而虛，故為榮弱，是榮中之陰氣弱也。所以使發熱汗出



也，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按】

邪氣和精氣其實本都是一，就如同人的善與惡也是自己求的。當精氣不循人體氣血運行，就像人不從天道而逆天道，就變成了邪氣，比如本來要變成汗液排出的，因為感受外寒，使得毛孔閉塞，這些體液堆積在體表，就形成了水氣，造成腫或是癢，而這些本來原是正氣，因受外寒而變成邪氣。那邪氣可不可以變成正氣呢？是可以了，像上面所提的堆積在體表的水氣，我們可以利用藥物的作用，讓它具備正氣的功能，就是變成汗而排出，這就是使邪氣變正氣。因為邪氣不為身體所用，所以會越積越多，故曰「實」。若是人不懂的節欲養生，常常耗奪精氣，則精氣會越來越少，故曰「虛」。

【集註】

方有執曰「上言陽浮而陰弱，此言榮弱衛強。衛強即陽浮，榮弱即陰弱，彼此互言而互相發明者也。救者，解救救護之謂。不曰風邪，而曰邪風者，以本體言也。」

【按】

「救者，解救救護」，方有執的救，以「救者，解救救護」來解，於理不通。救有兩義，一是滅止，如救火、救邪風。一是直接的幫助，如救人、救命。我們常說救助，救助是陰陽的字詞，救是直接而助是間接的。

「邪風」，風在後為主體，邪在前為形容，故是指不正的風。風除了邪風外還有和風、賊風、寒風、熱風等。若是寫作「風邪」，則以邪為主體，風為形容，指這個邪是風造成的。同樣的，邪有寒邪、熱邪、濕邪、燥邪等。

五、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病人臟無其它病，先固定時辰發熱、自汗出而後病沒有接著好

的，這是衛氣不和。要先在發熱、自汗出證狀發生的時辰前發汗就會好，適合桂枝湯。

【講解】

「藏」，五臟，心、肝、脾、肺、腎。「時」，固定的時辰。「和」，同步調也，比如唱歌的和音。「衛氣不和」，是指衛氣不與榮氣和。此條文告訴我們，如果固定時間發熱、自汗出的，有二種情形。一種是臟有病的時候，《內經》告訴我們每個臟在一年的四時中各有其旺時，臟在旺時時不易受病，同樣的在一天中，臟也各有其旺時。而另外在針灸的部份有子午流注，標出精專營氣在每個時辰的氣血流注的經絡，如子時是膽，丑時是肝，寅時是肺，卯時是大腸，辰時是胃，巳時是脾，午時是心，未時是小腸，申時是膀胱，酉時是腎，戌時是心包，亥是三焦。如果當時流注的經絡臟腑部位有病，氣血不能入於臟腑，則會外逆於孫絡、經筋、皮部，引起發熱、自汗出的情形。若是時辰以臟來歸納子丑是肝，寅卯是肺，午未是心，申酉是腎，戌亥是心包。

另一種是榮衛不和，榮衛是屬於五十營的部份，我們體內有三種氣，宗氣、五十營、精專營氣。宗氣是從肺的呼吸獲得來的。五十營是供給脈的外部部份，一日一夜五十周，循環於一身。而精專營氣是供給內部部份，精專營氣在各時辰灌注，形成各經的經氣，經氣流入臟腑就變成臟氣、腑氣。當榮衛不和時，也會固定時間發熱汗出。

【註】

此釋上條榮衛不和之證，而又就其時發熱汗出者，以明其治也。藏，裏也。無他病，謂裏無他病也。有時發熱，有時不熱，有時汗出，有時不汗出，其表病流連而不愈者，非榮不和，是衛強不與榮和也。當於未熱未汗之時，預用桂枝湯解肌發汗，迎而奪之，以遏其勢，則熱退汗斂，而病自愈矣。

【按】

「藏，裏也」，藏非裏也，是藏府的臟的意思。所以藏無它病，非裡無它病的意思。時發熱，不是「有時發熱，有時不熱」，而是固定的時間發熱。

【集註】

方有執曰「時以暫言。衛氣不和者，表有邪風而不和也。先其時者，言於未發熱之先也」。

【按】

「時以暫言」，時是固定的時辰，非暫也。「衛氣不和者，表有邪風而不和也」，衛氣不與榮氣和，是因為風使衛的外行速度加快，因而榮氣趕不上。衛為陽，榮為陰，陰陽之間有隔，隔亦可謂之關。如風能影響屋外，不能影響閉門塞牖的屋內。然寒則不然，屋外之寒，亦可漸侵於屋內而使寒也。故風曰「中」，而寒曰「傷」。

程知曰「陰虛諸病，亦時發熱自汗。若裏無他病，而時熱自汗，則為衛受風邪，未得解散，宜於將發之時，先用桂枝湯、乘其欲動而擊之」。

【按】

「陰虛諸病，亦時發熱自汗」，以太極所生的陰陽對論而言，在白日，當陰虛則不能斂陽，其陽外出，會發熱汗出。若以陰自身的虛而言，在夜間，其病沒有時發熱而是夜間有熱或有寒，亦無自汗而是盜汗、無汗。何也？蓋人之氣血隨天時而運行，當夜間陽內入，而陰出外。陰有陰中之陽、有陰中之陰。陰虛有包含二者或是二者之一，若是陰中之陽虛，則有寒無汗，若是陰中之陰虛，則是有熱盜汗。凡論事理，需以陰陽揆之，才能近道。

程應旂曰「桂枝為解肌之劑，而有時云『發汗』者，何也？以其能助衛氣升騰，使正氣得宣而汗出，與麻黃湯逐邪氣，使汗從外泄者不同」。

汪琥曰「及其發熱自汗之時，用桂枝湯發汗則愈。苟失其時，則風邪入裏，病熱必深，桂枝湯非所宜矣」。

【按】

「苟失其時，則風邪入裏，病熱必深，桂枝湯非所宜矣」，當邪風一直使氣中之氣往外耗損，氣血往外勝於向內，我們可以推知，氣中之血會越來越少，慢慢會產生血燥的情形，從氣中之血循淋巴循環回流入心至肺循環，再到心，走體循環，入肝膽、入脾胃腸、入腎膀胱，則產生燥邪入五臟之病證，可以參照桂林古本的傷燥脈證並治篇。

六、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譯】

病常常自汗出的，這是榮氣和。榮氣和的，外不諧，因衛氣不與榮氣和諧所以如此。因榮行在脈中，衛行在脈外，復發汗，榮衛和，病就好了，適和桂枝湯。

【桂林古本】

病人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衛氣不諧也。所以然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也。復發其汗則愈，宜桂枝湯。

【譯】

病人常自行出汗的，這是榮氣和衛氣不和諧的緣故。之所以如此，是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衛氣不與榮氣和諧。復發汗就會痊癒，適合桂枝湯。

【講解】

「復發其汗」，表示自身有出汗或是之前有用發汗，但現在汗已停，也就是在汗沒出的時候，發汗，稱之為復發汗。如果在汗出時發汗，則稱「重發汗」。正常人的出汗是適時的出汗，以維持合適的體溫，排掉代謝廢物，而此條文的汗是常常出的，是一種病態，像手汗腳汗的病者，其陰陽失於調和，要調和陰陽，其著手處從太陽、少陽、厥陰三處，觀其脈證為何者來著手，因太陽為身體與外界的樞機，少陽為陽與陰的樞機，厥陰為陰與陽的樞機。前面的條文是固定時間的發熱、汗出，所以有「臟有病」和「榮衛不和」的二種病機，此條「常自汗出」，是只有榮衛、陰陽不和的一種而已，又因為此不合，不全然是太陽，故曰宜桂枝湯。一般我們做診斷，以陰陽來說，陰主靜，陽主動，所以固定的比不固定的要嚴重，例如固定的疼痛比遊走性的痛還嚴重。

【註】

此又釋上條榮衛所以不和之義也。言病有時常自出汗者，此為榮氣已和也。榮氣和而熱仍不解者，則是衛外之氣猶不諧，而不與榮氣共和諧也。所以榮氣雖和，而時時自汗出，病猶不解也。蓋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



衛不和，則榮雖和而病不解。故復發其汗以抑衛而和榮，榮衛和而病自愈矣。亦宜桂枝湯。

【集註】

方有執曰「此與上條同。上以暫言，此言常者，謂無時不然也。上言藏，藏為陰而主裏。此言榮，榮亦陰而主裏。以暫言，故其詞略，以常言，故其詞詳，兩相互發，義不殊也」。

喻昌曰「此明衛受邪風，榮自汗出之理。凡汗出榮和，而發熱不解，是衛強不與榮和也。復發其汗，俾風邪從肌竅外出，斯衛不強而與榮和矣。正如中酒發狂，酒去其人帖然也。榮受寒邪，不與衛和，宜麻黃湯亦然」。

【按】

「榮受寒邪，不與衛和，宜麻黃湯亦然」，榮受寒邪，衛在榮外，其有不受乎？然傷寒宜麻黃湯，亦只是衛傷而已，故其宜麻黃湯矣。若傷及榮血，未有手足厥寒，其宜當歸四逆湯者乎？

吳人駒曰「上條發作有時，此時無時而不自汗出，但熱不解者，亦屬榮衛不和。蓋榮衛相得之為和，而榮不得獨為之和也」。

張錫駒曰「衛氣者，所以肥腠理，司開闔，衛外而為固也。今受邪風，不能衛外，故常自汗出而熱不解，此為榮氣和而衛不和也」。

魏荔彤曰「前以桂枝解肌者，和其衛而時發熱之熱止。此以桂枝發汗者，和其衛而常自汗之汗止。蓋發其表而熱解矣。故總結之曰『榮衛和則愈』」。

七、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起初服桂枝湯，反現煩，證狀沒有解除的，要先刺風池、風府兩個穴道，再回過頭來給與桂枝湯服用，就會好。

【講解】

太陽病我們之前提及，脈是浮的，證是頭項強痛而惡寒的，就是太陽病，不論是外感六淫、內傷七情，或是起居飲食不慎，亦

或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傷，只要造成人體產生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的，就是太陽病，這是廣義的定論。「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從此條文我們得知，這條文是太陽病桂枝湯證，既是桂枝湯證，則服桂枝湯並不會煩，而且會解，我們可由「反煩不解」這句推知的，因為其與服藥後的預期反應不同，所以才會出現「反」字。那為何會反煩呢？我們從煩字來看，煩字的形從火從頁，頁為頭的意思，如顛、顛、頰等字，都有頁旁。煩字的字義，簡單的說就是火燒頭。為什麼會煩呢，因為頭與四肢皆為陽，而身軀為陰，當屬於陽部的四肢血液鬱阻時，往四肢的血便會往頭上衝（我們知道熱是往上的），頭部充血，就熱起來，所以就火燒頭而煩了。因為血沒有往四肢，桂枝湯沒法到四肢而解肌，所以證狀就不解了。造成這樣的主要原因是風造成的邪氣在表處堆積不動，不得疏通於外，所以造成服桂枝湯，沒有解去邪風，反鬱阻氣血而助熱。所以我們就用針刺，先針刺風池、風府，祛除堆積和疏通的風邪（氣），桂枝湯就可以到表發汗解肌了。有時候我們根據脈證，很確定的是要服發汗藥，照理服後應該要出汗，然而卻沒有出汗，這不是藥方的問題，而是病者尚存有其它干擾的問題，例如醫者因為怕汗出亡陽而自己減了藥方的劑量，導致劑量不足，發不了汗，或是之前有服下劑，如便秘藥或生啤酒或冷飲，或者是由脾胃至外的氣血通道淤阻不利等等，只要把這原因去除了，再服發汗劑，就會發汗了。

我們現在對風池、風府的穴名來釋義。池，下雨時積於四處的水，就是池，所以凡穴中有池者，皆有除痰、水、飲、積等作用，所以風池可以祛除風邪造成的痰、水、飲、積等，這就是穴名的意義。府是來處理上級交付的事項，以及對下級機構發佈行政命令，在人體上，如小腸接受胃的腐熟水穀後，吸收飲食精微，然後把糟粕傳與大腸，所以府的作用是使政令流通無窒礙。風府以穴名來看，是負責處理風的事物，舉凡有關於風的事，都可以風府來處理。

「卻」是回過頭來的意思，條文中第一是用桂枝湯，第二是刺風池、風府，第三又是桂枝湯，所以用卻。退卻是陰陽的字詞，退是不會再回頭，而卻是會再回頭。所以打戰時，如果敵軍畏卻，

代表敵軍因一時的恐懼而退卻，還會再回頭的。如果是敵軍撤退，是不會再回頭了。

【註】

太陽病，服桂枝湯，外證不解者，可更作服。今初服，不惟不解，而反加煩，是表邪太盛。若遽與桂枝，恐更生煩熱，故宜先行刺法，疏其在經邪熱，然後卻與桂枝，發其肌腠風邪，俾外內調和，自然汗出而解矣。

【集註】

方有執曰「桂枝全在服法，發汗切要如經。若服不如法，汗不如經，病必不除，所以反煩。反者，轉也，言轉加熱悶也。風池穴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風府穴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陽維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

【按】

「反者，轉也，言轉加熱悶也」，反者，是代表與預期不同，非轉也。方有執說反是轉的意思，實在是不妥，反而失去了條文的一些意義。我們知道何顥說仲聖用思精，所以仲聖是一絲不苟的人，所以一字必有一義，像《傷寒論》中有「反」和「轉」的字，那麼反字就不適合翻成轉字。有些醫家的注解常犯此誤，所以我們在注解時要謹慎，要學仲聖用思精，才不會自誤誤人。

張志聰曰「風池、風府雖非太陽穴道，乃屬太陽經脈所循之部，故刺之以衰太陽之病勢」。

魏荔彤曰「恐誤認此為已傳之躁煩，故標出以示人。言不解則太陽之證俱在，但添一煩，知其非傳裏之煩，而仍為表未解之煩也」。

八、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譯】

想要身體能自解除病證的，一定應當要先煩，才會先有汗而後解。如何知道的呢？因為脈浮，所以知道汗出才可以解。

【桂林古本】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

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也。

【譯】

脈在浮的位置，適合用發汗的方式的解除病狀。脈浮，用火灸，邪氣無從出，因火而盛，會有從腰以下一定先有重而後接著有痺的病狀，這叫做火逆。想要自身解除證狀的，一定當先有煩，於是先出汗而後病狀解除。這是如何知道呢？因為脈浮的緣故。

【講解】

從「脈浮，宜以汗解」的宜字，告訴我們多數的脈浮是適合以汗解，但是有些脈浮的並不適合汗解的，例如瓜蒂散證的脈，它的脈是微浮（在浮的部位，脈的力道是微的），就用吐法。我們知道「火性炎上」，火是往上發的，所以脈浮（浮為陽，氣血往外），用火灸，反而使氣血往上走，因而陰部運行的氣血更顯虛少，結果產生了腰以下先重而後接著痺的病狀，這裡的重而痺是運行的氣血虛少所致，不是氣血淤阻的。而的意思，之前有講過，在此再提一次，而是前面的先有，後面的才能存在，如重而痺，要先重存在，而後的痺才能有，由此句也可以知，重的病證其嚴重度較痺輕。再者，也可以知道，當運行的氣血虛少時會先重，嚴重的就會痺，有痺一定有重，有重不一定有痺。至此為一段。

後面的一段欲自解者，並不是指火逆，而是指「脈浮，欲自解者」，前面提的脈浮，宜以汗解，是指用藥物由內向外來發汗，來解除病證，如果不用藥，而用火灸。火灸的發汗是逼汗，是由外而內，如同暑熱蒸人以汗出，一般火灸用於外在骨節的「久」痛痺，如素問的焮刺那一類，與卒然傷寒、中風不同，卒然的傷寒、中風，其病機在與外界交通失調，故要恢復人體氣血與外界的交通流動，發汗要由內而外，才是正確的方法，若是誤用火灸，治法反其道，火從外而內入，以動力學而言，邪氣本要由內而出外而解，被火力逼迫，更不得向外，故條文曰「邪無從出，因火而盛」，這裏明白告訴我們，邪要「出」。那麼就會造成裏面的熱更盛，熱為陽，陽勝陰，故氣血皆往陽處流動，則會產生屬陰處的從腰以下重而痺的火逆病狀，因為火灸，使陽盛陰衰，熱多水少之故，後有條文曰「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



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就是如此。另外，如果不用發汗的方式，而要自解，則必須靠身體回復的陽氣，把邪氣發出體外，因為原本的陽氣已淤在表，新增的陽氣到來則必需累積至一定程度，才能把淤阻的邪氣排出體外，如兩軍相持，誰的援軍到，誰就獲勝，而累積的陽氣，則易積聚於頭，因為頭為陽中之陽（頭在表和上，表、上為陽，二陽重，故為重陽），陽氣積畜於頭而造成煩，當到一定程度能衝發邪氣，然後汗出（表氣通）而病狀解，這是本身自解的過程。

【註】

汗之不解而煩，太陽證仍在者，是表邪盛也。有陽明證者，是裏熱盛也。然亦有欲自解而未解先煩者，則又為邪正相爭，作汗之兆也。當其煩時，解與不解，固不可定，但診其六脈俱浮，則知邪欲還表，當汗出而解矣。

【按】

「汗之不解而煩，太陽證仍在者，是表邪盛也」，凡是表證需汗解的，汗之不解而煩的，必思慮其因，非是表邪盛也，如之前的陽氣重，先刺風池、風府疏解風邪，還有汗出過多，氣中之血少，導致血燥，燥邪入五臟六腑而病者，亦有發表之榮衛通道不利，致發不了汗，病不能解而煩，以及汗之後，表邪去，身體津液不足而煩，所謂傷寒解後，虛羸少氣的竹葉石膏湯證，或是發汗後，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的五苓散證等，皆當思其所因，視其脈證而治之也。

【集註】

程知曰「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當以脈浮決之。設脈不浮則煩，又為入裏之候矣。」。

【按】

煩是火燒頭的煩，若是心煩，只有心。骨節煩疼，則煩在骨節矣，如痛風發作，患處熱疼的病證就是骨節煩疼。以傷寒論的〈平脈法篇〉而言。脈在浮位，以候經絡，則熱是經絡之熱，脈在中位，以候腑，則是腑之熱，脈在沉位，以候臟，則是臟之熱。然

這是以其常態而言，而世之事物有常有變。以其變而言，若病者體虛，氣血無力外行，雖病在表而脈不浮，故「脈不浮則煩，又為人裏之候矣」，亦當審而思之矣。

程應旄曰「如診得脈浮，即是邪還於表之兆，切勿妄治其煩，使汗卻而當解者反不解也」。

【按】

程應旄說的不錯，治病當視其病機，若煩是因表之氣中之氣與外界不交通而致的，不可見煩的熱象，因而用涼藥清熱，使氣血受涼藥而退卻，汗卻不能出，使當解者，反不解也。

凡脈浮屬表，若因藥而煩，可以鍼而不可以灸，如桂枝湯證鍼風池、風府再服藥劑而解，若灸則形成腰以下重而痺之火逆。若自解而煩，則必汗出或衄，乃解。

沈明宗曰「夫自解證，有從衄解，有從下血而解，有從下利而解，有從小便暗除而解者，此即太陽戰汗之一端。或從脈辨，或從證參，仲聖妙義，散見諸篇，務必合參則備」。

【按】

表證脈浮欲自解，或從汗或從衄。同理，裡證脈沉，欲自解者，或二便便血，或下利腐穢、燥屎、結痰等，或是小便通利，或陰部出血、異物等，以此之證而知裏證得解。其原因在於表是陽，汗、衄亦是陽，陽從陽解。裡為陰，前後二陰、子宮皆陰，陰從陰解，故也。

九、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必欲解也。

【譯】

病了六七個白天，手足三部的脈都是至脈，先大煩而後接著口噤不能講話，病者躁擾的，一定快要解了。

【桂林古本】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未欲解也。若脈和，其人不煩，目重，臉內際黃者，此欲解也。

【譯】

病了六七個白天，手足三部脈皆是至脈，先大煩而後接著口噤

不能言語，病人躁動的，還沒有要解的跡象。若是脈平和，病人不煩，眼睛重，眼瞼內的邊緣是黃色的，這是病證快要解了。

【講解】

《醫宗金鑑》的條文意義與古本相反，《醫宗金鑑》言「欲解」，古本言「未欲解」。何者為是，何者為非，請看筆者說明自別。六、七日，是邪入人體，不論是在何經（三陰三陽皆可）的病，經盡的時候，在這時有三種情形，之前在前面提過，就是病愈、再經及入裡。手足脈皆至，這裡的至是至脈，不是到的意思，何謂「至脈」？《難經》言「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傷寒論》中也有「問曰『經說脈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謂也？』師曰『脈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者，腎氣也。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至脈來，為難治』」，故此至為至脈之意。至脈是一個漸進式的陰消過程，所以死時，大肉脫，面削瘦可見骨，一般癌末的病患大概都是這種至脈，臨床上，如果診到至脈，開始見到骨瘦不能於床的證候，大概壽命剩下不到半個月，為何如此說呢？因為陰數十四。相對的，損脈則是陽消之過程，臨床上在加護病房，那些用葉克膜的，如果把到損脈，見到皮粹毛落或是肢端發紫的證候，一般大概活不過十七天，因為陽數十七之故，患者死時身軀腫大，這是損脈、至脈死象的區別。《難經》曰「至脈從下到上，而損脈從上到下」，換句話說，至脈是從陰到陽，損脈是從陽到陰。因為陰消，陰不能濟陽，所以陽往上越，故出現先大煩而後口噤不能說話。「禁閉」是陰陽之字詞，禁是外因造成，閉是內因造成，故不言口閉，而言口噤，因為是病所導致，意在此。因為陰不濟陽，所以陽上至頭（由大煩而口噤得知）而不能下，因為氣血上聚於頭，造成手足氣血運行的不足，所以出現足躁手擾的證狀（擾是動之意，擾動也是陰陽，動是無意，擾是有意），這是藉由身體的動作來幫助氣血運

行的自救動作。由此可知，在這病六七日轉折之處，病況是變差的，是向裡的，所以古本才說「未欲解也」。未是遙遠之事，如未來。既然仲聖說了未欲解，那就有欲解的證狀，也就病六七日時，病愈之證。我們提過正常的脈或是治病要治到脈變成什麼脈呢？就是脈平和，平者陰陽相等，和者陰陽相順接。病人脈和是陰陽相順接了，所以不煩，目重是因為病後的氣虛所致，臉內際黃，是病後氣虛的餘熱殘留所致的，只要氣恢復，不虛就好了，所以說「此欲解也」。後面的註及集註，因不得桂林古本相參照，故只能隨文註解，因而致誤。所以我們要感謝古本的相對照，可以做判斷。

【註】

病至六七日，手足陰陽三部脈皆至而浮，忽然大煩，口噤不能言，躁擾不寧者，此邪正俱實，爭勝作汗之象，故曰「必欲解也」。

【集註】

成無己曰「手足三部皆脈至，為正氣盛，邪氣雖甚，必欲解也」。

十、若脈和，其人大煩，目重，臉內際黃者，此欲解也。

【按】

本條文解釋在上，大煩是不煩的誤書，因兩字形相像。

【按】

臉字當是「瞼」字。瞼，眼弦也，作臉字非。

【註】

脈和而大煩者，其解未可卜也。若其人目重瞼者，是瞼覆下垂，目欲合也，為陰來濟陽之兆。內際黃者，為胃氣來復之徵，故曰「此欲解也」。

【按】

古代小學時就要學會句讀的能力，所以古文是沒有句讀，要自行句讀，而個人句讀的不同，解釋也會不同，但要以合理為準則，像本句吳謙是標「目重瞼，內際黃」，所謂的重與疊相似，重疊是陰陽的字詞，相同的東西叫重。不同的東西以一上一下的方式放一起叫疊。所以重瞼，就是有二層眼皮，眼有二層眼皮，筆者是沒看過，所以我覺得不適合，應標成「目重，瞼內際黃」，所



以由此條文我們學到，當出現脈和、目重、臉內際黃的證候時，就是病要好的現象。

十一、問曰「脈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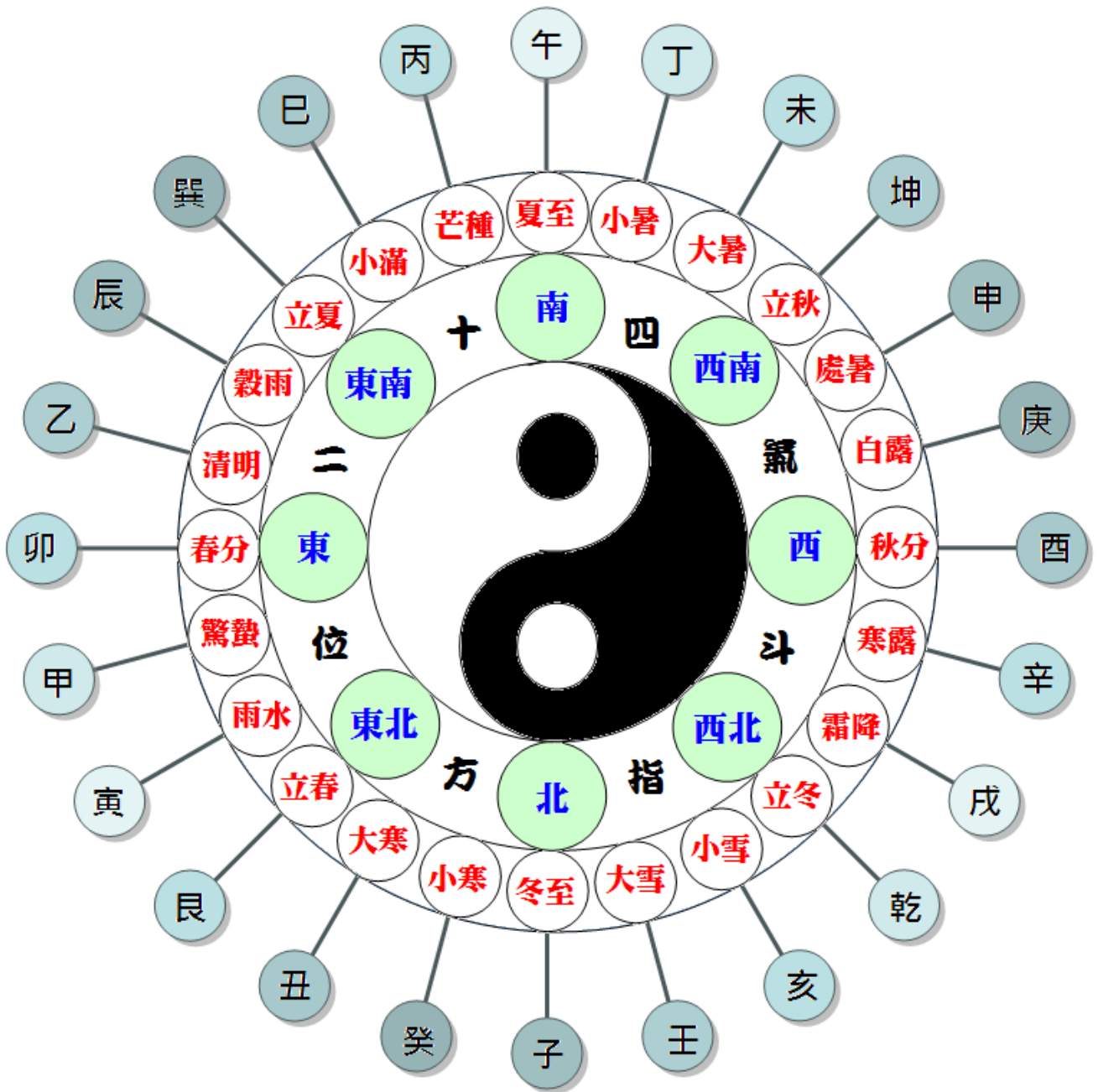
問說「以脈來診病，想要知道是好了還是沒有好，要如何分別呢」？回答說「寸口、關上、尺中三個位置，脈的大小、浮沉、遲數相等相同，雖然有寒熱的證候沒有解除，因為這種脈的陰陽和平，病證看起來雖然嚴重，應當會好」。

【講解】

這就是筆者之前提到的，治病要治到脈平和，如果脈平和，脈又居浮中沉的中位，就是無病之人。以此條來說，就是寸口、關上、尺中不大不小，不浮不沉，不遲不數，符合這三個條件的脈，就是平人。意思就是如果寸口是浮大數，關上也是浮大數，尺中亦是浮大數，因為陰陽有交通所以脈等同（寸口為陽，尺中為陰，又是陰陽相等相同，都是浮大數的脈），如果由脈來看是熱，因為浮、大、數都是陽，所以有熱，雖然熱不解，看起來雖然嚴重，但應當會好。

所謂的平者，陰陽相等；和者，陰陽相接續唱和，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日數相等，依次相遞接。在下圖的二十四氣斗指方位圖中，北斗七星斗杓所指的部份東春、南夏、西秋、北冬，相隔兩季的角度皆是九十度，是相同的，而且春後為夏，夏後為秋，秋後為冬，冬後再春，年復一年，循環無端，這就是和。

我們對圖來做個說明。當斗杓指向正南方，此時是夏至，指向正北方，此節氣是冬至。指向正東方是春分，指向正西方是秋分。讀者可以看星空就可以知道現在是什麼節氣了，比農民曆還準。



同樣的以脈陰陽平和，雖有寒熱當愈的道理，來看證狀，也是如此，像前條的大煩是陽盛於上，腰以下重而痺是陰盛於下，陽在陽位不與陰交，若以易卦來講是火水未濟卦或是天地否卦，這在病情上是不好，是往壞的方向走的。所以我們必需知道和了解陰陽，古經書都是這樣在教導我們的，只要我們了解了陰陽，我們就可判斷疾病的進退，例如兩足越來越沒力，因為足是陰，陰要有陽濟，有力沒力是身體的功能屬於陽，無力所以陰缺陽濟。口越來越渴，頭屬陽，口渴是身體的津液不足，津液為身體的實

質屬於陰，口渴所以陽缺陰濟。像之前提到的損、至脈，「損脈」是陽消的過程，相較下陰就強，所以脈會越跳越慢，身體會冷，實質會增加，因為遲與寒是陰。「至脈」是陰消的過程，相較下陽就強，所以脈會越跳越快，身體會熱，實質就減少，因為數與熱是陽。損至脈若是到最後，則形成獨陽不生（絕陰）及獨陰不長（絕陽）的死證。

【註】

脈偏勝則病，脈和平則愈。今寸口、關上、尺中三部脈，俱見浮沉、遲數、大小同等，陰陽和平之象，即有寒熱不解之病，雖劇亦當愈也。

【集註】

《內經》曰「兩者相應若引繩，大小齊等者，名曰平人」。

【按】

「寸口、人迎」，寸口在手太陰的太淵處，人迎在足陽明的人迎處。傷寒論中，寸口、人迎脈皆在膈上，是候陽，趺陽、少陰位在膈下，是候陰。又人迎在上，候陽中之陽，寸口在下，候陽中之陰。同理可推知，趺陽候陰中之陽，少陰候陰中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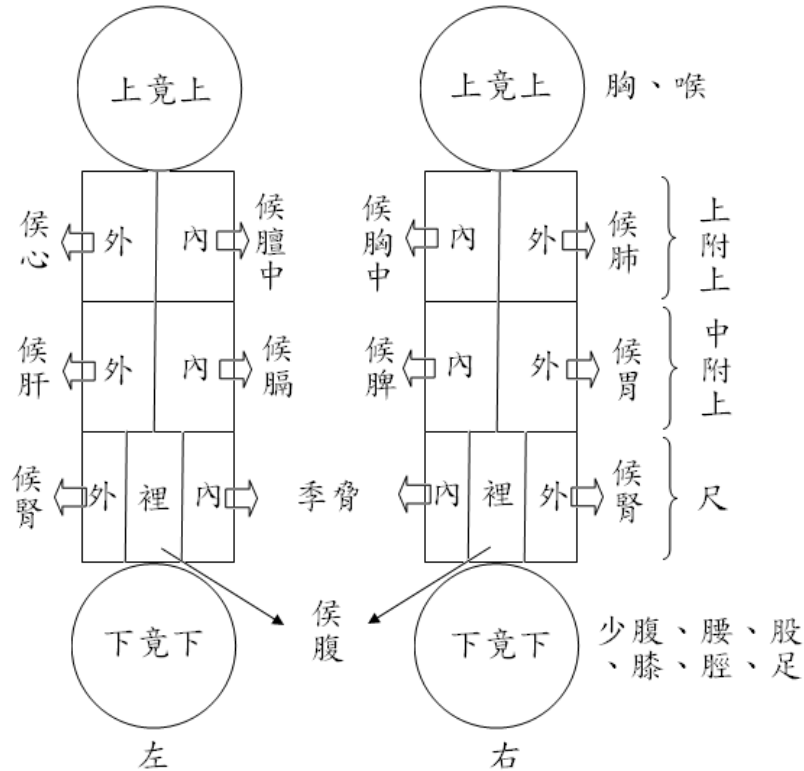
「引繩」，也可說是收繩，收一寸，全繩都走一寸，收的力道有多少，全繩的力道都感受一樣，彼此相應不差。

程知曰「大小、浮沉、遲數同等，謂三部九候無相失也。蓋大，不甚大。小，不甚小。浮，不甚浮。沉，不甚沉。遲，不甚遲。數，不甚數。為沖和平等之象也」。

【按】

何謂脈的大小、浮沉、遲數同等，以寸口脈來說，在關外部的高骨和內側的筋之間所夾的寬度，就是脈道，把脈道的寬度分成三等分，就成了外、中、內三部，外部代表陽，內部代表陰，脈在外部代表陽病，在中間的為平，在內部代表陰，這就如同以脈的上下來看的浮、中、沉是一樣的道理。脈的寬度大小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脈道的為平，大於三分之二的稱大，小於三分之一的稱小。至於外、中、內三部的，我們看《內經》怎麼說？《內經》曰「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

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我用圖來說明：



浮沉是指脈的上下部而言，可以分做浮、中、沉三部，一般來說，大部份的浮脈是指表病，因為氣血向外散，脈內的力道是向外，所以形成浮脈。但是有一種是因為氣血不能向裡走，被迫往外流的浮脈，這種浮脈是裡病，是病重的那一類。同理，大部份的沉脈是裡病，氣血向內收，脈內的力道是向內，所以形成沉脈，但是有一種的沉脈是因為表的外層寒濕太重，使得氣血不能向外，所以只能向表的內層，因而形成沉脈，這種沉脈是表病。像這種脈浮主裡和脈沉主表的情形，我們可以用證狀來辨別，就如同仲聖各篇都是脈證並治，故學中醫，四診不可偏廢。

遲數是指脈跳的速率，《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所以正常人，一次呼吸脈跳五下，但是呼吸有大小息，所以要閏，大息就是再加一，小息就少一，所以正常人的一息脈跳四至六下，這是《素問》的說法。如果超過了，就是數，不及的就是遲脈。

十二、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



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有發熱惡寒的疾病，是發於陽，沒有發熱但惡寒的疾病，發於陰。發於陽的，經過七個白天會好，發於陰的，經過六個白天會好。因為陽的數七，陰的數六，所以如此。

【講解】

關於發熱和惡寒，之前有提過它們的機轉。人的體質如果是產熱過多的，大部份都是由出汗或呼吸來散熱的，因為熱是往外、往上走的，這屬於陽，而呼氣和出汗，不也是往上往外走嗎？它們都是陽，這是陽走陽道。如果皮毛在散熱時遭受天之六淫，導致毛孔打開不夠或是不打開，散熱不及就會發熱，而在皮毛區域的氣中之氣因外出不利而淤堵，又因感受外在相較於身體是涼的環境，所以在皮毛的氣中之氣相較於體內是冷的，皮膚的受器就會有惡寒的感覺。相反的，若是人的體質是手足冷，不出汗，屬於產熱不足的，他的氣血流通，根據陰陽的道理，是往內多於往外，以氣而言，氣中之血是佔優勢的，所以在感受外邪時，是不會發熱的，但是同樣的，皮膚的氣受外邪影響，也會有惡寒的感覺。像這種因為身體體質陰陽的不同，所以導致疾病產生的證狀不同，故言發於陽，發於陰。此外，數字也有陰陽，陽為奇數，陰為偶數，陽在陰之前。所以我們也可以從條文「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瞭解到，一日發的是發於陽，二日發的是發於陰。又因為傳經盡為六日，故發於陽的要到傳經盡的第七日（一日至六日）才好，發於陰的要到傳經盡的第六日（二日至六日）才好。

這條文提供給我們陰陽的思維，例如同樣的惡寒，發熱的屬陽，不發熱的屬陰，同樣的，臉色白的為寒為陰，臉色紅的為熱為陽。

【註】

病謂中風、傷寒也。有初病即發熱而惡寒者，是謂中風之病，發於衛陽者也。有初病不發熱而惡寒者，是謂傷寒之病，發於榮陰者也。發於陽

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合七數，陰合六數也。

【按】

病是指三陰三陽的病，不是指中風、傷寒。意思是三陰三陽皆有發熱惡寒發於陽和無熱惡寒發於陰的病，我們看以前條文中三陰三陽病的日數自知，條文「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夾鼻、絡於目，故身熱汗出、目疼、鼻乾、不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此三經受病，未入於腑者，皆可汗而已」、「尺寸俱沉濡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尺寸俱沉細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弦微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腑者，皆可下而已」，上面的條文告訴我們，除了病的日數有奇數、偶數的陰陽外，凡未入於腑而在經絡的，都可以汗解，入於腑，已不在經絡的都可以下解。

【集註】

方有執曰「此推原中風、傷寒之所以始，以要其所以終之意。凡在太陽皆惡寒也。發，起也。愈，瘳也」。

【按】

「凡在太陽皆惡寒也」，三陰三陽之內臟腑外的經絡、孫絡、經筋、經皮傷寒而病者，皆會惡寒。中風而病者，皆會惡風。

程知曰「此辨太陽病，有發熱，有不發熱之故也。風，陽也。衛，亦陽也。寒，陰也。榮，亦陰也。中風、傷寒均為表證。而風入衛，則邪發於陽而為熱。寒入榮，則邪發於陰而不即熱。陽行速，故常過經而遲愈一日。陰行遲，故常循經而早愈一日。觀此，則風寒之辨了然矣」。

【按】

傷寒有已發熱或未發熱，中風有發熱，故若以傷寒、中風或榮衛而分，傷寒傷榮屬陰而不發熱，中風傷衛屬陽而發熱，與傷寒論之文齟齬。又既言陽行速，以經盡六日，七日愈而言，則陽愈

之日應早一日。陰行遲，則陰愈之日應遲一日才是。說法似有自相矛盾之實。

魏荔彤曰「風傷衛，寒傷榮，既在太陽，則未有不發熱者，但遲速有間耳。至於惡寒則同也。發於陽、發於陰之義，不過就風為陽，衛亦陽，寒為陰，榮亦陰而言，殊未及於三陰也。」

【按】

「風傷衛，寒傷榮，既在太陽，則未有不發熱者，但遲速有間耳」，諸醫家都犯了錯誤，認為在太陽篇，則病指太陽病，若是如此，則在太陽病篇皆盡為太陽病，又何必多寫「太陽病」，如「太陽病，發熱，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直接寫「病，發熱，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不就好了，太陽中風，則寫中風就可了，不是嗎？

「發於陽、發於陰之義，不過就風為陽，衛亦陽，寒為陰，榮亦陰而言，殊未及於三陰也」，六經皆有其皮部、經筋、孫絡、絡、經，所以皆有表病，也有陰陽，如太陰病的「尺寸俱沉濡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第四日為太陰受病的第一日，第五日為太陰受病的第二日，所以傷寒第四日，太陰受之，為病發於陽，證當發熱惡寒，第五日太陰受之，則為病發於陰，證當無熱惡寒。我們也可以由「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由這二條看出，始得之，也就是第一日，所以有發熱。第二日時，則條文中無發熱字詞，藉此來佐證。病皆有及於三陰也。

十三、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桂林古本】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何以知之」？師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譯】

問說「一般的病想要知道是什麼時候得到，在什麼時候會好」？師說「假設使半夜得到病的，明天白天的正午會好。正午得病的，半夜會好。怎麼說呢？正午得病，半夜好的，因為陽得到陰則病證解除了。半夜得病，明天白天正午好的，因為陰得到陽則病證解除了」。

【講解】

之前我們在前面的《素問》提過「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得獨傷人」，所以得病必因虛、邪才能傷人。夜半人體氣血往內收，所以陰盛陽虛，病一定是因陽虛所致。同樣的道理，日中為人體氣血往外散，所以陽盛陰虛，病一定是陰虛所致。由上可知，夜半因陽虛而得病，到了日中陽盛就會好。一樣的，日中因陰虛而得到病的，到了夜半陰盛就會好。

【註】

凡病之起，不外乎陰陽以為病，非陽勝陰，即陰勝陽。凡病之愈，亦不外乎陰陽以為和，非陽得陰解，即陰得陽解。陽得陰解者，謂「日中得病，今日夜半愈也」。陰得陽解者，謂「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日中、夜半以大略言，餘時可倣此意而推也」。

【按】

「日中、夜半以大略言」，日中為陽最盛之時，夜中為陰最盛之時，非是大略也。況條文已言日中得病，言其陰最衰；夜半得病，言其陽最衰，若非以夜半、日中之陰陽最盛之時，實不足以平。

十四、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頭痛至七個白天以上，自己好的，因為行走在經的時間已經至盡頭了。如果病想再走傳走入經的，鍼足陽明，使病邪



不傳經就好了。

【講解】

在前面我們說過病傳入經，過了第六日邁入第七日時，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出表，病自己好了。另一種是再傳入太陽經，病邪會再傳入太陽經，主要是病者本虛的緣故。雖然邪經過六日的行走，已經衰了，然而病者本身也有體質衰弱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後天的脾胃不好，胃氣虛的緣故，所以針足陽明，幫助胃氣，使身體強壯，弱邪不能勝正，故不能作再經，則出表而病好了。最後一種是病者的陰液的嚴重不足，病往內走，形成腑病，或是病者身體的陽氣太虛，病往內走，形成臟病。臟病嚴重的則會死。

【註】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謂太陽受病，其邪傳行六日，三陽、三陰經盡，至七日已上，三陽、三陰之病日衰，大邪皆去，此不作再經，故自愈也。再者，再傳陽明經也，謂其邪已傳經盡，熱盛不衰，欲再轉屬陽明，故也。鍼足陽明，以泄其熱，使其一邪不再傳，則愈矣。

【按】

「太陽受病，其邪傳行六日，三陽、三陰經盡，至七日已上，三陽、三陰之病日衰，大邪皆去，此不作再經，故自愈也」，吳謙的註解，誤解了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受之之意思。換句話來說明，傷於寒，一日只走到太陽，要二日才到陽明，…六日到厥陰，傷寒會有厥陰病，一定要六日，就像夏天才會病暑，天候沒有到夏天是不會病暑的，不過現代人因工作環境的關係，如在熱性的環境下工作，像煉鋼廠等，也會病暑，這是地的因素，與古代天候所病不同。

「再者，再傳陽明經也，謂其邪已傳經盡，熱盛不衰，欲再轉屬陽明，故也」，傷寒，太陽受之，進入了太陽的部份，太陽的部份也有三陰三陽，每一個都需要一日，要滿六日，才會從太陽出，但如果本身正虛，胃氣弱，則病邪還會再傳入太陽，謂之再經，並非吳謙說的傳陽明，在《傷寒論》中，太陽病的病邪移轉入陽明的，稱作轉屬。此外，再的意思是原來的事，再一次的意

思。所以再經，是原來的經再一次的意思。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學《傷寒論》，字義的瞭解是很重要的。瞭解不夠，則在註解上就會出很大的問題。

條文中針足陽明，那要針何穴呢？我們可以用足陽明的本穴足三里、母穴解谿（虛則補其母）或是原穴衝陽（五臟六腑有病皆取其原），來做針灸治療。

【集註】

方有執曰「七日已上者，該六日而言也」。

【按】

方有執說七日已上者，包含了第六日，但字義上的七日以上，是包含了第七日及其後的日數。

魏荔彤曰「方有執謂鍼以遏其邪，喻昌謂鍼以竭其邪，言遏、言竭，皆言泄之也。凡鍼刺者，泄其盛氣也，故前言刺風池、風府，亦主泄其風邪暴甚之意。因刺法乃治熱之善策，不欲人妄施汗、下、溫三法也。言足陽明，自是胃之經穴，必有實欲再傳之勢，方可刺之」。

【按】

「刺風池、風府，亦主泄其風邪暴甚之意」，魏荔彤把刺風池、風府與此混為一談，刺風池、風府是因為陽氣受阻，服桂枝湯後，不能衝開淤阻，陽氣上衝而煩，故針風池、風府以疏通之，後再服桂枝湯而解，這是屬實。而此條是因為本虛，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因病者胃氣弱，邪欲作再經。針足陽明，是為了實胃氣，使不作再經。一般說來，平人的傷寒，病邪入六經，在人體內，每經過一次的傳經周期六日後，病邪會衰退，除了正氣相抗使之弱外，還有本身人體的地利，所以如果再經的話相對的證候會減輕，如條文「若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也。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但若是病人本如果極虛，在第一次傳經和再經時，證候沒有絲毫減輕之象，而且還出現尺寸脈比原先的脈還陷下的，表

示病者本質大虛，病況會變的非常危急。

閔芝慶曰「太陽受病，以次而終於厥陰為傳經盡。諸經受病，至七日已上自愈者，為行其經盡故也。今有自太陽再傳之說，若果傳遍六經，厥陰再傳太陽，太陽再傳陽明，則何不於厥陰未傳太陽之前，預鍼太陽，而必待傳陽明，然後鍼陽明哉？於此可知三陰從無再傳太陽之病，但轉屬陽明耳」。

【按】

閔芝慶的註解提出了一些質疑，然同前醫家一樣，誤為傷寒每日都傳一經，不知三陽三陰之日數，是氣之流轉，如天之四時，一時過後不再回頭也。若傷寒，三陽三陰不受則不病也。

十五、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風家，表先已解了而後接著有不舒服暢快感覺的，經過十二個白天會好。

【講解】

所謂的家，是彼此有關係的人住一起，如父母、兄弟、姐妹等。所以「風家」，是指病者本身就有與風邪有關係的病證，例如過敏性鼻炎等等。「不了了」，我們聽過「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這句話，了了表示這個人小時候聰明，在這裡引申為神清氣爽，耳聰目明「十二日愈」，是因為病者本身胃氣虛之故，所以要經過再經才會完全好。由這條我們可以了解，本身素有某邪駐留的，當外感相似之邪時，病程會較久，所以這條條文也可以引申為，寒家表解不了了或濕家表解不了了等。

【註】

風家，謂太陽中風也。表解，謂用桂枝湯病已解也。不了了者，不清楚也。言用桂枝湯其表已解，而猶不清楚者，在經餘邪未盡耳。十二日經盡之時，餘邪盡，自然愈也。

【按】

「風家，謂太陽中風也」，風家不是指太陽中風，如果是太陽

中風，仲聖會寫太陽中風。

「表解，調用桂枝湯病已解也」，表解的方式有二種，一種是服藥後的表解，另一種是自解，所以吳謙少說了一種。

「十二日經盡之時，餘邪盡，自然愈也」，十二日是因為本虛，所以疾病病程會較久，需要再經，也就是經過兩個經盡周期才會好。

### 【集註】

魏荔彤曰「此條申明太陽中風病愈後，風邪留滯之證，應聽其自愈也」。

### 【按】

本條是說若病者本身舊有風邪相關病證，若感受表邪，表解後，身體還不爽慧的，需要再經才會好，而不是說風邪留滯要聽其自愈。像這種，我們可以參照前條欲作再經，針足陽明，恢復胃氣，使病人早點痊愈。

十六、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重出衍文）。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 【桂林古本】

桂枝湯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 【譯】

桂枝湯本來是做為解肌用，若是病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的，不可以給與。需要常常記住這原則，不要犯此錯誤。

### 【講解】

桂枝湯證是因為榮衛不和，因為衛強榮弱，所造成的外面汗自出，而血管內液的滲液來不及補充，造成從肌肉至外皮的津氣少。桂枝湯有桂枝和白芍，可以加強動靜脈血的循環流通，又有生薑可以加速滲液，還有炙甘草可以加強腸胃的蓄水及補心氣，大棗避免汗出過多，造成體液的不平衡，所以桂枝湯可以解肌。若是脈浮緊，浮脈主表，尺寸俱浮的是太陽受病，太陽受病是脈浮。受寒則脈為陰陽俱緊，中風則脈為緩。發熱，是因為身體產生的



熱，因散熱不及所致。汗不出，因為毛孔閉塞所致。毛孔閉塞由於表傷於寒，表傷於寒，所以脈浮緊。毛孔閉塞，所以汗不出，汗不出，所以熱散不掉，故發熱。病機在於毛孔閉塞，汗不出所致，桂枝湯為解肌之用，也就是利用生薑加速血液的滲透，使肌肉的津液不會因衛強的自汗出，而致津虧，同樣也使榮衛和。若是表因氣實的汗不出，用了桂枝湯，我們可以推測出，四肢末端及皮膚將會充血而變的紅赤腫脹，氣血的鬱積將會使發熱更嚴重，若是微血管承受不了壓力，會破裂造成出血，這是因為桂枝湯中無開竅的麻黃，以致於熱及水淤阻在皮內所致。相反的，若是表因氣虛的而導致的無汗，非外寒而是內虛所致的，就可以用桂枝湯類，如血痹的黃耆桂枝五物湯。

【註】

夫桂枝湯，本為解肌，中風表虛之藥也。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乃傷寒表實之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為麻黃湯證，必令誤與桂枝湯也。

【集註】

程應旂曰「可與、不可與，在毫釐疑似之間，誤多失之於倉卒，須常將榮衛之分別處，兩兩互勘，陰陽不悖，虛實了然。不以桂枝誤治脈浮緊汗不出之傷寒，自不致以麻黃誤治脈浮緩汗自出之中風矣」。

【按】

「不以桂枝誤治脈浮緊汗不出之傷寒，自不致以麻黃誤治脈浮緩汗自出之中風矣」，傷於寒，若本應用麻黃湯開毛竅以通氣，而反用桂枝湯解肌，則表皮部的熱水聚集更多更不得散，輕者蕁麻疹，重則微血管破裂出血。同樣的，中風證，本應用桂枝湯解肌，若是用了麻黃湯，則汗出過多，輕則血燥入裏轉屬成太陽陽明，重則亡陽則手足厥冷，或亡陰成風溫。

十七、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若是喜歡飲酒的人生病，不論是何病，不可以給與桂枝湯，喝

了就會嘔，因為喜歡飲酒的人，不喜歡甘的緣故。

【講解】

常飲酒的的人，常常面赤、身赤，因為酒是水穀發酵產生的，其氣清揚，所以《內經》說「酒為水穀之悍氣」，它的性是向外，喝了不怕冷，所以性熱，屬陽，氣血充滿淤阻於外。所以喜歡飲酒的人，他的體質就是濕熱的，如果服用桂枝湯，胃先受桂枝湯的影響而使胃部氣血流通加速，然而胃之後從中焦到上焦的氣，並沒有快，換句話說，前面的速度慢，後面的速度快，就造成後面胃的中氣淤阻，而形成嘔。嘔之病證，為樞機不利，屬三焦，病在三焦，是三焦造成胃部的氣血淤阻，使得胃部腫脹發炎，除了不能消磨食物，腫脹的胃，會造成逆蠕動，因而引起嘔。同理，若是甘的甜食，甘性緩，會使胃的氣血難行，所以我們常會有吃了甜食，就不想吃飯了。推之於小朋友，也是如此。像喜歡吃甜食的小朋友，若常在飯前吃甜食，就不會吃飯了，這類的小朋友所產生不想吃飯的病，中醫稱作疴病，治療上要加強中焦氣血的流通，可以用加強氣流動的小柴胡湯和促進血流動的小建湯，兩者合劑以治之。桂枝湯，酒客吃了，也會容易有嘔吐、噁心感，因為酒客本就有濕，若是濕在胃則嘔吐，在脾則下利。推之於胃發炎的人，他們吃了甜的食物，也是會嘔吐。臨床上，胃脹有濕熱的患者，都是禁甜食、咖啡及糯米製品，原因在此。

嘔、吐、乾嘔的辨別。嘔，有聲音，有食物。吐，無聲音，有食物。乾嘔，有聲音，無食物。

【註】

酒客，謂好飲之人也。酒客病，謂過飲而病也。其病之狀，頭痛、發熱、汗出、嘔吐，乃濕熱薰蒸使然，非風邪也。若誤與桂枝湯服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按】

「酒客病，謂過飲而病也」，在條文中的意思，酒客病並不是喝過多而病，而是酒客如果罹患了病，因為酒客的體質是濕熱，與桂枝湯相忤，所以即使是桂枝湯證，也不可給與，不過由上的講解，我們可以先用小柴胡湯將三焦疏利了以後，再來給與桂枝

湯。

【集註】

成無己曰「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桂枝湯甘，酒客得之，則中煩而嘔」。

【按】

「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酒客內熱，應是不喜辛，辛助其熱而中煩；也不喜甘，甘助其濕，則嘔。

十八、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凡是服桂枝湯吐的，之後一定會吐膿血。

【講解】

這一條是上一條的延伸，上面有提到嘔與吐的的身體表現不同，所造成的病位不同，如嘔與管樞機的三焦有關，吐則是與屬土的脾胃有關，嘔是有聲有物，吐是無聲有物，所以嘔是有意識的反射，故有聲，屬陽，吐是無意識的反射，是本能的，故無聲，屬陰。在輕重上，吐是比嘔重的，表示胃的部份有問題，所以食物一入於胃，馬上就吐出。我們可以推測病者可能是胃有胃癰之類，胃部氣血淤阻甚而將化膿者，雖然桂枝湯因服而吐出，但還是有少量的殘留，少量的桂枝湯，加強了胃部氣血流通，使的氣血淤阻甚的胃部癰膿，因壓力而破潰流出，故其後一定吐膿血。由此條，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後面用小承氣湯測試有無燥屎，而用桂枝湯，來做為胃癰的試驗劑呢？

【註】

凡酒客得桂枝湯而嘔者，以辛甘之品，能動熱助涌，故也。若其人內熱素盛，服桂枝湯又不即時嘔出，則益助其熱，所以其後必吐膿血也。然亦有不吐膿血者，則是所傷者輕，而熱不甚也。

【集註】

劉宏璧曰「桂枝氣味甚薄，酒客不可與者，舉一以例其餘也。庸工不

得其解，每遇熱盛之人，但去桂枝，於甘辛極熱之類，全無顧忌，仲聖豈意後人如此之愚哉！即如產後不宜寒涼，所以舉一白芍之味酸微寒者以示戒，今祇知除去白芍，於三黃寒涼等藥，反恣用無忌。殊不知聖人一語，該括無窮，味薄者尚不可與，其味厚者可知。微寒者既在宜禁，而大寒者尤所當戒。世俗不能引申觸類，徒以鹵莽減裂為事，可見上古醫書，非精詳玩味，烏能有得耶」？

十九、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受病，用了發汗的方式，因而造成汗漏沒有停止，病者不喜風吹，小便困難，四肢稍微繃繃的，很難屈伸的，桂枝加附子湯主治之。

【講解】

「遂漏不止」，是毛孔沒有關閉，因為麻痺了，所以造成汗出不止，這也是一種自汗出，因為是毛孔麻痺的自汗出，所以病人會惡風，因為風會使汗出更快，更火上加油，使體表之氣更虛。在此我們看到了符合桂枝湯病機的證狀，也就是汗出、惡風。因為身體的津液都由汗排掉了，所以沒有什麼小便，《內經》有言「汗多則尿少，汗少則尿多」，故夏天汗出多，小便反少，冬天汗出少，小便反多，這是人體氣血陰陽之理。就小便而言，正常人在醒者的時候大概二小時（一時辰）上一次小號，睡著了就不應該起來上小號，也就是可一覺到天亮。

此外針對「小便不利」和「小便難」，我們來做個區分。小便不利是指膀胱內有尿，但小便卻排不順，後代的醫家分成五苓散證和豬苓湯證。五苓散證的一部份治療，是在於腎臟對水的再吸收不良，所以腎靜脈的血中含水量是低的，會造成微熱、消渴，在《傷寒論》中，消渴的造成大都與腎有關係，另外還有與血液流動有關的厥陰病，也有消渴的情形，至於厥陰病的部份，在〈厥陰病篇〉會講到。消渴是因為腎對水的再吸收不良，產尿很多，所以會頻尿，如同裝水的桶子，底部破了一個洞，永遠都裝不滿。



像這種頻尿，小便是很多的，色是清清如水的，若是證狀有「飲一澗一」，也就是喝一杯水，馬上尿一杯水，這除了腎陽的不足，腎陰的耗傷也存在著，所以用腎氣丸會比用五苓散好。另外，五苓散的另一部治療，也是在於腎臟絲球體部的過濾功能失調，造成小腹區的淋巴淤阻，使得攝護腺和尿道括約肌腫脹，導致小便不流利，如老年人的攝護腺肥大，我們用五苓散來疏利小腹區淋巴液的淤阻，減少尿道括約肌和攝護腺的肥大，來治療小便不利。

相對於五苓散的小便不利屬寒，豬苓湯的小便不利是屬於熱性的，所以小便量少，色中黃至深黃，嚴重時有灼熱刺痛的感覺，甚至會尿血。同屬下焦小腹區的淋巴也因此而發炎，所以按壓會覺熱，也會有悶刺痛的感覺。

以上是小便不利的部分，至於何謂「小便難」，則是指沒有想要小便的感覺，所以會很久沒有小便，如果強迫去尿，也只是非常的少，因為小便難的原因在於輸往腎的血流不足或是血液中的血漿不足，也就是津虧，所以導致腎的產尿變少。「四肢微急」，急就是繃的感覺，由於四肢的肌肉，因為汗出遂漏不止，使得津液不足而變乾硬，導致肌肉感覺稍微繃繃的，而且不容易彎曲伸直。

上面的整個病機除了桂枝湯證外，還有因發汗導致的汗出不止，引起津虧的證狀，而汗出不止的原因，是因為毛孔麻痺所致，故加炮附子，來去風寒濕所造成的痺，毛孔的痺解除了，功能恢復正常，汗出不止就停了。氣中之血回流入血中，血中之氣就慢慢回復了，小便難、肌肉微急的證狀就會好了。如果我們覺得不夠，也是可以加入補津的藥，如人參、天花粉、玉竹之類。

### 【註】

太陽中風，本當解肌，若大發其汗，如水流漓，因而遂漏不止，其人必腠理大開，表陽不固，故惡風也。液傷於內，膀胱津少，故小便難也。液傷於外，復加風襲，故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也。宜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服依桂枝湯法者，是於固陽斂液中，和榮衛解風邪也。

### 【按】

「太陽中風」，條文只寫太陽病，吳謙把太陽病窄化成太陽中

風了，這裡論的是太陽受病傷於風、寒、濕等六淫所造成的病，因為用了發汗的方法，結果造成了汗出不止（自汗出）、惡風的桂枝湯證，所以方用桂枝湯，又因汗出不止，表示毛孔痹而不閉，導致汗出不止，進而造成津液不足的兼證，故加炮附子治其病之原，也就是毛孔痹而不閉。這也是條文為何說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原理在此。

【集註】

方有執曰「此太陽中風誤汗之變證。小便難者，以汗漏不止，必亡陽、亡津液。亡陽則氣不足，亡津液則水道枯竭。且小便者，膀胱所司也。膀胱本太陽經，而為諸陽主氣，氣不足則化不行矣」。

【按】如

果發汗，造成汗出過多，會有二種結果，一種是水分過度流失（亡陰），造成津液不足。一種是熱的過度耗散（亡陽），造成身冷肢厥。但還是要根據其證狀，了解病機來施治，不要認為加了炮附子，就認為亡陽，方不致誤。

程知曰「此陽氣與陰液兩亡，復加外風襲入，與真武證微細有別，真武湯是救裏寒亡陽之失，急於回陽者。桂枝加附子湯是救表寒漏風之失，急於溫經者」。

【按】

「真武湯是救裏寒亡陽之失，急於回陽者」，真武湯是針對少陰的寒濕，如同麻黃加朮湯是針對太陽寒濕一樣，真武湯在少陰病會再作說明。

這條文綜合的講起來，就是桂枝湯證兼有毛孔因痹而失去功能。對於痹我們可以用一顆小石頭在鞋內來比喻，久了，腳就不覺得它存在了，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就是如此。因為發汗，造成了毛孔開而不自覺，竟忘了關，所以就遂漏不止。像這種皮毛功能的失去，我們也可以說表陽虛。關於陰陽，陽主功能，陰主實質。如足的無力，是屬於陽的功能問題，足的瘦小，是屬於陰的實質問題。

【桂枝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餘依桂枝湯法。

【按】

【本草說明】

【附子、烏頭、天雄】

《神農本草經》說「附子，味辛溫。主風寒咳逆邪氣，溫中，金創，破癥堅積聚，血瘕，寒濕踈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我把它翻譯一下，「附子味是辛的，性是溫的，主要治療風寒所導致的咳逆(因氣逆而致咳)以及因風寒失去正常功能的體液(邪氣)，如本來要做汗的，本來要變腸液的，本來要變尿的，結果沒有，這些停留的體液稱作邪氣。條文中的邪氣是因為風寒造成的，所以稱作風寒邪氣。附子辛溫，所以可以溫中，也可以治療久不愈的金創(金屬類所造成的傷)，可以攻破堅硬有形的癥以及氣血淤阻所產生的積聚和血積的瘕，也可以治療寒濕所引起的足萎縮(踈)、足無法意識控制(躄)，以及手如鉤(拘)和手握緊如山巒的手掌(攣)，還有膝部疼痛到不能走。癥，已經實質化的腫塊，是逐漸堆積生長而成，與積聚的積是相同的，屬於陰。臨床上的癌症、子宮肌瘤都是屬這類。瘕，是假物以成形，如同水在圓柱就是圓柱形，是屬於流質性的，與積聚的聚是相同的，屬陽。臨床上的水泡、水瘤、巧克力囊腫都是屬這類的。附子本身是屬於作用在氣分的藥，藉由提供溫度使太陽和少陰的氣加熱，進而使氣的流動力增強，來治療相對的病證，而附子之所以能治療血分的血瘕，原因在於「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淤」、「氣為血之帥」，道理在此。

附子外皮色黑肉白，色黑入少陰，因少陰與太陽表裏，故亦入太陽。肉白，白為氣，故入氣分。生屬陽，生附子性走，主少陰心，為壯少陰心陽氣的藥，故四逆湯類皆用生附子。熟屬陰，炮附子性守，入少陰腎和太陽膀胱，故腎氣丸、真武湯或表證兼本身陽虛惡寒者，皆加炮附子。

「烏頭，味辛溫。主中風惡風洗洗出汗，除寒濕痺咳逆上氣，破積聚寒熱」，烏頭是毛茛科附子的主根，附子是支根，如果這棵附子沒有支根，則主根稱之為天雄。烏頭味是辛的，性是溫的，主治中風所致的惡風、汗出不止，它可去除寒濕所致的痺、咳逆和上氣(氣往上衝，可以看到病人面紅耳赤，但手足是冰冷的)，

可以攻破積聚以及因積聚產生的寒熱。

一般來說，附子和烏頭的性味是一樣的，但一個是主根，一個是支根，主根是陰，所以烏頭會用在深處的寒濕，如後面的歷節。而附子是支根，性向外，屬陽，所以會用在淺層的寒濕。至於天雄，因為主根沒有外生附子，其氣最全，則是用來補精，用於虛勞中的天雄散就是。

### 【集解】

柯琴曰「是方以附子加入桂枝湯中，大補表陽也。表陽密，則漏汗自止，惡風自罷矣。汗止津回，則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汗漏不止與大汗出同，而從化、變病則異。服桂枝、麻黃湯，大汗出後，而大煩渴，是陽陷於裏，急當救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服桂枝、麻黃湯發汗，遂漏不止，而不煩渴，是亡陽於外，急當救陽，故用桂枝加附子湯。要之，發汗之劑，用桂枝不當，則陽陷於裏者多，用麻黃不當，則陽亡於外者多。因桂枝湯有芍藥而無麻黃，故雖汗大出而元府尚能自閉，多不致亡陽於外耳」。

### 【按】

「服桂枝、麻黃湯，大汗出後，而大煩渴，是陽陷於裏，急當救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服桂枝或麻黃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是因為氣中之氣耗散過多，氣中之血回流變少，使得血中之氣變少所致的，是屬陰的不足，非是陽陷於裏。

汗漏不止與大汗出後是不同的，汗漏不止是毛孔失去了功能忘了關閉，所以持續的出汗，像這種會影響到體液的浸潤和回流，所以造成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治療方式是用桂枝加附子湯，來調榮衛，閉毛孔，止汗出。而大汗出後，是指經過了大汗以後，毛孔的功能是正常的可以關閉，但是因為耗損了太多的津液，使得相對源頭的肺津不足，心液不足，胃津液乾涸（胃淋巴→胸管→下腔靜脈→右心房及心室→肺循環→左心房心室→體循環），造成大煩、渴，所以用白虎加人參湯來補津，去津虧引起的氣熱。

二十、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 【譯】



服了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口渴，證狀沒有解除，脈洪大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服桂枝湯後，大汗出，大煩，渴，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譯】

太陽病，服用了桂枝湯以後，大汗出，大煩，口渴，脈洪大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一般服用發汗劑，大汗出了以後，因為往外拉出過多，所以大部份都會造成其源頭部份，也就是胃的津液乾涸，所以往後會有發汗過多造成「胃中乾」的條文。這條太陽病，發汗，結果大汗出，就是桂枝湯服不得法，使得汗出如水流漓，病必不除的變證，又因為有大煩、口渴的新證，所以可以知道病情是轉屬陽明，成為太陽陽明，再加上脈洪大的見證，推之只在陽明的經絡，故用白虎加人參湯來清熱生津，而不是用調胃承氣湯。若是病人只是微煩、口渴，則只要稍稍給與水喝，補充胃中津液，調和胃氣就會好了。

【註】

大煩、渴，陽明證也。洪大，陽明脈也。中風之邪，服桂枝湯，大汗出後，不解，大煩，渴，脈洪大者，是邪已入陽明，津液為大汗所傷，胃中乾燥，故也。宜與白虎加人參湯，清熱生津，而煩渴自除矣。

【按】

「中風之邪，服桂枝湯」，本條古本只言太陽病，非言太陽中風。況太陽中風，又不一定是以桂枝湯主之。因為凡病只要是符合桂枝湯證，都可用桂枝湯，不符合的，即使是太陽中風，也不可給桂枝湯，關於這部份要有所了解，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白虎加人參湯證的脈為洪大，證為大煩、口渴，只要符合了脈證，用白虎加人參湯就對了，所以條文才用「主之」的字眼。

【集註】

張璐曰「白虎湯，實解內蒸之熱，非治外輕之熱也。昔人以石膏辛涼，

能解利陽明風熱，若不佐以麻、葛之品，何以走外？此說似是而實非。蓋陽明在經之邪，縱使有大熱而不煩渴，自有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等治法，並無借於石膏」。

【按】

「昔人以石膏辛涼，能解利陽明風熱，若不佐以麻、葛之品，何以走外」，陽明為重陽，故初起惡寒而後終將惡熱，因陽明為重陽，陽性本外本散，故如白虎湯之證，雖有石膏之寒，在未勝其病之熱之前，還是能被血氣之病熱，推而至表，性本是自然，實不需麻、葛之品以助其走外，這也就是白虎湯根本不需要表藥，以其壯熱之病證自能走表故爾。

「蓋陽明在經之邪，縱使有大熱而不煩渴，自有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等治法，並無借於石膏」，陽明腑為胃，主肌肉，應土，故氣之淤阻肌肉而造成強几几者，可以以葛根疏通肌肉以解之，然其其病因有寒有熱，有無汗、有汗之別，故有葛根湯和桂枝加葛根湯等之治法。

【本草說明】

【石膏】

《神農本草經》「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苦焦，不能息，腹中堅痛，除邪鬼，產乳，金創」，石膏味辛，性微寒，主治中風所產生的寒熱、心下的逆氣、驚、喘、口乾苦焦、不能呼吸、腹中的堅痛，可以除邪鬼，使婦人產生乳汁，治療熱性的金屬創傷。從條文可以知，石膏是屬於氣分的藥，可以清（性微寒）散（味辛，能散能潤）氣分的熱。心下是胃的上脘部（胃有三脘，上脘、中脘、下脘），中醫認為胃的氣是降的，脾的氣是升的，符合同在中焦脾胃的陰陽升降。胃為腑為陽所以要降，同理脾為臟為陰，所以要升，這樣陰陽才會循環無端，能周而復始，同樣的肝膽也是如此。但是在不同位置的臟腑，是以位置的陰陽來說的，如肺與大腸、心與小腸，肺氣要降，大腸氣要上升，心氣要下行，小腸氣要上行。既然心下的氣是要降的，所以胃的氣如果上升，就是逆氣，逆氣的原因不外乎陰與陽，若是以寒與熱而言，往後的吳茱萸湯就是寒性的逆氣，而橘皮竹筴湯就是熱性的。若是以內與外，胃外的熱性逆氣，會

造成嘔吐或是乾嘔，如橘皮竹筴湯。胃內的熱性逆氣就會因火性上炎，產生驚（犯心）、喘（犯肺），口乾舌焦（胃火上炎），不能息（犯肺），腹中堅痛（火勝則地固，故腹中堅痛）。若以氣與血而言，逆氣的則出現口乾舌焦的證狀，若是血逆，則產生口瘡、鼻衄等的證狀。因為熱屬陽是往上往外走的，而人體的腦是屬於重陽（上及外），所以多為熱所集聚之所，腦受熱擾則會產生不正常的幻覺或想法，故曰邪鬼。因石膏清氣分之熱，所以可以除邪鬼。有些婦人的乳汁少，也是因為氣熱所導致的，如同熱的水蒸氣不會形成水，與氣熱不形成乳汁是一樣的，所以熱氣只要遇冷就會形成雲雨，氣熱遇石膏之寒，則化成之乳汁而變多。因此對於熱性體質的婦人，石膏藉由清氣熱，使氣凝而產乳。至於金屬性的創傷，屬於熱性的，也是藉由石膏的清氣熱，來治療患處的發炎紅腫，與附子使氣熱，來治療經久不愈的寒性金創是相反的。熱性的金創，外表上是紅腫熱痛的，見於金創初期；寒性的金創，在外表上，創色是紫黯黑白，不熱不痛，見於久不愈的金創後期。

石膏在歸經上，我們可以由石膏的形色來看，首先石膏產於土（胃）中，色白（肺）帶紅（心），所以入足陽明胃、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所以才有上述的功能，因為石膏能清氣的源頭，也就是胃的熱，所以可以清散其源頭以後，心、肺及表相對的熱，如血脈、肌肉、皮膚，所以石膏不必走表也能清表的熱，道理在此。

最後我們來分別逆與反，反逆是一個陰陽字詞，反是屬於靜的，屬於名詞，形容事物的相反，如反向、反對等。逆是屬於動的，如手指足趾的冷漸變成手腕足踝，甚至手肘足膝的冷，這是冷的逆，故傷寒論條文言「手足逆冷」。逆是屬於動詞，表示行為及動作的相反，所以像血逆（血原可至指，漸退至腕肘）、氣逆（氣原可至指，漸退至腕肘）等。

###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陽明篇

二十一、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譯】

太陽病，已經三個白天，發汗，證狀沒有解，熱蒸蒸外發的，這是屬於胃的熱，調胃承氣湯主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二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陽明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譯】

太陽病，已經二個白天了，發了汗，病證沒有解，蒸蒸發熱的，屬於陽明。調胃承氣湯主治之。

【講解】

我們之前提過，傷寒，一二日是太陽，二三日是陽明，三四日是少陽…等，所以太陽要把病轉屬陽明，一定要到陽明的時候，就如同我們把春天醃好的梅子，計劃到夏天用，也要等到夏天到了才行，不是嗎？所以條文才會寫二日。太陽病，二日，發汗，照理來講，證狀應該解，但是沒有，而且還出現了蒸蒸發熱，我們知道太陽的發熱是陣陣發熱或是翕翕發熱的悶熱，陽明的病是蒸蒸發熱，所以我們知道太陽轉屬陽明了，轉屬陽明的話有二種情形，一種是大煩、渴、脈洪大的，這只是經絡氣分的熱，所以用白虎加人參湯，在前一條的條文。另一種是熱到腑了，所以出現了蒸蒸發熱，甚至往後條文出現的潮熱、譫語等，熱傳到腑則會產生一種情形，也就是所吃喝的飲食與熱相結，故用調胃承氣湯來調和胃氣。

【註】

太陽病，三日，發汗後，熱不解，若仍陣陣發熱有汗而不解者，是太陽表證未罷也，則當以桂枝湯和之。今蒸蒸發熱，有汗而不解者，乃屬陽明裏證不和也，故用調胃承氣湯。

【按】

這註解說的不錯，提出了陣陣發熱與蒸蒸發熱的不同，我們要學起來。陣陣發熱，是發熱的狀態是不持續的。陣陣發熱或是翕翕發熱、悶悶的熱，這是屬於太陽病。蒸蒸發熱，是指我們以手掌觸摸病人，發覺是越來越熱，這是裡面有一個熱源持續存在所



造成的，是屬於陽明的發熱。一般表證，用汗大部份都可以解，發汗不解，一定有其它的病因，若觀察脈證後，發現還是表證，那就可能是「汗出不徹，徹不足言」，這是可以再發汗的。

【集註】

程應旂曰「太陽病，三日，經期尚未深也，何以發汗不解便屬胃也？蓋以胃燥素盛，故他表症雖罷，而汗與熱仍不解也。第徵其熱，如炊籠蒸蒸而盛，則知其汗必連綿濺濺而來，此即大便已鞭之徵，故曰屬胃也。熱雖聚於胃，而未見潮熱、譫語等證，主以調胃承氣湯者，於下法內從乎中治，以其為日未深故也。」

【按】

譫語亦有用調胃承氣湯。一般陽明病的提綱就說了，「陽明病，胃家實是也」。胃家包含了口腔、咽、胃、小腸、大腸、直腸，故有調胃承氣主胃實，小承氣主小腸實，大承氣主大腸實之用藥。所以口腔的腫瘤，也大都從陽明去治。

汪琥曰「言太陽病，不可拘以日數，但見屬胃之證，即可下也。病方三日，曾經汗矣，其熱自內騰達於外，非表邪不解，乃太陽之邪轉屬於胃，病熱不能解也」。

【按】

「言太陽病，不可拘以日數」，看《傷寒論》，如果對於日數忽視而不見，會少掉一些的内含，而且解釋有時會謬誤。

【調胃承氣湯方】見陽明篇

二十二、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發汗以後，汗大出，胃中乾燥，頭煩，腳躁動，沒辦法睡著，想要喝水的，給與少少的水，使胃的氣和就好了。若是發汗以後，脈還是浮的，小便不通利，稍微發熱，飲不止渴的，五苓散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發汗，大汗出以後，除了前面轉屬陽明，熱在經絡，出現大煩，渴，脈洪大的白虎加人參湯，以及蒸蒸發熱，熱在腑的調胃承氣湯證外，還有不轉屬陽明，如在太陽病一日，尚未到陽明，或是只傷到和損失一些津液，出現胃中乾，腦煩，腳躁動，以及不能睡的的津虧證狀，這一類。像這一類不轉屬陽明的，只是汗多津液少的，少少給與水，補充津液，令胃氣和調，就會好了。另外還有一種，就是發汗以後，脈還是浮的，顯示還有表證，而且病人稍微有點發熱，表示在表的鬱熱大部份已去，但有一些熱還沒有去，這些熱是從那兒來的呢？由病人有小便不利，表示這些熱是因小便不利，導致整體循環因小便不利，使氣的淤阻所造成的。前面提過，我們人身體的散熱，來自於呼吸、出汗、排尿、排便等。此外，小便不利也使得腎對水的再吸收變少，因而造成消渴的證狀，也就是飲不止渴，所以我們用五苓散來主治之。從言條文，我們可以知道五苓散的脈是浮，證是發熱，消渴，小便不利，不管什麼病，只要符合了，就可以用五苓散。

【註】

太陽病，發汗後，或大汗出，皆令人津液內竭，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當少少與之，以滋胃燥，令胃氣和，則可愈也。倘與之飲，胃仍不和，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則是太陽表邪未罷，膀胱裏飲已成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邪熱燻灼，燥其現有之津，飲水不化，絕其未生之液，津液告匱，求水自救，所以水入即消，渴而不止也。用五苓散者，以其能外解表熱，內輸水府，則氣化津生，熱渴止而小便利矣。

這條條文後段的五苓散部份，要接在發汗後來解才妥當，《傷寒論》有一些這類的條文，都是要從汗、吐、下的治法後，來敘述或看病的變化情形。所以本條的條文，告訴我們發汗以後，一種是「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使胃氣和則愈」，是病沒有轉屬陽明的條文，與前二條轉屬陽明的條文，如「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屬經絡，以及「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

調胃承氣湯主之」屬腑的來做比較。此外還提及「發汗後，導致小便不利」（我們知道汗多的話，小便變少，所以夏天汗出多，小便就少，冬天汗少，小便就多，原理就是如此），引起氣機不暢，出現脈浮，微熱，消渴的證狀，用五苓散來主治之。讓我們知道，小便不利，也會出現發熱，脈浮的現象，因為人身全體為一循環無端的氣機，一個部位的失常，便會導致氣血的淤阻，氣血一有淤阻，則會有酸痛的產生，較重的會產生全身性的證狀，如發熱等等。

【集註】

張兼善曰「白虎治表證已解，邪傳裏而煩渴者。今脈浮，身有微熱而渴，乃表邪未得全解，故用五苓，借桂枝之辛散，和肌表以解微熱也。朮、澤、二苓之淡滲，化水生津以止燥渴也」。

【按】

「今脈浮，身有微熱而渴，乃表邪未得全解，故用五苓，借桂枝之辛散，和肌表以解微熱也」，此條文有「發汗後」，一般而言，若是發汗得法，屬於氣中之氣藉由汗與外界交通的太陽部份就會解，既然汗的部份解了，那屬於脈浮，微熱，消渴，小便不利的原因，也就是氣中之氣藉由尿與外界交通的太陽部份沒有解所造成的。用五苓散內的白朮加強消化道對水的吸收，使得心血管部的含水量增加，而桂枝通脈，然因二苓的引導，故往腎及膀胱的血流會變多，小便就會通利，氣阻於膀胱之熱可解，而又加以澤瀉幫助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故可治消渴。

喻昌曰「脈浮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熱微兼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蓄飲證具，故不從單解而從兩解也。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謂之消渴。裏熱飲盛，不可單用桂枝解肌，故兼以利水，惟五苓有全功耳」！

【按】

「飲水多而小便少，謂之消渴」，消渴的意思是雖飲很多水但卻不能止渴，謂之消渴。

「裏熱飲盛，不可單用桂枝解肌，故兼以利水，惟五苓有全功耳」，此條不是裏熱，它還是表熱，並兼有腎的氣化不利，熱不

能從小便排出，這是小便不利造成的。腎的再吸收少，所以消渴。

程應旂曰「微熱字，對下條發熱字看，彼以發熱在表，則知犯本未深，故邪熱蓄而拒水。此曰微熱，則表熱犯本已深，故熱邪結而耗液。所以不惟與水與五苓主治有別，而前五苓、後五苓主治亦俱有別也」。

【按】

微熱是因為發汗後，原本氣中之氣由汗出的通道已通，所以發熱就不見了，然而因有小便不利，氣中之氣從尿出的通道不利，故導致微熱。這告訴我們，表證要完全痊癒，在發汗結束已後，病者的小便要通利，才是完全的痊癒。

二十三、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者，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中風，發熱，經過六七個白天了，證狀沒有解而且還煩的，有表證及裏證，口渴，想要喝水的，水一入胃就吐的，名叫水逆，用五苓散主治之。

【講解】

「中風」，為風邪所中，此條雖在太陽病篇，但不可言為太陽中風，只是單純的中了風邪。「發熱」，氣中之氣的外出不利，有由汗或由尿的通道不利所致，此發熱是表證。已過了六七日，表示已經過經了，這時有三種情形，一種是邪出而解，另一種是繼續再經，另一種是入裡，而由條文告訴我們，病邪除了再經，也有一部份入裡，所以說有表裡證。在這裡我們看到的表證是發熱，裡證是煩、口渴，但不是大煩、渴、脈洪大的白虎加人參湯證，而且發熱也不是蒸蒸發熱的調胃承氣湯證，反而是前條的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使胃氣和的病機。所以就給水，那知反而水入就吐，因為胃氣和的病機是津虛，所以給水就會好，但這條是氣的流動淤阻導致胃中的水不運，也就是水不能順行，因淤阻而逆，使的胃中水逆行而出，故名曰水逆。意思就是如此。

我們來看氣的走向：小腸及胃淋巴→胸管→入上腔靜脈→心→



肺循環→心→體循環→皮膚（腎）→汗（尿），所以汗排不暢，整個氣的流動是淤阻的，會造成心（悶）、肺（喘）、三焦（嘔）、胃（吐）、小腸（不思食）的問題。如果氣是不往外成汗的，屬於氣中之血的，會入淋巴循環，回流入心。下肢的淋巴→腎→尿，尿在腎小管會再吸收入血中，所以沒有腎絲球的過濾，就沒有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會造成血的乾燥，形成消渴的證狀。由上可知，小便不利除了造成消渴，微熱的證外，還會影響到心、肺、胃、小腸，本條的水逆就是影響到胃。

【註】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者，是有表證也。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是有裏證也。若渴欲飲水，水入即消，如前條之胃乾，少少與飲，令胃和則愈。今渴欲飲水，水入不消，上逆而吐，故名曰「水逆」。原其所以吐之之由，則因邪熱入裏，與飲相傳，三焦失其蒸化，而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以致飲熱相格於上，水無去路於下，故水入則吐，小便必不利也，宜五苓散辛甘淡滲之品，外解內利，多服暖水，令其汗出尿通，則表裏兩解矣。

【按】

發熱是表證，煩是裡證。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的是胃氣不足。渴欲飲水，水入則吐，是胃氣淤阻所致，講解在上。五苓散因用暖水助服，則可以汗出，可以通利那些要成汗的氣之道，此外五苓散有利小便之功，可以通利那些氣成尿之道。所以氣機順暢，水逆即止。如果服了暖水汗出不暢的，我們可以酌加生薑。

【集註】

方有執曰「中風，發熱，必自汗出，六七日不解而煩者，汗出過多，亡津液，而內燥也。表以外證未罷言，裏以煩渴屬府言。欲飲水者，燥甚而渴，希救故也。水入則吐者，伏飲內作，故外水不得入也。蓋飲亦水也，以水得水，湧溢而為格拒，所以謂之水逆，與五苓散兩解表裏，汗出而愈也」。

【按】

之前提過中風的脈是緩，證是發熱、汗出、惡風。六七日不解，

是指病已過經或將過經。因病不解而煩，顯示將作再經及入裏，故有表裡證。欲飲水有二種病機，一種是胃中乾的津液不足。另一種是小便不利導致腎的再吸收不良所致，若是胃中乾，稍稍與水，則會胃氣和而愈。若是小便不利，則氣機淤阻，水入則吐。

喻昌曰「傷風證，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飲熱湯，得汗則表裏俱解，是一舉而兩得也」。

### 【五苓散方】

豬苓（去黑皮）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澤瀉一兩六銖、白朮十八銖、桂半兩。

右五味為散，更於白中杵之，白飲，和方寸匕服之，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 【按】

古代一兩為二十四銖。

「白飲」，現在的米漿水，也就是粥上層的清水。所謂的飲是看不到食物的，所以字型上很清楚是由「欠」、「食」兩字組成。一般流質性的食物，看得到食物的叫粥，如五穀粥，看不到的叫飲，如牛奶、豆漿。

「方寸匕」，匕在桂林古本為匙。是一個邊長為一寸的正方形再加個把手，形狀像閩南話所說炒菜的煎匙（閩南話又稱為河洛話），也就是現在的鏟子。用方寸匙來刮藥，匙上藥粉不落為方寸匕之基準。

因為五苓散主要是利小便，使身體因小便不利導致氣淤阻的氣機循環恢復，主要以小便不利裡證為主，故沒有生薑的解表發汗。條文中多飲暖水的目的，主要是藉由暖水來幫助出汗，以解表證。

### 【本草說明】

#### 【豬苓】

《神農本草經》「豬苓，味甘，平。主痲瘡，解毒蠱注不祥，利水道」。豬苓，味甘，性平，主二日一發的瘧疾，解毒蠱注、不祥，利水道。豬苓是多孔菌抱楓樹的根所結，與茯苓抱松根不

同。「痲瘡」，從痲的字型來看，是疒部加亥，我們把十二時辰分成四等分的東西南北，則亥子丑屬於北，北方為腎屬水，因為氣為水所化，行於水道，水道病，所以氣行遲，因而二日一發，故痲瘡是水道不利所致，豬苓能利水道，所以主痲瘡。蠱從字型來看是蟲長養於皿中。毒蠱是皿中的蟲有毒，一般的毒蠱能傷人，大都由於叮咬，會注射毒液入體中，故稱毒蠱注，豬苓因能利水道，所以能加強毒液的排出，故能解毒蠱注，一般我們如果遭受毒蠱的叮咬，如虎頭蜂的蜂毒，最好的解藥就是人尿。人尿是鹹性的，而蜂毒是酸性的，酸鹹是相對的也屬於陰陽，中醫說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所以人尿可以解蜂毒，也是這個道理，另外人尿還可以讓與臟器鉗合的毒素從小便出，一般中蜂毒而死的，都是蜂毒傷腎，導致腎衰竭。此外，水屬陰，水多之處多陰物，而豬苓能利水道，排水，所以能解不祥。因為豬苓色黑入腎，利水道，所以豬苓的作用大都在於膀胱及腎，也就是說豬苓可以幫助腎小管的分泌，也就是幫助腎自身的廢棄物排出，如同我們從毛孔排出汗和廢棄物一樣。

### 【茯苓】

《神農本草經》「茯苓，味甘，平。主胸脅逆氣，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寒熱，煩，滿，咳逆，口焦舌乾，利小便」。茯苓味甘，性平，主治胸脅逆氣導致的憂愁、生氣、驚嚇、恐懼，心悸，治療心下的氣結痛和其所導致致的寒熱、煩、滿、氣逆的咳、口焦舌乾，可以通利小便。茯苓的作用雖在胸脅、心下以及腎，但主要還是在腎，茯苓主要是利小便，茯苓是抱松根而生，形狀像把血脈的水抽出，所以可以加強腎絲球體的過濾，利小便，使血中的水減少，可以加強腎部氣中之氣的流通，進而使氣血往腎流動，所以可以治療胸脅逆氣以及心下結氣，因為胸脅逆氣，氣淤阻不暢在肺則憂，在肝則恚，在心則驚悸，在腎則恐，在胃則心下結痛，胃中之水津結而不行，則導致寒熱，煩，悶，咳逆，口焦舌乾等見證。

### 【澤瀉】

《神農本草經》「澤瀉，味甘，寒。主風寒濕痺，乳難，消水，養五臟，益氣力，肥健。久服，耳目聰明，不飢，延年，輕身，

面生光，能行水上」。澤瀉味甘，性寒，主治風寒濕所導致的痹，附子的痹是因氣的熱度不夠，所導致的，澤瀉的痹是氣道無氣或少氣導致的，澤瀉可以促進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使水入三焦氣道，所以可以益氣力，養五藏，令人肥健。又因為澤瀉生長在水澤，可以吸收水分為己用，像這種吸收水的，水會慢慢消，所以說消水，又因腎主水，所以澤瀉可以使腎的腎小管加強水的再吸收。乳難，是指無乳可以分泌，同小便難一樣，是無尿可以排。久服可以使耳聽目明，所以知道澤瀉可以使肝腎之氣，上承於耳目。面生光，表示澤瀉能引氣上行，所以面部氣足而光亮。

### 【白朮】

《神農本草經》「朮，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死肌，瘰，疽，止汗，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白朮味苦，性溫，主風寒濕痹，白朮的痹的是因為氣的淤阻形成濕所致的。因為氣道的淤阻，得不到氣的肌肉就會變成死肌，變瘰，若是淤阻於內就會導致疽。對於因濕所導致的出汗，白朮能止，故曰止汗。淤阻的氣會發熱，白朮因能祛除淤阻，所以可以除熱。白朮可以逐濕，促進氣道的流通，所以食物的消化吸收沒有阻礙，故能消食。《傷寒論》中的朮附湯中有「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可見白朮祛除水氣之功。本草中言，苦能燥，能堅。在自然界，凡是被火燒焦的，都會是焦苦味，這些燒焦的，水分都被蒸發掉了，故這些苦味的都能除濕，所以說苦能燥。凡物水多則軟，水少則堅，因苦能除濕，所以能堅。

### 【方解】

是方也，乃太陽邪熱入府，水氣不化，膀胱表裏藥也。一治水逆，水入則吐。一治消渴，水入則消。夫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邪熱入之，與水合化為病，若水盛於熱，則水壅不化，水蓄於上，故水入則吐，乃膀胱之氣化不行，致小便不行也。若熱盛於水，則水為熱灼，水耗於上，故水入則消，乃膀胱之津液告竭，致小便無出也。二證皆小便不利，故均得而主之。若小便自利者，不可用，恐重傷津液，以其屬陽陰之裏，故不可用也。由此可知五苓散非治水熱之專劑，乃治水熱小便不利之主方



也。君澤瀉之鹹寒，鹹走水府，寒勝熱邪。佐二苓之淡滲，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則水熱並瀉也。用白朮之燥濕，健脾助土，為之隄防以制水也。用桂之辛溫，宜通陽氣，蒸化三焦以行水也。澤瀉得二苓下降，利水之功倍，則小便利，而水不蓄矣。白朮借桂上升，通陽之效捷，則氣騰津化，渴自止也。若發熱不解，以桂易桂枝，服後多服暖水，令汗出愈。是知此方不止治停水小便不利之裏，而猶解停水發熱之表也。加人參，名春澤湯，其意專在助氣化以生津。加茵陳，名茵陳五苓散，治濕熱發黃，表裏不實，小便不利者，無不效也。

【按】

所謂的「氣化則能出」是指氣需轉化成水而流出體表，如汗、液、涕、唾、尿等，我們常說茯苓可以助氣化，因為茯苓可以增加絲球體的過濾，使得血中之氣變成尿而出。化的意思，之前有提過，可以參照。五苓散有桂枝可以增進血液的循環，有白朮逐水濕入淋巴並加強氣的流通，所以可以消食，有茯苓增進腎的氣化，使血液中多餘的水由尿排出，豬苓則是增進腎小管的分泌，可以排除毒素，利水的通道，而澤瀉可以加強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故可益氣力，止消渴。五苓散的治消渴，是因為小便不利所致，水的再吸收不良，故用較重劑量的澤瀉來再吸收，所以《藥徵》就說「澤瀉治消渴」，原因在此。至於小便自利的消渴，我們也可以用茯苓、澤瀉來治療，像腎氣丸的茯苓、澤瀉就是如此。相同的若是小便不利而不渴，則不用，所以條文中有「傷寒，汗出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茯苓甘草湯就沒有澤瀉。五苓散加人參形成的春澤湯，人參是補津液的，如果本身津液不足，是可以加，但五苓散的消渴，是腎的問題，加人參補氣津，反而會阻礙氣的流動，說真的，我不知其用意何也。其次，五苓散加茵陳的茵陳五苓散，茵陳在《藥徵》中主要是去黃，所以茵陳五苓散可以治口渴小便不利的黃，而茵陳蒿湯也是治口渴小便不利的黃，但茵陳五苓散是氣分，茵陳蒿湯是治血分，由此我們可以知茵陳五苓散的口渴是欲飲水，而茵陳蒿湯的口渴，是但欲漱水不欲嚥，屬於血分的渴。

【集解】

程應旂曰「太陽為標，膀胱為本。中風發熱，標受邪也。六七日不解，標邪轉入膀胱矣。是謂犯本。五苓散與麻黃、桂枝二湯，雖同為太陽經之藥，一則解肌而治表，一則利小便而治裏，標與本所主各有別矣」。

【按】

麻黃湯與桂枝湯主要是治表為主而五苓散是表裡兼治，不過表證較輕，由條文「太陽病，發汗後，脈浮，微熱，消渴，小便不利」以及「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可以知。

【按】

此條謂有表裡證者，非發熱，有汗，口乾，煩，渴，水入則消，小便自利，太陽、陽明之表裡證也。乃發熱，無汗，口潤，煩，渴，水入則吐，小便不利，太陽、膀胱之表裡證也。此病雖未發明無汗小便不利之證，若汗出小便利，則渴飲之水，得從外越下出，必無水逆之證。仲聖用五苓散，多服暖水令汗出愈，其意在利水發汗，故知必有無汗小便不利之證也。

【按】

表裡證是指表證的發熱，裡證的煩。五苓散並非發熱，無汗，相反的五苓散是發熱，有汗，只不過微有表證，兼有小便不利的裡證。整個五苓散證是微發熱，汗出，消渴，小便不利，只要有此見證，都可以用五苓散主之。像條文「太陽病，發汗後，脈浮，微熱，消渴，小便不利」，可見大部份的表已解，但少數未除，所以脈浮，微熱，這部份的未除是因小便不利造成氣機淤阻所致，故用五苓散利小便來治及多暖水來解表。此外，另一條文「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中風，六七日，已到經盡之時，之前提過有三種走法，此條是入裡，但表還有餘邪，故證出現發熱不解的表證以及裡證的煩，又出現渴欲飲水，水入則吐的裡證。渴欲飲水，有胃熱的渴，以及屬腎的消渴。胃熱的渴，水入可化，故不吐，有「稍稍與之，使胃氣和則愈」的條文。而腎的渴，是因為小便不利，腎無法再吸收水所致。至於出現水入則吐，則是氣道的淤阻所致，也就是氣不能達表而散，也不能走裡從小便而利，故胃得水而不能化氣，所以水入則吐。總之，我們要記住，五苓散可以多服暖水，以出汗的方法來解表的微邪，再以利小便，來內通腎氣，以治裏氣機的淤阻，故能表裏雙解。

二十四、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小便通利的，因為飲水多，一定心下會悸。小便少的，一定會被裏急所苦。

【講解】

太陽病小便通利表示經由體循環到腎成為小便的這段路沒有問題，但因為水喝的多，身體無法處理過多的水，所以一定會引起胃內的停水，致使胃壁腫脹引起心下的胃產生悸的情形。悸字從心從季，而季在長輩的排名是第四（伯、仲、叔、季），又一年有四季，所以看看現在季軍是第三名，不知為何？悸的意思是跳動不定，心下是胃脘的部位，所以心下悸，是胃脘部後的主動脈跳動，因為飲水多造成胃脘部區域的淋巴淤阻造成停水，主動脈的震波藉此擴散而出，造成的表面感受的悸動，有些瘦人以手按壓心下也可以感覺到腹腔後主動脈的跳動。而往後的條文有個闞動，闞字從肉從閏，指的是因為水停肌肉刺激神經導致肌肉不自主的跳動。如果小便少的，表示在腎的氣化成尿不通利，一定會造成小腹腔淋巴的畜積，引起大腸腫脹，膀胱腫脹，進而導致想大便及小便的感覺，這就是所謂的裏急，如果這種狀況嚴重的話女孩子會有白帶，男子會陰囊腫脹。同理，如鼻腔黏膜的腫脹也會導致鼻塞的感覺或是流鼻水。

【註】

太陽初病，不欲飲水。將傳陽明，則欲飲水，此其常也。今太陽初病，即飲水多，必其人平素胃燥可知。設胃陽不衰，則所飲之水，亦可以敷布於外，作汗而解。今飲水多，而胃陽不充，即使小便利，亦必停中焦，而為心下悸。若更小便少，則水停下焦，必苦裏急矣。

【按】

「太陽初病，不欲飲水。將傳陽明，則欲飲水，此其常也」，太陽病，也會有欲飲水的，如「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

為溫病」。陽明病亦有不欲飲水的，如「陽明病，胃中虛冷，不能食者，不可與水飲之，飲則必嘔」，不是欲飲水就是陽明病，不欲飲水就是太陽病。此外此條文並未言及胃燥，主要是說人在受病之時，對於飲食的代謝及水熱的代謝都受到病的影響，變的比正常差，故常有感冒時胃口變差、倦怠等情形，如果強與之食，反而致病遷延，或是飲水多則會造成諸多變症，因此有一個條文是這樣寫的「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欲飲水者，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救也」。近代西醫常叫病者感冒多喝水，其論出於何處呢？至於服西醫退燒藥而導致小便不利者，是五苓散證也。

【集註】

方有執曰「飲水多而心下悸者，心為火藏，水多則受制也。小便少則水停，所以裏急也」。

【按】

心下非心也，乃胃脘。

汪琥曰「太陽病，小便利者，是膀胱之府無邪熱也。若其人飲水多，此熱在上焦，心火亢甚，小便雖利，而渴飲水多，則水停犯火，必心下悸。若其人飲水多而小便少，此熱在下焦，為太陽邪熱，隨經入府，水積不行，膀胱之裏，必苦急也」。

【按】

「太陽病，小便利者，是膀胱府無邪熱」，我比較喜歡把熱去掉，意思是太陽病，小便利的，是膀胱府無邪（沒有不正常）。條文中的「以飲水多」，「以」字是因為的意思，所以是因為飲水多造成的，而不是延伸成「若其人飲水多，此熱在上焦，心火亢甚…」，誤解了條文之意。若看後面的條文「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又當何解呢？其實這條的心下悸與上面條文的病機是一樣的。

二十五、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了汗以後，飲水多的一定喘，以水澆灌身體的也會喘。

【講解】

我們再來簡略的複習氣的流動，胃的淋巴→胸管→上腔靜脈→右心房室→肺循環→左心房室→體循環→全身表皮→體液→汗或未作汗的體液進入淋巴管成淋巴液再回流入心。前面條文的心下悸，是在因為飲水多導致胃的淋巴→胸管這段的問題，此條是因發汗後，也是飲水多，但因有發汗，所以停水的位置較高，在肺循環這段血中之氣的運行受阻，因為肺靜脈流動慢，所以導致水氣停在肺部，故導致喘。同樣的以水澆灌，使得表皮的微血管收縮，血中之氣的滲出受阻，影響體循環作汗的氣機，進而影響心及肺循環這段血中之氣的運行受阻，使水氣停在肺引起喘。

到此，我們看到了水氣停於胃、肺的證狀及病機，後面會有熱在胃及肺的病機，當然還會有水在心的病機，也就是桂枝甘草湯證，所以要寫一本好書，有反面也要有正面，有水也要有熱，要陰陽皆講才會完全，《傷寒論》不也是如此嗎？

【註】

上條未發汗，飲水多，胃熱津少也。此條發汗後，飲水多，津亡胃乾也。而不病心下悸，苦裏急者，蓋以水不停於中焦、下焦，而停於上焦，所以攻肺必作喘也。水灌者，以水澆洗也。飲水多者必喘，是飲冷，冷傷於內也。以水灌之亦喘者，是形寒，寒傷於外也。均傷肺，故俱喘。

【按】

「上條未發汗，飲水多，胃熱津少也。此條發汗後，飲水多，津亡胃乾也」，上條是太陽病飲水多，造成的變證，無關於胃熱津少，況胃熱津少，雖飲多，然因胃熱津少，胃根本無停水之由，無心下悸之證，如白虎湯有大煩渴的胃熱津少，有見心下悸之證嗎？本條的發汗後，飲水多，亦與津亡胃乾無關也，之所以說發汗後，蓋發汗為陽，以上焦和中焦而言，兩者中有相隔之橫膈膜，故發汗只影響到心肺的津液，使心肺的津液減少。若是飲水多，水順氣機上行之勢上衝心肺，故引起喘。同理以水灌之，其原理在上的講解裏，請參照。總之，上條和此條都是因飲水多所造成

的水停病機，非吳謙所言的胃熱津少、津亡胃乾也。至於下條的麻杏甘石才是熱的病機。

【集註】

魏荔彤曰「此申明本條喘急一證，有因水而成者。蓋渴而飲水多之喘，與不渴而灌之亦喘，其由雖不同，而致病則一也」。

【按】

魏荔彤說的就對了。

二十六、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譯】

發了汗後，不可以更用桂枝湯，先汗出而後接著喘，沒有大熱的，可以給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桂林古本】

發汗，若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譯】

發汗，若是加攻下以後，不可以更用桂枝湯。先汗出而後才接著喘，沒有大熱的，可以給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講解】

桂林古本的條文涵蓋了醫宗金鑑的 26、27 兩條。發汗，若是加攻下以後，有二種情形發生，一種是身體內的水少熱多，那就是亡津液。一種是身體內的水多熱少，那就是停飲，像這條是屬於水少熱多的。發汗後，表示大部份的表都已解，故不可用桂枝湯。「汗出而喘」，先汗出而後接著喘，表示熱往外由汗散出，然汗出造成肺的津虧，故造成後面接著喘。「無大熱」，是指無胃腑蒸蒸發熱的實熱。因證見有喘，再從上推而得知此熱在肺，病機是肺熱津虧，所以用病機是肺熱津虧的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來治療。

【註】

太陽病，下之後，微喘者，表未解也，當以桂枝加厚朴杏仁湯，解太陽肌表，而治其喘也。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下利，脈促，汗出而喘，

表未解者，當以葛根黃連黃芩湯，解陽明之肌熱，而治其喘也。今太陽病發汗後，汗出而喘，身無大熱而不惡寒者，知邪已不在太陽之表，且汗出而不惡熱，知邪亦不在陽明之裏。其所以汗出而喘，即無大熱，又不惡寒，是邪獨在太陰肺經，故不可更行桂枝湯，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散肺邪，而汗、喘自止矣。

【按】

麻杏甘石湯是汗出而喘，麻黃湯是無汗而喘，至於葛根芩連湯是喘而汗出，所以吳謙在葛芩連湯這裏寫錯了，寫成汗出而喘。麻杏甘石湯的喘是因汗出所導致的，因為汗出使得回流的氣中之血變少，這些氣中之血，與血中之血在心前的靜脈匯合，故整體的血變乾熱，這些血進入肺循環，會使肺變的乾熱，故因而作喘。或者是汗出耗損了肺的津液（汗←心←肺），造成肺的乾熱，也會作喘。麻黃湯是因毛孔阻塞，導致氣的氣機受阻，血中之氣逆回導致心要外送的血或回流入心的肺靜脈淤阻，因而造成的喘。葛芩連湯是胃部的血熱津虧，經由氣血循環傳到肺而引起的喘。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去節）四兩，杏仁（去皮尖）五十枚，甘草（炙）二兩，石膏（綿裹，碎）半觔。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林古本】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杏仁五十個（去皮尖），甘草二兩（炙），石膏半斤（碎，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本草說明】

【麻黃】

《神農本草經》「麻黃，味苦，溫。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止咳逆上氣，除寒熱，破癥堅積聚」，麻黃味苦性溫，主治中風及傷寒的頭痛，以及熱多寒少的溫瘧，這

種頭痛及溫瘧的病證，主要是因為表皮的毛孔閉塞不開，導致汗排不出，氣及血壅塞所致，麻黃可以發表出汗，開大毛竅，所以能使氣中之氣出於外，恢復人體的氣機，使表部淤阻的邪熱氣從毛孔而出。因為麻黃有開毛竅的作用，能發表出汗，所以可以止因氣淤阻，氣機不利所導致氣逆的咳（咳逆）以及因表的氣機不利，氣不能往外而往上的上氣。因為毛孔的開啟，通暢了淤阻的氣機，故可以除因毛孔閉阻，氣機淤滯導致的寒熱，也可破因汗不出導致氣機不利所引起的癥堅積聚，如無汗，咳喘的肺癆。總之，麻黃的功用就是發表出汗。

### 【杏仁】

《神農本草經》「杏核仁，味甘，溫。主咳逆，上氣，雷鳴，喉痺，下氣，產乳，金創，寒心，賁豚」，杏仁味甘性溫，主治氣逆的咳（咳逆）以及上氣，腹中雷鳴，喉部的氣血流通不暢的痺，可以讓氣下行（下氣），可以產生乳汁，治療氣滲出不足的乾性金創，也可以治療心氣的冷，以及治療腎積的奔豚。杏仁主要是促進氣的分泌，所以配合麻黃，可以讓汗出的更多，也可以促進肺的表皮腺體分泌滋潤肺燥，另外屬肺的喉也因氣的滲出而使得氣血順暢，而與肺表裡的大腸，杏仁也可使其腺體分泌，可以潤大腸之燥，減少下焦的淋巴淤阻，故可治療奔豚以及小腸淋巴腫脹引起水分吸收不良，水走腸間的雷鳴。在麻子仁丸中，用杏仁來潤大腸之燥，用麻子仁來潤小腸之燥，因肺與大腸相表裏，心與小腸相表裏，故炙甘草湯用麻子仁，其意在此。麻黃治毛竅閉阻，因而氣機不利所導致的咳逆、喘。杏仁治汗腺分泌不利，因而氣機不利所導致的咳逆、喘。兩者相合用，在治喘、上氣上有相輔相成之用。

### 【集註】

柯琴曰「石膏為清火之重劑，青龍、白虎皆賴以建功，然用之不當，適足以召禍。故青龍以無汗煩燥，得薑、桂以宣衛外之陽，白虎以有汗煩渴，須粳米以存胃中之液。今但內熱而無外寒，故不用薑、桂。喘不在胃而在肺，故不需粳米，其意重在存陰，不慮其亡陽也。故於麻黃湯法桂枝之監制，取麻黃之專開，杏仁之降，甘草之和，倍石膏之寒，除內蘊之實



熱，斯溱溱之汗出，而內外之煩熱與喘悉除矣」。

【按】

石膏為清氣分熱之藥，凡是氣分熱者脈洪，血分熱者脈數，脈洪的要用石膏，脈數的用黃連。大青龍湯除了有麻黃湯的影子，也有桂枝湯去芍藥的影子，故除了治傷寒內熱外，也可以用來治中風兼有內熱的病證，如條文「太陽中風，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所以柯琴說青龍以無汗煩燥，尚未得全。因為裡熱是本身所有的，不是因六淫所致排汗不暢不利導致散熱失常，所以光靠發汗是解不了，換句話說，如果已經發汗或出汗了，但是熱還在，就是有裡熱的問題，解除了裡熱，熱就退了。所以如果本身是大青龍湯證，不用大青龍湯而用麻黃湯，結果發汗後，就會形成麻杏甘石湯，也就是此條條文之義。發了汗以後，回流的氣中之血會減少，造成肺的津液不足，形成肺熱，造成成麻杏甘石湯證。同理我們可推，若是病者本身心中陽氣較弱者則會因為發汗過多造成心陽氣不足的桂枝甘草湯證，條文「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須粳米以存胃中之液」，粳米是硬米，就是現在的再來米，與糯米不同，糯米是軟（軟）米。一般粳米都用來做糰，而糯米用來做粽子或飯團，以其有黏性。這兩種米所做成的食品，人吃了以後，會發現有不同的反應，如果吃的是糰，如碗糰，會發覺很快就餓了。那如果吃的是粽子或飯團，會發覺肚子脹，很飽的感覺。其中的原理在於，粳米會使胃氣的流動變快，消化吸收更快，故很快就餓了。而糯米，因為性黏，故入胃後，胃的氣流動變慢，消化吸收變快，因而產生飽脹的感覺。故在白虎湯中，用粳米的目的，是要維持胃氣的流利，雖然因為病者本身有胃熱津虧的病機，用石膏除胃熱，以知母、甘草補氣津，合於情理，然而考慮這些東西會傷害脾胃的氣機流行，故用粳米助脾胃氣機流行，以為防備，這樣不僅可以使整體方劑行於表而施其作用，也不妨脾胃。這個用藥的思路，非常值的我們效法，以後開藥才不會有一堆滋陰藥，而沒有通利氣機的陽藥，造成病者一服藥就胃脹不適，與現今病者服用西藥的止痛藥、抗生素就胃不舒服，道

理是一樣的。

「內熱而無外寒，故不用薑、桂」，熱的性本就向外向上，這是氣機自然之理，故用白虎湯治熱，無需慮其不能外行，故不用薑、桂，然需慮其最先所受之處的脾胃氣機會不會不利，故方中的粳米為此方劑起到畫龍點睛之功，可惜的是，現今醫家不識粳米為何種之米，所開的白虎湯就無粳米或是用了其它的米，成了白虎去粳米加雜米湯了，實是可惜。至少在此筆者提出粳米為何米，能為往後的讀者，開一扇窗，則深感榮幸。

二十七、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譯】

攻下了後，不可以更用桂枝湯，若是先汗出而後接著喘，無大熱的，可以給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桂林古本】

發汗，若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譯】

發汗，若是加攻下以後，不可以更用桂枝湯。先汗出而後才接著喘，沒有大熱的，可以給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講解】

這條是因為攻下以後，脾胃供給至心肺的津液，因攻下氣血向下而不足，造成肺燥，再加病者表部的氣中之血因汗出所以變少，回流入心肺的也是不足，也形成肺燥，與前條發汗後，回流的氣中之血減少，再加加上病者本身的內熱，病因雖是不同，但是病機是相同的，所以可以同樣用麻杏甘石湯來治療。像後代溫病學家，常說溫病下不嫌早，但溫病表尚未解，若是攻下，雖裡熱已去，但表熱內陷又加津虧，會造成麻杏甘石湯證，所以溫病還是要先解表才是，古本《傷寒論》的溫病有專篇治療，若是一般的溫病解表，用的是越婢湯。

【註】

此詳上條，受病兩途，同乎一治之法也。又有下後身無大熱，汗出而

喘者，知邪亦不在表而在肺，故亦不可更行桂枝湯，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治肺也。彼之汗後喘，此之下後喘，雖其致病之因不同，而其所見之證不異，所以從其證，不從其因，均用此湯，亦喘家急則治其標之法也。

【按】

麻杏甘石湯的病機，主要是肺熱津虧，其先要有津虧，如條文中的發汗造成回流不足，或下之導致的來源供給不足，再加上汗出減少了氣中之血的回流量，造成肺的津液不足和肺熱，但因不是屬陽明的白虎湯證，也不是屬胃的調胃承氣湯證，故麻杏甘石湯證是無大熱的，所以只要有汗出而喘，無大熱的病證，符合肺熱津虧的病機，就可以用麻杏甘石湯。

【集註】

方有執曰「汗與下雖殊，其為反誤致變之喘則一，惟其喘一，故同歸一治也」。

【按】

「惟其喘一，故同歸一治也」，喘有無汗而喘的麻黃湯，汗出而喘的麻杏甘石湯證，以及喘而汗出的葛芩連湯證，汗出與喘的先後順序不同，病機也不同，治法也大異，讀者需知。

二十八、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絜絜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中於風，下利，三焦氣逆致嘔，表解的，才可以用攻下。病者於固定時辰絜絜的出汗，頭痛，心下的部位痞鞭悶並牽連到脅下引起疼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的，這是表已經解了，但裏還未和，用十棗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中風」，太陽為風邪所中，所以稱為太陽中風。條文中已明確知道是太陽病而邪是風，我們在前面學過太陽病的脈是浮，證是頭項強痛而惡寒，如條文「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頸強痛而

惡寒」，而風的脈是緩的，證是發熱，汗出，惡風，如條文「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所以太陽中風的表脈證總結為「脈浮緩，發熱，汗出，惡風，頭項強痛而惡寒」。但是此條文出現了裏證的「下利，嘔逆」，之所以造成下利及嘔逆的原因是因為三焦（淋巴系統）淤阻所致，由條文告訴我們「嘔逆」可知病在三焦的樞機不利，再因為有嘔逆，有下利，所以病位的淤阻一定是在胃腸以上，如果在腸的淋巴，因不影響到胃，所以不嘔不吐但下利，像腸炎，如果是在胃的淋巴，故不嘔，但會吐會下利，像胃炎，如果在是胃腸上的胸管，則會嘔吐且下利。條文說表解才可以攻裏，因為表未解而攻裏，則會讓表部的邪氣往內走，造成裏的氣機不利，畢竟攻下是一個力道把氣血往內拉向腸胃道內的過程，而發汗是一個力道把氣血拉至表皮毛孔排汗，一個向外散的過程。所以有表則應解表，除非出現下利，腸胃無法吸收飲食，當然也無法吸收藥品，所以這時才必須先要救裏，道理在此。「繫」的字形及字義是水隔一層物滲出的意思，如同熱的字形字義是火隔層物散出，如同墊的字形字義是一層物下隔著土。「繫繫汗出，發作有時」，是指在固定的時辰會滲汗出來，代表的是有一個固定的經絡氣血回流入臟腑的通道淤阻或是榮衛不和，這個淤阻剛好在那條經絡的子午流注時辰，那個要灌注臟腑的時辰上，所以影響到那一時辰的經脈往內入臟腑，導致氣血逆流而致汗出。「頭痛」是胃腸的氣因為三焦淤阻，不能上達於頭，頭失養所致。「心下痞鞅滿」，痞是陰氣（內部）與陽氣（外部）不通，因地點在心下，所以稱心下痞。「鞅」是指皮革繃緊的硬。胃的氣不能上達，所以越積越多，就會滿，所以稱為「心下滿」。滿字從水，告訴我們氣失去熱，就成水，水加熱就成氣，所以氣水是同質但異形。而當胃的氣滿到一定的限度就變成鞅，如同把籃球打氣到一定程度，籃球就會變硬。而心下滿鞅使得脅下延著橫膈流通到胸管的淋巴不通暢，引起痛，由痛字的字形字義可知是氣道不通所致的。「乾嘔」是因為心下滿鞅，胃因脹滿使得內部的空間變小，胃能承物變少，而且心下滿硬也會導致胃的逆蠕動，所以引起乾嘔。「短氣」是因為氣道淤阻所致。「汗出，不惡寒」，是告訴我們表已解，所以後段才說「表解，裏未



和」。整個的重點在於心下痞鞭滿，這是氣與水淤阻氣道所導致的，用十棗湯來攻逐心下的水和氣，使其從腸胃道排出，水氣淤阻一通，氣機條暢，病就好了。

【按】

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嘔下利而用十棗湯峻劑攻之之理乎？惟其大便不利，痞鞭滿痛，始屬裏病。小便不利，嘔逆，短氣，始屬飲病，乃可攻也。發作之「作」字，當是「熱」字。若無熱汗出，乃少陰陰邪寒飲，真武湯證也。且「作」字與上下句文義皆不相屬。

【按】

下利的「下」是沒錯的，原因已於講解處說明了，吳謙誤為胃家實，故言不利，非也。不知此條是氣水停阻三焦，與宿食燥屎停在腸胃道的胃家實所主的承氣湯類是不同的，觀條文後十棗湯主之可證明。發作有時，指的是熱熱汗出，代表經絡入臟腑的通道有所淤阻，也就是之前有條文「臟無它病，時發熱自汗出，此為榮衛不和」，意思表示臟有病也有時發熱自汗出之證，所以並無與上文句不相屬。

【註】

太陽中風，表邪也。不利嘔逆，裏飲也。表邪解者，乃可攻飲也。審其人微汗熱熱不輟，發熱有時，頭痛，若仍惡寒，是表未解，尚不可攻，若不惡寒，則為表已解矣。而更見裏未和之心下痞鞭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水蓄無所從出之急證，故逕以十棗湯峻劑，直攻水之巢穴而不疑也。

【按】

在周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小說後，文章的著作型式已皆完備了，所以到清代只留下考據一樣了，因此清代是個考據很強的時代，但不知為何有時看到清代醫家對於古字，都不精心細究，故不見文章之底蘊，反而妄恣發揮，像「熱」字，以及發作有時的「時」字，都不究字義。

【按】

傷寒，表未解，水停心下，嘔逆者，是寒束於外，水氣不得宣越也，宜小青龍湯汗而散之。中風，表未解，水停心下而吐者，是飲格於中，水

氣不得輸洩也，宜五苓散散而利之。此皆表未解，不可攻裏之飲證也。至如十棗湯與下篇之桂枝去芍藥加白朮茯苓湯二方，皆治飲家有表裏證者。十棗湯治頭痛、發熱、汗出、不惡寒之表已解，而有痞鞭滿痛之裏未和，故專主攻裏也。桂枝去芍藥加白朮茯苓湯，治頭痛、發熱、無汗之表未解，而兼有心下滿微痛之裏不和，故不主攻裏，當先解表也。然其心下鞭滿痛之微甚，亦有別矣。

【按】

前面小青龍湯和五苓散的部份講的很好。然而「十棗湯與下篇之桂枝去芍藥加白朮茯苓湯二方，皆治飲家有表裏證者」這句，十棗湯是表已解裏有飲，而桂枝去芍加茯苓白朮湯實際上是桂枝去桂加白朮茯苓，而不是去芍藥，其條文為「太陽病，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醫家常爭執於是去桂或是去芍才是對。其實本條是治表有濕，濕阻氣中之氣外出，故頭項強痛、發熱、無汗，且其食飲來源的脾胃的氣血外行氣機受外濕所阻，造成心下滿、微痛，而且小便不利之證也顯示水濕的排泄不利。故去桂枝的促進表部血液流動，因其會助濕熱，留芍藥促進靜脈回流，減少外濕的供給，加白朮以逐濕，茯苓以利濕。若是與少陰病寒濕的真武湯來比較，真武湯也是沒有桂枝的，且也去掉了與脾胃之氣有關的甘草、紅棗，加了補腎陽的炮附子，其它的生薑、芍藥、白朮、茯苓是一樣的。

【集註】

杜任曰「十棗湯惟壯實者宜之，不宜輕用」。

【按】

凡病符合十棗湯證皆可以十棗湯治之，然若病者羸弱，當減其量，以其虛而不勝攻也，若攻之而病不解者，因其三焦不利，後天脾胃來源的供給缺乏，雖不至於速死，如條文「夫有支飲家，咳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但屬不治。

方有執曰「乃可攻之，以上喻人勿妄下早之意。漉漉汗出至短氣，言證雖有裏，猶未可下。直至汗出不惡寒，方是承上起下，言當下以出其治

也」。

喻昌曰「此證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脅，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因傷寒下法，多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內盛，不得不用消、黃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脅而不在胃，則蕩滌之藥無所用，故取蠲熱逐飲於胸脅之間，以為下法」。

【按】

「藥用十棗，亦與陷胸湯相仿」，陷胸湯、十棗湯二湯方與承氣類是完全的不同，承氣是宿食燥屎在腸胃道，而陷胸湯和十棗湯則是在三焦水道之問題，陷胸湯和十棗湯雖然病機皆在三焦水道，然卻有病位深淺的不同，十棗湯屬深層的水道問題，而陷胸湯則是屬表層的三焦水道問題，故陷胸湯有「痛不可近」屬三焦淺層的病證，而十棗湯則有「心下痞鞭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屬三焦深層的病證。此是兩者病證的著眼處與分別處。

張志聰曰「頭痛，表證也，然亦有在裏者，如傷寒，不大便五六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與此節之汗出不惡寒而頭痛，為表解，裏有飲，用十棗湯。則凡遇風寒頭痛，表未解之證，當審別矣」。

【按】

「頭痛，表證也，然亦有在裏者」，張志聰講的不錯，治病上一定要脈證合參，像頭痛，有表有裏，有風寒束表引起經絡不通的痛，也有裏熱裏寒上攻的頭痛，故有用白虎湯治頭痛者，有用承氣湯治頭痛者，有用吳茱萸湯治頭痛者，有用四物湯治頭痛者，視其病機，處以方藥，鮮有不愈者。同樣的，發熱也是有表有裡，有表邪抑鬱，氣中之氣不利，散熱不良的發熱，也有臟腑有實，氣血不能灌注而反逆的發熱。同樣的脈沉者，有表虛寒而致脈沉，如桂枝去芍藥加生薑人參湯的脈沉遲，證見身疼痛。也有裡寒血氣不能外達於外的脈沉，如理中湯，證見下利。故脈證相參，才可萬全，須知世間萬物必有陰陽，謹守陰陽，不偏不依，是為中，以此為醫，故為中醫。

程應旂曰「所可惑者，頭痛外，惟身汗一證，表裏難辨。汗出，發熱，惡寒，則微有表。若汗出，發熱，不惡寒，則祇從不惡寒處認證，知表已

解，裏氣為飲邪搏結不和，雖頭痛，亦屬裏邪上攻，非關表也」。

魏荔彤曰「太陽之邪既入裏，宜下矣。又有不下胸膈，不下腸胃，而下心與脅下者，較下結胸部位稍卑，較下胃實部位又稍高，此下中之又一法也。須認明同一下也，證不同而法自別。蓋太陽、陽明之交，必辨表裏而施汗下，彼之在裏應下，乃邪熱挾食物為胃實。此之在裏應下，乃邪熱挾水飲為飲實，二者俱必待表解而後下，此大同也」。

### 【按】

「此之在裏應下，乃邪熱挾水飲為飲實」，此條非邪熱也，邪熱為陽在淺層則屬陷胸，故條文言「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裏，因作結胸」，此十棗湯病位上在陰在深層，故證見「無汗、心下硬滿痛」，屬陰之證。

### 【十棗湯方】

芫花（熬）、甘遂、大戟、大棗（擘）十枚。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 【本草說明】

#### 【芫花】

《神農本草經》「芫花，味辛，溫。主咳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蠱毒，鬼瘡，疔瘕，癰腫，殺蟲魚」，芫花味辛，故可入肺。性溫屬陽，可以入上焦，故可以暖肺之水。芫花可以除上焦內部屬肺的水結，所以可以主治因水結導致氣不下的咳逆和上氣，也可以治療氣管（喉）水結導致的喉鳴和氣管水腫引起的喘，也可以治療食道（咽）的腫，也可治療因肺氣不通利的短氣。此外，芫花可以治療導致肺部水結的蠱毒和鬼瘡，也可以治療因氣結導致皮膚腫起如山狀的疔，以及水氣結並假物以成形的瘕，並且治療水氣不通利導致的癰腫。由此可知，芫花主治上焦部的氣結水結所導致的病證，因其性味辛溫，我們可以知芫花主要是溫散上焦水氣，故水在上焦，芫花除了溫散外，也可使水吐而出。

#### 【甘遂】



《神農本草經》「甘遂，味苦，寒。主大腹疝瘕，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破癥堅積聚，利水穀道」，甘遂味苦性寒，主治大腹部的疝瘕。一般從橫膈以下至骨盆底部統稱之為腹，而肚臍以上為大腹，肚臍以下為小腹。甘遂治腹部三焦氣道不流通導致的腹滿，以及因為腹部氣不通，腹部的血流相對於正常時少很多，故血只能往上衝，上衝的血流過多，上部的淋巴系統無法處理過的滲液，因而導致面目的浮腫，像這種的面目浮腫是病在脾胃所導致的，與一般病在心肺的不同。留飲就是消化後停留在腸胃道不運行的飲（水漿）。飲字有食有欠，也就是飲是看不到食物的，如同現在的牛奶、豆漿，以及在腸道內已分解消化的乳糜，這些都是飲。宿是過夜，宿食就是隔一夜尚未消化的食物，為何有隔夜未消化的食物，主要有屬於陰與陽的二因。一種是太過，也就是長期的過飽，食物不消化所致。一種是不及，就是病者本身脾胃氣虛，如絕食數日的人，不從少量易消化的食物開始進食，反而是大魚大肉或是如平常未絕食前的飲食，因而導致宿食的產生。一般父母有時對小兒，常常強加之食，也常有宿食的產生。癥堅就是堅硬的癥，癥是屬於陰，有形可徵，是長時間所堆積而成的，如同河內積沙而成河床或是實心的木球，而瘕是屬於陽，假物以成形，如水放在方形模具就是方形，或是在圓形的水球就是圓形，我們只要把模具開出一條路或是刺破水球，裏面的內容物就會流出不見了。同理，積是陰，長時間累積的。聚是陽，短暫相聚的。水道是三焦，也就是淋巴系統。穀道是消化道，從咽至肛門。甘遂主要通利腹中的水結，所以可以治療因腸胃腫脹所導致腸胃蠕動不利的宿食，故曰「利水穀道」。甘遂在《傷寒論》中使用很廣，因為脾胃為榮衛之源，水道不利，很容易造成水病，故不管是上焦的十棗湯、大陷胸湯，中焦的甘遂半夏湯，以及下焦的大黃甘遂湯，裡面都看得到甘遂。

#### 【大戟】

《神農本草經》「大戟，味苦，寒。主蠱毒，十二水，腫滿急痛，積聚，中風，皮膚疼痛，吐逆」，大戟味苦性寒，戟者，戡亂定域之武器也，可通利十二經絡區域之氣機，故主治引起十二經絡氣不通利而成水（十二水）的這種蠱毒。因為氣不通利所以

會導致腫、脹滿、繃緊（急）、痛，以及長期氣阻屬於陰，內含實質的積（如子宮肌瘤）或是短期氣阻屬於陽，內含水氣的聚（如水瘤）。另外，外為風邪所中，導致經絡氣阻證（腫滿急痛）的中風，大戟可治。同理，因氣不通利導致皮膚因冷而疼，因不通而痛，也是大戟的主治範圍。當然經絡氣不通利致逆，導致胃腸不能運化的吐逆，大戟也可以治。

### 【方解】

仲聖治水之方，種種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氣為患，或喘，或咳，或悸，或噎，或吐，或利，病在一處而止。此則水邪留於中，心腹脅下痞滿鞭痛，三焦升降之氣阻隔難通，此時表邪已罷，非汗散之法所宜，裏飲實盛，又非淡滲之品所能勝，非選逐水至峻之品，以直折之，則中氣不支，束手待斃矣。甘遂、芫花、大戟三味，皆辛苦氣寒而稟性最毒，並舉而用之，氣味相濟相須，故可直攻水邪之巢穴，決其瀆而大下之，一舉而患可平也。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以毒藥攻邪，必傷及脾胃，使無沖和甘緩之品為主宰，則邪氣盡而大命亦隨之矣。然此藥最毒至峻，參、朮所不能君，甘草又與之反，故選十棗之大而肥者以君之。一以顧其脾胃，一以緩其峻毒，得快利後，糜粥自養，一以使穀氣內充。一以使邪不復作，此仲聖用毒攻病之法，盡美又盡善也。昧者惑於甘能中滿之說而不敢用，豈知承制之理乎？

### 【按】

芫花本經是辛溫，只有甘遂與大戟是苦寒，故芫花以其辛溫治上焦水氣，甘遂治腹，腹就包含了中下焦的水氣，而大戟治十二經絡的水氣。十棗湯主要是十棗最為重要，若無棗以維持體內基本的體液，則芫花、甘遂、大戟相合，全身性的利水，氣虛者必導致不良的後果。至於甘草之甘與大棗不同，甘草是補胃腸之氣，蓄胃腸之水，故與甘遂之通利腸胃水氣相反，故本經言「甘草與甘遂反」。藥後糜粥自養，並不是服藥後，再吃粥，而是等藥效後，不吐利了後，才服糜粥自養。吃粥可以恢復因攻下損失的胃氣（胃的細胞液）。

二十九、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外證沒有解的，不可以攻下。解表要使氣血向外，攻下會使氣血向內，造成成逆。如果想要解除外證的，適合桂枝湯。

【講解】

外證指在身的外部所顯示的證狀，如手足骨節疼痛、頭痛、項背強几几等。一般外證因其離表最近，屬陽，故用陽法來解。治法上的陽法有汗和利小便二法，而陰法有吐和下二法。汗為陽中之陽，利小便為陽中之陰法，故要先用陽中之陽法的發汗方式，如用桂枝湯、麻黃湯等，因為汗與小便為相對的，如暑天汗多則小便少，冬天汗少則小便多，若是發汗使氣血往出汗處多，相對往小便處的便少，若病者本身就有膀胱氣化較為不利的體質，發汗後常有小便不利未解之病證，則當利小便，以維持身體的陰陽平衡，如之前條文的五苓散證，就是如此。

【註】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謂桂枝湯之表證未解也。凡表證未解，無論已汗、未汗，雖有可下之證，而非在急下之例者，均不可下，下之為逆也。欲解外者，仍宜桂枝湯主之。

【按】

條文中說宜桂枝湯，表示外證並不全是桂枝湯證，如果是就會寫主之。此條的條文隱喻了太陽病有可下之證，但前提是外證要先解，如果外證沒有先解而攻下，就會逆行氣血，使得在外的邪氣隨逆行的氣血向內陷。像這類有外證而可下的太陽病，若要解外證，適合用桂枝湯，外證解後便可攻下。例如，太陽病的血結膀胱，若兼有外證，則先用桂枝湯解之，然後再用抵當湯下之。前賢的醫家未能明瞭條文中隱義，實在可惜。人體的正氣是內為根本來源，外為標，而邪氣則反之，外為其根本來源，內為其標。中醫治病要求其根本，故邪氣兼表裏，則當先解表，以去其源，再攻裏以去其標也。因表不去而攻裏，邪氣無斷止之時，而正氣已有傷竭之虞，以邪氣之本在外而正氣之本在內也。

【集註】

王肯堂曰「但有一毫頭痛惡寒，即為表證未解，不可下也」。

【按】

診斷治療上應要脈證並參來做為治療的依據，像王肯堂說有一毫惡寒，即為表證未解，實屬疏漏，而知少陰證，也會頭痛（心臟無力，送往頭的血流減少），也會惡寒（因心無力，導致手足逆冷，故惡寒，而重衣厚裘），若得脈浮有力則當為太陽病，脈沉微即為少陰病。

程應旄曰「若下後，外證未解者，仍當解外，有的證用是藥，不可以既下而遂謂桂枝湯不中與也」。

【按】

本條文的重點在於病有表裡證，則當先解表，不論原方的表裡證是不是已經用過汗吐下的，都是準此。當然本當解表卻攻下，邪氣在外尚未隨氣血向內逆行至裏，還在表，我們還是要先解表，只有全入裏，才可以攻下。

汪琥曰「下之為逆。逆者，為病在外而反攻其內，於治法為不順也」。

【按】

條文中的逆字，敝人偏向於指氣血的逆行，如四逆湯，意思為治四肢氣血逆行的湯。四肢氣血逆行向內，因陽虛不得外散所致。又陽氣不得外榮，故手足厥冷（手足陰陽氣不得相接，因而致冷，故曰厥冷）。諸多醫家常把逆解成反，然《傷寒論》中亦有反字，仲聖何不用之，而偏出逆字呢？以其意義不同爾。

三十、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先發汗，病證沒有解而復用攻下。脈浮的，病不會好，因為浮是病在外，而反攻下，所以使病不會好。現在脈是浮的，所以知道病在外，應當需要解外才會好，適合桂枝湯。

【講解】



這條條文再度重申了，要外證解了，才可以使用下法。條文雖然有先發汗，但是病者脈還是浮的，表示發汗後，外證還是沒有解，所以不能用攻下，既使用攻下，病還是不會好，還是要先解外，解外的湯方還是桂枝湯。所以如果以後的太陽病如果有表裡證，最適合解外的，就是桂枝湯。在這裏我們當思考的是，表證發汗為何不解，其原因為何？是不是藥的劑量不足，造成所謂「汗出不徹，徹不足言」，還是「陽氣重，出現反煩不解，要先刺風池、風府再與桂枝湯則愈」，或是氣中之氣屬汗的部份已通，但往汗處的氣血過其常，造成屬尿的氣血不足，氣機不暢，出現小便不利的未解證狀，需用五苓散來治療的。像這些部份都是值得思考的，其它如汗出過多轉屬陽明的部份，又是另一個思維方向。

「復」的意義，如同一年復始，也就是不同周期的開始，代表之前有做治療處理而且已完全結束，像此條已有發汗處理過了，但沒有好，故接下來的治法用「復」這個字。我們再細講一次，原條文是先用發汗，等到發汗的藥力過了，再用攻下，所以用復下之。如果是相同的用再字，如欲作再經。而重代表的是相同的方式疊在一起，如重發汗，代表原本的發汗還未結束，又再用汗法，就稱為重發汗。

【註】

太陽病，先發汗，表未解，仍宜汗之，而復下之，治失其宜矣。脈浮者不愈，蓋以脈浮，邪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也。今誤下未成逆，脈仍浮，故知邪尚在外，仍宜桂枝湯解外則愈也。

【集註】

程應旂曰「愈、不愈辨之於脈。其愈者，必其脈不浮而離於表也。若脈浮者，知尚在表，則前此之下，自是誤下，故令不愈。從前之誤，不必計較，只據目前。目前之證，不必計較，只據其脈。脈若浮，知尚在外，雖日久尚須解外則愈。有是脈，用是藥，亦不以既下，而遂以桂枝湯為不中與也」。

【按】

「愈、不愈辨之於脈」，病愈之脈為緩和，何謂緩和？脈緩代表有脾胃之氣，且寸關尺之浮沉、大小、遲數相等，代表脈的陰

陽相接且和調，這樣就謂之脈和。然而若脈能緩中和，是最好的，何謂中和？意思就是寸關尺之脈，高度上，不浮不沉而在中；寬度上，不大不小而在中；速度上，不遲不數而在中。此謂之中和。

「目前之證，不必計較，只據其脈」，治病要脈證合參，不見篇首仲聖之言脈證並治嗎？脈證在病機的推理上，缺一不可，疏漏其一則病機不全，遺誤甚多。

三十一、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譯】

本來應當是要先用發汗，而後沒有發汗反而用攻下，這在治法上是逆行的。若是有先發汗，則在治法上就不是逆行的。本來應當要先用攻下，而後沒有攻下反而是用發汗的，這在治法上是逆行的。若是有先攻下，則在治法上就不是逆行的。

【桂林古本】

傷寒，未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譯】

傷於寒，還沒先發汗，而後就行攻下，這在治法上是逆行的，若是有先發汗的，治法上就不是逆行。本來要先攻下的，而後反去發汗，這在治法上是逆行的，若是有先攻下的，治法上就不是逆行。

【講解】

本條說明了治法上的先後順序，若是順序相反，就是逆治，不僅病沒有好，還會增添多餘的變證。所以初始的判斷很重要，若是以脈來說，脈浮的病大都在表，若又見表證，大部份都可以用發汗的方式來解，脈沉的病都在裏，若不見表證只見裏證則大部份都可以用攻下的方式來解。

【註】

立治逆之法，不外乎表裏，而表裏之治，不外乎汗下。病有表裏證者，當審其汗、下何先，先後得宜為順，失宜為逆。若表急於裏，本應先汗而反下之，此為逆也。若先汗而後下，治不為逆也。若裏急於表，本應先下，

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而後汗，治不為逆也。

【按】

此條桂林古本前有「傷寒」之詞，而金鑑本是缺的。有傷寒這詞是很重要的，告訴我們身體為六淫所傷，其病是由表到裡，病是由外而來，所以要先解表，才是對的，若表證已解，卻發現有裡證，這時再來攻裡。第二段是自成一段的，「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上一段是外所因六淫所致，故提出傷寒，這一段是內所因，飲食不慎或起居無節所致，故前無傷寒。飲食不慎或起居無節，常會導致腸胃的食物消化不良或食物的中毒，這是也會出現外感的證狀，如發熱惡寒。但是與外感的病在外不在內，兩者在脈上是不同的，病在內脈是沉，所以治病要脈證相參。病在內故應當要先攻下，攻下後若有外證再用汗法，如果先用汗，裏部的氣血不能接濟表部，所以發汗會造成表部氣血內無所濟，而外有所耗，造成亡陽之變。《靈樞》在針灸的部份上說「必先補之，然後瀉之」，因為若病者本是虛證，再瀉之則成重瀉，重瀉後易造成臟腑最低氣血的不夠維持，進而臟腑功能的低落，造成不良的後果。至於補雖造成重實，不似虛會造成絕，更何況瀉實容易而補虛困難。

【集註】

程知曰「言汗下有先後緩急，不得倒行逆施」。

汪琥曰「治傷寒之法，表證急者即宜汗，裏證急者即宜下，不可拘拘於先汗而後下也。汗下得宜，治不為逆」。

【按】

治傷寒法，有表裏證者，於理都應先解外，除非病者有泄利的情形，以致於影響到藥物和飲食的吸收，斷絕後天脾胃氣血生化之源，才需要先救裏。

三十二、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脅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桂枝古本】

同。

【譯】

太陽病，攻下，病人的脈促，不結胸的，此是病要解了。脈浮的，一定結胸。脈緊的，一定咽痛。脈弦的，一定兩脅拘急。脈細數的，頭痛還沒有止。脈沉緊的，一定嘔。脈沉滑的，協著熱下利。脈浮滑的，一定下血。

【講解】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到此條的太陽病是太陽受病，其原因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內因為飲食居處以及七情（喜怒憂思驚恐悲），在飲食上，比如吃到不乾淨的食物或是嗜食某物、偏食；在居處（居是指住家，處起工作場所）上，居住於太熱、太冷、太濕、太燥的環境。不內外因，是指車禍、打架或被處罰所致的外傷，以及被禽獸蚊蟲的咬傷等等，屬於意外的，都是不內外因。外因是因天候的六淫（風寒暑濕燥熱）所傷。所以這邊的太陽病就單單一種的天之六淫來講，就有六種，至於其它混雜的外因（如風寒濕雜合），內因、不內外因的就更多了。因此註解上不可陷入單以太陽中風或太陽傷寒來解條文中的太陽病。

攻下是一個讓氣血往內行腸胃道的手段，是將邪氣從內排出的方法，若是病在表而用攻下，因為從表淋巴到裡腸胃，路途實在遙遠，所以病在表用發汗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又因為攻下之路途遙遠，邪氣有可能停畜於某處而形成榮衛通行不利，造成諸多變證，所以醫家常言的「邪氣內陷」，就是病在表而用攻下的結果。像這種結果有好有壞，但壞的多，好的少，若是邪氣藉由攻下可以一路通順的從裡部腸胃道排出，無所停留，也沒有影響到身體，病者就會痊癒，但相反的是，絕大多數的邪氣都是會在其所行的各部造成淤阻，故因而有協熱利，有陷胸，有咳喘，有心下悸，有手足厥冷的病證發生。這些病證所產生的位置從榮衛起源處的脾胃，運送氣的中焦、上焦，和經過的心肺，一路到外。例如邪氣內陷腸胃，則形成協熱利，若陷於上中下焦，則形成大小結胸，若陷於上焦的脅肋，則形成胸脅苦滿，若陷於心間則形成胸痹、胸中窒、短氣，若陷於肺則形成咳喘，若陷於四肢，淤阻了四肢的淋巴循環，則形成腫滿酸痛，以及四肢冷。以此足見變症多端。



「脈促」，表示邪已入裡，不在表，也不在心肺，因為心肺屬上焦，心肺之本脈都是浮，所以綜合而得知，邪氣應被攻下至中下焦以及腸胃。再者，文中又言不結胸，又無協熱利字詞，代表邪氣已全部經由攻下從腸胃出，所以我們可知此為欲解也。促脈的產生是因為心氣不足所導致的，也就是心臟感覺回流的血液和淋巴液不夠，在冠狀動脈的血氣不足，影響到心肌，所以引起心跳加速，但因為攻下使得回流的血氣不足，所以本來能維持的心跳，會少跳形成不規律，近代醫學稱為傳導阻斷，那為何會阻斷呢？以中醫來說不外是虛及實，虛是氣血不足，神經無力傳導，實是氣血淤阻，傳導受痰血等阻隔。中醫可以藉由脈證，來得知虛實。促脈是脈數而偶爾止，所以止無定數，結脈是脈遲而偶爾止，而代脈是時止，也就是止有定數。就陰陽來辨別病情的輕重，止無定數的病較輕屬陽，因為不是特定的地方血氣回流的問題；有定數的較重屬陰，是屬於特定地方血氣回流出問題。換句話說，固定不變的屬陰，病重；隨時變易的，屬陽，病輕。在這條文，促脈是因為攻下，導致外行的榮衛氣血對心的供應不足，心臟因為自身的氣血不足，所以以心跳促來回饋，如同一件工作，如果沒有辦法提高工作的量，那麼就只好去提升工作的速度，這是一種虛性的代償。

「脈浮」，表示病還在外，但是這個脈浮與剛開始受病時的脈浮不同，它是已經受到攻下，但還是脈浮。我們以施力來看，本來氣血是向外，但受攻下的影響，氣血向內，但原來的氣血本質就是受一向外之力的影響，由脈浮可以得知。在兩力相整合後，攻下把氣血拉向內，所以就由四肢到胸腹，到胸腹以後，因為本質的向外之力，故邪氣便停於胸腹部的屬陽的表層淋巴循環處，也就是「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所以說脈浮者，必結胸，其原因在此。

「脈緊」，表示傷於寒。表寒，脈是浮緊；裡寒，脈是沉緊，此處的緊是下後乃得，脈位在中，所以是本太陽傷寒的脈浮緊，攻下而使表寒內陷，故脈從浮緊變成緊。緊是寒，代表氣血循環變差，所以原本氣血旺盛的部份，因血流減少而造成寒性的疼痛，這種疼痛與熱性的焮熱腫痛不同，我們可以從咽門（咽是食道，

咽門就是食道口)部的顏色亮和黯來辨別，或從脈的數與遲亦可。當寒內入於身體之裡必需經過五個重要關卡（關，指陰陽交接之處），一處為頭部要進入軀幹部的頸項部。二處為手部要進入軀幹的肩腋。另二處為足要進入軀幹部的鼠蹊部。這些部位都有駐軍，以西醫而言，就是布滿很多淋巴結。因為頸項在相對位置來說較另四處為陽，故寒先傷之，所以說脈緊者，必咽痛。

「脈弦」，弦為陽為陰遏之脈，在氣分為氣滯，在血分為血淤，在四季為春。春天時，地內的陽氣升發欲出，卻為越冬後的天之餘寒所遏，故其脈弦。弦也是少陽膽和厥陰肝的脈，在〈傷寒例〉中的條文，有「少陽受病，尺寸俱弦，厥陰受病，尺寸俱弦微」。兩經之脈皆過脅，因其脈為弦，所以被攻下而內陷之邪氣，就可以推知是淤阻在胸脅，所以說必兩脅拘急（拘，手掌如鉤形。急，繃，氣淤阻所致）。這也可以說是太陽病因下而轉屬少陽。

「脈細數」者，脈細，就是血管變細比脈小還小。脈細的形成原因，與血管內的血容量有關，而血管內的血液，其組成有二種，血中之血和血中之氣，故有血中之氣虛（血漿少）或血中之血虛（血球容積不足）二種病因。那如何知道是血中之氣虛，還是血中之血虛呢？血中之氣虛因其病在氣，所以會口渴欲飲；血中之血虛是病在血，所以會口渴但不欲飲。至於血中之氣虛的原因有因腸胃對水飲攝取不良以及腎對水分的再吸收不良所致，也有因周邊氣中之血回流速度不佳或是回流的量少，因而導致血中之氣不足所致。若是病者四肢浮腫，身重或是小腹腫，這是氣道受到淤阻，引起氣中之血的回流不佳所導致的結果，這種就需要除濕祛淤。若是病者面色晄白，倦怠疲勞，嗜睡，這是氣中之血的回流力道不足，流速慢，回流量少所導致的，這種就需要補氣力。若是病者下利或是消渴，尿頻，這是脾腎部對水的吸收不良所致的，在脾若是寒則用理中湯，在腎若是飲一溲一則用腎氣丸，若是小便不利，則用五苓散。脈數，是心跳快所致，心跳快的原因，是因為心臟感受到氣血不足，所以增加跳動速度，來彌補氣血供應的不足。本條文的脈細數，是已經攻下，攻下會失去津液，也會影響腸胃的吸收，因此我們可知這條條文的脈細數，是氣虛所致。自然的道理告訴我們水往下流，水屬陰，血亦屬陰，所以相

對於上，下部是較易積聚屬於陰有形質的氣血的，既然脈已細數，故頭相對於足，其受到氣血影響更大，其所能收受的氣血也缺的多，故條文說「脈數者，頭痛未止」。像這條條文，我們也可以推理得知，這應是太陽溫病或燥病，攻下所致。

「脈沉緊」者，脈沉表示病已入裡，緊為寒，也就是寒邪氣已經內入過橫膈了，因為上焦為陽，膈上亦為陽，與脈浮相對應，條文言脈沉，故寒邪氣已內入過膈。這條與前述的脈緊，只在項頸處，必咽痛是不同的。因為脾胃相為表裡，胃在外，脾在內，所以入裡的陽邪氣，依據物以類聚，鳥以群分，陽歸陽，故首犯中焦或胃，而不會犯脾，又因中焦比胃更在陽位，中焦受到的影響會大於胃，故曰「脈沉緊者，必嘔」。嘔是三焦樞機不通利所造成的證狀。相對的表之陰邪氣，因攻下，若是入於裏，影響的就是脾，就形成了協熱而利的桂枝加人參湯證，所以條文說「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裏，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早下之，因作痞」。在此我們要區別一下，同樣的陽邪氣有質輕與質重之別，若是攻下，質輕的形成結胸，質重的形成屬於胃熱下利的葛芩連湯證。

「脈沉滑」者，脈沉表示病已入裡。脈滑在〈平脈法〉中有言「氣獨盛者，則脈強。血獨盛者，則脈滑。氣偏衰者，則脈微。血偏衰者，則脈濇」，《難經》言「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所以氣平而血獨盛之脈管是濡潤的，如同地面打蠟一樣，是很滑利的，故曰「脈滑」。因為攻下，使氣血向腸胃道走去，過多的氣血，會使胃腸或脾的充血，脈就表現沉滑。胃腸的充血滲液，就會造成西醫說的腸胃炎，飲食精微不能吸收，就會造成下利。

「脈浮滑」者，脈浮表示病在表，脈滑者，血獨盛。太陽病，攻下，氣血不積聚於上焦的胃而成脈沉滑，反而是浮滑，表示攻下造成氣血的積聚大部份在下焦，也就是直腸和太陽之腑膀胱之位。所以氣血積在膀胱和直腸，相對的也影響下肢的回流，所以屬表的下肢血盛，故脈浮滑。膀胱和直腸在下部，而血屬陰，所以血的淤積壓力必定大於在前條協熱利的胃，故因而出血，條文才說「脈浮滑者，必下血」。

【按】

脈促當是「脈浮」，始與不結胸為欲解之文義相屬。脈浮當是「脈促」，始與論中結胸、胸滿同義。脈緊當是「脈細數」，脈細數當是「脈緊」，始合論中二經本脈。脈浮滑當是「脈數滑」，浮滑是論中白虎湯證之脈，數滑是論中下膿血之脈。細玩諸篇自知。

【按】

吳謙所言皆是未下之本病的脈象，然而此條是下後變證，與沒有攻下之本病脈自是不同。以彼來例此，而言條文有誤，實屬不妥。

【註】

病在太陽，誤下，為變不同者，皆因人之藏氣不一，各從所入而化，故不同也。誤下邪陷，當作結胸，反不結胸，其脈浮，此裏和而不受邪，邪仍在表為欲解也。若脈促者，為陽結實邪之脈，故必結胸也。脈細數，少陰邪熱之脈；咽痛，少陰邪熱之證。誤下邪陷少陰，法當從少陰治也。脈弦少陽之脈，兩脅拘急，少陽之證。誤下邪陷少陽，法當從少陽治也。脈緊太陽脈，頭痛太陽證。誤下邪仍在表，法當從太陽治也。脈沉緊，寒邪入裏之脈，欲嘔，胃陽格拒之證。有表誤下，邪陷在胃，法當從陽明治也。脈沉滑，宿食脈，有表誤下，協熱入裏下利，法當從協熱下利治也。脈數滑，積熱脈，有表誤下邪陷入陰，傷榮下血，法當從下膿血治也。

【按】

本條是太陽病用下法，非是誤下。太陽病若是表病，用了下法，邪氣從表至裡的腸胃而出，這段路程遙遠，難免會有駐留，故會變生諸證，當然也有邪氣在中途沒有淤阻，直接由腸胃排出而將癒，其脈促，不結胸者。也有因攻下，正氣不得出，邪氣不得入，兩氣相持，脈浮，而為結胸者。也有表寒因攻下，陷於頸項關處，脈緊而咽痛者。亦有攻下，邪氣陷脅，脈弦，而兩脅痛者。亦有表熱津虧因攻下太甚，而津少，脈細數，不得榮於頭，而頭痛者。亦有表寒，因攻下而陷於中焦、胃，嘔而脈沉緊者。亦有表熱，因攻下而陷於胃，協熱利而脈沉滑者。亦有表熱，因攻下邪氣不轉腸胃，而淤阻下焦，脈浮滑而下血者。

【按】

脈促，固陽脈也。若促而有力為實，則為結胸實邪之證。若促而無力



為虛，則為胸滿虛邪之證。故論中有脈促，結胸，頭汗，小潮熱者，用陷胸湯攻之。脈促，胸滿，汗出，微惡寒者，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溫之。觀此促脈虛實治法，則可以類推矣。

【按】

〈平脈法篇〉「氣獨盛者，則脈強。血獨盛者，則脈滑。氣偏衰者，則脈微」，故有脈有力為氣盛有餘，結胸是屬於淋巴的淤塞於陽位，屬氣實，故痛不可近，不喜推按。無力為氣弱不足，也就是淋巴液的不足，為虛，故喜推按，以助其流通。這也是虛實的診斷法，可作為臨床診斷之用。

【按】

咽痛，少陰寒熱俱有之證也。咽乾腫痛者為熱，不乾不腫而痛者為寒，故少陰論中有甘桔湯、通脈四逆湯二治法也。

【按】

少陰之臟有心與腎，少陰的咽痛亦是有心及腎所造成的。若是寒傷於少陰心之絡，寒氣結於咽，其脈浮，如條文「少陰病，咽中痛，脈反浮者，半夏散及湯主之」，這是外寒所致的，藥用桂枝、炙甘草來通脈益心氣，加半夏來去咽中寒痰。如果疼痛部位潰破成瘡，如條文「少陰病，咽中傷，生瘡，痛引喉旁，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用半夏來除寒痰，用苦酒來收滲液，用蛋白來斂瘡。若是寒傷於少陰腎之絡，腎水不能上承（也就是腎的吸收不良，下部氣中之血回流少，再加上在靜脈流動，少氣的血中之血，會合後使得整體的血脈燥熱。而當這些血脈入心時，就形成所謂的心血燥、心火旺，再因腎陰不能上濟，心陽不能下，燥熱上衝心之絡，引咽燥熱而痛，就如條文「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所以用性涼的生甘草而非性溫的炙甘草來補心中之氣，使血不燥熱而上衝，則咽不痛，若是沒有好，表示心絡之氣有所壅阻，故加桔梗來去氣之壅，觀肺癰的桔梗甘草湯亦是此義。

由此可知，咽痛屬寒的治法，是半夏散及湯。若是通脈四逆湯是治戴陽證之咽痛，乃是屬於甘草湯及桔梗甘草湯之熱性咽痛，甘草湯及桔梗甘草湯是治上炎之標熱，而通脈四逆湯乃是藉由治

少陰之本寒也，使上充的氣血所造成的面赤和咽通，下返於四肢或是裏，則面赤、咽痛就好了。從通脈四逆湯的方藥來看，它是加重四逆湯之劑量，以通手足之脈來治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或是使氣血入於裏，溫裏以治下利。

【集註】

方有執曰「凡在太陽皆表證也。誤下則變證雜出，而不可以一途拘之」。

【按】

「凡在太陽皆表證也」，這句是不對的，我們只可以說太陽初病為表證，這是可以的。傷寒，太陽受之，若沒有做任何的處置，沒有不當的飲食，沒有七情所傷，也沒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影響，一般而言，六日後就是過經了，這個部份在之前有提到，過經後有三種情形，一種是經盡而癒，一種是再經，另一種是入腑，在入腑的部份，我們可以從條文中「過經乃可下之」來得到證實。其次，若是平素身體虛弱，或是治療處置不當，飲食起居不慎，以及情緒的波濤起伏，這些因素導致本應向外的氣血逆行向內，而邪氣隨著氣血內入，就會加速入裡的時間，在這種情形下就不需要經過六日的經盡時日，才能入腑。相同的，若是針藥的治療處置得宜，飲食起居得利，情緒平和舒緩，則會加速氣血向外順行，進而使邪氣外出於體外，像這種情形也不需要經過六日的經盡之時，才能得癒。

或許讀者會問，以三陰來說為何不是入臟而是入腑呢？在《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臟，故邪入於陰經，則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腑」。那怎樣才能入於臟呢？「陰陽俱感，邪乃得往」。何謂陰陽俱感呢？「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只有內外兩感的夾擊，才會入臟，如有外的形寒，加內的飲冷，兩寒相夾擊，故則傷肺。

程知曰「不宜下而下之，諸變不可勝數，此之謂也。今咽痛，脅急，欲嘔，是寒邪入裏之變。頭痛，熱利，下血，是風邪入裏之變。所以然者，脈浮滑數為陽，沉弦緊細為陰也」。

【按】

程知有寫到一些重點，但太陽病，非指中風或傷寒，其病邪乃天之六淫，風寒暑濕燥熱都是，故攻下之脈，不離其所中之邪。如脈緊，乃脈浮緊而來。脈沉滑，乃脈浮滑攻下而來。脈促，乃脈浮虛數，攻下而來。脈細數，乃脈浮細數攻下而來。其餘例此。

程應旄曰「據脈見證，各著一『必』字，見勢所必然。考其源頭，總在太陽病下之而來，故雖有已成壞病，未成壞病之分，但宜以活法治之，不得據脈治脈、據證治證也」。

【按】

必表示一定會有，不容懷疑的，舉例來說明，「太陽病，下之，脈浮者，必結胸」，表示一定會結胸。程應旄說「但宜以活法治之，不得據脈治脈、據證治證也」。實是矛盾，何謂活法呢？所謂的活法就是《傷寒論》所說的「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怎麼是不得據脈治脈、據證治證呢？

三十三、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譯】

太陽病，已有二三個白天了，不能臥，只想要坐起來，心下的位置一定有所結。脈微弱的，這是本身就有寒的因素存在，反用攻下，若是下利停止，一定作結胸，下利沒有止的，第四個白天復攻下，這會作協熱利。

【桂林古本】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此作協熱利也。

【譯】

太陽病，已有二三個白天了，不能臥，只想要起身，心下的位

置一定有所結。脈微弱的，這是本身就有寒的因素存在，反用攻下，若是下利止了，一定形成結胸。若是沒有停止的，一定作協熱利。

【講解】

「不能臥，但欲起」，原因是在於躺下後會非常不舒服，呼吸不到空氣，因而只想要坐起，所以條文中就肯定的說「心下必結」。心下有所結氣，若是平躺，吸氣時橫膈下降受阻，就會出現吸氣困難的情形，所以不能臥，但欲起。前面我們提到，太陽病初病是在表的經絡，若要入裏，必須過經。但是若是其人平素體弱或是飲食失宜、起居不慎，或是情緒起伏等等因素，使得氣血不得外達而內入，邪氣也隨氣血而內入，故不需要六日的經盡時日，就可以入裡，所以條文才說「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如果到此沒有處置，氣結越甚，就會變成條文「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若是處置不當，用了攻下，會出現二種情形，一種是下利止了（攻下的藥力過了，腸胃功能還能維持），陽氣把邪氣推去身表之淋巴區域或是胃上的心下，因而邪氣結於身表和心下，就形成了「心下痛，按之石鞭」，若是熱實用大陷胸湯，若是寒實，用小陷胸湯。或者是邪氣結於心下到少腹的淋巴處，形成「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一樣的，熱實用大陷胸湯，寒實用三物白散。另一種是利遂不止（攻下藥力已過，應該不會再下利了。雖然下利使邪氣出，而不成結胸，但腸胃因攻下而損傷正氣，腸胃虛寒，不能吸收食飲精微，所以導致利遂不止），形成協熱利，像這種就是後面桂枝人參湯證，用理中治腸胃虛寒，加桂枝以通脈行陽氣。

【按】

四日復下之「之」字，當是「利」字。上文利未止，豈有復下之理乎？細玩自知，是必傳寫之誤。

【註】

太陽病，謂頭項強痛而惡寒也。二、三日見不得臥但欲起之證，謂已傳陽明也。心下，胃之分也。必結，謂胃分必有結也。若脈實大乃胃分有



熱而結也，則當下之。今脈微弱，是胃分有寒而結也。法不當下，不當下而下之，謂之反下。二、三日，正常解太陽、陽明之表，反下之，表熱乘虛入裏，必自利。設利自止，是其人胃實而同燥化，必作結胸矣。今利未止，四日仍復下利，是其人胃虛而同濕化，故必作協熱利也。

【按】

太陽病，脈是浮，證是頭項強痛而惡寒，這樣說比較完整。二三日，不得臥，但欲起，是邪氣內陷結於心下所致，非已傳陽明。心下，是胃的上脘部。胃有三脘，上脘、中脘、下脘。二三日，是要告訴我們，太陽病，尚未到六日過經之時，但反見入裡之象，如同筆者之前所言，沒有做不對的治療處置，所以不是治則不對所致，觀其人脈微弱，所以是本有寒分所造成的。「協熱利」，現在大部份的解釋是協表熱而下利，筆者不能認同，一者條文言病為太陽病，非皆是表熱。二者，病者身素虛，脈微弱。微者，氣衰也。又氣主煦之，氣既衰微，何以煦表，則表熱何之有。三者，若協表熱而利則必為熱利，那為何協熱利有用桂枝人參湯者乎？由以上三點，故筆者不認可。那何謂協熱利？「協熱利」一詞，利為名詞，協熱為形容詞。而所謂協者，狹迫也，協熱利者，利狹迫熱而隨行，與熱利不同。熱利者，因熱而致利，協熱利者，利狹迫熱行。所以原本的下利，又再把裡熱逼出，則裏寒者愈寒，故用桂枝人參湯。至於利止，吳謙言胃實，其實是胃腸功能沒有因攻下而失去消化吸收的功能，所以攻下藥力一過，胃之陽氣可向外行，利就止了，但陽氣推行中焦內入的邪氣上行或外行於陽處，也就是位於胃之上的心下，還有腹之表層，這就形成結胸。利不止者，腸胃功能因攻下而導致虛寒，所以在攻下藥力消失後，因消化吸收的能力減，故利遂不止，形成協熱利。

【集註】

程知曰「此表證誤下，有結胸、熱利之變，不可不慎也。脈既微弱，則是寒結心下，法當溫散。醫見心下結，而下之使利，是治之反也」。

【按】

表證誤下有結胸、痞、協熱利之變，而協熱利非熱利也。

汪琥曰「太陽病，二、三日，不臥欲起，心下熱結，似乎可下。然脈

微弱，其人本有寒分，豈可下乎」？

【按】

汪琥無緣故加了個熱，使得條文的「心下必結」變成「心下熱結」，就失去條文之義，而把條文窄化。作為一個注者對於原作的條文，不應有所增添，更何況是在陰陽字詞上如寒熱等，若條文未言及，不可妄加。

三十四、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外證未先除去，而後接著數次攻下，於是先狹迫熱而後接著下利，下利不止的，心下陰陽不通否隔，如皮革般硬，表裏病證沒有解除的，桂枝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外證」，我們可以由《難經》來了解。《難經》說「病有內外證。其病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故醫者藉由望聞問而得之者，曰外證。藉由切按壓軀體而得之者曰內證，這是《難經》的說法。如果以字義來說的話，四肢、頭、背、腰為外，胸腹為內。顯現於四肢、頭、背、腰的證狀為外證，顯現於胸腹的證狀為內證。舉例來說，惡風、惡寒、頭項強痛，骨節煩疼，手足拘攣，這些都是外證。這些外證顯示出，氣血淤阻於外，當從表解，宜以汗法。而少腹急結，腹中鞭滿痛，下利清穀色純青等，氣血淤阻於內，這些都是內證，內證宜下。

外證未解，反而數次攻下，氣血因數攻下而內退，邪氣因攻下之勢，隨氣血而入。如果利止，而氣血有向外向上之機，若邪氣內陷於中焦和上焦，則氣血外推其於陽部，如胸、心下、腹之表皮肌肉處，而成為結胸矣。小結胸所結的部位小，只在胸和心下的淋巴管道，大結胸所結的部位大，是從心下到少腹的淋巴管道都結。如果利遂不止，乃因過度攻下，如重發汗亡陽一般，故協熱而利，中焦脾胃之陽隨利而失去了，脾胃之陽沒能使所吸收的

氣血精微外行，而且受到攻下的氣血於是聚在胃部深處淋巴循環，心下因此造成痞，越積越多，胃脘被脹成如皮革之鞭。藥用理中湯溫補脾陽治脾胃虛寒之利，加桂枝以通脈解肌。因為攻下為陰，身之陰陽有膈膜相隔，而胸因有橫膈為之阻，受的影響較小，故攻下影響膈下的腹較大，攻下使氣血積於內部深層之處，與膈上的氣血不和不交通，所以條文言心下痞，痞是陰陽不相交通的病。至於造成心下痞鞭的原因在於「數下之」，在這裏條文告訴我們，一般人得太陽病若只是單純的攻下，並不會造成協熱利的病情，但若是虛弱之人，不用數下之，單純的攻下，就會造成協熱利，上一條的條文就是說此。

【註】

此承上條脈微弱，協熱利，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外證未除，謂太陽病未除，而數下之，是下非一次也。裏因數下而虛，遂協表熱而利，利下不止，裏虛不固也。心下痞鞭，裏虛而邪結也。外證既未除，是表不解也，故用桂枝以解表。利下痞鞭，裏因下虛而從寒化也，其脈必如上文之微弱，故用參、朮、薑、草以溫裏，此溫補中兩解表裏法也。若其脈有力者，又當從甘草瀉心湯之法矣。

【集註】

喻昌曰「誤下而致裏虛，外熱乘之，變而為利不止者，裏虛不守也。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痞寒而不通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適虛，故用理中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乃治虛痞下利之法也」。

【按】

此協熱利，非外熱乘之，若是因熱致利，又怎能用屬溫熱的桂枝人參湯，故知協熱利非熱利也。痞者，陰陽不交通，故致氣機淤阻滯礙，氣漸積而使心下成鞭也。

李中梓曰「經云『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此則又與桂枝人參湯。何用藥有溫涼之異邪？蓋彼證但曰『下之』，此則曰『數下之』。彼證但曰『利下』，此則曰『利不止』。合兩論味之，自有虛實之分矣」。

【按】

此是攻下後，因病有發於陽、發於陰之異，故內入的邪氣有陰陽之異，陽者歸屬陽之胃腑，陰者歸屬陰的脾臟，形成葛根芩連湯證和桂枝人參湯證。

程知曰「表證誤下，下利不止，喘而汗出者，治以葛根芩連。心下痞鞭者，治以桂枝、參、朮。一救其表邪入裏之實熱，一救其表邪入裏之虛寒，皆表裏兩解法也」。

【按】

攻下致下利，若是邪氣屬重陽者，歸屬於腹中重陽位的心下和腹皮，形成陷胸湯證。若是邪氣屬陽者，歸屬於陽的胃腑，故形成葛根芩連湯證。若是邪氣歸屬陰陽錯雜者，陽歸胃腑，陰歸脾臟，形成瀉心湯證。若是邪氣屬陰者，歸屬於陰的脾臟，故形成桂枝加人參湯證。

程應旂曰「協熱而利，向來俱作陽邪陷於下焦，果爾，安得用理中耶？蓋不知利有寒熱二證也」。

【按】

協熱利，是醫者數度用了攻下之法，使利狹迫人體正常的內部溫度而出，形成脾的虛寒，故用理中以補虛溫裏，加桂枝以解表。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炙）四兩，白朮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本草說明】

【人參】

《神農本草經》「人參，味甘，微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人參味甘入脾，氣微寒微入陰，主要補五臟之氣，心肝脾肺腎之氣足，屬腎的精屬心的神可安，屬肝的魂，屬肺的魄可定。因其可補五臟之氣，故受外部驚嚇所產生的心悸，可以止。可以藉由補氣，使得之前因氣虛不能到的區域，恢復更新及流動，故能除去該區域因氣虛產生的邪氣。因為補五臟之氣，故能明目、開心、益智。

我們人的一身是由氣所充滿，而這些氣的氣機要流動順暢，這



樣人才會健康，如果氣機的循環斷絕了，人就會死，故我們常說人死為斷氣了。氣與血，以部位而言，氣在脈外屬陽，血在脈內屬陰。但就氣血的本質而言，都是有具體的形質，皆是屬陰，與主功能的陽是相對的。所以不論是汗、吐、下都是會傷脈外的氣，若是氣損過多則會傷到脈內的血。一般的證狀，像嘔吐，下利，出汗，若是過度，導致氣的損傷，我們就要加人參來補氣，如嘔的小柴胡湯，吐的吳茱萸湯、橘皮湯，下利的理中湯，汗出過多的白虎加人參湯，或是桂枝新加湯等。舉凡氣不足的都可以用人參，然人參有紅白二種，紅參如東洋參、高麗參，白參如西洋參，紅參適合寒證，白參適合熱證，故白虎加人參湯的人參用西洋參會比較好，而理中湯用紅參會比較好。

【按】

桂枝人參湯的病機在於裡有虛寒下利，而表未解，故合病機之傷寒雜病皆可用之。

三十五、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譯】

太陽病，桂枝證，醫生反而用攻下的治療方式，下利因此不能停止，脈促的，表還沒有解。先喘而後接著出汗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熱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主之。

【譯】

太陽病，桂枝證，醫生反而用攻下的治療方式，下利因此不能停止，脈促的，熱還沒有解。先喘而後接著出汗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顯示桂枝的證，如同筆者前面所述，非是太陽中風，用桂枝湯，也非是桂枝湯證，一定是太陽中風。總結來說，凡病有桂枝證，就可用桂枝湯。桂枝湯本來是用來解肌，調和榮衛，因為衛強榮弱，兩者不諧和，衛氣走的快，榮氣跟不上，所以用

桂枝湯來加速榮氣的流速，使榮衛和。但醫生用了攻下的方式，減損榮氣，使得榮氣更接不上衛氣，故出現脈止而無定數，陰不濟陽的脈促。促脈中的止無定數，乃氣津不足，促脈中的數為氣津不足導致血熱，故知熱未解也。「喘而汗出」者，先有喘後才有汗出也，其造成喘的血熱來源起始於胃。在自然界的道理，熱屬陽是往上行，故往上犯肺先形成喘，肺的熱再經由體循環，外散於皮毛，而散熱需藉由出汗，故喘而汗出。用葛根黃芩黃連甘草湯，方中炙甘草補脾胃不足之氣，葛根輸送胃之氣津，使胃對胃內飲水的吸收變好，可以止屬於胃所引起的下利。黃芩清三焦及胃中氣熱，黃連清胃及心之血熱。由此可知葛根黃芩黃連湯的病機為胃中津虧而血熱，血熱除了可以造成喘而汗出外，也會上蒸於咽形成瘡，如腸病毒的口瘡，故葛芩連湯常用來治腸病毒。

前面的條文有「脈促不結胸者，為欲解也」的條文。所以此條表邪雖因攻下但不結胸，反而出現下利，邪已隨下利而出，故表是已解也，況從脈上去判斷，其脈已不浮，所以醫宗鑑本的「表未解也」不如桂林古本的「熱未解也」來的好。然而因為攻下而傷了脾胃的氣津，又因邪氣本為熱，熱歸於胃腑，形成葛芩連湯證，若是邪氣本為寒，寒歸於脾臟，就形成桂枝人參湯證。

【註】

此承上條，又言協熱利之脈促者，以別其治也。太陽病桂枝證，宜以桂枝解肌，而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者，是誤下，遂協表熱陷入而利不止也。若表未解，而脈緩無力，即有下利而喘之裏證，法當從桂枝人參湯以治利，或從桂枝加杏子厚朴湯，以治喘矣。今下利不止，脈促有力，汗出而喘，表雖未解，而不惡寒，是熱已陷陽明，即有桂枝之美，亦當從葛根黃芩黃連湯主治也。方中四倍葛根以為君，芩、連、甘草為之佐，其意專解陽明之肌表，兼清胃中之裏熱，此清解中兼解表裏法也。若脈沉遲，或脈微弱，則為裏寒且虛，又當用理中湯加桂枝矣。於此可見上條之協熱利，利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脈不微弱，必沉遲也。

【按】

本條條文未言協熱而利，只言利遂不止，知葛根黃芩黃連湯之利，為熱利，非協熱而利也。所謂協熱而利，前面已有言及，是

利狹迫脾之陽熱外出而利，致使成為太陰病脾寒的下利，故方劑內有理中湯的組成。我們也可由此得知，太陰病有表裏之證，是適合用桂枝人參湯的。

【按】

協熱利二證，以脈之陰、陽分虛、實，主治固當矣。然不可不辨其下利之黏穢、鴨溏，小便或白或赤，脈之有力無力也。

【按】

凡治病本當脈證並治，以此為之，萬舉萬當，所以凡言「捨脈從證」或「捨證從脈」皆是未能從脈證中去推求病機，故有此言，實不足取也。

【集註】

成無己曰「病有汗出而喘者，謂自汗出而喘也，是邪氣外甚所致。若喘而汗出者，謂因喘而汗出也，是裏熱氣逆所致，故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裏熱也」。

【按】

汗與喘相配有三種，一為無汗而喘，為麻黃湯證，病因表受寒遏，氣中之氣不得外出，故不得出汗而無汗。無汗，故氣逆行壅肺而成喘（氣中之氣不出，血中之氣的滲出受阻，因而體循環的左心室也受到阻力，有時會引起現代醫學所言的高血壓，若心陽不足者，血氣積於心，則為胸中塞或痛或是喘，若心陽正常，則反而影響肺靜脈的回流入左心房，肺靜脈回流受阻，肺泡微血管的滲液就會變多，因而影響到肺，會形成咳喘）。第二為汗出而喘，為麻杏甘石湯證，病因為表熱，雖有汗出但熱沒能完全排出，而且汗出使得氣中之血變少，變少的氣中之血伴隨著殘留的表熱隨三焦系統回流入右心，經由肺循環再傳於肺，因而致喘，故先有汗出，再有喘。第三為喘而汗出，為葛根黃芩黃連湯證。病因下利造成胃的氣津耗失，進而使血中之氣變少，造成血熱，血熱經由心包絡系統回流入心，經由肺循環至肺，故先有喘，肺經心再藉由體循環傳熱於皮毛，故汗出。

方有執曰「利與上條同，而上條用理中者，以痞、鞭、脈弱屬寒也。此用芩、連者，以喘、汗、脈促屬熱也」。

【按】

痞者，陰陽不相通，陰氣不得出陽，陽氣不得入陰。故陰中之陽氣阻於膈下之心下部位則形成痞，而氣積久則變硬也。然而痞硬，有寒有熱，言脈弱屬寒，可也，痞硬屬寒則不可也。

「以喘、汗、脈促屬熱也」，喘、汗兩種證狀也是有寒有熱，並非皆屬熱也。例如條文「汗出遂漏不止」者，為陽虛自汗，屬寒。如小青龍湯之心下有水氣，有喘證，也是屬寒。

喻昌曰「太陽病，原無下法，當用桂枝解外，醫反下之，則邪熱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表，已入陽明之裏。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熱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捨桂枝而用葛根，以專主陽明之表，加芩、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止，不治利而利止。此又太陽、陽明兩解表裏之變法也。」

【按】

「太陽病，原無下法」，太陽病，入裏則有下法，怎可言太陽病原無下法呢？

「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熱上奔則喘，下奔則泄」，脈促和利，都是攻下所造成後果，其病之本在於利，故用葛根以治利，如「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的葛根湯證，芩、連以治血熱，如黃連阿膠湯之「治心中煩，不得臥」，炙甘草以治脈促，如桂林古本的炙甘草湯條文治「脈結促，心動悸」。

汪琥曰「誤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此非腸胃真虛證，乃胃有邪熱，下通於腸而作泄也。脈促者，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也，此為陽獨盛之脈也。脈促見陽，知表未解，此表乃陽明經病，非猶太陽桂枝之表證也。喘而汗出者，亦陽明胃府裏熱氣逆所致，非太陽風邪氣壅之喘，亦非桂枝湯汗出之證也。故當解陽明表邪，清胃府裏熱也」。

【按】

「誤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誤下造成了利遂不止，使得血都壅阻於胃，而這些血的血中之氣，因為利遂不止造成胃部的氣中之氣耗損，也跟隨著耗損，所以形血熱，故知此熱是利遂不止所造成的。

「脈促者，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也，此為陽獨盛之脈也」，脈促



為陰不濟陽身導致的，非是陽獨盛之脈。

「脈促見陽，知表未解」，條文「太陽病，下之後，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半觔，黃芩三兩，黃連三兩，甘草（炙）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本草說明】**

**【葛根】**

《神農本草經》「葛根，味甘，平。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痺。起陰氣，解諸毒。葛穀，主下利十歲以上」，葛根味甘屬脾，氣平在中，主治消渴。所謂的消渴，以現今語文來說，是飲不止渴，如果只是單純牽涉到氣，如氣中之氣的耗損，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如大汗出，下利等，只能產生煩渴，這種渴，只要飲水是可以止的，病位在胃，如白虎加人參湯的「大汗出，大煩渴，脈洪大」。若是牽涉到血，血中之氣的不足，則會形成消渴，病位在心包絡及腎。如厥陰病的「消渴，氣上撞心」，五苓散的「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腎氣丸的「消渴，小便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由此可知，葛根可以加速胃氣及肌肉內的氣流通，故可治屬胃區的三焦氣道通行不利的嘔吐和因肌肉氣道通行不利的痺，以及《傷寒論》中的項背強几几，也可以增加胃中氣中之血的回流，故主治因胃中氣中之血回流量少所造成的的消渴，身大熱，諸痺，而且可以藉中加速胃中的氣中之血回流，在屬陰的腹形成一向上之力，也可使陰之氣上行。葛根的解毒，在於治療因中毒所造成的下利和肌肉緊繃的證。葛穀，葛之實也。實是氣所結聚而成，凡氣散不收不聚，屬於脾胃機能衰弱者，可使收聚，故主下利十歲以上。

**【黃芩】**

《神農本草經》「黃芩，味苦，平。主諸熱黃疸，腸澼，泄利。逐水，下血閉，惡創疽蝕，火瘍。一名腐腸，生川谷」，黃芩，味苦入心，氣平在中。主治各種熱，濕熱所導致的黃疸，腸子腫

脹充血所導致腸澀以及泄利。因其能清濕阻所導致血管充血的血熱，減少發炎症狀，所以就能減少滲液，故能逐水。熱使血上行而不下，故下部血液循環不良，形成血閉，因其能清血熱，使血不熱或涼而可下，故可下血閉。同理可治療因血熱導致下部血液循環不良的惡創（惡瘡，經久不癒的瘡）及疽蝕（疽，因氣血循環受阻，所產生的病，如手足末端發黑。蝕，蟲食。疽蝕，氣血循環不良之處，長蟲了，有蟲在吃。）也可以治療，病位在上在表，部位屬陽，因血熱所造成的火瘍。總之，黃芩是清脈外氣阻成濕導致血脈充血的血熱。

《神農本草經》「黃連，味苦，寒。主治熱氣，目痛，眦傷，泣出，明目，腸澀，腹痛，下痢，婦人陰中腫痛」。黃連，味苦入心，氣寒屬下。主治熱氣，指氣的熱是由內來的，是血熱所傳的，與白虎湯的氣熱，是氣本身的熱不同，故氣熱用石膏，熱氣用黃連。肝開竅於目，目痛，眦傷，泣出，目不明（眼內過熱，水睛體易受熱而變白，形成白內障），都是血熱使目充血太過所導致的證狀，黃連能清心包和心內血之熱，故能治之。又腹內因血熱充血過多，靜脈不能處理動脈流來過多的血液，造成靜脈的淤阻和擴張，進而引起腹痛，或是因血熱造成腸部滲於腸間質的組織液過多，形成腸澀，或是血熱伴隨滲液造成腸黏膜的腫脹稠黏形成下痢。若是血熱造成的充血滲液發生在婦人的陰中，就會造成陰中腫痛。

婦人陰中屬厥陰，若是氣熱則是腫，血熱則是腫痛，故知婦人陰中腫痛，也是心包血熱所造成的。總之，黃連主清厥陰心包和心之熱，故烏梅丸中有黃連而無黃芩。以此而知黃芩在氣在三焦，而用於少陽，黃連在血在心包絡而用於厥陰。黃芩因血管外的氣阻進而使血中之氣淤阻，導致充血的血熱，故黃芩去血中之氣阻而清熱。黃連是因血熱充血而導致濕，故黃連因清熱而除濕。此是兩者之不同，然對於濕熱由於血所導致的，常兩者並用，如瀉心湯、葛芩連湯之類。

### 【集解】

柯琴曰「外熱不除，是表不解。下利不止，是裏未和。誤下致利，病

因則同。一則脈微弱，心下痞鞭，是脈不足而證有餘也。一則脈促而喘，反汗自出，是脈有餘而證不足也。表裏、虛實，當從脈辨，況弱脈見於數下後，則痞鞭為虛，更可知也。故用理中之辛甘溫補，止下利，化痞鞭，又加桂枝以解表。先煮四味，後內桂枝，和中之力饒，而解肌之氣銳，是於兩解中寓權宜法也。桂枝證本脈緩，誤下後而反促，陽氣內盛，邪蒸於外，故汗出也。熱暴於內，火逆上衝，故為喘也。暴注下迫，故為利也。故君清輕升發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連，以止汗而定喘。又加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後內諸藥，解肌之力純，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者殊法矣」。

【按】

「脈微弱」，桂枝加人參湯條文沒有脈微弱。

「脈促而喘，反汗自出，是脈有餘而證不足」，脈促非有餘之脈是虛性的脈，因為血中之氣不足，導致心跳加快以及心跳止無定數。心跳止無定數就是因為血中之氣不足，導致心收縮的時候，因為心的心室沒有血，產生空包彈，沒有血液流入主動脈，也不形成脈跳，故出現心跳止的脈象。條文言喘而汗出，因熱由胃至肺造成喘，再至皮表而成汗出，沒有「反自汗出」句。

「痞鞭為虛」，因為下利，使得陰中之陽氣上行之力不足，不能跨過陰陽之間的橫膈，所以阻於心下，形成心下痞鞭，此痞鞭是陰中陽氣所積，是實而非虛。

凡病在表，不論三陰三陽之病，下之後變證多端，或有不入裡和半表半裡者，若是其脈浮，可用桂枝湯以解之。若是入半表半裡之處，其脈不浮沉而在中，如脈弦者是也。若是入裡者其脈沉，如脈沉緊、脈滑者是也。本條脈促者，熱未解也，是指裏熱，非表熱也。下利的原因是因攻下，胃部充血腫脹，使飲水不得吸收所致。然越下利，則血中之氣越虛，血中之熱越盛，故而出現喘而汗出。本條如同前條桂枝人參湯一樣，都是攻下後，下利不止，導致本身有寒熱之變，在此桂枝人參湯屬寒屬太陰脾，葛芩連湯屬熱屬陽明胃。

三十六、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譯】

太陽病，攻下了以後，脈促，胸悶的，桂枝去芍藥湯主治之。  
若是微惡寒的，去芍藥，加附子湯主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太陽病，下之後，其人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

【譯】

太陽病，攻下以後，脈促，胸悶的，桂枝去芍藥湯主治之。

太陽病，攻下了以後，病人惡寒的，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攻下了以後，向外的氣血因攻下而拉往腸胃，腸胃道的氣中之氣外滲入胃腸腔，耗損了一些體液，在表的邪氣隨氣血向內而內入。陰中之陽氣外行因受攻下的影響而上行減少，所以從脾胃要經由心肺和體循環外行的榮衛氣便不足，因而造成脈促。外面的邪氣向內陷入到胸，不像之前的葛芩連湯和桂枝人參湯證的在表邪氣因「攻下，利遂不止」和「數攻下」從腸胃道出，其因攻下過其度因而產生了後遺症。此條邪氣陷於胸，故正邪相持於胸，導致胸部的淋巴回流淤阻，形成胸滿。又因為橫膈以上屬上焦為陽，所以還是可以用陽法中的汗法，不過因為脈促（心內血中之氣不足），胸悶（胸中氣淤阻）的緣故，所以我們要加速淋巴的回流，減少靜脈血的回流，因為血中之血與氣中之血這兩者會相競爭要入心之前的脈道，因而要去芍藥，減少血中之血的回流，這就是為何要去芍藥的理由。相同的，下之後，出現惡寒，表示表面氣的熱度不夠（氣主煦之），所以感覺冷，而條文中並無下利，故知衛氣的來源並不寒，此表寒乃表陽不固所致，要溫表面的氣，我們利用炮附子來閉毛竅，溫太陽的水，除了產熱外，也減少表面熱量的散失，就可以治療惡寒了。同理，因攻下之後，氣往外出的力道變弱，為了加速氣的流動，我們必須減少靜脈的回流，故同樣要去芍藥，原因如同前所述。

【按】

若微惡寒者，當是汗出微惡寒方合。若無「汗出」二字，乃表未解，



無取乎加附子也。

【註】

太陽病，表未解而下之，胸實邪陷，則為胸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瓜蒂散證也。胸虛邪陷，則為氣上衝，桂枝湯證也。今下之後，邪陷胸中，胸滿，脈促，似乎胸實，而無衝喉不得息之證，似乎胸虛，又見胸滿之證，故不用瓜蒂散以治實，亦不用桂枝湯以治虛，惟用桂枝之甘辛，以和太陽之表，去芍藥之酸收，以避胸中之滿。若汗出微惡寒，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主之者，以防亡陽之變也。

【按】

「胸實邪陷」，文中胸實邪陷，應為胸虛邪陷才是，人不虛，邪如何客之呢？瓜蒂散證是在氣淤阻咽喉，不在胸，所陷部位較高，其因乃是胸有寒，使得頭上部的淋巴回流淤阻於咽喉部，因氣有所聚，氣道有所淤阻，脈因此表現出微浮。又因病在高位，故用瓜蒂散吐之，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

【按】

上條脈促，喘而汗出，不惡寒，下利不止，云屬實熱。此條脈促，胸滿，汗出，微惡寒，不喘，不下利，反屬虛寒者，何也？上條是裏熱蒸越之汗，故汗出，不惡寒，陽實也。喘而下利，皆為熱也。此條乃表陽不固之汗，故汗出，微惡寒，陽虛也，即不喘利，亦為寒也。要知仲聖立法，每在極微處設辨，恐人微處易忽也。今以微惡寒發其義，卻不在汗出上辨寒熱，而在汗出惡寒、不惡寒上辨寒熱；不在脈促上辨寒熱，而在脈促之有力、無力辨寒熱。於此又可知不惟在胸滿上辨虛實，而當在胸滿之時滿、時不滿、常常滿而不減上辨虛實矣。

【按】

葛芩連湯證和桂枝人參湯證，皆下後邪從裏而出，然因攻下導致了胃熱脾寒的後遺證，所以用兩方來治療處理。此條是因為攻下，邪氣隨氣血內入於胸部，胸部屬陽，尚未下入過膈，故以桂枝湯之類方來治之，然因其有胸滿，故要加強氣中之血之回流，減少血中之血的回流，故去芍藥。又因微惡寒，故加炮附子來溫腎陽以助太陽膀胱寒水，以及閉毛竅，減少熱的散失來溫表以去微惡寒。

【集註】

喻昌曰「此條之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聖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三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

【按】

凡證皆有陰陽，如此條之惡寒，有表實的惡寒，如傷寒的麻黃湯證，當發汗以去其寒，有表虛的惡寒，如下後表虛不足的惡寒，大都於湯方加炮附子，如桂枝加附子湯以及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程應旂曰「有陽盛而見促脈，亦有陽虛而見促脈者，當辨之於有力無力，仍須辨之於外證也」。

【按】

促脈為血中之氣不足，其屬虛，其原因有脾胃所產的榮衛之氣的來源不足，或是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所致。然此兩者亦有虛實之辨，如中上焦的氣道淤阻，入心的榮衛氣不足，或是本身脾胃之氣力不足，也使得入心的榮衛氣不足，以病因而言，前者屬實，後者屬虛。同理，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也有虛實之因，讀者可自行推之。

沈明宗曰「誤下擾亂陰陽之氣則脈促，邪入胸膈，幾成結胸，但結滿而未痛耳！故以桂枝湯單提胸膈之邪，使從表解。去芍藥者，惡其酸收，引邪內入故也。若脈促，胸滿而微惡寒，乃虛而踟躇，陽氣欲脫，又非陽實之比，所以加附子固護真陽也。然傷風下後之惡寒，與未下之惡寒，迥然有別。而汗後之惡寒，與未汗之惡寒亦殊」。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內去芍藥，餘依前法。

【桂林古本】

【桂枝去芍藥湯方】

（即桂枝湯原方去芍藥）。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前法。

【桂林古本】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三十七、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桂林古本】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與之佳。

【譯】

太陽病，用了下法，微喘的，是表未解的緣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治之。

與喘有關的病，作桂枝加厚朴杏子湯，給與治療，是很好的。

【講解】

太陽病，攻下，脈促，胸悶的，邪氣淤阻在胸的用桂枝去芍藥湯。本身胸中有寒，邪氣淤阻在咽喉的，用瓜蒂散。淤阻在心下的，不論寒熱，用小陷胸湯，嚴重一點，邪氣從心下淤阻到少腹的，屬熱的用大陷胸湯，屬寒的用三物小白散。邪氣雖然經由攻下從胃排出，但是身體的功能卻失去調和，形成利遂不止，以致於胃熱津虧的，用葛根黃芩黃連湯。邪氣經由數次攻下由從腸道排出的，形成協熱而利，以致於脾胃虛寒的，用桂枝人參湯。本條是邪氣雖經攻下，但內陷微少，此可由證狀的微喘得知。故邪氣大都還是在表，只不過是攻下造成肺絡氣血淤阻，故用厚朴行肺經氣血之痹、杏仁幫助皮部汗液分泌，疏通肺絡。

「喘家」，家是指有血緣關係的人住一起所成的，所以喘家是指與喘有相關的病。如陽明病篇所說的胃家，就是與胃有關連的，如胃上面所接的咽、口，下面的小腸、大腸、肛門，這些統稱為胃家。

【註】

太陽病，當汗而反下之，下利，脈促，喘而汗出，不惡寒者，乃邪陷於裏，熱在陽明，葛根黃芩黃連湯證也。今太陽病當汗而反下之，不下利而微喘，是邪陷於胸，未入於胃，表仍未解也。故仍用桂枝湯以解肌表，加厚朴、杏子以降逆定喘也。喘家，謂素有喘病之人，遇中風而喘者，桂枝湯皆宜用之，加厚朴、杏子為佳也。

【按】

下之微喘，非是邪陷於胸，若是邪陷於胸，則有喘而非微喘也。微喘的原因，是因為表氣因攻下微陷，使氣中之氣，外泄不暢，影響於肺，故微喘，若是像麻黃湯證的毛竅閉塞，氣不通利，壅遏心肺氣血之流通，則為無汗而喘，此種喘非微喘也也。喘家，解釋為「素有喘病之人」，若以此而推，胃家是否也應釋為素有胃病之人呢？那陽明病篇的「胃家實」又作何解呢？又有些醫家把家釋為專家，說喘家就是平素時常喘，已成專家了，然東漢時有專家此字詞嗎？沒有啊！所以解釋經文，當要細心，不然會常犯不思之過。

【集註】

方有執曰「喘者，氣逆於上，故呼吸不順而聲息不利也。微者，聲息緩，不似大喘之氣急也。以表尚在，不解其表，則喘不可定，故用桂枝解表，加厚朴利氣，杏仁下氣，所以為定喘之要藥」。

【按】

「厚朴利氣，杏仁下氣」，所謂藥有君臣佐使，以此名藥，乃因臣藥、佐使藥必隨君藥以從事也。故杏仁隨桂枝湯走表而促進汗液分泌，隨麻仁丸而入裡，促進大腸液之分泌，故知此湯的杏仁非以用來下氣也。本草厚朴治中風傷寒之氣血痹、死肌，因其用為皮，屬肺，故可利表肺絡之氣血。

喻昌曰「此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杏仁、石膏、甘草，即此可推」。又曰「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

【按】

寒邪誤下作喘，非用麻杏甘草湯也，若是有表裡證，用小青龍



湯；有裡證而表解者，射干麻黃湯。凡正氣是由內而外出，其根在內，邪是由外而內入，其根在表，故「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意思是病證由內而外者，正氣勝，邪氣退，病越輕；病證由外入內者，邪氣強，正氣弱，病越重。

「表邪因誤下上逆」，實不知喻昌所言之義也。凡表邪下陷入裡，心經由由四關的腕踝而往肘、肩或膝、鼠蹊而入。又因表為陽，故下之氣逆者，行腕肘肩之道多，其氣逆走心→肺→上焦→中焦→胃腸之路也。

程應旌曰「喘之一證，有表有裏，不可不辨。下後汗出而喘，其喘必盛，屬裏熱壅逆火炎故也。下後微喘，汗必不大出，屬表邪閉遏氣逆故也。仍用桂枝湯解表，內加朴、杏以下逆氣」。

【按】

程應旌註解的最合條文之義，其言「喘之一證，有表有裏，不可不辨」，正如之前筆者所諄諄常言的，凡識證，必知有陰有陽，故治病必脈證相參來找出致病的因素，這樣才能把病治好。至於後段「內加朴、杏以下逆氣」，加朴、杏非下逆氣，乃是疏利表氣也。

魏荔彤曰「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勢必作喘，故謂之喘家」。

【按】

喘的標的在肺，然其病本之因不關於肺者甚多，不治其本而只知治肺，其喘必不解矣。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個，餘依桂枝湯方。

【本草說明】

【厚朴】

《神農本草經》「厚朴，味苦，溫。主中風，傷寒，頭痛，寒熱，驚悸，氣血痹，死肌」，厚朴味苦入心，氣溫在上，主治中風傷寒所導致充血的頭痛，寒熱（人體本是氣血所成，氣血不多不少，在於中而平，故曰「氣血和」。然外感六淫，內傷飲食居處，更加七情六欲之擾，或是由禽獸王法所傷，其氣血有所偏勝，

則為病。其病處氣血多者熱，氣血少者寒。氣血淤阻於前者熱，淤阻於後者寒，如足踝之扭傷，踝前之足跗為熱，踝後之脛股為寒），驚（血管收縮，血循變壞）悸（氣血不足），氣血痹（氣血不通），死肌（肌肉的壞死）。由於厚朴味苦入心，其用在皮屬肺，故厚朴可藉擴張較大的動脈管，來治心肺的氣血痹。然而《傷寒論》的厚朴，主用於促進裏部的血中之氣滲出，以除去裏部腸胃充血性的腹滿，與《神農本草經》有所不同。

【按】

戴原禮曰「太陽病有喘咳，無汗，喘者，宜麻杏石甘湯。有汗，喘者，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無汗，咳者，宜小青龍湯。少陽病，無喘，有咳，咳者，宜小柴胡湯加五味乾薑。陽明病，無咳，有喘，內實喘者，宜大承氣湯。下利者，宜葛根黃芩黃連湯。三陰惟少陰有喘咳，喘者，宜四逆湯加五味、乾薑；咳者，陰邪下利，宜真武湯加五味、乾薑。陽邪下利，宜豬苓湯，然喘皆危候也」。

【按】

載原禮所言，斷章取義，學者當細思之。如太陽病，若是發汗或下之，所導致汗出而喘，是麻杏甘石湯證，不僅在註解上無「發汗」、「下之」之字，反而言「無汗喘者」，除「無汗」當為「汗出」的錯誤外，而且少掉一「而」字，況無汗而喘，是麻黃湯證，非麻杏甘石湯證。實在是很粗略啊！而「太陽病，下之，微喘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湯」，反成為有汗喘者。五臟皆能令人咳，也能令人喘，故少陽病、陽明病、三陰本應都有咳喘。載原禮又說「喘皆危候」，非也。外感之喘，脈證與病機合者，很快就好了。而內傷之喘，雖脈證與病機合者，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只有絕汗，頭髮蓬鬆，氣絕之喘乃是危候也。

三十八、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譯】

太陽病，攻下了以後，病人的氣上衝的，可以給與桂枝湯，藥方用之前的方式。若是不上衝的，不可以給與。

【講解】

太陽病，攻下了以後，氣有上衝感的，表示雖然遭受攻下，邪氣內陷不深，且正氣有外行之象，故可以給與桂枝湯。若不上衝的，表示邪已內入，而正氣衰弱無力外出，故氣不上衝，所以不可以給與桂枝湯。

【註】

太陽病，表未解而下之。裏實者，邪陷則為結胸，大陷胸湯證也。裏虛者，邪陷則為下利，桂枝人參湯證也。胸實者，邪陷則為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瓜蒂散證也。今胸虛邪陷於胸，故但為氣上衝，是表尚未罷，然無壅滿不得息痞鞭之證，故不可吐下，仍當解表，可與桂枝湯，如法汗之。使陷胸之邪，不受外束，胸中之氣，得以四達，自不致內壅而上衝矣。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也。

【按】

太陽病，下之後，氣血內行腸胃道，在外之邪氣隨之內入，若內入未過肩，則邪氣還停在表，可以再用桂枝湯解之，若是過肩入胸，形成脈促胸滿的，因胸屬上焦，還是陽位，故可以用桂枝去芍藥湯主治之。若是屬陽的邪氣已停在胸之表且有跨膈內入於心下之表，則形成陷胸，用小陷胸湯。若是屬陰的邪氣，則停於胸之裏，且有跨膈內入於心下之裏，則形成寒實的結胸。若是屬陽的邪氣入心下之表且到腹和下焦之表，則形成從心下至少腹硬滿的大陷胸湯，若是屬陰的邪氣，則在腹之裏形成從心下至少腹硬滿的三物三白散。若是屬陽的邪氣從胃出，但身體失去調回的功能，造成遂利不止，喘而汗出，用葛芩連湯。若是數下之，屬陰的邪氣，從脾出，狹迫脾之熱而出，所謂協熱利，造成脾的虛寒，身體不能自行調回的，用桂枝人參湯。若是有屬陰屬陽的邪氣，因攻下入於腹停於胃腸道內部區域，則造成痞證，則用瀉心湯類來治療。以上是攻下後邪氣隨氣血內入的概況。

「胸實者，邪陷則為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瓜蒂散證也」，瓜蒂散證是因為胸中有寒，頭上的體液回流受阻，淤塞

於頸，食道因體液的浸潤而腫脹，故出現氣上咽喉不得息。因其在高處，故用吐法。然而胸中有寒，也會造成胸中淋巴回流受阻，形成寒實結胸，所以醫者臨證上要觀其脈證來做相對的處置。

【集註】

方有執曰「氣上衝者，陽主氣而上升，風屬陽邪，下後入裏乘虛而上衝也。若不上衝，則非陽邪可知，故不可與」。

【按】

氣之所以上衝者，因正氣雖被暫時攻下而退卻，然病者未甚虛，氣亦可外行至所控管之處，與何種邪氣無關，如同兩軍交戰，一方勝則一方退，若兩軍力相等，則相持而不動也。

三十九、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桂林古本】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譯】

病大部份像桂枝湯證，頭不痛，後脖子不緊，寸脈在浮的部位微，胸中痞鞭，氣從胸中上衝咽喉，不能呼吸的，這是胸中有寒。當吐之，適合瓜蒂散。

【講解】

如，是大部份相同，極少的不同。佛家經典首句即是「如是我聞」，因為為阿難聽佛說法所作，非佛自身所親寫，乃阿難所聽聞，故作如是我聞，意思是絕大部是我所聽到的，表示還有一小部份是忘了或是沒聽清，所以真如的意思，是近於真而非全真。因為如桂枝證，但不全是，所以後頭接著言「頭不痛，項不強」，這就告訴我們瓜蒂散證和桂枝證的主要不同點是頭痛與項強的與否，也告訴我們頭痛、項強是桂枝湯證。寸脈是指寸關尺的寸部脈，微浮表示脈在浮的位置，而且脈是微的。因為病在胸，胸為陽，脈當浮，然胸中痞鞭，由鞭字，可知氣出受阻甚，能外現至於寸口脈者少，故脈微。在脈中見「微」字，如「少陰病，脈微細」，皆是言「脈微」，而非是在證中見「微」字做「稍微」



解，如微惡寒，作稍微惡寒解，諸多醫家注此常誤。痞，「否」之病。否為易經的卦名，否卦上卦為乾天，為陽在上，下卦為坤地，為陰在下，主陰陽不相交通之象。表的陽中之陰氣向內欲入不能，裡之陰中之陽氣向外欲出不得，如同橋兩端之白羊與黑羊相遇於獨木橋上，誰也不讓誰，這個獨木橋的位置就在胸中，陰陽氣相困，氣越積越盛因而如同裝水的皮囊被水撐滿而鞭，因為是皮囊故稱鞭，其它的中文相似字，如石頭的硬稱硬，米的硬稱粳，木的硬稱梗，魚的硬稱鯁，人的硬稱便，所以損者三友，友便佞，是指固執不通，不接受建言，強辭奪理的朋友，佛家所謂「貢高我慢」之輩。因為胸中痞鞭了，頭上的氣中之血要經由上焦回流入心，也跟著淤阻了，所以從咽喉底部開始淤阻腫脹，且向上進行，因而形成氣上衝咽喉的感覺，又因為咽喉腫脹，喉嚨腫，氣道狹小，所以不得息（一呼一吸謂之一息，換句話說，息就是呼吸的稱呼）。而造成胸中痞鞭，氣上衝咽，不得息的原因，是因為胸中有寒，故使在外的陽中之陰氣不得入，而在裡之陰中之陽氣不得出。人體有如同一小天地，日夜相輪轉，陰陽氣相接續，如同圓環一樣，沒有起始點也沒有終點，故能運行不止，所以當人之氣絕，或是所謂的「斷氣」，亦即是所謂生命終止之時。雖然胸中有寒是病之本，然不得息之標重，又氣淤阻在高位和上位者，應當吐之，故宜瓜蒂散吐痰涎以解標之急。待其標解後，當治其本，何謂其本，乃胸中有寒也，筆者認為純寒者甘草乾薑湯主治之，若兼有實如寒實結胸，小陷胸湯主之，三物白散也可。瓜蒂散證與桂枝湯證的不同，在於頭不痛，項不強，脈微浮，因為瓜蒂散證的淋巴回流淤阻在氣中之血要入心之前，不同於桂枝湯證在微血管滲出血中之伴成氣以後，所以頭不痛，項不強，兩者之證不同如此。

【註】

病如桂枝證，乃頭項強痛，發熱，汗出，惡風，脈浮緩也。今頭不痛，項不強，是桂枝證不悉具也。寸脈微浮，是邪去表未遠，已離其表也。胸中痞鞭，氣上衝喉，不得息，是邪入裏未深而在胸中，必胸中素有寒飲之所致也。寒飲在胸，不在肌腠，解肌之法，無可用也。痞鞭在胸，而不在

心下，攻裏之法，亦無所施，惟有高者越之一法，使胸中寒飲，一湧而出，故宜吐之以瓜蒂散也。

【按】

「寸脈微浮，是邪去表未遠，已離其表也」，寸脈微浮，是寸脈微及寸脈浮，寸脈浮是病在陽，微則是上焦陽氣不得外出，既見胸中痞硬，則可知是上焦淤阻，陽氣不出所導致的。脈浮為陽，位在表，膈上之心肺亦為陽也，故配左右寸。微者，氣衰而不得出於寸口也。條文中只言胸中有寒，未言寒飲，不可作此註解，胸中痞硬乃上焦淤阻導致飲的積聚所造成的。

【集註】

程應旂曰「痞鞭一證，因吐下者為虛，不因吐下者為實。實邪痰飲填塞心胸，中、下二焦為之阻絕，自不得不從上焦為出路。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

【按】

痞鞭一證，因陰陽氣不相通且反相持於陰陽交界之處而導致的證候，主要是氣道淤阻氣積久漸盛而成痞鞭，像這類都是屬實也。

汪琥曰「傷寒一病，吐法不可不講，所以仲聖以此條特出之太陽上篇者，以吐不宜遲，與太陽汗證之法相等，當於二三日間，審其證而用此法也」。

【按】

吐與汗法是不同的，汗為陽中之陽法，吐為陰中之陽法，在前面已言及。吐法的作用部位為在胃，以胃為土，吐字旁有土也。凡病屬於上焦之部有積留痰飲水濕，皆可用吐法以除去之，然因吐法為逐實之用，故上焦無實而有虛者，不可用。

沈明宗曰「素有痰飲內積，稍涉風寒，引動其痰，即外如桂枝湯證，但無頭痛項強，知非風邪中表矣」。

【按】

此條只言病如桂枝證，雖在太陽病篇，然非指太陽病也。是其人之病造成上焦有痰飲水濕之淤阻，故用瓜蒂散。其與桂枝證不同之因，前已言之。

張錫駒曰「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邪挾寒飲，從太陽之氣而上越也」。

【按】

氣上衝咽喉，不得息之病證及因，在講解的部份已述及，請參照。

【瓜蒂散方】

瓜蒂（熬黃）一分，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服，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桂林古本】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赤小豆一分。

上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匙，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

【本草說明】

【瓜蒂】

《神農本草經》「瓜蒂，味苦，寒。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蠱毒，咳逆，上氣，及食諸果，病在胸腹中，皆吐下之」，瓜蒂味苦入心，氣寒在下，其所能治水，都因其可吐下之故，其在胸、心下則吐，在腹則下利，因其味而有其性，故面及上肢浮腫者，氣因上焦飲阻不回流歸心所導致，則宜之，若毛竅不通因而四肢浮腫，當以汗解者，要用麻黃也。下肢浮腫，非因屬腎而小便不利，瓜蒂能促使腸道分泌腸液，使水從腸道而利也，故可下水。諸果，大都味甘，水多。水性向下而有形質，故其本質為陰。果類水多，故果性寒，常令氣凝塞，又味甘使氣緩，寒緩兩因相合，常令飲及水生，《金匱》言痰飲，昔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是也。蠱毒者，常令氣阻成飲而腫，觀蜂蟻蛇毒者，皆做如是之證，故可去飲及通利水道者，可解蠱毒，然必觀其脈證而用之，如小便不利者，豬苓可用，不得呼吸者，瓜蒂可使。咳逆者，其根在逆，也就是手足冷，咳嗽而導致手足冷的，稱為咳逆。咳逆者，如形寒飲冷，陽氣內卻者或遭遇恐懼，陽氣

內收者，或因攻下及飲食不慎下利，陽氣內陷者，皆有可成逆（手足冷）者，若有咳證則曰咳逆。或是胸中有寒或四肢氣阻，氣只能行上者，名曰「上氣」。然觀《傷寒論》，瓜蒂所用在於其能吐，若論下水，力不若甘遂之輩也。故瓜蒂在於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胸中有寒者，它藥所不能勝。

### 【赤小豆】

《神農本草經》「赤小豆，主下水，排癰腫膿血」，下水，水從下部排出，有從前陰後陰或女子陰道。排的字義，是藉由三焦水道或包絡血道，從內而出外。癰，氣血不行，則留結為癰。腫，氣不行則聚為腫，故腫有虛實。虛者，氣之回流之力不足而為腫，所以就要用補氣行氣的藥。實者，氣之回流遇阻，如扭傷之腫為實，破氣的藥就要使用了。赤小豆因能下水，對於咽喉腸胃道的癰腫膿血，它可藉由加速三焦水道和包絡血道的滲液功能，使之藉由小便、大便、月經而出，故在狐惑篇或下血篇的赤小豆當歸散，都可見其用。

### 【豆豉】

香豉，《神農本草經》無。香豉是黑豆經由發酵而得，內含有多種消化酵素以及發酵後的精微營養，可以填補胃至心中之氣的空虛處，其氣香可以醒脾，幫助後天氣血的生化運行，故在虛煩，心中懊惱之梔子豉湯中用到，以及瓜蒂散催吐時，在邪氣去其居留處時，正需要正氣補之，若不補之，就可能會變虛煩，所以瓜蒂散中用豆豉就是用來填補邪氣去的空處，用豆豉的原因就在此。

### 【方解】

胸中者，清陽之府。諸邪入胸府，阻遏陽氣，不得宣達，以致胸滿痞鞭，熱氣上衝，燥渴，心煩，噎噎欲吐。脈數促者，此熱鬱結也。胸滿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手足寒冷，欲吐不能吐，脈遲緊者，此寒鬱結也。凡胸中寒熱與氣與飲鬱結為病，諒非汗下之法所能治，必得酸苦湧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陽氣得復，痞鞭可消，胸中可和也。瓜蒂極苦，赤豆味酸，相須相益，能疏胸中實邪，為吐劑中第一品也。而佐香豉汁合服者，借穀氣以保胃氣也。服之不吐，少少加服，得快吐即止者，恐



傷胸中元氣也。此方奏功之捷，勝於汗下，所謂汗、吐、下三大法也。今人不知仲聖、子和之精義，置之不用，可勝惜哉！然諸亡血虛家，胸中氣液已虧，不可輕與，特為申禁。

【按】

瓜蒂藉由引吐的作用，使氣血往胃流動，吐去一些痰飲，又藉赤小豆來加強三焦水道和包絡血道的滲泌，以去胃和上焦的痰飲水濕。然痰飲之去其處有空，故用香豉來醒脾填空。

四十、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桂林古本】

「何謂結胸？」師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裏，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早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誤下故也」。

【譯】

「什麼是結胸呢？」師說「病發於陽反而攻下，熱從外入於內，因而形成結胸。病發於陰，而過早攻下，因而形成痞。所以會形成結胸，是誤下的緣故」。

【講解】

病發於陽或病發於陰要與以前曾提過的條文來參照，條文「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發於陽是在第一日就發病，發於陰是第二日才發病，一為奇數為陽，二為偶數為陰。經盡為六日，故第一日發病的發於陽則到第七日才傳經盡。而第二日發病的發於陰的，到第六日就傳經盡了。病發於陽，陽性外散，攻下為陰法，是逆勢而為，故是不可攻下的，曰反。病發於陰，陰性內斂，是可以攻下的，但不可過早，故曰早下之。病發於陽，邪氣若隨攻下而入於胸腹，則會位於胸腹部的皮膚肌肉的表部，所以結胸才會有「痛之不可近」的證狀。病發於陰，邪氣若是隨攻下而入於腹，則會位於腸胃道之胃腸壁部，形成痞。

【註】

此總釋結胸與痞鞭之因也。中風陽邪，故曰「病發於陽也」。不汗而反下之，熱邪乘虛陷入，因作結胸。傷寒陰邪，故曰「病發於陰也」。不

汗而反下之，熱邪乘虛陷入，因作痞鞭。所以成結胸與痞鞭者，以表未解而下之太早故也。病發於陰，不言熱入者，省文耳。然病發於陽而誤下者，未嘗無痞鞭。病發於陰而誤下之，亦時成結胸。良由人之氣體不同，或從實化，或從虛化也。

【按】

中風和傷寒都是屬病邪的部份，若是以此來解釋無所不包的陰與陽，是非常不妥的，例如以中風為陽，傷寒為陰，意思就是中風要七日才能解，傷寒只要六日就能解，有這道理嗎？中風攻下就造成結胸，傷寒攻下就造成痞，這也太武斷了。

「病發於陰，不言熱入者，省文耳」，吳謙的按，表示他沒有與之前的「病有發熱惡寒者…」的條文相參照，只憑己見而言說「省文耳」，這是非常不妥的，不僅誤己且誤人。所謂病發於陰而無熱入，是因為發於陰，本是無熱惡寒，怎有熱呢？而病發於陽有熱入，也因其本是發熱惡寒，故有熱入。

「然病發於陽而誤下者，未嘗無痞鞭。病發於陰而誤下之，亦時成結胸」，病發於陽或病發於陰，邪氣經攻下而伴隨內入的氣血入於內，並停於其所據之位，其所據之位是依其陰陽之本質而定，陽主外散，故成結胸，陰主內斂，故成痞。

【集註】

張兼善曰「風邪入裏則結胸，寒邪入裏則為痞。然此皆太陽病之所由來，非別陰證陽證也」。

【按】

條文只言病發於陽或發於陰，未言中風或傷寒，註家不應做此樣之解。

四十一、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惱，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躋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

【桂林古本】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頭痛

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五苓散主之。

【譯】

太陽病，脈先浮而後接著動數，浮就是風，數就是熱，動則是痛，頭痛，發熱，稍微盜汗，反而惡寒的，表還沒有解。醫反而攻下，動數變遲，膈內疼痛拒按，胃中空虛，客氣傷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而硬，則是結胸，大陷胸湯主治之。如果不結胸，只是頭汗出，其它部位沒有汗，汗先到頸部而回，小便不通利的，身體一定發黃，五苓散主治之。

【講解】

「脈浮而動數」，意思是脈先有浮，然後才接著出現動數，也就是沒有浮就沒有動數。動是不定的意思，也就是把脈時指下脈的跳動位置不定，其原因是到指下脈位的氣不足。至於脈動的原因，有虛有實，在實的部份，如同河流流動遇到阻礙會出現擾流，在虛的部份，是脈內血氣不足，導致脈內前後左右部的血不均，造成力道的偏頗，形成脈動。脈數表是血分有熱，血有熱的原因是在於血中之氣，也就血漿的不足，血漿不足的原因在於淋巴回流的不夠或是脾胃的吸收不良所致，血中之氣的不足，使得心臟自覺本身氣的不足，所以使心跳變快，脈跳變數。「脈動為痛」，既然知道脈動的原因，其中有淤阻之因，所謂「不通則痛」，故脈動為痛。金匱本的「數則為虛」和桂林古本的「數則為熱」，如同前所說的，是血中之氣不足，才會造成脈數，故可以說數則為虛或是數則為熱。像碰到數脈，我們知道大部份是屬虛，是血漿的不足所導致的，所以治療方式就是針對血中之氣不足的原因來治療，例如腸胃吸收不足，導致來源的不足，就補氣。淋巴回流不佳，就要行氣來幫助回流。淋巴淤阻，就要破氣，若有痰產生，就兼除痰。頭痛，發熱是太陽病的證。微盜汗出，是因為血漿不足的血熱（陰虛生內熱）所造成的，然而盜汗出後，陰會更虛而內熱盛，本應該要惡熱的，結果盜汗先出後，本應要惡熱，結果是惡寒，故曰「反惡寒」，為什麼會這樣不合的呢？原因是

表還沒有解，所以會惡寒。既然表未解，醫生應該要用發汗的方式，結果反而攻下，使得淤阻在外的邪氣，隨著被攻下的氣血更往內入，陷在膈內。首先，開始時淤阻在胸外的邪氣是造成脈的浮而動數，如今邪氣淤阻在膈內，造成原先浮而動數的脈變成脈浮而遲的脈，然而因為在上焦，所以脈還是浮的。又因為邪氣的實，所以膈內拒按、疼痛。中焦到膈的正氣，因為被攻下而從腸胃道出，正氣變虛，所以胃中空虛。所謂外來者為客，客氣是指從外向內入的氣。動膈，使膈的升降不能維持固定的狀態，所以造成短氣。

「躁」，下部氣血的流動不良所產生的病證，原因是在膈上的氣血流動比膈下的多，主要是因為攻下，氣中之血的回流量變少，血氣變燥熱，燥熱屬陽，故氣血會往膈上走，因而在下的足反而變少了，足部就需藉由外部的動作來幫助其氣血的流動，不然人會覺不舒服，這就形成坐立不安的躁。

「煩」，下部的氣中之氣因為攻下而變少，相對的使氣中之血的回流量不多，所以膈上的氣血，就顯的熱（人體的水和熱是處於平和的狀態，當一部份少，另一部份相對就多，所以熱少水多則寒，氣往下及內行。熱多水少則熱，氣血往外及上行）。而熱氣往上及外行，就到頭了，所以出現火燒頭的「煩」。

同樣的，心中的水少熱多，便會出現了心中被這種虛熱所包圍，不得舒緩的的感覺，稱作「懊」。「憊」，如同濃一樣，濃是水被濃縮，所以憊是心中被憊因為水少熱多，所導致「憊」縮的覺。

「陽氣內陷」，陽氣就是要往外往上往表面走的氣，是由內向外的，我們人體的水及飲食精微經由胃腸的消化吸收，是會經由體循環往外或往內送。往外送的稱為陽氣，由於屬客氣的邪氣，因隨攻下而至於膈，陽氣被客氣所阻，不得盡其力而外出，只能至於心下，漸漸累積而成心下因鞭，邪氣也因陽氣在內，只能據於腹胸之表，故形成結胸。又因為這陽氣和邪氣相糾結，甚而成鞭，故用大陷胸湯，使客氣與被其所阻的陽氣，從胃腸道而出，這樣淤阻的氣道才會通利。這條條文是接到「醫反下之」之後，如果攻下後，並沒有結胸，表示邪沒有陷到胸膈，還是在表，證



狀只出現頭汗，餘處無汗，躋頸而還，頭汗表示體內的津液因攻下而缺少，缺少的津液造成血熱。熱性向上，又津虧，故只有頭汗。氣往頭上走，往下走的力道就小了，故小便不利。頭部出汗告訴我們二件事，一個是津液的不足，一個是熱能散出的更少（只有頭在散熱），津液越來越少，所以會造成津虧血熱的發黃，故曰「身必黃」，這種黃是津虧所導致的。因為身黃不是結胸的氣阻所造成，而是下焦小便不利，腎的再吸不夠所導致的，在條文之初，就言「脈浮而動數」，顯現出病人本有津虧血熱之因，又因攻下傷津，使得津愈少而發黃，治療方式是促進腎的再吸收，這樣可以使血中之氣回復，所以用五苓散而不用豬苓湯，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病證所顯示的，是熱在上，寒在下，而不是熱在下的豬苓湯。此條文還可引申，如果身黃而沒有小便不利的證狀，我們要用什麼呢？用豬膚湯，豬膚湯就是治療津虧的發黃。心與腎同為少陰，但是二者在水熱上有所不同，腎能讓身體內的熱變少水變多，所以能治消渴，如生理學上，腎能濃縮尿液保留水分。心能讓熱變多水變少，所以能治四逆，如強心可以使四肢回溫，甚至能出汗。藉由對心腎的調節，可以治療水火之病。

【按】

「數則為虛」句，疑是衍文。

【按】

雖然桂林古本無，但數則為虛，如前所講解，是可以理解的，留著並無不妥。

【註】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邪脈也，數則為熱邪脈也，動則為諸痛脈也。頭痛發熱，太陽證也。熱蒸於陽，陽虛則自汗出，熱蒸於陰，陰虛則盜汗出，陰虛當惡熱，今反惡寒，故知此非陰虛之盜汗，乃表未解之盜汗，微微而出也。表未解當解表，醫反下之，遂使動數之熱脈變為寒遲，蓋動數乃表邪欲傳，因下而逆於膈中，故不傳而脈亦變也。表客陽邪，乘胃空虛，陷入胸膈而拒痛，短氣，不能布息，煩躁，心中懊懣，心下因鞭，逕從實化而為結胸矣。法當以大陷胸湯主之。若不從實化，不成結胸，但頭汗出至頸，餘處無汗，則熱不得越也。小便不利，則濕不得瀉也，熱濕

合化，故身必發黃也。

【按】

「熱蒸於陽，陽虛則自汗出」，熱蒸於陽，陽部熱盛，故出汗以瀉之，如同我們運動之後所造成的身體熱要告出汗來散熱，這是身體的調和機轉，並不是陽虛。陽虛的自汗出，是體表的毛孔因為氣血的流動不足，失去了開闔的功能所造成的，如桂枝加附子湯證的「發汗，遂漏不止」，這才是陽虛的自汗。

文中言微盜汗出，故陰虛不盛也。相對的，其內熱亦微也。又因其尚有表證之惡寒，彼此相較之下，故現惡寒也。並非如吳謙所言是表未解之盜汗。

【集註】

成無己曰「動數變遲，而浮脈獨不變者，以邪結胸中，上焦陽分，脈不得而沉也」。

【按】

脈浮者，病在陽。陽者，表也、上焦也。故瓜蒂散證，病在上焦，脈微浮。成無己的講解不錯。

朱震亨曰「太陽病，表未解而攻裏，裏已虛矣。雖見浮而動數之陽脈，一經誤下，則必變為遲陰之脈矣。胃中空虛，短氣，躁，煩，虛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心中因鞭而可迅攻之乎？大陷胸之力，不緩於承氣，下而又下，寧不畏其重虛耶？即陽病實邪下後，若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者，亦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可也。況太陽誤下後，明有虛證乎』」？

【按】

病在表，從表來解，其路途近而順，若是用攻下，從裡而解，路途較長，有時會在路程的各個部位停留，造成諸多變證，但若是一路從腸胃道而出，在藥效過後，沒有下利的，就不會造成裏虛，反而病會好了。如果邪氣已出，但身體因攻下失去調和，造成下利不止的，若是屬胃熱津虧的，葛根黃芩黃連湯。屬脾寒氣虛的，桂枝人參湯。若不下利，邪氣停於心下至少腹，造成陽氣外行受阻的，因其停阻之陰陽部位，分寒熱而用三物白散或大陷胸湯。若是脈促胸悶，邪氣淤阻在胸的，因胸為陽，助陽外行以去邪氣，所以用桂枝去芍藥湯。若兼有惡寒的，加附子。若胸中

有氣上衝感的，同樣用桂枝湯。若是胸中有寒，頭部淋巴不得回流，而向上淤阻造成「病如桂枝證，項不強，頭不痛，脈微浮，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用瓜蒂散。由上可知，下後非必一定裏虛也。

【按】

震亨所論治，以梔子豉湯吐之，亦是未成結胸，從胸虛有熱而化者宜也。若從胸虛有寒而化者，不論已成未成結胸，則又當從活人書溫補法矣，不可混施也。

【按】

梔子豉湯證，是屬於發汗或下後，邪氣已除，然胸中虛熱所造成的病證。

方有執曰「太陽之脈本浮，動數者，亦傳也。太陽本自汗，而言微盜汗。本惡寒，而言反惡寒者，稽久而然也。膈，心胸之間也。拒，格拒也。言膈氣與邪氣相格拒而為痛也。客氣，邪氣也。短氣，促氣不能布息也。懊憹，心為邪亂而不寧也。陽氣，客氣之別名也，以本外邪，故曰客氣。以邪本風，故曰陽氣。以裏虛因而陷入，故曰內陷。自『若不結胸』句至末，以變之輕者而言也。」

【按】

仲聖寫書，明醫書非文學創作，需字字斟酌，一字必有一字之用義，不含混，方有執不明此，故其解多誤。陽氣非客氣之別名，乃後天脾胃所成的榮衛，二者從脾胃向表向外流行之氣的稱謂，屬正氣也。此正氣因攻下，而力不達外，故曰陽氣內陷。其能達之位只在於心下，故陽氣積而成心下必硬。

【大陷胸湯方】

大黃（去皮）六兩，芒硝一升，甘遂（另碾）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桂林古本】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芒硝一升，甘遂一錢（匙）。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納芒硝，煮二

沸，納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方劑講解】

這邊真正要煮的是大黃，芒硝是鹽類很容易溶化，所以在藥煮成後加入，避免與大黃汁產生化學作用。甘遂大部份都是磨粉，再與藥汁混合喝，若是一同兼煮，效果不好。

【本草說明】

【大黃】

《神農本草經》「大黃，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臟」，大黃味苦入心，氣寒在下，主下淤血（使淤血下行，由消化道排出，而女子可由陰道排出），血閉（血流不通或婦人經血不行），寒熱（氣血多處則熱，氣血少處則寒，與三焦、心包有關）。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癥瘕、積聚、留飲、宿食前面已解釋過，不再贅言），破是集結的物不再集結，而癥瘕、積聚、留飲、宿食，皆是集結之物。蕩，如同海浪衝上砂灘，來去來去，謂之蕩。蕩滌，就是用這種水來水去的方式來洗滌腸胃。推陳致新，把陳舊之物推出去，把新的送進來。因為大黃可以破，故可以通水穀。因為大黃的味厚屬陰可使氣血往陰部的腸胃道流去，所以可以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臟。

【芒硝】

《神農本草經》「消石，味苦，寒。主五臟積熱，胃張閉。滌去蓄結飲食，推陳致新，除邪氣」，消石味苦入心，氣寒在下，主治五臟積熱，積熱是長時間累積而成的，胃因熱而張閉（同脹，張是弓被拉開，脹是肉被撐開，帳是巾被拉開），不能將消磨的水穀送往下的脾。滌去蓄結飲食，滌是用水洗，蓄是儲存，結是不同的物在一起，可以看出各個東西，如湯麵可以看出湯與麵及蔥、油等，與合不同，合是看不出各個東西，如糖與水，牛乳與豆漿，所以「結合」是個陰陽字詞。飲是看不到食物的水狀物，如牛乳、酒等。食就是一般肉眼可看出的食物，如飯、玉米等。推陳致新，把陳舊之物推出去，把新的送進來。除邪氣，除去不正之氣，也就是失去正常功能的氣，比如堆積的痰、飲、水之類。芒硝藉由使胃內形成高滲的狀態，使胃壁的結飲滲出，滋潤的胃



內的燥食，去除胃熱。

大陷胸湯用大黃使血往腸胃道走，用甘遂通利中下焦的水道，使氣往腸道走，然後用芒硝這種鹽性物質，在胃腸道內形成高張溶液，來幫助腸液的滲出，這樣就可以使淤阻於心下至胃腸的邪氣從腸道而出。

【集解】

方有執曰「上焦有高邪，必陷下以平之，故曰陷胸湯。平邪蕩寇，將軍之職也，以大黃為君。鹹能軟堅，以芒硝為臣。徹上徹下，破結逐水，以甘遂為佐。惟大實者，乃為合法。如挾虛或脈浮，不可輕試」。

【按】

上焦有高邪，不是用吐就是汗或是和解，因為其在橫膈以上，怎麼會是用陷下以平之呢？觀大陷胸湯條文，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乃是在膈之下而且淋巴阻塞很嚴重，所以顯現從心下到少腹鞭滿的程度，故用大陷胸湯以攻之，若是小陷胸湯，正在心下，按之痛，其結不甚，故和解消散之，藥中並無攻下之藥。

四十二、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重發汗而後接著攻下，不大便五六個白日，舌上先乾燥而後接著口渴，日晡的時候稍有潮熱，從心下到少腹先鞭滿而後接著痛，不可觸摸的，用大陷胸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指的是三陰三陽的大陽部受病，其所受的病邪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別，前面已有說明，不再贅述。「重發汗」，指病人本身已經有發汗了，而且出汗的狀態還沒有停止，又用發汗的方法，謂之重發汗，例如病人洗三溫暖，已經在發汗了，又喝了桂枝湯，或是病人喝了桂枝湯，已經發汗了，在藥效未結束之前，汗會未停止之時，去做劇烈運動，這些都是重發汗。還有病人本身就是汗家，經常出汗的人，如果再用發汗的方式，如藥

浴、熏蒸、運動等，一樣也是重發汗。像一般我們所說的汗、吐、下，我們不要只執著和限於服藥物所產生的作用，例如患了太陽病的病者，因為飲了冰冷，使氣血往外的動力減緩或是內行入腸胃，這也是屬「太陽病，下之」，或是受了驚嚇，使本來外行的氣血內縮，這也是屬「太陽病，下之」，或是吃了不對的東西，引起下利，也是屬「太陽病，下之」，若是引起嘔吐，則是屬「太陽病，吐之」，或者是從事劇烈運動而發汗，則是屬「太陽病，汗之」，若是發汗了，表證沒有解，則是屬「太陽病，汗之不解」，以上諸例證就是廣義傷寒論的汗吐下觀念。其實我們從《傷寒論》條文中「醫以丸藥大下之」中也可以領悟《傷寒論》中汗吐下所指的內涵，並非只是藥物所造成的汗吐下的作用而已。復，是另一個周期的開始，如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復下之」，是指頭先已有用汗法，而這表示是治法中初用下法的開始，之前沒有用下法。「日晡所」，日晡是指下午的時候，也就是中午到太陽下山之間的這段時間。閩南話的下午為「下晡」，客家話的下午為「下晡頭」，而客家話的半夜之前的晚上為「晚晡頭」，所以晡有日夜，故言日晡。「所」是指位置、地方、時刻，如居所，指籍貫的居住處，永久住址。寓所，暫時在外的居住處，現在住址。處所，工作的位置，工作的住址。「小有潮熱」，小是比微多一點，如英文中的 a little，而微是 little。「潮熱」，表示這熱如潮水，來了又去。這熱是由陰往陽發，所以會有由下往上，或是由內往外的感覺。「心下到少腹鞭滿而痛」，是指心下到少腹的胸管堵塞的很嚴重，已到皮革被橈滿般鞭的程度，進而引起痛。「不可近」，表示拒按，是實，屬於氣的淤阻，氣的淤阻按了更痛，屬被動的痛。血的淤阻，不必按就痛，屬主動的痛。因為心下至少腹淤阻的很嚴重，而且心下至少腹屬陰，離腸胃道近，所以把這些淤阻的氣從腸道排出是最好的方式，所以用大陷胸湯。大陷胸和大承氣湯的不同之處，大陷胸是氣的淤阻，而大承氣是腸胃道內的燥屎宿食的淤阻。兩者同用大黃，目的是使氣血向腸胃道流去，承氣的厚朴是擴張腸胃道的動脈管，使容血量變多，使腸胃道滋潤，陷胸的甘遂是通利中下焦的水道，使結氣從腸胃道排出，故能下水。同樣的，用芒硝是加強大黃的蕩滌腸胃和甘遂的

排水作用。大承氣用枳實，使腸胃道的平滑肌擴張，方便燥屎或宿食的排出。

太陽病，重發汗耗傷了氣津，氣中之血回流更少，血變燥熱。又復下之，耗傷了陰的氣津，也斷絕了陰對陽的補給，因而造成了舌上燥而渴，不大便五六日。雖然日晡所小有潮熱，顯示內有實積，然腸胃道之實，早因攻下而去，知道不屬承氣類之潮熱，故可知其為結氣之阻所致的，又見證「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故知其為氣實結之陷胸證，用大陷胸主治之。

一般過汗會使向心回流的氣中之血不足，所以相對的血液變的乾燥（在微血管滲液後，經靜脈回流較乾的血中之血再加上少量的氣中之血）而熱（身體代謝後主要要處理的是水熱，如果水多則寒，水少則熱，熱性是向上為陽，水性是向下為陰），所以出現舌上燥而渴。不大便五六日，主因裡的氣津不足的緣故。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顯現出胸管的部位，不是腸胃道的位置（一般大腸有實是天樞處痛，或是解剖上大腸位置的壓痛，小腸有實則是關元壓痛，或是解剖上小腸區域的壓痛，胃有實是中脘壓痛，或是胃的解剖位置，胃下處的壓痛），所以要用大陷胸湯，不是大承氣湯。

### 【註】

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詳其證治也。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津液傷矣。不大便五六日，胃府燥矣。舌上燥渴，胃中乾也。日晡潮熱，胃熱盛也。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謂胸腹之中、上、下俱鞭滿結實大痛，手不可近，故以大陷胸湯主之無疑也。

### 【按】

舌上燥渴，顯示重陽部的氣津不足，若是病因來自於胃中乾，則飲水令胃和可愈，若是飲水不愈者，可與調胃承氣湯和之。日晡潮熱，顯示裏有實，然而實有食積與水飲之實，故治有承氣湯輩與大陷胸湯、大柴胡湯類也，故知非胃實有之。病位在於心下至少腹，故知非腸胃道之處，乃三焦之氣道也。

### 【集註】

《內台方議》曰「『日晡所』作『日晡所發』」。

方有執曰「此明結胸有陽明內實疑似之辨。晡，日加申時也。小有，微覺有也。蓋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皆似陽明內熱。惟小有潮熱，不似陽明大熱之甚。所以陽明必以胃家實為主，而凡有一毫太陽證在，皆不得入陽明例者，亦以此也」。

程知曰「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故用大陷胸湯，由胸脅以及腸胃，皆可蕩滌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而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

【按】

結胸是三焦氣結，陽明內實是胃家的腸胃道內結，是不同的，故方有陷胸、承氣之別，若是誤用則病篤而更甚也。

吳人駒曰「一腹之中、上、下邪氣皆盛，證之全實者，其脈常沉伏，不可生疑畏，惟下之，而脈自漸出也」。

【按】

脈沉是病在裏而脈伏則有積聚，若脈又兼有實脈者，則是屬裡實邪氣盛，當令邪氣出，然而裡實的外出之道近腸胃道，離表甚遠，故要用攻下。下之裡實去，氣道通而脈出也。凡是脈沉而見微細之氣血虛脈者，補之而脈不出者，因有淤也，要先去實而後補之。

四十三、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了就痛，脈浮滑的，小陷胸湯主治之。

【講解】

小結胸的三焦氣的淤阻，不似大陷胸之甚或廣且沿伸於屬腹之陽的心下到達屬腹之陰的少腹。小結胸的部位只在腹之陽的心下，其氣淤於屬陽的表層，不影響氣血的外出，故脈還是屬於表的浮。滑是氣血俱盛的脈，浮滑是表之氣血旺盛，表示主要的氣道的胸管沒有淤阻，而是淤阻於表部的淋巴管，故按之痛，用小陷胸消解之。

【註】

大結胸，邪重熱深，病從心下至少腹，鞭滿痛不可近，脈沉實，故宜



大陷胸湯，以攻其結，瀉其熱也。小結胸，邪淺熱輕，病正在心下鞭滿，按之則痛，不按不痛，脈浮滑，故用小陷胸湯以開其結，滌其熱也。

【按】

小結胸，病在心下，按之則痛，因為所結不在裏層而是表層，且所結不甚，故並不鞭滿，可用消解。若是鞭滿則所結甚，是屬於大陷胸湯證，當攻下。

【集註】

程應旂曰「按陷胸條曰『心下痛按之石鞭』，又曰『心下滿而鞭痛』，此曰『病正在心下』，則知結胸不拘在心下與胸上，只在痛、不痛上分別，故痞證亦有心下鞭者，但不痛耳」。

【按】

痞與結胸所結的位置不同，痞以其病發於陰，所以結的位置在深層的部位，如胃腸道的內壁，故有胃脹和下利的證狀。結胸以其病發於陽，所結的位置在表層，故按之痛不可近。除了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和附子瀉心湯外，痞的大部份因伴隨脾虛，所以都有下利，而結胸則無下利。

張錫駒曰「湯有大小之別，證有輕重之殊。今人多以小陷胸湯治大結胸證，皆致不救，遂謬結胸為不可治之證。不知結胸之不可治。只一二節，餘皆可治者，苟不體認經旨，必致臨時推諉，誤人性命也」。

【按】

凡醫對於重病常有所猶疑，因懼猛藥故也，故欲為大醫者真的要膽大心細，見是證，用是藥，對於疾病之進退，病機之走向，心知肚明，胸有成竹，這樣在用藥遣方，不因其藥猛，失其先機，故能決斷不疑，能起沉疴。庸醫之所病，在於病機不明，故懼猛藥而重穩妥，致當用不用而使時機已過，病遂不救，其皆庸醫之過也。

魏荔彤曰「小結胸無實熱之邪，但微熱而挾痰飲為患。故雖結胸而不能高踞胸巔，但正在心下而已。不能實力作痛，惟按之痛而已。診之不沉而深，惟浮而輕淺而已。不能作石鞭，惟虛而結阻而已，所以大陷胸湯不應用，而另設小陷胸湯，高下、堅軟、輕重、沉浮之間，病機治法昭然已」。又云「痞陰邪，結胸陽邪，然於陽邪中又有大小之分，學者審之，於凡寒

熱雜合之證，無大實大熱，俱宜斟酌下法，勿孟浪也」。

【按】

小結胸有實熱之邪，觀方中有黃連可知。小結胸雖在心下，然其病屬陽，亦可用於胸部表層的淋巴管炎，如乳癰、經前的乳脹或是傷科的肋間肌炎等。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半夏（洗）半觔，栝蒌實（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半夏半升，栝蒌實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本草說明】

【栝蒌實】

《神農本草經》內無，觀其乾燥外形，內有子及白色瓜間物，故其可去熱性的結飲痰涎，又因其結實於上，所以對於上焦、中焦的淋巴淤阻導致發炎的疼痛，有其療效，而與其相對的冬瓜，其結實在於土上，故用於中下之熱性結飲痰涎，如大黃牡丹皮湯。使用栝蒌實的方劑如小陷胸湯、栝蒌薤白白酒湯等。

【半夏】

《神農本草經》「半夏，味辛，平。主傷寒，寒熱，心下堅，下氣，喉咽腫痛，頭眩，胸脹，咳逆，腸鳴，止汗」，半夏味辛入肺，氣平在中，主治傷寒所導致氣的淤阻病證，氣淤阻所導致的寒熱，以及氣阻於心下，漸積而成的心下堅，還有氣因淤阻不得上的下氣。因其能去氣之淤阻，故也主治上部呼吸道及消化道的咽喉腫痛和頭部淋巴淤阻的頭眩，以及胸部淋巴淤阻的胸脹。因氣不能外出，導致陰陽氣不相接的咳逆。因中上焦氣道淤阻，導致水的吸收因氣不得出而減少，腸內水多因而產生的腸鳴，以及氣中之血回流入心，因表部的三焦氣道淤阻，所產生的汗出，

其也能止。半夏與茯苓的不同在於半夏是以辛散的方式把淤阻的氣打通瀉出，而茯苓是利用利小便的方式，來通氣的淤阻。所以小半夏湯的病機主要是中上焦的氣道因痰涎水飲的淤阻，若是服了證還未除，表示還有小便處的氣道也不利了，故加茯苓，形成小半夏加茯苓湯。

【方解】

黃連滌熱，半夏導飲，栝蒌潤燥下行，合之以滌胸膈痰熱，開胸膈氣結，攻雖不峻，亦能突圍而入，故名小陷胸湯。分服三服，乃緩以治上之法也。

【按】

黃連量少，主要是用來治療因氣中之氣回流不良，導致局部充血的血熱。半夏主要是辛散氣道的氣結。栝蒌實是用來去除去那些不能回流的淋巴液，這種淋巴液會對組織浸潤，造成組織的腫脹發炎，因而導致疼痛。

四十四、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而實，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

【譯】

傷於寒，經過六七個白天了，是熱實結胸，脈先沉緊而後接著實，心下痛，按了像石頭般硬的，大陷胸湯主治之。

【講解】

條文只言傷寒，未言在何位，故包括了三陰三陽的傷寒。六、七日是到了經盡的時候，在這時間點，如同之前所說，有三種情形，一是病愈，一是再經，一是入裡，條文告訴我們是熱實結胸，所以是往內走，病是進的。在此處的熱實結胸有二種，一種是小結胸證，一個是大結胸證，小結胸所結輕，部位只在心下，脈為浮屬陽，相較於大結胸的結甚，部位是心下至少腹，脈為沉屬陰。因為傷於寒，脈緊，傳經入裏則化熱，又已入裡，故脈沉。其次氣的淤阻，故脈漸變實，所以條文才言脈沉緊而實，是因為沉緊

在先，後才有實，以桂林古本條文為是，若是醫宗金鑑本的脈沉而緊，是說脈先沉而後才緊，然而條文早言傷於寒，故脈本緊，是緊當沉先，因為寒由外至內，脈是由浮部緊變為中部的緊，再成沉部的緊。心下痛，按之石鞭，顯現所結的甚。由脈證很清楚是大陷胸湯證，故言大陷胸湯主之。

【註】

傷寒，表不解，誤下成痞，此其常也。傷寒或有因誤下而成結胸者，乃其變也。今傷寒六七日，結胸不因誤下而成此熱實之證，若脈沉緊，裏實脈也。心下痛，按之石鞭，裏實證也。此為脈病皆實，故以大陷胸湯主之也。

【按】

此條條文非誤下所致，是到了經盡的抉擇時間點，在這時間點我們可以看出，是正勝的病愈呢？還是正邪僵持的再經呢？又或是邪勝的人裡呢？像此條文，是邪勝入裡。病者若能明知此勝負之關鍵，於邪勝之時，尋醫救治，不致導致遷延病重而至不可治，這才是病者之幸也，故筆者認為醫書如佛經，人人皆可學之而有大用。

【集註】

喻昌曰「『熱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於胸而不散漫也。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此與中風之陽邪結胸迥別，所以不言浮也」。又曰「陽邪誤下成結胸，陰邪誤下成痞。然中風間有痞證，傷寒間有結胸證，又不可不知」。

【按】

「沉緊主傷寒結胸，此與中風之陽邪結胸迥別，所以不言浮也」，結胸是病發於陽而反下之所造成的，與中風或傷寒無關。脈沉大部份為病在裏，脈緊為外寒，沉結胸有大小之別，脈有浮沉之異，部位有心下和心下至少腹的不同，然而都有痛不可近之證狀。

程應旂曰「雖曰陽邪內陷，然『陰陽』二字，從虛實、寒熱上區別，非從中風、傷寒上區別。表熱盛實轉入胃府，則為陽明證。表熱盛實不轉入胃府，而陷入於膈，則為結胸證，故不必誤下始成也。不因下而成結胸者，必其人胸有燥邪，以失汗而表邪合之，遂成裏實。觀此條曰『傷寒，



六、七日』，又曰『脈沉而緊』，則可知矣」。

【按】

程應旂這邊提及有些結胸，不必誤下而成。事實確實如此，像此條的經盡入裡所致的結胸就是。不過對於醫家喜用「誤下」之詞，我覺的不是很好，觀仲聖的《傷寒論》，結胸有「大陽病，下之」，「下之太早，故也」，只言下字，其上並沒有誤字，故知下亦是治法，所以我們也可以知太陽病，亦有因下之而愈者。只不過病若是在表，從汗解，其道近，從下解，其道遠而變數多。反之亦然。

汪琥曰「或問『脈沉緊，焉知非寒實結胸』？答曰『胸中者，陽氣之所聚也。邪熱當胸而結，直至心下，石鞭且痛，則脈不但沉緊，甚至有伏而不見者，烏可以脈沉緊為非熱耶？大抵辨結胸之法，但當憑證最為有準』」。

【按】

依理而言，治病當脈證並參才是，如結胸之治有大小陷胸湯之異，若同是只在心下，可由脈浮與沉來別之。

四十五、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桂林古本】

同。吳謙把「小陷胸湯」及「亦可服」括號起來，實屬不必之舉。

【譯】

寒實結胸，沒有熱證的，給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也可以服用。

【講解】

寒實結胸亦如同熱實結胸，有結微和結甚之別，結微的消解之，結甚的，攻下之。寒實結胸在心下，按之痛的，給小陷胸湯是沒錯的，我們看小陷胸湯內的藥，黃連只用一兩，如同之前我們所言，因為結胸的緣故，氣中之血的回流少，使血中之氣少，就會造成血熱，所以不論寒熱都是如此。黃連在此只是為了清因結氣導致微血管充血的血熱而用，它的量在方中用很少。半夏辛散去氣的淤阻而向外通利中上焦的氣道。栝蘆量用最多，主要在除去氣道淤阻所導致淋巴的滲液的發炎，以消解結胸痛不可近的證狀。

寒實結胸的白散，作用是攻下，如同熱實的大陷胸湯，都是屬於結甚於裡，需以攻下除去者。

【按】

無熱證之下，與三物小陷胸湯，當是「三物白散」，「小陷胸湯」四字，必是傳寫之誤。桔梗、貝母、巴豆三物，其色皆白，有三物白散之義，溫而能攻，與寒實之理相屬，小陷胸湯，乃栝蒌、黃連，皆性寒之品，豈可以治寒實結胸之證乎？「亦可服」三字，亦衍文也。

【按】

黃連性寒，然在血非在氣，觀厥陰篇用烏梅丸可知，與結胸之屬氣者之寒熱者有關嗎？更何況黃連量少，其所影響有限。至於栝蒌實性寒，其來自何也？本經不載栝蒌實而有栝蒌根，栝蒌根言性寒，然栝蒌實亦性寒乎？《傷寒論》中栝蒌根用於脈沉之柔瘕，桔梗用於肺熱之氣壅，然而《本經》言桔梗味辛微溫，此二者是可以琢磨而思之。《傷寒論》中栝蒌實之用，乃在於除去氣道淤阻所導致淋巴的滲液，進而治療組織因浸潤而腫脹疼痛，若其是性平，亦可無涉於寒熱矣。

【註】

結胸證，身無大熱，口不燥渴，則為無熱實證，乃寒實也，與三物白散。然此證脈必當沉緊。若脈沉遲或證見三陰，則又非寒實結胸可比，當以枳實理中湯治之矣。

【集註】

王肯堂曰「熱實結胸及寒實結胸，《活人書》不拘寒熱，但用陷胸湯。不差者，用枳實理中丸，即應手而愈」。

方有執曰「寒以飲言，飲本寒也，又得水寒，兩寒搏結而實於胸中，故謂無熱證也」。

程知曰「結胸有大小之別，寒熱之異，不得概用硝、黃也」。

【按】

芒硝、大黃配合枳實、厚朴可用於腸胃道內之實積，配合甘遂用於大陷胸湯以通下三焦氣道。

鄭重光曰「水寒結實在胸，則心陽被據，自非細故，用三物白散下寒

而破結，皆不得已之兵也」。

【按】

用三物白散瀉下，乃去邪之兵，怎麼是說不得已之兵，難道是要到不可治之結胸嗎？可見當時醫人之畏用下法，真是草木皆兵。

【三物白散方】

桔梗三分，巴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一分，貝母三分。

右二味為末，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

【桂林古本】

【白散方】

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貝母三分。

上三味為散，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匙，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不止，進冷粥一杯。

【本草說明】

【桔梗】

《神農本草經》「桔梗，味辛，微溫。主胸脅痛如刀刺，腹滿，腸鳴幽幽，驚恐，悸氣」，桔梗味辛入肺，微溫在中上，主治胸脅部氣不上行而致微血管充血的痛如刀刺。因其能提升上焦之氣，所以對於上焦之氣下陷不能上行，影響中焦水穀吸收，進而導致腹滿及腸道水飲吸收不好的腸鳴幽幽（幽幽，深遠的樣子），能夠治療。對於驚恐導致的氣下，以及因氣上行不足導致的悸氣，都能主治之。

【巴豆】

《神農本草經》「巴豆，味辛，溫。主傷寒溫瘧寒熱，破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大腹水脹，蕩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利水穀道，去惡內，除鬼毒蠱注邪物，殺蟲魚」，巴豆味辛入肺，氣溫在上，主治傷寒溫瘧所造成氣阻塞所導致的寒熱證狀，可以破癥瘕（參考以前講解）、結聚（結是因氣從內不得外而集於內

所致，聚是氣從外向內集所致，結聚是陰陽字詞，總括此種之氣）、堅積（堅是用來形容積，表示這積已很久，達到堅的程度，也就是不得破壞，不得侵入的程度）、留飲（留是形容飲，飲的意義前已述，不再贅言）、痰癖（痰癖是淋巴系統回流不利，進而造成體液瀦留所導致的，痰是形容這體液是「淡」的或是火「炎」所導致的，癖是形容這體液所停留之處是偏「僻」的），大腹水脹（大腹指肚臍以上到橫膈以下的腹部位置。水脹，指這個脹是因水所導致的。所謂的水，是由失去熱量的氣所造成的，例如空氣中我們看不到水的存在，因為都是水蒸氣，所以只要我們把熱去除了，就可以看到水了。好比我們放一瓶冰涼的罐裝飲料，不久後，罐外就有很多水珠的產生。所謂「道法自然」，知道了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分別氣腫和水腫的不同了，也知道水腫的治療上必須要加熱才行。以膝部以下的腫為例，氣腫是充滿了整個膝以下，而水腫則是從下往上延伸，所以腫在下的趾跗部。在切診的部份，以手按壓患部，氣腫因為有熱量，所以從外部按壓會很快彈起，而水腫因為失熱熱量，所以只能慢慢填充陷處）。「盪練五臟六腑」，盪是如海浪衝砂，來去來去。練是處理過的絲，鍊是經過處理的金，揀是把不要的去除。因為可以盪練，故可以開通閉塞，把閉住的打開，把塞住的打通。不僅可以利水道（三焦，淋巴系統），也可以利穀道（消化道）。可以去惡內，外來不好之物到了體內，稱之惡內，若是內惡，則是指身體內本來就有不好的東西。因而可以除外來的鬼、邪物，以及被毒蟲注咬，這些都是巴豆有通利水穀道的功能，把此功能用於治療的結果。

### 【貝母】

《神農本草經》「貝母，味辛，平。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喉痺，乳難，金創，風瘧」，貝母，味辛入肺，氣平在中，主治傷寒所致氣停阻於下，不得升於上，因下部的氣中之血不上，故血燥熱，血熱上頭為煩熱。淋瀝，因下焦氣道停阻，所以小便不利且少，形成淋瀝的證狀。因下焦氣道淤阻，使得本應上行的氣停阻，停阻的氣失去其正常功能而成為邪氣。疝瘕，是氣道淤阻，氣停阻漸積所致的，疝指身處有突起如山形之物的病，瘕是指假物以成其形，如水在杯中，如杯形，氣在汽球中成圓形。喉



痹，痹是氣不足，或血不足，或氣血俱不足所致之證，因為氣阻於下不能上，故喉中之氣不足，而為喉痹。同理，氣阻於下不能上，故乳中氣少，而成乳少，為乳難。金創，是為刀劍等兵器所傷之創。風瘰，瘰者津液不足所致，風為其病因。金創不癒或風瘰，皆是氣不足所致，然此之病證，必下焦氣阻，所致氣不足者，貝母能治之，病因非此者，不能治也。由此可推知，半夏通利中上焦之氣道，貝母通利下焦氣道，此二藥之不同。

### 【方解】

是方也，治寒實水結胸證，極峻之藥也。君以巴豆，極辛極烈，攻寒逐水，斬關奪門，所到之處，無不破也。佐以貝母，開胸之結。使以桔梗，為之舟楫，載巴豆搜逐胸邪，悉盡無餘。膈上者必吐，膈下者必利。然惟知任毒以攻邪，不量強羸，鮮能善其後也。故羸者減之，不利，進熱粥，利過，進冷粥。蓋巴豆性熱，得熱則行，得冷則止。不用水而用粥者，藉穀氣以保胃也。

### 【按】

桔梗是開上焦之結，貝母開下焦之結，巴豆開中焦之閉塞，並利水穀道，三者合用，三焦通利，使所結之邪氣，從穀道而出。病在膈上（上焦），邪氣由胃出，故吐。病在膈下（中焦、下焦），邪氣從腸出，故利。

四十六、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脅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 【桂林古本】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肋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 【譯】

傷於寒，已經十多個白天了，熱結在裏，出現往來寒熱的，給與大柴胡湯。只有結胸，沒有大熱的，這是水結聚在胸肋。只有頭微汗出的，大陷胸湯主治之。

### 【講解】

傷寒，已經十多個白天了，表示病已經過了一個經盡的周期（6

天），之前提過有三種情形，一個是病愈，一個是再經，一個是入裏。由此條文來看，自愈的條件是沒有的，因為已經十餘日了，所以只有再經和入裡，如果只是再經，出現往來寒熱，則是小柴胡湯證。但條文已經言熱結在裏，所以是入裡了。入裡又有往來寒熱，所以是大柴胡湯證，要給與大柴胡湯。如果是入裡而結胸，因為沒有大熱，所以這是水結在胸肋，我們之前提過身體就是一個水火的容器，如果水少火多就熱，水多火少就寒，水火相平則正常為溫。但頭汗出，指出胸管的淋巴回流很少，代表氣阻的很嚴重，所以血熱津虧，才導致頭汗出，因為氣的淤阻甚，所以用大結胸湯。桂林古本為「水結在胸肋」與金鑑本的「水結在胸脅」不同，胸部指的是胸骨的部位處，現今縱膈腔的部位。肋是單根肋骨的部位，為第一肋至第六肋的所在區域。脅為多根肋根融合的部位，為第七至第十肋的區域。眇為第十一及十二肋前部空軟無骨的區域。水結在胸脅是屬懸飲，為十棗湯或半夏甘遂湯的治證。相較之下，桂林古本的水結胸肋會較好。陷胸湯與柴胡湯證，都是三焦氣道不利的病證，只不過陷胸湯在於表層，故有「痛而不可近」之證，而柴胡湯證在於中層的部位，會影響表裏交通之氣機，所以有寒熱往來之證。

【註】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若胸脅滿鞭者，此結胸也。今不滿鞭，復往來寒熱者，乃少陽表裏病，非結胸也，當與大柴胡湯兩解之。但結胸證，亦有水結者，水結胸不但表無大熱，裏亦無大熱也。有結胸狀，頭微汗出者，此水停於胸，為熱氣上蒸使然也，故曰「水結在胸脅也」。亦以大陷胸湯主之，飲熱並攻也。

【按】

胸脅滿鞭是大結胸湯證，也是大柴胡湯證，只不過大柴胡湯證主要是在中層的氣道淤阻，會影響表裏出入之氣機，所以會出現往來寒熱。

【集註】

方有執曰「水即飲也，以不實鞭，故曰『水結』。胸脅亦裏也，以熱結不高，故曰『在裏』」。

【按】

水與飲不同也，所謂飲者，如牛奶、豆漿、糖水、鹽水等。水結甚時也會實鞭。胸脅屬於陰陽交界，為少陽，故可屬表也可屬裡。

程知曰「此言熱結於裏兼少陽者，則不宜陷胸。水結於胸者，雖無大熱，猶宜大陷胸也」。

【按】

熱結於裡，兼往來寒熱者，用大柴胡湯，熱結於裡，無大熱，但頭汗出者，用大陷胸湯，此是兩者之別。然兩者都能形成胸脅滿鞭之證，而其它證亦有相似，故出此條，以辨之。

程應旂曰「大柴胡與大陷胸，皆能破結。大柴胡之破結，使表分無留邪。大陷胸之破結，使裏分無留邪」。

【按】

大柴胡湯之破結是用攻下利膽通利三焦，來排出膽腑和水道之實積。大陷胸湯是用攻下逐水，來排出水道之淤結。

林瀾曰「此言水結胸之與熱結在裏不同也。十餘日，邪深入府之時，然熱結在裏，而猶有半表半裏之邪，作往來寒熱者，必以大柴胡兩解之。若但胸脅結滿，初無大熱，收斂入內者，此亦不得為大柴胡證，必水結胸脅也。何以知之？水結胸者，頭汗出，今但頭微汗，為水結胸明矣。與大陷胸湯。」

【按】

往來寒熱的形成，主要是氣血的通利與否所造成的，其所相關者，三焦與心包，也就是淋巴循環與血液循環。大柴胡湯所治為少陽腑實，大柴胡湯通利屬三焦中層的淤阻，中層的淤阻，會影響氣機的出入，故造成往來寒熱，至於承氣輩的三承氣，其所治為陽明腸道內的腑實。

四十七、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桂林古本】

結胸病，頭項強，如柔痙狀者，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譯】

結胸病，頭項僵硬，大部份像柔痙的樣子，攻下則身調和，適

合大陷胸丸。

【講解】

結胸的病，頭項僵，此僵是因為津虧的緣故，由於下之表部本應內入往上回流的氣中之血，因結胸造成的表部三焦的通道淤阻，所以回流很少，像之前條文的頭汗出，這是結胸的很嚴重，所以要用大陷胸湯，此條是頭項強，代表不是非常嚴重，但時間久遠。「如柔瘰狀」，如是大部份相像，柔瘰是津液的不足所造成的瘰，稱之為柔瘰，用桂枝栝蘘根湯。剛瘰是，津液淤阻所造成的瘰，稱之為剛瘰，用葛根湯。因為是氣道淤阻於內所致，所阻塞之處近胃腸道，故攻下使淤結處流通，身體就會氣血調和。又因為淤結久了，適合用丸劑的大陷胸丸來緩攻。

【註】

結胸從心上至少腹，鞭滿痛不可近，則其勢甚於下者，治下宜急攻之，以大陷胸湯。結胸從胸上滿鞭，項強如柔瘰狀，則其熱甚於上者，治上宜緩攻之，以大陷胸丸直攻胸肺之邪。煮服倍蜜，峻治緩行，下而和之，以其病勢緩急之形既殊，湯丸之製亦異也。故知此項強乃結胸之項強，下之則和，非柔瘰之項強也。

【按】

結胸的頭項強，是因淤塞所導致它處的津虧。柔瘰的項強，是本質上的津虧。兩者津虧之病機同，但治法異。

【集註】

成為己曰「項強者，為邪結胸中。胸膈結滿，但能仰而不能俯，是項強也」。

【按】

本條文的頭項強是結胸所導致的結果。

程知曰「項強如柔瘰者，胸中邪氣緊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瘰之狀。然瘰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瘰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

【按】

之所以條文言如結胸狀，主要是它與柔瘰津虧的病機相同故也。非指胸邪十分緊逼也。

汪琥曰「下之則和者，言邪實去，胸中和而項自舒之意。若不云如柔



瘧，恐醫人認以為太陽經風寒之邪未解，反疑其當用發汗之藥。殊不知項雖強，表證已解，裏證甚急，治法宜下也」。

【按】

太陽經表津液不通，為剛瘧，當用發汗藥，以通之。本質津虧之柔瘧，當補之，用桂枝栝蘘根湯。結胸之瘧，當去其結，使氣機調和，故宜下之。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觔，葶蘘子（熬）半升，芒硝半升，杏仁（去皮、尖，熬黑）半升。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桂林古本】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斤，葶蘘半斤(熬)，芒硝半斤，杏仁半斤(去皮尖熬)。

上四味，搗篩二味，納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方寸匙，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度，禁忌如藥法。

【本草說明】

【葶蘘】

《神農本草經》「葶蘘，味辛，寒。主癥瘕，積聚，結氣，飲食寒熱，破堅」，葶蘘，味辛屬肺，氣寒為陰可向裡或下，主治癥瘕、積聚、結氣，以及因飲食所導致的寒熱，可以攻破人體內不易侵入及不易破壞的東西。由條文可知，葶蘘可以使上焦的癥瘕、積聚、結氣下行至腸道而出，故可治肺脹，故葶蘘大棗瀉肺湯就是治此。在大陷胸丸中用其通上焦肺和下焦大腸的結氣，用甘遂通利中上焦水道之氣使從胃腸道出，用大黃使氣血流動於內之腸胃道，用杏仁，幫助大腸的泌液，用芒硝提高腸內的滲透壓，加速泌液的流出。用蜜來補攻下後的脾氣，並和諸藥。

【蜜】

《神農本草經》「石蜜，味甘，平。主心腹邪氣，諸驚、瘧、癰，安五臟，諸不足。益氣，補中，止痛，解毒，除眾病，和百藥」，石蜜是野蜂築巢於山崖石間所產的蜜。味甘屬脾，氣平在中，可陰可陽，可上可下。主治心腹邪氣（不正常回流之體液），此邪氣是因為後天氣血來源處的脾胃虛，也就是脾胃之運化和吸收功能不足所導致的，這是屬於氣虛所導致的邪氣。諸驚瘧癰，驚是本身心氣不足，又受外因，如意外、受到驚嚇等，悸亦是心氣不足，其本來自於內，如失血、脫氣等。瘧是屬於至（氣血的主要幹道）的氣血虛少或是淤阻所產生的病，有氣虛津虧的瘧，如柔瘧，用栝萸桂枝湯。有內熱津虧的瘧，用小承氣湯。有氣津淤阻的瘧，如剛瘧，用葛根湯。癰，是間的病，指這種病，會有間斷性。石蜜能治療這種屬於氣虛的病證。因為石蜜的甘可補脾，脾主中洲能灌溉四旁（也就是上面的心、下面的腎、左邊的肝、右邊的肺），後天氣血來源的脾氣強，氣血來源的供給富足，五臟便能受益，故使五臟能安。諸不足，各種氣虛不足之病證，因石蜜的益氣補中，故能治之。何謂益呢？以兒子的錢產來說，兒子自己獲得的，稱為補。父給子，稱為助。女兒給父，父再給子，稱之為益。因為石蜜幫助脾胃，脾胃健了後，氣血來源就充足，十二經絡及其它腑臟皆獲氣，故曰益氣。脾胃能從石蜜中獲得氣，故曰補中。止痛，石蜜能止虛性的疼痛，又因為甘能緩，故也能止繃緊性的痛。有些毒是因為臟腑功能低下，所累積的，石蜜能益氣，臟腑功能恢復，毒可以慢慢排除，故曰解毒。因為石蜜能益氣，對於氣虛的各種眾病，能去除，故曰除眾病。因甘屬脾，位在中，中土為緩和之處，為四位（東、南、西、北）之本，故能和百藥。

四十八、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桂林古本】

同。

【譯】

結胸證，病人脈浮大的，不可以攻下，攻下則死。

【講解】

結胸，如果在病證在裡，近腸胃道，當用攻下，如脈沉緊而實

的大陷胸湯。如果在表，當用消解，如脈浮滑用小陷胸湯。現在病人脈浮大，浮為病在表，大為邪氣實，因為邪與正交戰劇烈，是為大戰，故脈大，我們也可以說脈大是身體對於外邪反應劇烈的結果，古有言「大則病進，小則平」，就是這個意思。像這種有結胸證，脈浮大，邪氣又盛的，如果攻下，正氣內卻，邪氣內進，則結胸會加劇，而導致陰陽阻隔，出現「上煩下躁」的結果，所謂「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下條的條文，就是說明這種情形。更何況脈浮者，病大都在表，當以汗解之。

【註】

結胸證，若脈大，是為胃實，知結熱已實，乃可下，下之則愈。今其脈浮大，是尚在表，知熱結未實，故不可下。若誤下之，未盡之表邪復乘虛入裏，誤而又誤，結而又結，病熱彌深，正氣愈虛，則死矣。

【按】

脈大不是胃實，是邪氣盛，胃實會出現實脈，若實甚而阻礙氣道，則會出現伏或微的脈。

【集註】

張兼善曰「結胸為可下之證，若脈浮大，心下雖結，表邪尚多，下之重虛其裏，外邪復聚則死矣」。

【按】

只有結胸入裏的才可以攻下，如熱實結胸的大陷胸湯和寒實結胸的三物白散。未入裏者，要用消解，如脈浮滑的小陷胸湯。此條脈浮大，則應該使用能消解的小陷胸湯才是。

程知曰「結胸亦有不可下者，宜審其脈以施治也。結胸為邪結上焦之分，得寸脈浮，關脈沉或沉緊，則為在裏可下也。若脈浮大，則邪猶在表，下之是令其結而又結也，故死」。

四十九、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桂林古本】

同。

【譯】

結胸證全都具備了，出現煩躁的，也會死。

【講解】

結胸證已具，表示出現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中下焦的通道淤阻，脈沉緊而實，屬熱實的用大陷胸湯趕快攻下，屬寒實的趕快用三物白散攻下。若是出現的煩躁，表示結胸已經嚴重到使陰陽相隔，所以中下焦的氣中之血沒得回流入心，心中的血熱，熱本上行，上至頭而出現煩。因為中下焦氣中之血回流停阻，所以下面雙足的氣中之血也不得上行，雙足的氣不得更新，故藉由動作來使其運行，因而不能靜，靜則不適，所以躁。像這種陰陽已經離決的，不可能治了，故曰死。像之前的條文有但頭微汗出的結胸，如果不急以大陷胸湯救治，最後陽部陰絕，便會出現無汗而煩；陰部陽絕，則出現足冷而躁，便不可能治了。

【註】

結胸證悉具，謂「鞭滿而痛，結在膈之上下也」。悉具者，謂「胸之下，少腹之上，左右兩脅，無不鞭滿而有痛也」。較之大結胸為尤甚，此時宜急下之，或有生者。若復遷延，必至邪勝正負，形氣相離，煩躁不寧，下亦死，不下亦死矣。

【集註】

方有執曰「結胸證全具，已主死矣。而更加以煩躁，即不再下，亦主死也」。

【按】

結胸證全具，若無出現煩躁之象，陰陽尚得交通，並未離決，故有生機。非如方有執所言已主死矣。

程應旂曰「結胸證，妄下不可，失下亦不可。總在適當其宜，則去邪即所以安正也」。

魏荔彤曰「此條乃承上條脈見浮大而言。必結胸證具，脈兼見浮大，而加以煩躁，方可卜其死。不然，煩躁亦結胸證中之一也，何遽云死耶」？

【按】

在桂林古本與金鑑本，此條與上條皆是分開條文，故是指二種狀況。結胸，脈浮大，攻下後，結胸甚而陰陽阻隔，是會出現煩躁的陰陽離決之證。然而也有脈不是浮大，而為沉緊而實的大陷胸湯證，若不及時與以治療，進而結胸愈劇而致陰陽阻隔，亦會出現煩躁的陰陽離決之證。



五十、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桂林古本】

問曰「病有臟結，有結胸，其狀何如」？師曰「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者，名曰臟結也。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師曰「臟結者，五臟各具，寒熱攸分，宜求血分，雖有氣結，皆血為之。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飲食如故，時時下利，舌上白，苔滑者，為難治」。

【譯】

問曰「病有臟結，有結胸，病狀如何」？師曰「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的，叫做臟結。按了痛，寸脈浮，關脈沉的，叫做結胸」。「什麼是臟結」？師曰「臟結的，五臟各有，寒熱已分開，宜從血分求之，雖然有些是氣的結聚，但大多數是血結所造成的。臟結，沒有陽證，沒有往來寒熱，病人反而安靜，舌苔水滑的，不可以攻下。飲食如平常，在固定的時辰下利，舌上苔厚白水滑的，難治。

【講解】

結胸與臟結之不同處在於結胸在氣，而臟結在血。結胸之「結」字在「胸」字前，表示從氣從外來而結於內。藏結之「結」字在「藏」字後，表示氣血不得外行，而結於內。因兩者所阻隔之處在於膈部，所以脈在寸與關之部位有所不同，表示兩部位的脈不相連繫，故脈會不同。臟結因氣血出之少，所以在關脈是小細沉緊。脈小表示邪弱病將愈，或是無邪而是正虛，或是身有淤阻而氣血不得出。細表示氣血稀少，有可能是受到淤阻或是本身就氣血虛衰，所以不得彰顯於外，而出現細的脈。沉脈表示在裡為陽衰，氣力不外達，然亦有外有淤阻而脈不得浮而出現沉的，必須要從證上去區別。緊表示寒，是指外因所致的寒，如傷於寒或是飲食冰冷。遲在平脈法的定義為陰阻氣血，陰的本質包含了寒或是水等，屬於內因，如心臟的無力，後天氣血的起源也就是腸胃的吸收速度差，或是本身代謝的緩慢，或是血中之水多，或是下

利吐下都會造成脈遲這種屬於血流速度變慢的遲脈。至於結胸並無本質氣血衰少的問題，所以脈只現沉，當然隨著結胸病情的增劇，會出現脈沉緊而實的大陷胸湯證，與細小沉緊的臟結亦是不同。結胸因為是廣泛性的淋巴淤阻發炎，本質是屬於氣實，所以按了會痛，而臟結是血不得外達的結，本質在於血實，會主動痛，但按了不會痛。結胸為外來下陷的邪氣，臟結為五臟的氣血虛衰所致，所以為五臟各有，寒熱自分。「攸」，字義為二者的分。「各」，字義為三者以上的分，雖然臟結也有氣結，但氣結是因為血結所造成的。臟結，無陽證（無是代表被某種所掩蓋而看不到，實際上是有的，例如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為臟結，臟的陽被掩蓋而不得從三焦出，所以不往來寒熱，病人反靜，如果是純陰，則會出現陰盛則躁的情形，臟結是無陽，所以反靜。舌上苔滑的，表示胃所吸收的水以及所化的津液是有上行的，故苔是滑而不現黃燥。若是苔黃燥的，屬胃熱津虧，可以用調胃承氣湯和胃，則苔黃自去。由於舌上苔滑，可見臟結的腑是無病的，包括之前的不往來寒熱也是，故飲食如故。但臟有結，所以脾不能運化食飲之精微，所以胃所消磨的水穀，不得運化，故出現時時下利，時是指固定的一個時辰，時時是指一天中多個固定的時辰，故「時時下利」要比「時下利」嚴重的多。像這種出現時下利或時時下利的，因為下利屬於脾的問題，所以代表脾臟有病。苔上白，苔滑者，一般舌上出現白，表示苔很厚、濕重，也代表脾的運化水濕功能不好，苔滑代表胃有津液上承，如前所述。因為時時下利，還有舌上白，代表後天脾的功能已經非常差，故曰「難治」。

【註】

邪結三陽，名曰結胸。邪結三陰，名曰藏結。二者皆下後邪氣乘虛入裏所致，而其脈與證之狀則不同。其鞭滿而按之痛，結胸證也。寸脈浮，關脈沉，結胸脈也。寸浮主胸主表，關沉主胃主裏，是知其邪由胸表陷入胃裏而結也。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藏結證也。寸脈浮，關脈細小沉緊，藏結脈也。細小沉緊主藏結寒痛，是知其邪由胸表陷入藏裏而結也。藏結雖鞭滿而痛，如結胸狀，然結胸病，屬裏壅塞，必不能飲食，

藏結病，屬裏空虛，故飲食如故。結胸屬實熱，故鞭痛不大便而脈沉石。藏結屬虛寒，故鞭痛下利而脈細緊也。舌上白胎滑者，胸中無熱可知，藏結陰邪，得之為順，尚可以理中輩溫之。結胸陽邪，得之為逆，不堪攻下，故難治也。

【按】

結胸與臟結之區別，在於結胸是氣結，臟結是血結。二者不同，結胸源自於外，而臟結歸屬於內。桂林古本無「如結胸狀」句。臟結關於臟而無牽涉及腑，故飲食如故，時時下利。結胸屬氣之結，故按之痛，臟結屬血之結，會主動疼痛，而按之不痛。其它講解如前，不贅述。

【集註】

成無己曰「氣宜通也，以塞，故痛。邪結陽分，則陰氣不得下通。邪結陰分，則陽氣不得上通。故知二者，皆按之痛鞭也」。

【按】

結胸屬陽屬氣之結，故按之痛。臟結屬陰屬血之結，會主動疼痛，而按之不痛。

方有執曰「此設問答以明結胸、藏結之同異。藏結之時時下利者，陰邪結於陰藏，而寒甚也。以寒甚，故脈小細緊，此其所以不同也。蓋結胸以陽邪結於陽，藏結以陰邪結於陰故也」。

汪琥曰「結胸證，其人本胃中有飲食，下之太早，則食去不盡，外邪反入，結於胸中，以故按之則痛，不能飲食。藏結證，其人胃中本無飲食，下之太過，則藏虛，邪入與寒結於陰分，所以狀如結胸，按之不痛，能飲食，時下利也」。

【按】

結胸由外而內入，藏結由內而不出於外。

魏荔彤曰「人知此條為辨結胸，非指藏結而論，不知正謂藏結與痞有相類，而與結胸實有不同。蓋結胸陽邪也，痞與藏結陰邪也。痞則尚有陽浮於上，藏結則上下俱無陽，是皆誤下、誤吐之過也」。

【按】

此條「舌上白胎滑者難治」句，前人舊注皆單指藏結而言，未見明晰，

誤人不少。蓋舌胎白滑，即結胸證具，亦是假實。舌胎乾黃，雖藏結證具，每伏真熱。藏結陰邪，白滑為順，尚可溫散。結胸陽邪，見此為逆，不堪攻下，故為難治。由此可知，著書立論，必須躬親體驗，真知灼見，方有濟於用。若徒就紙上陳言，牽強附會，又何異按圖索驥耶？

五十一、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桂林古本】

同。

【譯】

生了脅下平常有痞的病，而且痞是連到臍旁，痛感牽引少腹，入陰部筋的，這叫臟結，死。

【講解】

臟結，雖有少部份是氣結，但大多數是血結，血結是會主動的痛，不像氣結要按之痛，這是臟結與結胸之別。所謂的痞是陰陽不交通的病，而陰陽不交通之處會有氣或血的結聚，所以此條文，因為是主動的痛，所以是血結，其血結之處，平常在脅下而且連到臍的邊緣附近，當病發的時候，血液因脅下至臍旁部的靜脈淤阻，不能回流至心，所以從臍旁的下腔靜脈反逆淤脹且疼痛到少腹的靜脈，甚至到睪丸的靜脈，這種的血結，就稱為臟結，因為血不得回流入心，心部缺血，故死。

【註】

病藏結之人，若脅下素有痞連在臍旁，新舊病合，痛引少腹，入陰筋者，其邪又進厥陰，乃屬藏結之死證也。

【集註】

程知曰「宿結之邪，與新結之邪交結而不解，痞連臍旁，脾藏結也。痛引少腹，腎藏結也。自脅入陰筋，肝藏結也。三陰之藏俱結矣，故主死」。

五十二、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按】

同五十條，參照五十條講解。



【註】

藏結無三陽證。不發熱，無太陽也。不往來寒熱，無少陽也。其人反靜，無陽明也。舌胎滑白，胸中有寒，故可溫不可攻也。

【集註】

方有執曰「胎滑，本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而成。然丹田，陰也。胸中，陽也。熱反在陰而寒反在陽，所以為不可攻也」。

【按】

丹田為腹中八塊肌的位置。

程知曰「經於藏結白胎滑者，只言難治，未嘗言不可治也。只言藏結無熱舌胎滑者，不可攻，未嘗言藏結有熱舌胎不滑者，亦不可攻也。意者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之證，必有和解其熱，溫散其寒之法。俾內邪潛消，外邪漸解者，斯則良工之苦心乎」？

五十三、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水以澀之洗之，益令熱被卻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譯】

病在陽，應以汗解去，反而用冷水噴之。若是用澆灌的，往外發的熱因皮膚遇到冷水，毛孔收縮，使得要發出的熱不能排去，會更加增煩，而身體的皮內的熱氣遇到外面的冷水，凝結成水珠，形成肉上起粟，心裏雖然想要喝水，反而不口渴的，服文蛤散。如果還沒有好的，給五苓散。身熱，皮上所起之粟粒沒有解，想要自行拿衣服來蓋的，若是用水來噴或先，更令熱被水冷迫卻於內而不得出，應當汗而不汗就會煩。假使汗已經出了，腹中痛，照之前的方再給與芍藥三兩。

【桂林古本】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譯】

病在陽，應以汗解，反而用冷水噴之。若是用澆灌的，往外發

的熱因皮膚遇到冷水，毛孔收縮，使得要發出的熱不能排去，會更加增煩，而身體的皮內的熱氣遇到外面的冷水，凝結成水珠，形成肉上起粟，心裏雖然想要喝水，反而不口渴的，服文蛤散。如果還沒有好的，給五苓散。

【講解】

病在陽，指陽的病，如表、外、上、熱等屬陽的病，病在陽，陽的出表、往外、往上的功能出了問題，像這種陽病要藉由發汗來散熱的方式，結果反而用冷水來澀之（澀的字形為水為巽，巽在卦中為風，所以為風吹水，就是噴水的意思）。其熱被劫，表示原本熱要發散出的路徑被冷水劫（劫字從去從力，意思是以力止人之去）而不得去，所以熱留在體內，更增加煩，然而毛孔受到冷水的刺激而關閉，汗出不去留在毛孔，形成肉上粟起。因為熱煩，所以想要喝水，然而血液的水並沒有缺少，反而是因汗不出而使血液中的水多，所以不口渴，這時要用文蛤散來發汗。文蛤的殼有文彩也有顆粒突起，這樣才能去除肉中的粟起，現在所用的文蛤有文彩沒有顆粒突起，所以不是藥方中的文蛤，而且現在的藥用的文蛤是生於海中沒有除水的功能。在生物學上，海水魚類處在高滲的鹽水溶液中，所以其生理特性是要守住身體的水分，不然會脫水成魚乾，相反的，淡水的魚類因為生長在低滲的水溶液，所以要不斷的排水，不然會被水脹死，在《千金方》的鯉魚湯，就是用鯉魚來排水。由此可知，文蛤散中的文蛤是要排水的，所以是生在淡水，又要有顆粒狀突起，把這二個特徵結合起來，我們推斷應是麗蚌才是真文蛤。喝了文蛤散而沒有好，表示血液中的水還是太多所致或是往小便的氣血通道是不利的，所以用五苓散，使血液中的水，從尿而出，也通利了往小便的氣血通路。

【註】

病在陽，謂病發於陽而身熱也。此應以汗解之，而反以冷水澀之灌之，則身熱雖被劫而暫卻，然終不得去，故熱煩益甚也。水寒外束，膚熱乍凝，故肉生膚粟。熱入不深，故意欲飲水，反不甚渴也，故以文蛤散內疏膚熱。若不差，與五苓散外解水寒，則皮粟、身熱當解矣。若不解且惡寒，引衣

自覆，是尚有表也。當以桂枝湯汗解之。假令服桂枝湯，汗已出，熱粟俱解，而腹中增痛，又為表已和裏未調也，宜與桂枝湯倍加芍藥，調裏以和其表。若渴欲飲水而不腹痛，則不須調太陰裏，而仍當調太陽府矣，宜仍取乎五苓也。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為散，沸湯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

【桂林古本】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麻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粒(去皮尖)、大棗十二枚(劈)。

上七味，為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匙，湯用五合，調服，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者，與芍藥三兩。

【按】

汗出已，腹中痛者，是血中之血回流不良，所以用芍藥加強血中之血的流通。

【本草說明】

【文蛤】

《神農本草經》「文蛤，主惡瘡，蝕，五痔」，文蛤主治惡瘡，像這惡瘡，大都是因氣血循環不及所致，故有虛有實，虛者氣血動力不足所導致，實者該處必有淤阻，使氣血不得入，由條文可知，文蛤主治實性的水阻所致的惡瘡。蝕，病狀如蟲蝕，蟲蝕的證狀我們可以觀察被蟲蝕的物體就可以了解，如皮表有洞，有缺損，面不平整等，至於陰蝕指陰部有如蟲蝕之現象。五痔，在《千金方》「夫五痔者，一曰牡痔，二曰牝痔，三曰脈痔，四曰腸痔，五曰血痔」，牡屬陽，牝屬陰，陽可見，而陰不可見，如外痔可見，屬牡痔。內痔不可見，屬牝痔。脈痔，指部位在脈，脈部有突出，如靜脈曲張所產生的靜脈瘤。腸痔指病位在腸。血痔指病機在於血的問題所導致的。文蛤可以治因氣道淤阻，水道不通的停水，導致血管或黏膜遭受壓力而形成的五痔，有內痔、外痔、腸痔、脈痔、血痔等五種。

【講解】

金鑑本文蛤散方只文蛤一味，若是能發表出汗，除肉中粟，單一文蛤不能也，必有缺，所以桂林古本文蛤散顯得正確許多。方中文蛤除肉中之粟，因文蛤生於水中，能除水故也，而且文蛤不是今之藥肆所謂表面光滑生長於海水的文蛤，而是表面有顆粒粗糙生長於淡水的麗蚌才是。因為本條病機是熱與水俱多，因熱多所以渴，因水多所以不欲飲，故用生薑來行上焦氣路，以出汗排水，用石膏來清熱，用麻黃來開毛竅，用杏仁來加強滲液。用甘草來補脾胃之氣，用大棗來防止過汗的體液不足。

【按】

文蛤即五倍子也。

【按】

非也。文蛤即是文蛤，然此文蛤表殼必有顆粒，五倍子是蟲咬樹木，樹木的氣液堆積而成的，也就是現今所說的蟲癭。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篇

太陽統攝之榮衛，乃風寒始入之兩途，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氣慄疾，統氣而行脈外，其用疏泄而屬陽，邪之犯也易，故其犯之也，則有汗，為虛邪。榮氣專精，統血而行脈中，其體固密而屬陰，邪之犯也難，故其犯之也，則無汗，為實邪。夫冬固寒令也，然春月餘寒，秋末早寒，皆能致病，但有無汗，實邪證候顯然，即可謂之傷寒，不必盡屬隆冬也。然太陽，經也。膀胱，府也。由經視府，則經為表，而府為裏矣。上篇用桂枝湯解肌，所以治風傷衛之表也，而未及衛分之裏，故又立五苓散一方，佐桂枝以和衛分之裏焉。此篇用麻黃湯發汗，所以治寒傷榮之表也，而未及榮分之裏，故又立桃核、抵當方，佐麻黃以攻榮分之裏焉。至於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熾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為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此篇中所以又有四逆、承氣之治也。凡風傷衛之虛邪已列上篇，茲以寒傷榮之實邪疏為中篇，使讀者先會大意於胸中，斯臨證處分，自不致誤矣。

一、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或已經發燒了，或還沒有發燒，一定惡寒，身體疼痛，嘔造成手足冷，脈屬於陰或屬於陽都緊的，叫做傷寒。

【講解】

太陽病其病因眾多，凡內、外、不內外因皆能使之。「或已發熱」，表示要外散的體熱，其鬱積已達發熱的程度，顯示傷寒的時間較長。「或未發熱」，表示外散的體熱，其鬱積尚未達到發熱的程度，顯示傷寒的時間較短。因為是傷於寒，表皮的感覺受器因感受寒冷而興奮，所以一定會有惡寒的感覺。外寒使氣血的

循環變差，所以身體因氣血的流動不利而痛。痛字從疒從甬是氣血不通暢所致，疼字從疒從冬是天冷所致的。「嘔逆」，表示這個手足冷的症狀是因嘔所造成的。因為嘔使氣血向胃流去，往外的氣血就會變少，造成手足冷。脈陰陽俱緊，脈陰陽全是緊的，陰可以代表左、尺、沉等的脈位，陽可以代表右、寸、浮等的脈位。所以脈陰陽俱緊，可以說是左右的脈都是緊、尺寸的脈都是緊，浮沉部的脈都是緊的。像這些顯示的證狀，就是傷寒的證候，所以名之為傷寒。脈緊是代表外寒所造成的，脈微是代表裏陽不足。

【註】

太陽病，即上篇首條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之謂也。榮，表陰也。寒，陰邪也。寒邪傷人，則榮受之，從其類也。已發熱者，寒邪束於皮毛，元府閉密，陽氣鬱而為熱也。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頃之即發熱也。惡寒者，為寒所傷，故惡之也。必惡寒者，謂不論已熱未熱，而必惡寒也。寒入其經，故體痛也。胃中之氣被寒外束不能發越，故嘔逆也。寒性勁急，故脈陰陽俱緊也。此承上篇首條言太陽病，又兼此脈此證者，名曰傷寒。以為傷寒病之提綱。後凡稱傷寒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

【按】

寒為陰邪，傷人由外而內，故既已傷榮，那麼絕對沒有不傷衛的。

【集註】

方有執曰「或者，未定之辭。必者，定然之謂。曰或、曰必者，言發熱早晚不一，而惡寒則定然即見也」。

喻昌曰「仲聖慮惡寒、體痛、嘔逆，又未發熱，恐誤認為陰經之證，故早於篇首揭明此語以辨之」。

程應旂曰「傷寒，陰陽俱緊之脈，大不同於中風陽浮而陰弱之緩脈矣。證與脈兼得其實，然後乃得正其名曰此太陽傷寒之病，而非中風所能混也」。

魏荔彤曰「傷寒、中風同一浮脈，而彼為浮緩，此為浮緊。陽邪舒散故緩，陰邪勁急故緊。同為在表之浮，而一緩一緊，風寒迥異矣。」

二、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體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先無汗而後接著喘的，麻黃湯主治之。

【講解】

頭痛，因為是痛字，所以是氣血不通所導致的。發熱，發字是由內向外，所以熱是由內向外發出的。「身疼」，身是指人體除了頭與四肢外的部份，閩南語有句話叫做「頭若過，身就過」，意思是我們人的頭只要能通過一個空隙，則身體就可以通過。疼，是因為寒冷所導致的，故字形從疒從冬。因為頭為諸陽之會，在《難經》〈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所以在《傷寒論》的條文中只有言頭痛，而不言頭疼，意指頭之痛，由於不通所致，而非寒也，主要是因為頭為重陽之處。「腰痛」，指腰的痛，亦是氣血不通所致。「骨節疼痛」，節是指一段的骨節，而兩骨節連接處，屬於上一個骨節與下一個骨節的陰陽交界，稱做關，所以我們常說的關節，就是這樣的意思。骨節疼痛，表示有寒、有不通的病因。「惡風」，我們知道桂枝湯也有惡風，但是與麻黃湯的惡風是不同的，桂枝湯的惡風是惡風的燥，會使衛氣走散太快，不與營氣諧和。麻黃湯的惡風，是惡風使溫度降低的寒。「無汗而喘」，無汗的無是被遮蓋的無，實際是可以有汗，只不過汗被關在毛孔內。喘是因先無汗，然後才接著有喘的。因為無汗，所以氣中之氣不能外出，在微血管部的血中之氣外滲，就遭遇到阻力，相對的也影響體循環起源處的心臟，進而影響到肺靜脈的回流入心，因而引起心肺的喘。以上的這些證狀，都是屬於麻黃湯證的一部份，藉由這些證狀，我們可以明確的推知是麻黃湯，故曰麻黃湯主之。這邊有個觀念再次提醒，傷寒如果沒有麻黃湯的證狀，就不是麻黃湯證，不可以使用麻黃湯，若是桂枝湯證，則即使是傷寒，也可以用桂

枝湯。

【註】

此承上條而詳言其證，以出其治也。太陽經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至足小指出其端。寒邪客於其經，則榮血凝滯，所傷之處，無不痛也。榮病者，惡寒。衛病者，惡風。今榮病而言惡風者，蓋以風動則寒生，惡則皆惡，未有惡寒而不惡風，惡風而不惡寒者。所以仲聖於中風、傷寒證中，每互言之，以是知中風、傷寒，不在惡寒、惡風上辨，而在微甚中別之也。無汗者，傷寒實邪，腠理閉密，雖發熱而汗不出，不似中風虛邪，發熱而汗自出也。陽氣被寒邪所遏，故逆而為喘。主之以麻黃湯者，解表發汗，逐邪安正也。

【集註】

成無己曰「寒則傷榮，頭痛，身疼，腰痛，以致牽連骨節疼痛者，太陽經榮血不利也」。

程應旄曰「頭痛，發熱，太陽病皆然，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是寒傷榮室，若風傷衛，則無是也。惡風，太陽病皆然，而無汗而喘，是陽被壅遏，若風傷衛，則無是也。得其所同，因以別其所異也」。

沈明宗曰「太陽之邪從皮毛而入，鬱逆肺氣，以故作喘。且寒主收斂，傷榮則腠理閉密，故用麻黃湯發之」。

【按】

喘的原因是心肺之氣鬱逆，不得外出皮毛，因為毛竅為寒邪所閉的緣故。我們可以從生理上來瞭解這種情形，當人飲食後，胃會吸收間單的物質，如水、酒精，脾就是胰，會分泌消化液來消化食物，然後小腸會吸收消化後物質，這些物質會隨著靜脈的回流或是淋巴的回流，最終在下腔靜脈會集，然後進入右心房到右心室，然後走肺循環到了左心房左心室，接著是體循環，到了皮膚微血管或是臟腑的外皮，滲液而出成為氣，氣中之氣主外散，氣中之血主內流，沒有發出人體外的氣就循著淋巴系統再回流，而在微血管後接著小靜脈，小靜脈內回流的血中之血，循著靜脈回流再回到心。像這種就是人體的氣血循環，如果受到阻礙，則牽一髮而動全身，至於是那裡受到的影響最多，當然是功能比較差的受之，所以有些人感冒會引起嘔吐，表示本身胃的功能（陽）



不好；引起心悸，表示心臟的功能不好；引起喘，表示肺臟的功能不好；引起小便不利，表示腎的功能不好，諸如此類等等。總之，就是臟腑本身的功能不好，所以一感受外邪，它最不能承受，而所受的影響最劇，故證狀就表現出來了。

【麻黃湯方】

麻黃（去節）三兩，桂枝二兩，甘草（炙）一兩，杏仁（湯浸，去皮、尖）七十個。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渣，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桂林古本】

【麻黃湯】

同。

【按】

麻黃湯主要是心肺的氣鬱逆，較無關於脾胃，故不須啜粥，其理在此。

【方解】

名曰麻黃湯者，君以麻黃也。麻黃性溫，味辛而苦，其用在迅升。桂枝性溫，味辛而甘，其能在固表。證屬有餘，故主以麻黃必勝之算也。監以桂枝，制節之師也。杏仁之苦溫，佐麻黃逐邪而降逆。甘草之甘平，佐桂枝和內而拒外。飲入於胃，行氣於元府，輸精於皮毛，斯毛脈合精，溱溱汗出，在表之邪，必盡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熱頓解，不須啜粥而借汗於穀也。必須煮掠去上沫者，恐令人煩，以其輕浮之氣，過於引氣上逆也。其不用薑、棗者，以生薑之性橫散於肌，礙麻黃之迅升。大棗之性泥滯於膈，礙杏仁之速降，此欲急於直達，少緩則不迅，橫散則不升矣。然此為純陽之劑，過於發汗，如單刀直入之將，用之若當，一戰成功。不當，則不戰而召禍，故可一而不可再。如汗後不解，便當以桂枝代之，此方為仲聖開表逐邪發汗第一峻藥也。庸工不知其制在溫覆取汗，若不溫覆取汗，則不峻也，遂謂「麻黃專能發表不治他病」。熟知此湯合桂枝湯，名麻桂各半湯，用以和太陽留連未盡之寒熱。去杏仁、加石膏，合桂枝湯，名桂枝二越婢一湯，用以解太陽熱多寒少之寒熱。若陽盛於內，無汗而喘者，又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解散太陰肺家之邪。若陰盛於內而無汗者，

又有麻黃附子細辛甘草湯，以溫散少陰腎家之寒。《金匱要略》以此方去桂枝，《千金方》以此方桂枝易桂，皆名還魂湯，用以治邪在太陰，卒中暴厥，口噤，氣絕，下咽奏效，而皆不溫覆取汗。因是而知麻黃湯之峻與不峻，在溫覆與不溫覆也。此仲聖用方之心法，豈常人之所得而窺耶？

【按】

麻杏甘石湯治汗出而喘，麻黃湯治無汗而喘，葛根黃芩黃連湯治喘而汗出。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者之不同，前者是始得之，反發熱，後者是得之二三日，無熱。故麻黃附子細辛湯是病發於陽，少陰之氣鬱，不得外散，故反發熱，用細辛通少陰之結氣以治之，而麻黃附子甘草湯是病發於陰，病在少陰之氣少力弱，不能行外，故用甘草補氣，隨附子入少陰，使少陰氣足而行於外。

杏仁促進泌液，大棗維持體液的濃度，故會阻礙杏仁的泌液。

【集解】

王肯堂曰「此方為元氣不虛者設也。如挾時氣者，宜十神湯。挾暑濕者，宜正氣湯。挾寒者，宜五積散。挾熱者，宜通聖散。挾食者，宜養胃湯。挾痰者，宜芎蘇散。按肯堂之議誠當矣。然必證兼表裏，邪因錯雜，似傷寒而非傷寒者，乃可於諸方中斟酌選用。若脈證與麻黃、桂枝吻合，自當遵仲聖之法治之。即元氣素虛，或平素有熱，不宜麻桂者，亦必如劉完素、張潔古法，緩緩消息治之，庶不誤人。臨病之工，宜詳審焉」。

吳綬曰「凡傷寒，寒邪在表，閉其腠理，身痛拘急，惡寒，無汗，須用麻黃辛苦之藥，開發腠理，逐寒邪，使汗出而解。惟夏月炎暑之時，雖有是證，宜加涼藥方可用，如防風通聖散、三黃石膏湯是也」。

【按】

有麻黃湯證則用麻黃湯，不需懷疑。若有裏熱而需用涼藥，則以大青龍湯治之，大青龍湯因其內有石膏，故倍麻黃之量也。

三、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第一個白天，太陽部受之，脈若是不變動的，是不傳入太陽經絡。很想吐，若是躁煩，脈數急的，這是傳入太陽經了。

【講解】

傷寒，第一個白天是在太陽的區域，脈若靜，就是不變動，表示沒有傳入經絡，因為傳入經絡，脈就會受影響而變動。沒有傳入經絡，代表只是在太陽經絡外的孫絡、經筋、經皮部，不會影響到主幹的經脈，所以脈是靜不變動的，而證狀的表現是局部的不適。頗欲吐，脾胃為十二經的起源，所以十二經的經脈受到影響，會影響到胃，故出現很想吐。陽盛則煩，下部的氣中之血回流不通利，導致心臟的血中之氣變少，造成血熱，又因為熱屬陽會往上往外走，故帶著燥熱的血流往上則形成煩，往外則形成手心熱。「陰盛則躁」，氣中之血的回流力不足，會使得下肢的氣淤阻而浸潤肌肉，導致不適，也不喜靜，故身體本能會用動的方式，提供動力，像這種足動不安，就是躁。「脈數」，氣中之血的回流液不足，造成首先遭遇的心部氣不足，心氣不足則心要自救故心跳會加快，造成脈數。「脈急」，是脈繃急的感覺，代表的是因氣的淤阻，微血管的血中之氣滲出減少，血液中的血中之氣充滿而繃急脈管。

【註】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當脈浮緊，或汗，或未汗，若脈靜如常，此人病脈不病，為不傳也。初病或嘔未止，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此外邪不解，內熱已成，病勢欲傳也。宜以大青龍湯發表解熱，以殺其勢。或表裏有熱證者，則當以雙解湯兩解之也。

【集註】

沈明宗曰「此憑脈辨證，知邪傳與不傳也。脈浮而緊，為太陽正脈，迺靜是不傳他經矣。若頗欲吐，或躁煩而脈數急，則邪機向裏已著，勢必傳經為病也」。

四、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到了第二、第三個白天，陽明、少陽證沒有顯現的，這是沒有傳入陽明、少陽經絡。

【講解】

傷寒，第二個白天到了陽明區域，第三個白天到了少陽區域，如果沒有出現陽明、少陽的證狀，表示邪沒有進入陽明、少陽經絡，故為不傳也。

【註】

傷寒，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此其常也。若二、三日，陽明證之不惡寒，反惡熱，身熱，心煩，口渴不眠等證，與少陽證之寒熱往來，胸脅滿，喜嘔，口苦，耳聾等證不見者，此為太陽邪輕熱微，不傳陽明、少陽也。

【按】

所謂傳經是指傳入當時日數的作病部的經而非指由一經傳於一經，如太陽病為一二日，陽明病為二三日，少陽病為三四日等，在一二日太陽受病後，傳入太陽經，謂之傳經。在桂林古本的〈熱病脈證並治〉篇中有「傳經化熱」句，傳經是指原本病在經皮、經筋、孫絡的表處進入到較深層的經絡處，所以影響了主要幹道（經）的流動，導致氣血的淤阻，造成熱，故言「化熱」。若是由太陽病變成陽明病，在《傷寒論》是言「轉屬」。

【集註】

程知曰「傷寒，一、二日太陽，二、三日陽明，三、四日少陽，四、五日太陰，五、六日少陰，六、七日厥陰，此第言其常耳！其中變證不一，有專經不傳者，有越經傳者，有傳一二經而即止者，有發於陽即入少陰者，有直中三陰者，有足經冤熱而傳手經者，有誤藥而傳變者。大抵熱邪乘經之虛即傳，若經實即不受邪而不傳，陽邪勝則傳，陰邪勝多不傳，故經謂脈靜為不傳，脈數急為欲傳也」。又曰「足經自足上行胸腹頭背，主一身之大綱，故寒邪入之，即見於其經，若手經第行於胸手，不能主一身之大綱也。邪既入足經，必傳入手經，故感風寒之重者，頭項痛，肩、背、肘、節、亦痛也。聖人言足不言手，足可該手，手不可該足也，非不傳手也。夫五臟、六腑、十二經，氣相輸，絡相通，豈有傳足而不傳手者哉？亦豈有傷足而不傷手者哉？虞天民謂『熱先手，寒先足』，義亦可互通也」。



【按】

在三陰三陽中，其傳指傳經，若是由本經至它經，則曰轉屬。另有表裡經兩者俱受邪，則曰兩感，而無所謂直中之名也。此外，傷寒第一個白天，只有太陽病，或是太陽與少陰兩感，因未到其它經絡之時，所以不病其它之病。所以三陽並病，一定是在第三個白天，才可能發生，反過來說，三陽並病一定至少病有三個白天。至於傳手不傳足，在《靈樞》就有言及了，手少陽為足太陽之別脈，其下合於委陽。手太陽為足陽明之別脈，其下合於下巨虛。手陽明為足陽明之別脈，其下合於上巨虛。

程應旂曰「傷寒之有六經，無非從淺深而定部署。以皮膚為太陽所轄，故署之太陽。肌肉為陽明所轄，故署之陽明。筋膜為少陽所轄，故署之少陽云耳！所以華佗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只就軀殼間約略其深淺，而並不署太陽、陽明等名。然則仲聖之分太陽、陽明等，亦是畫限之意，用以轄病也」。

五、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譯】

脈浮的，病在表，可以發汗，適合麻黃湯。脈先浮而後接著數的，可以發汗，適合麻黃湯。

【桂林古本】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緊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譯】

脈浮的，病在表，可以發汗，適合麻黃湯。脈先浮而後接著緊的，可以發汗，適合麻黃湯。

【講解】

條文中皆言宜麻黃湯，表示只具備較少的麻黃湯證，故曰「宜」，而非言「主之」。至於是數還是緊，數表示血液的血漿不足，也就是血中之氣不足，所以產生心跳快的情形，既然血中之氣不足，用麻黃湯發汗會更耗散之，故金鑑本的「脈數」不適合，當以桂林古本的「脈緊」為是。

此外，前面的脈數是以虛而言，然而脈數的情形也有屬於實的，傷於寒，氣中之氣不出，氣實而化熱，隨氣中之血入血脈中，也會造成脈數，然而這種數脈是「脈浮緊而數」，而非「脈數」。

【註】

傷寒，脈浮緊者，麻黃湯誠為主劑矣。今脈浮與浮數，似不在發汗之列，然視其病皆傷寒無之表實，則不妨略脈而從證，亦可用麻黃湯汗之。觀其不曰以麻黃湯發之主之，而皆曰可發汗，則有商量斟酌之意焉。

【按】

凡脈證皆有其理可循，不會憑空而成也，如同時間和空間都有其連續性，意義是一樣的。因而所謂的「舍脈從證」、「舍證從脈」之說，皆是醫者不明病機之過也，觀仲聖《傷寒論》中各篇，都是脈證並治也。

【集註】

方有執曰「傷寒，脈本緊，不緊而浮，則邪見還表而欲散可知矣。發者，拓而出之也。麻黃湯者，乘其欲散而拓出之也。或脈浮而數，傷寒之欲傳也，而亦宜麻黃湯發汗者，言乘寒邪有向表之浮，當散其數，而不令其至於傳也」。

【按】

因條文脈浮而數，註者皆附會之，不究其理可否。脈數者，血中熱也。血中之熱有虛有實，實者可散，而虛者則應補。如條文「諸浮數脈，法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之屬實，條文「傷寒，脈結促，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之屬虛。

程應旄曰「麻黃湯，為寒傷榮之主劑，然亦當於脈與證之間互參酌之，不必泥定『緊』之一字，始為合法也。脈浮無緊，似不在發汗之列，然視其證，一一寒傷榮之表病，則不妨略脈而詳證。無汗，可發汗，宜麻黃湯。若脈浮數，邪勢欲傳於裏，亦不妨略證而詳脈，無汗，可發汗，亦宜麻黃湯。就此二者之脈與證互參之，其有脈見浮緊，證具傷寒，二者俱符，又何麻黃湯之必在禁例哉」？

【按】

緊是為寒所傷，如外傷寒涼，內傷食飲生冷，其脈皆為緊，不

過前者因在外，故脈浮緊，後者在中，故脈緊。浮緊之脈，又有傷衛傷榮之分，外寒傷衛，麻黃湯宜之，外寒傷榮，當歸四逆湯宜之。

劉宏璧曰「但脈浮不緊，何以知其表寒實也？必然無汗始可發也。脈數何以知其未入裏也？以脈兼浮，故可汗也」。

六、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外面的證狀沒有解除，脈浮弱的，應當以發汗來解除，適合桂枝湯。

【講解】

外證是指病人顯現於外的證狀或行為，在《古本難經》〈第十六難〉「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可以瞭解。「解脫」是兩個陰陽的字詞，解是自身的去除，如發熱、惡寒都是自生的證狀，所以用解。脫是外來物附於自身的去除，如脫去衣物等。脈浮代表病還在表，脈弱表示本身的氣衰，而氣衰與後天脾胃運化的功能衰減有關，桂枝湯調和營衛能增強脾胃的運化功能，又能向外解肌，故宜用表氣虛的桂枝湯，而不用衛氣鬱遏，表實的麻黃湯。

【註】

太陽病外證未解，謂太陽病表證未解也。若脈浮緊，是為傷寒外證未解。今脈浮弱，是為中風外證未解也，故當以桂枝湯汗解之。

【集註】

方有執曰「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證猶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證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於解表，蓋嚴戒不得早下之意」。

【按】

浮弱非指陽浮而陰弱，若是指此，則會寫脈陽浮而陰弱，更何況，仲聖寫「陽浮而陰弱」非單指脈也。

程知曰「外證未解，脈見浮弱，即日久猶當以汗解。然只宜桂枝解肌之法，不宜誤行大汗之劑。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按】

脈見弱乃是氣偏衰。《傷寒論》「氣獨盛者，則脈強。血獨盛者，則脈滑。氣偏衰者，則脈微。血偏衰者，則脈澹」，脈浮弱則是表氣偏衰，屬表虛，故宜桂枝湯，而不適合表氣鬱實之麻黃湯，若以麻黃湯更耗陽氣，恐易致成亡陽之變。

七、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譯】

傷於寒，發汗結束後，證狀解除了，過了大約半個白天，又出現煩，脈浮數的，可以更發汗，適合桂枝湯。

【桂林古本】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緊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譯】

傷於寒，發汗結束後，證狀解除了，過了大約半個白天，又出現煩，脈浮緊的，可以更發汗，適合桂枝湯。

【講解】

傷寒發汗結束後證狀解除了，照理說病應該好了，但是半個白天，大約6小時過去了，出現了煩。煩字從火從頁，為火燒頭，原因是因為血中之氣少，也就是因為回流的氣中之血不足所導致的，像這種狀況，脈是數的，所以古本的「浮緊」，我覺得不太對，反而是金鑑的「浮數」才恰當。當身體的水少時，熱就多，原本的發汗解後的傷寒，因為津虧的緣故，會往寒與熱的中間，屬中風的桂枝湯走，嚴重的就往溫病去，因為桂枝湯在溫病前，所以先用桂枝湯，故曰「宜桂枝湯」。此外，這條還有另一個意義，也就是病者傷寒中風兼有，但傷寒較重，如果只用解傷寒的麻黃湯發汗，則會留下中風的桂枝湯證，故對於這種傷寒中風兼有的，我們要用桂麻各半湯。



麻黃湯	桂麻各半湯	桂枝湯	桂越湯	越婢湯
寒	風寒	風	風溫	溫
寒濕		風濕		濕溫
麻黃加朮湯		桂枝加朮湯		越婢加朮湯

【註】

傷寒，服麻黃發汗，汗出已，熱退身涼解，半日許復煩熱而脈浮數者，是表邪未盡退而復集也，可更發汗。其不用麻黃湯者，以其津液前已為發汗所傷，不堪再任麻黃，故宜桂枝更汗可也。

【集註】

方有執曰「傷寒發汗者，服麻黃湯以發之之謂也。解，散也。復，重復也。既解半日許，何事而復哉？言發汗或不如法，或汗後不謹風寒，而復煩熱，脈轉浮數也，故曰『可更發汗』。更，改也，言當改前法，故曰『宜桂枝湯』。」

【按】

解，內在的去除。復，事之起也。

喻昌曰「用桂枝湯者，一以邪重犯衛，一以榮虛不能復任麻黃也」。

程應旂曰「改前發汗之法為解肌，則雖主桂枝，不為犯傷寒之禁也」。

汪琥曰「仲聖法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然此條已曾用過麻黃湯矣，故當更方以發其汗，宜桂枝湯」。

【按】

此條是風寒兩傷，故雖用麻黃湯解去寒邪，然風邪未去，因而半日許復煩也，故宜以桂枝湯再解去風邪。

八、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了汗，病證沒有解除，反而惡寒的，是本虛的緣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治之。

【講解】

本條未明何病，只言發汗，發的意思是由內向外而出。發汗者，汗由內外出，如同發熱一樣，表示熱從內往外發。發汗，病證沒有解除，反惡寒，這與前條半日許復煩可以相對照，前條是水去過多而生煩，此條是熱去過多而反惡寒，是虛的緣故，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主治之。芍藥促進血中之血的回流，故相對來說可以減少血中之氣的滲出，使血管內的血量可以減少耗損，炙甘草可以補心脾之氣，兩者相合成芍藥甘草湯，所以可以來補榮血。又因為外有惡寒，這是發汗後所導致的表陽虛，因而加炮附子以溫表陽。

【按】

發汗，病不解之「不」字，當是衍文。蓋發汗病不解，則當惡寒，今日反惡寒者，正所謂病解之義也。病解，惡寒，始謂之虛。

【按】

本條未言何病，正因為發汗，病不解，才顯示出，此已非表證，乃是本虛，是榮血之虛又加表陽虛。

【註】

傷寒，發汗，病不解，則當惡寒，非表虛也，是表邪猶在不解，仍當汗也。今發汗汗出，病已解，不當惡寒矣。反惡寒者，非表邪也，乃陽虛不能衛外所致，故以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蓋用附子以扶陽，芍藥以補陰，甘草佐附芍補陰陽而調榮衛也。

【按】

傷寒，發汗，病不解，有如本條之反惡寒而屬虛者，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亦有如前條，因風寒兩種異氣，屬實者，雖用麻黃湯去除寒氣，然風氣未除，故半日許復煩，宜用桂枝湯以解者。

【集註】

方有執曰「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虛，汗出之後，大邪退散，榮氣衰微，衛氣疏慢，而但惡寒，故曰虛」。

【按】

傷寒，發汗未解者，有虛與實之因，此自然之道理也，讀者需謹記於心，蓋一陰一陽謂之道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甘草（炙）二兩，附子（炮去皮，破八片）一枚。

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講解】

發汗後，雖然熱與水皆去，但是因為熱去多而水去少，故相較之下，熱少水多，表皮氣寒刺激感覺受器而惡寒，用炮附子固表，閉毛竅，減少散熱，故能溫陽而讓體液熱起來，便不會惡寒，用芍藥促進血中之血回流，使血管內血中之氣滲出減少，以補發汗後所造成榮血不足之虛，用炙甘草來補心氣和脾氣，以濟發汗後流失的氣。

【集解】

程應旂曰「傷寒，發汗一法，原為去寒而設，若表已解，較前反惡寒者，非復表邪可知。緣汗外泄而表遂虛，故主之以芍藥甘草附子湯。芍藥得桂枝則發表，得附子則補表，甘草和中從陰分，斂戢其陽，陽回而虛者不虛矣」。

九、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汗後，惡寒的，是虛的緣故。不惡寒，只有熱的，是實。應當調和胃氣，給予調胃承氣湯。

【講解】

此條總結前兩條，敘述發汗後雖水和熱都有損耗，但是水和熱消長的情形不一。這種情形有兩種，一種是水多熱少，就形成了發汗後，惡寒，由前條我們可以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主治之，另外

還有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的桂枝加附子湯證也是屬此的。另一種是水少熱多，造成氣中之血回流變少，血液黏稠燥熱，造成半日許復煩，病還在表，可更發汗的桂枝湯證。另一個是熱入裡，不惡寒，當和胃氣，可以先給與水，若胃氣和則愈，若是給水，胃還是不和，則是給與調胃承氣湯。

【註】

傷寒發汗，汗出病解，必不惡寒，亦不惡熱，始可為愈。若發汗後惡寒者，是陽虛也，宜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今發汗後，不惡寒，但惡熱，則是胃實也，故與調胃承氣湯瀉熱以和胃也。

【集註】

方有執曰「發汗後，不惡寒，其人表氣強也。但熱，亡津液而胃中乾，故曰實也。當和胃氣，以乾在胃而實也。故曰『與調胃承氣湯』，所以瀉實，而甘草則有瀉中調和之義」。

程知曰「汗後惡寒，則為榮衛俱虛。汗後，不惡寒，但發熱，則為津乾胃實，故有調胃通津之法。然曰當、曰與，則似深有酌量而不肯妄下，以重虛其津者」。

【按】

程知講的不錯，但是汗後，惡寒，水與熱俱耗，但熱去多者，惡寒，水去多者，惡熱或煩，故有芍藥甘草附子湯與桂枝湯之用。

【調胃承氣湯方】見陽明篇

【桂林古本】

【調胃承氣湯方】

甘草二兩(炙)，芒硝半斤，大黃四兩(酒洗)。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溫頓服之。

十、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桂林古本】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所以然者，以榮氣不足，血弱故也。



【譯】

脈浮緊的，原則上應當身體疼痛，適合用發汗來解除病證。假使尺脈遲的，不可以發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榮氣不足，血弱不足的緣故。

【講解】

脈浮緊，浮表示在表，緊為外來之寒，寒令氣血淤阻或是毛竅閉塞，因氣血不通則痛，故身疼由於寒，身痛由於不通。因病在表，離表近，所以適合用發汗的方式來解除病證。但若是病人的尺脈是遲的，不可以發汗，因為榮氣不足。尺脈候陰，為寸關之根本，根本不足，當先救其本。尺脈遲者，有虛有實，本條是屬於虛的榮氣不足所導致的，若是屬實的，下焦為陰所阻，所謂的陰，如食積水飲癥瘕積聚等。榮氣指的是血中之氣不足，因為血中之氣不足，所以血就弱。如果用發汗，血中之氣因發汗而滲出更多，故更弱，最後無氣可出，就會造成衄血。

【註】

脈浮緊者，寒傷榮之脈也。身痛者，寒傷榮之證也。脈證皆表實邪，則當發汗，宜麻黃湯。設若寸關脈浮緊，惟尺中遲者，則又不可發汗。何也？以其人平素榮氣不足，血少故也。由此可知，脈陰陽不俱緊，不可輕汗也。

【按】

脈浮緊者，榮衛俱傷，衛在脈外，榮行脈中，故從未有寒不經外而能入裡者。身痛，氣血不通所導致之病。脈證皆表實，當發汗，宜麻黃湯，然而汗法有多種，並非只有單用藥方之一法而已。

【集註】

方有執曰「尺以候陰，遲為不足，榮主血，汗者血之液，尺遲不宜汗者，嫌奪血也」。

張璐曰「尺中脈遲，不可用麻黃發汗，當頻與小建中湯和之。和之而邪解，不須發汗。設不解，不妨多與之，覆而汗之可也」。

【按】

像這種原本就榮氣少血弱的人，應先補虛，再發汗，補虛可用小建中湯或是炙甘草湯。另外，還有發汗後導致身疼痛，脈沉遲

的，用桂枝去芍藥加生薑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如下一條。此二條可相對，一為未發汗之榮氣不足，一為發汗後的榮氣不足。

十一、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二兩，新加湯主之。

【桂林古本】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主之。

【譯】

發汗以後，身體疼痛，脈沉遲的，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主治之。

【講解】

發汗後的身疼痛，因為汗出而衛氣不足，氣少的緣故，前條未發汗的身疼痛，是榮氣不足血少的緣故。此條是衛氣不足氣少，故用人參補氣，生薑加速微血管的血中之氣滲出，至於促進血中之血回流，因而減少血中之氣滲出的芍藥，以其會妨礙微血管血中之氣滲出，所以應當要去除，故以古本的條文為是。脈沉為病在裡，遲為氣不足，然證不見裡證，故此沉乃表氣弱之不能上舉所致，非裡虛也，所以臨證當脈證並參，方不致誤。

【註】

發汗後，身疼痛，脈浮緊或浮數，乃發汗未徹，表邪未盡也，仍當汗之，宜桂枝湯。今發汗後身雖疼痛，脈見沉遲，是榮衛虛寒，故宜桂枝新加湯，以溫補其榮衛也。

【按】

發汗後，反惡寒者，虛故也，是屬於榮血少表陽虛，用芍藥甘草附子湯主治之。不惡寒，但熱者，實也，因胃熱津虧，當和胃氣，可以稍稍給與水，若還是不解的，給與調胃承氣湯。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的，是屬於衛氣不足，用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主治之。未發汗，尺脈遲的，以榮氣不足，血弱故也，可以給與小建中湯或炙甘草湯。

【集註】

成無己曰「表邪盛則身疼，血虛亦身疼。其脈浮緊者，邪盛也。脈沉遲者，血虛也。盛者，損之則安；虛者，益之則愈」。

喻昌曰「脈沉遲者，六部皆然，與尺遲大異。尺遲乃素虛，此為發汗所虛，故於桂枝方中，倍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以去邪，加人參三兩以補正。名曰新加湯者，明非桂枝湯中之舊法也」。

汪琥曰「身疼痛，脈沉遲，焉知非中寒證？要知此證，乃太陽傷寒發汗後，身疼不止，脈變沉遲，非中寒比也」。

【桂枝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人參三兩，生薑（切）四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如桂枝法。

【桂林古本】

【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人參三兩，生薑四兩（切）。

上五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解】

是方即桂枝湯倍芍藥、生薑，加人參也。汗後，身疼痛，是榮衛虛而不和也，故以桂枝湯調和其榮衛。倍生薑者，以脈沉遲，榮中寒也。倍芍藥者，以榮不足，血少故也。加人參者，補諸虛也。桂枝得人參，大氣周流，氣血足而百骸理。人參得桂枝，通行內外，補榮陰而益衛陽，表虛身疼未有不愈者也。

【按】

汗後身疼痛，是衛氣不足的緣故。生薑是加強微血管的血中之氣滲出。人參補氣（有氣中之氣與氣中之血），也包括血中之氣。去芍藥是避免血中之血在靜脈中回流加快，影響了微血管的血中之氣的滲出。反過來說，芍藥可以增加血中之氣，讓靜脈血的血漿因為滲出少而增多。但這條文是氣不足，所以要去芍藥，至於芍藥甘草附子湯，是血中之氣不足，故曰榮氣不足，血少故也，所以要用芍藥。

十二、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溫其裏，宜四逆湯。

【桂林古本】

無。

【譯】

得病，發熱，頭痛，脈反而是沉，若是沒有好，身體疼痛，應當溫裏，適合四逆湯。

【講解】

發熱，頭痛，脈沉，是少陰經表受邪，講的就是後面的麻黃附子細辛湯條文「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這條是少陰病的始得之的第一個白天，是發於陽的，所謂「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另外一條的麻黃附子甘草湯條文「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這條是少陰病，得之的第二個白天，是發於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金鑑本的「若不差」之前應該加汗之，成為「若汗之不差」，表示表已解，然還有身體疼痛，表示裡陽虛，氣血不得行於身外所導致的，所以應當溫裡，又因為是少陰病，所以適合四逆湯。一般而言，表證的發熱頭痛，脈應是浮的，脈反沉，則要考慮是否有本身陽虛或是此病是屬於兩感的問題，那麼在發汗的藥方中，要適當加入炮附子以預防之。我們可以從兩感的條文來看這個問題，條文「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脈時浮時沉，時數時細，大青龍湯加附子主之」。

【按】

身體疼痛之下，當有「下利清穀」四字，方合當溫其裏之文。觀〈太陰篇〉云「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此雖未下，但脈反沉，可知裏寒，必是脫簡」。

【按】

少陰病，不一定有下利清穀，少陰的寒病是屬於心陽不足的病，若是病人原本就胃腸虛弱，那麼得了少陰的寒病，則相對其它區域的血流，原本的胃腸道血流就越顯的供應不足，故出現下利，若是病人本身就有手足循環不好的問題，得少陰病，則相對於其它區域的血流，則四肢血流就越顯的供應不足，故出現手足逆冷。



【註】

病發熱，頭疼，太陽表證也。脈當浮，今反沉，是太陽表證而得少陰裏脈也。凡太陽、少陰表裏皆寒無汗之病，均宜以麻黃附子細辛湯發之。若不差不下利者，更以麻黃附子甘草湯和之。若下利清穀，即有身體疼痛之表未解，不可更汗，當溫其裏，宜四逆湯。防其陽從陰化，變厥惕亡陽之逆，斷不可謂病在太陽，無可溫之理也。

【四逆湯方】見少陰篇

【桂林古本】

【四逆湯方】

人參二兩，甘草二兩（炙），乾薑一兩半，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十三、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若是用吐，若是用下法了以後，過了七八個白天，病證沒有解，熱結在裏面，表裏都熱，在一些固定的時辰中會怕風，大渴，先舌頭上乾燥而後接著煩，想要喝水數升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在一開始的經周期（六天），沒有用汗法，使往近處的膚表走散，而是用向裡走的吐法，或是下法，過了七八個白天，也就是已經過了一個經周期，一般過了一個經周期，有三種情形，一個是病愈，一個是再經，另一個是入裡。本條文出現了裏證，是入裡了，故曰「熱結在裡」。要講熱結在裡，一般先要談榮衛的起源和運行，正常的榮衛氣血是從後天氣血來源的脾胃，藉由食飲的腐熟運化所產的精微變化成榮衛氣血，在血的部份是經由肝門脈系統入肝再回流入心，而氣的部份是經由中上焦，兩者在

心之前匯合，再入心→肺→肺循環→心→體循環。因為用吐法或是用下法，除了耗損了陰部有形質的氣津，也會使氣血會往內部的腸胃走，故使邪氣伴隨著內入的氣血，在內形成熱結。因為所結的部位不同，所以之前的結胸證，或是小柴胡湯證，或是大柴胡湯都有可能，此條白虎湯證與前之葛芩連湯證和桂枝人參湯證，其邪氣已經由吐下而去，而吐下止後，身體的調節失常所致的，白虎湯表現大煩渴，而葛芩連湯出現利遂不止，桂枝人參湯為協熱利，此三方藥皆是要復身體之常的。一般病在表而用吐或下，本身內部的津液先傷，內部水少則熱多，所以會大渴。胃的津液隨上焦淋巴系流回流入心，舌離心近，故古人言「心開竅於舌」，舌頭的顏色、舌苔的顏色或燥潤，都是反應心臟血液的寒熱燥潤情形，因為胃津少，心血管的血液就燥熱，上行的血液因先到舌，後到腦，所以會先舌乾燥而後接著才煩，故曰「舌上乾燥而煩」。胃的津液因吐、下而不足，所以會大渴，欲飲水數升。胃因津虧而引起血的燥熱，熱性本向外，而人的氣血循行部位，有其相應的流注時間，如子午流注的子膽、丑肝、寅肺、卯大腸、辰脾、巳胃、午心、未小腸、申膀胱、酉腎、戌心包、亥三焦，當氣血在白日流注於表時，因為燥熱之故，而又遇風勝則燥，故不喜風，所以時時惡風。

【按】

「傷寒」二字之下，當有「若汗」二字，蓋發汗較吐下更傷津為多也。時時惡風，當是時汗惡風，若非汗字，則時時惡風，是表不解，白虎湯在所禁也。論中謂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讀者細玩經文自知。

【按】

傷寒，因為條文是熱結在裡，所以氣血是往內走的，像這種情形只有吐法及下法才會讓氣血往內，至於汗法，是讓氣血往外散，所以吳謙說的若汗，是不對的。更何況，病在表，用往外散的汗法是正確的，至於發汗之傷津，其實是比吐下為少也。其原因為何？因為發汗，還有陰部之氣血可以接濟，而吐下則斷了起始的來源，由此不就可知，吐下之傷津遠比汗多也。「時時惡風」是

因為吐下後因津虧變燥的關係，而風性本燥，故不喜之。時是指一天固定的時辰，時發熱指一天中固定時辰發熱，時時發熱，是指一天中有多個固時辰發熱，故時時惡風是指一天中有多個固定時辰惡風。無汗，表不解，病在表，如果給與白虎湯，則胃中變寒，寒主收引，會使氣血向內，而使表證內陷，所以是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沒有表證，渴欲飲水是由於胃津的不足，為熱所造成，所以用白虎湯來清胃熱，以人參來補津液。

【註】

傷寒，若汗，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以致熱結在裏，時汗惡風者，結熱在表未解也。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結熱在裏已彰也。故曰表裏俱熱，宜白虎加人湯主之。以白虎能外解肌熱，內清裏熱也。加人參者，因汗吐下後，津亡氣弱，借此以益氣生津也。

【按】

若汗是不需要的字詞，前面已提及。

【按】

大青龍湯治太陽表裏俱熱，表多裏少，故不渴也。白虎湯治陽明表裏俱熱，裏多表少，故大渴也。今大渴燥煩，時汗惡風，是熱在陽明又兼太陽也。而用白虎湯者，以陽明裏熱證多，太陽表熱證少也。若無汗微渴，則為太陽表證多，即表裏大熱，又當用大青龍湯矣。

【按】

大青龍湯治療表寒裏熱，因其有表寒，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因有裏熱在肺，故煩、不渴。白虎湯為熱在胃亦屬裏熱，因為表無寒，又熱屬陽而外散，故會形成表裏俱熱，其表的熱是由裏散出的。因為熱在胃，造成胃的津虧不足，所以會大渴。同理，表裏俱寒，因寒屬陰，主內收，所以裏寒是由表寒傳入的。或是本有表寒時，又食飲生冷，也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換句話說，病人得了麻黃湯證，又食飲冰冷之物或是服了苦寒的西藥，就會造成傷寒表不解的小青龍湯證，同理，若是食飲燥熱之物，就會造成表寒裏熱的大青龍湯證。

【集註】

喻昌曰「玩此條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己自酌量，惟熱結在裏，

所以表熱不除，況加大渴飲水，安得不以清熱為急耶」？

【按】

熱結在裏，表裡俱熱，所以表熱是裡熱外散所致的，病本在裡，所以以白虎湯治裡熱而表熱得除。而表裡俱寒，裡寒是表寒內收所致，所以表寒為本，故當解表後再救裡，除非有下利出現，致使胃腸不能吸收藥物，則必須先回復腸胃功能才行，故才會要先救裡。

程知曰「表熱者，身熱也。裏熱者，內熱也。以汗、吐、下後不解，故邪氣乘虛結為裏熱。惟結熱在裏，所以表熱不除，有惡風證也。大渴引飲，裏熱熾盛，安得不以白虎急解之。石膏辛寒，能清裏熱，兼散表熱也。惟其在汗、吐、下後，故必加人參以顧其正氣也」。

【按】

此條白虎加人參湯，為吐下後，邪氣雖去，而身不能調和，出現大渴，欲飲水數升而設也。後代註家把白虎湯視為解表藥，不知為何。

汪琥曰「與白虎湯加人參扶正氣，以分解內外之邪熱。要之，此湯惟正氣虛而邪氣微者宜之。若邪氣甚者，不敢輕加人參也」。

【按】

其實此條是邪已去而正不調，汪琥言邪氣微，表示有發現到這情形。關於人參的用法，只要有津虧的出現，如下利，汗出不止，嘔吐不止，或是大渴等亡津液的情形，都可以用人參來補氣，這氣包括血中之氣、氣中之血及氣中之氣。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陽明篇

【桂林古本】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人參二兩。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十四、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譯】

發汗的過程已經停止了，脈浮數，煩，口渴的，五苓散主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發汗已，脈浮弦，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譯】

太陽病，發汗的過程已經停止了，脈浮弦，煩，口渴的，五苓散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發汗過程已經結束，脈浮大部份表示病在表，弦為陽不勝陰，表示氣血的流通不暢。煩、渴兩者，為血液中的血中之氣不足所致。造成血液中的血中之氣不足有二個原因，一個是胃熱津虧，第二個為腎的再吸收不足。若是胃熱津虧，脈當浮數，則為白虎湯。若是腎的再吸收不佳，脈則為浮弦，證狀會出現小便不利，故用五苓散。金鑑本為脈浮數，數脈為血中之氣少，血熱所造成的，然而條文方藥是用五苓散，故桂林古本的脈浮弦是比較合拍的。

【按】

脈浮數之下當有「小便不利」四字，若無此四字，則為陽明內熱口燥之煩渴，白虎湯證也。以其有小便不利、煩、渴，則為太陽水熱瘀結之煩渴，五苓散證也。況無小便不利證而用五苓散，則犯重竭津液之禁矣。太陽上篇，類此證者數條，惟一條水入即吐，水不下行，故無小便不利之文，此條應有「小便不利」四字。

【按】

五苓散是腎對於水吸收的調節劑，小便不利可以，小便過利也是可以，故五苓散可以治消渴，吳謙說「若無小便不利而用五苓散，則犯重竭津液之禁矣」，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註】

發汗已，為太陽病已發過汗也。脈浮數，知邪仍在表也。若小便利而煩渴者，是初入陽明胃熱，白虎湯證也。今小便不利而煩渴，是太陽府病，膀胱水畜，五苓證也。故用五苓散，如法服之，外疏內利，表裏均得解矣。

【集註】

方有執曰「已者，言發汗畢，非謂表病罷也。煩、渴者，膀胱水畜，不化津液，故用四苓利之。浮數者，外表未除，故憑一桂以和之，所以謂五苓能兩解表裏也」。

十五、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汗出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譯】

傷寒，先汗出而後接著口渴，小便不通利的，五苓散主治之。不口渴的，茯苓甘草湯主治之。

【講解】

先汗出而後接著口渴者，汗出表示營衛往外的道路通暢，口渴是因為血中之氣的不足，血中之氣的來源有三，一個是胃腸水分的吸收，第二是腎對水的再吸收，第三是人體各區域氣中之血的回流。如果條文只有「汗出而渴者」這樣，那麼就有上面三種可能，治療的方式就有三種，所以金鑑本的條文可見有所缺落，反觀古本有「小便不利」，所以就可以很確定只有一種，故曰「五苓散主之」。一般從小便的利與否，可以知道腎再吸收的好與差，腎絲球過濾速率變差，相對的腎小管的水流也變差，所以腎對水的再吸收也會變差。先汗出而後不接著口渴的，也是相同道理，汗出表示營衛往外的道路是通暢的，而不口渴，表示血中之氣是足夠或是太多，所以要用茯苓甘草湯，用茯苓來加速腎絲球的過濾，用生薑來加速血液內血中之氣的滲出，並由汗排出，再用桂枝來通利血脈，用炙甘草來補心脾之氣，增強心脾的功能。

【註】

此申上條或渴而不煩，或煩而不渴者，以別其治也。傷寒，發汗後，脈浮數，汗出，煩，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今惟曰汗出者，省文也）。渴而不煩，是飲盛於熱，故亦以五苓散主之，利水以化津也。若不煩且不渴者，是裏無熱也。惟脈浮數，汗出，小便不利，是榮衛不和也，故主以茯苓甘草湯，和表以利水也。

【集註】

鄭重光曰「傷寒，本無汗，汗因發而出也。上條煩而渴，此條但渴不煩，裏證較輕，治亦不殊。若更不渴，則內無燥，裏病少而表證猶多也。故用桂枝湯之三，五苓散之一，示三表一裏之意，易名曰茯苓甘草湯者，

乃桂枝五苓之變制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桂枝二兩，生薑（切）三兩，甘草（炙）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炙），生薑三兩（切）。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方解】

是方乃仿桂枝、五苓二方之義，小制其法也。有脈浮數、汗出之表，故主以桂枝。去大棗、芍藥者，因有小便不利之裏，恐滯斂而有礙於癰閉也。五苓去朮、澤、豬苓者，因不渴不煩，裏飲無多，惟小便一利可愈，恐過於燥滲傷陰也。

【集解】

汪琥曰「五苓散、茯苓甘草湯二方，皆太陽標本齊病，表裏兼主之劑。何謂標？太陽之經是也。何謂本？膀胱之府是也。經在表，本在裏。五苓散，邪已入府，表證已微，故方中只用桂枝一味主表，其餘四味皆主裏之藥也。茯苓甘草證，邪猶在經，裏證尚少，故方中又用茯苓一味以主裏，其餘三味皆主表之藥也」。

【按】

茯苓因其可以加速腎絲球的過濾速率，所以可以使氣血往腎部流去，對於血中之濕，可以使其從小便排出。

十六、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譯】

脈浮數的，理論上應當先出汗而後接著病愈。若是攻下，身體重，心悸的，不可以發汗，應當自己出汗，病證才會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尺脈微，這是裏面氣血空虛的緣故。需要裏面氣血充實，津液自我調和，便會自行汗出而病愈。

【桂林古本】

脈浮緊者，法當汗出而解。若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須自汗出乃愈。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也。須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譯】

脈浮緊的，理論上應當先出汗而後接著病愈。若是身體重，心悸的，不可以發汗，應當自己出汗，病證才會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尺脈微，這是裏面氣血空虛的緣故。需要裏面氣血充實，津液自我調和，便會自行汗出而病愈。

【講解】

脈浮病在表，緊為寒，往外出的氣中之氣受寒的抑遏而不得出，所以應當用汗法來幫助氣中之氣的外出。金鑑本為脈數，這是指實性的脈數，也就是氣中之氣不得出外，漸積於皮內導致發熱，而此時的氣中之血也變熱，氣中之血的回流使熱入血中，便導致脈數。「若身重」，一般身體重有二種情形，一種是實，也就是淋巴流行不暢，體液鬱積所導致的身重，一種是虛，也就是體液不足，營養不夠所導致的身重。這條文是那一種呢？後面有心悸，所以是虛的。我們看悸的字形，悸字從心從季，在家族的稱謂有伯仲叔季，季是第四是最小的。所以悸是心小，也就是心的氣不足。因為本身氣不足，所以不可以發汗，如果發汗，沒有足夠的氣可發，就會動血，好比人如果哭過頭，眼部淋巴不足，則會變成泣血，這道理是一樣的。「當自汗出乃愈」，我們人體如果有足夠的津液和熱度，就會自汗出，自汗出表示熱度和津液都已充實了，所以才說乃愈。「所以然者」，是講解前面的原理。「尺中脈微」，尺部的脈微，表示屬於陰和裏的尺脈氣不足，之前有提過，氣獨盛則脈洪，氣偏衰則脈弱，血獨盛則脈滑，血偏衰則澀，所以脈微是屬於嚴重的氣偏衰也，因而說這是裏虛。「須裏實」，需要裏氣充實，有足夠的氣可以行外，表裡津液皆得調和，便可自汗出愈。

金鑑本的條文除了前面說的氣中之氣不出致熱入血中的脈數外，還有一種是溫病，溫病的脈也是數的，所以可以與桂林古本作為寒溫的相較。脈浮數，脈浮病在表，數表是血中之氣少，這是屬



於溫病，本身內在津液不足，雖是溫病，在表也是要用汗法。後代溫病，有「下之不嫌早」之語，其實是不對的，病在表還是要以汗解，如果攻下，則胃腸津液越虧，表面的津液更是不足，就產生了身重、心悸的證狀，所以不可以發汗。後面條文同前的說明。

【註】

傷寒，未發熱，脈多浮緊，寒盛也。已發熱，脈多浮數，熱盛也。均宜麻黃湯發汗則愈。若不發汗而誤下之，不成逆壞者，必其人裏氣素實也。故惟見失汗身重之表，誤下心悸之裏，則不可復發其汗，當待其表裏自和，自然汗出而解。所以然者，因失汗表實，誤下裏虛，尺中脈微，表裏未諧，故不即解也。須待其裏亦實而與表平，平則和，和則陽津陰液自相和諧，所以便自汗出而愈也。使裏實之法，即下條用小建中湯法也。

【按】

此條並未言傷寒，而吳謙以傷寒解之，不免誤多。然其言「傷寒，未發熱，脈多浮緊，寒盛也。已發熱，脈多浮數，熱盛也。均宜麻黃湯發汗則愈」，這是對的。

【集註】

喻昌曰「此亦先建中而後發汗之變法。要知仲聖云『尺脈微者，不可發汗』，又云『尺微者，不可下』。無非相人津液之奧旨，所以誤下之，脈雖浮數不改，亟宜發汗者，亦必當諦其尺脈，不可率意徑情有如此者」。

張璐曰「誤下，身重心悸，縱脈仍浮數，亦不可復發其汗。設尺脈微，為裏陰素虛，尤宜戒也。脈浮而數，熱邪已甚，將欲作汗，今誤下之，故身重心悸，當與小建中和其津液，汗出而愈」。

十七、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已經二三個白天了，先是心中悸而後接著煩的，小建中湯主治之。

【講解】

關於傷寒，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傷寒論》的傷寒是廣義的，不

單單指為寒邪所傷，故凡任何之事物，能令人表面氣血循行不利，如受寒般，皆可言之傷寒，例如這個人被嚇到，使氣血不向外而向內，也出現外表的皮膚寒毛直立的情形，像這種也是傷寒，如果嚇到當天發病，就是傷寒一日，太陽受之，我們可以用麻黃湯，這就是麻黃湯之所以稱為回魂湯之故，以及麻黃湯為何可以治療「中惡」的緣故。再舉一例，車禍外傷，膚表外皮擦損，滲液直流，熱隨液而外瀉，也會出現了惡寒的證狀，像這種的，因為有滲液，所以是屬有汗，歸於中風，又因為是當天發，所以是「中風，一日，太陽受之」，像這種的惡寒，用桂枝湯就非常有效，真可說是「效若桴鼓」，也不為過。「二三日」，已有二三個白天，所以有可能是太陽、陽明、少陽受病，然心中悸而煩，是屬胃津不足，榮衛不能上輸於心，心的氣血少，所以先悸，後因氣血不足致燥，故接著煩，這是屬於陽明。在前條我們提過心中悸是心氣不足，也是血中之氣不足。血中之氣（血漿）不足，則會血熱，熱性向外向上，故煩（煩字從火從頁，頁者頭也）。所以是先有心氣不足的悸，後再接著出現煩。像這種榮氣不足，血少故也，一定會用到芍藥。芍藥藉由加速靜脈回流，使微血管的氣中之氣滲出減少，可以保留較多的血漿，故可補榮氣。而像這種傷寒，就是因為榮氣不足，膚表氣血不足，所導致的，非是感受外在的寒邪，所以除了調和榮衛用桂枝湯，還倍加芍藥，來補榮氣，另外加飴糖來提供脾榮氣的來源，以供身表的使用。飴糖在大建湯湯中，亦是基於如此的理由。

【註】

傷寒，二、三日，未經汗下，即心悸而煩，必其中氣素虛，雖有表證，亦不可汗之。蓋心悸陽已微，心煩陰已弱，故以小建中湯先建其中，兼調榮衛也。

【集註】

王肯堂曰「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傷寒，脈弦細，屬少陽，不可汗，汗之則譫語，胃不和則煩而悸。大抵先煩而後悸者是熱，先悸而後煩者是虛，治病必求其本者此也」。

【按】

王肯堂說「大抵先煩而後悸者是熱，先悸而後煩者是虛，治病必求其本者此也」，這樣講是不錯的，因為先有陽部氣血的淤積，故先煩，而後伴隨氣中之血的回流減少，故造成虛的心悸，這病本是屬實的心悸。若病本是屬虛的心悸，則先是脾胃氣血不足供給於心，導致先心悸，而後心的氣血不足，使氣血變燥熱，而這燥熱的氣血上衝於頭，便後接著煩。總結來說，煩而悸者是熱為因，悸為果，屬實。悸而煩者是虛為因，熱為果，屬虛。

程應旂曰「可見陽去入陰，必有其先兆，善治者，急宜杜之於未萌，心中悸而煩，則裏氣虛而陽為陰襲，建中湯補虛和裏，保定中州，以資氣血為主。雖悸與煩，皆小柴胡湯中兼見之證，而得之二三日，裏證未必即具，小柴胡湯非所宜也」。

【按】

「心中悸而煩，則裏氣虛而陽為陰襲」，凡是身體的陰陽在不病的平人是調和的，至於生病則起於陰陽之不調和，至於陰陽之相乘逼迫，只有一方在極虛的狀況下，才會有陽乘陰、陰乘陽的狀況發生。此條文是陰中之陽氣不足以上濟心，導致心因氣虛而悸，又因氣虛生心熱，熱性向上，故上衝於頭而成煩，非是「裏氣虛而陽為陰襲」也。

魏荔彤曰「建中者治其本也。與建中後，除審其在表，則仍當發汗，以中州既建，雖發汗陽亦不致亡矣。審其傳裏，則應下之，以中州既建，雖下陽亦不致陷矣。所謂急則從標，而緩則從本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切）三兩，膠飴一升，大棗（擘）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桂林古本】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膠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先煮五味取三升，去滓納飴，更上微火消

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以甜故也。

【方解】

是方也，即桂枝湯倍芍藥加膠飴也。名曰小建中者，謂小小謂立中氣也。蓋中氣雖虛，表尚未和，不敢大補，故仍以桂枝和榮衛，倍芍藥加膠飴，調建中州，而不啜稀粥溫覆令汗者，其意重在心悸中虛，而不在傷寒之表也。中州建立，榮衛自和，津液可生，汗出乃解，悸煩可除矣。嘔家不可用，謂凡病嘔者不可用，恐甜助嘔也。

十八、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脈結促，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

【譯】

傷寒，脈結促，心動悸的，炙甘草湯主治之。

【講解】

這個傷寒是因為心陽及心氣不足導致膚表氣血不足所造成的結果。桂林古本「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脈結者，心陽不足，故脈緩而時一止。脈促者，心氣不足，故脈數而時一止。「心動」，因為心陽不足；「心悸」，因為心氣不足，所以用能補心陽及心氣的炙甘草湯來主治之。脈結促的意思是，當心陽不足時脈就是結，當心氣不足的時候脈就是促，看何者較重，所以結促脈互見。金鑑本是脈結代，脈代者，人有五臟，臟的氣中之血在正常狀況下都能回流至於心，若一臟無氣中之血的回流，則會出現脈五動一代也。「代」因臟無氣中之血回流，所以當脈止時，不能自還，像結促脈是慢慢由小數變正常，而代脈當再動時，是原來的跳動力道，這是其它有氣中之血回流的臟的跳動，而止的是無氣中之血回流的臟。

【註】

心動悸者，謂心下築築，惕惕然動而不自安也。若因汗下者，多虛；不因汗下者，多熱；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屬飲；厥而下利者，屬寒。今病傷寒，不因汗下而心動悸，又無飲熱寒虛之證，但據結代不足之陰脈，



即主以炙甘草湯者，以其人平日血氣衰微，不任寒邪，故脈不能續行也。此時雖有傷寒之表未罷，亦在所不顧，總以補中生血復脈為急，通行榮衛為主也。

【按】

心動是因為心陽不足，心悸是因為心氣不足，所以導致脈結促的結果。此傷寒是心之陽氣不足，導致皮膚血流不足所造成的傷，非是外感寒邪之傷寒，廣義的傷寒其因有天、地、人三因，天者天候造成的，如天寒；地則飲食居處造成的，如食飲冰冷和居處寒地；人則是七情六欲所致，如受驚嚇。

【集註】

成無己曰「脈之動而中止，能自還者，名曰結。不能自還者，名曰代。由血氣虛衰，不能相續也」。

【按】

不能自還者，乃是某藏無氣中之血回流也。何以言之，心為君主之官，掌百官之事，凡是其它臟腑的氣中之血回流狀況，心皆能知之，故曰「神明出焉」。例如肺氣不足，則血中氧氣不足，肝部血流不佳，則血中要肝代謝的毒素會變多，腎的絲球過濾差，血液的尿素及水變多，脾的血流不佳，消化不好，血中的營養物質會變少，像這些心都可以感受到。主要是因為五臟六腑的氣中之血都會回流經過心，若是一臟氣中之血回流不足，則心臟少了那一臟的氣血，會形成代脈。

程知曰「此又為議補者，立變法也。曰傷寒，則有邪氣未解也。心主血，曰脈結代，心動悸，則是血虛而真氣不相續也。故峻補其陰以生血，更通其陽以散寒，無陽則無以縮攝微陰，故方中用桂枝湯去芍藥，而漬以清酒。所以挽真氣於將絕之候，而避中寒於脈弱之時也。觀小建中湯，而後知傷寒有補陽之方。觀炙甘草湯，而後知傷寒有補陰之法也。」

【按】

之前提過芍藥可以補榮氣，或是益陰氣，故小建湯中倍芍藥，證見心中悸而煩，是陰氣不足，故為補陰之法。而炙甘草湯無芍藥，證見動悸，是陽氣不足，故為補陽之方。

程應旄曰「此又以脈論，邪氣留結曰結，正氣虛衰曰代。傷寒見此，

而加以心動悸，乃真氣內虛，故用炙甘草湯，益陰寧血、和榮衛以為主」。又曰「太陽變證，多屬亡陽；少陽變證，兼屬亡陰，以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榮陰被傷，故也。用炙甘草湯，和榮以養陰氣為治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炙）四兩，生薑（切）三兩，桂枝三兩，麥門冬半升，麻子仁半觔，大棗（擘）十二枚，人參二兩，阿膠二兩，生地黃一觔。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阿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桂林古本】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炙），生薑三兩（切），人參二兩，地黃半斤，桂枝三兩，麥門冬半升，阿膠二兩，麻仁半升，大棗十二枚（擘）。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納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本草說明】

【麥門冬】

《神農本草經》「麥門冬，味甘，平。主心腹結氣，傷中，傷飽，胃絡脈絕，羸瘦，短氣」，麥門冬，味甘入脾，性平在中，可上可下，可內可外。「主治心腹結氣」，結氣是氣不得由陰向陽行所導致的，主要是陰中之力的不足所致。「傷中」，中部的受傷，指的是中焦的脾胃。「傷飽」，為飽食所傷，人吃太多，胃本來能處理的食物有限，超過了它所能處理的限度，胃氣就虛而不得向外行，好比人負了超過自己能力的重物，就走不遠，像這樣就會形成腹有結氣。「胃絡脈絕」，因為胃氣無力上或外行，導致遠處胃絡內的氣，其供給不能到達，故稱為胃絡脈絕。絕者，道路沒有斷，但補給不能到，或者也可以說，水管沒有壞，但水壓不夠，到不了遠處，因為胃氣到不了遠處的體表，所以身體會「羸瘦」（羸是陽的不足，也就是無力氣，瘦是陰的不足，身體乾小），氣會比較短，所以說「短氣」。由此可見，麥門冬有補胃氣助胃氣外行之功，加人參可以補潤脾胃，補榮衛的氣。

【麻子仁】

麻子仁《神農本草經》未載。麻子仁即是今之火麻仁，乃大麻之種子。大麻能令人喜樂不憂，乃是補心氣之藥，其子主潤心，亦可潤小腸，故炙甘草湯用以潤心，麻子仁丸用以潤小腸，與杏仁潤肺及大腸不同，故麻子仁丸內兩種仁同用，以潤大小腸的燥。

### 【阿膠】

《神農本草經》「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勞極，洒洒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阿膠味甘入脾，性平在中，可外可內，可上可下。「主心腹內崩」，崩指氣過於虛而不能守血，故引起心腹內的血流不止，阿膠可以止這種血流不止的血，故主心腹內崩。「勞極」，過度的勞累，使氣不能守血。阿膠可以補血，它的色黑可以使氣血循環往腎，凡勞病皆與腎有關，阿膠取阿井伏流之水熬煮黑驢皮所成，像腎之氣血，故可治勞極的腎氣虛與血虛。「洒洒」，洒字從水從西，西者金也，屬肺，為秋，為涼，所以洒為涼水，洒洒形容一陣陣的水涼，如瘧一樣，這種證候是勞極所產生的證狀。「腰腹痛，四肢的酸疼」，酸疼痛的證狀都是有實有虛，阿膠是治這種因虛所引起的腰腹痛，四肢酸痛。「女子下血」，因阿膠可以止血，故可以治女子下血。「安胎」，阿膠可以補血以養胎，也可以止血防胎漏，又可補腎氣，故可以安胎。

### 【乾地黃】

《神農本草經》「乾地黃，味甘，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痺，填骨髓，長肌肉。作湯，除寒熱積聚，除痺。生者尤良」，乾地黃，味甘入脾，性寒在下屬腎。地黃是屬玄參科，其色黑是因為含有大量的鐵質，故地黃用於補血紅素不足的血虛。「主折跌絕筋」，因為地黃能補血，故主治因折跌導致筋的氣血供應斷絕。「傷中」，中焦因血行不利，導致消化功能不好。「逐血痺」，痺是氣血不足所造成的，地黃能補血，故能去血虛的血痺，而生地黃因為是生的，所以外行之力強，有行血（讓血運行）的功能。「填骨髓」，因地黃色黑入腎，能補血，故骨頭就不需要太去造血，造成骨髓的虛，而地黃色黑入腎又能行血，所以能行血於最裏之處，因而便能填骨髓。「長肌肉」，地黃補血行血，血足則肌肉得養，便能長肌肉。「作湯，除寒熱積聚，除痺」，因地黃

行血，故因血行不利所導致的寒熱積聚皆能治之。生者尤良，生者為陽，熟者為陰，地黃行血補血之力強，若熟用則無行血之力，反而因為其純補血而導致補血不行血，導致脾胃會有滋膩的狀況。生者行血之力強，使血流通暢，補血可無處不到矣，故生者尤良。

【方劑講解】

本條文為心陽和氣不足，心為君主之官，故五臟六腑亦受其影響。方中桂枝可使動脈管擴張，進而使血脈流通，配生地行血補血，無處不到。炙甘草補心脾之氣，以強心脾之功能。麻子仁潤心。阿膠補氣虛之血。生薑使血中之氣滲出於外以營養周身，配大棗避免散氣過度，使氣能保有並持平。用麥冬補胃氣行胃絡，也可避免生薑行氣於外，而使胃絡絕。用人參補榮衛之氣的來源。用清酒，清酒是屬於蒸餾的酒，如高粱酒。酒乃水穀之悍氣，助心陽行氣於外。

【集解】

張璐曰「津液枯槁之人，宜預防二便秘瀆之虞。麥冬、生地溥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膠專主大腸之枯約，免致陰虛泉竭，火燥血枯，此仲聖救陰退陽之妙法也」。

【按】

麻仁是潤小腸，杏仁才是潤大腸，二者不同也。阿膠能於氣虛之中補血氣，故血中津虧而血熱者，阿膠用之。麥冬主升補胃氣於外之經絡、經筋、經皮部，胃絡脈絕能治之，故得知其位在胃，非在膀胱也。

柯琴曰「仲聖凡於不足之脈，陰弱者用芍藥以益陰，陽虛者用桂枝以通陽，甚則加人參以生脈，未有用麥冬者，豈以傷寒之法，義重扶陽乎？抑陰無驟補之法與此以中虛脈結代，用生地黃為君，麥冬為臣，峻補真陰者，是已開後學滋陰之路矣。然地黃、麥冬味雖甘而氣則寒，非發陳蕃秀之品，必得人參、桂枝以通陽脈，生薑、大棗以和榮衛，阿膠補血，酸棗安神，甘草之緩，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於上行，內外調和，悸可寧而脈可復矣。酒七升、水八升，只取三升者，久煎之則氣不峻，此虛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黃、麥冬得酒則良。此證當用酸棗仁，肺痿用麻子仁可也。如無真阿膠，以龜板膠代之」。



【按】

此證用麻子仁為正確，因為麻子仁潤心，酸棗仁非是潤心，酸棗仁潤肝與膽、脾與胃，杏仁潤肺與大腸，故肺痿用杏仁為是。

十九、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桂林古本】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試教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此。

【譯】

還沒有把脈的時候，病人雙手交叉覆蓋心部，醫師因此先試著叫他咳而後接著不咳的，這一定是兩耳聾，聽不到了。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重發汗，病人虛的緣故。

【講解】

持脈，現在診脈都用把脈枕先墊患者手腕部，而在古時醫生診脈是先用不診脈的那一隻手，持住病人要診脈的手，醫生再用另一手診脈，故曰「持脈」。「重發汗」，就是病人本身的發汗還沒有停止，又用另一種發汗的方式來發汗，就是重發汗，例如劇烈運動後，汗未止，又去洗三溫暖或是吃了辛辣會流汗的食物，這些都是重發汗。「汗者，心之液」，汗是由血液中的血中之氣從微血管先滲出成氣，氣內的氣中之氣從毛孔排出便成汗。重發汗會耗傷血液中的氣中之氣，而且會使回流的氣中之血減少，氣不足的血中之血，加上回流不足的氣中之血，就造成心內的血中之氣不足，所以會有「叉手自冒心」的情狀。「拒按為實，喜按為虛」，叉手自冒心若是心中拒按就是實，若是喜按則為虛。在見到叉手自冒心的狀況，必須要去辨別是虛或是實，故用叫病人咳嗽的方式來看，若是咳聲重實，則為實，咳聲虛澀，則為虛。然而病人卻沒有咳，表示病人沒有聽到了，故曰「此必二耳聾，無所聞也」。

【註】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其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所聞也。其聾與叉手冒心同見，則非少陽之邪可知，乃重發汗，陽虛，

故致此也。

【集註】

喻昌曰「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宜急固其陽，與少陽傳經邪盛之耳聾迥別」。

程應旄曰「諸陽受氣於胸中，而精氣上通於耳，今以重發汗而虛其陽，陽氣所不到之處，精氣亦不復注而通之，故聾」。

二十、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汗過於多，病人雙手交叉覆蓋在心處，心下悸，想要得按的，桂枝甘草湯主治之。

【講解】

發汗過多，血中之氣因從微血管處滲出而減少，再加上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於是導致了心氣不足，所以病人叉手覆蓋心部，因覆蓋而暖心，以虛而喜按也。「心下悸」者，心下是胃的上脘部位，是人體後天胃氣之起源，發汗過多，不僅虛其心中之陽氣，也使心下之胃氣衰弱因而產生悸的情形。「桂枝甘草湯主之」，用桂枝溫通血脈，炙甘草來補心脾之氣。

【註】

此申上條，以詳其證而明其治也。發汗過多，外亡其液，內虛其氣，氣液兩虛，中空無倚，故心下悸，惕惕然不能自主，所以叉手冒心，欲得自按，以護庇而求定也，故用桂枝甘草湯，以補陽氣而生津液，自可愈矣。

【集註】

方有執曰「汗多則傷血，血傷則心虛，心虛則動惕而悸，故叉手自冒，而欲得人按也。桂枝走表，斂液宅心，能固疏漫之表。甘草和裏，補中益氣，能調不足之中，合二物以為方，蓋斂陰補陽之法也」。

【按】

「桂枝走表，斂液宅心，能固疏漫之表」，意思是桂枝是走表

的，可以收斂津液使停留在心，可以使疏漫的表變成固密。方有執之言，筆者自認不妥，因為若是要斂液宅心，這是五味子之能，若是要固疏漫之表，炮附子有其功，這些非桂枝之能也。以現代醫學而言，桂枝擴張動脈管可以減少血流的周邊阻力，可以使心臟的跳動較省力，減少心臟的負擔，而炙甘草是把甘草烤黃後所做成的，它的味道微苦可以入心來補心的氣。這條文是告訴我們，因為發汗過多，汗又為心之液，所以導致心氣的虛，因而心下悸，欲得按，用桂枝甘草湯來補因過汗所導致心氣耗損的病證。換句話說，我們在治療一個虛弱的人，不就是要減少他身體的負擔，還要給與他足夠的營養嗎？

程知曰「此汗後，心虛補陽法也。陽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衰微，故叉手冒心，心悸欲按也」。

【按】

程知說「此汗後，心虛補陽法也」，真是切中肯綮。

程應旄曰「汗為心液，不惟妄汗不可，即當汗而失其分數亦不可。叉手冒心欲得按者，因陽虛不能自主，而心下悸也。然心悸有心氣虛，有水氣乘，水乘先因心虛，今心下悸者，乃陽氣虛惕然自恐，欲得按以禦之，故用桂枝甘草，載還上焦之陽，使迴旋於胸中也」。

魏荔彤曰「此條乃發汗過多之禁也。風傷衛，固不宜汗出如水流漓矣。即寒傷榮，宜發汗，亦只汗出表解斯已耳！不可聽其大汗不止，致有陽虛之變證也。仲聖言，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乃形容汗多亡陽之象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炙）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桂林古本】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集解】

柯琴曰：「汗出多，則心液虛，中氣餒，故悸。又手自冒，則外有所衛，得按，則內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狀，望之而知其為虛矣。桂枝本榮分藥，得麻黃則令榮氣外發而為汗，從辛也。得芍藥則收斂榮氣而止汗，從酸也。得甘草則補中氣而養血，從甘也。故此方以桂枝為君，獨任甘草為佐，以補陽氣，生心液，甘溫相得，斯氣血和而悸自平。不須附子者，以汗雖多，而未至於亡陽。不須芍藥者，以汗已止，而嫌其斂陰也。」

【按】

不用芍藥是因為芍藥促進靜脈的回流，靜脈血的變多，會增加心臟的前負荷（preload）。此條用桂枝是因為桂枝擴張動脈管，減少周邊阻力，可以減少心臟的後負荷（afterload），故用來治療心的氣力不足。

二十一、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汗以後，病人肚臍下悸的，想要作奔豚病，茯苓甘草大棗湯主治之。

【講解】

此條同上條，都是發汗後心陽氣虛所導致的，只不過這條文的悸在臍下，原因是發汗導致臍下的氣血不足，使血管收縮，造成臍下悸。「奔豚」，是臍下的動脈血管突然痙攣，而導致血管突然痙攣的主要原因是驚嚇，但這條是發汗造成的，況且條文只是欲作奔豚，非是奔豚也。臍下血管的痙攣會使得心臟遭受一個從臍下至心的逆流波，故產生奔豚的症狀。如同上條一樣是用桂枝甘草來溫通血脈，補心氣。再用茯苓的利尿功能，使氣血往臍下的腎走，再用大棗來維持血液的等滲，避免耗損血氣。而且大棗為果實歸屬腎，又可以治療大驚。綜合以上得知，大棗可以治療臍下的血管痙攣。

【註】

發汗後心下悸者，乃虛其心中之陽，本經自病也。今發汗後，臍下悸，



欲作奔豚者，乃心陽虛，而腎水之陰邪，乘虛欲上干於心也。主之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者，一以扶陽，一以補土，使水邪不致上干，則臍下之悸可安矣。

【按】

發汗雖然耗損了心中之陽氣，然心為君主之官，不受邪，若是心受邪則神傷，神傷則死，故凡心之病邪，皆心包絡代其受也。前一條是心下，也就是胃上脘的包絡代受其虛，故現心下悸。此條是臍下部的包絡代受其虛，故現臍下悸。用桂枝、炙甘草補心和包絡之陽氣，用茯苓導於腎，再合用大棗補臍下之虛。

【集註】

程知曰「發汗後心下悸者，心液虛而腎氣將動也，腎氣欲上奔，故臍下先悸也。謂之豚者，指腎氣也」。

【按】

發汗後心下悸者，心下之包絡虛也，非是腎氣將動也。臍下悸者，臍下之包絡虛也。豚者，小豬也。彘，大豬也。

喻昌曰「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故取茯苓、桂枝直趨腎界，預伐其邪，所謂上兵伐謀也」。

汪琥曰「奔豚者，腎之積名也。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乃腎氣發動，有似乎奔豚之狀，非真臍下有積如豚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觔，桂枝四兩，甘草（炙）一兩，大棗（擘）十五枚。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桂林古本】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五枚（擘）。

上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

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講解】

甘瀾水，為水中之屬陽者。甘形容此水之味。瀾字從水從闌，如攔從手從闌。闌字，從門從東，門中揀物之意也。所以瀾是挑選過的水。此條同上條一樣都是心和包絡之陽氣不足，主要緣自發汗過多或重發汗等，用此水的目的，是因腎屬水，水為陰，不利陽氣，又水克火，但煮藥要水，不得已而用，故取其水之陽性多者。

【方解】

此方即苓桂朮甘湯，去白朮加大棗倍茯苓也。彼治心下逆滿，氣上衝胸，此治臍下悸，欲作奔豚，蓋以水停中焦，故用白朮，水停下焦，故倍茯苓。臍下悸，是邪上千心也，其病由汗後而起，自不外乎桂枝之法。仍以桂枝、甘草補陽氣，生心液，倍加茯苓以君之，專伐腎邪，用大棗以佐之，益培中土，以甘瀾水煎，取其不助水邪也。土強自可制水，陽建則能禦陰，欲作奔豚之病，自潛消而默化矣。若已作奔豚，腎陰邪盛，又非此藥所能治，則當從事乎桂枝加桂湯法矣。

【按】

中焦包絡氣虛，故加白朮以導桂枝甘草於脾也；下焦包絡氣虛，故加茯苓以導桂枝甘草於腎也。此悸是包絡血氣虛所造成的，非是停水也，因其為發汗後耗損心氣所致的。

二十二、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譯】

太陽病，服了桂枝湯，或是攻下，仍然頭項僵硬痛，翕翕發熱，沒有汗，心下悶，稍微疼痛，小便不通利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服了桂枝湯，若是屬於桂枝湯證的頭項強痛，翕翕發

熱，則病應該解，但反而證狀還在，所以這頭項強痛，翕翕發熱，是三焦氣機通行不利所導致的。或是雖然攻下了，但沒有結胸證狀，也會導致氣機的外行不通利。無汗，胃至表的氣機不通，氣中之氣不得外出成汗，觀頭項強痛，所以是上焦的氣道不利，心下滿微痛，是中焦的氣道不利，又見小便不利，是下焦的氣也有淤阻。所以不需要桂枝的溫通血脈加快血流，這樣反而使脈外的氣更淤阻故去之，用芍藥促進靜脈血回流，減少微血管中血中之氣的滲透，這樣可以減低淤阻的氣的量。用生薑行血中之氣，散氣中之氣，通利上焦之氣。用炙甘草補心脾之氣，用大棗維持等滲，防止發汗、利小便的過利。加茯苓利小便通利下焦之氣，加白朮促進中焦的淋巴循環，通利中焦。

【按】

去桂當是去芍藥。此方去桂，將何以治仍頭項強痛，發熱，無汗之表乎？細玩服此湯，曰「餘依桂枝湯法煎服」，其意自見。服桂枝湯已，溫覆令一時許，通身皦皦微似有汗，此服桂枝湯法也。若去桂則是芍藥、甘草、茯苓、白朮並無辛甘走榮衛之品，而曰「餘依桂枝湯法」，無所謂法也。且論中有脈促胸滿，汗出惡寒之證，用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去芍藥者，為胸滿也。此條證雖稍異，而其滿則同，為去芍藥可知矣。

【按】

條文已有言服桂枝湯而病仍不解，知非全是桂枝湯證，且出現無汗的證狀，代表著表部的津液不足，不能作汗，而表部的津液不足，有虛有實。實者，是三焦氣機不通利，氣不得外出，導致無汗。虛者，氣血之來源供給不夠。觀條文頭項強痛，心下滿，故知是屬實者。

【註】

此條為汗下後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者，立治法也。服桂枝湯或下之，均非其治矣。仍有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之表證。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停飲之裏證。設未經汗下，則是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當用小青龍湯汗之。今已經汗下，表裏俱虛，小青龍湯非所宜也。故用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避無汗心下之滿，加苓、朮之燥滲，使表裏兩解，則內外諸證自愈矣。

【集註】

《外台方議》問曰「心下滿微痛，乃是欲成結胸，何緣作停飲治之？答曰『諸證皆似結胸，但小便不利一證，乃停飲也，故此條仲聖只作停飲治之』」。

喻昌曰「服桂枝湯，病不解而證變，又或下之，則邪勢乘虛入裏，是益誤矣。在表之邪未除，而在裏之飲上逆，故仿五苓兩解表裏之法也」。

張璐曰「此條頗似結胸，所以辨為太陽表證尚在者，全重在翕翕發熱無汗上」。

林瀾曰「頭項強痛，經汗下而不解，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此為水飲內蓄，故加苓、朮，得小便利，水飲行，腹滿減，而表證悉愈矣。如十棗湯證，亦頭痛，乃飲熱內蓄，表證已解，故雖頭痛，只用逐飲，飲去則病自安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桂，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依桂枝湯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桂林古本】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茯苓三兩，白朮三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

去桂去芍之義，詳見上條經文下正誤文內。

【方解】

曰「餘依桂枝湯法煎服」，謂依桂枝湯法取汗也。小便利則愈，謂飲病必輸水道始愈也。此方即苓朮甘湯，而有生薑大棗，其意專在解肌，利水次之，故用生薑大棗佐桂枝以通津液取汗也。苓桂朮甘湯，不用生薑、大棗，而加茯苓，其意專在利水，扶陽次之，故倍加茯苓，君桂枝，於利水中扶陽也，所以方後不曰依服桂枝湯法也。

二十三、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若是用吐法，若是用下法以後，心下氣逆滿，氣往上衝胸，站起就頭眩，脈沉緊，發汗則會使經脈氣虛而動，身體會振振搖的，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如果是用吐法亦或是用下法，往外的氣血會變往內，導致諸多變證，但此條導致的是心下逆滿，部位是心下，也就是胃的上脘部，逆滿是指氣血逆行所導致的滿。氣從心下回阻至心，所以引起氣上衝胸的感覺。「起則頭眩」，因為氣血被吐或下的作用造成往內，所以在上在外屬重陽的頭，氣血不足，又加坐起的姿勢，所以就引起頭眩。頭指部位，眩者眼黑也。「脈沉緊」，沉表示裡或是陽之力不足以外浮，緊為寒，所以表寒因攻下隨氣血內入而侵至裡，故表裡俱寒。「發汗動經」，因為表面的皮部、經筋、孫絡、支絡、經的氣血已顯不足，若發汗則經絡的氣血更是不足，故動經。動是因為陽氣不足，所以不能定靜於一處所致的，既然經絡氣血已不足，故身為振振搖。所謂「治病必求其本」，所以用桂枝甘草來溫通血脈補益心和包絡之氣治療發汗動經，頭眩及身振振搖，用白朮把脾胃的氣導入淋巴循環，茯苓藉由利尿通利三焦和腎氣，故可行氣來治心下逆滿。

【註】

傷寒，若過發汗，則有心下悸，又手冒心，臍下悸，欲作奔豚等證。今誤吐下，則胸虛邪陷，故心下逆滿，氣上衝胸也。若脈浮緊，表仍不解，無汗當用麻黃湯，有汗當用桂枝湯，一汗而胸滿氣衝可平矣。今脈沉緊，是其人必素有寒飲相挾而成。若不頭眩，以瓜蒂散吐之，亦自可除。今乃起則頭眩，是又為胸中陽氣已虛，不惟不可吐，亦不可汗也。如但以脈之沉緊為實，不顧頭眩之虛，而誤發其汗，則是無故而動經表，更致衛外之陽亦虛，一身失其所倚，故必振振而搖也。主之以苓桂朮甘湯者，滌餘與扶陽並施，調衛與和榮共治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炙）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方解】

身為振振搖者，即戰振身搖也。身振振欲擗地者，即戰振欲墜於地也。二者皆為陽虛失其所恃，一用此湯，一用真武者，蓋真武救青龍之誤汗，其邪已入少陰，故主以附子，佐以生薑、苓、朮，是壯裏陽以制水也。此湯救麻黃之誤汗，其邪尚在太陽，故主以桂枝，佐以甘草、苓、朮，是扶表陽以滌飲也。至於真武湯用芍藥者，裏寒陰盛，陽衰無依，於大溫大散之中，若不佐以酸斂之品，恐陰極格陽，必速其飛越也。此湯不用芍藥者，裏寒飲盛，若佐以酸斂之品，恐飲得酸，反凝滯不散也。

【按】

身為振振搖者，是陽氣虛所造成的，是屬虛造成的。真武湯不是救大青龍湯之誤汗，真武湯是治少陰之水氣，真正治大青龍湯之誤汗，可用參附湯或是桂枝新加湯。此湯不用芍藥是因為芍藥會加強血中之血的回流，使得血中之氣的滲出減少，不利陽氣虛，反過來說，真武湯內有芍藥，則可以減少血中之氣的外滲，使脈外氣的量變少，有利於少陰水氣的去除。

二十四、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汗，若是先攻下而後接著煩、熱，胸中空塞感的，梔子豉湯主治之。

【講解】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是因為發汗會使氣血往外走，而汗的出於外會導致氣中之血的回流不足，若是又有攻下則氣血會往內部腸胃道走，會使榮衛之氣的上行不利，因為位於其間的胸腔，

津氣不足，形成虛熱，造成胸中窒。而胸中之熱上衝頭，形成煩熱。「胸中窒」，表示病位在胸中，窒為前後的氣血接不上，形成空塞，如同我們吸管內兩邊有水，中間有空，中間的空就是窒。窒塞是陰陽字詞，以高速公路車流為例，窒是前快後慢而中有空是為虛，而前快的原因是因發汗使陽部氣血往外快，後慢是因攻下，使陰部氣血往外慢。塞是前慢後快而中淤堵，為實。用梔子清這種胸中的虛熱，使前者因血循慢而使氣慢，用豆豉除了補氣外，因為豆豉發酵過，還可讓後者的氣快，如同酒也是一樣發酵過，不同的是酒會讓氣血俱快而且不能補津。梔子豉湯發生的情形，我們可以用一例來表示，例如運動時汗出後多，卻去飲冰冷飲料，閩南話叫作「窒（ㄗㄩˋ）到」，是不同於「塞（ㄙㄜˋ）到」，二者的發音是不同，所以像這種，就可以用梔子豉湯來治療。

【註】

發汗，表未解，若下之，表邪入裏，既不從實化而為結胸氣衝，亦不從虛化而為痞鞭下利，但作煩，熱，胸中窒者，以表邪輕，所陷者淺，故只為煩熱，胸中不快也。梔子苦能湧泄，寒能勝熱，豆豉輕腐上行，佐梔子使邪熱上越於口，庶一吐而胸中舒，煩熱解矣。

【按】

結胸和痞證是因未發汗而行攻下之法所導致的，非是發汗，表未解而下之也。發汗，會使表陽部氣血會走快，如果裡陰部的氣血跟不上，則胸中會形成氣血接濟不上的虛熱，為何會在胸中呢？因為胸與四肢和頭，有肩、頸項的關口。胸與腹，有橫膈的關口。胸中剛好居中，為發汗與攻下的緩衝區，所以發汗或是攻下會形成虛。同樣的，下法會使氣血向內部的腸胃道流去，使得脾胃所產生的榮衛外行受阻，陰部氣血接濟不上，也會在胸中形成虛熱。梔子可以清胸中血中之氣虛所產生的虛熱，使前者慢，而豆豉可以使榮衛氣血上行快。兩藥相合所產生的作用，會使前者慢，後者快，當兩者接上後，若過其度時，就會造成前者慢後者快，造成實性的淤阻，導致胃氣的反逆，故形成吐，所以梔子豉湯才說得吐止後服，原因在此。

【集註】

方有執曰「窒者，邪熱壅滯而窒塞，未至於痛，較痛為輕也」。

【按】

窒是虛，與屬實的塞是不同。

程知曰「下之而陽邪內結，則以陷胸攻之。陰邪內結，則以瀉心開之。至虛熱上煩，則以梔豉湧之。未經下而胸中多痰，則以瓜蒂吐之。已經下而胸中虛煩，則以梔豉吐之。古人於虛實寒熱之法，既明且備如此」。

林瀾曰「陽受氣於胸中，若汗，若下，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結而不散，煩熱窒塞，故宜此湯吐胸中之邪」。

汪琥曰「胸中窒者，胸中有物也。下之而不出，以其物在膈上，故宜吐之」。

【按】

胸中窒者，非胸中有物，乃胸中無物也，這種感覺就像在密閉不通風的車廂中。

【梔子豉湯方】

梔子（擘）十四枚，香豉（綿裹）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桂林古本】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香豉四合（綿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納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本草說明】

【梔子】

《神農本草經》「卮子，味苦，寒。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面赤，酒皸，鼯鼻，白癩，赤癩，創瘍」，梔子，味苦入心，性寒在下屬陰，主治五種內入的邪氣，如春風，夏暑，仲夏濕，秋燥，冬寒，外邪內入人體必因體之虛才能乘之，外邪傳入經阻礙人體氣血之運行，則化熱。梔子能治虛熱，故主之。胃中熱氣，

面赤，酒皰，齷鼻，白癩，赤癩，創瘍屬於虛熱而成者，梔子能治之。皰，皮膚突起如泡狀。齷，從鼻從查，與楂從木從查，指的是鼻子有如山楂果實上白色突出的屑。癩，留著不易離開，故癩者，留在皮膚上不易去除。白癩，顏色是白的，多氣少血，病機有血淤及血虛所造成的。赤癩，顏色是紅的，多血少氣，病機有氣滯及氣虛。得吐者止後服，已講解於前。

二十五、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下利後，煩更明顯了，按了心下部位軟的，是虛煩，適合梔子豉湯。

【講解】

更者，堅固也，如配合不同部首所產生的硬、梗、梗等，更煩是煩更明顯，而前面桂枝湯的服法的更服，也可以說是要更堅定的服下去，有些醫家或病者，見服一碗沒什麼感覺，就換方不服前藥了。下利後，氣血往腸胃內行，榮衛上行之力受影響，已沒辦法上行到心下，以及腸胃道部的氣中之血回流入心變少，所以造成心下的虛煩。還有一種就是因攻下，使氣血淤阻於胃部淋巴而不得上行至心，這種是實，若是屬陽的，則為結胸，若是屬陰的，則為痞。如何去判斷是虛或是實呢？就是按壓心下的部位，若是鞭的為痞是實煩，用三黃瀉心湯。若是濡的，就是虛煩，用梔子豉湯，梔子豉湯是用來除去一個空腔內的虛煩，如胸腔的虛煩，如腹腔的虛煩，如頭部的虛煩等。

【註】

此承上條誤下下利後，不見諸逆，惟更加煩者而言。然按之心下濡而不痞者，是虛煩也，故亦宜梔子豉湯。若按之不濡而痞鞭，則又為實煩，當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

【集註】

方有執曰「更煩，本有煩，不為利除而轉甚也」。

林瀾曰「此利後餘熱之證也。曰下利後而利止者，必非虛寒之煩，乃



熱遺於胸中也。按之心下濡，雖熱而非實熱，故用此以清其虛煩」。

【按】

此虛熱在心下，非在胸中，然不論是在胸中或是心下，若是虛煩皆可用梔子豉湯。

程應旂曰「熱利則煩，若得之利後而心下不鞣者，此為虛煩，乃餘熱乘虛而客於胃中也」。

二十六、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桂林古本】

發汗後及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乾薑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譯】

發汗後以及吐下後，虛煩，想睡卻不能睡。若是嚴重的，一定覺得做任何事都不對勁，心亂易悔，梔子乾薑湯主治之。若是氣少的，梔子甘草豉湯主治之。若是嘔的，梔子生薑豉湯主治之。

【講解】

「發汗後及吐下後」，句意代表發汗後和吐後，以及發汗後和下後，造成虛煩，蓋發汗使氣血向外，吐下使氣血向內，氣血受內外之力相迫，會造成兩力相持之中形成虛，造成虛煩。又因為發汗、吐、下都會造成氣津的耗損，導致血中之氣的回流不足，形成血中之氣虛型的血熱，因熱性向上及外，腦位重陽（在外、在上）的部位，所以首當其衝，故形成「虛煩」。因虛而欲眠，但又因煩（煩字從火從頁）的刺激，所以睡不著，這就是所謂的「不得眠」。若是虛熱的情形更嚴重，除了腦受嚴重虛煩的刺激而變成「反覆顛倒」，做事時舉棋不定，也就是覺得做什麼事都不對勁，另外虛煩的部位從心下部越過橫膈至心中，就形成「心中懊憹」，也就是心亂易悔。像這種虛煩嚴重的，表示身體的陰中之陽不能外達，導致陰不濟陽，而成虛煩，若單純用豆豉來加速胃津的流動是不夠的，還必需提供動力，所以還要補陰中之陽，

而脾主水穀之運化，為後天氣血之來源，所以用補脾陽的乾薑，使榮衛之氣可以濟上之虛，這就是用梔子乾薑湯的目的，金鑑本用梔子豉湯似乎較差一點。若是氣少的，單純用豆豉來加速胃津流通是不夠的，必須用炙甘草來補脾氣。已服梔子豉湯劑而嘔者，為中病，所謂「中病即止」，故要止後服。未服藥而嘔的，表示胸中之上焦氣道，其外的表部氣津流通不暢，故加生薑。

【註】

未經汗、吐、下之煩多屬熱，謂之熱煩。已經汗、吐、下之煩多屬虛，謂之虛煩。不得眠者，煩不能臥也。若劇者，較煩尤甚，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也。煩，心煩也。躁，身躁也。身之反覆顛倒，則謂之躁無寧時，三陰死證也。心之反覆顛倒，則謂之懊懣，三陽熱證也。懊懣者，即心中欲吐不吐，煩擾不寧之象也。因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所致。既無可汗之表，又無可下之裏，故用梔子豉湯，順其勢以湧其熱，自可愈也。有前證若更加少氣者，是熱傷其氣也，加甘草以扶之。若嘔者，是熱迫其飲也，加生薑以散之。

【按】

躁，足躁也，非身躁。懊懣者，是虛煩之病狀也。梔子湯證為虛熱、虛煩而設，非是「因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所致」，蓋邪客於胸中則為實。

【集註】

方有執曰「虛煩，不得眠者，大邪乍退，正氣暴虛，餘熱悶亂，胃中不和也。劇，極也。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胸膈壅滯，不得舒快也。所以用梔子豉湯，高者因而越之之法也」。

【按】

梔子豉湯類，非是吐劑，其所以得吐止後服，是其吐之證狀為中病之反應。

程應旄曰「發汗，若吐，若下，或胸中窒，或虛煩不得眠，或反覆顛倒，心中懊懣，皆屬三法後，遺熱壅遏在上，客於心胸，是以擾亂不寧也。並非汗不出之煩躁，大青龍無所用，諸法亦無所用，惟宜以梔子豉湯主之。蓋梔子氣味輕越，合以香豉能化濁為清，但使湧去客邪，則氣升液化，而鬱悶得舒矣」。

汪琥曰「虛煩證奚堪再吐，不知虛者正氣之虛，煩者邪氣之實，邪熱鬱於胸中，是為邪實。吐證仍在，理宜更用吐法。所以『虛煩』二字，不可作真虛看，作汗、吐、下後暴虛看。」

【按】

梔子豉湯服後出現吐的反應是中病的反應，前面已言及。梔子豉是治虛煩，而非是邪實，況條文早已言虛煩了，實從何來呢？如同前面的瓜蒂散才是真吐劑，為攻實而設也。

【梔子甘草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入甘草二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桂林古本為炙甘草。

【梔子生薑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方內，加生薑五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桂林古本】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劈），生薑二兩（切）。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梔子甘草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劈），甘草二兩（炙），香豉四合（棉裹）。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取二升半，納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梔子生薑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劈），生薑五兩，香豉四合（棉裹）。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薑取二升半，納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二十七、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枳實湯主之。

【譯】

傷寒，攻下以後，心煩，腹部脹滿，躺著和坐起來都不安適的，梔子厚朴枳實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攻下以後，氣血因攻下而內行，邪氣隨之內入，有可能會淤阻在各部位，例如在胸中，則會有胸悶或結胸等等的狀況，像這條的條文，攻下後邪氣隨氣血內入腹部，導致腹部的氣機淤阻，形成腹滿。而在胸部的氣血，因攻下使得榮衛上行受阻形成不足，因而造成心煩，此心煩是虛性的心煩。若是坐起來，榮衛之氣受了重力影響而上行更差，腹滿更重，更不舒服。若是躺著，胸中的虛熱不得外散，心煩更甚，也是更不舒服。這就是「臥起不安」的原因。所以用梔子來除心中之虛煩，用枳實擴張淋巴管，增加腹部區氣中之血回流的流通量，用厚朴促進腸胃部區的血中之氣的滲出，兩者同樣用來去腹滿，因為攻下後的腹滿有二種情形，一種是氣的淤阻，所以用枳實來加強回流量，一種是微血管充血的鬱阻，故用厚朴促進腸胃區血中之氣的滲出。

【註】

論中下後滿而不煩者有二。一熱氣入胃之實滿，以承氣湯下之。一寒氣上逆之虛滿，以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溫之。其煩而不滿者，亦有二。一熱邪入胸之虛煩，以竹葉石膏湯清之。一懊憹欲吐之心煩，以梔子豉湯吐之。今既煩且滿，滿甚則不能坐，煩甚則不能臥，故臥起不安也。然既無三陽之證實，又非三陰之虛證，惟熱與氣結，壅於胸腹之間，故宜梔子枳朴，湧其熱氣，則胸腹和而煩自去，滿自消矣。此亦吐中寓和之意也。

【按】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是發汗後，所造成的腹滿，這是一種虛滿，故用厚朴促進腸胃部的血中之氣滲出，提供腸胃的氣，以治腸胃的氣虛，再加人參以補人身氣之不足，加炙甘草補心脾之氣，加生薑、半夏通利中上焦之氣機。竹葉石膏湯是病後，肺中津虧虛燥所產生的虛煩，與梔子豉湯是發汗後和吐下後，造成胸中痞的虛煩不同。梔子是清鬱熱和虛熱的藥，不是吐藥，梔子豉湯類是為虛煩而設，非為吐劑，服藥產生的吐乃中病而過劑之反應。

【集註】

程應旄曰「凡邪客胸，便上下不交，此與結胸心下痞相等，雖吐、下

和解，各不同法，其為交通陰陽則一也」。

沈明宗曰「下後微邪內陷，而無痰飲搏結，故無結胸下利，但邪陷胸膈，擾亂於上則心煩，邪入腹中，在下則腹滿，兩邪逼湊胸腹，所以心煩腹滿。用此一湧一瀉，亦表裏兩解法也」。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擘）十四枚，厚朴（薑炙）四兩，枳實（去穰，炒）四兩。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桂林古本】

【梔子厚朴枳實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厚朴四兩（炙，去皮），枳實四枚（水浸，炙令黃）。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本草說明】

【枳實】

《神農本草經》「枳實，味苦，寒。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除寒熱結，止利，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枳實味苦入心，性寒屬陰在下。「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主治大風在皮膚中，病狀的皮膚，大部份樣子像長了麻或豆，令人為癢所苦。因為風會令往外的氣走的快，然而大風除了會讓往外的氣走的快，還會生寒使毛孔閉塞，因而氣留在皮膚，形成像麻或豆樣的疹子，這些疹子刺激感覺受器，所以使人癢。枳實使淋巴管擴張，可以使淋巴回流量增大，可以去除這種氣停的疹子，所以可止癢。「除寒熱結」，因為枳實可以擴張淋巴管，所以因寒或熱所結的氣，都可以因此功能而除去。「止利」，對於腸胃道淋巴回流不好所導致的下利，枳實因為有擴張淋巴管的功能，所以能止這種利，同樣的因為氣流通的順利，細胞周邊體液的更新加快，所以可以「長肌肉」以及「輕身」，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枳實也可以利五臟氣的流通，相對的也能「益氣」。

二十八、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



之。

【譯】

傷寒，醫以丸藥強力攻下，身熱沒有去除，稍微煩的，梔子乾薑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可見《傷寒論》所言的下法，不限於用藥。傷寒，因見身熱，誤認為胃家實所產生的身熱，故以丸藥大下之，然此身熱是氣虛所導致的身熱，非實熱，所以大下之而「身熱不去」，脾由氣虛，變成陽虛。傷寒論的治法，病在外，應用汗法，若是攻下，不形成結胸等實證，則會形成津虧等虛證，而津虧導致血中之氣虛的煩或心煩，嚴重的，陽不為陰固，則散於外，形成身熱不去，所以用乾薑，溫脾陽，也就是使氣血往脾流動，這樣脾的血氣旺盛，脾陽就回復了，這樣在外的身熱可去。脾主大腹，脾陽散於大腹之外皮膚部，所以熱在身多，上升於外部的頭少，故微煩，用梔子來除虛熱的微煩。這條同之前的梔子乾薑湯，前者是發汗後及吐下後，而劇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反覆顛倒，則陽在外，心中懊懣，則虛煩在上焦，病機同而證狀表現不同，因而同用梔子乾薑湯。

【按】

梔子乾薑湯當是梔子豉湯，梔子豉湯當是梔子乾薑湯，斷無煩熱用乾薑，結痛用香豉之理。

【按】

此身熱是陽浮於外，陰盛於內，病位在脾，因大下傷脾陽，所以用乾薑溫脾，也就是把氣血拉往脾，這樣身熱便可去。如同通脈四逆湯治戴陽，使熱返回心中，面色赤褪去，其所用的生附子是一樣的道理。

【註】

傷寒，表邪未解，醫以丸藥大下之，不至結胸痞鞭，猶未成逆也。然身熱不去，表仍未罷也。微煩者，熱陷於胸也。表熱之在胸者，既輕且微，故不可下，亦不可清，惟宜以梔子豉湯，微湧其熱，則微煩可除，而吐中有發散之意，身熱亦可解矣。

【按】

大下後，邪氣隨氣血內入，身熱亦將去，主要是因為氣血都往裏走了，表的氣血自然少，那麼身熱理當去了，那為何不去呢？因為原本的身熱，不是陽明的胃家實，不是燥屎宿食所造成的實熱，若是此實熱，則太下之後，造成實熱的燥屎宿食除去了，身熱就會解，但此條反而是因為裏虛了，身體有有形的氣血和無形的熱，當有形的氣血少了，則所能包附的熱也會減少，所以原本能包附的熱，就一部份就往外走，形成虛性的身熱。像這種虛熱，要溫虛的臟，使其氣血回其本位，所以用乾薑。如同面赤，用通脈四逆湯一樣。

【集註】

汪琥曰「丸藥誤下，邪熱不除，所以身熱不去，邪氣乘虛客於胸中，故令微煩也」。

【按】

邪氣勝則實，邪氣客於胸中，則胸中實，形成結胸等證，非微煩也，況煩屬頭，若是胸中則言心煩也。此條是虛煩，虛性的身熱，故用梔子來治虛煩，用乾薑來返回氣血，使身熱去。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擘）十四枚，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桂林古本】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乾薑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按】

此方乾薑當是香豉。餘義詳前經文下正誤文內。

【按】

是用乾薑無誤，用乾薑的目的在於回脾陽，使虛性的身熱去。

二十九、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經過五六個白天，強力攻下以後，身體的熱沒有解除，心中結聚疼痛的，還沒有好，梔子豉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經過了五六個白天，快要接近經盡的時候，《傷寒論》言「過經乃可下之」，此條已近過經之期，所以雖大下，其造成的傷害，不比初始時之大下，而需要用梔子乾薑湯。況且此條氣有上升之象，故現心中結痛，而不是陽虛熱微上之微煩。

在《傷寒論》中，若只是攻下，則在外的邪氣入裡會形成結胸或痞等證，但若是大下必形成津虧血熱等證，觀此條身熱不去同上條，然上條為陽虛熱微上微煩，此條為氣有上升至心中的心中結痛，所謂的結者，是氣力不足，於氣力盡之處所形成者。痛者，氣道不通而致。方用梔子去除血中之氣虛熱，使血循慢。用豆豉升提胃津，使氣之力得以到於外，以去結，則胸中之氣道得通，以除痛。

【按】

此方香豉當是乾薑。餘義亦詳前經文下正誤文內。

【註】

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裏之時也。大下之後，若身熱去，心胸和，是為欲解矣。今身熱不去，邪仍在表也。心中結痛，過下裏寒也，故曰「未欲解也」。但此表熱裏寒之證，欲溫其裏，既礙表熱，欲解其表，又礙裏寒，故惟以梔子之寒，乾薑之熱，並舉而湧之，則解表溫裏兩得之矣。豈尚有身熱結痛而不盡除者哉？此仲聖立兩難治法，其妙如此，餘可類推矣。

【按】

傷寒，五六日，非邪氣在裏之時也，是將過經之時。身熱不去，是虛所造成的，大下未形成結胸、痞證，則邪氣已從胃腸而去，

只剩大下之後津虧的血中之氣虛證，治療都以梔子湯類為主。諸醫家皆以梔子為吐劑，而不知梔子湯類之所以吐者止後服者，其所以吐者乃中病而過劑之結果。

【集註】

王肯堂曰「『身熱不去』四字宜玩。結胸，身不熱，知熱不在表也。今身熱不去，惟宜越之而已」。

程應旂曰「痛而云結，殊類結胸，但結胸身無大熱，知熱已盡歸於裏為實邪。此則身熱不去，則所結者，因下而結，客邪仍在於表，故云未欲解也」。

【按】

傷寒若大下，邪氣從胃腸道出而不見它證者，為已解也。然此條見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故云未欲解也。然此身熱乃是虛熱所致，非毛竅閉塞所致也，故用梔子湯類。況此條是心中結痛屬虛，與陷胸之痛不可近屬實，是不同的。

三十、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桂林古本】

凡用梔子湯，若病人大便舊微溏者，不可與之。

【譯】

凡是用梔子湯，若是病人大便以前就是稍微溏的，不可給。

【講解】

舊微溏的，表示病人本身腸胃的吸收不佳，也就是該處的氣血循環不佳，梔子清血中之虛熱，使血循更慢，會導致溏瀉更重，所以不可給與。

【註】

若汗、吐、下後，懊憹少氣，嘔逆，煩滿，心中結痛者，皆宜以梔子等湯吐之。以其邪留連於胸胃之間，或與熱、與虛、與飲、與氣、與寒相結而不實，則病勢向上，即經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意也。若未經汗、吐、下，而有是證，則為實邪，非梔子湯輕劑所能治矣。又當以瓜蒂散重劑主之也。若病人舊微溏者，雖有是證，但裏既久虛，不可與服，若與之，即使客邪盡去，亦必正困難支，蓋病勢向下，湧之必生他變也。本草不言梔子為吐劑，仲聖用之以為吐者，何也？梔子本非吐藥，以其味苦能吐，

故用之以湧其熱也。

【按】

吳謙言梔子本非吐藥，是沒錯的。「以其味苦能吐，故用之以湧其熱」，則有待商榷，吐者，病在胃，胃中的血氣淤阻不得上行，故胃中所食飲之氣不得入三焦，所以反逆而為吐。這也就是有人吃了寒涼的石膏會吐，以及吃了太飽會吐，或是一些不利胃氣流通的藥食，之所以會吐的原因。而生薑能止嘔吐者，以其利胃氣之外行也，然若氣有淤阻者，則加半夏，故兩者能去嘔吐之因，也難怪前人言薑夏為止嘔之聖藥。

【按】

吐藥不止梔子也，諸藥皆可為之，惟要確審胸胃之邪，是寒、是熱、是食、是水、是痰、是氣，因何阻滯，使胸胃陽氣不伸，遂以當用之藥而吐湧之，自可愈也。如欲吐寒，則以乾薑桂皮之類。吐熱，則以梔子苦茶之類。吐食，平胃食鹽之類。吐水，五苓生薑之類。吐痰稀涎，橘皮之類。吐氣，流氣枳朴之類。但形氣弱者，藥宜少，仍當佐以補中益氣等升藥為妥。形氣壯者，藥宜多，更佐以瓜蒂、藜蘆等猛藥更效。凡煎吐藥湯及調散，或用酸米湯，或用白湯，或用稀米粥，須備十餘鍾，令病者頓服一鍾，即用指探吐藥出，再服一鍾，亦隨用指探吐藥出，再服再吐，以順溜快吐為度，則頭額身上自有微汗，所有病證輕減，即為中病，不必盡服餘藥。若過吐之，即使病盡除，恐損胸中陽氣也。近世之醫，以吐為古法不可用，久矣。皆因仲聖之道不彰，其法失傳，無怪乎其不敢用也。夫不知其妙，而不敢用，猶之可也，若竟委之曰「古法不可用」，則不可也。蓋邪之在上者，非吐不愈。若如俗工所云，使病者畏不敢服，因循生變，致輕者重，重者死，夫誰之咎與？抑知汗、吐、下三法，用之誠當，其證無不立時取效，後之業醫者，又安可只言汗下兩法，而置吐法於不用，致使古法淪亡也耶？

【按】

梔子非吐藥也，梔子湯類也非吐劑也，然吐藥則瓜蒂、藜蘆之類，吐劑則瓜蒂散、藜蘆甘草湯類也。至於吳謙後段之言吐寒、吐熱者等，吳謙自想之爾，不可從，如五苓治水逆則吐，生薑為止嘔之聖藥，是吐劑乎？凡用吐劑，欲去上焦之實邪也，欲通上



焦之氣道也，這才是吐法的目的，故上焦之無實而有虛者，不可行吐法，若用吐法則犯虛虛之戒，如此死者，醫殺之爾，故行吐法而死者，皆上焦之無實者。

【集註】

程知曰「此言服梔子亦有禁忌也。病人舊微瀉，裏虛也。又服苦寒，則不能上湧，而反下泄，故禁之」。

【按】

程知講的不錯。不過病人舊微瀉是「裏虛寒」也，這樣說比「裏虛」會更好。

張志聰曰「此言梔子而不言豉者，申明梔子之苦，能下泄，故病人舊微瀉，不可與服之也」。

【按】

張志聰說的不錯，然而梔子的寒性是用治虛熱，故會反益病者本自虛寒之下泄，非是梔子味苦所致也，就如同吳茱萸之苦，是吳茱萸能致下泄耶？

三十一、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脈浮緊，沒有出汗，發熱，身疼痛，到第八、九個白天，證狀沒有解除的，表證還在的，這應當要發汗，麻黃湯主治之。喝完藥，病稍微好些，病者發煩，閉目，嚴重的，一定流血，流血病就會好，之所以這樣，是陽氣重（彳乂厶´）的緣故。

【講解】

「麻黃湯主之」，在「此當發其汗」之後。「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這是麻黃湯證。「八九日」，已經過了一經，是屬再經的時候，表證還在，沒有入裡，病還在表，所以用麻黃湯主之。喝了麻黃湯，病證稍微解除，因為陽氣重的緣故，所以病人發煩，閉目（目瞑），嚴重的會流鼻血。何謂陽氣重？首先

因為表證，脈浮，氣血往外行，但氣中之氣的外出受毛孔閉阻而不得外散，故聚於表。其次，服麻黃湯後，麻黃湯也使氣血往外行，故往外的氣有二，且相重疊，故曰「陽氣重」。「陽氣重」，因頭為重陽之地，受之最重，故「發煩」。眼部也遭受熱及壓力而不適，故閉目而較適。目瞑屬陰，在陽氣重時，會較舒服。因為氣不得外散，所以微血管也遭受很大的壓力而充血，過大的壓力便使充血的微血管破裂引起出血，因而劇者必衄。衄以後，氣血有所出路，壓力便減輕，故「衄乃解」。其所解的證狀乃是發煩及目瞑。衄是指出血，其所出之處不定，頭上七竅之處皆有可能，但因鼻部微血管較脆弱，所以大部份都是流鼻血。

【按】

張兼善曰「『麻黃湯主之』五字，不當在陽氣重之下，豈有衄乃解之後，而用麻黃湯之理乎？其說甚是。況服藥已之上，並無所服何藥之文，宜將此五字移於其上始合」。

【註】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謂傷寒表證仍在，當以麻黃湯發其汗也。服藥已，微除者，謂已發汗，邪雖微除，猶未盡除也，仍當汗之，若因循失汗，則陽邪久鬱榮中，不得宣泄，致熱併於陽而發煩，熱鬱於陰而目瞑。劇者，謂熱極也。熱極於榮，勢必逼脈中之血妄行為衄，衄則熱隨血去而解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

【按】

吳謙並未解釋此條文的陽氣重為何？此外服藥已，微除，而出現發煩目瞑之證，表示發汗不得透徹，毛竅閉塞嚴重，故導致除了表證的陽氣鬱積，又加了服藥後的陽氣，故曰「陽氣重」。在此時不應再汗，應該用外治之法，來開毛竅才是，如果再汗，就會形成劇者，必衄。衄後氣血得外泄，故陽氣重之發煩目瞑之證得解。

【集註】

程知曰「脈見浮緊，表證仍在，雖八九日，仍當以麻黃汗解，服湯已其病微除，至於煩、暝、劇衄，乃熱鬱於榮，陽氣重盛，表散之藥，與之相搏而然。然至於逼血上衄，則熱隨血解矣。此言發汗當主以麻黃湯，非

衄解之後，仍用麻黃湯也」。

張璐曰「服藥已微除，復發煩者，餘邪未盡也。目暝、煩，劇者，熱盛於輕也，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餘熱隨血而解也。以汗後復衄，故為陽氣重也。或言汗後復衄，而熱邪仍未盡，重以麻黃湯散其未盡之邪，非也。若果邪熱不盡，則『衄乃解』三字從何著落」？

三十二、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沒有出汗，自己流鼻血的，病會好。

【講解】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六淫所傷為人體，人體的氣血流通出了問題才成病，若是病在主幹的經絡及腑臟，則會產生全體性的證狀，如發熱、無汗等，若是病在孫絡、經筋、皮部，這是局部的，只會造成局部性的證狀，如手指酸痛、肩部酸痛或是局部的癢痛等。像本條，脈浮緊，發熱，身無汗，我們綜合這些證狀可以看出是麻黃湯證，所以是適合給與麻黃湯的，用麻黃湯開毛竅加強汗出，來把皮內鬱阻而該出於外的氣中之氣，使其出外，病證就會好了。同樣的，沒有服藥，而本身自己流血的，流血同樣也可排出氣中之氣，所以病會愈。同理，在以後的條文有「熱入血室，下血者，愈」，也是一樣的道理。

【註】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無汗，此傷寒脈證也，當發其汗。若當汗不汗，則為失汗，失汗則寒閉於衛，熱鬱於榮，初若不從衛分汗出而解，久則必從榮分衄血而愈也。故太陽病凡從外解者，惟汗與衄二者而已。今既失汗於榮，則榮中血熱妄行，自衄，熱隨衄解，必自愈矣。

【集註】

方有執曰「此承上條復以其證之較輕者言，以見亦有不治而自愈者，所以曉人勿妄治，以致誤之意。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與上條同，而無疼痛，則比之上條較輕可知矣。所以不待攻治，得衄自愈也。汗本血之液，北人謂衄為紅汗，即此說耳」。

程知曰「言得衄，雖無汗，必自愈也。人之傷於寒而為熱者，得衄發越，故愈」。

張璐曰「衄血成流，則邪熱隨血而散，奪血則無汗也。設不自衄，當以麻黃湯發之，發之而邪解，則不衄矣。發之而餘邪未盡，必仍衄而解」。

三十三、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寒，脈浮緊，醫家沒有發汗，因而導致流血的，麻黃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脈浮緊，病在表，當發汗，而醫家卻沒有發汗，微血管因氣血往外的壓力大而充血，當超過微血管的支撐度，就破裂而導致病者流血，如果流了血，病好了，表示鬱在皮內的氣中之氣，隨血而出，就同前條。如果還是沒有好，表示皮內還是鬱有氣中之氣，故還是用麻黃湯開毛竅，使其外出。

【註】

此承上條以出其治也。傷寒，脈浮緊，法當發汗，若不發汗，是失汗也。失汗則熱鬱於榮，因而致衄者，宜麻黃湯主之。若能於未衄之先，早用麻黃湯汗之，汗出則解，必不致衄，其或如上條之自衄而解，亦無須乎藥也。

【按】

凡傷寒初起，但不甚惡寒，便知夾熱後多得衄。其熱多寒少者，則熱隨衄去，繼而汗出，表與熱均解也。其熱少寒多者，縱熱隨衄去，繼必不汗出，表仍不解。誠能用青龍、麻黃湯於未衄之先發之，則汗衄兩解矣。若已經衄後而汗不出，表不解，即用麻桂之藥，以和榮衛，亦須少兼芩、連、犀、地清陰涼血之品佐之，以護及陰血可也。然大衄之後，麻黃、青龍不可輕用，若用之不當，則犯衄家不可汗之戒矣。

【集註】

《活人書》云「衄後脈浮者，宜麻黃湯。衄後脈微者，不可行麻黃湯，

宜黃芩芍藥湯。蓋衄後脈浮，表未解也。脈微，表已解也，於此見仲聖用麻黃湯於衄後之大旨」。

【按】

《活人書》說的不錯，不過衄後脈微是「榮氣不足，血少故也」，若不惡寒，用芍藥甘草湯，若是惡寒，則再加附子，此是《傷寒論》中之法。

方有執曰「傷寒，脈浮緊者，寒多風少之謂也。上二條皆風多寒少，前條以服藥已微除，汗發不透而致衄，上條以較輕得自衄，此以寒多不發汗而致衄，三條之所以辨差分也。蓋寒多，則於法當發汗，而不發汗，熱鬱血亂，所以衄也。衄則陽邪之風散，麻黃湯者，發其尚未散之寒也」。

【按】

傷寒，脈浮緊，已言傷寒，怎是寒多風少之謂。一條言太陽病，詳其病位，不言其病因，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所致之太陽病，證見脈浮緊，發熱，身無汗，則自衄者愈。此條是言病因，不是言病位，故三陰三陽皆包在內，凡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若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皆可主之。方有執在解經，往往自加己意，遂離經甚遠，實不可取。

程知曰「此言寒邪不發之衄，仍宜溫散也。不發汗而致衄，是入榮之寒，不得泄越而然也。寒不盡則衄不止，故仍用麻黃，不必待其衄也。此與上條有寒熱之別」。

【按】

之所以衄的原因是因為微血管充血壓力過大，血管破裂所造成，微血管的壓力過大是因為汗不得出，氣中之氣不得外散身外。一般出血的部位，在陽中之陽（外上），也就是頭部區域較多，但大部份以流鼻血為多，當然耳內的出血、眼睛的出血和深層的腦溢血也會。血的流出，減輕了血管內的壓力，也順便帶走了鬱積的氣中之氣及熱，古人常用十宣放血（手指足趾的針刺出血），來治療腦中風，是使腦部的壓力，藉由十宣的放血，把氣血導往下，以減輕腦部的出血和壓力，當然在用藥上治療腦溢血，也是用攻下的藥劑，把氣血導往腸胃道，來治療腦內壓過高，其原理也是在此。當衄把鬱積的血中之氣、氣中之氣和鬱熱帶走後，有



時病就好了，若是沒有好，表示還有一些鬱積的氣中之氣，故用麻黃湯開毛竅來散鬱氣。

程應旂曰「大抵傷寒見衄者，由其榮分素熱，一被寒閉，榮不受遏，從而上升矣」。

【按】

傷寒見衄者，主要是寒閉毛竅，氣中之氣鬱而熱，其次，陽氣重的緣故。例如在冬天傷寒了，又去吃麻辣鍋。

三十四、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宜桂枝湯。

【譯】

傷於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頭有熱的，給與承氣湯。病人小便清的，就知道病不在裏，仍然在表，應當需要發汗，適合桂枝湯。如果頭痛的，一定會流血。

【講解】

傷寒，不大便，到了第六、七個白天，表示到了經盡的周期，之前提過往後病的走勢有三種，愈、再經、入裏三個選項，我們由不大便的裏證，可知是入裡了，至於頭痛，頭有熱，是因為津虧燥結產生的熱上衝頭部所致，所以給承氣湯。不過仲聖還加了個但書，如果小便是清的，表示裡無津虧燥結之熱，病還是在表。我們可以用煎荷包蛋來看人體津液の色量變化，一開始是清的，流動性很好的，表示有寒無熱，慢慢的變成白色，寒多熱少流動性較差，再來變黃白，流動性差，寒熱各半，再來變成黃稠，流動性更差，熱多寒少，最後變黃焦乾，不流動了，焦就是出血了，為有熱無寒。所以小便色清，是裡無熱的象，可見病沒有入裡，還是在表，為「再經」，因病者沒有不大便的自身津虧之象，故用桂枝湯來發汗，而不用麻黃湯。若有頭痛，表示頭部的微血管充血嚴重，所以說必衄，衄後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愈，一種是不解，不解的還是要用麻黃湯。句中的「宜桂枝湯」，要放在「當

須發汗」後。

【按】

若頭痛之「若」字，當是「苦」字，苦頭痛，方為必衄之證，若是「若」字，則凡頭痛皆能致衄矣。

【按】

若與苦字，字型相象，這就是吳謙為何覺得若是苦字之由。然而在桂林古本沒有「若頭痛者，必衄」句，但金鑑條文有此句，亦無不可。

【註】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裏已實，似可下也。頭痛熱未已，表未罷，可汗也。然欲下則有頭痛發熱之表，欲汗則有不大便之裏，值此兩難之時，惟當以小便辨之。其小便渾赤，是熱已在裏，即有頭痛發熱之表，亦屬裏熱，與承氣湯下之可也。若小便清白，是熱尚在表也，即有不大便之裏，仍屬表邪，宜以桂枝湯解之。然傷寒頭痛不論表裏，若苦頭痛者，是熱劇於榮，故必作衄，衄則榮熱解矣。方其未衄之時，無汗宜麻黃湯，有汗宜桂枝湯汗之，則不衄而解矣。

【集註】

汪琥曰「頭痛不已者，為風寒之邪上壅，熱甚於經，勢必致衄，須乘其未衄之時，酌用麻黃湯或桂枝湯以汗解之，而驗小便，實為仲聖妙法」。

魏荔彤曰「此條之衄，乃意料之辭，非已見之證也」。

三十五、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桂枝古本】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

【譯】

太陽病，病證不解，熱結在膀胱，病者近似抓狂，血自出而流下，流下的，病會好。病者外證沒有解的，還不可以攻，應當要

先解除病者的外證。外證解了，但只有少腹繃緊結聚的，才可以攻下，適合桃核承氣湯。

【講解】

太陽病，證狀沒有解除，表示邪氣（不正之氣或言受邪影響之氣）沒有排出體外，而隨著太陽氣血內行，進而淤阻於其腑的膀胱。邪氣阻礙了氣血氣機的流通，氣血的流通不利，鬱阻而生熱，因其部位在膀胱，故言熱結於膀胱。「熱結膀胱」，熱為無形，不需附著於物，處身下膀胱腑的熱會沿著膀胱經脈上行，結熱於位於人體陽中之陽位的腦，產生如狂的證狀，因為膀胱為太陽寒水之腑，不像陽明為燥金之腑，其燥熱上衝於腦，會造成神昏譫語的證狀。由此條可推，陽明熱結於腑，少陽熱結於腑，其結熱也會沿經脈上行於腦，照理來說也是會出現狂的證狀。「如」的意思，是大部份相同，如狂就是大部份的證狀與狂相同，狂證有那些呢？我們來看《難經》怎麼說，「重陽則狂…狂疾之始發，少臥而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貴倨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意思是，狂疾開始發作，先是很少臥（可引申為少睡覺）而後接著不覺得飢餓，自覺高大，自覺賢能，自覺頭腦清楚，自覺聰明，自覺尊貴，自覺沒人可比也。沒有緣由的笑，喜歡唱歌自樂，沒有緣由的四處走，不休息。「如狂」，就是相對的證狀少一點。「重陽則狂」，比如這個人已經火燒頭的煩了，而你又激怒他或是他吃了麻辣鍋，就有可能會形成重陽則狂。若是結熱邪氣隨著身體的自行出血而排出體外，這種下血的，病會癒。若是外證沒有解，表示表還有邪氣，要先把表的邪氣解除，若是不解除而用攻下，裏面的結氣雖然已排去，而表的邪氣又隨攻下入裡，再度形成新的裡邪氣，這樣下去是沒完沒了，更何況每次的攻邪，會耗傷正氣，人體會越來越虛弱。所以只有外解了，只剩裡證的少腹急結，內部的結熱邪氣，才可以用攻法排出，方用桃仁承氣湯。「少腹」，小腹的兩側。「急」，繃緊感。「結」，氣力不夠出於外，停於力之末端所成，像流下的水珠，隨著流動距離漸增，最終水珠停止流動，這就是結。

【註】

太陽病，不解，當傳陽明，若不傳陽明而邪熱隨經，瘀於膀胱榮分，則其人必如狂。如狂者，瘀熱內結，心為所擾，有似於狂也。當此之時，血若自下，下者自愈，若不自下，或下而未盡，則熱與瘀血，下蓄膀胱，必少腹急結也。設外證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以麻黃湯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痛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即調胃承氣加桃核，所以攻熱逐血也。蓋邪隨太陽經來，故又加桂枝以解外而通榮也。先食服者，謂空腹則藥力下行捷也。

【按】

外證不解非是用麻黃湯，要以其脈證歸其所屬湯證為之才是。既已熱結膀胱，病已在裡，又何需以桂枝解外，故知桂枝之用，非解外也，是通榮之用也。先食服者，飯前吃的，是要藥力往下走，因為食物在上，藥物在下，所以藥不得行上，凡下焦、裡證都是這種服法。同理，食後服者，飯後吃的，飯在前，藥在後，藥不得下行，凡上焦、表證都是這種服法。

【按】

太陽病，不解，不傳陽明，邪熱隨經入裏，謂之犯本。犯本者，謂犯膀胱之府也。膀胱府之衛為氣分，膀胱府之榮為血分，熱入而犯氣分，氣化不行，熱與水結者，謂之犯衛分之裏，五苓散證也。熱入而犯血分，血蓄不行，熱與血結者，謂之犯榮分之裏，桃核承氣湯證也。二者雖皆為犯本之證，二方雖皆治犯本之藥，而一從前利，一從後攻，水與血，主治各不同也。

【按】

本條言熱入血分，只言熱結膀胱，而致其人如狂，故知氣血皆為熱結。用桃核承氣湯者，用芒硝去熱之結氣，用甘草補脾氣，用大黃行氣血於裏去裏之氣血不通之閉，並通下淤血從大便或小便出，用桃仁去血之熱結，用桂枝通脈行血及擴張血管，使血淤能通。

【集註】

喻昌曰「桃核承氣湯用桂枝解外，與大柴胡湯解外相似，益見太陽隨經之熱，非桂枝不解也」。

【按】

桂枝非解外，條文已言「外已解」，故知用桂枝非為解外也。何況大柴胡為通少陽腑實之劑，又何來解外，而少陽之表，其解外乃小柴胡湯也。

程知曰「太陽病，不解，隨經入府，故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瘀熱內結，心不安寧，有似於狂也，若血自下，下則熱隨瘀解矣。然必外證已解，乃可直攻少腹急結之邪，於謂胃承氣中加桃核者，欲其直達血所也。加桂枝以通血脈，兼以解太陽隨經之邪耳」。

【按】

程知言桂枝通血脈是對的，但是兼解太陽隨經之邪則非也。條文已言外已解也，故知其非也。諸醫家一見桂枝，則牽強為解外之劑，不見條文言外已解，再觀腎氣丸之用桂枝，其是解外乎？

汪琥曰「膀胱乃小腹中之物，膀胱熱結，在衛則尿不利，在榮則血不流，故作急結之形，為下焦畜血之證諦也。所以用桃核承氣湯，乃攻下焦畜血，治少腹急結之藥，實非通膀胱熱結之藥也」。

【按】

汪琥言「膀胱乃小腹中之物，膀胱熱結，在衛則尿不利，在榮則血不流，故作急結之形，為下焦畜血之證諦也」，講得很好，然而用桃核承氣湯者，熱結膀胱，氣血皆結，故用桃仁承氣湯以解氣血俱結也，非單是血結也，純血結者，抵當湯是也。

【桃核承氣湯方】

桃核（去皮、尖）五十個，桂枝三兩，大黃四兩，芒硝二兩，甘草（炙）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桂林古本】

【桃核承氣湯方】

桃核五十個（去皮尖），大黃四兩，桂枝二兩，甘草二兩（炙），芒硝二兩。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本草說明】



【桃仁】

《神農本草經》「桃核仁，味苦，平。主瘀血，血閉瘕邪，殺小蟲」，桃仁，味苦入心，性平在中，可上可下，主治淤血，血閉住通道，假物以成形的血瘕，以及不流動的血邪，可以殺小蟲。桃仁為種仁，生育之用，故歸屬於腎，治屬下焦。其所去的瘀血，主要以下焦的結聚淤血為主，因種仁有聚之性，故用於破除結成塊的淤血，與紅花治屬上焦，治療點狀分散的淤血是不同。

三十六、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而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宜下之，以抵當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譯】

太陽病，六七個白天了，表證還在，脈先微而後接著沉，反而沒有結胸，病者發狂的，因熱在下焦，少腹應當硬滿，小便自通利的，血下了就會好。之所以這樣，是因太陽部位的邪氣隨著經的氣血內入，瘀熱在裏的緣故，抵當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六七日」，太陽病，到了六七日的經盡時刻，有三種病程，不是病愈，就是再經，不然就是入裡。「表證仍在，脈微而沉」，表證還在，脈先微而後接著沉。微者，氣微，然表證還在，故可知為氣血受阻而不得出，所以應有所結。而後接著脈沉者，表示所結在裡，所以推測可能是結胸，但卻不見結胸之證，而見其人發狂之熱結下焦之證(前條之熱結膀胱，膀胱亦是下焦)，發狂純是血結，日久病深，如狂則亦是血結，但得病日少病淺。因為是血結，故仲聖解釋其原因是因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少腹硬滿，小便利的，表示只有血結，既是血結，若能自下結血便可愈，不能自下者，就以抵當湯主治之。為何是熱結下焦，因為太陽部位的邪氣隨氣血內入，傳經就化熱，入腑未排出就熱結，初病時氣血熱結，病淺，故用桃核承氣湯，日久

漸深，熱結於血不結於氣，故要用抵當湯了。

【註】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者，脈當浮大。若脈微而沉，則是外有太陽之表而內見少陰之脈，乃麻黃附子細辛湯證也。或邪入裏，則為結胸、藏結之證。今既無太陽、少陰兼病之證，而又不作結胸、藏結之病，但其人發狂，是知太陽隨經瘀熱，不結於上焦之衛分，而結於下焦之榮分也。故少腹當鞭滿，而小便自利者，而血蓄於下焦也。下血乃愈者，言不自下者，須當下之，非抵當湯不足以逐血下瘀，乃至當不易之法也。

【按】

太陽病，表證仍在，脈當浮，何來大呢？若見脈先微而後沉，微表示表之氣血少，其因有氣血通道不利，是受淤阻所致，為實，或是氣血無力外行，為虛。虛者，心陽不足，故氣血無力外行，此乃少陰病也。先脈微而後沉，則表示內有淤阻，為實，若是屬虛則沉微並見，無先後之分，又沉表示病在裡，所以我可知淤阻在裡，之前我們提過瓜蒂散證之脈為微浮，因其淤阻在上，故脈微浮。若本條之注文，言脈微而沉，外有太陽之表而內見少陰之脈，非也。另外，見太陽少陰兩感，則脈是時浮時沉，時數時細，不是脈微而沉。抵當湯是用來下下焦之純血結，因純血結，故發狂，而桃仁承氣湯則是下下焦之氣血兩結，因非是純血結，故如狂。

【集註】

喻昌曰「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核承氣不足以動其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斬關取勝也，故名其湯為抵當。抵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

【按】

抵當湯，有人言「抵當」為河南方言，是水蛭之謂也。若真是如此，則可從，因仲聖博采眾方，所以在方上，不會更改其名，故方名與水蛭同存，主要是水蛭攻下焦之血結之力強，因是以此為君。

張璐曰「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

【按】

結胸之病在氣，抵當湯之病在血。邪結於胸，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故從下焦至中焦之氣不得上行而外溢，形成淋巴管炎，此乃大陷胸湯證，若是小陷胸湯只在心下，其見中焦之氣淤阻。邪結少腹，若是氣血皆結，用桃仁承氣湯，若純是血結，則用抵當湯。

程知曰「脈微而沉，邪結於裏也。表證仍在，而反不結胸，太陽隨經之邪，不結上焦，而結下焦。小便自利，血病而氣不病也」。

程應旄曰「熱結於氣分，則為溺澀，熱結於血分，則為蓄血，血既蓄而不行，自非大下其血不愈」。

【按】

程應旄講的不錯，臨證上可作為熱結氣分或是血分之參考。因為在下焦，離腸胃道近，故用下法。不過熱結氣分，在胸腹外部為結胸，在膀胱為溺澀，這樣說會比較好。

【抵當湯方】

水蛭（熬）三十個，虻蟲（熬，去頭、足）三十個，大黃（去皮，破六片）三兩，桃核（去皮、尖）二十個。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者，更服。

【桂林古本】

水蛭三十個（熬），虻蟲三十個（去翅足熬），桃仁二十個（去皮尖），大黃三兩（酒洗）。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更服。

【按】

抵當湯不用桂枝者，以其有動物性藥，如水蛭、虻蟲，所謂動者為陽，有行血之力，而且大黃又加酒洗以助血循，故去桂枝而不用。至於桃仁承氣湯中，大黃無酒洗，又無動物藥，故加桂枝以擴張血管通利血脈。

【本草說明】

【水蛭】

《神農本草經》「水蛭，味鹹，平。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瘕積聚，無子，利水道」，水蛭味鹹入腎，性平在中，主治在於逐出惡血、淤血，治療月經閉而不通，可以破血瘕、血積、

血聚，治療無子，通利水道，因為水蛭生於水中，故亦可利水，然其性喜食血，故對於水道不通由於血淤所致的，可治之，或是血滲於脈外之氣的部份所形成的淤血，如扭傷足踝的血水腫，水蛭也是可以去除。「惡血」，所謂的惡血，是結久不去的淤血，該處的血流已不通很久了。同樣的「無子」，也不是一日就造成的，代表著胞宮，因為久淤血的緣故，導致胞宮的血流不足，不能養胎至足四十周，因而小產，導致無子，這種無子是水蛭可以治的。在舌診上，從舌象來看，凡婦人舌尖有淤血點或是淤血斑，這就是有久淤血，可以考慮用水蛭，這樣淤血點或斑的去除，會較快，若只是用桃仁，恐怕力有未殆。主要是水蛭的去淤血的作用，在於積久的淤血，與桃仁治新成的淤血有所不同。在舌象上，以全息論為準，在診查時以醫者為主，舌根部為心，舌中為脾，舌左為肝，舌右為肺，舌尖為腎，與現在的教科書不同，也不知現在教科書的根據為何？始作俑者是誰呢？在舌的部份，我們也可以身，也就是胸腹的連合部位來看，是不是像舌呢？如鎖骨不就像舌骨嗎？小腹末部是尖的，不就是像舌尖嗎？肝在左，脾胃在中，不也是如此嗎？故筆者的舌象的對應是有所本的，同理也可推用於頭面部，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 【虻蟲】

《神農本草經》「蜚虻，味苦，微寒。主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蜚虻味苦入心，微寒在下屬陰，主治在於逐出惡血，攻破血積、堅痞、癥瘕，使其從下而出，故可治療因淤血造成血液不通的寒熱，也可以通利血脈，以及九竅。虻蟲雖氣味苦寒，而苦寒之性又屬陰，於理不能通上之七竅，但因虻蟲是飛於上，所以能通上之七竅。虻蟲因為能下淤血，故亦通下之二竅。總之，虻蟲之治淤血，主要在於逐淤血的「逐」字，所謂的逐，就是把淤血由體內部趕至體外部，再由體的外部而排出於身體外，至於其把淤血趕於何處呢？由破下血積，可以知道是由腸胃道或泌尿道。由「通九竅」，故亦可知上焦的淤血，虻蟲可逐其淤血由七竅而出。

水蛭與虻蟲之不同在於，水蛭是去淤血屬陰者，虻蟲在於逐淤血由陰至陽，由陽而至外。換句話說，水蛭去深層的血淤，而虻

蟲是把深層的淤血，逐於淺層，再把淺層淤血，逐於體外。

抵當湯用大黃使氣血往腸胃道流通，用桃仁去治新成的表淺淤血，用水蛭去治深層積久的淤血，用虻蟲去逐深層和淺層的淤血，使深層及淺層的淤血都從腸道而出。

三十七、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滿，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屬抵當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譯】

太陽病，身體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通利的，是沒有血瘀在膀胱腑。小便自通利，病人大部份像發狂的樣子，血證已成了，用抵當湯主治之。

【講解】

身黃有三種情形，一種是氣虛，導致的津液不足所產生的黃，裏虛的用小建中湯，表虛的用豬膏髮煎。一種是氣流通不暢而有熱，如同蛋清遇熱變黃，病機歸於濕熱，在外的用桂枝黃耆湯，小便不利的有表證的用茵陳五苓散，在裏的用茵陳蒿湯。另一種是有淤血，淤血初起為青黑，然隨著淤血漸化，則變為黃，如現代醫學所言的血球中血紅素代謝成膽紅素，也就是從淤血中釋出所致的。脈沉病在裡，脈結有虛有實，虛者氣血不足而致結，實者，氣血淤阻不暢而現結。然見少腹鞭，故知此為實。因小便不利，所以可知此種身黃是屬於濕熱之身黃，不屬於淤血的身黃，當從濕熱之治，若是裏濕熱可用茵陳蒿湯，表濕熱用茵陳五苓散。若是小便自利，其人如狂，則知此為淤血之身黃，屬於抵當湯證。諦，是帝之言，君無戲言，故血證諦也，意思是這絕對是淤血證。

【註】

此承上條詳其脈證，互發其義也。太陽病，無論中風、傷寒，但身黃，脈大，腹滿，小便不利兼頭汗出者，乃濕熱之黃，非瘀血也。今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則是血證，非濕熱也，故宜抵當湯以攻其血。



【按】

太陽病與其它之陽明、少陽及三陰之病，其病因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非是單只有言六淫而已，這是必要的觀念。

【集註】

方有執曰「諦，審也。言如此為血證審實，無復可疑，必須抵當湯，勉人勿二之意」。

【按】

諦結為陰陽之字詞，為信用之代表。諦者，用言語，以示信，如季布一諾千金，故字形從言從帝。結者，用人或物，質之以示信，如左傳的周鄭交質。現代口說無憑者太多了，能諦者少矣。

程知曰「身黃，脈沉結，少腹鞭，三者皆下焦畜血之證。然尚與胃熱發黃證相近，故當以小便辨之。其少腹滿而小便不利者，則為無形之氣病，屬茵陳證也。其少腹鞭而小便自利者，則為有形之血證，屬抵當無可疑矣」。

【按】

只有脈沉結、少腹硬，才是下焦畜血之證。身黃者，非也，觀其後又言胃熱發黃，胃乃中焦也，此外亦有表之黃，如麻黃連軛赤小豆湯。程知後面之言「其少腹鞭而小便自利者，則為有形之血證，屬抵當無可疑矣」，甚是。

汪琥曰「按本文云『小便不利者』之下，仲聖不言治法。成注云『可與茵陳湯』，《補亡論》云『與五苓散』，《後條辨》云『屬茵陳五苓散』，此三方可選而用之」。

【按】

「身黃」，小便不利有外證之發熱，屬濕熱者，用茵陳五苓散。小便不利，有腹滿之裏證，無表證，屬濕熱者，用茵陳蒿湯。無小便不利，有「少腹硬滿」，病程久深，其人如狂或發狂者，用抵當湯。無小便不利，有「少腹急結」，病程短淺，其人如狂者，用桃核承氣湯。

三十八、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宜抵當丸。

【桂林古本】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可不餘藥，宜抵當丸。

【譯】

傷寒，身體有熱，少腹滿，應當小便不通利，現在反而通利的，是有血證也，應當攻下，四粒丸藥可以吃完不餘留。適合抵當丸。

【講解】

「有熱」，指身體有熱，不外發，有熱是病在裡，與發熱不同，發熱是熱外發，病在表。少腹滿，少腹為小腹之兩側，此處有胸管下部的淋巴管，也有主動脈下部分支。一般滿屬氣，痛屬血，故少腹滿為氣阻，應該小便不利，可是小便是通利的，所以此少腹滿是血結所產生的。有血結當攻下使其結血從腸道而出，適合抵當丸。此條不用抵當湯，是因為病者未有狂證之發生，病不急，故緩治之，所以用抵當丸。丸者，緩也，治緩以緩用丸，治急以急用湯。「可不餘藥」，因為抵當丸一次做四丸，每一丸是一服，若是一服得下，其它三丸還是可以續服至不留，不同於抵當湯或承氣湯類，得下，就需止後服。它們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丸者，緩也，力弱。湯者，盪也，急也，力強。

【註】

此承上條而言證之輕者，以互發其義酌而其治也。傷寒榮病，有熱不已，伏於榮中，其血不隨經，妄行致衄，則必隨經下蓄膀胱。少腹者，膀胱之室也，故少腹滿。若小便不利，則為病在衛分，有停水也。今小便反利，則為病在榮分，有瘀血也，法當下之，宜以抵當湯。小其制為丸，緩緩下之，不可過用抵當湯也。

【按】

少腹之位不是膀胱也，膀胱在小腹正下，此條位置在於下焦及心包之下部近府處，未見入府，所以不見如狂之證，以其病輕故也，用抵當丸。

【集註】

方有執曰「上條之方，變湯而為丸。名雖丸也，而猶煮湯焉。湯者，蕩也。丸者，緩也。丸者，緩也，變湯為丸，而猶不離乎湯，蓋取欲緩不緩，不蕩而蕩之意也」。

程應旄曰「夫滿因熱入氣分而蓄及津液者，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則知其所蓄非津液也，乃血也。血因熱而滿結，故用抵當湯，變易為丸，煮而連滓服之，使之直達血所，以下舊熱，蕩盡新瘀，乃除根耳」！

【抵當丸方】

水蛭（熬）二十個，虻蟲（熬，去翅、足）二十個，桃核（去皮、尖）二十五個，大黃三兩。

右四味，搗篩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桂林古本】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個（熬），虻蟲二十個（去翅足熬），桃仁二十五個（去皮尖），大黃三兩（酒洗）。

上四味，搗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按】

「晬時」，一個白天的時間。晬，字形從日從卒，故為日卒之時間，所以為一個白天。

【集解】

柯琴曰「膀胱為府，血本無所容蓄者也。少腹者，膀胱之室也。熱結鞭滿，當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是病不在膀胱之內，而在少腹之內也。其隨經之榮血，因瘀熱結於少腹之裏，而非膀胱之裏也。所以小便雖利，而鞭滿急結如故，是蓄血瘀於少腹也。熱淫於內，神魂不安，故發狂。血瘀不行，則榮不運，故脈微而沉。榮不運則氣不宣，故脈沉而結也。榮氣不周於身，則身黃。消穀善飢者，胃火熾盛也。大便反易者，血之濡也。色黑者，蓄血之化也。善忘者，血不榮，智不明也，此皆瘀血之徵，非至峻之劑，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故立抵當湯。蛭蟲之善飲血者，而利於水，虻蟲之善吮血者，而猛於陸，並取水陸之善取血者以攻之，同氣相求，更佐以桃核之苦溫，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蕩滌邪熱，故名抵當也。若熱雖盛而未狂，少腹滿而未鞭，則宜小其制為丸，以緩治之。若外證已解，少腹急結，其人如狂者，是又為轉屬陽明之證，用調胃承氣加桃核、桂枝之行血者於其中，以微利之，使胃和則愈矣。此桃核承氣所以為治之

緩也」。

【按】

少腹非膀胱之室也，前已提及，柯琴既言「少腹膀胱之室也」，復言「病不在膀胱之內，而在少腹之內也」，不是自相矛盾嗎？身黃不是榮血不運而是淤血的血紅素代謝成膽紅素所致。血液內過高的膽紅素除了形成身黃外，還會引起善忘。水蛭主去深層日久之淤血，虻蟲主逐淤血於外，而桃仁用以去淺層新生之淤血。故桃核承氣湯，用以治血之初結，而抵當湯丸用於血之久結。

三十九、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桂林古本】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後攻其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

【譯】

傷寒，大下以後，又發汗，心下痞，惡寒的，表還沒有解，不可以攻痞，應當先解表後，再攻痞，解表適合桂枝湯。攻痞適合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

【講解】

大下以後，氣血往內行於腸胃道，然只見心下痞而無下利，故病位只在胃，不在脾，與半夏瀉心之類不同，故不用薑、棗、草、參。又發汗使氣血外行，然力不勝大下，兩者相較下，氣血外行緩慢，不同於正常情況，氣血供表不足，故惡寒，是表未解也，原因在於榮與衛不相諧，用桂枝湯以解表，若不解表而先攻痞，氣血供表更少，則惡寒更甚，表更未解也。表解後，只剩因大下後的氣血的熱停於胃，不停於脾，以胃為陽腑，脾為陰臟，熱屬陽，故也。方用大黃以通腸胃之血循，用黃連黃芩以清血畜積之血熱，三藥用麻沸湯漬之，欲其力輕也，不致導致下利也。

【註】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先下後汗，治失其序矣。邪熱陷入，心下痞結，法當攻裏。若惡寒者，為表未盡也，表既未盡，則不可攻痞，當先解

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者，以其為已汗已下之表也。攻痞以大黃黃連瀉心湯者，以其為表解裏熱之痞也。

【集註】

《活人書》云「大抵結胸、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

【按】

結胸中的小陷胸湯的治療非是下法，只有大陷胸湯的治法是下法，痞證的瀉心湯類治療也非下法，更何況此條文之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以麻沸湯泡漬，也無攻下之力，何以知之呢？凡攻下之劑，如承氣類，皆言「得下，止後服」。

方有執曰「表非初病之表，乃下後復汗，疏緩其表之表也。解，猶救也，如解渴、解急之類是也。解表與發表不同，傷初病之表當發，故用麻黃湯。此以汗後之表當解，故曰宜桂枝湯」。

【按】

方有執這裡講的很好。

張璐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先裏後表，顛倒差誤。究竟已陷之邪痞結心下，證兼惡寒，表邪不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當先行解肌之法以治外，外解已後，乃用大黃黃連攻其邪熱凝聚之痞，方為合法」。

【按】

大下之後，下法的力道去後，沒有呈現下利，如同桂枝加人參湯或葛芩連湯的狀況，表示本身的脾胃功能是有復原之象，然病解之始也，脾胃尚弱，若是發汗，氣被發汗之法，拉向外去，導致氣的起源的胃，它的血中之氣虛，進而產生血熱，形成心下的痞。若是表未解，表示表部的氣血還是供應不足，故用桂枝湯通調榮衛來解之。若是表已經解了，就用大黃黃連黃芩湯來治療胃部血熱的痞。其中大黃使氣血向裏，以濟胃的血中之氣虛，並用黃連、黃芩來治血熱。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

上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按】

桂林古本比金鑑本多了黃芩一兩。麻沸湯，乃煮滾的開水。漬之，如同泡麵一樣。須臾，約 30 分鐘。

【方解】

痞鞭虛邪，而用大黃、黃連，能不起後人之疑耶？然仲聖使人疑處，正是使人解處。蓋因後人未能細玩，不得其法，竟煎而服之，大悖其旨矣。觀其以滾沸如麻之湯，漬大黃、黃連，須臾，絞去滓，僅得其無形之氣，不重其有形之味，是取其氣味俱薄，不大瀉下。雖曰攻痞，而用攻之妙，不可思議也。

【按】

痞有虛有實，虛的痞是按之自濡，濡是軟的意思，然而痞至於鞭是實邪而非虛邪。

四十、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桂林古本】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小青龍湯主之。

【譯】

脈先浮而後接著緊，而後又接攻下，緊反而入裏，則形成痞證，按了如同原來軟的情形，只是氣痞罷了，小青龍湯主治之。

【講解】

脈先浮，是病在表，而後接著緊，為後受寒。在脈浮而緊後，又攻下，寒邪隨攻下的氣血而內入，故緊入裏，造成內部本外行的正氣，遇到從表入裡之寒邪，寒熱相阻不通，造成痞證，治療方式是把寒邪往外解，氣痞就好了，所以用小青龍湯。自濡，表示腹部同原來不病之軟，為裡無病，是正氣欲出受寒邪阻而成痞而已。

【註】

傷寒，脈浮緊，不汗而下之，浮緊之脈，變為沉緊，是為寒邪內陷作痞之診也。按之自濡者，謂不鞣不痛，但氣痞不快耳。此甘草瀉心湯證也。

【按】

論中未言脈沉緊，只言「緊入裏」，是言寒邪往內行，也是有可能還在外，有可能在胸，有可能在腹。若是在外則脈浮緊，若是在胸、心下則脈緊，在臍腹則脈沉緊。然而按之自濡，知緊未至腹，只在胸或身外，可以發汗，故用去表裏寒濕之小青龍湯。

【集註】

程應旂曰「誤下成痞，既誤在證，尤誤在脈，則救之之法，仍當兼憑夫脈與證而定治矣。緊反入裏，則浮緊變為沉緊，表邪陷入而不散，徒怫鬱於心下，故作痞」。

【按】

「緊反入裡」，浮緊脈不一定是變成浮緊，若是在胸、心下則為緊，在腹才會沉緊。因為緊入裡，裏部氣中之血的回流變慢，但胃腸部的淋巴，未受緊的影響，還是正常流速，這就形成上焦的流速慢，中焦的流速正常，在兩者相接之處，會因而導致氣的淤積，形成氣痞，例如高速公路上，前面的車速變慢，後面的還是正常車速，慢慢就造成車輛的壅塞，道理是一樣的。

四十一、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大者，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主之。

【譯】

心下痞，按了軟，病者的脈在關上是浮大的，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主治之。

【講解】

心下，胃之上脘部。按之濡與按之自濡不同，按之濡是在表部摸的時候不是軟的，按壓了裏部才發覺是軟的，因為表部被熱氣所充，所以不濡，而裡部沒有，故按之濡，屬熱，所以用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按之自濡，不論是摸表部還是按壓內部都是軟的，表示心下為正常，但因外出之路有寒，故為氣痞，用小青龍湯。關脈位主脾胃，脈浮為表經絡有熱，大為氣虛，也就是血中之氣

虛兼有熱，因熱脹而導致血管變大，出於腑，故脈浮大為裡之腑熱延伸至表。當清腑血熱，故用大黃通利胃之血絡，使血不壅，用黃連黃芩清血之熱，使血流減緩，裡部不熱則按之濡之痞可去。

【按】

濡字上當有「不」字。若按之濡，乃虛痞也，補之不暇，豈有用大黃瀉之之理乎？

【按】

吳謙沒有發現按之濡與按之自濡的不同，仲聖是個用思精的人，其所寫之字皆有其義，如果不仔細去發掘，常常會見解錯誤。

【註】

此承上條以互明之也。按之自濡者，但氣痞耳！若心下痞，按之不濡，此為可攻之熱痞也。然其脈，關上不沉緊而浮，則是所結之熱亦淺，未可峻攻也，故以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按】

因為是熱而不是寒，所以關脈浮大，與氣痞之脈浮緊，緊反入裡不同。

四十二、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心下痞，而復惡寒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譯】

先心下痞而後接著又惡寒的，附子瀉心湯主治之。

【講解】

因為血壅於胃脘而成血熱痞，病機同上條，但上條熱有外出，故脈現關脈浮大。此條因熱及血不出於外，故先有心下痞，但熱未出而後導致表因血循差，氣的流動變慢，造成惡寒。惡寒是因為感覺受器，受到寒性體液刺激所導致的，故用附子溫氣。一般炮附子用於補腎陽，又腎與膀胱相表裏，膀胱為太陽，故炮附子可以溫補太陽之表，恢復毛竅的功能，對於因寒的毛孔閉，或是因為虛極導致毛孔不閉的冷汗自出，都是使用的時機。金鑑本只見其一的汗出，不若桂林古本之無「汗出」之詞為佳。

【註】

心下鞭痛，結胸也。鞭而不痛，心下痞也。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非表不解，乃表陽虛也。故以大黃、黃連、黃芩瀉痞之熱，附子溫表之陽，合外寒內熱而兼治之，其妙尤在以麻沸湯漬三黃，須臾絞去滓，內附子別煮汁。義在瀉痞之意輕，扶陽之意重也。

【集註】

方有執曰「痞本陰邪內伏而虛熱上凝，復惡寒汗出，則表虛而陽不為護衛可知矣。瀉心湯固所以為清熱傾痞之用，加附子者，蓋欲斂其汗，而固其陽也。黃芩因附子而更加表裏兩解具見矣」。

李中梓曰「以三黃之苦寒，清中濟陰，以附子之辛熱，溫經固陽。寒熱互用，攻補並施而不悖，此仲聖之妙用入神也」。

【按】

附子在氣，三黃在血，此不同也。

程應旄曰「此條宜與合看。彼條用桂枝者，緣發汗汗未出，而初時之惡寒不罷，故屬表未和。此條加附子者，緣汗已出，惡寒已罷，而復惡寒汗出，故屬之表陽虛，須於異同處細細參看」。

【按】

這條與程應旄所說的那條「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其不同之處只在一關鍵，「心下痞、惡寒」與「心下痞而惡寒」，一「而」字之差，千里之遙。上條之心下痞、惡寒是同時並存的，惡寒是因表未解，此條是先有心下痞而後惡寒，惡寒是因心下痞所造成的，其原因前面有說明，請自參。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附子（炮，去皮，破、別煮取汁）一枚。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別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納附子汁，分溫再服。

四十三、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中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譯】

傷寒、中風，醫生反而用下法，病者下利，一個白天數十次，穀沒有消化，腹中雷鳴，先心下痞硬而後接著心下滿，乾嘔，心煩，不能安靜，醫生看到心下痞，說病還沒有下盡，又攻下，病人的痞更嚴重，這不是結熱，只是因為胃中虛，客氣往上逆，所以使心下硬的，甘草瀉心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中風」，指病因是傷寒或是中風。「醫反下之」，表示正確的治法是汗法。因為攻下，所以下利，但是藥效過後，利沒有止而是一個白天下利數十次。「穀不化」，表示看得到食物的樣子，胃主消磨水穀，因為胃中虛所以還可以看到穀的樣子。脾主化穀，也就是脾可以化穀，其所以憑藉的是消化酵素，所以近代認為脾如果要以實質的臟來講，是歸屬胰臟。穀不化表示脾的功能不好，食物不能變化成精微，所以主吸收穀化後之食飲精微的小腸便不能吸收，就引起這麼嚴重的下利。腹中的部位是在小腸，雷鳴是消磨的水穀在腸道不被吸收，因小腸之蠕動在腸內流動，所產生的聲音。先心下痞鞭而後接著滿，心下是胃脘部，「痞鞭」表示胃脘部的淋巴淤阻嚴重，這是醫者切診按壓的診斷結果，而後形成脹滿的感覺，是病者的自覺症狀。「乾嘔」，因



為胃脘部的淋巴淤阻，胃部的氣中之血不能上行，故導致乾嘔的情形。因為胃部的氣中之血沒有回流入心，所以心因血中之氣的少而成虛煩，故「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因為本應用汗法的，反而用下法，會造成結胸、心下痞，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下之太早故也，這在前面的條文就有提及了。此外誤用下法，也會造成協熱利的桂枝加人參湯證或是利遂不止的葛根黃芩黃連湯。醫生見到病人有心下痞的證狀，所以認為是屬於三黃瀉心湯的心下痞。三黃瀉心湯的心下痞不同於其它的瀉心湯有下利的證狀，三黃瀉心湯只是胃部微血管充血，就是西醫所說的胃炎。若是要說胃炎，以中醫來認知，有四種，一種是充血性的胃炎，我們可以到胃壁很紅，如同我們皮膚被火燙的紅，像這種就是三黃瀉心湯證。第二種又有二項，病證是胃壁乾燥，所謂的萎縮性胃炎，像這種如果是因為血的不足的，就是黃連阿膠湯證，如果是氣不足的，就是葛根黃芩黃連湯證。第三種是胃壁紅腫滲液，如同蕁麻疹的皮膚，這種是屬於半夏瀉心湯證了。因為醫生認為是胃部充血造成的心下痞，病沒有好，所以又用下法，如果是屬於充血的心下痞，用下法這充血是會解除的，但是此條反而沒有減輕，卻下利更嚴重，主要因為這痞是虛所造成的，是因為胃部的氣液因下利數十行，在胃部的主氣被下利奪去，胃以下之部的氣，不是胃本身的氣，所以說「客氣」，被拉往上，而逆行到膈部下的心下，壅阻於心下，所以導致心下痞鞭而滿，然而胃部本是有胃氣虛的血熱，若又用下法會下利更嚴重。所以條文說，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

【註】

毋論傷寒中風，表未解，總不當下。醫反下之，或成痞，或作利。今其人以誤下之故，下利日數十行，水穀不化，腹中雷鳴，是邪乘裏虛而利也。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是邪陷胸虛而上逆也。似此痞利，表裏兼病，法當用桂枝加人參湯兩解之。醫惟以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可見此痞非熱結，亦非寒結，乃乘誤下中虛，而邪氣上逆，陽陷陰凝之痞也，故以甘草瀉心湯以緩其急，而和其中也。

【按】

與桂枝加人參湯的不同在於，桂枝人參湯的表邪因為數下之，而去除，下利時協迫脾熱，故曰協熱而利，進而導致了脾寒下利，因為下利，所以必需先治下利，用理中湯為主，加桂枝以通脈行表。此條表邪也是因攻下而去，然其攻下亦影響了胃，導致出現裡虛痞證，胃部因有胃中氣虛的血熱，故用黃連黃芩。心下有客氣之結，所以用半夏去除之。胃中有主氣的虛，所以不用生薑的耗散胃氣。「下利數十行」，在脾有氣寒，故用乾薑，因其因下而下利重，所以乾薑的重量要重用，用三兩，這在甘草瀉心湯、半夏瀉心湯可以看出，不似生薑瀉心湯，並無用下法而有下利，所以乾薑只有一兩而已。有氣虛，故用人參補氣、炙甘草補心脾之氣、大棗補胃之津並維持等滲。在胃有氣虛，故用人參、炙甘草。其補氣的甘草，相對於其它瀉心湯，在劑量上是加重的。

### 【集註】

沈亮宸曰「半夏瀉心，甘草瀉心，皆下後傷氣之過也。生薑瀉心，因於飲食。大黃瀉心，因於內熱。附子瀉心，因於外寒。證既不同，藥亦各異也」。

喻昌曰「下利完穀，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胃中空虛之故也。設不知此義，以為結熱而復下之。其痞必益甚，故復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昭揭病因」。

程應旂曰「仲聖恐結熱之疑難明，故特揭出胃中空虛，客氣上逆之故，以明其非。所以用辛溫以調其陽，制住客氣，使不得上逆；用苦寒清肅，徹去客熱，使無阻留。庶兩勿羈縻，陰陽相和，否轉為泰矣」。

汪琥曰「其人下利，日數十行，則胃中之物已盡，何得而不虛？況醫復下之，而痞益甚，愈可知其非實證矣。若是實證。當必曰『鞭而痛』，不曰『鞭而滿』矣。只此『滿』字，而虛實之證了然」。

魏荔彤曰「前條因惡寒汗出，陽隨汗而在表，恐亡陽於外，故用附子以回陽。此條重在胃虛，陽微於中，故用甘草乾薑以益陽，亦表裏分治之急務也。而其固陽以為瀉邪之本，則一意耳」。

###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炙）四兩，黃芩三兩，黃連一兩，乾薑三兩，半夏（洗）半升，

大棗（擘）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炙)，黃芩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解】

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緩之意也。用甘草、大棗之甘，補中之虛，緩中之急。半夏之辛，降逆止嘔。芩、連之寒，瀉陽陷之痞熱。乾薑之熱，散陰凝之痞寒。緩中降逆，瀉痞除煩，寒熱併用也。

【按】

半夏之辛以散結，文中有言客氣上逆，故使鞭也。半夏之所以能止嘔者，及氣結之嘔，半夏之辛可以散之，非是半夏能降逆氣而止嘔也。

四十四、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出汗，表解了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物的味道，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的，生薑瀉心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是病因，因傷於寒，表之氣中之氣因毛孔閉而不出，所以從胃腸道之榮衛運行的氣血之道都會受到影響。「汗出」，出汗是自身的，非是發汗，如服藥、蒸浴等由外求而來的。因有汗出，表之氣中之氣可以出於外，這是因為身體自我回復而解除，故曰解。汗出解了以後，發現裡氣未和，所以條文出現了「胃中不和」。不和，泛指陰陽不和，如氣血的不調，如內外出入的不調，如氣

的進出不調，氣的遲速不調等，因為胃區外行的氣到在心下變慢而內部吸收的氣，其行走相對比較起來就較快，所以氣就淤阻在心下造成「心下痞鞭」，相對脅下區域的氣中之血，其路是往心下的胸管移動，所以也受影響，故曰「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因為心下痞，其心下之氣中之血，不得上行，所以也影響了腸道的水分吸收，造成腸道內有水，水因蠕動而發出如雷之聲，又因水的吸收少，故致下利。其病證之本，皆是心下痞所致，其原來自胃，故用生薑為君的生薑瀉心湯主治之。

【註】

傷寒，汗出表解之後，餘邪轉屬陽明，心下痞滿鞭痛，不大便者，必其人胃素燥熱，因而成實，攻之可也。今其人平素胃虛，兼脅下有水氣，即不誤下，而餘熱亦乘虛入裏，以致胃中不和，穀氣不化，故心下痞鞭，乾噫食臭也。水氣不行，故腹中雷鳴下利也。主之以生薑瀉心湯者，其意重在散水氣之虛痞耳。

【按】

脅下有水氣，是因心下痞所導致的結果，非其人平素胃虛。條文未見餘熱，從何而言有餘熱之乘虛入裏。傷寒或中風，汗出過多，表解後，因汗出過多而致內部胃中津液的乾燥，形成陽明胃家實證，此為太陽陽明，非其人胃素有燥熱也。此條傷寒，汗出表解後，而現裡證之胃不和，非餘熱乘虛入裏也，乃是氣行的遲速不同所致爾。條文亦未言穀不化，吳謙解釋條文，妄亂加字以解之，實不足取。「乾噫食臭」的原因是因為胃中水多，食物雖然在胃中磨碎，然而酸度不足，故幽門不開，導致胃中含有食臭之水氣上行，形成乾噫食臭。至於後面所言「水氣不行，故腹中雷鳴下利也。主之以生薑瀉心湯者，其意重在散水氣之虛痞耳」，則是講的很好。

【集註】

喻昌曰「篇中論結胸及痞之根源，云『胃中空虛』。此云『胃中不和』，以其未經誤下而致空虛耳。故但言不和也，然不和已足成痞，胃氣所關之鉅，固若此哉」。

【按】



醫家注解，常不得其要，遂在枝節做文章。如喻昌所言之云云，本條文之重點是「胃中不和」，何謂不和？為何不和已足成痞？應當解釋之，以釋後學之疑才是。胃中不和字詞也出現於陽明病篇的調胃承氣湯證，與此條的胃中不和，當思其造成胃中不和的病機為何。

程知曰「此為汗後，未經誤下，心中痞鞭，水飲搏聚者，立治法也。外邪雖解，然必胃氣通和，始得脫然無恙。汗出解後，胃中不和，飲食搏結，故心中痞鞭。中焦不能消穀，故乾噫食臭。土弱不能制水，故脅下有水氣旁流。腹中雷鳴者，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故於瀉心湯內，君生薑以散之，法用再煮，取其熟而和胃也。」

【按】

程知前面說的很好，但是在後面從「中焦之不能消穀」，又與吳謙犯同樣之錯，因為條文未言中焦不能消穀，只言胃不和，若是屬中焦之胃不能消穀，則必嘔吐，而非乾噫食臭矣。脅下有水氣，是因為在中路的胸管流通受阻所導致的，如高速公路阻塞，其要上高速公路的支道沒有不塞的。同樣的腹中雷鳴，也是腸道的水因中部胸管的淤阻，隨腸道蠕動而流動出聲的。

程應旄曰「汗多亡陽，人皆知之矣。然人身之陽，部分各有所主。有衛外之陽，為周身榮衛之主，此陽虛，遂有汗漏不止，惡寒身疼痛之證。有腎中之陽，為下焦真元之主，此陽虛，遂有發熱，眩悸，身瞤動，欲擗地之證。有膻中之陽，為上焦心氣之主，此陽虛，遂有叉手冒心、耳聾及奔豚之證。有胃中之陽，為中焦水穀化生之主，此陽虛，遂有腹脹滿，胃中不和，而成心下痞之證。雖皆從發汗後所得，然救誤者，須觀其脈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不得以汗多亡陽一語，混同漫及之也」。

【按】

陽虛與胃中不和又有何干呢？蓋不和之意，為陰陽不調，為榮衛不調，為氣血不調，為內外不調等。故胃陽虛，無力運氣於外能致腹脹滿，但不能致胃不和。腎中之陽虛，有小便不禁、遺尿等之證。

【生薑瀉心湯方】

甘草（炙）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一兩，半夏（洗）半升，黃芩三兩，



黃連一兩，生薑（切）四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三兩（炙），人參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升，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

生薑瀉心湯不因攻下所致，只是傷寒表解後，病者胃中不和，所致，其下利不若半夏瀉心及甘草瀉心湯，故乾薑只有一兩而非三兩也。而其去胃中不和之氣，用四兩生薑以加速胃氣外達於表的速度，使表裡之氣行速度皆等，胃中得和，心下之痞得以去。

【方解】

名生薑瀉心湯者，其義重在散水氣之痞也。生薑、半夏散脅下之水氣，人參、大棗補中州之土虛，乾薑、甘草以溫裏寒，黃芩、黃連以瀉痞熱，備乎虛水寒熱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焉有不愈者乎？

【按】

痞是病發於陰，當其氣失其和，其陰中之陽氣阻於胃，造成心下痞，故用半夏、黃連、黃芩以治之，其陰中之陰氣阻於脾，造成下利，故用乾薑、人參、甘草、大棗以治之。藥方中生薑行水氣，半夏散結氣。人參補氣，大棗維持氣的等滲，乾薑暖脾，炙甘草和百藥，緩急，補心脾之氣。

四十五、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五六個白天了，先嘔而後接著發熱的，柴胡湯證具備，而後以其它的藥攻下，柴胡證仍然在的，要給與柴胡湯，這雖然已經攻下了，但沒有造成氣血逆行。服藥後一定先蒸蒸而後振，原本不見的發熱再現，先汗出而後接著病證解。若是以他藥下之，先心下滿而後接著硬痛的，這是結胸，大陷胸湯主治之。只有先悶而後不接著不痛的，這是痞，柴胡湯不適合給與，適合半夏瀉心湯。

【講解】

傷寒是病因，已經到了第五六個白天，也就是接近經盡的時間，其實經盡的時間，一般是六個白天，但是若是用攻下、吐等使氣血逆行入裡的，是可以縮短經盡的時間，使其經盡日期提早。同樣的在提早的經盡周期，一樣是有三種情形，一是病愈，一是再經，一是入裡。柴胡湯證是先有嘔而後接著有發熱，因是先有三焦氣鬱，胃氣不得暢行於外，故先嘔，後氣鬱久了進而導致後面的發熱。像這柴胡湯的證已經具備了，而以其他的藥攻下，柴胡的證仍在的，表示病還在少陽，邪氣沒有內陷入裡，要給與柴胡湯，使三焦鬱熱往外散，就形成先蒸蒸的熱往外的感覺，而後接著振寒，因為熱衝擊外寒，所以形成振，然後外寒解，熱得外出而成發熱。此發熱前的「卻」字，明顯告訴我們原先的發熱因攻下而退卻，現在因服柴胡湯的作用而使熱外行，故言「卻發熱」，再先汗出而後接著病解。若是攻下，邪氣隨氣血內行，內陷入裡，先形成心下胃脘處的滿而後越積越多變成鞭再形成痛，這就是結胸了，因為是鞭痛，所以其結甚，不用小結胸湯，而需用大陷胸湯以攻除熱結之氣，使從其近處腸道而出。如果只有先悶而後不接著痛，這是因為攻下後，本身氣血淤阻在胃，胃氣上行不利所致的，與結胸下陷的邪氣不同，所以這是「心下痞」。功用在解三焦鬱結的小柴胡湯，因三焦鬱結之氣已被攻下而去除，但本外行的胃氣，因攻下而弱，故致心下痞，病位與病機不同小柴胡湯，故小柴胡不中與之，適合用半夏瀉心湯。因為攻下而致痞者，有二種瀉心湯，一為半夏瀉心湯，一為甘草瀉心湯，又因甘草瀉心湯下利日數十行，依據條文來看，是適合半夏瀉心湯的。

【註】

結胸兼陽明裏實者，大陷胸湯證也。兼陽明不成實者，小陷胸湯證也。痞鞭兼少陽裏實證者，大柴胡湯證也。兼少陽裏不成實者，半夏瀉心湯證也。今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是邪傳少陽之病也。既柴胡證具，乃不以柴胡和之，而以他藥下之，誤矣。若柴胡證仍在者，此雖已下，尚未成逆，則當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戰，然後發熱汗出而解矣。蓋以下後虛中，作解之狀皆如是也。若下後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大陷胸湯固所宜也。若但滿而不痛，此為虛熱氣逆之痞，即有嘔而發熱之少陽證，柴胡湯亦不中與之。法當治痞也，宜半夏瀉心湯主之。

【按】

結胸是心下到少腹之陽處的淋巴管炎，故痛不可近，無關於屬承氣湯類的陽明裏實，大陷胸湯在現代是治療腹膜炎的方劑，若是以承氣類來治療腹膜炎，會使病情嚴重，甚至死。

【集註】

成無己曰「若下後陽邪傳裏者，則結於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也。陰邪傳裏者，則留於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也」。

【按】

痞之言，上天下地，熱在上，寒在下，依人體而言，陽胃陰脾，故陰中之陽氣聚於陽胃而呈心下硬滿。陰中之陰氣，停於陰脾而造成下利。

程應旄曰「瀉心雖同，而證中具嘔，則功專滌飲，故以半夏名湯也。曰瀉心者，言滿在心下清陽之位，熱邪挾飲，尚未成實，故清熱滌飲，使心下之氣得通，上下自無阻留，陰陽自然交互矣。然樞機全在於胃，故復補胃家之虛，以為之斡旋，與實熱入胃而瀉其蓄滿者，大相逕庭矣。痞雖虛邪，乃表氣入裏，寒成熱矣。寒雖成熱，而熱非實，故用苦寒以瀉其熱，兼佐辛甘以補其虛，不必攻痞而痞自散。所以一方之中，寒熱互用，若陰痞不關陽鬱，即鬱而亦未成熱，瀉心之法概可用也」。

【按】

痞含有胃實熱，故用半夏、黃芩、黃連來治胃之實熱。痞含有脾虛寒，故用乾薑、人參、炙甘草補脾之虛寒。陽在上陰在下，兩不相交，故卦名曰否，以此為病，故言痞。

汪琥曰「少陽病誤下，邪在半表半裏，居陰陽之間，故有痞結證。夫

人身，膈以下屬陰，膈以上屬陽，少陽居清道而介乎膈之間，亦為半表半裏。此可徵少陽病誤下，邪氣乘虛入裏，而結胸痞氣所由分也」。

【按】

結胸是病發於陽，所以是在胸腹之表，因而按不可近。痞是病發於陰，故其氣停於胃腸壁之裏，故其熱者，上行於胃，故心下痞硬。其寒者，下行於脾，故下利。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洗）半升，黃芩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黃連一兩，甘草（炙）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洗)，黃芩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炙)，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四十六、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本來因為攻下，所以心下痞，給與瀉心湯，痞的證狀沒有解除。病者先口渴而後接著口燥煩，小便不通利的，五苓散主治之。

【講解】

本來因為攻下，邪氣從腸胃道出，但是中焦胃腸道的氣血，也因攻下而留滯，以致中焦腸胃氣血之上行不利。輕者在胃形成心下痞，重者在腸形成下利，甚者在下焦則形成小便不利。因為是心下痞，所以給與瀉心湯，若病機是屬於在中焦腸胃的痞，則痞會解，但是服藥後痞卻沒有解除，主要的原因在於這是下焦氣血的留滯不利，進而影響到腸胃道氣血的運送，造成痞，我們要知



道，人體的氣血流動是如同環一樣循環無端的，所以有時牽一髮可以動全身。下焦氣血留滯，使腎對水的再吸收變差，所以形成先渴，而回流的腎靜脈的血，因腎對水的再吸收不良，就顯得乾燥，乾燥的血回流入心，心會因為血的血中之氣變少而熱。熱性上炎，所以到口就形成口燥，再到頭就形成煩。病機在於下焦氣血的留滯不利，腎對水的再吸收變差，所以用五苓散來通利小便，增加腎對水的再吸收，證狀就會解除。

【註】

本以下之早，故成心下痞。如係結熱成實之痞，則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寒攻之法也。如係外寒內熱之痞，則宜附子瀉心湯，溫攻之法也。如係虛熱水氣之痞，則宜生薑瀉心湯，散飲之法也。如係虛熱而嘔之痞，則宜半夏瀉心湯，折逆之法也。如係虛熱益甚之痞，則宜甘草瀉心湯，緩急之法也。今以諸瀉心湯，審證與之，而痞不解，則當審其人，若渴而口燥心煩，小便不利者，非辨證不明，藥力之不及也。蓋水飲內蓄，津液不行，故痞病不解耳。宜五苓散外發內利，汗出小便利則愈，於此可類推矣。

【集註】

方有執曰「瀉心湯治痞而痞不解，則非氣聚之痞可知。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津液澀而不行，伏飲凝結也。五苓散利水生津，津生而渴煩止，水利而痞自除，所以又為消痞滿之一法也」。

程應旂曰「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備矣。然其治法實在上、中二焦，亦有痞在上而治在下焦者，斯又不同其法也。若痞之來路雖同，而其人口渴，燥煩，小便不利，則知下後胃虛，以致水飲內蓄，津液不行，痞無去路，非結熱也。以五苓散主之者，使濁陰出下竅，而清陽之在上焦者，自無阻留矣。況五苓散宜通氣化，兼行表裏之邪，使心邪不從心瀉，而從膀胱瀉，又一法也」。

【按】

程應旂說的痞在上而治在下焦者，這是下焦所致的痞，因為人體之氣，循環無端，除非人死了，氣絕了，才終止。所以當有一段出了問題，就會產生病證。如同之前條文，水入則吐，名曰水逆是一樣的道理。而當我們疏通氣機，使不利的小便通利，則痞和水逆就會解了。



四十七、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桂林古本】

傷寒，服湯藥下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不已，復以他藥下之，利益甚。醫以理中與之，利仍不止。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故也，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譯】

傷於寒，喝了湯藥攻下，下利不止，心下痞硬，喝了瀉心湯沒有好，又以其他的藥攻下，下利更嚴重。醫生給與理中湯，下利仍然不止。理中，是治理中焦，但這下利是在下焦，用赤石脂禹餘糧主治之。又下利不止的，應當利其小便。

【講解】

傷寒，服了攻下的藥，有可能邪氣還在表，也有可能隨氣血內入而形成結胸、心下痞，也有可能隨下利而去，但造成腸胃的虛損，造成利遂不止的葛根黃芩黃連湯或是協熱而利的桂枝加人參湯。在本條是攻下形成心下痞，前面那條說明心下痞有中焦的脾胃所致，亦有下焦的小便不利所致。下焦所導致的心下痞，若是服瀉心湯是不會好，所以古本條文是「不已」，相對於金鑑本的「已」，古本條文是正確的，更何若是已了，還需後面條文的「復以它藥下之」嗎？由此亦可知「不已」是正確的。「復以他藥下之」，又以其他的藥來攻下，醫生可能認為是結胸的心下痞鞭，所以又攻下，結果不僅痞沒有好，反而下利的更嚴重。因為前面有服瀉心湯，但下利及心下痞鞭沒有好，故認為這是中焦虛寒的理中湯證，因而給與理中湯，結果下利還是不止，其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下利是下焦所導致的，故條文言「理中者，理中焦」，對下焦的利是沒用的。因為前面有二次的攻下，所以認為是下焦對水的收澀不良，故用收瀆腸液的赤石脂禹餘糧湯來主治之。若是用了赤石脂禹餘糧湯沒有好，代表不是下焦的收瀆的問題，而是下焦至膀胱部的氣道不通所致的，故應當要利小便。利小便的方藥，雖然條文中未言，但我們知道是用五苓散。

【註】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中痞鞭者，誤下之所致也。下利痞鞭，仍虛痞也，服瀉心湯已合法矣。而痞不愈，復以他藥下之，痞雖去而利不止，醫與理中湯溫之，其利益甚。不知理中者，理中焦也，此利在下焦，屬滑脫也，故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澀滑固脫，利可止也。若止而復利，則當審其小便之利與不利。小便若利，當佐以溫補之藥以收全功。小便不利，是水無去路，固澀日久，所以復利不止。則又當利其小便，使水道通而利自止矣。

【集註】

鄭重光曰「湯者，蕩也，即下藥也。誤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矣。乃復以他藥下之，誤而又誤，用理中開痞止利，原不為過，而利益甚者，以屢下傷腎，下焦失守也。故用石脂禹糧固腸虛而收滑脫，利仍不止，當利其小便。蓋膀胱者，腎之府也，腎主二便，開竅於二陰，利小便者，令藏府各司其事，庶水穀分而下利自止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碎）一觔，太乙禹餘糧（碎）一觔。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桂林古本】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碎)，太乙禹餘糧一斤(碎)。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

赤石脂色赤，質細緻而黏，用以收瀦小腸。禹餘糧色白，質亦細緻而黏，用以收瀦大腸。

【本草說明】

【五色石脂】

《神農本草經》「味甘，平。主黃疸，泄利，腸癖膿血，陰蝕，下血赤白，邪氣癰腫，疽痔，惡創，頭瘍，疥搔」，五色石脂味甘入脾，性平在中。主治因虛所致的黃疸，因虛所致的泄利，因其質細緻而黏，具有收瀦斂氣血的作用，對於離經之氣血可以收斂它們使入氣血之道內，故可治腸癖膿血、陰蝕、下血赤白。至於失去正常功能應當收斂回的氣中之血，其蓄積所導致的癰腫，

還有氣血流動不好的疽、惡瘡，以及氣血淤阻生熱的痔、頭瘍、疥搔，都可以藉由其收斂氣血的功能來治療。

【禹餘糧】

《神農本草經》「禹餘糧，味甘，寒。主咳逆，寒熱，煩滿，下赤白，血閉，癥瘕，大熱」，禹餘糧，味甘入脾，性寒屬陰在下，因其質細緻而黏故能澀大腸，體重能降氣，性寒能清熱，又大腸與肺相表裏，故能治療肺氣不收不降的咳逆。性寒，故能治寒熱、煩滿、大熱。能收澀，故可治屬大腸不收的下赤白。氣為血之帥，氣之所行，血之所行，氣散而不收，血亦散而不聚，故氣虛血散之血閉，禹餘糧能治之。同樣的，氣血散走於外，導致裡部氣血不行的癥瘕，禹餘糧也能治之。至近世醫家所用之禹餘糧為黃色物也，筆者認為是錯的。為何呢？第一由赤石脂禹餘糧湯來看，赤石脂色赤澀小腸，禹餘糧當色白澀大腸，如黃土湯之黃土用於脾胃也。其次，糧者為米所做也，米色白，故更可確定禹餘糧之色白也。綜合而知，筆者認為禹餘糧即是現代的高嶺土，這才是對的，我曾治一久利不收的病者，其用現在藥房的所謂禹餘糧，它是黃色的，無絲毫之效，後改以高嶺土，一劑知而二劑已，更何況現今西醫有一種止泄的藥水，叫做 Kaopectin

(kaolin+pectin)裡面成分就是高嶺土和果膠，若是參照中醫來看，再加赤石脂，則對久泄不收的大小腸利，效果會很好。

【方解】

柯琴曰「甘、薑、參、朮，可以補中宮元氣之虛，而不足以固下焦脂膏之脫。此利在下焦，未可以理中之劑收功也。然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關門之不緊，仍責在脾，此二味皆土之精氣所結，能實胃而澀腸，蓋急以治下焦之標者，實以培中宮之本也。要之，此證是土虛而非火虛，故不宜於薑、附。若水不利而濕甚，復利不止者，則又當利其小便矣」。

四十八、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發汗，若是有吐，若是有下，表證解除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的，旋覆代赭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發汗止以後，若是再有吐或有下，則原本已把氣血拉往外的發汗，因為後來的吐下，使氣血往內，則會在相應的氣血通道上，形成一個氣血空虛的區域，這個區域大部是四肢與腹之間的胸中，因此就形成了心中懊憹的梔子豉湯證。但此條文，不是前條發汗止以後，而是在發汗的過程中，發汗還未止，若是再有吐或有下，陰中之陽氣就越不過橫膈，進而停在心下，但因為還是受屬於陽法的發汗影響，另有一部份陰中之陽氣，會沿胃絡上行至咽，造成噫氣，而這種過程是一直存在，所以條文言「噫氣不除」。為了治療這個上逆的胃氣，故用旋覆花來降此上衝之氣。又氣行則血行，故再用代赭石來降此隨氣上衝之血。在臨床上，主要所看見的證狀為泛酸，也就胃酸上逆，胸口灼熱，有這種見證就可以用旋覆花和代赭石。

此外，由此條文，我們要留意的是，在看到發汗和吐下，我們絕不可以只把發汗及吐下限制在藥物上，若是如此，則《傷寒論》就窄化了，試思有醫者在治療病者時會用藥物發汗，而在發汗的過程中又用藥吐下嗎？這是很少見的。那麼應該怎樣來看呢？我們可以舉一例，例如病者傷寒，在用藥物發汗的治療過程中，病者因受驚嚇或是食用冰冷的飲食而導致嘔吐，或是下利，或是沒有嘔吐及下利，只因七情的憂思恐等情緒使氣血往內行，這也是一種下。以此來看條文的「傷寒，發汗，若吐，若下」，這不就是最好的解釋嗎？以此來看《傷寒論》，其適用是不是很廣呢？

【註】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設表裏俱清，自然胃和思食而愈。今邪雖解，而心下痞鞭，胃虛結也。噫氣不除，胃氣逆也。然治痞之法，無出諸瀉心湯。故於生薑瀉心湯方中，去芩、連、乾薑，以病解無寒熱之邪也。佐旋覆代赭石者，所以補虛宣氣，滌飲鎮逆也。

【按】

心下痞硬，既已硬，則非胃虛結也，因為所謂的虛，在於按之

自濡，而不是痞硬。因為氣結於胃，然而此氣有受發汗之影響，所以是有上行之力，但又受吐下之影響，故過不了橫膈，只能沿著胃上的食道（咽）上衝，造成噫氣不除。與瀉心湯類之不同，是瀉心湯受的是攻下，沒有發汗，所以結於胃的氣，並無上衝之性，而因受攻下之力，故聚集在腸胃道之內壁，造成腸胃道內壁的充血和腫脹，所以才用黃連、黃芩來去此腸胃道壁的充血，用半夏來去此腸胃道壁的腫脹。

【集註】

方有執曰「解，謂大邪已散也。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正氣未復，胃氣尚弱，而伏飲為逆也。故用旋覆代赭石湯，以養正而散餘邪也」。

【按】

胃氣非弱，只不過行不由徑，原本胃你要由中焦上焦的胸管來上行，但因吐下的影響，過不了橫膈，變成氣只能從食道上逆，故造成噫氣不除。旋覆代赭石湯，不是用來養正以散餘邪也，主要來治噫氣不除的。

喻昌曰「大意重在噫氣不除上。既心下痞鞭，更加噫氣不除，則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所謂弦絕者，其聲嘶。土敗者，其聲噦也。故用代赭石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也」。

【按】

喻昌曰「大意重在噫氣不除上」，是對的。但是「代赭石領參下行」，則非，應是旋覆領代赭石下行，以降噫氣。至於人參是用來補吐下所耗失的氣。

汪琥曰「此噫氣較前生薑瀉心湯之乾噫不同，是雖噫而不至食臭，故知其為中氣虛也」。

【按】

生薑瀉心湯的乾噫食臭，是其胃腔內的水氣過多，與食相混，產生食臭，造成乾噫食臭。此與旋覆代赭石湯之噫氣不除，是不同的，旋覆代赭石湯並不是中氣虛，觀其證有心下痞硬，故知非虛也。

沈明宗曰「誤下成痞，觀此之發汗解後，亦可成痞。蓋發汗、吐、下，皆傷內氣。然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所以微邪從虛內陷，濁陰上逆衝



心，則心下痞鞭，而噫氣不除也」。

【按】

下後之痞，如半夏瀉心湯和甘草瀉心湯，和發汗過程中，又有吐下的痞，如旋覆代赭石湯是不同的。另外也有不吐下而成痞的，如生薑瀉心湯、瀉心湯、附子瀉心湯的痞，亦是與上兩者不同。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人參二兩，生薑（切）五兩，代赭石一兩，半夏（洗）半升，甘草（炙）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旋覆代赭湯方】

旋覆花三兩，人參二兩，生薑五兩，代赭石一兩，甘草三兩（炙）半夏半升（洗），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本草說明】

【旋覆花】

《神農本草經》「旋覆花，味鹹，溫。主結氣，脅下滿，驚悸。除水，去五臟間寒熱，補中，下氣」，旋覆花，味鹹入腎，能軟堅散結，氣溫屬陽能上能外。因其溫，故可到陰中之陽部之結氣處，如脅下、咽門。因其味鹹，可軟堅散結，故主治結氣。所謂結者，氣血往外受阻所成，病在陰不能出陽，而聚者，氣血往內受阻所成也，病在陽不能入陰。脅下之滿，因肝氣上行之道受結氣之阻，不得上行疏泄而出所導致，旋覆花能治上行之氣結屬實者，故可治脅下滿。驚悸，因腎氣上行之道受結氣之阻，不能上承於心，旋覆花能治上行之氣結屬實者，故可治驚悸。氣結不通，變冷則為水，旋覆主結氣，故能除之。五臟之間以氣血相通，旋覆花治五臟之間氣結所生之寒熱。氣結久則中虛，旋覆花主結氣，故能補中。旋覆花味鹹，其所以下氣，是因為味鹹入腎，故可使氣下歸於腎。總之，此方旋覆花之用，在於去胃絡之結氣，使其

氣下，以治噫氣不除。此噫氣乃是因為「脾本為胃行其津液」，脾因攻下而虛，故其胃之津液不行於脾，而上衝結於胃絡上也。

### 【代赭石】

《神農本草經》「代赭，味苦，寒。主鬼注，賊風，蠱毒，殺精物惡鬼，腹中毒邪氣，女子赤沃漏下」，代赭味苦入心，氣寒屬陰。代赭除了味苦入心外，其色赤亦屬心，又屬金石類，可安神（心藏神）。因鬼注會擾亂神明，代赭能安之，故主鬼注。賊風使氣往外行過其度，故賊風奪汗，而汗乃氣中之氣所成，所謂「奪汗者無血」，心主血，代赭氣寒能收，使氣不過於外泄，故主賊風。蠱屬蟲，蟲類之毒，令人起紅疹，能使血熱。代赭氣寒，入心主血，使血寒氣收，故主蠱毒。精物惡鬼其所以病人者，在於耗散心神也，代赭石屬金石，味苦色赤入心，氣寒能收，所以能收鎮心神，殺精物惡鬼也。代赭石能治因為血熱，導致微血管的充血，進而滲液於外，導致腹中毒邪氣。因其能寒血，同理也可以治療女子因血行子宮，子宮充血而熱，微血管壓力過大，所導致赤沃、漏下。沃者，從夭從水，意思是死水之意，水聚而不流，故成沃，亦言水多也。以此可知「肥沃」之意，肉多謂之肥，水多謂之沃。赤沃、漏下者，子宮血氣之滲也。代赭石在此是降收胃絡中之血，以治胃絡之充血，與旋覆花降氣治結，是相輔相成的。

### 【方解】

羅天益曰「汗、吐、下解後，邪雖去而胃氣已虧矣。胃氣既虧，三焦因之失職，清無所歸而不升，濁無所納而不降，是以邪氣留滯，伏飲為逆，故心下痞鞭，噫氣不除也。方中以人參、甘草養正補虛，生薑、大棗和脾養胃，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更以代赭石之重，使之斂浮鎮逆。旋覆花之辛，用以宣氣滌飲。佐人參以歸氣於下，佐半夏以蠲飲於上，濁降則痞鞭可消，清升則噫氣可除矣。觀仲聖治少陰水氣上凌，用真武湯鎮之。治下焦滑脫不守，用赤石脂禹餘糧湯固之。此胃虛氣失升降，復用此法理之，則胸中轉否為泰，其為歸元固下之法，各極其妙如此」。

### 【按】

旋覆代赭石湯與半夏瀉心湯之不同，雖然都有心下痞，但是半夏瀉心湯的氣血，淤阻在胃壁內的三焦處，旋覆代赭石湯的氣血，

因脾虛不能為胃行津液，故逆於胃上，淤阻於胃上之咽，造成噫氣也。所以旋覆代赭湯，用用旋覆代赭沉降由胃上衝之氣血，並用參、草補因吐下所耗損之脾氣，用生薑助胃氣之散，用大棗防生薑之過散胃氣，用半夏去三焦通道之結氣痰飲。

四十九、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按】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譯】

傷於寒，大吐，大下，病者極虛，又極度出汗的，是因為病者外面的氣被閉鬱，又給與水，來發病者的汗，因而得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胃中寒冷的緣故。

【講解】

傷於寒，病人有大吐、大下的情形，產生這種情形有很多種原因，有可能是醫者用藥去吐下，或是病者飲食不當，或是病者為七情所傷等等。因為大吐、大下的結果，導致後天水穀經脾胃消化吸收的來源斷絕，病者會極虛。既然氣血因大吐、大下之故，照理來說應該是在脾胃部成痞證或是因虛而續自利，怎麼會「極汗出」。什麼是極汗出？極，就是到頂點了。極汗出，就是把快要竭盡的汗源出盡了，後將無汗可出，而將出血了。那極汗出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大吐大下後，血液中由腸胃供給的津液斷絕，使得血液因津虧而熱，這些熱的血依熱本上升的本性，會往上成煩，往外成身熱，形成了外氣怫鬱，而外氣怫鬱的原因是「津虧，不得汗」，所造成的，故「復與之水」，想要用此水做為津的來源，來發汗，然而因為胃本身已經是虛冷了，再與水，則形成嘔。之所以形成嘔的原因，是因為胃中寒冷的緣故。寒是外來，是因為給與水，這水所導致的寒。冷是本身的，因大吐、大下所導致的，因為大吐、大下耗損了脾胃的陽。胃受外寒內冷相迫，則形成嘔，可見嘔是胃中寒冷，胃陽欲脫之證。

【註】

傷寒，大吐、大下之後，津液極虛。其人面赤，表氣怫鬱，渴欲引飲，復與湯水，以助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大吐、下已虛其中，又發其汗，陽從外亡，故曰胃中虛冷故也。宜以吳茱萸湯，溫中降逆可也。

【按】

胃中虛冷，給與吳茱萸湯是合拍的，但還是需要考慮到與胃相表裡的脾臟，這樣脾為胃行其津液的功能也可以確保，所以用吳茱萸理中湯會更好，或吳茱萸建中湯也是不錯的。

【按】

胃主納，下通地道。若胃病失職，則不下輸大小腸，不納而反出也。物出無聲，謂之吐。聲物並出，謂之嘔。聲出無物，謂之乾嘔。乾嘔者，即嘔也，以其有嘔嘔之聲，故名曰嘔也。論中以嘔為輕，以嘔為重。蓋以胃中有物，物與氣並逆，所傷者輕。胃中空虛，惟氣上逆，所傷者重，故也。嘔，與三陰證同見者，為虛為寒。與三陽證同見者，為實為熱。虛寒者，四逆、理中、吳茱萸等湯。實熱者，調胃、大小承氣等湯，擇而用之，勿謂「嘔者，胃敗，不可下也」。論中云「傷寒嘔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是也」，又世有謂嘔為呃逆、吃逆、噫氣者，皆非也。蓋嘔之聲氣，自胃出於口，而有嘔嘔之聲，壯而迫急也。呃逆之聲，氣自臍下衝上，出口而作格兒之聲，散而不續也。夫所謂呃逆者，即論中〈平脈篇〉所謂鴉鴉者，氣噎結有聲也。觀呃逆之人，與冷水即時作格，嘔則不然，自可知也。吃逆、噫氣者，即今之所謂噯氣也，因飽食太急，比時作噯，而不食臭，故名曰吃逆也。因過食傷食，過時作噯有食臭氣，故名曰噯氣也。嘔鴉噯噯，俱有聲無物，雖均屬氣之上逆，然不無虛實寒熱，輕重新久之別也。甚至以欬逆為呃逆者，殊不知欬逆即今之喘嗽也，茲乃與呃逆混而為一，皆不考之過，而得失利害係焉，不可以不辨。乾嘔即嘔，欬逆即喘嗽。詳在《金匱要略》中。

【按】

嘔並不是乾嘔。《傷寒論》中有乾嘔字詞，故知嘔非乾嘔也。由條文得之，嘔是胃陽欲脫，胃敗之象無疑。

【集註】

程應旂曰「嘔之一證，有虛有實。虛自胃冷得之，緣大吐大下後，陰虛而陽無所附，因見面赤，以不能得汗，而外氣怫鬱也。醫以面赤為熱氣

怫鬱，復與水而發汗令大出，殊不知陽從外洩而胃虛，水從內搏而邪格，胃氣虛弱矣。安得不噦」！

汪琥曰「傷寒既大吐、大下之後，已極虛矣。復極發其汗者，何也？以其人外氣怫鬱，面上之氣，恰如外來之邪怫鬱於表也。此係陽明胃府虛極，浮熱之氣上升於面，醫人認以為邪熱胃燥過極，不得汗，復與之水以助其汗，因而得噦」。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篇

太陽中風者，風傷於衛也。傷寒者，寒傷於榮也。其說已詳上、中二篇。茲以風寒兩傷，榮衛俱病者，疏為下篇。蓋風寒二氣，多相因而少相離，有寒時不皆無風，有風時不皆無寒。風寒並發，邪中於人，則榮衛兼病，惟其證均無汗，皆謂之實邪，故立大青龍清兩解之法，發其寒邪並發。邪中於人，則榮衛兼病，惟其證均無汗，皆謂之實邪，故立大青龍湯兩解之法，發其寒邪外閉，風邪內鬱，不汗出而煩燥之汗也。然必審其人脈不微弱，無少陰證者，乃可與之。若誤施之，則大汗淋漓，厥逆筋惕肉瞤，必致亡陽之變，故又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夫表寒裏熱者，大青龍固所宜也。若表裏俱熱，則又非大青龍之所勝任，爰立白虎一湯，以輔青龍之不逮。至於寒熱輕微者，則更出桂枝二越婢一湯、麻黃桂枝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皆兩解榮衛法也。合上、中二篇而熟讀之，則三法了然，以之施治，庶不紊耳。

【按】

傷寒者，寒傷於衛或寒傷於榮衛。桂枝二越婢一湯，是風溫相感之治。桂麻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是風寒相感之治也。蓋傷於寒者，麻黃湯；中於風者，桂枝湯；感於溫者，越婢湯。故寒濕，有麻黃加朮湯之治；濕溫，有越婢加朮湯之療。

一、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桂林古本】

太陽傷寒，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譯】

太陽傷寒，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先不汗出而後接著煩躁，大青龍湯主治之。若是脈微弱，汗出，惡風的，不可以服。

服了就陰陽不相接而逆行，筋肉跳動，這就是逆治了。

【講解】

中風的脈是「脈浮緩」，而傷寒的脈是「脈浮緊」，條文言太陽傷寒，脈應以浮緊為是，所以金鑑本的脈浮緩是錯誤的。太陽是區域部位，傷寒是病因，因為傷於寒，導致毛孔閉住，所以氣中之氣不得外出，氣鬱久則造成「發熱」。皮膚淺層的氣因受外寒影響，使得冷覺受器興奮而出現「惡寒」。「疼」是因為寒所導致的，「痛」是氣血不流通所導致的。「身」是除去了頭的部位。「身疼痛」的原因，是身表部的氣血受寒影響，導致氣血流動不暢所導致的。身裡部相對於身表部是熱的，在未傷寒之前，身表部的血管寬度是正常的，但因受寒，所以導致血管收縮而形成血管繃緊的緊脈，而若是正常狀況下，由身裏部的血向外灌注身表血管，是剛好的，不會撐開血管。然而因為傷寒，導致身表部血管的收縮，便會使裏部向外的血，形成太多，進而撐開表部的血管，導致身疼痛。因為表部的毛孔閉住，所以先不汗出，散不掉的一些熱便隨著「氣中之血」，回流入心，在心前與「血中之血」匯合形成整體的「熱血」，熱血從心出，其走向依熱之性而行，因熱屬陽，故往外往上，位於重陽之位的頭，受熱最多，故在不汗出後，接著形成煩。又因熱血是往外往上流去，所以位在下的足部血流就減少了，足部所受的循環動力不足，足部的氣血流動淤阻，所以足就必須藉足部躁動的這種外力輔助，以除去氣血淤阻的不適，因而形成躁。先汗不出，後才有煩躁，故曰「不汗出而煩躁」。用大青龍湯來外解表寒，內除因隨氣中之血回流所造成的熱。脈微是屬於陽虛的，因為陽是外散的，外散之力不足，所以脈微，相對之下，外散之力太過，則會造成脈洪，所以脈洪是屬於陽盛的。相對於陽而言，陰是屬於內收的，所以脈微是屬於陰盛的，脈洪是屬於陰虛的。脈微在〈平脈法〉中有言，為氣偏衰，指的是全體的，包括陰氣與陽氣。脈弱在〈平脈法〉中言「弱者，陽氣不足」、「弱者，衛氣微」，代表的是陽氣不足。脈微是陰陽氣不足，脈弱陽氣不足，所以脈微的程度是比脈弱還嚴重。「汗出，惡風」，因風會加速氣的外散，陽氣虛的人是不喜歡的，故惡風。有這些證狀的，是不適合服大青龍湯的。

服了，汗出更多，陽氣更虛，陽氣行速，陰氣相接不及，故形成陰陽不相接的厥。氣主煦之，陽氣虛，力不足達外，故陽氣退而成逆。筋肉不得陽氣的溫潤，形成「筋惕肉瞤」。惕，心往外抽動，如同踢，是足往外抽動，故筋惕是筋往外抽動。瞤是多一個的意思，如閏月，所以潤是水多一倍，瞤是形容眼眨的次數多一倍。肉瞤也是形容肉的抽動。此為逆也，是形容治法的錯誤，與反不同，反指的是本應用汗法而卻用下法，這稱反。逆指的是表證用汗法是沒錯的，但是因為沒有考慮到病人陽氣虛的問題，卻用汗法，進而造成不好的結果，這就是逆。由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對於脈微弱，汗出，惡風者，應補其陽氣。故脈弱者，可用桂枝去芍藥加生薑人參湯來治療。脈微，氣偏衰者，用四逆湯來治療。

【註】

太陽中風，脈當浮緩，今脈浮緊，是中風之病而兼傷寒之脈也。中風當身不痛，汗自出，今身疼痛，不汗出，是中風之病而兼傷寒之證也。不汗出而煩躁者，太陽鬱蒸之所致也。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陰寒鬱於外則無汗，陽熱蒸於內則煩躁，此風寒兩傷，榮衛同病，故合麻桂二湯加石膏，製為大青龍湯，用以解榮衛同病之實邪也。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即有煩躁，乃少陰之煩躁，非太陽之煩躁也。禁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之患生，而速其亡陽之變矣，故曰「此為逆也」。

【集註】

成無己曰「風併於衛者，為榮弱衛強。寒併於榮者，為榮強衛弱。今風寒兩傷，故為榮衛俱實，所宜大青龍湯主之也」。

喻昌曰「大青龍湯為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

程應旂曰「此湯非為煩躁設，為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鬱蒸者比也」。

二、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桂林古本】

太陽中風，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

大青龍湯發之。

【譯】

太陽中風，脈浮緩，身體不疼，但是重，偶爾有減輕的時候，沒有少陰證的，用大青龍湯來發汗。

【講解】

太陽為病位，中風為病因，脈浮緩為中風的脈象。金鑑本為「傷寒，脈浮緩」是誤也，觀身不疼，脈浮緩，知其誤也，蓋疼者，寒之所成也。「但重」，身重的原因不外虛實二因，一為陽氣虛，一為陽氣滯。陽氣虛者，少陰病心陽不足，氣不得外達所致也。陽氣滯者，氣中之氣外散不利也，有寒濕、風濕、濕熱之病因，然條文有身不疼，故知非寒濕，有中風，故知為風濕。太陽中風，一般為桂枝湯證，然此條為大青龍湯證者，因為裡熱故也。裡不熱，若是中風則衛強榮弱，榮衛不和為桂枝湯證，身不疼，亦不重。若是裡熱者，原本因裏熱而毛孔大開要散熱的表部，因遇風則毛孔收縮，導致氣中之氣鬱積，產生身不疼，但重的大青龍湯證。「乍有輕時」，像這種裡熱，氣往外散速度快於平人的，若是在晚上，天時屬陰之時，氣往外散的速度會減緩，故身重會有輕時，若是在白天，天時屬陽之時，氣往外的速度會加速，故身重會加重。至於少陰病的身重，主要是因為心陽不足，氣不得外達，所以當天時屬陽時，身重會有減輕的時候，在天時為陰時，身重則會加重。以臟腑經絡而言，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若是兩感，則太陽與少陰俱病，故太陽中風，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也有可能為太陽少陰兩感所造成的。在此為了區別此時是太陽的大青龍湯證而非少陰病證，故曰「無少陰證」。

【註】

傷寒，脈當浮緊，今脈浮緩，是傷寒之病而兼中風之脈也。傷寒，當身疼，今身不疼，是傷寒之病而兼中風之證也。身輕，邪在陽也。身重，邪在陰也。乍有輕時，謂身重而有時輕也。若但欲寐，身重無輕時，是少陰證也。今無但欲寐，身雖重，乍有輕時，則非少陰證，乃榮衛兼病之太陽證也。脈雖浮緩，證則無汗，屬實邪也，故亦以大青龍湯發之。前條以脈微汗出示禁，此條以無少陰證發明，蓋詳審慎重之至也。此二條，承上



篇首條、次條，中篇首條、次條，再揭太陽風寒兩傷，以為下篇榮衛兼病之提綱。後凡稱太陽中風傷寒，涉於榮衛同病者，皆指此二條而言也。

【按】

少陰病之身重得天陽則減，太陽病之身重得天陰則減，兩者皆有輕時。

【集註】

方有執曰「大青龍湯，一則曰主之，一則曰發之，何也？主之者，以煩躁之急疾，屬動而言。發之者，以但重之沉默，屬靜而言也」。

【按】

「主」，是以大青龍湯為主要治療方劑。「發」，是指大青龍湯為發汗之劑。

喻昌曰「無少陰證，『但重，乍有輕時』，六字，早已指明。言但身重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為寒因可審，況乍有輕時，不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而無疑也。若脈微弱，身重欲寐，則內顧少陰且不遑矣，敢發之乎」？又曰「細玩二條文義，傷風脈本浮緩，反見浮緊。傷寒脈本浮緊，反見浮緩，是為傷風見寒，傷寒見風，兩無疑矣。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萬舉萬當矣。故脈見微弱，即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少陰病脈必微細也。方氏注泥『弱』字牽入中風之脈，陽浮陰弱為解。不思中風之脈，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此處但歸重分別少陰，以太陽膀胱經與少陰腎經合為表裏，其在陰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早從膀胱襲入腎藏者有之。況兩感夾陰等證，臨病猶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綰照之法，豈可徑用青龍之猛劑，立剷孤陽之根乎」？

魏荔彤曰「身重一證，必須辨明，但欲寐而常重，則屬少陰。誤發其汗，變上厥下竭者，少陰熱也。變筋惕肉瞤者，少陰寒也。其犯誤汗之忌一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六兩，桂枝二兩，甘草（炙）二兩，杏仁（去皮，尖）四十枚，生薑（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石膏（碎，綿裹）如雞子大。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桂林古本】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杏仁四十枚（去皮尖），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劈），石膏如鷄子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出，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按】

粉字從米從分，意指米研磨使分也。溫粉，是炒溫的米粉。停後服，大青龍湯一服汗出後，後面一劑所煮剩的兩升就不要喝了。如果又服，汗出過多，亡失陽氣，因此氣虛而惡風，煩躁，不得眠。不得眠，是想睡而不能睡著，其病機在於氣虛，因為氣虛所以想睡，但虛過其度而生煩，所以睡不著。如同素體血虛的女人，其經血理應當少，反而量變多，這就是血虛過其度所導致的。

【方解】

名大青龍者，取龍興雲雨之義也。治風不外乎桂枝，治寒不外乎麻黃，合桂枝麻黃二湯以成劑，故為兼風寒中傷者之主劑也。二證俱無汗，故減芍藥，不欲其收也。二證俱煩躁，故加石膏以解其熱也。設無煩躁，則又當從事於麻黃桂枝各半湯矣。仲聖於表劑中加大寒辛甘之品，則知麻黃證之發熱，熱全在表，大青龍證之煩躁，熱兼肌裏矣。初病太陽即用石膏者，以其辛能解肌熱，寒能清胃火，甘能生津液，是預保陽明存津液之先著也。粗工疑而畏之，當用不用，必致熱結陽明，斑黃狂冒，紛然變出矣。觀此，則可知石膏乃中風傷寒之要藥，故得麻、桂而有青龍之名，得知、草而有白虎之號也。服後取微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得汗，停其後服，蓋戒人即當汗之證，亦不可過汗也。所以仲聖桂枝湯中不用麻黃者，是欲其不大發汗也。麻黃湯中用桂枝者，恐其過汗無制也。若不慎守其法，汗多亡陽，變生諸逆，表遂空虛，而不任風，陰盛格陽，而更煩躁不得眠也。

【按】

去芍藥的目的，是病在氣，不在血，如同桂枝新加湯去芍藥一樣，若用芍藥增加血中之血的回流，則會減弱血中之氣的外滲，不利於發汗解表。用石膏的目的，是在榮衛氣之來源，也就是胃部，使胃部之氣涼，當這些氣回流入心時，會使原本表部回流之氣中之血的熱，經由相匯合後而減，而黃連、黃芩是讓血液的流速變慢，進而使充血的現象解除，這兩者作用分別在氣和在血，兩者是不同的。桂枝湯不用麻黃，是因為有汗出，毛孔未閉，不需用麻黃開毛竅也。麻黃湯用桂枝，主要是使桂枝擴張血管，使血液循環正常而驅寒。至於此處的煩躁，是汗出過多，氣過虛所導致的，非少陰病的陰盛格陽所導致的。

【集解】

許叔微曰「仲聖治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風，麻黃治寒，青龍兼治風寒，不拘時候，施與脈證相對者，無不應手而愈。今人皆能言之，而未曉前人處方用藥之意，多不敢用，無足怪也」。

吳綬曰「大青龍湯，治傷寒發熱，惡寒，不得汗出，煩躁不安，脈浮緊或浮數者，急用此湯發汗則愈，乃仲聖之妙法也。譬若亢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不曉此理，見其躁熱，投以寒涼之藥，其害可勝言哉？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用也。如誤用之，其害亦不淺。所以脈證不明者，多不敢用也」。

三、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而不可下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脈先浮而後接著緊，浮就是風造成的，緊就是寒造成的，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都病，骨頭關節因氣中之氣外散過多，津少而煩，因冷而疼，應當要發汗而不可下。

【講解】

脈浮大部份為病在表，為風所造成，因為風使氣中之氣外散加速，所以脈管的整體力道是向外的，脈就上浮，故浮則為風。緊

是血管因外寒而收縮，所以緊則為寒。衛在脈外，主溫分肉、肥腠理、司開闔，風使氣外散過於常度，故曰「風則傷衛」。榮行脈中，寒使脈管收縮，榮的循行減於常度，故曰「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因衛傷津虧而煩，因榮減，血循不良而疼。像這種表病的，應當發汗，使血循增強，使衛足，則骨節煩疼減。不可用下法，使氣血內行，則表的血循更差而榮衛更傷也。

【註】

此發明風寒兩傷，榮衛俱病之義也。浮，風邪脈也。風，陽也，衛陽也。緊，寒邪脈也。寒，陰也。榮，陰也。各從其類而傷之。榮衛俱病，骨節煩疼，是大青龍發汗之脈證，雖發熱煩躁，其熱在肌而不在胃，不可下也。

【按】

此條脈證非大青龍發汗之脈證也，當以桂枝湯解之，何也？因脈浮而緊，非脈浮緊，脈浮緊，傷寒脈也。脈浮而緊，因風而致寒，如人吹風而後體涼。此外，在證上為骨節煩疼，煩者津虧，風造成的津少所形成的煩，後風引寒，故骨節疼。骨節煩疼，在臨診上，可見骨節的熱疼。

四、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發汗，汗出病沒有解，病者仍然是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的肌肉跳動，身抖動好像要倒地的，真武湯主治之。

【講解】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然發熱的，這是因為太陽之府膀胱氣化不利，水氣瀦留所導致的，如條文「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其於發汗後，還是有微熱的五苓散證，就是如此。而此條文也是一樣的，但此條的水氣瀦留更重，因為病者本身還兼有腎陽的虛衰。「心

下悸」，有虛有實。虛者，心氣不足，用炙甘草湯。實者，血中之水氣過多，當利小便，如茯苓甘草湯、五苓散或真武湯。同樣的，頭眩有虛有實，虛者，頭中血氣不足。實者，頭內血中之水氣過多。「身瞤動」，亦有虛實，虛者身之血氣不足。實者，身中血之水氣過多。「振振欲擗地」，是血中之水氣過多所導致的。振之字義，我們可以用震字來看，震者，從雨從辰，如雨打水中產生圓波狀波動，所以我們說的地震，也是圓波的波動。因為身內之血，其中的水氣過多，所以單一肌肉的瞤動就會產生放射的衝擊，影響整身，造成振。「振振」，表示有多部位放射衝擊。「欲擗地」，擗與擘意義是一樣的，只不過擗和擘這兩字形的手，在旁與在下的不同，同樣的，概和槩也是一樣的意思。「欲擗地」，形容人要是倒下，一定會想要用手支撐，如同要劈地一樣。因為這條文是血中水氣過多，水氣過多的原因是腎陽不足，故用炮附子補腎陽，茯苓助腎血中之氣化成水，以滲利血中之水氣。白朮逐水氣入氣道，以治由血中之氣滲出多餘的水氣，炮附子溫水氣之熱，以加速水氣的流動。生薑把過多的水氣，從表而散。白芍加速靜脈血的回流，以減少微血管中血中之氣的外滲和血壅於靜脈，造成靜脈流通不利之滯。後代醫家常說真武湯治大青龍過汗之誤，實是大錯特錯也。我們可以從另一條文來佐證真武湯是腎陽虛衰導致的水氣過多，條文「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不是很清楚嗎？至於要救服大青龍湯而汗出過多，亡陽，得之便厥的方劑為何？在條文之前，筆者已經有提過，筆者認為脈弱者，桂枝新加湯。脈微者，四逆湯（桂林古本的四逆湯有人參者為是）。

【註】

此申首條，示人以救逆之法也。首條言誤汗，此條言過汗，互文以明其義也。蓋二證皆屬亡陽，故均當以真武湯主之，扶陽抑陰以救其逆也。大汗出，仍熱不解者，陽亡於外也。心下悸築築然動，陽虛不能內守也。頭眩者，頭暈眼黑，陽微氣不能升也。身瞤動者，蠕蠕然瞤動，陽虛液涸，失養於經也。振，聳動也。振振欲擗地者，聳動不已，不能興起，欲墮於



地，陽虛氣力不能支也。

【按】

此條只言「發汗」，未言「過汗」，其過汗從何而來？吳謙此註，一開始便錯，故後之所解實不可取。真武諸證皆水氣之實，反以氣血之虛論，南轅北轍矣。

【集註】

張璐曰「此為誤用大青龍因而致變者立法也。汗出雖多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況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暈，身振振搖，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用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按】

張璐言此條為誤用大青龍因而致變者立法也。不知來自何處，筆者認為此致後人皆言「真武為誤用大青龍之立法」，因循相訛，誤人子弟之甚。

汪琥曰「或問治不在表，何以方中尚用生薑？蓋病自過汗而來，雖無鬱熱可發，其內外寒邪猶在，用生薑者，乃溫中有發也」。

【按】

汪琥有發現到問題，然而卻是一味迎合而解，實是可惜。生薑在此為發散皮肉腠理之水氣。

【真武湯方】見少陰篇

【桂林古本】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切），白朮二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五、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洩，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桂林古本】

太陽病，二日，煩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



若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又不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譯】

太陽病，已經二個白天了，煩躁，反而是先用熨熱病人的背而後便接著大汗出，火熱入於胃，胃中的水枯竭，躁煩，一定發譫語。經過十幾個白日，身體振慄，自行下利的，這是病快要解了。若是腰以下不得出汗，想要小便卻不得小便，反而嘔，好像要沒尿了，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應當次數多，反而次數和量不多，大便完後，頭先好像要掉了而後接著痛，病人的腳心一定熱，是因為穀氣往下流的緣故。

【講解】

太陽病，第二個白天，煩躁，煩是熱上衝於頭，大部份是本身津氣不足所致的。而躁是足的陽不足，也就是氣血循環動力不足，所造成用躁的行為來補償氣血的流動。太陽病經過了二個白天，煩躁，表示病者本身有津虧內熱的問題。既然本身已有內熱津虧的問題，不適合用熱熨來發汗，若是要用熱熨，則當用於陰部的足，主要是因為躁之緣故，若是用於屬陽之背，內熱和熨熱，兩熱相迫，就會造成了大汗出。大汗出後，津液亡失更多，燥熱入胃，造成了胃中水竭。

一般躁是足部的陽不足，若是要灸熨應當灸足部足少陰腎經的踰穴，如原穴太谿或母穴復溜。若反而去熨背，我們知道，背為陽，腹為陰，躁是陰的陽不足，如果要灸熨，若不是灸熨腹則灸熨足，這兩部位都是屬於陰。背為陽又受灸熨，成為重陽，重陽迫陽中之陰出，故熨後大汗出，回流的氣中之血，除了津微外，還多了大熱，這種大熱的氣中之血，與血中之血在心臟前的腔靜脈會聚，形成津虧血熱的血。這些血流到胃，則會抽乾胃的津液，使胃中水竭，後天飲水的來源更不足。血更燥熱，熱性向上，氣血因而上流，足下血少，陰中之陽微，形成躁。大熱的氣血上行到頭，形成煩，像這種兼有後天胃腸所提供的水源缺乏的血，上行到腦除了煩外，還會造成如同胃一樣的津液乾涸。腦部津液的乾涸，一定會發譫語。「十餘日」，代表病已經接近二個經盡的

周期（十二日），病邪到此如果不衰，病就變嚴重了。像〈傷寒例〉中條文「若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噦。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就是這個意思。但病者在十餘日時振慄，振慄為陽受陰所產生的，換句話說，也就是燥熱的氣血，受到水津的補給，故產生振慄。「自下利」，表示氣血是往下行的，陽有交陰了，水火既濟，所以說這是病證要解了。如果病者的汗只到腰，腰以下不得汗，表示到腰以下的氣血不足。「欲小便不得」，表示有尿意，但卻尿不出，這也是氣血不足。反嘔，前面的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表示氣血不足，因為往下的氣血受阻所致，進而使得胃部氣血受阻而嘔，如同五苓散小便不利，所導致的水入則吐，病機是一致的。「欲失溲」，溲字形為水及叟，叟是指瘦小的人，溲表示水小。欲失溲表示連小便的量都要沒有了，代表氣血到下焦的量很少。「足下惡風」，風勝則燥，足下氣血循行不足，故惡風。因為下焦氣血津液不足，所以會導致大便鞭，而陽明的大便鞭會逼迫小便數或多或黃以散下焦熱，但此條的大便鞭不同於此，是氣血下行不足，下焦整體的津虧，所以小便反而不會數及多。大便有了，下焦得通，氣血下行，頭卓然而痛。卓字加個手便成掉字，表示手有的東西往下掉了。頭卓然表示頭內的氣血突然往下掉的感覺，因氣血突然往下，造成頭內血管收縮，形成痛，所以頭先卓然而後痛。病者因為氣血的往下，所以足心必熱，這是因為經由消化的穀氣（穀氣生成後天氣血）往下流的緣故。

【註】

太陽病中風、傷寒，二日不躁，今反躁者，是不得汗出而躁，大青龍湯證也。不以青龍湯發汗，反以火劫熨背，逼汗大出，火邪入胃，胃熱水竭，則煩躁譫語所必發也。十有餘日，邪正相持，持久必爭，爭必振慄作解，然解非汗出及下利，邪無從解也。若自下利，此為欲從裏解也。若自汗出，此為欲從表解也。今十餘日不自下利，而有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

溲者，是裏不解也。不自汗出，而下身無汗，足下惡風者，是表不解也。裏不解者，大便必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則知水留胃中，久必腸潤，其久積之大便自應多下而解也。及多大便已，雖小便不得，諸病不解，其頭卓然而痛，是裏解表未悉解也。表未悉解者，是因火逼汗出，而從腰以下不得汗，乃上解而下未解也。故有小便不得，諸在下之病。今雖裏解，而其人頭卓然而頭者，是表之餘邪上逆也。足心必熱者，裏之餘熱下流也。穀氣者，即胃氣也，言胃中熱氣隨大便而下流也。此病皆由妄行火劫致變，難以拘定成規，當診犯何逆，隨證治之可也。

【按】

吳謙注解有時多加注詞，有些沒有給與解釋，如本條未言不汗出，只有說太陽病，二日，煩躁，對於「二日」除了未解外，還把「煩躁」與「不汗出而躁」的大青龍湯條文畫上等號，所以後面的解釋因為定位於大青龍，就會因此而一錯再錯。

六、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服桂枝湯後，大汗出，脈洪大者，與白虎湯。若形如瘧，一日再發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譯】

太陽病，喝了桂枝湯以後，大汗出，脈洪大的，給與白虎湯。如果病形像瘧疾，一天發作二次的，適合桂枝二麻黃一湯。

【講解】

太陽是病位，病因沒有寫明所以內因、外因、不內外因都有可能是。服桂枝湯後，大汗出，汗出過多，導致氣中之血的量變少。氣中之血與血中之血在腔靜脈會聚入心，經由肺循環，回到心，再經由心，藉由體循環運送血至胃腸，如果肺本身的津液不足，那麼這種燥熱的氣血在肺就會形成肺的病證，如喘咳等。如果是胃腸的津液不足，又因胃腸為後天飲水來源，這些氣血到胃腸，則胃腸中吸收的津液會較為乾熱，這些吸收的津液再循著中、上焦的通道，回流入心，經肺循環，再回流入心至體循環。因為這些氣血熱，所以會形成洪大的陽脈，〈平脈法〉有言「脈洪者，氣偏盛」，陰陽氣皆盛的為洪。脈大，大部份都是虛勞，《傷寒

論》言「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產生脈大的原因，是因為津虧而氣分有熱，故白虎湯主治之。金鑑本的再服桂枝湯，是錯的，我們知道，桂枝湯治榮衛不和，因為衛強榮弱，衛氣因受外風而走的快，榮走的慢，所以衛氣的供給不足，故汗出不暢，用桂枝湯助榮以和衛。但此條已經是大汗出了，表示榮對衛的供給是足夠的，而且可以說是榮強衛弱，所以大汗出，不應再用桂枝湯助榮，這樣會導致大汗出而不得止，太陽陽明的胃家實就要產生了。這是應用白虎湯，使榮弱才是。石膏清人體後天胃腸所吸收飲水屬於氣分的熱。知母黏潤滋津，可除燥熱，減緩榮氣之行的速度。因為石膏和知母會使胃中榮氣變冷，走的變慢，所以加入粳米，粳米是硬米，也就是現在的再來米，是用來做碗粿的，一般吃了碗粿，很容易就餓了，表示粳米可以使胃氣走的快，用來預防石膏和知母的過度作用。炙甘草，用來補心脾之氣，維護心脾的功能。「如」的意思是大部份相同。「若形如瘧」，如果病形大部份像瘧疾一樣，瘧疾的病形主要是往來寒熱。「一日再發」，表示一個白天發作二次，因為白天是氣血向外行的。而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毛孔雖然有開，但是開的不夠，導致服了桂枝湯後，氣中之氣因為毛孔開的較小。往外的氣中之氣逐漸淤阻而成熱，故發熱。熱極則生惡寒，故形成如瘧狀。所以必須把毛孔開大一點，因此用桂枝二麻黃一湯。

【註】

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脈洪大，若煩渴者，則為表邪已入陽明，是白虎湯證也。今脈雖洪大而不煩渴，則為表邪仍在太陽，當更與桂枝湯如前法也。服湯不解，若形如瘧，日再發者，雖屬輕邪，然終是為風寒所持，非汗出必不得解，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小發榮衛之汗，其不用麻黃桂枝各半湯者，蓋因大汗已出也。

【按】

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脈洪大者，是病已轉屬陽明，為太陽陽明。

【集註】

方有執曰「服桂枝湯，證轉大汗出，脈轉洪大者，乃風多寒少，風邪



欲散而以微寒持之，兩者皆不得解，而寒熱如瘧也。桂枝二麻黃一湯者，重解風而輕於散寒也」

【按】

脈洪是氣盛，脈大為勞，洪大之脈皆屬於陽，故脈洪大是氣盛於外而虛於內。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芍藥一兩六銖，麻黃（去節）十六銖，甘草一兩二銖，杏仁（去皮、尖）十六枚，生薑（切）一兩六銖，大棗（擘）五枚。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桂林古本】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即桂枝湯二升，麻黃湯一升，合為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集解】

張璐曰「詳此方藥品，與各半不殊，惟銖分稍異，而證治攸分，可見仲聖於差多差少之間，分毫不苟也」。

七、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下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譯】

太陽病，得到已經八九個白天了，大部份像瘧的病狀，發燒，惡寒，發熱的時間多，惡寒的時間少，病者不嘔吐，大便已經快要正常了。一天發作二三次，脈微、緩的，是快要好了。脈先微而後接著惡寒，這是陰陽俱虛，不可以更發汗、更吐、更攻下也。



臉色反而有紅熱色的，病證還沒有要解的現象，因為病者不能得出小汗，身體一定癢，適合桂枝麻黃各半湯。

【講解】

一般瘧疾的寒熱往來都是屬於少陽，主要因為少陽是三焦，三焦是氣的通道，少陽病也就是氣的輸送出了問題，當氣的流動過慢，氣淤阻則發熱，氣的流動過快，氣中之氣外散太多，散熱過度則惡寒。至於太陽病出現如瘧狀的原因則是因為毛孔的開闔出了問題，當闔過其度則裡熱不出而發熱，當開過其度則熱出過多而惡寒。為了調整毛孔開闔失常的問題，故用桂枝麻黃湯的合方，桂枝湯治開過頭，麻黃湯治闔的過度。太陽病得到已有八、九個白天，表示已經是過了一個經盡的周期了，大部的病都會衰減，故熱多寒少（陽多陰少，是病往好的方向走），而熱多則考慮是否轉屬陽明，變成太陽陽明，然而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故知未轉屬陽明，純是太陽。「如瘧狀」，指大部份的症狀像瘧疾，發熱惡寒是相交替的。「一日二三度發」，表示毛竅的開闔轉換變快，是屬於陽，陽的性「數」，陰的性「遲」，既然是陽多，所以這是人體復原的前兆。「脈微」，氣偏衰。「脈緩」，胃氣復。「脈微緩」是正邪相爭後身體平復後的脈象，所以說為欲愈也。以陰陽來看，瘧疾一日發作次數多的病輕，若是數日一發的病重。「脈微而惡寒」，脈先微沒有緩而後接著惡寒的，是陰氣和陽氣俱虛，既然是陰陽氣俱虛，會損耗氣的方法都不可以用，所以說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此時應用補陰氣和陽氣的方劑，又因「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故先補陰氣為先，筆者認為用四逆湯。面在頭是屬陽，面有赤熱色，〈平脈法〉言「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所以說未欲解也。因為病者不能得小汗出，氣中之氣留蓄，刺激感覺受器，所以身必癢。因為發熱多惡寒少，所以用桂麻各半湯，較之前桂二麻一湯的麻黃湯比例較重，主要加重用麻黃湯開竅來散熱。

【註】

太陽榮衛兩傷，風多寒少之病，得之八、九日，有如瘧狀之寒熱，熱

多寒少，其人不嘔，小便清白者，此裏和不受邪，雖為欲愈，然必審其人，如瘧狀之寒熱，一日二、三度，輕輕而發。診其脈微且緩，則知邪已衰，正欲復，表裏將和，始為欲愈也。若脈微不緩，是正猶未復，惡寒是邪猶未衰，尚不能自愈，但已為前之汗、吐、下，虛其表裏，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脈微惡寒，表裏俱虛，則面色當白，今色反赤，猶有餘邪怫鬱於表，不能得小汗出，宜發陽氣，故面赤身癢，未欲解也，宜桂枝麻黃各半湯，小小汗之，以和榮衛，自可愈也。

【集註】

吳人駒曰「此不專事桂枝，而兼合乎麻黃者，謂其面熱身癢，邪在輕虛浮淺之處，惟麻黃能達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芍藥一兩，生薑一兩，甘草（炙）一兩，麻黃（去節）一兩，大棗（擘）四枚，杏仁（去皮、尖）二十四枚。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桂林古本】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即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並為六合，頓服之，將息如桂枝湯法。

八、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脈先浮而後接著遲，面部先熱赤而後接著戰惕的，已經六七個白天了，應當先流汗而後接著病解。反而發熱的，好的慢。脈遲是無陽，不能產生汗，病者的身體一定癢。

【講解】

脈浮，則病在表。遲則陰阻氣血，意思是陰部的氣血流動受阻所導致的。「脈浮而遲」，意思是有表病，但是要濟陽部的陰中之陽的氣血，運行受阻不利。「面熱赤而而戰惕者」，先面部熱

赤，除了代表衛氣先鬱在內，還有陽部津液的不足，這是表病，所以對應著脈浮的脈象。後戰惕代表著陽部的津液不足，而陰部氣血供應不及，進而出現戰惕的證狀。六七日為經盡的時刻，在此有三個路徑，第一種是經氣復，邪氣出而愈。第二種是邪氣在原經絡再走一次，稱作再經。第三種是，邪氣往裡走的入裡。六七日時經氣復，如易經的復卦為一周的開始，陽得陰助，應當先汗出而後接著病證解。脈浮而遲，沒有之前面熱赤而戰惕，反而發熱的，代表是全身性的津液虧乏，因為面赤代表重陽之處的頭，津液有虧失。若是發熱，則津液虧損的區域，遍及全身，相較之下所以好的慢。「間」，是病好一二分。「差」，是病好了七八分。「愈」，是病全好了。好的慢的原因是因脈遲的緣故，脈遲是陰阻氣血，所以陽無氣血之助，故言無陽。陰中之陽的氣血沒有濟陽部氣血，故不能作汗，外熱不得出，所以病者的身一定癢。像這種癢是氣虛津燥的癢，我們可以用桂枝新加湯。

【註】

此承上條，發明面赤身癢之義也。表陽氣虛，故脈浮遲，邪氣怫鬱，故面熱赤，正虛邪盛相爭，故戰惕也。至六、七日，則邪當衰，應汗出而解，若反發熱，是邪未衰，故差遲也。遲者，正不勝邪也，陽微怫鬱，其身必癢，以無陽氣，不能宣發作汗故也。

【集註】

程知曰「此言陽虛不能作汗之脈也。浮則邪在肌表，遲則陽虛，氣怫鬱而不得越，則面熱赤。正與邪爭而不得出，則身戰惕。至六、七日傳經盡，當汗解之時，乃不得汗，反發熱者，其差必遲。蓋陽虛不能領汗外出，其熱邪浮於肌膚，必作身癢也」。

九、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脈浮大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譯】

太陽病，發熱，惡寒，發熱時間多惡寒的時間少，脈微、弱的，

這是無陽，不可以發汗。脈浮大的，適合桂枝二越婢一湯。

【講解】

這條與上條桂麻各半湯的不同是，此條是在開始時，而前條是太陽病，已經過了八九日了。同樣的發熱，惡寒，熱多寒少，這種情況有二種，因為世間事物皆不離陰陽，一樣從虛與實上論述，虛者，陰不得濟陽，換句話說先是水少而後接著火旺。實者，陰不虛而陽氣實，陽氣實不得散，故導致發熱，換句話說是水是平常，然而火卻過多。如何辨別呢？脈微、脈弱者，屬於陰不得濟陽，故陽氣無根源，不可以發汗，發汗則剩餘的陽氣絕了，陽氣絕了，則會傷血而導致衄，或從口鼻、眼耳等路而出。《醫宗金鑑》「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之前，少了「脈浮大者」，既然前面脈微弱者，不可發汗，怎可再用桂枝、越婢這種發表劑呢？故桂林古本有「脈浮大者」句，是正確的。脈浮病在表，脈大者，陽氣實，所以脈大。脈浮大，表之陽氣實，應當發表，若是純熱無風則用治溫熱的越婢湯，然此條因有惡寒，故病亦有在風，因風在寒溫之交界處，治風要用桂枝湯，本條熱多寒少，有風與熱，故適合用桂枝二越婢一湯，當然也可以用桂枝越婢各半湯或是桂枝一越婢二湯，醫者因病機而用之。

【註】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此為榮衛兼病，風邪多而寒邪少也。若脈浮緊，或脈浮數，是表有陽邪鬱蒸，則為無汗熱多之實邪，以大青龍湯汗之可也。今脈陽微陰弱，乃為虛邪之診，即有無汗熱多之實邪，亦不可用大青龍湯更汗也。蓋以脈微弱，是無太陽表脈也，故不可更大汗也。然既有無汗，熱多、寒少之表證，麻黃、桂枝、石膏之藥，終不可無，故只宜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輕劑，令微微似汗，以解肌表而和榮衛也。

【按】

因為醫宗金鑑本少了「脈浮大者」，此一句之差，如果不好好針對條文及方藥的組成來思考其合理與否，解釋起來就會差很多，甚至南轅北轍。

「然既有無汗，熱多、寒少之表證」，條文不言「無汗」，故不可自加無汗於句上，條文的意思是此條的證候，有時有汗有時



無汗，兩者兼有，故不言之。

【集註】

喻昌曰「此亦風多寒少之證。『無陽』二字，仲聖言之不一，無陽乃無表、無津液之通稱也，故以不可更汗為戒。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能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之一以治寒，乃為合法耳」。

【按】

無陽，陰的氣血不得助陽所導致的。亡陽，因發汗把陽的氣血耗掉所導致的。桂枝湯治風是沒錯，但是越婢湯是治溫熱才是，不是治寒，方中有石膏已是很明顯了。

汪琥曰「『不可更發汗』四字，當是不可更大發汗意，因其人脈微弱無陽也。此方比上小發汗之方更輕」。

【按】

更若是為「更服」，則意思為要堅定的服。「更發汗」，此處的更是換的意思。「不可更發汗」的意思是換別種發汗的方式也不行，例如運動、三溫暖、薰藥浴等等可發汗之類的，像那種脈微而惡寒，陰陽俱虛的病者，這些都不可以。

吳人駒曰「微乃微甚之微，非微細之微，但不過強耳。既曰熱多，脈安得微。無陽者，謂表之陽邪微，故不可更大汗。熱多者，謂肌之熱邪甚，故佐以石膏。越婢者，發越之力如婢子之職，狹小其制，不似大青龍之張大也」。

【按】

若是如微煩之微，是微甚之微。但是在脈而言，脈微之微，則非微甚之微，而是無力之微，與洪相對，如〈平脈法〉言「脈洪者，氣偏盛。脈微者，氣偏衰」。熱多，有實有虛。虛者，如裏真寒外假熱之脈微，不是吳人駒講的「熱多，安得脈微」之屬實的，其脈浮滑的白虎湯。陽無陰濟，陽無根，故曰無陽，非陽邪微之意，因此是不可更發汗，像改用微發汗的薰法這類的，也是不可以的，舉例來說明，「無陽」與「亡陽」兩者不同，以兒子為陽，老爸為陰來舉例，兒子沒有錢，老爸有錢，這個家還是有錢的，雖然兒子是沒錢的，但老爸給了，就有錢，這是無陽。兒子沒錢，老爸沒錢，這個家是沒錢的，兒子終究到底還是沒錢，



這是亡陽。醫宗金鑑本無「脈浮大者」，而言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是不合理的。只有古本多了個「脈浮大者」，病者的熱多是屬實，其脈浮大的，證現溫熱的，才可以用越婢湯來解，故筆者綜合言之，「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越婢湯治溫熱」。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十八銖，芍藥十八銖，甘草（炙）十八銖，石膏（碎，綿裹）二十四銖，麻黃（去節）十八銖，大棗（擘）四枚，生薑一兩二銖。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之，飲一升。今合為一方，乃桂枝湯二分，越婢湯一分。

【桂林古本】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十八銖（去皮），芍藥、麻黃、甘草各十八銖（炙），大棗四枚（擘），生薑一兩二銖（切），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解】

此方即大青龍湯以芍藥易杏仁也，名雖越婢輔桂枝，實則大青龍湯之變制也。去杏仁，惡其從陽而辛散。用芍藥，以其走陰而酸收，以此易彼，裁而用之，則主治不同矣。以桂枝二主之，則不發汗，可知越婢一者，乃麻黃、石膏二物，不過取其辛涼之性，佐桂枝二以和表而清肌熱，則是寓微汗於不發之中，亦可識也。非若大青龍湯以石膏佐麻黃，而為發汗驅肌熱之重劑也。

【按】

桂枝二麻黃一湯，治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而無熱多寒少，故不用石膏之涼也。桂枝麻黃各半湯，治如瘧狀，熱多寒少，而不用石膏，更倍麻黃者，以其面有怫鬱熱色，身有皮膚作癢，是知熱不向裏而向表，令得小汗，以順其勢，故亦不用石膏之涼裏也。桂枝二越婢一湯，治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而用石膏者，以其表邪寒少，肌裏熱多，故用石膏之涼，佐麻桂以和榮衛，非發榮衛也。今人一見麻、桂，不問輕重，亦不問溫覆

與不溫覆，取汗與不取汗，總不敢用，皆因未究仲聖之旨。麻黃、桂枝只是榮衛之藥，若重劑溫覆取汗，則為發榮衛之藥，輕劑不溫覆取汗，則為和榮衛之方也。

【集解】

吳人駒曰：發散表邪，皆以石膏同用者，蓋石膏其性寒，寒能勝熱。其味薄，薄能走表。非若芩、連之輩，性寒味苦而厚，不能升達也」。

【按】

石膏味薄屬陽，故清氣分之熱，而黃芩、黃連味厚屬陰，故清血分之熱。黃連、黃芩二者皆可去濕熱，然黃芩是清濕熱造成的血熱，黃連是直接清血熱，也可治因血熱所造成的濕熱。

十、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沒有大熱，口燥渴，心煩，背稍微惡寒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則毛孔閉塞，氣中之氣不得外出，熱不能散，久鬱則發熱，故其熱應大，然卻無大熱，可見熱沒有從表發出而是隨氣中之血回流入裏也。由上可知，此條文的氣血，在向內和向外的趨勢上，其向內是勝於向外的，這主要是由氣中之氣與氣中之血的勝負來做為判斷，若是氣中之氣勝，則有大熱，氣中之血勝，則無大熱而且此熱會隨氣中之血回流至心，再根據向內大於向外的趨向，故會到屬陰的腹處，然熱性向上，故熱會在胃處，且在胃的經絡處，因而造成其經絡所過之處的病證，如口燥渴，心煩。熱停在胃之經絡，胃經絡的津液便會因熱而虧少也，故用白虎加人參湯來治胃經絡的燥熱。若是此熱停在胸，則會在肺處而且是在肺的經絡，因為心在下，肺在上的緣故，也因為熱為陽，經絡為陽，這就造成肺經絡的燥熱，便會形成咳喘的證狀，成為麻杏甘石湯證也。「背微惡寒」，背為足太陽膀胱經所行之部位，表示太陽亦有受寒，然病證以裡熱為主，故其寒微，為微惡寒，方

用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註】

傷寒，身無大熱，不煩，不渴，口中和，背惡寒，附子湯主之者，屬少陰病也。今傷寒身無大熱，知熱漸去表入裏也。口燥渴，心煩，知熱已入陽明也。雖有背微惡寒一證，似乎少陰，但少陰證，口中和，今口燥渴，是口中不和也。背惡寒非陽虛惡寒，乃陽明內熱熏蒸於背，汗出肌疏，故微惡之也。主白虎湯，以直走陽明，大清其熱，加人參者，蓋有意以顧肌疏也。

【集註】

喻昌曰「此條辨證最細。脈必滑而帶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是表邪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裏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為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濟於事矣」。

十一、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表證沒有解，心下有水氣，乾嘔，先發熱而後接著咳嗽，或是有口渴，或是有下利，或是有喉中梗塞，或是有小便不通利，少腹滿，或是有喘的，小青龍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表沒有解，心下胃脘處有水氣，影響胃氣的流通，所以導致乾嘔。因為表沒有解，身體往外散的氣中之氣淤阻於皮內，熱不隨氣中之氣外散，僅靠皮表的熱輻射和熱對流是不夠的，熱持續累積所以造成發熱。因為氣中之氣不得出，所以會對心及肺造成很大的壓力，肺靜脈的回流不佳，則肺之血液滲透於外的變多，這些滲液會刺激肺而造成咳嗽，故條文言先發熱而後接著咳，這種咳是屬於滲液的咳，也就是水氣的咳。三焦水道的疏利，取決於心，因為心為水道內氣中之血的回流終點。傷於寒，其開始時因為表氣的鬱阻，影響到心，所以三焦中那一焦的輸送較差

的，就會受到影響，故產生很多水道不利的兼證。例如中焦腸胃淋巴淤阻導致水分的吸收不利，則形成或渴或利。中焦咽部的體液回流淤阻，形成腫脹，則形成噎。下焦淋巴的回流淤阻則形成少腹滿和小便不利。上焦肺部或氣道的淋巴回流淤阻，則形成喘。其主要的病機在於氣中之氣不出，影響整個氣機的流動，故同樣用麻黃湯來發汗，然而因為杏仁會潤肺，會使肺的水氣變多，故去之，改用能在肺中收斂滲液的五味子，然而五味子性寒，不利肺氣的流動，故伍乾薑溫肺，細辛散氣以助之，所以水氣咳者，常見五味子、乾薑、細辛之並用。用芍藥的目的是促進靜脈血的回流，靜脈血的回流變快，也可以減少微血管的滲液。用半夏是用來除去中上焦通道之結痰留飲，以通利中上焦之氣道。

【註】

傷寒，表不解，謂脈浮緊、頭痛、身痛、發熱、無汗、惡寒之證仍在也。心下有水氣，謂乾嘔而咳也。然水之一為病不一，故曰「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皆有水氣之證，故均以小青龍湯，如法加減主之也。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太陽受邪，若無水氣，病自在經，若有水氣，病必犯府。病府則膀胱之氣化不行，三焦之水氣失道，停上焦則或咳，或喘，或噎，停中焦則或渴，或乾嘔，或滿，停下焦則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下利，凡水所行之處，皆得而病之也。小青龍湯外發太陽之表實，內散三焦之寒飲，亦汗法中之峻劑，與大青龍湯並得其名。一以治太陽表實之熱躁，一以治太陽表實之寒飲也。

【集註】

程知曰「此明傷寒表證未解，水積心下，散寒滌飲法也」。

汪琥曰「《明理論》云『青龍主風寒兩傷之疾固已。傷寒表不解，則麻黃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可以散。惟其表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二湯所能發散，必以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爾』。」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三兩，芍藥三兩，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甘草（炙）三兩，半夏（洗）半升，桂枝三兩，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加減法：若渴，去半夏加栝蒌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若微利，去麻黃加薤花如一雞子，熬令赤色。

【桂林古本】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乾薑三兩，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半夏半升（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渴去半夏，加栝蒌根三兩。若微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講解】

半夏主要是去除中上焦多餘的水飲，以及阻塞氣道的結痰，口渴表示中上焦津液不足，也表示氣道的通利，並無結痰阻塞，故去半夏，加上生津液的栝蒌根。微利，有脾腎陽氣的虛寒所導致的，而噎亦是氣的動力不足所導致的淤阻，此裡陽不足，故去麻黃之開毛竅亡陽氣，改加附子以補腎陽。小便不利，少腹滿及是下焦氣化不利所致的，因為氣化不利則體液停留，體液停留則小便不利，少腹滿，病證以裡為多，故去麻黃，加茯苓以助腎絲球的過濾。喘的原因來自於心肺氣的淤阻，加杏仁以助皮毛及大腸分泌，減少心肺氣的淤阻，進而加速心肺氣的通利。

【本草說明】

【細辛】

《神農本草經》「味辛，溫。主咳逆，頭痛腦動，百節拘攣，風濕，痺痛，死肌」，細辛味辛入肺能散能潤，性溫屬陽，可上可外。「逆」，陰陽不相接，屬氣血之力不能到達所產生的證狀，主治肺中因寒導致氣血不足的咳。「痛」，因氣血不通，細辛味辛性溫，能散能溫，故可治寒凝造成氣血不通的頭痛。「動」，當氣血流動力不足則會藉由動來流通氣血，故腦動是因為腦的氣血不足所造成的。細辛用根，可以升引下面腎水之氣，上至於屬



腎所管之腦，以使腦的氣血流通，以治腦動。骨如同竹子一樣有一節一節，一節一節骨的交界處稱為關，我們常說的關節的意義在此。「拘」，手如鉤狀。「攣」，手握緊，如同山巒之樣。細辛所治的百節拘攣，亦是因寒凝，氣血不達所導致的。「風濕」之病，外有風內有濕，細辛味辛能潤，可以去外風之燥，細辛性溫可溫散裏之濕，故可治風濕。「痺」氣血不足所導致的病證，「痺痛、死肌」是因氣血不足所導致的，細辛能溫散氣血，故可治痺痛、死肌。

### 【五味子】

《神農本草經》「味酸，溫。主益氣，咳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五味子味酸能收，性溫屬陽可上可外。「益氣」，補是直接，助是間接，而益是隔二了，例如母給兒子錢謂之補，母向父親拿錢再給兒子，父親對兒子就是助，父親向祖父拿錢，把錢給母親，母親再給兒子就是益了。我們簡單用順序來看，以子而言，祖父（益）→父（助）→母（補）→子。五味子之所以能益氣，是因為其味酸，且其性溫，故可收耗散的陽氣，如手足四肢的陽氣和位於膈上胸部的陽氣。在胸部主要是肺氣，故可以治咳逆，咳逆之所以造成是因為肺中之陽氣外散不降，故致陰陽不相接成逆，其證為咳，故曰咳逆。「上氣」，陽氣外上而不收，五味子能斂陽氣，故能治上氣，然諸火熱所致上氣，非陽虛外散者之上氣，不可用。「勞傷」，勞力過度，耗傷陽氣，五味子能斂收陽氣故能治之。「羸瘦」，無力曰羸，形體不足曰瘦，與陽氣不足相關，五味子能斂收陽氣故能治之。總之「勞傷羸瘦，補不足」，皆是五味子斂收陽氣之功。經云「陰在內，陽之守」，五味能斂陽，故能強陰。男子為陽，以陽氣為主，五味子能斂陽氣，故能益男子精。

### 【按】

加薤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此必傳寫之誤。蓋本草薤花，即芫花類也。用之攻水，其力甚峻。五分可令人下行數十次，豈有治停飲之微利，而用雞子大之薤花者乎？似當改加茯苓四兩。

### 【方解】

太陽停飲有二：一、中風有汗為表虛，五苓散證也。一、傷寒無汗為表實，小青龍湯證也。表實無汗，故合麻桂二方以解外。去大棗者，以其性滯也。去杏仁者，以其無喘也，有喘者，仍加之。去生薑者，以有乾薑也，若嘔者，仍用之。佐乾薑、細辛，極溫極散，使寒與水俱得從汗而解。佐半夏逐痰飲，以清不盡之飲。佐五味收肺氣，以斂耗傷之氣。若渴者，去半夏加花粉，避燥以生津也。若微利與噎，小便不利，少腹滿，俱去麻黃，遠表而就裏也。加附子以散寒，則噎可止。加茯苓以利水，則微利止，少腹滿可除矣。此方與越婢湯同治水飲溢於表，而為腹脹水腫，宜發汗外解者，無不隨手而消。越婢治有熱者，故方中君以石膏，以散陽水也。小青龍治有寒者，故方中佐以薑桂以散陰水也。

### 【集解】

柯琴曰「兩青龍俱治有表裏證，皆用兩解法。大青龍是裏熱，小青龍是裏寒，故發表之藥相同，而治裏之藥則殊也。此與五苓同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然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專滲瀉以利水，而微發其汗，使水從下而去也。此方治水之動而不居，故備舉辛溫以散水，而大發其汗，使水從外而出也。仲聖發表利水諸法，精義入神矣」。

趙良曰「溢飲之證，《金匱》云「當發其汗，小青龍湯治之」，蓋水飲溢出於表，榮衛盡為之不利，必仿傷寒榮衛兩傷之法，發汗以散其水，而後榮衛行，經脈通，則周身之水可消，必以小青龍湯為第一義，於此可類推矣」。

十二、傷寒，心中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 【桂林古本】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 【譯】

傷於寒，心下有水氣，先咳嗽而後接著微喘，發熱，不口渴，小青龍湯主治之。喝完了藥後，口渴的，這是寒去，快要好了。

### 【講解】

傷於寒導致氣中之氣外出不利，影響心肺及胃，中焦胃氣受阻而運行不利，故致心下有水氣。上焦肺氣運行受阻，產生滲液的

水氣咳，水氣積久浸漬氣管，造成氣管腫脹，呼吸之道不通利而造成喘。傷寒使毛竅閉住，所以氣中之氣不得出而淤阻，故發熱。氣中之氣不得出，氣中之血就變多，津液不耗，故不渴。服了小青龍湯，毛竅得開，淤阻的氣中之氣回復正常，可以外散，氣中之血變少，故津耗而口渴。因為水為寒，人體若水多則為寒，故不渴，當水少時則為熱，故知寒去，病欲解也。

【按】

「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當在發熱不渴之下，始與服湯已渴者之文義相屬。豈有寒去欲解，而更服小青龍湯之理乎？

【註】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此為外傷寒邪，內停寒飲，宜以小青龍湯兩解之。服湯汗解已後渴者，乃已汗寒去內燥之渴，非未汗飲停不化之渴，故曰「寒去欲解也」。當少少與水飲之，以滋其燥，令胃和自可愈也。

【按】

註的不錯，筆者在此詳細說明。口渴的原因是血液中的水不足所致的，而水分的吸收主要在胃腸以及腎的再吸收。水分的排出方式，有出汗，有排尿，也有下利。因此當汗出過多，小便過利或不利，以及下利過度都會產生口渴，所以服藥已口渴，是小青龍湯發汗後，使得血中水不足所導致的結果。此外，胃腸的虛寒導致水的吸收不良，也會有口渴，這也就是註解所說的飲停不化，像這種口渴，是雖然口渴但卻是喝不多。另外還有就是腎對於水的再吸收不足所致的，腎對水的再吸不足有二種，一種是腎臟血流供應不足，所以腎小管沒有多的尿可以再吸收水，導致小便不利，這種就是五苓散證，用五苓散來加強腎的氣化，也就是加強腎絲球的血流，提高腎絲球的過濾。另一種是腎絲球的過濾是正常的，但是腎小管的再吸收不良，西藥的利尿劑就是這種作用，讓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不良，以及一些疾病像尿崩症或是糖尿病，所產生的飲一溲一的證狀，像這種我們必須強健腎小管的再吸收，我們用的是腎氣丸。由此可知，水分吸收的來源有胃腸腎，如果病是在胃腸的，就如同水龍頭沒有打開，沒有水的來源，所以桶

子的水裝不滿，但我們把水龍頭打開，桶子是可以裝滿的，所以像這種渴是可以飲水而止的。若是病在腎的，就如同桶子破了一個大洞，即使裝了再多的水，桶子還是裝不滿的，像這種我們稱作消渴，光喝水是沒辦法止渴的。最後還有一種口渴，是血液內水含量本身就少的，屬於心包絡的問題，如同厥陰病的消渴，我們在厥陰病會看到。

【集註】

成無己曰「咳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與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為欲解也」。

方有執曰「發熱不渴，寒勝也，故以服湯已而渴，為寒去欲解，大意與上條相仿，故治亦同」。

程知曰「此明水寒未解，治宜小青龍也。心下有水氣，寒在膈上也。故喘咳，發熱，不渴。服湯已而渴，則水寒解矣。此解水氣之法，當用小青龍，非謂解後仍用小青龍也」。

張璐曰「風寒挾水飲，為病在表者，故不渴。服湯後而渴者，是為寒去津傷欲解之徵，所以雖渴而不必服藥，但當靜俟津回可也。咳而微喘，為水飲上逆。今水去而渴，與水逆而渴不同。世本小青龍湯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之下，錯簡也」。

汪琥曰「上條云渴，是未服湯而渴，乃水停津液不化而渴。此條云渴，是服湯已而渴，乃汗後津液既亡而渴。渴既不同，豈可仍用上藥小青龍主之？當在服湯已之上可知」。

十三、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桂林古本】

大下之後，復發汗，其人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內外俱虛，故也。

【譯】

強力攻下以後，又發汗，病者一定振寒，脈微細。之所以如此，是內外都虛的緣故。

【講解】



大下之後，內部的氣血因大下而失去，這時內部氣血已不得濟外，又發汗劫去外部的氣血，這時便形成內外氣血俱虛的情況。氣偏衰故脈微，氣血不足故脈細。內外氣血不足煦潤內外，故振寒。

【註】

發汗當於未下之先。今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者，表裏皆虛也。所以然者，以下之失宜，則內守之陽虛，故脈微細也。以汗之失宜，則外固之陽衰，故振寒也。

【按】

傷寒的解法，本當以汗，然也是有因下而解的，但這只時少數，所謂「常有九，變有一」，傷寒表證用下法，若邪氣能於腸胃道一泄而出，則病愈，然而大部份的都是停留於所行氣道，形成結胸等變證。本條文言大下，則內部氣血必傷，不得濟於外，又發汗劫外部之氣血，造成了內外氣血俱虛。因為內外氣血俱虛，所以導致必振寒，脈微細也。由此可知脈法中脈微細者，內外氣血俱虛也。文內言內外俱虛，其所言虛者，包括氣血而言。吳謙註言「內守之陽虛，故脈微細也。以汗之失宜，則外固之陽衰，故振寒也」，把陽分成內守及外固，一虛一衰，說真的實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內經》言「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也」，內陰有外陽為之守，外陽有內陰的供給，可以為之使。

【集註】

鄭重光曰「治傷寒，先汗後下，此定法也。若下後外邪不盡，不得已而復汗之，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是以脈細振寒，所傷滋大矣」。

十四、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桂林古本】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而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譯】

攻下以後，復發汗，白天煩躁，想睡不能睡，到了夜晚就安靜，不嘔，不口渴，沒有表證，脈先沉而後接著微，身上沒有大熱的，



乾薑附子湯主治之。

【講解】

「下之後」，表示攻下已經結束了。「復發汗」，開始用發汗的方式。攻下後，除了氣血內行由腸胃道出，也會耗損了陰氣。且陰中之陽氣上行無力，不能上濟於陽部。若是此時復發汗則更耗損陽氣，陽氣虛竭，徒留燥熱。晝日屬陽，加之本身陽氣虛竭的燥熱，形成重陽，燥熱會往外往上，燥熱上頭則煩。陽氣虛，下行至足的氣也少，足部的陽氣不足，故躁。因燥熱和天陽的熱相合，上行刺激腦部則不得眠，雖然陽氣虛會使人欲睡，但因陽氣虛過其度，如同血虛過度的人，其經量反而是多的，兩者道理是一樣。所以過虛以及燥熱的刺激，所以雖然想睡，也睡不著，條文故言「不得眠」。到了夜間屬陰，燥熱受天陰的寒，燥熱減少，又氣血向內及下行，流動也減緩，燥熱無法上行至頭，故夜而安靜。「不嘔不渴」，代表胃部和中上焦氣血的流動還是正常的，意思是攻下的氣血沒有留滯在胃。「無表證」，也沒有發熱惡寒的表證。「脈沉」表示病在裡，「脈微」為陰陽氣偏衰，脈先沉表示陽的不足，後接著脈微代表陰中之陽氣也少了。「身無大熱」，雖有煩躁，表示尚未出現裡寒外熱的陰陽離絕之象，因為不嘔不渴，胃氣還在的關係。病機在於陰中之陽氣的因攻下而上行力道不足所致，所以要加強陰中之陽氣的上行之力，陰中之陽主要在脾陽和腎陽，故用乾薑附子湯，用乾薑補脾陽，炮附子補腎陽，共同加強中下焦氣血上行的力量。若是這條是外有大熱，就必須用通脈四逆湯了。若是久病之人外有大汗出，內又有下利，這是陰陽相離之候也，將死之證也。

【註】

此承上條互詳脈證，以出其治也。既下之以虛其裏，復發汗以虛其表，陰陽兩虛，陽無所附，夜而安靜，不嘔不渴，是內無陽證也。無表證，身無大熱，脈沉微，是外無陽證也。表裏無陽，內外俱陰，惟有晝日煩躁不得眠，一假陽證，則是獨陰自治於陰分，孤陽自擾於陽分，非相勝乃相離也，故以乾薑附子湯，助陽以配陰。蓋以陰雖盛而未相格，陽氣微而自不依附也。

【按】

乾薑附子湯，是助陰中陽氣上行之力，以外助陽氣。

【集註】

喻昌曰「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證不一也。然振寒脈微細，陽虛已見一斑，設晝日煩躁不得眠，其為虛陽擾亂可知；夜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脈沉微，身無大熱，則煩躁，為亡陽之診，乾薑附子在所必需。由此而推，日中安靜，夜而煩躁，則為陰病而陽不病，又可知矣」。

程應旂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宜乾薑附子湯，宜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熱證狐疑也」。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附子（去皮，生用，破八片）一枚。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桂林古本】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炮）、附子一枚（破八片，炮）。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

由之前的講解，我們可以知道，用炮附子是比較正確的，病機是陰中陽氣上行之力不足，故用助屬陰之臟的脾腎之陽的乾薑、炮附子。而非是位於陽位之臟的心之陽的生附子。

十五、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了汗，若是攻下，病仍然沒有解，出現煩躁的，茯苓四逆湯主治之。

【講解】

一般表證發了汗，因為氣中之氣的道路通暢了，所以大部都能

解，沒有解的原因是牽涉氣中之血的道路不利的問題，氣中之血道路不利，所以氣也會鬱阻在表，導致表證不解，而與氣中之血的回流有關的這部份大都牽涉及腎，有小便不利的問題，如之前的五苓散證條文「太陽病，發汗後，…。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發汗，若下之，表示發汗還未結束，又用下法，會導致心陽氣的不足，因為發汗耗心之陽氣，攻下又斷其後天脾胃所提供的氣血來源，導致心陽氣更不足，血行不足到腦，腦部血虛而煩，血行不夠到足，足部氣血淤阻而現躁。故用四逆湯以復心陽氣，又病因發汗不解，腎的氣化不利，腎部血中之氣所行不利，故加茯苓以利之。

【註】

此又承上條言。先汗後下，於法不逆，病應解而仍不解，反煩躁者，以別其治也。蓋汗、下俱過，表裏兩虛，陰盛格陽，故晝夜見此擾亂之象也。當以四逆湯，壯陽勝陰，更加茯苓以抑陰邪，佐人參以扶正氣，庶陽長陰消，正回邪退，病自解而煩躁安矣。大青龍證，不汗出之煩躁，乃未經汗下之煩躁，屬實。此條病不解之煩躁，乃汗下後之煩躁，屬虛。然脈之浮緊沉微，自當別之，恐其誤人，故諄諄言之也。

【集註】

汪琥曰「傷寒汗下，則煩躁止而病解矣。若陰盛之煩躁，強發其汗，則表疏亡陽。復下之，則裏虛亡陰。衛陽失護，榮陰內空，邪仍不解，更生煩躁，此亦虛煩虛躁，乃假熱之象也。只宜溫補，不當散邪，故以茯苓四逆湯主之」。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人參一兩，甘草（炙）二兩，乾薑一兩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人參二兩，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甘草二兩（炙），乾薑一兩半。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方解】

表裏之病，治不如法，先過汗後復過下，或下後復汗，誤而又誤，變成壞病。若其人陽盛而從熱化，則轉屬三陽，陽衰而從寒化，則繫在三陰，此二條煩躁皆壞病也。煩躁，雖六經俱有，而多見於太陽、少陰者，太陽為真陰之標，少陰為真陽之本也。未經汗下而煩躁，多屬陽，其脈實大，其證熱渴，是煩為陽盛，躁為陰虛。已經汗下而煩躁，多屬陰，其脈沉微，其證汗厥，是煩為陽虛，躁為陰盛也。夫先下後汗，於法為逆，外無大熱，內不嘔渴，似乎陰陽自和，而實陽虛陰盛。所以虛陽擾亂於陽分，故晝日煩躁不得眠。盛陰獨治於陰分，故夜而安靜。脈沉微，是真陽將脫而煩躁也。用乾薑附子，壯陽以配陰。薑附者，陽中陽也，先用則力更銳，不加甘草，則勢更猛，比之四逆為更峻，救其相離，故當急也。先汗後下，於法為順，病仍不解，遽增晝夜煩躁，亦是陰盛格陽之煩躁也，用茯苓四逆，抑陰以回陽。茯苓感太和之氣化，伐水邪而不傷陽，故以為君。人參生氣於烏有之鄉，通血脈於欲絕之際，故以為佐。人參得薑、附，補氣兼以益火。薑、附得茯苓，補陽兼以瀉陰。調以甘草，比之四逆為稍緩和，其相格故宜緩也。一去甘草，一加參苓，而緩急自別，仲聖用方之妙如此。

十六、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桂林古本】

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自出愈，所以然者，表和故也。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譯】

太陽病，先攻下而後卻沒有好，因此又發汗，所以表裏都虛，病者因此導致冒昏。與昏冒相關的疾病，只要身體能自行出汗，就會好，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表調和的緣故。裏沒有調和，然後又用攻下。

【講解】

太陽指病位，其病因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一般病先起於表，所以邪氣也是由外入內，而正氣則是由內出外。表證原則上是用汗法，當然用下法也有部份是可愈的，只不過邪氣從表至腸



胃道排出，路途過於遙遠，常有許多變化，不若直接從其最近之皮膚，發汗而去，來的簡截妥當，所以用攻下不異就是捨近求遠嗎？條文言先下，然而卻沒有好，因而又用汗法。用下法氣血內行於中下焦，從腸胃道滲泄而耗損，故陰氣虛。又發汗，則陽氣從汗而泄，故陽氣虛，因此條文言「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的字形，為頭巾蓋目，以現代的方式來說為視物不清。冒的原因來自於表裡俱虛，陰氣不能濟陽，故在表在上屬於陽中之陽（重陽）的頭，影響最重，因而產生冒的證狀。「冒家」，常常有冒證的人或是疾病的病證會產生冒證的，都稱為冒家。冒家的原因我們已經知道是陽氣虛，陰氣不能濟陽所致的，所以只要陰氣能濟陽，陽氣不虛，身體會表現汗出，則冒證會愈，因此條文言「汗出自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表的氣血和的緣故，至於氣血和的意思是，氣血的流動是同調的，如同二人唱歌的和聲。金鑑本的條文多了個汗出，筆者認為不可，「汗出」只表示氣中之氣流通順暢，然而表之氣，除了氣中之氣外，還有氣中之血。氣中之血流通不暢，表也會不和，所以古本言表和，不妄添汗出，才是正確的。「表和」，氣中之氣的外出和氣中之血的回流是相等的。裏氣不和，表示裏氣的氣中之氣（分泌為腸液）和氣中之血（回流入心臟）不和，例如腸液分泌不足，導致多餘的氣中之氣成了氣中之血，形成氣中之血過剩，又加上三焦氣道能流通的氣中之血有其限度，所以過多的氣中之血，便會形成鬱阻，像這種就要用下法，幫助氣中之氣的滲出，使氣中之血變少。若是陰中之陽氣上濟陽氣，使陽氣和後，其陰中陽氣的上升速度未歸於平和，反而是過快時，這也會使陰氣不和，也就陰中之陽氣的上升，與陰中之陰氣的下降不調和。病因在於陰氣的上升過於常度，則用陰法中的下法以助陰氣的下降，這樣可使上升減而下降增，陰氣便會歸於平和了。

【註】

太陽表病，當汗不汗，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其汗，以此表裏俱虛，因虛其人致冒，理必然也。冒家者，謂凡因病而昏冒者也。然冒家或有汗出自愈，其所以然者，非表裏俱虛，乃邪正皆衰，表裏自和故也。得汗出



而自愈者，和於表也。得下利而自愈者，和於裏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和之。由此推之，得表未和，然後汗之，當以桂枝湯和之，自在言外矣。

【集註】

程知曰「冒者，神識不清，如有物為之冒蒙也。得汗出，表和而邪解矣。得表和而裏未和，然後下之，明不得以其冒而認為入裏之邪，遂致妄下，亦不得以其冒而認為表之未解，復妄用汗也」。

汪琥曰「得裏未和『裏』字，諸註指二便言。竊思經文中既云然後下之，此專指大便而言，若利小便，則不言下矣。其義可不辨而自明」。

十七、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凡病，若是發汗，若是吐，若是下，若是失血、失津液，陰陽調和的，一定自己會好。

【講解】

所謂的太極是一個陰陽的平和體，故無始無終，能循環無端，生生不息，這也是佛家所謂的無量壽。人體也是如此，沒有陰陽氣血的偏盛，就是平和的正常人，能長久維持這種陰陽平和的狀態，就能達到〈上古天真論〉所謂的真人境界。而中醫就是把身體的陰陽氣血維持在不偏不倚的狀態，故身體平和而不病。至於所謂的病，就是身體的陰陽氣血的偏盛所導致的。像有些病導致表之氣血不利而盛者，發汗可以發泄表之氣血，使其衰。有些病有導致裏之氣血不利而盛者，吐下可以通泄裡之氣血使其衰。有些病有導致血偏盛者，亡血可使其衰。有些病有導致氣偏盛者，亡津液可使其衰。像這種使實者虛之，讓陰陽平和的方法，就是治療的手段。一個人的身體若是陰陽平和，則病必自愈，因為疾病的本質，就是陰陽不平和所導致的結果。

【註】

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一切病也，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

若亡津液，施治得宜，自然愈矣。即或治未得宜，雖不見愈，亦不至變諸壞逆，則其邪正皆衰，可不必施治，惟當靜以俟之，診其陰陽自和，必能自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陰陽，以脈言，而二便在其中。兩者和，則血氣無相勝負，故可必自愈」。

程知曰「脈以左、右三部勻停為無病，故汗、吐、下後，陰陽和者必自愈，不須過治也」。

【按】

平和的脈是不浮不沉、不遲不數、不外不內、不虛不實、不大不小、不滑不濇、不緊不濡、不洪不微等維持在陰陽的平衡。

十八之一、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脈浮，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桂林古本】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師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脈浮緊，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脈浮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譯】

問曰「病有先寒戰而後接著流汗，因而病得以解的，這是為什麼緣故」？師曰「脈先浮而後接著緊的，按了反而脈內是空的，這是身體本來就是虛的，所以應當先寒戰而後接著汗出。病者本身虛，所以會發寒戰，因為脈浮緊，所以應當先汗出而後接著病解。若是脈浮數，按了脈內不空的，表示人本身不虛，若是要自己解，只是會汗出，不發寒戰」。

【講解】

「芤」，莖葉中空的草，指脈內部中空感。「戰」，兩個相對立場的人的相爭，例如陽與陰相爭。「脈浮而緊」，浮則病在表，緊則傷於寒，芤是本虛。外寒為陰，內衛為陽，又因本虛，故當

陽漸盛時，與陰相遇，必與之戰，若陽勝，則後因衛氣得出於毛孔，因而作汗出也。脈浮而數，浮同樣是病在表，數為熱迫氣血，不芤則本不虛。熱為陽，衛亦為陽，本不虛，兩陽性本同而不相反，故衛陽得榮陰助，汗出則解，不需戰也。

十八之二、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脈大而浮數，故知不戰汗出而解也」。

【桂林古本】

問曰「病有不先戰而汗出解者，何也」？師曰「脈大而浮數，故不戰而汗出解也」。

【譯】

問曰「病有先不寒戰而後汗出，病就解的，這是為什麼緣故」？師曰「脈先大而後接著浮數，所以先不寒戰而後汗出，病就解了」。

【講解】

脈大為陽盛，浮在表，數為熱，以上皆陽脈，而又無陰邪及本虛，故不戰。若得榮陰助，則汗出而病解。

十八之三、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桂林古本】

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師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譯】

問曰「病有先不寒戰，不汗出而後病解的，這是什麼緣故」？師曰「病人脈本來就微弱，這是因為病者曾經發汗，若是吐、若是下、若是失血，內部沒有津液的緣故，才造成脈自微。像這種要等到身體陰陽自行調和了，必定會自行痊癒，所以不寒戰不出汗，病就會解了」。

【講解】

因為病者本身有陰陽氣俱虛的問題。「脈自微」表示陰陽氣的俱虛，其之所以俱虛，乃是「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

導致內無津液，也沒有邪氣的問題，因為汗、吐下、亡血已把邪氣逐出了。由於治法過其度，導致陰陽氣的俱虛，所以只要身體內的陰陽氣回復，病就解了。因為沒有邪氣，所以不需汗出以逐出邪氣，故不汗出不戰而解。

【註】

脈浮而緊，邪實也。按之反芤，正虛也。正虛邪實，邪與正爭，故發戰汗出而解也。脈浮而數，邪未實也。按之不芤，正不虛也。正不虛，邪未實，邪不能與正爭，故不戰汗出而解也。脈不芤，知不發戰也。脈不浮，知不汗出也。脈自微，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也，因內無津液，邪正俱衰，陰陽自和，故不發戰不汗出而解也。

十九、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答曰「此為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濺然汗出也。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桂林古本】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師曰「此為欲解也，解以夜半。浮而解者，濺然汗出也。數而解者，必能食也。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譯】

問曰「傷於寒，已經三個白天了，脈先浮數而後接著微，病人身涼而調和的，這是什麼緣故」？師曰「這就是病快要解了，半夜就會病解。脈先浮而後病好的，濺然出汗也。脈先數而後病解的，就一定能吃。脈先微而後病好，就一定出大汗」。

【講解】

傷於寒，病若在表，則脈應當是浮緊的，如果病在裡，脈是沉緊，病在中則脈緊，但經過三個白天，脈變成先浮數而後接著微，表示裏陽勝而外寒退，但是由於陽復太過，所以見到浮數脈。脈浮和脈數，都是屬陽，代表氣血是向外出的力強於向內入的，所以一定要等到天之陰時，氣血往內行，陰陽得到平和而病解，故條文言「解以夜半」。首先我們講一下脈，正常的脈在浮、中、沉的中部，脈是緩和，並且微兼有四時的旺脈，如春時微弦，夏時微洪，秋時微濇，冬時微沉。醫者診脈，在浮部時脈是最顯著，

這就叫做脈浮，病在表；反之，在沉部脈是最顯著的，叫做脈沉，病在裏。因為脈浮，故知病在表，氣中之氣鬱阻而外出不暢，所以只要見汗出流利，則表示氣中之氣不鬱阻，屬於氣中之氣鬱阻的表病就解了。脈數是陽迫氣血，是邪熱或客熱的陽迫氣血，或是胃陽恢復的陽迫氣血，其辨別處在於是否能食，不能食為邪熱或客熱，能食的為胃陽。脈微為陰陽氣俱衰，陰陽氣俱衰的，身體不能出汗，所以一定要見到陰陽氣的回復，而且旺盛起來的大汗出，病才是完全好。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病變好的三大證候，第一汗出少的，變汗出流暢，第二胃口大開能吃飯，第三本來身體不出汗的，變成大汗出的，大汗出的汗是會流動不停的，而不是陰陽離絕的絕汗，這部份要注意。「絕汗」的汗，因為根源絕了，所以汗出如豆粒而不流，停在皮膚上。

【註】

脈浮而數，按之無力，當發戰、汗出而解，以其人本虛故也。脈浮而數，按之有力，當不發戰，但汗出而解，以其人本不虛故也。脈自微，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不發戰、不汗出而解，以其人邪正皆衰，陰陽自和故也。傷寒三日，未經汗、吐、下，亡血也，脈浮數而微，病人熱減身和，此謂欲解。解以夜半者，陽病至陰時則和也。蓋浮、數、微三脈，雖均為可解之脈，然解之徵，則不無別也。如脈浮，濺然汗出，則邪還於表而解。脈數能食，則胃和而解。脈微，必大汗出而解者，以其未經汗、吐、下，其人未虛，故均不發戰，津液未傷，故汗大出而解也。

【按】

引起「戰」的原因是陰陽相爭，例如傷於外的寒與身體裏陽之熱，二者本性不同而反，如同冷空氣和熱空氣相遇，則會引起打雷和下雨。此外，還要本虛，只有這樣，當陽氣恢復的時候，陽與陰相觸而爭才會出現戰。脈浮緊會戰，因為脈緊為陰之故，而脈浮數不會，脈數為陽之故。吳謙在註解「其脈自微，此以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發生了條文理解的錯誤。「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是解釋「脈自微」的原因。「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這句，是指像這



種情況，只要陰陽自和了，便自己會好。因為只是本虛，不兼雜其它，所以會不戰不汗出而解也。脈浮為病在表，氣中之氣外出受阻，得汗而通，故解。脈數能食，表示此非客熱，是因為胃氣和利所產生的結果，其實在此也會出現口渴，這也是一個病解的現象。若是客熱，胃氣不和利，則不能食。脈微為陰陽氣偏衰，必須陰陽氣皆和或盛，病才解。從陰陽氣偏衰到陰陽氣的恢復而致旺盛，所出現的象就是大汗出。

【集註】

方有執曰「三日，言遍三陽也。浮數，不傳陰也。微，邪氣衰也。夜半，陰盡陽生之時也。濇然，和而汗出貌。能食，胃氣回也」。

【按】

「三日」表示病還在三陽的時期，未入於三陰，表示有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或是二者、三者併病、合病的可能。脈浮數，浮指病在表，數為陽迫氣血。脈微為陰陽氣偏衰，正虛無邪的脈象，非邪氣衰也。

二十、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微者，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若陰脈實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譯】

太陽病沒有解，脈陰陽都微的，一定先振慄、汗出而後接著病解。只是陽脈微的，先出汗而後病解。只是陰脈實的，先下之而後病解。若是想要攻下，適合調胃承氣湯。

【講解】

太陽病沒有解，脈陰陽俱微，這裏的脈陰陽指左右手脈或是浮沉部脈或是尺寸部脈等。脈微表示陰陽氣俱衰，所以當陰陽氣回復時，皮膚的受器受到回復的氣血流通的影響，其感受是由寒變熱，所以就先出現振慄，然後毛孔受熱而開，就出現汗出。汗出使停阻的氣中之氣外出，病就解了。若只是陽脈微的，表示陽氣

的不足，沒有陰氣的不足，所以不會出現振慄，只會出現先汗出而後病解，像這種現象我們用人體的生理來解釋，也代表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例如，我們內臟的溫度是比皮膚的外表熱的，所以在陰陽氣俱微，陰陽氣回復衝擊皮膚表面受器的時候，皮膚感受由寒至熱的溫差是很多的，故會振慄，如同我們泡溫泉時，初入時會出現振慄，道理是一樣的。但如果只是陽氣微，溫差並不大，故不會出現振慄。金鑑條文「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很明顯是傳抄的錯誤，脈微是氣偏衰，在平脈法就已經說了。陰脈微指陰氣偏衰了，怎麼可以用耗減陰氣的下法呢？我怕只會造成陽氣盛的身熱，陰氣虛敗導致下利清穀的壞證了。所以古本的「若陰脈實者」，才是正確的。但陰脈實，表示陽脈是平的，但陰脈實，在此狀況下，表示氣血往內是佔優勢的，所以必須要耗減陰氣使陰脈平，用下法，可用承氣湯類。承氣湯有謂胃承氣湯作用在胃、小承氣湯作用在小腸、大承氣湯作用在大腸，以陰位來講其病位的高低淺深是胃—小腸—大腸，所以陰氣實的部位先由陰中之陽開始，所以是胃，故條文言宜調胃承氣湯。

【註】

太陽病未解，當見未解之脈，今不見未解之脈，而陰陽脈俱停，三部沉伏不見，既三部沉伏不見，則當見可死之證，而又不見可死之證，是欲作解之兆也。作解之兆，必先見振慄汗出而始解者，乃邪正交爭作汗故也。但作解之脈，不能久停，脈之將出，必有其先。先者何？先於三部上下、陰陽、沉伏不見處求之也。若從寸脈陽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外，必先汗出而解。若從尺脈陰部微微而見者，則知病勢向內，必自下利而解。如不自下利，若欲下之以和裏，宜調胃承氣湯主之。由此推之，則可知如不自汗出，若欲汗之以和表，宜麻桂各半湯主之也。觀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意甚輕活，無取於大下，俱在言外矣。

【按】

因為條文之誤，把微寫成停，故使後代醫家隨文註解，牽強附會，若能把條文熟看，文後有「但陽脈微」，則可推知前文當為「脈陰陽俱微」。「但陰脈微」，陰為陽之根，凡陰脈微者，陽脈應微，條文前就有言脈陰陽俱微了，應不再重述，倘若陽不微

而為實，表示氣血不得入於陰，被迫而行於陽，故令「陽脈實，陰脈微」，此是陰陽離決也，病必甚，更是不可用下法。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文後「下之」，則知其陰脈微為誤，微者氣偏衰，未聞有氣衰而攻下，必犯虛虛之戒，由此可知，應以古本所言的「陰脈實」才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治療之法也。從上而知，條文之誤，吳謙之註牽強也。所以當理通時，條文之誤與正，亦可瞭然而辨也。

【集註】

程應旄曰「振慄汗解，單指脈停者言。下邊兩解，不必有戰汗，是指其脈漸出而言也」。

【按】

振慄汗解，指脈陰陽俱微也。下而解，必陰脈實也，如陽明下法在於胃家實也。

二十一、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桂林古本】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關上弦者，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譯】

傷於寒，腹滿，譫語，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緊，關脈弦的，這是肝剋脾，叫做縱，刺期門穴。

【講解】

腹滿是太陰的病證，譫語是陽明的病證。「寸口脈浮而緊」，是陽部傷於寒。傷寒若是脈浮緊，病在表，要先以汗解，然而病者本若有內因之病，則需視其病況來決定先治裏或先治表。內因之病凡牽涉到脾胃，有下利的病證的則需先處理，因脾胃為氣血生化之源，像治病所服的藥也是要經過後天的脾胃的吸收才能有所作用，因此脾胃出了問題產生了下利的病證則需要先處理。「關上弦」，弦是肝的本脈，表示肝氣盛。關部分左右，以醫者言左關候脾胃，右關候肝膽。乘者，坐其上也。肝乘脾，肝氣威壓於脾胃之上。「名曰縱」，「名曰」是以前就有這種講法了，若是

寫「命曰」則表示這個字詞是首創的。肝的募穴是期門，募穴在針灸之治療上是用來瀉腑臟之實的，換句話說，臟腑之氣有餘，皆可刺其募穴以瀉之。相反的，若是臟腑之氣不足，皆可刺其原或俞以補之，其治法源於「五臟六腑有病皆取其原」這句話。

【註】

傷寒，脈浮緊，太陽表寒證也。腹滿、譫語，太陰、陽明裏熱也。欲從太陽而發汗，則有太陰、陽明之裏。欲從太陰、陽明而下之，又有太陽之表，主治誠為兩難，故不藥而用刺法也。雖然太陰論中，太陽表不解，太陰腹滿痛，而用桂枝加大黃湯，亦可法也。此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按】

因為金鑑本少了「關上弦」，其實從刺肝募期門，我們可以得知肝氣實。腹滿是因為脾胃的氣血行走不利所致，脾胃之氣血行走不利主要是因為肝膽氣血實，進而影響到的結果，在解剖上，肝門脈的循環，是腸胃靜脈回流所必經之處，所以當肝部血流的回流受阻，造成實性的血阻，會影響到腸胃靜脈的回流，造成腸胃部氣血的淤阻。同樣的，掌管三焦的少陽膽府，其淋巴的回流受到淤阻，也會造成腸胃組織液的淤阻，形成腹滿。「譫語」是腦部的血中津虧燥熱所導致的，因為腸胃的化源受到肝氣實的影響，使得心中回流的氣血不足，而且又因傷寒，氣中之氣的鬱熱不出，鬱熱隨氣中之血回流入心，與後天腸胃氣血生化源頭之不足氣血相合，形成心中之血的津虧燥熱，燥熱之血隨其燥熱之性上行於腦，故形成譫語。

二十二、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桂林古本】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不利，寸口脈浮而濇，關上弦急者，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譯】

傷於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想要喝水，病者腹部一定滿，

汗自出，小便不利，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濇，關脈弦急的，這是肝乘肺，叫做橫，刺期門穴。

【講解】

傷於寒，氣中之氣不得出，鬱而發熱，但這種發熱是不會口渴的，然而條文後有「口渴欲飲水」，故知此發熱不是氣中之氣鬱（因為有自汗出），所以是為津虧所致。嗇嗇惡寒是皮膚的感覺受器受外寒氣影響而出現嗇嗇惡寒的感覺。又因為血中之氣津不足，所以出現大渴欲飲水。血中之氣津不足所產生的口渴，與脾胃對水的吸收及腎對水的再吸收有關。「關上弦急」，肝氣鬱抑，脾胃的飲水不得上承，故腹必滿。腹必滿影響到中下焦氣道的流通，故影響到腎對水的再吸收，故小便不利，整個進程是這樣的，肝→脾→腎。因為肝氣實阻礙了中下焦氣道的流通，位在中下焦部脾腎的氣血向上流通也受影響，進而影響到肺部的氣血，故寸口脈出現浮而濇。濇是血偏衰，是血中之氣虧的脈象。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肝實所導致肺的血中之氣少的原因，條文才說「此肝乘肺也」。治療方法也是疏泄肝氣，使其不實，故刺其募期門。

【註】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無汗之表也。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停飲之滿也。若自汗出，表可自解，小便利，滿可自除，故曰「其病欲解也」。若不汗出，小便閉，以小青龍湯先解其外，外解已，其滿不除，十棗湯下之，亦可愈也。此肝乘肺，名曰橫，刺期門，亦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二十三、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譯】

太陽病想要解的時刻，從巳時到未時，以上的三個時辰。

【講解】

有些註家對於上，解釋為該時辰的上半時，不過筆者認這是個語助詞，如同在方的條文中「上五味」，就是指上面提過的五味。

【註】

凡病解時，必於其經氣之旺。太陽，盛陽也。日中陽氣盛，故從巳、午、未之旺時而病解。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並治全篇

陽明主裏，內候胃中，外候肌肉，故有病經、病府之分。如論中身熱，煩，渴，目痛，鼻乾，不得眠，不惡寒，反惡熱者，此陽明經病也。漸熱譫語，手足腋下濺然汗出，腹滿痛，大便鞭者，此陽明府病也。而其候各有三，經病則有邪已傳陽明而太陽之表未罷，兼見頭痛、惡寒、無汗之太陽證者。有太陽之邪已罷，悉傳陽明，但見壯熱、有汗、心煩、不眠、口渴、引飲之陽明證者。有陽明之邪未已，復轉少陽，兼見胸脅痛、寒熱往來、口苦而嘔、目眩、耳聾之少陽證者。府病則有太陽陽明，謂太陽病，或發汗，或吐，或下，或利小便，亡其津液，胃中乾燥，太陽之邪，乘胃燥而轉屬陽明，致小便反數，大便鞭者，所為脾約是也。有正陽陽明，謂陽氣素盛，或有宿食，太陽之邪，一傳陽明，遂入胃府，致大便不通者，所為胃家實是也。有少陽陽明，謂病已到少陽，法當和解，而反發汗，利小便，亡其津液，胃中燥熱，復轉屬陽明，致大便結燥者，所為大便難者是也。其治陽明經病，則以葛根湯或桂枝加葛根湯發之，或以白虎湯清之，或以柴胡白虎湯和之，隨其證而施之可也。其治陽明府病，雖均為可下，然不無輕重之分，故或以三承氣湯下之，或麻仁丸通之，或蜜煎、膽汁導之，量其病而治之可也，此陽明病之大略也。茲以在經、在府二者，詳疏於篇，俾讀者易為分別，則臨證施治，自不紊矣。

【按】

不論三陰三陽都有經絡臟腑的病，非單指陽明也。腑病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太陽陽明為本太陽病，因發汗，或吐，或下，或利小便，亡其津液，致使胃中乾燥而轉屬陽明。正陽陽明，本陽明病，病由經絡傳入腑所導致的。少陽陽明，本是少陽病因發汗利小便已，亡其津液，導致胃中燥而轉屬陽明。

一、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所造成的病，胃家實是也。

【講解】

胃家，指與胃有關係的，所以是口、咽、胃、小腸、大腸、廣腸（直腸）的這些部位。實，充滿之意，在內如氣血的實，在外如食物的實。

【註】

陽明經，內以候胃，外以候肌。言陽明之為病，由太陽之邪，傳於其經，則為陽明病外證。由太陽之邪，傳入胃府，則為胃家實也。

【按】

太陽之邪只能因不當的治療方式，亡了津液，因而轉屬陽明，形成了陽明經病或陽明腑病，非吳謙所言的「太陽傳陽明」，《傷寒論》的傳，主要是指病從表而傳入於經，如在〈傷寒例〉中有「傳經則為病熱」以及〈熱病脈證並治〉的「傳經化熱」句。

【集註】

方有執曰「陽明，經也。胃，府也。實者，大便結為鞭滿而不得出也。雖則遲早不同，而非日數所可拘也」。

【按】

陽明包含了皮部、經筋、孫絡、絡、經、腑，其有手陽明、足陽明之別，手陽明是屬於足陽明的別脈。手陽明之腑為大腸，足陽明之腑為胃。

二、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桂林古本】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者，此為不傳也。

【譯】

傷於寒，已經三個白天了，是陽明受病的時刻，陽明受病的時刻為二、三日，二日為病發於陽，所以三日是屬於病發於陽明之陰。脈大的，這就是沒有傳入陽明經，因為脈大為陽，非是陰，與三日陽明病發於陰不合。

【講解】

醫宗金鑑本少了一些字，所以條文上少了某意。桂林古本的文意俱足，因為三日為病發於陽明之陰，脈大為陽脈，兩者不合，

故曰不傳。若是二日，脈大者，屬病發於陽明之陽，脈大與病發於陽明之陽相合，則為傳。我們可以以後面的條文來做為參考。條文「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傳陽明，脈大而數，發熱，汗出，口渴，舌燥，宜白虎湯。不差，與承氣湯」。

【註】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內經》言傳經之次第，非必以日數拘也。此云「三日，陽明脈大」者，謂不兼太陽陽明之浮大，亦不兼少陽陽明之弦大，而正見正陽陽明之大脈也。蓋由去表傳裏，邪熱入胃，而成內實之診，故其脈象有如此者。

【按】

《傷寒論》的日數都有其意義，非醫家所言，不必拘於日數。所謂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就如同一年四季，我們所說的春夏秋冬，春走了就不回頭，一直到冬盡，那麼這一年就結束了，新的一年又開始了。所以傷寒，一二日太陽（一二日是陰陽的日數，一日病發於太陽之陽，二日病發於太陽之陰），太陽沒有受，那麼就不會得太陽病，如果一直到六七日，厥陰沒有受，那麼整個傷寒的影響，在人體三陰三陽的日輪轉流程就結束了，表示這個傷寒並未對人體造成三陰三陽的病。《內經》和《傷寒論》講的就是這個，不是一日太陽病第二天太陽就傳陽明，第三天就傳少陽，第四天就傳太陰，第五天就傳少陰，第六天就傳厥陰，這是不對的，況且《傷寒論》的傳是指本經的由表部進入經絡，為傳經之義，至於二經之間的流轉則稱做轉屬。

【集註】

方有執曰「傷寒，三日，該中風而大約言也。脈大者，陽明氣血俱多也」。

【按】

傷寒是病因，中風也是病因，二者病因不同，怎可言「該中風而大約言也」。脈大者，氣分津虧而有熱也，故有條文言「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脈洪者，氣偏盛也。脈滑者，血偏盛也。

故氣血俱盛者，脈當洪滑，非大也。

沈明宗曰「此正陽明之正脈也。仲聖謂三日陽明脈大，因陽明乃多氣多血之府，風寒傳入，邪盛於中，故脈顯大，是為陽明邪實之正脈。但病陽明務具此脈，方可下奪，或兼太陽之浮緊，少陽之弦細，或遲疾、滑濇、虛弱，乃屬氣血陰陽之虛，雖見大實大滿，亦當詳審顧慮，或以小承氣湯試之，或用蜜煎導法，不得直施攻下也」。

三、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桂林古本】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譯】

本來是太陽病，剛開始得病時，發汗，汗先出的不透徹，而後因而轉屬陽明。

【講解】

太陽病指病位，其病因有外因屬天候的風、寒、暑、濕、燥、熱，內因飲食之氣的寒熱溫涼和味之酸苦甘辛鹹，以及屬人之情緒的喜怒憂思悲驚恐，這些因素造成氣血在該部的流動失其平和，而致病。太陽病發汗不徹，受鬱阻致熱的氣中之氣沒有完全散去，這些熱的氣中之氣的部份只好隨氣中之血，回流入血中，造成血熱，心臟經由體循環，把血流入胃家，便形成胃家熱的陽明病。另一種說法是，太陽病的病者本有津虧的內因，若用發汗，汗出必不徹，氣中之血更顯燥熱，氣中之血回流入心則會使血亦燥熱，燥熱之血入胃家，也是導致陽明病。太陽為陽的平台，少陽為陽之陰屬內，表現為水多熱少，而陽明為陽之陽屬外，表現為熱多水少，所以熱多能成陽明病，水少亦可成陽明病。

【註】

陽明之病，本自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而不透徹，乃為汗不如法，故未盡之邪，因而轉屬陽明也。邪在經則為外證，邪入府則為胃家實矣。

【集註】

方有執曰「此言由發太陽汗不如法，致病入胃之大意」。



四、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若是能食的，叫做中風，不能食的，叫做中寒。

【講解】

因為風主疏泄，能使氣走的快，不會影響胃氣的流動，故能食。寒會使氣的流動變慢，甚至停止，導致胃氣不動，消化的食物精微不得吸收而流通，所以不能食。此處的中寒之「中」，當以位於人體之中的消化道部份來解釋會比較好，因為外感之寒是以「傷」來取名的。

【註】

太陽之邪傳陽明病，有自中風傳來者，有自傷寒傳來者，當於食之能否辨之。若能食，名中風，是自中風傳來者，以風乃陽邪，陽能化穀，故能食也。不能食，名中寒，是自傷寒傳來者，以寒乃陰邪，不能化穀，故不能食也。

【按】

不論中風或中寒，都能化穀，但重點在於所化的穀能否流通。就如同工廠產生了貨品，但不能流通販賣，最後貨品堆滿整個倉庫。而由於庫存太多，工廠的生產就要停止，這是一樣的道理。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食之能否，驗風寒之辨。蓋陽明主水穀，風能食，陽能化穀也。寒不能食，陰不殺穀也。名，猶言為也。中寒，即傷寒之互詞。大意推原風寒自太陽傳來，其辨驗有如此者，非謂陽明自中而然也」。

【】

名，非言為也，是名稱之意，但名是延續以前的，與命是始創的不同，故人的命名就包含了始創與延續的兩部份，所以這裡的命名就是屬於陰陽的字詞，符合了太極的含義。傷寒與中寒是不同的，前面有提過仲景是一個用思精而韻不高的人，所以對用字遣詞上是很講究的，畢竟醫療非文學，文學可以有朦朧的美感，醫學上是講求實際，不容模糊，也因為仲景有這樣的特質，所以

何顥才說「後將成為良醫」。

汪琥曰「仲聖云『中寒』與傷寒同義，非真寒證也。若係真中寒，是胃家虛冷，藥宜理中湯之類。今不能食，是胃氣實，但邪未入府，不作鬱熱耳。因名中寒，實與傷寒無異」。

【按】

中寒與傷寒，病因皆為寒，然所影響部位不同，中者在內，如飲食冰冷；傷者在外，如外感冬寒。另外寒與冷的區別，寒是外來的，冷是內生的，寒冷為陰陽字詞，包含了內外。中寒，是中為寒所傷，本並不虛。若中冷則本虛所造成，像中冷的就是用理中湯，因此這兩者是不同的。引申而言，是否此處的中風與太陽病篇的中風不同呢？若是，則太陽的中風以外而言，如外感風邪。陽明之中風，以內而言，如食飲過偏於行氣辛香之物。由此可知，太陽病之中風、傷寒，是以在外的部份相對比。陽明的中風與中寒，是以在內的部份相對比，也符合《內經》之「太陽為開，陽明為闔」。

五、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問曰「陽明病的外證是如何呢」？答曰「身體熱，汗自出，不惡寒，反而惡熱」。

【講解】

陽明初得病，會惡寒，然因陽明為陽中之陽屬於重陽（在易卦上，陽明為重陽卦），所以惡寒很快退去，變成不惡寒。因陽明為陽中之陽，以陽盛陰少為主，故身熱。身體為了散熱，所以汗自出，然汗出則熱去表解，但由於本質就有陰不足的問題，也因為陰不足，就如同水少不能救烈火，身體的熱不得俱去，所以反而惡熱。

【註】

陽明病有外證有內證。潮熱、自汗、不大便，內證也。身熱、汗自出、

不惡寒、反惡熱，外證也。今汗自出，是從中風傳來，故與中風之外證同，而身熱、不惡寒、反惡熱，則知為陽明外證，故不與中風外證同也。然陽明之熱，發於肌肉，必蒸蒸而熱，又不似太陽之陣陣發熱，可知矣。

【按】

條文言陽明病，未言病因，怎可因汗自出，就說是從中風傳來，像溫、熱等都會汗自出。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太陽中風，傳入陽明之外證言」。

【按】

條文未言及病因，只言病位，所以條文包括了諸多病因，非只是言中風，若是則條文會寫陽明中風，這正是仲聖用思精之處。

魏荔彤曰「病有太陽中風不解，傳入陽明者，何以辨之？故設問曰『陽明未知其裏之何時傳來？必先驗其外之何所見證？』答曰『太陽病，有身熱，汗自出而惡風者，此太陽中風之本證也。若身熱，汗自出，竟不惡風寒而反惡熱，則病已去太陽而入陽明矣。此陽明病，由太陽中風而傳入者也」。

六、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問曰「得病有一個白天，沒有先發熱而後是惡寒的，是為什麼呢」？答曰「雖然得病有一個白天，惡寒將自行停止，隨即先汗自出而後惡熱也」。

【講解】

前面提過陽明為重陽，在易為二陽爻。本質陽盛陰少，表受寒邪，反而會激起其強烈反應，就如同胃熱口渴的人，喝冰冷飲食會造成胃為了祛除冰冷，血流更旺盛，反而造成胃更熱。同樣的道理，用在自然界也是如此，例如面對大火，少量的水反而助長火勢。陽明外受病邪，反而造成表部的氣血更旺，毛孔因熱而開，故自汗出。皮膚的感覺受器感受熱，故惡熱也。

【註】

太陽病當惡寒，陽明病當惡熱。今陽明病，有初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是太陽去表之邪未盡，故仍惡寒也。然去表未盡之邪，欲傳陽明，不能久持，故惡寒必將自罷，即日當自汗出而惡熱矣。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太陽傷寒，傳入陽明之外證言」。

【按】

前已提過，由外層皮膚、經筋、孫絡傳入經，曰傳。若是太陽轉至陽明，曰轉屬。

程應旄曰「陽明惡寒，終是帶表，至於府病則惡熱矣。表之罷否，須於此驗之」。

【按】

陽明惡寒，病在表，然陽明為重陽，在經是屬多氣多血，故氣中之氣還未鬱阻而發熱，就已汗自出了。表之惡寒很快被陽明之熱祛除而自罷，變惡熱。然因陽復太過，表反而出現汗自出而惡熱。

鄭重光曰「此辨陽明傷寒之外證，不發熱而惡寒，起自傷寒也。惡寒將自罷，邪過表也。即自汗出，邪熱鬱於肌肉，腠理開，汗外泄也」。

魏荔彤曰「太陽傷寒亦有傳入陽明者，又何以辨之？故設問曰『病有得之一日，起初之時，不見發熱，而但見惡寒者，何病也』？答曰『得之一日惡寒，雖為太陽傷寒之證，而惡寒亦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此是陽明病由太陽傷寒而傳入者也』。可知太陽中風，則發熱，惡風，汗自出為正病。太陽傷寒，則惡寒、無汗為正病。若傳入陽明，則必以汗出、惡熱為正病也。」

【按】

以上諸註都誤於太陽傳陽明，然太陽只有在治法上失誤，導致亡津液，才會轉屬陽明，此為太陽陽明。然此條是陽明自身感受外邪成病，因陽明為重陽，本身陽盛，惡寒很快自罷，氣中之氣鬱阻還不到發熱，就已汗出而惡熱的。故陽明經病，以陽盛的證狀如身熱而非發熱，以及臥不寧為主，陰衰津虧的證狀如目痛、

鼻乾為主。

七、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即止，此為陽明病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問曰「惡寒何故自行停止呢」？答曰「陽明居於中，主土。萬物所歸屬，沒有位所可以又再傳，開始雖然惡寒，第二個白天即止，這就是陽明病。」

【講解】

陽明主土，萬物之所歸，例如落葉歸根，狐死首丘，所以不論病因為何，只要歸於陽明，此病因就不會又再傳了。因為陽明主中土，以東、西、南、北為四旁，土居其中，四旁屬外，中土屬內，邪氣由外而內入，當至中土，便無所復傳，所以現在社會很多人都有陽明病，只不過自身並未發覺罷了。例如大便不暢或是大便二日或多日一行，一般人並不以為意，其實本身已是陽明病了。《難經》在平人絕穀的部份，說到人一日再圍，每次二升半，也就是正常人一天上二次廁所，每次的量是二碗半，一日的總量是五碗，才是正常。所以筆者說現在人很多陽明病，您說是不是？

【註】

此釋上條陽明惡寒自罷之義。陽明屬胃居中，土也。土為萬物所歸，故邪熱歸胃則無所復傳，亦萬物歸土之義。陽明初病一日，雖仍惡寒，是太陽之表未罷也。至二日惡寒自止，則是太陽之邪已悉歸併陽明，此為陽明病也。

【按】

陽明初病一日（指傷寒二日），惡寒是本經之病也，非太陽表未罷也。二日（指傷寒三日）惡寒自止，是陽明為重陽，寒很快被祛除而反惡熱，也不是太陽之邪歸併陽明。

【集註】

方有執曰「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惡熱，此以正陽陽明言也」。

【按】



惡寒二日自止者，因陽明為重陽，本質熱盛，所以惡寒很快自止，而反惡熱。然是熱在外而惡熱，非熱入裡而惡熱也。

程應旂曰「六經雖分陰陽，而宰之者胃，五藏六府，皆朝宗而稟令焉。一有燥熱，無論三陽傳來之邪，從而化熱，即三陰傳來之邪，亦轉屬而變熱。陰陽之邪，皆歸胃土，故曰『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也』。」

八、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問曰「什麼緣故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是發汗，若是攻下，若是利小便，用這些方式亡失津液，胃中乾燥，因此會轉屬於陽明。不大便，內部實，大便困難的，這種也稱做陽明」。

【講解】

陽明病的本質就是陽盛陰衰，表現為熱盛津少。以陰陽水火而言，水少的是陽明，火多的也是陽明。像太陽病、少陽病亡津液，就會轉屬陽明，原因在於當亡失津液，原本要回流入心的氣中之血會變少，所以當其回流入心時，會造成血液的津液不足，而這些血液經由體循環到了胃腸就會引起胃腸中乾，出現內實、大便難，嚴重的話會有燥屎的出現。同理這些血到了到了肺就會引起肺中燥，到了肝就引起肝血少，到了腎就會引起腎水竭，各隨此血所至之處而致病，但是因為燥熱的血為重陽（燥為陽、熱為陽），以其性而言，屬陽的府大多為其歸所，故胃、小腸、大腸皆是，但又因胃居其上，故絕大部份會流往胃。

【註】

問曰「何緣得陽明胃實之病」？答曰「由邪在太陽時，發汗，若下，若利小便，皆為去邪而設，治之誠當，則邪解而愈矣。如其不當，徒亡津液，致令胃中乾燥，則未盡之表邪，乘其燥熱，因而轉屬陽明，為胃實之病者有三：不更衣，即太陽陽明脾約是也。內實，即正陽陽明胃家實是也。大便難，即少陽陽明大便難是也。三者雖均為可下之證，然不無輕重之別，

脾約自輕於大便難，大便難自輕於胃家實。蓋病脾約大便難者，每因其人津液素虧，或因汗下利小便，施治失宜所致。若胃實者，則其人陽氣素盛，胃有宿食，即未經汗下，而亦入胃成實也。故已經汗下者，為奪血致燥之陽明，以滋燥為主。未經汗下者，為熱盛致燥之陽明，以攻熱為急。此三承氣湯、脾約丸及蜜煎、土瓜根、豬膽汁導法之所由分也。

【集註】

方有執曰「古人大便必更衣，不更衣，言不大便也」。

程應旄曰「轉屬層次，不止有表罷、不罷之分，而表罷入裏，復有燥實、燥不實之辨。所以有不更衣之陽明病，有內實之陽明病，有大便難之陽明病也。其中有屬表屬裏，所以下法有禁有宜。受氣有裏實裏燥，所以下法有應大應小」。

【按】

程應旄講得很好，在表的宜辛涼解表，筆者用越婢湯，入經的用白虎湯。在裡的才可以攻下，用承氣湯類。

汪琥曰「或問『太陽病若下矣，則胃中之物已去，縱亡津液，胃中乾燥，未必復成內實』。答云『方其太陽初病時，下之不當，徒亡津液，胃中之物去之不盡，邪傳陽明而成燥糞，故有內實之證』。」

【按】

胃中乾燥，煉飲或胃中之氣中之氣成痰，此調胃承氣湯之所用也。方中大黃使氣血聚於腸胃，以滲胃腸之氣中之氣，芒硝以盪滌胃腸內津少所成之痰，炙甘草以補脾氣。非必有大便難或大便硬或燥屎，才得言為陽明也。

九、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怎麼說呢」？答曰「太陽陽明的，脾受到約束是也。正陽陽明的，胃家內實是也。少陽陽明的，發汗，利小便，胃中燥煩實，大便困難的是也」。

【講解】

約束為陰陽字詞，約是網開一面，預留一出口，束是一網打盡，不留出口。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約表示脾的這個功能受到限制，只有部份功能，原因是太陽所主的表，毛竅開啟過其度，進而導致整個氣血之機向外，影響內部脾胃的血流供給，結果造成自身腸胃的津虧，變成陽明病，稱作太陽陽明，主要是脾胃之氣血供應受限所致。正陽陽明主要是陽明表病傳經化熱，所化之熱再由經絡入腑所導致的。熱入陽明之腑的胃或大腸，蒸化消化道內的食飲與糟粕，導致痰飲、宿食、燥屎的產生，故言胃家實。少陽陽明，主要是津液的保留不住或過度耗損所造成的。所以太陽陽明是本身的氣血向外，導致內部脾胃氣血供應不足，造成消化道的津液虧乏所導致的。少陽陽明是因發汗、利小便，導致本身津液的失去所造成的，而正陽陽明是陽明本經自病，傳經化熱，內傳腑所造成的。

【註】

陽明可下之證，不止於胃家實也。其綱有三，故又設問答以明之也。太陽之邪，乘胃燥熱，傳入陽明，謂之太陽陽明，不更衣無所苦，名脾約者是也。太陽之邪，乘胃宿食與燥熱結，謂之正陽陽明，不大便，內實滿痛，名胃家實者也。太陽之邪已到少陽，法當和解，而反發汗利小便，傷其津液，少陽之邪復乘胃燥，轉屬陽明，謂之少陽陽明，大便澀而難出，名大便難者是也。

【集註】

程知曰「言三陽皆有入胃府之證也。陽明為水穀之海，中土為萬物所歸，故三陽經皆能入其府。邪自太陽傳入胃府者，謂之太陽陽明，即經所謂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是也，由脾之斂約，故用小承氣微下以和之。邪自陽明經傳入胃府者，謂之正陽陽明，即經所謂發熱汗出，胃中燥鞭譫語者是也，乃胃中邪實，故用大承氣以攻下之。邪自少陽轉屬胃府者，謂之少陽陽明，即經所謂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者是也，係津液內竭，故用麻仁丸潤下，以和其津液也。若三陽外證未除，則陽明正治之法，又不可用矣」。

【按】

太陽陽明為脾約所致，應用麻子仁丸。正陽陽明，用承氣輩。少陽陽明，可用小柴胡加芒硝或是大柴胡湯。句中言邪自太陽傳入胃府應改為轉屬入胃府才是，如同後面所寫的少陽陽明不就是說邪自少陽轉屬胃府嗎？

十、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浮而大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自汗出。

【譯】

陽明病，脈先浮而後接著大的，一定在固定的時間發潮熱。脈只有浮的，一定汗自出。

【講解】

陽明是重陽，以熱盛為主，所以剛開始惡寒，但很快就變自汗出而惡熱了。潮熱指固定時間的身熱，如潮水之有信。時，指固定的時辰。一般固定時間發作的，都與臟腑有關，原因在於十二條經絡有其精專營氣的灌注時間，在針灸上稱之為子午流注，而當逢十二經灌注氣血的時辰時，其氣血灌注的方向是從外經絡往內臟腑，當外經絡有淤阻和內臟腑有實，氣血灌注受到阻礙，便不得入，只得逆回而外出，造成身熱。陽明病除了熱盛外，還兼津虧，況且又見潮熱，發作有時，病在經之淤阻和腑之有實，則其病熱及津虧必盛，因此脈當浮而大，金鑑本的浮而緊，不符合熱證的潮熱，當以桂林古本為是。而後句的「但浮者」，亦是證明如此。脈但浮者，只是經的問題，不見腑病，故只有陽明經病的自汗出。

【按】

自汗是陽明證，盜汗是少陽證，盜汗當是自汗，文義始屬。

【註】

陽明病在經，脈當浮長，入府，脈當實大。今脈浮而緊，潮熱有時者，是陽明病而見太陽傷寒脈也，則知是從傷寒傳來。太陽傷寒之邪未罷，必無汗，故雖見陽明潮熱發作有時之證，仍當從太陽陽明傷寒治之，宜麻黃加葛根湯汗之。若見潮熱發作有時之證，而脈但浮不緊，是陽明病而見太陽中風脈也，則知是從中風傳來。太陽中風之邪未罷，必自汗出，當從太

陽陽明中風治之，宜桂枝加葛根湯解之。

【按】

因條文之差誤，故令此解。

【集註】

沈明宗曰「此陽明證而見太陽脈也。脈浮而緊，太陽表寒未罷之脈，潮熱發作有時，則陽明裏證已具。但浮者，太陽風傷衛脈，故必汗出也」。

十一、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脈遲，出汗多，稍微惡寒的，表未解，可以發汗，適合桂枝湯。

【講解】

脈遲為營氣弱血少，或是陰阻氣血。汗出多，表示氣中之氣往外快速，衛氣強。微惡寒，表示表未解。此條為衛強營弱，營衛不和，為桂枝湯證，故宜用桂枝湯。所以有是證用是藥，方證相合，非陽明表證需必用何方。

【按】

汗出多之下，當有「發熱」二字，若無此二字，脈遲，汗出多，微惡寒，乃是表陽虛，桂枝附子湯證也，豈有用桂枝湯發汗之理乎？必是傳寫之遺。

【按】

陽明本重陽，身熱，汗出多常為其證，然汗出多，氣中之血回流變少，也會使營氣弱，血內津虧，進而造成胃中乾，像這樣脈是浮而大。然此條，脈非浮而大，而是遲，遲是本質上自身就榮氣不足，血弱，非汗出多所造成。汗出多為衛氣強，脈遲為榮氣弱，病機為營衛不和，故宜桂枝湯。桂枝附子湯證的汗是汗出逐漏不止，與汗出多不同，汗出多代表每次的出汗很多，與遂漏不止的不止不相同。更何況桂枝附子湯是惡寒，而此條只有微惡寒。條文非傳寫之遺，而是醫家不明之遺也。



【註】

陽明病，脈當數大，今脈遲汗出多，設不發熱惡寒，是太陽表邪已解矣。今發熱微惡寒，是表猶未盡解也，故宜桂枝湯解肌以發其汗，使初入陽明之表邪，仍還表而出也。

【按】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其表之不解是營衛不和，故以桂枝湯調和營衛。下條的陽明病用麻黃湯亦是方證相和所用也。

【集註】

程知曰「此言中風傳陽明，表邪未解，仍宜用桂枝湯以解肌也」。

汪琥曰「此太陽病初傳陽明經，中有風邪也。脈遲者，太陽中風緩脈之所變，傳至陽明，邪將入裏，故脈變遲。汗出多者，陽明熱而肌腠疏也。微惡寒者，在表風邪未盡也。故仍從太陽中風例治之」。又曰「雖從太陽例治，但既云陽明病，仲聖法還宜用桂枝加葛根湯為是」。

【按】

脈變遲，只是陰阻氣血，營氣不足血弱，非指即將入裡，也非太陽中風緩脈所變，大部份病入於裡，脈將變沉才是。桂枝加葛根湯證必有《傷寒論》內葛根所用之項背強几几之證，若見陽明病而言宜用桂枝加葛根湯證，不見其葛根之所適之證，實是蛇足。

十二、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脈浮，先無汗而後接著喘的，發汗就會好，適合麻黃湯。

【講解】

脈浮為病在表，先無汗而後接著喘的為麻黃湯的病證。先無汗，表示氣中之氣不得出，心的輸送氣血遇到阻礙，進而影響肺靜脈的回流，肺靜脈回流不良，造成肺部的滲液，形成肺氣的淤塞，因而造成後接著喘。病機在於毛孔不開，氣中之氣不得外出，故用麻黃湯開毛竅，使氣中之氣得出，肺氣淤塞也會解，故發汗則

愈。

【註】

陽明病，脈應浮大，證應汗出。今脈但浮，表病脈也。無汗而喘，表實證也。是太陽之邪，未悉入陽明，猶在表也。當仍從太陽傷寒治之，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按】

諸三陽病皆有見麻黃及桂枝湯證者，如同三陰病皆有可見四逆湯證者，若以麻黃湯盡歸太陽傷寒而桂枝湯皆屬太陽中風，實是不可，好比春夏秋冬，因春風，夏熱，秋燥，冬寒之時節性質，而把在冬吹到風，就說是現在是春天，可以嗎？註家就是犯此等錯誤，把在陽明見到的桂枝湯證及麻黃湯證，硬是牽扯於太陽。

【集註】

張璐曰「陽明榮衛難辨，辨之全藉於脈證。風邪之脈，傳至陽明，自汗已多，則緩去而遲在。寒邪之脈，傳至陽明，發熱已甚，則緊去而浮在，此皆邪氣在經之徵。若入府，則遲者必數，浮者必實矣。設不數不實，非胃實也，必不勝攻下矣」。

【按】

若入府，浮者必轉沉，因而胃氣不得外行，則胃家必實，脈亦實矣。

汪琥曰「無汗而喘，但浮不緊，何以定其為陽明病？必其人目痛，鼻乾，身熱，不得眠，故云陽明病也」。

【按】

汪琥說的不錯，條文言陽明病，必有其陽明之病證，《內經》內陽明經的是動與所生病也是陽明病。

魏荔彤曰「此太陽陽明之證，入陽明未深，故令其邪仍自表出，不至歸於胃而無所復傳也」。

【按】

同樣的，註條文也是硬涉太陽，明明條文言陽明病了。若有太陽，則會言太陽陽明並病。

十三、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

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者，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脈先微而後接著汗出少的，是身體自行調和。汗出多的，是太過了。陽脈實，因而發病者的汗，汗出多的，也是太過。太過的，是陽氣絕在裏，亡失津液，大便因而鞭。

【講解】

陽脈表示脈是在表、向外、向上等的脈，陽脈微表示陽脈氣偏衰，氣既衰，則自身會有調節的反應，所以汗會變少，故條文說為自和。若是汗出多的，表示出汗太過，身體失去了調節反應，像我們在臨床上，有些病者已經是血虛了，但是經期血量卻很多，這就是脾不統血，氣虛不攝，這時我們除了補血外，還必須佐以健脾和補氣。相反的，血虛的病者，經期量少，這表示身體還可自行調和，沒有牽涉到脾不統血，氣虛不攝的問題，所以我們只要把血補足了，血量就會多的。陽脈充實，本來就應用發汗，去其實，如果因為發汗太多，除了該出的氣中之氣外，還耗損了回流的氣中之血，這就是太過了。陽氣中的氣中之血，本來就要回流入心，也就是入裡，但因為耗損了氣中之血或是發汗過度，把原本要回流的氣中之血也發掉了。原本陽氣要入裏濟陰氣的氣中之血少了或沒了，就是「陽絕於裏」了。此時血中之血與氣中之血交會於心，所產生的血是亡津液的，這些血會形成津虧血熱，隨著體循環分佈於陽處，再根據陰陽的原則，熱是往上往外的，若是以陰陽之界的橫膈為主的，在橫膈以上的陽區，因為頸項及腋為關，所以形成三部份，頭、手、肺（因為肺為心之華蓋，在心之上）。在頭會形成煩，嚴重的燥煩就形成神昏譫語。燥熱之血在手形成手心熱，皮膚的津虧血燥的癢。燥熱之血在肺則形成燥熱的咳、喘，麻杏甘石湯的病機就是如此。在橫膈以下的，因胃及咽居最上部，所以形成亡津液的咽痛、胃中乾，胃中乾相遞及小腸、大腸，就形成胃家實的陽明證，大便因此變硬了。

【註】

此承上條互詳其脈，以出其證也。脈陽微，謂脈浮無力而微也。陽脈實，謂脈浮有力而盛也。凡中風傷寒脈，陽微則熱微，微熱蒸表作汗，若汗出少者，為自和欲解，汗出多者，為太過不解也。陽脈實則熱盛，因熱盛而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汗出太過，則陽極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而成內實之證矣。勢不得不用下法。故欲發其汗者，不可不早慮及此也。

【按】

陽脈微與脈陽微是不同，陽脈指的是那些在外、在表、在上等等屬陽的脈，而脈陽指的是脈的陽性，《難經》所謂脈有陰陽，如在前後為寸、在上下為浮、在力道為洪、在速度為數等的陽。陽脈微表示在陽脈的氣偏衰，陽脈實表示在陽脈的氣實。所以註解的起點一非，未有終點反而成是者。像條文是陽絕於裡，卻改成陽極於裏，條文未言及的，硬是牽扯它物進來解釋，如「凡中風傷寒脈…」，這樣會使讀者更混亂。

【集註】

喻昌曰「陽微者，中風之脈，陽微緩也。陽實者，傷寒之脈，陽緊實也。陽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仲聖每於亡津液者，悉名無陽。玩本文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甚明。傷寒，發太陽膀胱經之汗，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氣化故也。發陽明胃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證，謂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病，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實，汗出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則陰津易致竭絕也」。

【按】

喻昌也是把陽脈微，用脈陽微來解釋。陽脈實，當成脈陽實也。陽絕於裡是亡津液的結果，因為發汗過多，也導致氣中之血的減損，氣中之血回流變少，使的血中之血與回流的氣中之血合成津虧的血，故曰「亡津液」。仲聖常說發汗過多亡陽，這裡單寫一字的陽是包含了氣血，若只言氣，則會寫陽氣，所以亡陽是陽的氣與血都失去了。至於大便鞭的成因，已於講解處詳言了，請參照。

十四、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

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原則上應多汗，反而沒有汗，病者的身體好像有蟲在皮膚中走的樣子，這是因為長久虛的緣故。

【講解】

陽明病為重陽，熱多津少是其本質，津少是因為身體要散熱，一直出汗，當時間一久，津液的過度耗損，反而無津可汗，故出現無汗。「身如蟲行皮中狀」是因久虛所導致的證狀，這裡的虛，沒有指氣虛或血虛，那麼就是指氣血兩虛。因為氣血俱虛，所以能走在皮膚的氣是有限的，好比是一條路只有少數的車，當車在路上走時，才有車子通過的震動，所以才會有身如蟲行皮中狀的感覺。這一條換句話來說，是久虛的人，患了陽明病，照道理講一般人患了陽明病本來就該汗出多，但因為這是久虛的病人，所以反而無汗，而且出現了身如蟲行皮中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患者很多，那就是長期洗腎的患者。

【註】

陽明病法當汗多，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以其人胃氣久虛，邪鬱於太陽之表，陽明肌腠不能宣發作汗故也。宜葛根湯小劑微汗，和其肌表，自可愈也。

【按】

吳謙誤解了條文的意思，如果再用汗法，我看病情不減反增，事實上，我們應該要補其久虛，因為此虛為氣血俱虛，故可以用氣血同補的方劑，又根據前賢的經驗「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法當急固」，補氣當重於補血。

【集註】

汗琥曰「按此條論仲聖無法治。常器之云『可用桂枝加黃耆湯』。郭雍云『宜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不知上二湯，皆太陽經藥，今係陽明無汗證，仍宜用葛根湯主之」。

【按】



病為久虛，不可用汗法。汗法如前條所言適合用於陽脈實，此是久虛，故知不可用汗法。

魏荔彤曰「陽明病法應多汗，今反無汗，但見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邪熱欲出表作汗，而正氣衰弱不能達之也」。

【按】

根據條文之義，身如蟲行皮中狀是正氣衰弱不能達之，非邪熱欲出表作汗也。

十五、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桂林古本】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並，脈小則愈。

【譯】

陽明病，開始想要吃，小便不通利，大便自調和，病者骨節疼，好像有蓋著東西發熱的感覺，忽然發狂，先汗出越多而後病解的，這是水不勝腸胃所生的穀氣，和汗併在一起出，脈小的就會痊愈。

【講解】

「陽明病，初欲食」，則胃氣通利。「小便不利」，則下焦氣化不利，所以下焦氣中之血的回流也會受阻。「大便自調」，表示整個胃家是正常的。「病人骨節疼」，是因為氣中之氣不得外出，歸入於氣中之血，使得氣中之血變多，又因小便不利，所以氣中之血內行變慢，淤阻骨節所致。因為氣中之氣外行不利，所以鬱阻而產生翕翕狀的發熱感。一般氣血淤阻在下焦，久而化熱則會導致熱在下焦，形成發狂或如狂的證狀，如熱入血室的小柴胡湯證、抵當湯證和桃核承氣湯證。也是因為小便不利，熱入下焦，所以造成奄然發狂。「濺然」，越聚越多的樣子。「濺然汗出」，表示汗越出越多，當越出越多時，氣中之氣也越通利了，所以病解。這是因為表所停的水（鬱阻的氣中之氣所化），不能勝過從胃腸來，向外通行的穀氣力道，所以和汗一起出於外。因

為氣中之氣得出，而越出越多，血中之氣就越減越少，所以脈變小。淤阻於外的氣中之氣流通，則病就愈了。所謂「脈大則病進，脈小則平」，就是這個意思。桂林古本的「脈小」相較於金鑑本的「脈緊」要來的好。

【註】

陽明病，初欲食，知其從中風熱邪傳來也。陽明受邪，當小便數，大便鞭，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知津未傷而胃自和，不成裏實也。既不成實，則在經之邪本輕，可自愈也。若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是太陽之表未除也。奄，忽也。忽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蓋以太陽傳來之邪本輕，陽明所受之邪自淺，津未傷而胃自和，仍當還表作解也。然必待發狂而解者，此胃中水氣不勝，初欲食之穀氣，穀氣長陽化熱，水不勝熱，釀汗共併而出，所以發狂作解也。凡將汗解，脈必先浮，今言脈緊則愈者，亦邪還於表，欲解應見之脈也。

【按】

一般欲食表示胃氣有流通，所以使氣血流通加速的中風，就是能食，而使氣血流通變慢的中寒，就是不能食。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不是太陽之表邪未除，若是則會寫太陽陽明並病，在條文這裡早已言明是屬於陽明，如同之前不能因為冬天有風，就把冬天認作春天，這意思是一樣的。奄然發狂是因為小便不利，熱在下焦所導致的，不是病者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筆者未聞病有發狂出汗就解了。人體飲食所產生的營衛，就是穀氣，營衛的本質是由內往外，往表，通行十二經的，當本身穀氣能勝水，則能把水與汗併發於外。因為汗出濺然，所以氣津會衰，脈會變小，而脈變小表示淤阻於表的水已經排出了，故病愈。三陰三陽，因感受的病因不同，則會有不同的證狀顯現，我們可以由是動與所生病，來了解是在三陰三陽病的何處。

十六、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濺濺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先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後反是汗出越來越多的，是轉屬陽明。

【講解】

傷寒為病因，因為條文末句為「轉屬陽明」，所以除了陽明外的其它二陽三陰皆可，主要在於陽明主中土，萬物之所歸。此條因前有發熱、無汗、嘔、不能食之病證，故所言的只限太陽和少陽，也符合篇前有太陽陽明、少陽陽明。「發熱、無汗」是氣中之氣不得出所導致的。「嘔、不能食」，是三焦和胃氣不通利導致的。造成先發熱、無汗、嘔、不能食是傷於寒。而後汗出越來越多，是因為素體陽盛，漸把寒去除，所以之後就汗出越來越多。「轉屬陽明」，因為陽明以熱多津少為主要表現，熱多故汗出多。

【註】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為太陽之邪欲傳也。若無汗，為太陽陽明之表尚在，汗之可也。今反汗出濺濺然者，是邪已轉屬陽明之府，可下不可汗也。

【按】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並不一定是太陽之邪，少陽也有可能。《傷寒論》的傳指的是傳經，如太陽之表傳入經絡。若是太陽變成陽明，則曰轉屬。汗出濺濺然與入府無關。

【集註】

成無己曰「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者，太陽受病也。若反汗出濺濺然者，是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故經曰『陽明病法多汗』」。

方有執曰「嘔不能食，熱入胃也。反汗出者，肌肉著熱，膚腠反開也」。

程應旂曰「太陽本證現在，而反汗出濺濺然者，雖表證未罷，已是轉屬陽明也。濺濺，連綿之意，即俗云『汗一身不了，又一身』是也」。

十七、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當發汗，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譯】

傷於寒，脈浮，發熱，沒有汗，病者的表沒有解，應當發汗，不可給白虎湯。口渴想要喝水，沒有表證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為病因，脈浮代表病在表。「發熱、無汗」，因毛竅閉塞。氣中之氣不得出，所以造成表不解。條文的其病機在於毛竅閉塞，所以「當發汗」，應當用開毛竅的麻黃湯類，如單純表寒用麻黃湯，表裏皆寒用小青龍湯，表寒裏熱用大青龍湯。「不可與白虎湯」，白虎湯是用來治肺胃氣熱的，或是溫病和暑病的熱多津少，像此條是傷寒，若是用白虎湯，則裏氣變寒，則成表裏皆寒，恐變為小青龍湯證。口渴想要喝水，表示胃氣熱津液少，如果有表證，則是大青龍湯證，像這裏沒有無汗、發熱、惡寒的表證，所以就可以用清胃熱的白虎湯加補氣津的人參來主治之。這裡的人參要用性涼的西洋參為宜，若是理中湯內的人參則應用性溫的東洋參為佳。

【註】

傷寒之邪，傳入陽明，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雖有燥渴，乃大青龍湯證，不可與白虎湯。即有陽明渴欲飲水熱證，應與白虎者，亦必審其無太陽表證，始可與也。加人參者，以其脈浮不滑，非有餘也，且欲於大解熱中，速生其津液也。

【按】

這裡只有傷寒的病因，並無病位，註解實不應牽扯而單指陽明，難道太陽沒有嗎？況之前條文又說脈浮、發熱、無汗是太陽之邪，讓讀者何去何從呢？還是老話重提，不要因冬天有風，就說是春天，不要因傷寒出現的證，如脈浮、發熱、無汗，就硬說它是太陽或陽明病。

【集註】

鄭重光曰「此申明用白虎湯之法。以白虎但能解熱而不解表，若稍帶外感，有無汗、惡寒、身痛、頭疼之表證，慎不可用也」。

【按】

白虎湯可以解溫病和熱病屬熱多之表，因為白虎湯從肺胃直接清其熱，使外出的榮衛變涼，則表熱可解。也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有醫家認為白虎湯可解表，實因於此。

【白虎加人參湯方】

於白虎湯方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方

十八、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脈浮滑，此以裏有熱，表無寒也，白虎湯主之。

【譯】

傷於寒，脈浮滑，這是因為裏有熱，表無寒，可用白虎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是個病因，一般傷寒大都是脈浮緊，無汗，這是「寒」的病因對人體氣血流動的影響，然而若是病者素體陽盛，則寒會很快被去除，反而變成不惡寒而惡熱的陽明病證。此外，這寒也有可能反激起素體過度的熱反應，如同最早的條文的陽明病，惡寒將自罷，反汗出而惡熱也。「脈浮」表氣血向外，「脈滑」表示陰陽的血盛，陰為陽之根，故知裏有熱，又脈不緊，所以說表無寒。

【按】

王三陽云「經文『寒』字，當『邪』字解，亦熱也，其說甚是。若是『寒』字，非白虎湯證矣」。

【按】

這是傳抄的錯誤所導致的，不需強解「寒」為「邪」字，因為仲聖用思精，一字有一字之意，是寒就寫寒，是邪就寫邪，不會混用，由條文之意來推理，我們可以知道是傳抄之誤。

【註】

此言傷寒太陽證罷，邪傳陽明，表裏俱熱，而未成胃實之病也。脈浮滑者，浮為表有熱之脈，陽明表有熱，當發熱汗出。滑為裏有熱之脈，陽明裏有熱，當煩渴引飲，故曰「表有熱，裏有熱也」。此為陽明表裏俱熱



之證，白虎乃解陽明表裏俱熱之藥，故主之也。不加入參者，以其未經汗、吐、下，不虛故也。

【按】

此只言傷寒，未言是太陽。傷寒，出現了，脈浮滑，表示此人素體熱盛，所以表寒馬上被熱所去除，雖傷寒是病因，然素體熱遠勝於外寒，則外寒馬上被去除，脈不浮緊而反現浮滑，故條文言「裡有熱，表無寒」。由此我們可知，視病必內外合參，須知世間陰陽，有常有變。脈浮指表，脈滑指血偏盛，意思是內外表裡的血皆盛。因為條文言傷寒，所以脈當浮緊，但是脈已變浮滑，相較之下，寫「表無寒」，會比「表有熱」好。凡是亡津液及亡血，都要加入參，與汗吐下無關，若是汗吐下而亡津液，也一定要加入參。

【集註】

程知曰「滑則裏熱，云浮滑則表裏俱熱矣。大熱之氣，得辛涼而解，猶之暑暍之令，得金風而爽，故清涼之劑，以白虎名之」。又曰「厥陰條中有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可證此條之非裏有寒矣」。

【按】

滑是血獨盛，浮是表病，氣血往外行所致的，屬於陽。不論是氣獨盛的洪脈或血獨盛的滑脈，其主要的的原因都是因為胃的運化功能太過，致使榮衛的有餘而致偏盛。因為脾胃為後天氣血的生化來源，治療上皆以減緩胃的運化為主，故用白虎湯。厥陰病篇的脈滑而厥，意思是脈先滑而後厥，厥是陰陽氣不相順接。當陽氣只知外出而不回頭，也是陰陽氣不相接的厥，像有人的手汗出很多而後手是冷的，這是因為氣中氣向外的力道太強了，使得回流的氣中之血被拉往外了，所以大部份氣血只有向外而少向內。也有人的氣血往橫膈以上的陽走，而不下行，脈也會是滑的，但是下半身因為氣血不行而冷，這種氣血流行只有向陽而沒有向內來接續陰，也是厥。以上的例子的厥，都是因為陽盛，胃氣太盛之故。像這種脈滑而厥的，與裡陽不足導致陰處氣血不能至外接於陽處的厥不同，而這種裡陽不足的脈是微細而厥，屬於少陰寒證。

魏荔彤曰「此裏尚為經絡之裏，非藏府之裏，亦如衛為表，榮為裏，非指藏府而言也」。

【按】

裏是胃腑，裏有熱是胃腑有熱，所以白虎湯是治胃腑之氣熱。既能治腑氣熱，熱為陽，主外散，故亦能治胃腑外胃經之氣熱。同樣的，榮衛之氣從胃至肺、心再至膚表，故其可運用於肺及心的熱，以及皮肉之熱，如麥門冬湯、竹葉石膏湯，都是白虎湯的變方。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碎）一觔，甘草（炙）二兩，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柯琴曰「陽明邪從熱化，故不惡寒而惡熱。熱蒸外越，故熱汗出。熱爍胃中，故渴欲飲水。邪盛而實，故脈滑，然猶在經，故兼浮也。蓋陽明屬胃，外主肌肉，雖內外大熱而未實，終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能沉內，辛能走外，此味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為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用為臣。甘草、粳米調和於中宮，且能土中瀉火，稼穡作甘，寒劑得之緩其寒，苦劑得之平其苦，使二味為佐，庶大寒大苦之品，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煮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為西方金神，取以名湯，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方中有更加人參者，亦補中益氣而生津也。用以協和甘草、粳米之補，承制石膏知母之寒，瀉火而土不傷，乃操萬全之術者也」。

十九、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桂林古本】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大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

宜桂枝湯。

【譯】

病人煩和熱，汗出病狀就解了。又大部份像瘧疾的樣子，下午的時候發熱的，是屬於陽明。脈充實的，適合攻下。脈浮大的，適合發汗。攻下的，給與大承氣湯。發汗的，適合桂枝湯。

【講解】

病人有煩，表示血中之氣不足，造成血的燥熱，熱性向上，所以造成煩。然而病人也有熱，可見燥熱之甚，已影響全身，所以原本陽處的熱，也侵犯至陰處。「汗出而解」，因為出汗把熱帶走，所以病證就解，然而若是沒汗出，則全身熱又再起，形成熱及不熱的兩種狀態，所以條文說「又如瘧狀」，像這種可歸屬於但熱不寒的瘧。「日晡所」是下午的時候，屬於陽明。日腑所發熱，一般在固定的時間發熱，代表臟腑有病，主要是因為子午流注，十二經絡的精專營氣灌注的關係。「脈實」，表示脈象內浮、中、沉的位置，中部的脈實。〈平脈法〉「中部分經以候腑」，中是代表腑，平脈法言中部分經以候腑，所以可知是腑的實，因此適合攻下。此外陽明之府有胃及大腸，然此熱勢已及全身，可見較適合大承氣湯。如果是脈浮大，浮是病在表，脈大為勞，因為病在表，所以適合發汗，又因為脈大為勞，不宜過汗，宜調合榮衛，故宜桂枝湯，其實我們也可以斟酌加一些養陰的藥。

【註】

病人，謂病太陽經中風、傷寒之人也。太陽病煩熱，汗出則應解矣。今又寒熱如瘧狀，每至日晡所即發潮熱。日晡者，乃申酉陽明王時，故曰「屬陽明也」。證雖如此，當審其果盡歸陽明耶？抑或尚兼太陽也？故又當以脈辨之。若脈實者，邪已入裏，則汗出潮熱，為陽明下證，宜與大承氣湯下之。若脈浮虛者，邪尚在表，則寒熱如瘧，仍屬太陽當汗之證也，宜與桂枝湯汗之。

【按】

病人條文未言是太陽經中風或是傷寒之人，註家實不可自添，進而害條文之義。氣中之氣鬱而不得出的熱，汗出則解，然而若是津虧血虛之熱，汗出雖能暫解，然後又將會復熱，以其病機不

同也。因汗出而熱退，後接著又熱，所以會如瘧狀，而且其熱會因發汗耗氣津，氣津愈虧而更甚，嚴重的，有時會變成風溫。「脈實」為腑實，因在中取的部位。

【集註】

程知曰「病人得汗後，煩熱解，太陽之邪，將盡未盡，其人復如瘧狀，日晡時發熱，則邪入陽明審矣。然雖已入陽明，尚恐未離太陽，故必重辨其脈，脈實者可下。若脈浮虛者，仍是陽明兼太陽，便宜汗而不宜下也」。

【按】

與吳謙的注解同，都是將病人之煩熱，歸諸於太陽，然條文並未有「太陽病」之文。

二十、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鞣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若是吐，若是攻下，若是發汗了以後，一點煩，小便次數多，大便因此變硬的，給與小承氣湯調和之，就會好。

【講解】

太陽病，若是吐、下、發汗後，亡失津液，則氣中之血的回流變少，導致整體的血中之氣變少，形成津虧血熱，這些血熱的血會往陽處跑，例如上行到頭則形成煩，故微煩表示上行到頭的熱不多。如在胸中則心煩，如在肺則咳喘，如在中焦的胃，則蒸蒸發熱，胃氣不和，譫語的，要用調胃承氣湯，調胃承氣湯的調胃是指病位在胃。若是在小腸，則形成小便數，大便硬，要用小承氣湯。小承氣湯之小是指病位在小腸。若是在大腸則與消化後的糟粕形成燥屎，阻塞大腸，要用大承氣湯。大承氣湯的大是指病位在大腸。

【註】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不解，入裏微煩者，乃梔子豉湯證也。今小便數，大便因鞣，是津液下奪也，當與小承氣湯和之，以其結熱未甚，入裏未深也。

【按】

梔子豉湯是屬於虛煩，其原因是氣血本向外，然而受到攻下，向外和向內力量相互拉扯僵持，造成位於兩者之間的胸中形成虛，故呈現心中懊憹的證狀。小便數和大便因鞭是津虧血熱的血流往小腸所造成的。小腸的氣不和，故用小承氣來和小腸氣。

【集註】

喻昌曰「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皆是邪漸入裏之機，故用小承氣湯和之」。

程應旂曰「吐、下、汗後而見煩證，徵之於大便鞭，固非虛煩者比。然煩既微而小便數，當由胃家失潤，燥氣客之使然。胃雖實，非大實也。以小承氣湯取其和也，非大攻也」。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厚朴（去皮，炙）二兩，枳實（大者，炙）三枚。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桂林古本】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二兩（炙去皮），枳實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初服更衣者，停後服，不爾者，盡飲之。

二十一、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鞭，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趺陽脈先浮而後接著濇，浮則胃氣強盛，濇則小便次數多，浮數相糾合，大便就硬，病者的脾受約束，麻子仁丸主治之。

【講解】

趺陽脈指的是胃經趺陽部的脈，與足部的少陰脈為陰陽相對的脈，趺陽候陰中之陽，少陰脈候陰中之陰。同理，另外有人迎脈



和寸口脈，兩者是候陽的，人迎脈候陽中之陽，寸口脈候陽中之陰。趺陽脈在足蹠上部衝陽穴的位置，是用來候後天脾胃的。浮是氣血在外，表示向外的力道勝於向內的力道，所以脈浮。胃是屬陽腑，脾是屬陰臟。因為趺陽脈浮，浮為脈陽，所以知道屬陽的胃氣強過屬陰的脾氣。濇是血偏衰，血中之氣的不足。血中之氣的不足其原因來自於亡津液，若不是汗出很多，那麼就是小便過多，因為條文沒有說到汗多，所以得知濇則小便數。因為脈浮的胃氣強，氣血往外多，往內少，再加上脈濇的小便數，血中之氣不足，兩個原因相糾合，所以造成大便鞭。這是病者的氣血向外大於向內之力，造成脾胃氣血不足，脾氣受到約束導致的，所以治療上用麻子仁丸來治療。麻子仁丸內含有輕量的小承氣湯使氣血向內，再加上泌潤大腸的杏仁，泌潤小腸的麻子仁，和補營氣弱血少的芍藥，綜合成麻子仁丸來治療。

【註】

趺陽，胃經脈也。趺陽脈浮而濇，陽浮則胃氣強，陰濇則小便數，陰陽相搏，則熱盛而液竭矣，故大便則鞭也。其名為約者，謂脾為邪所約束，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名脾約也。以麻仁丸主之，養液潤燥，清熱通幽。其不敢恣行承氣者，以脈濇故也。

【按】

脾約的原因不是外邪，而是胃氣強，相較之下所以脾氣弱，再加小便數的津虧，這兩種原因所導致，非有邪也。

【集註】

程知曰「言胃脈浮濇，不可大攻，宜用麻仁丸潤法也。趺陽，胃脈也。在足跗上，動脈應手。浮則陽熱盛而胃強，濇則陰津少而小便數。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胃陽強則脾陰弱，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約其食物，如一、二彈丸也，此不當下而當潤之」。

程應旄曰「麻仁丸潤燥通幽，傷寒不可恣行大承氣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其為太陽陽明，非正陽陽明胃家實者比也。推之少陽陽明，其不可以正陽陽明胃家實之法治之，更可知矣」。

汪琥曰「以胃強脾弱，為脾約作解。蓋以胃中之邪熱盛為陽強，故脈浮。脾家之津液少為陰弱，故脈濇。用麻仁丸者，以瀉胃中之陽而扶脾之

陰也」。

【按】

麻子仁丸的作用是使原本向外過多的氣血，使其向內，進而滋潤腸道。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芍藥半觔，枳實半觔，大黃（去皮）一觔，厚朴（去皮）一觔，杏仁（去皮、尖，熬，別作脂）一升。

右六味，蜜合丸，如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和為度。

【桂林古本】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半斤(炙)，大黃一斤(去皮)，厚朴一只(炙)，杏仁一升(去皮尖)。

上六味，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集解】

方有執曰「麻子、杏仁能潤乾燥之堅，枳實、厚朴能導固結之滯，芍藥斂液以輔潤，大黃推陳以致新，脾雖為約，此能疏之」。

二十二、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吐了以後，腹脹滿的，給與調胃承氣湯。

【講解】

傷寒，吐了後，一般氣血會往內走，因為吐是陰法，是由外向內的內攻方式。吐了後，我們可以預測，有可能有結胸、心下痞、協熱利的情況發生，若是結胸用大小陷胸湯，若是心下痞用瀉心湯類，若是協熱利則用桂枝加人參湯，若是利遂不止則用葛芩連湯，然而條文只出現腹脹滿的病證，這代表吐了後，氣血鬱阻於胃區，導致胃以下的淋巴回流不良因而導致腹脹滿，所以治療上要瀉胃部的氣血之實，所以用調胃承氣湯。用酒浸大黃推動胃腸部的血流使其向外泌液（有醫家言大黃發腸胃的汗，麻黃發皮表

的汗，形容很是貼切），用芒硝讓胃腸道內形成高滲來輔助大黃來排除胃中之氣實，用炙草來緩和藥力，不使太峻，也使藥劑作用的力量可以持久，炙甘草亦可以補心脾之氣。

【註】

傷寒，吐後，胸不脹滿而腹脹滿者，是表邪已盡，胃中壅熱，故也。宜與調胃承氣湯，下其熱而和之。以無鞭痛，故不用大小承氣也。

【按】

吐後，腹脹滿是氣血鬱阻於胃，非表邪已盡，而是氣血內陷於胃。

【集註】

程知曰「言吐後腹脹滿宜調胃也。熱在上焦則吐，吐後腹脹滿，則邪不在胸，其為裏實可知。然脹滿而不鞭痛，自不宜用急下之法，但與調胃承氣，和其胃熱可耳。《內經》云『諸脹腹大，皆屬於熱也』」。

【按】

凡傷寒吐下，而使氣血內陷於中焦者，屬熱者，在胃，以其為陽也。屬寒者，在脾，以其為陰也。故利遂不止之在胃者，為葛芩連湯。協熱利之在脾者，為桂枝人參湯。然瀉心湯之心下痞，為胃實熱兼脾虛寒，故在胃實熱有黃芩、黃連、半夏、大黃之藥，在脾虛寒有乾薑、人參、炙甘草、大棗之藥也。

程應旄曰「吐傷津液，燥氣不能下達，遂成土鬱，是以腹脹滿，用調胃承氣，一奪其鬱可耳」。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去皮、酒浸）四兩，甘草（炙）二兩，芒硝半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煮兩沸，少少溫服之。

【桂林古本】

【調胃承氣湯方】

甘草二兩（炙），芒硝半升，大黃四兩（酒洗）。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溫頓服之。

【方解】

方名調胃承氣者，有調和承順胃氣之義，非若大小承氣專攻下也。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火淫於內，治以苦寒」。君大黃之苦寒，臣芒硝之鹹寒，二味並舉，攻熱瀉火之力備矣。恐其速下，故佐甘草之緩。又恐其過下，故少少溫服之，其意在不峻而和也。

二十三、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沒有催吐，沒有攻下，心煩的，可以給與調胃承氣湯。

【講解】

陽明病，沒有催吐，沒有攻下，心煩的，表示這煩並不是因為吐、下導致津虧血熱的煩。若是津虧血熱的煩，脈浮滑的我們用白虎湯，脈實的我們用調胃承氣湯。此條雖然未經吐下，然而胃中氣血鬱阻，導致胃中實熱，熱上擾心，所以用調胃承氣湯來去除胃中實熱。

【註】

陽明病，謂已傳陽明，不吐、不下，心煩者，謂未經吐、下而心煩也，其為熱盛實煩可知。故與調胃承氣湯瀉熱，而煩自除也。

【集註】

成無己曰「吐後心煩謂之內煩，下後心煩謂之虛煩，今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則是胃有鬱熱也，與調胃承氣湯以下其鬱熱」。

喻昌曰「胃氣及津液，既不由吐、下而傷，則心煩明係胃中熱熾，故可與調胃承氣湯」。

二十四、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發熱，汗出多的，要趕快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陽明為重陽，主陽盛陰衰，所以本身相對來說是熱多水少，然而一般汗出後，若是以太陽來說，發熱會減或無。若是汗出多而發熱不減，則表示此是盛熱在裏，所以汗出不能解，一定要清裏熱的本源。本條發熱，汗出多，表示熱勢極盛，津液虧損嚴重，所以要趕快攻下，故適合用大承氣湯。

【註】

陽明病，不大便，發熱，汗多不止者，雖無內實，亦當急下之。蓋因陽氣大蒸於內，恐致陰液暴亡於外，故以全津液為急務也，宜大承氣湯下之。

【集註】

喻昌曰「汗多則津液外滲，加以發熱，則津液盡隨熱勢，蒸蒸騰達於外，更無他法以止其汗，惟有急下一法，引熱勢從大腸而出，庶津液不致盡越於外耳」。

程應旂曰「此等之下，皆為救陰而設，不在奪實，奪實之下可緩，救陰之下不可緩」。

沈明宗曰「陽明裏實，以潮熱微汗為正。茲見發熱汗多，乃裏熱熾盛之極，蒸騰胃中津液，盡越於外，非亟奪其邪以救津液不可，故宜大承氣湯急下也」。

【大承氣湯方】

大黃（酒洗）四兩，厚朴（炙，去皮）半觔，枳實（炙）五枚，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桂林古本】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炙去皮），枳實五枚（炙），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納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方解】



諸積熱結於裏而成滿痞燥實者，均以大承氣湯下之也。滿者，腹脅滿急脹，故用厚朴以消氣壅。痞者，心下痞塞硬堅，故用枳實以破氣結。燥者，腸中燥屎乾結，故用芒硝潤燥軟堅。實者，腹痛大便不通，故用大黃攻積瀉熱。然必審四證之輕重，四藥之多少適其宜，始可與也。若邪重劑輕，則邪氣不服。邪輕劑重，則正氣轉傷，不可不慎也。

【按】

諸血熱燥結於裏，方解中少了燥的病因。厚朴是用來擴張血管，枳實是用來擴張淋巴管，再用大黃，使氣血行於陰，使腸胃道充血，故大黃會使人有腹痛之便意產生。用芒硝來潤屎之燥，軟屎之堅，因為芒硝為鹽類，可加速腸胃道微血管的滲液，使燥屎潤而軟。這樣腸胃燥熱之因可去，腸胃吸收功能可以恢復，氣血便可回復。

【集解】

柯琴曰「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也，故攻積之劑，必用氣分之藥，因以承氣名湯。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為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為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瀉下也，因名曰大。味寡性緩，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因名曰小。且煎法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煮朴、枳，取五升，去滓，內大黃，再煮取二升，內芒硝，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聖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若小承氣，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黃而煎法不同，此可見仲聖微和之意也」。

【按】

諸病都由於氣血不平和所致，或因於虛，或因於實，然氣為血帥，血為氣之本，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淤，氣虛則血虛，氣實則血實，所以治病必察其本之所在。若是氣實而致血淤，去其氣實則血淤可復，不需加去淤的血藥也，這便是治病求其本。厚朴倍大黃主要是因為燥勝，血管因燥所以使得血管收縮變小，故重用厚朴擴張血管，方名大承氣，大是指其病位在大腸，大腸為燥金之腑。大黃倍厚朴是因為血流不足，病在血脈，故倍用大黃以增腸胃道血循，方名小者，病位在小腸，因小腸者心之腑，心主

血脈。

程知曰「調胃承氣，大黃用酒浸。大承氣，大黃用酒洗，皆為芒硝之鹹寒而以酒制之。若小承氣，不用芒硝，則亦不事酒浸洗矣」。

二十五、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大便初鞭後澹者，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譯】

陽明病，攻下，心中先懊懣而後接著煩。胃中有乾燥大便的，可以攻下。肚子稍微滿，大便開始是硬的後來稀黏的，不可以攻下。如果有乾燥大便的，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陽明病指的是病位在陽明，如果用了下法，氣血往內行，停滯於胸腔內，就會形成心中懊懣，也就是熱在上，寒在下，與攻下後形成的心下痞是一樣的道理，心下痞是氣血留滯於胃腸道，因為陰陽的性質，所以造成熱在胃，寒在脾。因為熱在上，所以懊，寒在下，所以懣，一般而言都是用梔子豉湯，以梔子來清上熱，以豆豉來除下寒，又因為條文是「心中懊懣而煩」，所以是胃中有燥熱上衝，淤於胸中，形成先懊懣而後熱繼續往上行到頭，就變煩了。又此條「胃中有燥屎」，胃中有燥屎的原因，是因為陽部的氣血停在胸中，而陰部的氣血因攻下而失去，造成胃中氣血的耗損而造成燥，進而形成燥屎。脾胃為氣血後天的來源，燥屎影響後天氣血的來源，所以需要先把燥屎去除，恢復胃腸的功能，不然在服用梔子豉湯後，梔子豉湯會因為胃內燥屎對胃腸吸收功能的影響，使得梔子豉湯的吸收不好，不能發揮其功能，所以條文才說可以攻下，主要是先把影響胃功能的燥屎去除，恢復腸胃的吸收功能才行。若只是「腹微滿」，腹微滿表示腸胃向上的氣血，因為攻下而流動不佳，換句話說，氣血並沒有因為攻下的失去而形成燥，只是造成流動不佳而已。大便初鞭後澹表示大腸吸收水的功能沒有問題，只是小腸吸收水的功能有問題所導致的結

果，像這種大腸並沒有燥結而且小腸的功能也不好，所以是不可以攻下。像這種有燥屎的，和胃氣不和不太一樣，胃氣不和是用調胃承氣湯，而這種有燥屎適合大承氣湯，之所以說宜大承氣湯，因為大承氣湯的病位是大腸，而此條的病位在胃，胃與大腸二者同為陽明，所以可以用病位在大腸的大承氣湯來治療同為陽明的胃，因為是變通的方法，所以用宜字。

【註】

陽明病，下之後，心中懊憹而煩者，若腹大滿，不大便，小便數，知胃中未盡之燥屎復鞭也，乃可攻之。若腹微滿，不可攻也。誤攻必變脹滿不能食，飲水則噦等逆矣。若果有燥屎，宜下者，以大承氣湯下之。

【按】

這條是因為陽明病攻下後，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氣血沒有因為攻下而下陷淤阻於胸或腹，還在表，這時還是用解表的藥。第二種下陷於胸中，若是水熱俱多則形成結胸，熱多水少則為梔子豉湯，熱少水多則形成寒實結胸。第三種，若是下陷在於腹中，造成下利，屬胃者為陽為熱，如利遂不止的葛芩連湯證，屬脾者為陰為寒，如協熱利的桂枝加人參湯證。若是下陷在腹中，造成痞證，關乎胃的，證見胃熱的熱痞，為三黃瀉心湯證，若兼有外寒的，為附子瀉心湯證。關乎脾胃的，證見胃熱脾寒的痞，為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證、甘草瀉心湯證、旋覆代赭湯證。

【集註】

方有執曰「可攻以上，以轉失氣言。懊憹，悔憹痛恨之意。蓋藥力不足以勝病，燥鞭欲行而不能，故曰『可攻』，言當更服湯以促之也。腹微滿以下，以不轉失氣言。頭鞭後澹，裏熱輕也，故曰『不可攻之』，言當止湯勿服也」。

【按】

懊憹是因為胸中痞所造成的結果，何謂胸中痞呢？也就是上有熱形成氣熱不得出的懊，下有寒形成氣凝不得行的憹。所以用梔子豉湯，梔子清上部氣熱的懊，豆豉行下部氣凝不行的憹。一般懊憹不可用攻下，若是攻下會使氣血下陷於腹，就形成心下痞了。此條可攻是因為胃有燥屎，原因是陰部氣血因攻下耗損而造成燥，

陽部氣血內陷於胸造成心中懊懣。可攻是因為陰部氣血少的燥造成胃中有燥屎，有影響到腸胃對藥物的吸收，所以可攻，並不是因為心中懊懣而煩。

程知曰「言有燥屎，即可大攻下也。下後心中懊懣而煩者，虛煩也，當與梔子豉湯。若胃有燥屎，則非虛煩，故可攻。腹不甚滿，則無必攻之法，有燥屎則非先鞭後澹者也，故可攻」。又曰「便鞭與燥屎不同。便鞭者，大便實滿而鞭。燥屎者，胃中宿食，因胃熱而結為燥丸之屎也。故便鞭，猶有用小承氣者。若燥屎，則無不用芒硝之鹹寒也」。

【按】

下後心中懊懣而煩者，此處的煩，是先懊懣而後有煩，是胃中燥熱所造成，以顯示後條中胃有燥屎之義。這種情形與梔子豉湯證之先有虛煩不得眠，再接「劇者反復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主之」不同。

程應旄曰「末句乃申可攻句，以決治法」。

二十六、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澹，未定成鞭，攻之必澹，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小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大便，但初頭鞭後必澹，未定成鞭，攻之必澹，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譯】

得了病已經二三個白天了，脈弱，沒有太陽病證及柴胡證，煩躁，心下硬，到第四五個白天，雖然能吃，用小承氣湯，稍稍給與，稍微調和，使身體稍安。到第六個白天，給小承氣湯一升，若是沒有排便，到第六七個白天，小便少的，雖然沒有排便，只是大便起初是硬的，後面的一定稀澹，還未必定成硬，攻下了一定稀澹。一定要小便通利，大便確實變硬，才可以攻下。適合大



承氣湯。

【講解】

得病已二三個白天，代表有可能太陽、陽明、少陽受病。脈弱代表氣偏衰。無太陽柴胡證，表示太陽少陽不受，意指陽明受病。因為得之是二三日，而陰受病在四日後，此煩躁不是少陰病的煩躁，所以此處的煩躁為胃家的煩躁。煩為熱上衝頭，躁為陽氣不能下至足，主要是因為胃腸氣燥熱所致。胃中燥熱津虧，胃因津少失潤而變鞭，故言「心下鞭」。到第四、五個白天，雖然能食，代表胃腸之氣還可流通。不過煩躁、心下硬，是胃腸中燥熱所造成的，欲去其燥熱，來治療其證，應當用小承氣湯，又因為脈弱的氣偏衰，所以只能少少與，微和之，使病者稍安而使煩躁去，又可避免過度攻下，導致更虛的後果。到了第六個白天已接近經盡之時，若是病證還未去，可以待正氣恢復，給與完整的小承氣湯一升來除去燥熱，若是服了小承氣湯沒有大便的，在第六、七個白天，經盡的轉接時刻，小便量少的，表示下焦氣道沒有通利，雖然沒有大便，但可以知道大便起頭是鞭，後面一定溏薄，未必一定是全鞭，如果攻下一定會造成溏瀉，損傷正氣。一定要等到小便通利，下焦氣道通暢，大便變鞭後，再攻下，攻下適合大承氣湯，因為前面已有給與小承氣湯一升，沒有大便，表示小腸無燥結，結在大腸，故適合給與大承氣湯。

【註】

得病二、三日，無太陽、少陽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不大便。若脈大，屬正陽陽明，胃實之證也，下之無疑。今脈弱，雖胃和能食，不可輕下，只可與小承氣湯，少少與而微和之，令其小安。次日仍不大便，繼與小承氣湯促之。若六、七日竟不大便而小便少者，即不能食，亦屬胃中尚未乾燥，屎未定鞭，如大攻之，初見鞭復必溏也。須待小便利，知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集註】

方有執曰「太陽不言藥，以有桂枝、麻黃之不同也。少陽言藥，以專主柴胡也。凡以此為文者，皆互發也。以無太、少二經證，故知此屬陽明，以脈弱，故宜微和，至六日以下，乃歷敘可攻、不可攻之節度也」。



【按】

六七日病情轉變，經盡之時，情形有三種，一種是經盡而愈。一種是再經。另一種是變壞入裏了。

程應旄曰「能食以結在腸間，而胃火自盛也。先以小承氣湯少少與之，和胃中之火，令小安後，以前藥增至一升，去腸中之結。既用小承氣矣？而又減去分數，接續投之，以脈弱之胃，其稟素虛，而為日又未久也」。

【按】

程應旄講的不錯，但既是結在腸間，用小承氣湯，是以其病位在小腸，若是胃中燥熱，則應是調胃承氣湯了，文中言小承氣湯和胃中之火，非也。

張璐曰「此段之能食、不能食，全與辨風寒強弱無涉。言能食者，不可以為胃強而輕下。不能食者，不可以為胃中有燥屎而輕下也」。

二十七、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實，雖汗出而不惡熱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者，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譯】

陽明病，脈實，雖然先汗出而後不接著惡熱的，病人的身體一定重，短氣，先腹滿而後接著喘。有潮熱的，這是外將要解了，可以攻裏。手腳汗出多的，這是大便已經硬了，大承氣湯主治之。若是汗多，稍微發熱，惡寒的，外還沒有解。病人的熱不潮的，還不到可給與承氣湯的時候。如果腹大滿不通的，可給與小承氣湯，稍微調和胃氣，不要使大泄下。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脈實代表氣血俱實，《醫宗金鑑》說是

脈遲，脈遲為寒為虛屬陰，既然為寒為虛，則如《傷寒論》所言「陰不得有汗」，陰主收斂之故，況此條為陽明病，故知脈遲是不妥當的。陽明病初起雖惡寒，然因其為重陽（《易經》為二陽爻），所以先汗出而後接著惡熱。因為此條脈實，氣血俱盛，故雖汗出，然氣血之津液雖減，但無妨其盛，故先汗出而後不接著惡熱。而因為脈實，又汗出，氣血盛又向外，向外多，回流少，可知表處之氣血淤阻，故造成身必重。短氣，因為表之氣血不通，影響到心的輸送，進而影響到肺，故造成短氣。肺氣的不利，影響到脾胃氣的上承，造成腹滿。脾胃氣的不利也影響腹腔的血循，由於表部裡部血液的循行不利，造成心臟鬱血的短氣，故條文言「腹滿而喘」，先腹滿而後接著喘。「潮熱」，凡是有固定時間的發熱，不是營衛不和，就是臟腑有病，如條文「病人臟無它病，時發熱自汗出者，此為營衛不和，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就是告訴我們這個道理。而又有條文言「潮熱者，實也」，故條文言「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濇然是指汗越出越多，表示裡熱愈來愈盛。雖然手足皆在外為陽，然而再細分之，則手為陽，足為陰。因熱性向上，所以以頭汗出最易，其次是手，最終是足。所以若是足出汗，表示熱非常之盛，已至下焦之位（《難經》言從臍以下至足是下焦），所以條文才說「此大便已鞭也」。下焦熱盛，用大承氣湯主治之。若是汗出多，表示表氣通利。微發熱，則表示氣中之血回流的不良所造成的，不是氣中之氣外出受淤阻造成的（因為有汗）。表部氣因回流不良淤阻，受外部氣溫影響變冷，故造成惡寒，這是表未解，不可以攻下，攻下則有可能成陷胸、痞及利遂不止、協熱利。像這種屬於氣中之血淤阻的表證，其解表要用五苓散。此外若是沒有潮熱的，表示腑未成實，不可給與承氣湯，以傷胃氣。若是腹大、腹滿，氣不通者，腹大、腹滿是小腸氣的淤阻所致，可以給與小承氣湯來調和腸氣，進而調和胃氣，不可以大泄下，造成身體的虛。

【註】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外證欲解而脈不實，尚未可攻也。

若其人身重，熱困於體也。短氣而喘，熱壅於上也。腹滿、潮熱，熱聚於中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已鞭，熱結於下也，斯為外邪已解，內實已成，始可攻之，主以大承氣湯可也。若汗出，微發熱，惡寒者，則外猶未解也。其熱不潮者，裏猶未實也，不可與承氣湯。即有裏急、腹大滿、不通等證，亦只宜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蓋以脈遲故也。

【按】

醫宗金鑑本的脈遲與桂林古本的脈實，已辨之於前。身重有虛有實，此條是因為氣血不通利所導致的。條文言腹滿而喘，非是短氣而喘，腹滿而喘病位在心，短氣而喘病位在肺。微和胃氣的原因在於腹滿不通，其病位在小腸，小腸的氣循不佳，會導致胃氣的不和，通利小腸氣即可和胃氣，故用小承氣湯，而非用病位在大腸的大承氣湯。

【集註】

方有執曰「潮熱，陽明王於申酉戌，故熱作於此時，如潮之有信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脾主四肢而胃為之合，胃中燥實而蒸蒸騰達於四肢，故曰『大便已鞭也』」。

【按】

主要在於足的濇然汗出，因為足為陰部為下焦，今濇然汗出，為陽盛乘陰，主下焦熱盛且陰弱，故用大承氣湯。

林瀾曰「此節辨脈遲內結之或宜大承氣攻之，或但可以小承氣微和之也。陽明病脈遲證，兼汗出，不惡寒，身重，短氣，腹滿而喘，似屬可攻。然必有潮熱者，為外證已解，裏證已具，手足濇然汗出者，為大便已鞭，主以大承氣湯攻之，奚疑！若汗出雖多，猶見發熱、惡寒，則表尚在也，其熱不潮，汗亦非手足濇然之汗，安可與承氣以攻之乎？即腹大滿不通，亦只可與小承氣微和，勿令大泄下。此何以故？脈遲便非必下之脈，雖內結亦豈大承氣所宜哉」！

二十八、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桂林古本】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譯】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的，可以給與大承氣湯，不硬的不可給與。若是不大便，已六、七個白天了，恐怕有燥屎，如何知道有燥屎，方法就是稍稍給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成排氣（放屁）的，這就是有燥屎，才可以攻下。若是沒有轉排氣的，這只是大便初始硬，後面的一定稀溏，不可以攻下，攻下了一定腹脹滿，不能吃。想要喝水的，給水就會打嗝。之後發熱的，一定大便復硬而少，用小承氣湯調和之。沒有轉排氣的，要小心不可以攻下。

【講解】

潮熱表示陽明之腑有實，大便鞭與大腸有關，故可以用病位在大腸的大承氣湯。若是大便不鞭的不可給與，給了反而傷了陰部的氣血。若是不大便有六、七個白天，因為六、七天為經盡的病狀轉換階段，有病愈、再經、入裏三種情形，所以在六、七日間，是一個變好或變壞以及不變的轉換期，我們可以在這時間來做一個測試，是否有燥屎，像這條文給我們在臨床上提供一個很好的試驗方法，也就是用少量的小承氣湯，湯入了腹中的小腸，小腸氣血旺盛，蠕動加快，如果沒有卡住的燥屎，則會排便，這種便是會起初硬，又因為前部的大便在大腸的時間是充足的，所以飲食糟粕被大腸吸去水分而造成大便鞭，但是後面的大便溏是小承氣湯加速推動腸蠕動，使得在大腸的時間少所導致的結果。那如果有燥屎卡住，則只會排氣，不會有初頭硬後必溏的情形。像這樣服了少量的小承氣湯，沒有排便只有排氣的，就是有燥屎，可以用大承氣湯攻了。若是服了少許的小承湯沒有矢氣，就會是初頭鞭後必溏，所以不可再用大承氣湯攻下了，若是用大承氣湯攻



下，就會形成腹脹滿。因為原本在胃腸所吸收的食飲精微，化成往上的營衛之氣血，此氣血被攻下之力拉回，停留於原處，造成胃腸部的氣血淤阻，便會不能食。想要喝水的，喝水就會噦，因為水為陰，胃部虛寒，再飲陰物，成為重陰，故噦。噦是胃虛寒的證狀，像胃的氣血因為被大承氣湯攻下，導致不能外行而向內。外行屬陽，內入為陰，故可知攻下造成胃陽虛，在此我們可以用小半夏湯或是小半夏加茯苓湯來治療。若是其後發熱的，發熱為陽，氣血向外，所以是病者的陽氣回復稍微過其度，故大便又會先鞭而後少，因為氣血外散，把食飲精微外送，所以大便會先變鞭而後食飲精微被吸收，故後量少。像這種陽復過常的大便硬而少，我們用小承氣湯來調和腸胃之氣，喝了小承氣湯，沒有排氣的，要小心，不可以用大承氣攻下。從此條我們知道服了小承氣湯，一直排氣的，便是有燥屎，可以攻下，沒有轉矢氣的，是不可以攻下，若是攻下，就會腹脹滿，不能食。

【註】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也。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穢氣，則為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穢氣，此但初頭鞭後必溏，是尚未成鞭也，不可攻之。攻之，必寒氣乘虛上逆，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得水則噦，亦由虛寒之氣上逆，不能化水而下輸也。若其後所發潮熱不退，必是大便再鞭，但已經下後，所鞭者無多，只以小承氣湯和之可也。故凡服承氣湯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此蓋仲聖戒人不可輕下之意。

【按】

「攻之，必寒氣乘虛上逆」，不是寒氣乘虛上逆，而是氣血因攻下入裏，停滯腸胃，不得外出，為陽虛，故脹滿不能食。「得水則噦，亦由虛寒之氣上逆」，飲水則噦是因為胃虛寒，飲入之水不得溫化，其冷氣上衝食道而出，其氣腥腐。條文言「其後發熱」，未言潮熱，吳謙亂加潮熱實是不妥，注家不能有此誤。這發熱是指病人陽復過常，如同厥陰病有寒熱勝負一樣，病人的陽復過常造成大便鞭而少，所以只需用小承氣湯和其胃氣，如果喝了小承氣湯，結果轉屎氣，一樣可以用大承氣湯攻，沒有轉屎氣



的，要小心不可以用大承氣湯來攻。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潮熱、轉失氣次第而詳言之，以決當下之候也。轉失氣，反屁出也。脹滿，藥寒之過也。噦，亦寒傷胃也。復鞭而少者，重下故也。末句重致叮嚀之意」。

喻昌曰「若腹中氣仍不轉，則不但用大承氣大差，即小承氣亦差矣」。

程知曰「上條曰『外欲解，可攻裏』，曰『外未解，未可與承氣』，曰『可與小承氣，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此條曰『可與』，曰『不可與』，曰『乃可攻之，不可攻之』，曰『少與小承氣』，曰『以小承氣和之，慎不可攻』，多少商量慎重之意。故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燥鞭者，始主之以大承氣，若小承氣，猶是微和胃氣之法也」。

汪琥曰「轉失氣，則知其人大便已鞭，腸胃中燥熱之甚，故其氣不外宣，時轉而下。不轉失氣，則腸胃中雖有熱，而滲孔未至於燥，此但初頭鞭，後必澹也」。

二十九、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澹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桂林古本】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

陽明病，服承氣湯後，不轉失氣，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澹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譯】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先滑而後接著疾的，小承氣湯主治之。

陽明病，服承氣湯以後，沒有轉排氣的，明天又不大便，脈反是微澹的，這是裏虛，難治，不可再給與承氣湯。

【講解】

醫宗金鑑本融為一條，而古本實指為不同之二條。「譫語」，燥熱上衝腦所導致的。「發潮熱」，腑有實。脈滑為氣血俱盛，脈疾為熱盛，疾為快速之謂。病證皆在陽位之腑，為小腸，非陰位之腑大腸，故用小承氣湯主之，不用大承氣湯，若是足濇然汗

出，則當用大承氣湯了。陽明病服了承氣湯以後，沒有轉矢氣的，表示沒有燥屎，為初頭鞭後必溏之便。到了明天，又不大便，如果是裏實造成的不大便，脈當滑而疾，但今脈為微濇，故曰「反」。「脈反微濇」，脈微為陽虛，脈濇為陰虛，為腸胃氣血供給不足，腸胃無力可動，故不大便，之所以造成脈反微濇乃之前所用於攻實的承氣湯，造成陰部氣血耗損所導致的，也就是《難經》所言的「勿虛虛，勿實實」之治。仲聖告訴我們這是裏虛，難治，當然不可以再給與承氣湯了。或許對於此等病者，我們可以先用八珍湯培其本，緩圖之，不可躁進。

【註】

陽明病，譫語，潮熱，脈滑而疾者，是可攻之證脈也。然無濇濇然之汗出，與小便數、大便鞭燥實等證，則不可驟然攻之，宜先與小承氣湯一升試之，若腹中轉失穢氣，則知腸中燥屎已鞭，以藥少未能遽下，所轉下者，但屎之氣耳！可更服一升促之，自可下也。若不轉失氣，則勿更與服，俟明日仍不大便，診其脈仍滑疾，則更服之。今脈反見微濇，則是裏虛無氣，不能承送，故為難治，所以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按】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小承氣湯主之，非宜小承氣湯。手足濇然汗出，是大承氣湯證。另外，服小承氣湯轉屎氣的，也是大承氣湯證。

【集註】

方有執曰「滑以候食，故為大便鞭之診。疾者，屬裏熱也。微者，陽氣不充，無以運行。濇者，陰血不足，無以潤送。故曰『陽微不可下，無血不可下』，此之謂也」。

張璐曰「此條脈滑而疾，有譫語、潮熱，而無鞭滿實證，只宜以小承氣湯下之，下之而脈反微濇，證變裏虛，故為難治」。

三十、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則止後服。

【桂林古本】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澹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

【譯】

傷於寒，若是吐，若是下了之後，病證沒有解，不大便五、六個白天，而多可到十多個白天，下午的時候發潮熱，不惡寒，自言自語，好像見鬼的樣子。若是嚴重的，發作時就不能識人，循著衣服摸床，心先惕而後接著不安，稍微喘，眼睛直視。脈弦的，可以生。脈澹的，就會死。如果病情輕微的，只是發熱。譫語的，大承氣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並沒有言明是在何部，三陰三陽都包括了，若是吐，若是下，用吐下這種屬於陰的法，把氣血往內拉，病證沒有解，而且不大便五、六個白天，甚至還有到十多個白天不大便，可見傷寒用吐下的方法，使病轉屬陽明。「日晡所」，傍晚太陽要下山的時候。晡，字形為日及甫所構成，甫的字義為平鋪，所以晡之意指太陽平鋪於地平面上之時，也是太陽平射之時。日晡所是屬陽明的時候。「發潮熱」，潮熱代表腑有實，所以才會在其時氣血流注其腑時，因內有實不得入於腑，故反出於表而現發潮熱。「不惡寒」，病已不在表。「獨語」，自言自語的意思。「如」，大部份相像的意思。「鬼」，陰物也，凡病陽盛則見陰，陰盛則見陽。若是嚴重的，發潮熱之時，因熱盛衝腦，神識混亂而不識人，出現循衣摸床不能自主的證狀來，如同癲癇小發作樣。心受血熱之擾，出現先惕而後不安的感覺。「微喘、直視」，代表者血中之氣不足，故微喘、直視。脈弦者，弦者，陰脈也，春也，地氣散，天氣斂，陰陽相離也。地欲發之陽熱，為天未解之陰寒所扼，故脈弦也，顯示是氣血流通的不暢。脈弦代表陰還在，雖見微喘、直視陰衰之證，代表此陰衰是輸送不利，非本源不足，故生。脈澀，澀為陰脈，秋也，地氣斂，天氣散，陰陽相離也。地氣在夏至後，極而反，欲斂，然天正熱而散，故脈現澀脈。澀亦是血偏衰，血中之氣不足，但此不足的原因是本源的不足，而

不是輸送不利的關係，故死。微者，與前若劇者相對，代表病情輕微的，就只有發熱而已，沒有其它證狀。若是把微者與前之脈弦及濇同句，註為脈微，則病者陰陽氣俱不足，再接前之微喘、直視，而證只見但發熱，只能說是出現「裏真寒外假熱」外，除此，不知如何可解，故此微應與前之劇者相對。「譫語」，腦部燥熱所導致的證狀，代表陽明燥熱盛，故用大承氣湯而不用調和腸胃氣之小承氣湯。

【按】

趙嗣真曰「《活人書》云『弦者，陽也。濇者，陰也』」，陽病見陽脈者生，在仲聖脈法中，弦濇屬陰不屬陽得無疑乎？今觀本文內，脈弦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若是「弦」字，弦為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為陽，始有生理。滑者通，濇者塞，凡物理皆以通為生，塞為死。玩上條「脈滑而疾者，小承氣主之」、「脈微濇者，裏虛，為難治」，益見其誤。

【按】

弦脈是陰脈，《傷寒論》在〈平脈法〉就有言了。陽盛之病，陰存則生，陰亡則亡。至於陽病見陽脈者生，非皆是也。如太陽病，脈數急者，為傳也。數為陽脈，然病傳入經，病情變嚴重，而脈弱者，為欲解，弱為陰脈，陽病見陰脈反愈，不是矛盾嗎？故知陽病見陽脈者生，非皆是也。仲聖用弦濇來對比，其原因在告訴我們，同樣微喘、直視，是陰不濟陽之見證，然其因有實有虛，弦者，是因為陰受阻而不濟陽，非其本源不足，故生。濇者，是因為陰的本源虛衰而不濟陽，故言死。符合陽盛之病，陰存則生，陰亡則亡。若改弦為滑，則滑為氣血俱盛，又怎能見到微喘、直視的陰衰之證呢？所以筆者說非條文之誤，乃吳謙之自誤。

【註】

傷寒，若吐、若下後，津液已亡，而表不解，邪因入裏，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仍不大便，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者，此乃表邪悉罷，裏熱漸深也，仍宜大承氣湯，蕩盡餘邪，以存陰液，自可愈也。若因循失下，以致獨語如見鬼狀。病勢劇者，則不識人，循衣摸床，驚惕不安，微喘，直視，見一切陽亢陰微，孤陽無依，神明擾亂之象。當此之際，惟診



其脈滑者為實，堪下則生。濇者為虛，難下則死。若病勢微者，但見潮熱、譫語、不大便之證，而無前神昏等劇者，宜以大承氣湯下之。若一服利，即止後服，蓋恐其過也。

【按】

條文病勢微的，只見發熱，並未言潮熱、譫語、不大便之證，況潮熱、譫語、不大便之證，三證俱有則並非病勢微，而是病勢較重之證，需用大承氣湯攻下的。

【按】

循衣摸床，危惡之候也。一以陰氣未竭為可治，如太陽中風，火劫變逆，捻衣摸床，小便利者生，不利者死是也。一以陽熱之極為可攻，如陽明裏熱成實，循衣摸床，脈滑者生，濇者死是也。大抵此證，多生於汗、吐、下後，陽氣大虛，精神失守。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虛故四肢擾亂失所倚也，以獨參湯救之。汗多者，以參耆湯。厥冷者，以參附湯治之。愈者不少，不可概謂陽極陰竭也。

【集註】

喻昌曰「此條舉譫語之勢重者為言。而勢重之中，復分二等，劇者主死，微者主生，故以大承氣湯下之」。

程知曰「婁全善治循衣摸床，每以補益得愈，亦因其脈證之不足也。劉守真每以承氣治熱病，法雖祖於仲聖，而其辨證未能如此詳悉，故開後人鹵莽之端」。又曰「喘則氣欲上脫，微喘者，邪實於內，而又不能大喘也。不識人，循衣摸床，心欲絕也。動惕不安，肝欲絕也。微喘，肺欲絕也。直視，腎欲絕也。《內經》所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藏府不通，故脈濇者死也」。

【按】

微喘之因有二，一虛一實，一則氣塞而出少，故微喘，一則氣衰而無氣可出，亦是微喘，故證有虛實，醫者得識虛實之證，識過半矣。本條是氣衰之微喘，非氣塞之微喘。

汪琥曰「日晡所發潮熱者，府實燥甚，故當其經氣旺時發潮熱也。獨語者，即譫語也。病人自言為譫，獨語如見鬼狀，乃陽明府實而妄見妄聞，劇者甚也。成注云『熱甚昏冒正氣，故不識人。循衣摸床者，陽熱偏勝而躁動於手也。惕而不安者，胃熱沖膈，心神為之不寧也。又胃熱甚而氣上



逆則喘，直視則邪干藏矣。故其生死之機，須於脈候決之』。」。

【按】

獨語是自言自語，不是譫語，譫語是講話煞有其事，很嚴肅的感覺，故又同讖語，例如病者說你旁邊有人，表情是認真不假的，但你看旁邊卻沒有，這就是譫語。

三十一、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桂林古本】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則知大便不久必出。所以然者，以小便數少，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譯】

陽明病，本來汗自出，醫生於出汗未止之時又發汗，病稍愈。還有微煩不清爽的，這一定大便硬的緣故。因為亡失津液，胃中乾燥，所以使大便硬。應當問病人的小便情形，白天是上幾次，如果本來小便白天上三四次，今天只有二次，就知道大便不久後一定出。之所以如此，是因小便次數少，津液應當返回胃中，所以知道不久一定大便。

【講解】

陽明病之病，主要來自於其本性為重陽，所以陽盛陰衰，陽盛迫陰，所以會自汗出，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身體過熱，則需要排很多汗來散熱，所以才會有「陽明病法多汗」之語。「重發汗」，在汗出未止時或是在汗出的時間，又發汗，這個叫做重發汗。「病已差」，表示表證已經解了，病好的差不多了。差，表示病好了差不多了，有七八分了。還有微煩以及一些不適，這些是因為重發汗，氣中之血回流不足，形成津虧血燥，燥熱的血流入腹，胃為陽在上，所以燥熱的血會流往胃，耗傷胃的津液，使胃乾燥，大便因而變鞭。那要如何知道何時大便呢？仲聖叫我們以小便來看，若是之前在白天小便有三四次，而今天的白天有二次，就表

示大便不久要出來了。因為小便的次數變少，表示津液應當回流入胃了，所以知道不久會大便了。在臨床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情形，例如平常人腹泄，則小便次數會少，量也會少。同樣的，小便次數多和量多的，會便鞭。這是因為裡部的水分會由前後陰（前陰為泌尿道，後陰為腸胃道）來排出，前陰多，後陰就會少。後陰多，前陰就會少。至於一般人一日小便當幾次呢？白天大約 2~3 小時上一次。睡覺的時候，是不會起來上廁所的，但是年紀大於 60（60 為一甲子，一個天干地支完畢的周期）歲的老人，夜尿一次，算正常，主要因為腎氣衰的緣故。

【註】

陽明病，本應自汗出，醫誤以為風邪，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然無或滿、或痛之苦者，以重汗亡津，胃中乾燥，故大便鞭，本無宿食也。則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一日三、四行，今日祇再行，可知大便不久則出。蓋小便數少，則津液當還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自出，不須藥也。

【按】

「然無或滿、或痛之苦者」，只有下法才会有滿或痛，因為攻下會導致氣血內行於腸胃，進而淤阻於腸胃，才會產生氣阻的滿和血淤的痛。

【集註】

方有執曰「水穀入胃，其精者為津液，粗者成渣滓。水精滲出腸胃之外，清者為津液，濁者外而為汗，下而為小便。故汗與小便過多者，皆能奪乎津液，所以渣滓之為大便者，乾燥結鞭而難出也。然二便者，水穀分行之道路，此通則彼塞，此塞則彼通，小便出少，則津液還停胃中，必大便潤而自出也」。

【按】

水穀經由脾胃的腐熟及運化，可化生成食飲之精微，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榮衛。榮由心包系統，經由肝部上行至心，衛由三焦的中上焦胸管的部分，往上運至心。此兩者皆是運行上輸心、肺，再經由體循環運輸於全身。衛是從胸管與上腔靜脈交接處流入血管中再往心，榮是從下腔靜脈回流至心，兩者在心處匯合成為血，

所以古人說「入心才化赤」。而心藏神，故言血者，神氣也。剛開始吸收的為營氣，是很乾淨的，所以說「其清者為營」，走在血管內，所以說「營行脈內」，而衛氣是從血管滲出的體液，是屬於淋巴循環的一部份，這是屬於脈外的部份，所以才說「衛行脈外」。衛氣因為與細胞進行氣體和廢物相交換，所以變成不乾淨的、混濁的，故曰「濁者，衛氣也」。衛氣中較髒的，為氣中之氣，從體內排出至體外，成為汗、尿、涕、唾、淚以及內部的分泌液，如腸液、消化液、膽汁等。乾淨的，為氣中之血，隨著淋巴循環回流入血液中。所以方有執所言滲出腸胃之外者，其實皆是濁的，為衛氣中氣中之氣的部份。

三十二、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為導。

【桂林古本】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便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為導。

【譯】

陽明病，汗自出，若是發汗，小便本來就通利的，這是津液內竭，便雖然硬，不可以攻下，當須自己想要大便時，適合用蜜煎，先導而後通利之，若是土瓜根及大豬膽汁，都可以作為導劑。

【講解】

陽明病，自汗出，因為陽明為重陽，陽盛陰衰，陽迫陰則自汗出。若發汗是在出汗的過程中，則會造成重發汗，形成氣中之血的不足，造成血液中津液的虧少。若是人體之氣不是非常虛，在調和上沒有問題，則相對的小便會變少或是不通利。若是人體氣很虛，那麼在身體機能的調和上，就會出了問題，反而出現小便自利的情形，例如有些血不足的婦女，若是氣不是很虛，身體還能自行調和的，她的經量是少的，若是氣很虛，身體喪失了調和的功能，則反而血量會更多，如山崩之狀，故言「崩中」，其中字告訴我們病機在中是脾氣過虛所致的，這也就是所謂的「脾不統血」所造成的。由此可知，發汗，小便自利，告訴我病者的氣

是很虛的，不足以維持其身體正常的調和功能，故條文言「此為津液內竭」。津液為氣所生，氣很虛，當然津液內竭了，雖然津液內竭造成大便鞭，此大便鞭是虛造成的，不可以用強烈的攻下，只能用導法。導法的使用是病人有虛，所以當病者想要大便，無力大便出，用導法來輔助其一把，如蜜煎導，就可以補大腸之氣。導法的藥有用蜜煎、土瓜根及大豬膽汁，但我們要區別三者的不同。蜜煎，因有蜜，所以以虛為主。土瓜根是用來去痰，所以腸膜腫脹或黏液多的，用土瓜根。大豬膽汁，是用來助消化的，一般稱膽為相火之府，相火可以熟水穀，所以用於大便內有不易消化的食物。所以一為氣虛，一為痰阻，一為食積，所用之導皆不同。

【註】

此承上條，詳其義以明其治也。陽明病，自汗出，或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大便鞭而無滿痛之苦，不可攻之，當待津液還胃，自欲大便，燥屎已至直腸，難出肛門之時，則用蜜煎潤竅滋燥，導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氣通燥，或豬膽汁清熱潤燥，皆可為引導法，擇而用之可也。

【按】

本條的重點是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代表身體因氣很虛到不能調和的地步，所以不能用強烈的攻下劑再去耗損腸胃之氣，要用不傷腸胃之氣的導法。

【集註】

成無己曰「津液內竭，腸胃乾燥，大便因鞭，此非結熱，故不可攻，宜以潤藥外治而導引之」。

【按】

津液內竭，腸胃乾燥，氣不是很虛到身體機能失去調和者，是可以攻下的。只有氣虛到身體機能失去調和者，要用導法，而不可用攻法。

張璐曰「凡係多汗傷津，及屢經汗下不解，或尺中脈遲弱，元氣素虛之人，當攻而不可攻者，並宜導法」。

【按】

張璐就有講到重點了。不過沒有申明「自汗出，若發汗，小便

自利」所隱藏的病者氣虛到身體不調的涵義。

程應旂曰「小便自利者，津液未還入胃中，津液內竭而鞭，故自欲大便，但苦不能出耳。須有此光景時，方可從外導法，漬潤其腸，腸潤則水流就濕，津液自歸還於胃，故不但大便通，而小便亦從內轉矣」。

【按】

程應旂在解釋條文上，對條文的重點和方向，沒有抓到，忽視了「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

【蜜煎導方】

蜜七合。

一味納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者，欲可丸，併手捻作挺子，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桂林古本】

【蜜煎導方】

食蜜七合。

上一味，納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著，可丸時，並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鞭，納穀道中，以手緊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按】

煎是把水溶液濃縮的方式。煮是把藥物和水放一起加熱。

《內臺方》用蜜五合，煎凝時，加皂角末五錢，蘸捻作挺，以豬膽汁、或油潤穀道內之。

【豬膽汁方】

大豬膽一枚，瀉汁和法醋少許，以灌穀道內，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

《內臺方》不用醋，以小竹管插入膽口，留一頭用油潤，內入穀道中，以手將膽捻之，其汁自入內，此方用之甚便。

【桂林古本】

【豬膽汁方】

大豬膽一枚。



上一味，泄汁，和醋少許，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甚多。

【土瓜根方】

（缺）。

【本草說明】

【王瓜】

《神農本草經》：「味苦，寒。主消渴，內痺，瘀血，月閉，寒熱，酸疼。益氣，兪聾。一名土瓜。」王瓜味苦入心能泄熱能堅腎，氣寒屬陰能清熱。「主消渴」，一般消渴之病與腎有關係，腎之氣血不足，腎功能變差，對水的再吸收也變差，就會有消渴的情形。王瓜苦寒，苦、寒皆屬陰，可以引氣血入於深處的腎，以補充腎之氣血，相對的，也可以治內部氣血不足之內痺和女子因子臟氣血不足之月閉。因其可通行內部氣血，對於內部氣血久不行，所導致的瘀血、寒熱和酸疼，也可以去除。王瓜藉由其苦寒之性，使氣血收於內，故可治暑熱氣血之外散，進而益氣。王瓜因使氣血內收於內，使臟氣充足，故可以治臟氣不足之聾。

金鑑本為土瓜根，桂林古本為王瓜根，兩者是一樣的。瓜蒂散的瓜蒂也是王瓜的瓜蒂。古人在本草上告訴我們，根處屬陰，結果實之處為陽，在《靈樞》的〈根結篇〉的內文中，結都在陽處，而根是在陰處，意思就是如此。所以王瓜蒂治在上的寒痰，王瓜根治在下的寒痰，所以是治肛部腫脹，引起排便困難的便秘。其王瓜根導的作法是把王瓜根煮汁，做導，同豬膽汁一樣。

【按】

土瓜，即俗名赤雹也。《肘後方》治大便不通，採根搗汁，用筒吹入肛門內，此與上豬膽汁方同義。《內臺方》用土瓜根削如挺，內入穀道中誤矣。蓋蜜挺入穀道能烝化而潤大便。土瓜根不能烝化，如削挺用之，恐失仲聖製方之義。

三十三、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六七個白天了，眼中不清晰，黑睛不能調和焦距，沒有表裏證，排便困難，身體稍微熱的，這是實。要趕快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傷於寒，六、七個白天的，剛好在經盡的轉接時間點，若不是病愈或是再經，要不然就是入裏，病變劇了。「目中不了了」，了了表示這個人聰明伶俐，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所以目中不了了，表示目中失去精光，如同死掉的魚眼。睛指黑睛，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瞳孔。「不和」，瞳孔會因光線而放大縮小，不和代表瞳孔不隨光線而變大變小，這也是目睛津虧，睫狀肌失養所造成的。睛的顏色是黑的，在五行屬水，在五藏屬腎，睛不和，也代表腎水的不足，下焦津虧之甚。「無表裏證」，沒有表裏證，無表證表示表已經解了；無裏證，表示裏證不顯於外，這是病勢向內更甚之意。大便難而非鞭，二便主腎，大便難，腎氣不足所致。「身微熱」，表示熱不外顯，是熱往深處進犯之意。綜合上述，乃是陽明的燥熱內入灼傷腎之真陰，所以要急下陽明之燥熱，以救腎之水陰。在少陰病篇，我們可以了解到少陰病之用大承氣者，其意義於此相同。

【註】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者，乃因熱勢甚速，消灼腎水，津液不能到咽，故不必待其有可下之證而急下之，是下其熱，以救將絕之水，緩則腎水乾竭，陽必無依，躁冒自焚而死也。目中不了了而睛和者，陰證也，睛不和者，陽證也。今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是腎水為胃陽所竭，水既不能制火，則火上熏於目，而眸子朦朧，為之不了了也，此熱結神昏之漸，危惡之候也。雖外無陽證，惟身微熱，內無滿痛，祇大便難，亦為熱實，故曰「此為實也」。急以大承氣湯下之，瀉陽救陰，以全未竭之水可也。睛不和者，謂睛不活動也。

【按】

吳謙這裏講的不錯。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是腎水被熱所竭，不得上承所導致的，並非火上熏於目，因為條文後身微熱，表示熱

並無外散乃內進。睛不和，和者，與人事物協調也，意指睛與外之光線調和也。亮則縮，黯則放。若睛大而不收，遇光不應，表示腎陽絕了。若睛小而不散，遇黯不應，表示腎陰絕了。這是利用睛的診斷來判別腎之陰陽也。

【集註】

方有執曰：「了了，猶瞭瞭也。《素問》曰『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靈樞》曰『足陽明之脈，上循咽，出於口，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又曰『足陽明之筋，其支者，上頸，上俠口，合於頰，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所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知胃實也。急下者，任脈循面入目，督脈上繫兩目中央，諸脈皆屬於目，而人之精神注焉，是以宜急下也」。

喻昌曰：「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一本經水竭，一木邪涌水，一土邪凌水。陽明亦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一汗多津越於外，一腹滿津結於內，一目睛不慧，津枯於中。合兩經下法以觀病情生理，如身在冰壺，腹飲上池矣」。

張錫駒曰：「陽火亢極，陰水欲枯，故使目中不了了而睛不和，急下之，所以抑亢極之陽火，而救垂絕之陰水也。」

魏荔彤曰：「陽明燥屎應下，胃實應下，俱詳考其脈證矣。乃有表裏無他證，獨於陽明胃脈所發見端倪處，體認其證，如傷寒六、七日，太陽已罷，陽明已成，其目昏暗朦昧，若隔雲霧而不了了明白者，此證名為睛不和也。陽明熱盛，循經絡而發其昏朦之象，以致睛失其光，此內熱盛而為實，其機已兆，兼以大便鞭而難，身有微熱者，則胃實已真，故曰『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十四、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病人小便不和，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息，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譯】

病人的小便不調和，排便有時困難有時容易，固定時間有微熱，喘息，不能躺的，有乾燥的大便。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桂林古本為小便不和，金鑑本為小便不利，觀後之條文，大便乍難乍易，則小便不和為佳。何謂小便不和？和者，與人事物相應也。如飲水多，小便當多而卻少，飲水少，小便當少而卻多，或是汗出多，小便則少，汗出少，小便則多，或是夏天汗多而小便少，冬天汗少而小便多，以上之例，就是小便不和。因為小便的不和，造成腸胃道有時津夠，有時不足，所以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時指固定時間，代表著營衛不和或是臟腑有病，微熱表示熱是往深層侵犯的，熱勢重，本條是指腑有實。「喘息」，熱上衝胸造成的。「不能臥」，表示臥著會非常不舒服，所以不能臥，因為躺著熱會畜積在胸中，不像直立那樣熱氣容易從氣管喘出。又因為肺與大腸相表裏，所以也可以代表大腸有燥屎，故宜大承氣湯。

【註】

陽明病之人，小便自利，大便當鞭，小便不利，大便不鞭，是知鞭不鞭，不在熱不熱，而在液之竭與不竭也。今小便不利，而大便乍難乍易者，蓋熱將欲作結，而液未竭也。有時微熱者，熱入裏也。喘者，熱乘肺也。冒者，熱乘心也。不能臥者，熱併陽也，此皆一派熱結便鞭之徵，神昏譫狂之漸，雖無滿痛，亦必有燥屎，宜大承氣湯下之自愈也。

【集註】

王三陽曰：「此證不宜妄動，必以手按之臍腹有鞭塊，喘冒不能臥，方可攻之，何也？乍難乍易故也。」

林瀾曰：「既微熱時作，喘冒不能臥，則有燥屎已得。自宜下逐裏實為急，安可復以小便利、屎定鞭，始可攻之常法拘哉！」

汪琥曰：「此條病未經下而有燥屎，乃醫人不易識之證。成無已云『小便利則大便鞭』，此有燥屎，乃理之常。今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何以知其有燥屎耶？蓋大實、大滿之證，則前、後便皆不通。大便為燥屎壅塞，其未堅結者，或有時而併出，故乍易。其極堅結者，終著於大腸之中，故乍難。燥屎結積於下，濁氣攻衝於上，以故時有微熱。微熱者，熱伏於內不得發洩也。《後條辨》云『濁氣乘於心肺，故既冒且喘也。不得臥者，胃有燥屎所擾，即胃不和則臥不安也』，凡此者，皆是有燥屎之徵，



故云『宜大承氣湯』。」

三十五、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病人不大便已有五六個白天了，繞著肚臍的部位痛，煩躁，固定時間發作的，這是有乾燥大便，所以使病人不能排便。

【講解】

「繞臍痛」，痛表示血液流通不良。橫結腸由臍上過，其臍之兩側和下部為小腸的部位。煩為熱上衝頭，若兼有燥的病因則會譫語。躁的意思是足動不安，主要是因為足部的血流不暢或是血液供給不足，因而造成足的不適，所以必需藉由外來動作，使血流順暢。「發作有時」，表示病若不是營衛不和，那就是藏病或腑病了。綜合以上病證，得到這是因為有燥屎。因為有五六個白天不太便了，所以腸胃一定有堆積的糞便。一般較硬的大便停在腸中不會造成痛，大概只會悶，只會影響屬陽的淋巴循環，而只有停在腸中的燥屎，會壓迫血管，造成腸部血流受阻，故繞臍痛。因為煩為有熱，躁為血燥津虧所導致的足動不安，再因為發作有時，明確的表示腑有實，故推知此有燥屎也。

【註】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者，是腸胃中燥屎結無去路，故繞臍痛也。煩躁發作有時者，是燥屎穢熱上攻則煩躁，不攻則不煩躁，故發作有時也。不須以小承氣湯試之，直以大承氣湯下其燥屎，大便利自可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病人，謂凡有病之人，而證犯如此者，則皆當如此治之。此示人辨凡百胃實之大旨也。」

程應旂曰：「攻法，必待有燥屎，方不為誤攻。所以驗燥屎之法，不可不備，無恃轉失氣之一端也。病人雖不大便五、六日，屎之燥與不燥未可知也。但繞臍痛，則知腸胃乾，屎無去路，滯澹在一處而作痛。煩躁發作有時者，因屎氣攻動，則煩躁發作。又有時伏而不動，亦不煩躁，而有



繞臍痛者，斷其不大便當無差矣，何大承氣湯之不可攻耶？」

三十六、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強力攻下以後，六七個白天沒有排便，煩不解，腹悶痛的，這是有燥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本來有宿食的緣故，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大下之後，過了六七個白天，剛好是經盡的轉接點。「煩不解」，病入裏，病證是沒有解。「腹滿痛」，滿為氣阻，痛為血瘀，不僅腹部的淋巴循環受阻，連血液的循環都受阻，而會阻礙血循環的，只有燥屎，所以才說「此有燥屎也」。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病者有宿食，何謂宿食？宿食是指在腸道一天內沒有消化完的食物，稱為宿食。宿食停留在腸胃道久了，受身體內熱的熏蒸，便會變成燥屎，如同清涕隔一晚未擤出，則變黃。陽明病只要有燥屎，都適合大承氣湯攻下。

【註】

此承上條以明其治也。下之未盡，仍當下之。乃大下之後，六、七日後不大便，煩亦不解，腹仍滿痛者，此有燥屎下之未盡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復下之自愈也。

【集註】

程知曰：「大下之後，宜乎病解矣，乃復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而腹滿痛，此必有燥屎未盡而然。蓋宿食因熱復為之結鞭也。」

三十七、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攻下，病者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

餓，不能食，只有頭出汗的，梔子豉湯主治之。

【講解】

陽明病因為下法，使得氣血向內行，有可能造成結胸、痞證、協熱利等，但病者的外有熱，手足是溫的，表示氣血沒有因為攻下而陷於裏。沒有結胸，心中懊憹，表示氣血陷在胸中，造成胸中的痞證，也就是胸上有熱，下有寒，這不是結胸的瀰漫性熱結，或是寒結。因為胃部的容納水穀功能沒有受到影響，但往上的流通的胃氣，因為胸中痞的關係，不能上行，所以出現飢不能食的證候。又因為胸上是熱，津液是淤阻於胸下，所以胸以外的津不足，導致只能出頭汗，不夠津液來出汗。要去除這胸中痞，就是用梔子豉湯來主治之，方中梔子清胸上部之熱，可以去懊，豆豉通胸下部之結氣，可以去憹。當胸中痞去，氣血調和，若再服梔子豉湯則會造成上部的氣血走慢（梔子清熱作用），下部氣血走快（豆豉升清作用），便會造成嘔吐，故梔子豉湯服法有言，得吐止後服，意在於止，故知梔子豉湯非吐劑也。

【註】

陽明經病，下之，身熱未除，手足溫，不結胸者，是所陷之邪淺也。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是陽邪蒸鬱於胸膈間也。故宜梔子豉湯涌其熱也。

【集註】

程知曰：「其外有熱者，經邪未解也。手足溫者，熱入未深也。」

程應旂曰：「懊憹擾胃，故饑不能食。熱鬱氣蒸，故但頭汗出。」

魏荔彤曰：「表邪未全入裏，乃即以為胃實而遽下之，則其外仍有熱，究不能隨下藥而蕩滌也。於是雖熱而不潮，手足雖溫而無濺然之汗出，則是在表者，仍在表而下之，徒傷其裏耳！即不至於全在太陽者，誤下成結胸，而心下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其陽明蒸蒸之熱，為陰寒之藥所鬱，俱凝塞於胸膈之上，其證已昭然矣。但病仍帶表，既不可再下，且已入裏，又不可復發汗，惟有主以梔子豉湯，仍從太陽治也。」

三十八、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嘔多的，雖然有陽明證，也不可以攻下。

【講解】

傷於寒，造成嘔多的，主要是衛氣從胃至肺循環再至體循環最後至表面作汗，或是至腎部作小便的通道不利和流通不暢，便會造成嘔。嘔字與樞，意思類似，只是字型不同而已，都是屬於轉運出了問題，病屬少陽三焦，雖然有陽明證，但是不可攻下，因為少陽忌吐下。再者，攻下屬陰法（由外向內），而本條是陽（由內至外）不暢所致，用陰法反而會加重病情，所以條文說不可攻之，其主要原因在於證狀見到嘔，嘔屬少陽，少陽忌吐下。

【註】

傷寒三陽多有嘔證，以其風寒之表未除，胸中陽氣為寒所鬱，故皆不可攻下也。其乾嘔而惡寒發熱者，屬太陽也。喜嘔而寒熱往來者，屬少陽也。今雖祇有惡寒、不惡寒、大便鞭之陽明證，而嘔多亦不可攻之，其氣逆在上而未斂，為實也。

【按】

嘔屬少陽，太陽之見嘔主要是桂枝湯證的乾嘔，而陽明屬中土，其病證不見嘔而是見吐，吐乃土之病也。

【集註】

沈明宗曰：「惡寒發熱之嘔屬太陽，寒熱往來之嘔屬少陽，但惡熱不惡寒之嘔屬陽明。然嘔多則氣已上逆，邪氣偏侵上脘，或帶少陽，故雖有陽明證，慎不可攻也。」

【按】

太陽為乾嘔，陽明無嘔而有吐。

三十九、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桂林古本】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風，脈浮而緩，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譯】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稍微喘，發熱，惡風，脈先浮而後接著緩，若是攻下，則腹滿，小便困難。

【講解】

陽明為病位，內包含了時間、空間、脈、證。中風為病因，疾病之因有天之六淫、地之水土五味、人之七情，亦可言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口苦」，代表有火，因為炎上作苦。「咽乾」，為咽部的津虧，其病因有熱也有寒。熱者，水少。寒者，水不上承。「腹滿」，表示腹部的氣流通不利，鬱阻在本處。「微喘」，表示熱雖上衝，但是津液本不虧，只是無力上承，向上之熱較少，故微喘。不似葛芩連湯證的，先喘而後汗出，肺的熱較甚，主要是葛芩連湯證的水津因下利而失去，故熱甚。熱為陽，主外散，因腹部津液的流通受阻，上承的津液的不足，故口苦、咽乾，而微熱上至肺造成微喘。「微喘」，表示肺至皮膚外的氣道順暢，還有因為所受為風邪，風主疏泄，表皮的衛氣流動快，所以熱很快到外，造成「發熱」，而留在肺只有微熱，所以造成微喘。所以我們可以由微喘得知，病邪當是風，故應為陽明中風，而非傷寒，傷寒會造成喘而非微喘。傷寒造成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肺熱的壅阻不得出較重。脈浮，浮為病在表，又風令脈浮，氣中之氣外散加速，所以氣血往外的力道變強，脈就會浮。脈浮緩是傷於風的脈象。若是攻下，氣血往腸胃道流去，除了原本鬱阻在胃腸部的氣更淤阻外，也影響了往腎部的血流，造成小便難。難者欲出不出，原因是中下焦氣的淤阻，會使得附近的受器感覺有便意，但是往腎的血流因為大都被攻下往腸胃道去了，所以小便變少，這也可以用來解釋五行相克的「土克水」。人體中，前陰與後陰也是一個拮抗的部位，所以拉肚子，小便就會變少，這就是因為攻下所造成了小便難，也就是有小便意，但卻尿不出尿來。

【註】

陽明，謂陽明裏證。中風，謂太陽表證也。口苦，咽乾，少陽熱證也。腹滿，陽明熱證也。微喘，發熱，惡寒，太陽傷寒證也。脈浮而緊，傷寒脈也。此為風寒兼傷表裏同病之證，當審表裏施治。太陽、陽明病多，則以桂枝加大黃湯兩解之。少陽、陽明病多，則以大柴胡湯和而下之。若惟

從裏治，而遽以腹滿一證，為熱入陽明而下之，則表邪乘虛復陷，故腹更滿也。裏熱愈竭其液，故小便難也。

【按】

陽明指陽明的部位病，沒有指裏證，更何況條文有發熱、惡寒，怎麼可以說是裏證呢？中風是指陽明的部位為風邪所中，中風是病因，怎可以說是太陽表證呢？所以是以整個「陽明中風」來看，而非吳謙認為的「陽明，中風」，觀在太陽篇有太陽傷寒、太陽中風，便可知吳謙之誤。「口苦」，是為火上炎導致的苦，只要是火炎，不論在何部，皆能上炎做為苦，又怎是少陽熱證呢？少陽熱證只是口苦的一部份，我們可以說少陽熱證有口苦，但不可說，口苦便是少陽熱證。同理，腹滿不一定是太陰病證，像此條陽明證也有腹滿，故凡是造成腸胃氣道不通暢的皆是腹滿之病因，不限於何病，如脾虛、心臟無力、肺部氣淤阻都可造成腹滿。吳謙說是陽明熱證，非也。「微喘，發熱，惡寒」，條文已於前言陽明中風，為何吳謙在解釋條文，略前而不看，反而去突顯出是太陽傷寒，若以此為註可乎？所以為學當能思辨，為學之樂在於與前賢相對話也，此條的腹滿，不是大便鞭所造成的，反而是脾胃虛，榮衛之氣行慢，進而淤阻的腹滿，像這種虛性的腹滿，是不可以攻下的，攻下會造成腹更滿，腸胃更虛。所以當升提腸胃之津氣，筆者認為應用桂枝加葛根湯。

【集註】

程知曰：「此言陽明兼有太陽、少陽表邪，即不可攻也。陽明中風，熱邪也。腹滿而喘，熱入裏矣。然喘而微，則未全入裏也。發熱，惡寒，脈浮而緊，皆太陽未除之證。口苦，咽乾，為有少陽之半表半裏，若誤下之，則表邪乘虛內陷，而腹益滿矣。兼以重亡津液，故小便難也。」

【按】

前賢的傷寒論註家者，有些都被一日為一候，而一候指七日所誤，或者是病要先有太陽才會傳陽明的思維所誤，因而所註不僅沒有彰顯條文的真義，反而誤導了學醫的人。例如程知認為發熱、惡寒、脈浮而緊，為太陽未除之證，而不知三陽之病，凡傷於寒，亦是有發熱，惡寒，脈浮而緊，因為此三病證（發熱，惡寒，脈



浮而緊)為傷寒之病證，所以凡寒傷三陽部位皆可致此。同理，中風亦然。以此而推，又可知道「口苦，咽乾」，是熱燥之因所導致的，並非單指少陽。其原因來自於三陽之脈皆過咽喉而上頭，故三陽皆有可能，不一定是少陽也。「腹滿」，腹滿有虛有實，實性腹滿可下，而虛性腹滿不可下也。「小便難」者，非重亡津液，蓋重亡津液者，小便量極少，而非難也。其原因始末已於講解處講明了，請讀者參照。

程應旂曰：「此條與太陽大青龍證同。太陽以風寒持其榮衛，故有煩躁證而無腹滿證。此以風寒持住陽明，故有腹滿證而無煩躁證。然口苦、咽乾，實與煩躁同其機兆也。」

四十、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溫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桂林古本】（分三條講解）

（一）陽明病，脈浮而大，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苔者，梔子豉湯主之。

【譯】

陽明病，脈先浮而後接著大，咽燥，口苦，腹先滿而後接著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而惡熱，身體重。若是發汗，就會躁，心亂亂，反而譫語。若是加溫針治療，一定恐懼擔憂，煩躁，不能睡。若是用攻下，就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有苔的，梔子豉湯主治之。

【講解】

桂林古本在此為四條的條文而不是金鑑本的連成一條，所以筆者逐條一一講解。

「陽明病」，陽明是病位。「脈浮而大」，脈先浮而後接著大，

浮表示有表證，大為陽氣虛，故《傷寒論》條文有「脈大為勞」之句，因為陽氣不足，血管外的氣不足，所以管外壓力小，而血管內的血壓大，因為這壓力差，所以導致血管變大。若是病人的血管彈性不好，那麼我們可以推測，血管遭受這壓力有可能破裂出血，又因頭為重陽之處，陽盛之所，所以很容易發生在腦部，造成腦中風。由此可知，在冬天時，診到病者的脈是浮大的，要小心病者是很容易中風的，古人有個說法叫做「脈反四時」，因為冬天的脈本應是沉的，而血管受天冷的影響，脈管也會較硬，若是病者的脈反而是浮大，腦內的微血管就很容易破裂，造成中風。此條條文的脈大是為陽氣虛，能回流的氣中之血是少的，因此造成了津虧燥熱的血，這些津虧燥熱的血，回流入心後，若是經由體循環流向腹腔的，其主要會流往代表陽明胃和大腸的經或腑。或許讀者會問為什麼，因為條文在最前面已經說是陽明病，如果是少陽病，則表示是流往少陽三焦和膽的腑。又根據陰陽的原理，胃居陽位，大腸居陰位，熱為陽，其性向上，所以津虧血燥的血，主要是聚焦在胃部。「咽燥，口苦」，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喉乾代表是呼吸道的燥，咽乾代表是消化道的燥，三焦是淋巴系統，與榮衛之運輸通道有關，故也可算是是消化道的一部份，所以少陽病也是有口苦、咽乾。此條是咽燥，表示比咽乾的程度要重。「腹滿而喘」，這些津虧燥熱的血，停駐在胃，使的胃的氣因血熱變熱而澎脹，造成腹滿，這些熱性的氣，上承至肺造成喘，所以條文才有腹滿而喘，先腹滿而後喘。然再隨著體循環至表，而出現發熱，又為了散熱，所以汗出。因為不是傷於寒，所以不會惡寒，但因為是津虧血熱造成的，所以會反惡熱。「身重」，我們處在陰陽的太極世界，所以在內的人事物，都有陰陽兩面，因此我們見到證狀，如身體重，就要想到有二種原因，一種叫做虛，一種叫做實。虛是因為氣血的供給不足所導致的，像此條便是，以及少陰病的身重也是。另一種是氣血的流動不良所導致的，如水病的身重，大青龍湯的身重。「若發汗」，發汗會造成氣中之血回流更少，嚴重的也會傷到了屬於陽中之陰部，也就是足的氣血，足部氣血流動不足，就形成躁。在此我們必須說明一下「陰部的氣血」和「陽部的氣血」，治病中的汗法或是利

小便，是屬於陽法。陽法主要是去陽部的實或是調和陽部的氣血，當發汗時，陽部的氣血會先失去，而不會傷到陰部氣血，因為陰陽之間有隔。那怎樣才會傷到陰部的氣血呢？只有在過多的發汗和利小便才會傷到陰部的氣血。此條就是本身陽氣不足了，若是發汗則會傷到陰部足的氣血，造成躁。「心憤憤」，因為發汗，津更虧血更燥熱，所以造成心氣不足而心憤憤，憤的字形從心從貴，表示心守不住了，如同「潰」是指畜積的水守不住了，所以憤是心散了，神不守了。「反譫語」，燥熱的血上行於腦，除了造成火燒頭的煩外，更嚴重的還會變成譫語，前面有提過譫語是燥熱上衝於腦所造成的。譫語當然有虛有實，陽明病的譫語大都是屬實的，所以要用承氣輩攻下，而像此條是虛的，不是屬實的燥屎所造成的，故條文言「反譫語」，因此不可以用大承氣湯攻下，只能復脈來補其虛，像後代溫病的一甲、二甲、三甲復脈湯或是炙甘草湯，都可選用。「若加溫針」，若是加溫針，氣中之血變更熱，流回心臟便產生怵惕，怵字形從心從尢，尢是稷之黏者，所以怵是因為熱使心氣黏稠所導致糾心的感覺，而惕從心從易，是熱使心臟部份的氣稠所產生心被踢到的感覺。因為溫針會使回流的氣中之血變熱，當此氣中之血回流入心時，也是造成血熱，因熱性向上，故造成「煩」。熱造成腦部神經興奮，故「不得眠」，也就是本來就虛，想睡覺，但卻睡不覺，這種叫做不得眠（欲眠不得），另有一種叫做不能眠，是指根本不會想睡覺。另外血流大都往上，因而往下氣血就變少了，所以足部氣血循環變差，供給的養分不足，會造成不適，所以人體會藉由外部的動作來回饋，故形成「躁」。若是攻下，胃中的氣被攻下而奪去，故「胃中空虛」。表部的那些虛的氣血被攻下而停於胸，因為不是實的氣血，所以不會形成陷胸，而是形成虛性的心中懊憹，就是熱在上形成懊，氣血中屬陰的在下聚結，形成憹，筆者稱之為胸中痞。「舌上胎」表示虛熱只在胸，沒在上，所以用治療胸中痞的梔子豉湯。

（二）陽明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譯】

陽明病，口渴想要喝水，口乾，舌燥的，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滿足了陽明病的時（二三日）、空（經絡腑之部位）、脈（脈長）、證（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胃家實等），皆可稱之為陽明病。「渴欲飲水」，是水不足，以津虧的燥為主。「口渴不欲飲水」，津是夠的，但以熱為主。「口乾」，口為胃之外象，口乾代表胃中津液不足。「舌燥」，舌主心，心主血，代表血中之津不足。因為津液由胃腸吸收，經由三焦系統的運送至心，所以病本是在胃。若是只有舌燥而無口乾，則是主血中之津不足，與胃無涉。由條文中證狀可以推知病在陽明，是陽明津虧嚴重，故用白虎加人參湯主治之。

（三）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譯】

陽明病，脈浮，發熱，口渴想要喝水，小便不通利的，豬苓湯主治之。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脈浮，病在表。病見「脈浮，發熱」，為表熱未解，其原因有二。一者氣中之氣的淤阻不出，熱不能散，故發熱。二者氣中之血回流不良，造成氣中之血淤阻，也會發熱。我們參照之前〈太陽病篇〉的條文「太陽病，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可以知道此條的渴欲飲水，不是胃所造成的，為什麼？因為沒有前條的口乾舌燥，反而是小便不利的見證，表示渴欲飲水是腎對水再吸收不良所致的。因為太陽為寒水，而陽明屬燥金，兩者在藥物上有所區別，除了二者皆固有的豬苓、茯苓、澤瀉外，在太陽則為白朮和桂枝以通脈逐濕，而在陽明則為滑石、阿膠以清熱滋陰。又因為這病是在陽，所以要以陽法解之。所謂的陽法是使氣血由內而外，汗及利小便之法便是。所謂的陰法是使氣血由外而內，吐及攻下之法便是。

（四）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譯】

陽明病，先汗出多而後接著口渴的，不可給與豬苓湯，因汗多，



胃中乾燥，豬苓湯再利小便的關係。

【講解】

陽明是病位，其腑有胃及大腸。汗出多而渴者，先汗出多，氣中之血回流變少，故血液會變成津虧而燥，這血入胃中則形成胃中津液不足，故形成後接著口渴。此條條文言汗出多而渴，與前條脈浮，發熱，小便不利造成氣中之血回流不良，腎對水的再吸收不良所造成的口渴是不同，一者在胃，一者在腎。所以這條的病因是不能用豬苓湯來利小便，這樣反而會使血中之津更虧，造成血熱（水少則熱顯更盛），血熱上衝於頭造成煩或是心煩，更嚴重的就譫語和心憤憤等。

【註】

此承前條互發其義，以明其治也。前條表證居多，戒不可誤下。此條表裏混淆，脈證錯雜，不但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也。若以脈浮而緊，誤發其汗，則奪液傷陰。或加燒鍼，必益助陽邪，故譫語，煩躁，怵惕憤亂不眠也。或以證之腹滿，惡熱，而誤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懊惱，舌上生胎，是皆誤下之過，宜以梔子豉湯一涌而可安也。若脈浮不緊，證無懊惱，惟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為太陽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宜白虎加人參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並盛，宜豬苓湯利水以滋乾。然陽明病，法當多汗，因汗出多，致小便少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蓋以汗多胃燥，無水不能下行，乃水涸之小便少，非水蓄之小便不利也，恐豬苓湯更利其小便，則益竭津液而助燥矣。

【按】

太陽病，煩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大青龍湯證也。小便不利者，小青龍湯去半夏加花粉、茯苓證也。太陽病，煩熱，有汗而渴，小便利者，桂枝合白虎湯證也。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證。陽明病，煩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宜葛根湯加石膏主之。小便不利者，以五苓散加石膏、寒水石、滑石主之。陽明病，煩熱，有汗而渴，小便利者，宜白虎湯。小便不利者，以豬苓湯。少陽病，寒熱，無汗而渴，小便利者，當以小柴胡湯去半夏加花粉。小便不利者，當以小柴胡湯加茯苓。太陰無渴。少陰陽邪，煩嘔，小便赤而渴者，以豬苓湯。少陰陰邪下利，小便白而渴者，以真武湯。厥



陰陽邪消渴者，白虎加人參湯。厥陰陰邪，轉屬陽明，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則愈。證既不同，法亦各異，當詳審而明辨之。

【集註】

喻昌曰：「發熱以上與前條同，而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者皆陽明之見證，所以汗、下、燒鍼俱不可用。舌上胎，則膈熱甚，故涌以梔子鼓而微去其膈熱，斯治太陽而無礙陽明矣。若前證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用白虎湯以解熱生津。更加小便不利，則宜以豬苓湯，以導熱滋乾也。其汗多而渴，不可與豬苓湯者，以熱邪傳入陽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復奪之於外，又利小便更奪之於下，則津液有立亡之患，故示戒也。」

程應旂曰：「熱在上焦，故用梔子鼓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豬苓湯。」

【按】

病因病機不同，不是用這樣來劃分。梔子鼓湯是胸中痞，上有熱下有寒。白虎加人參湯，是胃中燥熱津虧為病本，延伸至肺心乃至於表。豬苓湯是因為有表證，由於小便不利，使其氣中之血回流不良，導致脈浮，發熱，渴欲飲水。

【豬苓湯方】

豬苓（去皮）、茯苓、阿膠、澤瀉、滑石（碎）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桂林古本】

【豬苓湯方】

豬苓一兩（去皮），茯苓一兩，澤瀉一兩，阿膠一兩，滑石一兩（碎）。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納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本草說明】

【滑石】

《神農本草經》：「味甘，寒。主身熱泄澀，女子乳難，癰閉。利小便，蕩胃中積聚寒熱，益精氣。」滑石味甘入脾胃，氣寒屬陰，色白入肺屬氣。「主身熱」，主治身熱，人體分成頭、身（胸

腹部)和四肢，《傷寒論》中的身熱大部份都是屬於陽明的病證。滑石味甘入胃，氣寒可以清熱，所以可以入胃來清熱。「泄澀」，泄為形容詞，澀指的是不在三焦通道上的停水。泄澀所指的是這三焦氣道上不正常的停水是因為泄所導致的。既然是三焦道上不正常的停水，而且是泄所造成的，所以我們要治療泄澀，可以用利小便的方式來除去，而滑石有利小便之能，故能治之。女子之乳難，是由於氣津之不足，乳中虛熱所致，滑石氣寒、味甘、色白，可以入胃清熱、生津、益精氣，故可治乳難。條文中的癰閉是由於膀胱津虧氣熱所造成的，滑石能益精氣，除熱，利小便，故可以治療這種癰閉，若是屬於寒性的癰閉則不可用之。「益精氣」，首先我們要先區分「補」、「益」、「助」的意義。補的意思就是直接給與，如同父親直接給兒子錢。益就如同媽媽給父親錢，父親再給兒子，此時媽媽對兒子就是益。助就是外祖母給母親錢，母親給父親，父親再給兒子，此時外祖母對兒子就是助。滑石藉由清胃之熱，間接長養了胃陰，益了精氣。精氣者，米穀之氣中最精華的部份。因為長養了胃陰，故可蕩去積聚，如同我們沖大便和沖髒東西一樣，都是用水沖的，而蕩的意思就是這樣。因為這些積聚阻礙了胃氣的流通，若是造成了供血不良，那它的部份就會形成寒，若是造成充血，那它的部份就會形成熱，故稱「寒熱」。滑石因長養胃陰，益了精氣，蕩去了積聚，故可以治胃中寒熱。

### 【阿膠】

《神農本草經》：「味甘，平。主心腹內崩，勞極洒洒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阿膠味甘入脾，氣平在中。「主心腹內崩」，崩是指外部不能抵擋內部之出，如山崩是山之外壁不能承受內部外出之力所造成的，所以出血不止是屬於崩，如女子經血不止。汗出不止也是屬於崩，如手汗症。阿膠色黑屬血分，故治心腹內之出血不止，如《傷寒論》中之黃土湯內就有阿膠。又阿膠來自於驢皮，皮內有膠質，此膠質是氣之所聚成，故阿膠亦可補氣，在《傷寒論》中的豬膏髮煎，也是用豬膏來補氣虛所導致的諸黃病，由於此緣故，故阿膠可治勞極。「勞極」，「極」，極限，在此指身體可承受和自我細胞修護的的最

大限度，超過了，就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傷，如同超過彈性限度的彈簧一樣。阿膠可以止血斂陰補氣，故可治療因勞極所導致氣血的耗損過度。「洒洒如瘧狀」，在此是形容前面勞極的證狀。洒字從水從西，西者西方金也，屬秋，秋意涼，秋在五臟中屬肺，肺主皮毛。「瘧」，瘧病的最大特點，就是往來寒熱，故洒洒如瘧狀，意指有一陣陣涼涼的感覺。綜合言之，阿膠治療皮膚會有一陣陣涼涼如瘧病樣感覺的勞極。「腰腹痛」，痛是氣血不通所導致的，氣血不通有二種原因，一種是實性的氣血淤阻，一種是虛性氣血不足，這二種會導致該區的氣血不通利，因而形成痛。阿膠由於可以止血斂陰，因而可以補血，本身來自驢皮，亦可補氣，故可治療這種因氣血不足所導致的腰腹痛，同樣的「四肢酸疼」，也是如此。「女子下血」，下血意指血從下出，指女子陰中有不正常的出血，其中也包括了經行不止。阿膠可以止血斂陰，而其氣平，故可配伍寒熱藥來治療寒性或熱性的出血。胎兒在母身，需母體的氣血來長養，若是母體的氣血不足以養胎，幸運一點的是早產，比較嚴重的會死胎、流產、不孕，阿膠有補血補氣之用，故可以安胎。《傷寒論》中用阿膠，大部份著重在於止血，臨床上，血小板不足的病者，給與阿膠，對於血小板的生成有著良好的效果。

### 【集解】

趙羽皇曰：「仲聖製豬苓一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蓋傷寒表虛，最忌亡陽，而裏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即小水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則津液反致耗竭。方中阿膠質膏，養陰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熱而利水。佐以二苓之滲瀉，既疏濁熱而不留其壅滯，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傷陰之善劑也。故利水之法，於太陽用五苓者，以太陽職司寒水，故加桂以溫之，是暖腎以行水也。於陽明、少陰用豬苓者，以二經兩關津液，特用阿膠、滑石以潤之，是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惟明者知之。」

### 【按】

豬苓湯中之所以用豬苓來命名，以陽明病，大小腸部之下焦水

道因熱而結，導致脈浮、發熱、小便不利，故以豬苓為君來清利下焦水道，使水道通暢，下焦通利，則下焦之熱就會從小便而出，之前有條文提過下利經過數法未止，後言當利小便，意義在此。茯苓使氣血向腎處流通，使腎之氣血充足，尿量變多。澤瀉幫助腎小管對水的再吸收，故可治小便過利的消渴。滑石清利下焦的結熱氣，阿膠益腎和膀胱之表部之陰，以潤其燥。

四十一、脈浮而大，有熱。心下反鞮，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洩數。洩數則大便鞮，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桂林古本】

寸口脈浮而大，有熱。心下反鞮。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洩數，洩數則大便鞮。汗多則熱甚。脈遲者，尚未可攻。

【譯】

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大，這是有熱，但心下反而硬，病屬於臟的，用攻下，不要發汗。病屬於腑的，不要使小便頻數，小便頻數則大便會變硬。汗流多的，則熱越甚。脈跳的慢的，還不可以攻下。

【講解】

心下，胃的上口，上焦的起始處。寸口脈指的是候肺的脈，與人迎脈都是屬於陽部的脈。脈浮為表為風，脈大為勞為陽氣虛，脈浮和脈大這二種脈象都屬陽，故曰「有熱」。因為這二種是陽脈，病在表，所以應該是沒有裡證，心下應不鞮，但現卻有心下鞮的見證，故曰「心下反鞮」。見到心下反鞮的見證，表示有裡的問題。裡證會牽涉到臟腑，之前有提到臟腑有積都會在固定時間發熱，如果比較嚴重，經絡的氣血有部份因為積聚阻礙了流向臟腑的脈道，導致不能回流入於臟腑，便會出現氣血大部份往外，形成本條的脈浮而大，像這種脈浮而大，反而就不是表證了，其區別處，就是「心下反鞮」。像這種屬於臟的，就要攻下，不可發汗，發汗會使原本有些可以回流入臟腑的氣血，反而向外流去，導致僅存可供給臟腑之氣血斷絕了，所以要攻下。攻下除了可以去除臟腑的積聚，還可以幫助氣血向臟腑內流動。屬於腑的，像腑的積聚大都源於腑氣不通，以食積燥屎為主，像這種不可以把



腸胃的津液從小便利去，會造成大便鞭，阻塞更嚴重。在此的「溲數」，已明顯表示腑有實之證，蓋溲者，小便量少也，數者，小便次數頻繁也，所以溲數是小便量少次數又多。總之，病在陰，要以陰法，如吐下，不可用陽法的發汗利小便，反之亦然。汗出多的，陽盛陰衰，陽迫陰出，故水津越不足，故熱會更盛。脈遲，遲的脈屬陰，表示有陰阻氣血，陰阻氣血的原因有虛有實，虛者，陰中之陽不足，就是陰往外的力道不足，大部份為寒，故行遲。實者，陰部有淤阻而使氣血外行遲緩，病因為氣滯血淤，所以治療上需要先除去導致脈遲的病因後，才可以考慮是否要攻下。

【註】

屬藏，謂屬裏也。屬府，謂屬表也。溲，謂小便也。脈浮而大，太陽、陽明脈也。浮屬表，大屬裏，今太陽脈浮之表未解，而心下反鞭，陽明之裏又急，權乎汗、下可也。設裏有熱實，攻之無疑，不須先汗以解外也。如無熱實，而有脈浮之表，不但不令攻之，即小便不利，亦不令利小便，仍當解外也。蓋恐溲數汗多，亡其津液，致大便鞭，則熱愈實也。若汗少脈遲，即有便鞭，裏尚未實，亦未可攻也。

【按】

臟腑都是為裏。溲是小便，也有另外一個意思，溲字形有水有叟，叟是瘦小的意思，總結就是水量少，引申有小便量少的涵義。溲數，是小便量少又頻尿。

【集註】

王肯堂曰：「論言脈浮大，反發汗反下之為逆。此以心下鞭有熱，知傳邪入裏，故舍脈而從證也。大便則許攻之，小便則不許利何也？曰『攻大便則內熱除，利小便則津液傷也』。」

【按】

非捨脈從證也，凡物有常有變，於脈證相反者，當細思之。如本條脈浮而大，以表證而論是常，以裡證而言是變。因為氣血不得入裡而現浮大脈，故知經絡氣血不得歸於臟腑，臟腑有積，亦是現浮而大之脈。裏病之實，可以陰法治之，例如下法或吐法攻之，不可用陽法，例如發汗及利小便來治之。

林瀾曰：「心下鞭與腹鞭滿不同。腹鞭邪已結聚成實，此但在心下，



自與非下不可者異矣。腑與臟對舉而言，見一為入裏，一猶屬表之義也。」

【按】

心下鞭與腹鞭滿是同的，都有結聚成實。只不過一個病在上，一在下，所結深淺不同而已。不是一為入裏，一為屬表。

四十二、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脈遲，總是吃不飽，飽了就稍微煩，頭眩，一定小便困難，這是將要作穀疸，雖然攻下，腹滿如前。之所以這樣，是脈遲的緣故。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脈遲，陰阻氣血（陰部氣血外行受阻）所致，其有虛有實。虛者陽不足，向外力道不夠。實者，向外之道淤阻。食難用飽，總是吃不飽，表示胃有熱，若是吃飽了，則微煩，這裏告訴我們此脈遲之因不是陽不足，也不是寒，若是寒則不能食，此條是食難用飽，甚至是飽了會微煩，煩是火燒頭，是胃熱微上衝，為何只有微煩，表示氣血是有淤阻的，故只能微煩，後面的頭眩也是由於胃氣受淤阻，頭部津氣不足所導致的。那是何種邪氣會造成如此的？就是有屬於陰的濕邪所造成的，而此條之病是濕熱相糾結導致的，熱大部份在腹之上部的胃，故食難用飽，飽則微煩。濕大部份在腹之下部，故腹滿，小便難。為何人體有濕邪，一定內部的水濕排瀉出了問題，這問題牽涉了小便，所以小便量一定少，而濕邪留滯在腹中，位於下部為多，這會使腸胃道或泌尿道的阻織水腫產生脹滿的感覺，所以會腹脹滿，也會欲小便。欲小便，但小便少，這就是小便難。若是這種病況沒有解除就會產生濕熱的穀疸，若是用攻下，因為病不是大便的問題，所以腹滿還是如故。此條應該要利小便，所以當已成穀疸的治法，方是用茵陳蒿湯，用梔子去上之鬱熱，用茵陳蒿利濕熱從小便，佐大黃使腎之血流充滿，使小便更加通利。大黃可以使五臟六腑充血，因為色黃，主要是作用在腸胃，但加了其它藥，

可引大黃至它處。例如大柴胡湯內有大黃，引至膽腑去除去膽之實。

【註】

陽明病，不更衣，已食如饑，食輒腹滿，脈數者，則為胃熱，可下證也。今脈遲，遲為中寒，中寒不能化穀，所以雖饑欲食，食難用飽，飽則煩悶，是健運失度也。清者阻於上升，故頭眩。濁者阻於下降，故小便難。食鬱濕滯，此欲作穀疸之徵，非陽明熱濕，腹滿發黃者比。雖下之腹滿暫減，頃復如故，所以然者，脈遲中寒故也。

【按】

脈遲為陰阻氣血，其原因有虛有實，但醫家往往不見虛實而單言脈遲為寒，所以條文多所誤解。在本條，脈遲不是中寒，而是氣血淤阻所致，故條文列「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來輔助說明。此條吳謙所言中寒，「中寒會使清陽者，阻於上升」，這句話沒錯，因為寒為陰邪，主收引，會阻礙清陽上升，而下句「濁陰者阻於下降」，則錯了，陰得陰助，是會加強其作用，反而小便應見通利。臨床上，腎氣虛寒的，手一碰到水，就想小便，有些人則是聽到水聲就想尿尿，這些都是見證。熱鬱濕滯不是食鬱濕滯，註家在解釋條文，有可以參照的條文應當要拿來相參照，所以在此應參照穀疸的條文「陽明病，身熱，不能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此名穀疸，茵陳蒿湯主之」。穀疸的條文是病已成，所以不能食，此條是「欲作穀疸」，開始時食難用飽，吃都吃不飽，表示胃很熱，胃熱上衝，應煩而不會只是微煩，可見消化的食飲精微，上輸受阻，後面的頭眩，也是告訴我們這個後果，上輸的食飲精微隨著時間而淤阻更甚，最終到了不能運輸的地步，這時就會變成不能食，也就是已成穀疸了，而穀疸之因，便是濕熱。吳謙此解之誤，因著力在「遲則為寒」，他不知遲則為寒，只是代表一面而已，為何不觀仲聖在〈平脈法〉云「遲者，陰阻氣血」。陰阻氣血之因有二，有虛有實，這樣才能不犯錯。所以學了中醫一定要能把握陰陽，在脈證上都要做如此之思考，故古聖之言「陰陽者，道之根本」，一體必有二面是也，讀者當銘記於心。

【集註】

方有執曰：「遲為寒，不化穀，故食難用飽。濕鬱而蒸，氣逆而不下行，故微煩，頭眩，小便難也。疸，黃病也。穀疸，水穀之濕蒸發而身黃也。」

【按】

脈遲有二義，並不一定是寒，講解處已說明。食難用飽，不是不化穀，不能食，若不能食，則仲聖會寫不能食。食難用飽的意思是，吃都吃不飽的感覺，是胃熱的關係。濕熱鬱而蒸，濕熱相搏，熱為陽欲上，濕為陰欲下，兩者相搏，所以不上不下，因而微煩、頭眩、小便難也。疸，從疒從旦，旦者少陽也，主樞機，指陰陽相纏之病，本條指的是濕熱，其它如往來寒熱、大便時難時易、經期先後期不定之病證，也都是陰陽交替換，這都是樞機不利所致，可以歸於少陽或厥陰。穀疸指因穀而成的，黑疸指面色黑，黃疸指面色黃。

張璐曰：「下之，腹滿如故，蓋腹滿已是邪陷，脈遲則胃不實，徒下其糟粕，病既不除，而反害之耳！夫陽明證本當下，陽明而至腹痛，尤當急下。獨此一證下之，腹滿必如故者，緣脈遲則胃氣空虛，津液不充，其滿不過虛熱內壅，非結熱當下之比也。可見脈遲胃虛，不但下之無益，即發汗利小便之法，亦不可用，惟當用和法，如甘草乾薑湯，先溫其中，然後少與調胃微和胃氣可也。」

【按】

下之腹滿如故，胃家無實也，也就是胃腸道內無糟粕宿食燥屎的積留。這也表示是胃家氣虛或氣道不宜，再下之則氣益虛或氣道更阻。「陽明證本當下」，陽明病沒有入裏形成胃家實，是不當下的。「陽明而至腹痛，尤當急下」，陽明腹痛之因有虛有實，有氣有血等，腹痛喜按，病在虛，腹痛拒按，病在實。不需按壓就會腹痛，病在血。按壓才會腹痛，病在氣。怎可不辨虛實氣血，而妄言以急下呢？脈遲、腹滿，有胃家之氣虛寒、胃家之氣道不宜，以虛寒來舉例，屬胃的在氣的用小半夏湯，在血的用吳茱萸湯。屬脾的，在氣的用理中湯，在血的用大建中湯。屬小腸的，在氣的用四逆湯，在血的用桃花湯。在大腸的，屬氣的用茯苓四

逆湯，屬血的用當歸四逆湯。

程應旂曰：「熱畜成黃之腹滿，下之可去。此則穀氣不得宣洩，屬胃氣虛寒使然，下之益虛其虛矣，故腹滿如故。」

【按】

此處之茵陳蒿湯雖有大黃，但其作用不在攻下，大黃可使氣血前往內部，包括胃、小腸、大腸、膀胱、膽，所以會引起充血性的腹痛，這腹痛只要壓力一除就好了，解除壓力有排大便、利小便、分泌膽汁。在此處不是下法，而是利小便法，觀茵陳蒿湯後言「小便當利，溺如皂莢汁狀」，就可知了。穀氣不得宣泄是濕熱相搏所致，攻大便不能去除裏之濕熱，反而使小便更不利，只有利小便才可以。此處不是虛寒，其原因已於講解處詳明，諸註家都以虛寒解，故誤。

四十三、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若是中寒的，吃都吃不下，小便不通利，手腳汗出漸多，這是將要做固瘕，一定大便開始硬後稀溏。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胃中冷，不能分別水穀的緣故。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陽明有自己本身的脈證、時間和空間。若是中寒，中指的是中焦，為脾胃。「不能食」，吃不下，為胃出了問題，若是脾出了問題，表現的證狀是沒有食欲，也就是不思食，但可以吃的下。「小便不利」，為後面「手足濇然汗出」的原因所造成的，因為汗出多，則小便少，況手足濇然汗出，汗越出越多，氣血往外大於往內之力，所以表示表部越來越熱。「此欲作固瘕」，首先要瞭解固字之意，我們可以由凝固之詞來得知，凝固是一個陰陽字詞，固是火熱所造成的，而凝是冰冷所造成的。瘕，是假物以成形的病，屬於陽，也屬於氣。固瘕的產生，是因瘕之外有熱，而瘕之內本是寒，如同煎荷包蛋一樣，剛開始的蛋



清屬寒，受了外熱逐漸凝固成白色的蛋白，像這個荷包蛋就是固瘕，例如卵巢囊腫、水瘤都可說是固瘕。在此條文中，因有中寒，中焦寒，又小便不利，表示腸有燥，下焦有熱，所以才說大便初鞭，這是因為手足濇然汗出，小便不利，大腸燥的緣故。後澆是因為中寒，水穀吸收慢的緣故。

【註】

陽明病內熱，則不大便，能食，小便利，手足濇然汗出，是可下之證也。今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雖手足濇然汗出，不可下也，此為中寒欲作固瘕。何以知之？以大便必初鞭而後澆也。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水穀不分，故小便不利而大便必澆也。

【按】

不能食與上條食難用飽，同一不能腐熟水穀也。小便不利與上條小便難，同一不能下輸膀胱也。惟手足濇然汗出，與上條飽則微煩、頭眩不同，彼欲作穀疸，此欲作固瘕，皆胃中寒冷。一以微煩頭眩，陽在中上，故不病瀉而病疸。一以手足汗出，陽在四肢，故不病疸而病瀉也。再上條中寒食難用飽，無汗，小便難，欲作穀疸，以其尚能少食微煩，猶有陽氣故也。此條中寒不能食，手足冷汗，小便不利，欲作固瘕，則是寒濕不化，純陰故也。固瘕者，大瘕瀉也，俗謂之澆瀉。固者，久而不止之謂也。

【按】

不能食和食難用飽是不相同的，不能食是吃不下，食難用飽是怎麼吃都吃飽。小便不利和小便難是不相同的，小便不利，是尿不順，尿量少，小便難是想尿但卻尿不出來。手足濇然汗出和微煩頭眩不同，手足濇然汗出是熱勢盛於外，微煩頭眩是因為內部濕熱的熱受濕抑，故出的少，造成微煩頭眩。固瘕不是大瘕瀉，在講解處已說明了。條文言大便初硬後澆已寫明在前，吳謙實不可又言「固瘕者，澆泄也」。此條文中已言中寒，其寒在中，註家之註竟成裡寒，則下焦之證現大便之初硬、小便不利之為熱者，可以解釋嗎？其甚者，手足濇然汗出及前條之微煩頭眩，明顯為熱者，竟言皆是胃中寒冷，此之註可乎？

【按】

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陰陽和而後有雨，陽亢則熱而雨少，陰盛則



寒而雨多，人之汗亦若是也。四肢手足屬土，土主脾胃，若脈大其汗蒸蒸而熱，則為陽盛可下之證也。若脈遲其汗漉漉而寒，則為陰盛可溫之證也。

【按】

《內經》言「陽加之陰謂之汗」，陰陽相抗才有雨，如《易》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又如春季時陽氣由南而上與冬日之遺寒相戰，則成春雨，隨著下雨累積的次數漸多，天則漸漸暖和，故春天的雨是越下天氣越熱，遺寒越多，下雨愈久。相反的，秋季時寒氣由北而下，與夏日之遺熱相戰，則成秋雨，隨著下雨累積的次數漸多，天則漸漸寒冷。由此我們可知若是冬不寒，則春雨必少，秧苗失潤，成長不利，必是歉收之年，故古云「瑞雪兆豐年」，是很有道理的。

【集註】

程應旂曰：「水穀不別，屬濕熱偏滲者多。此點出胃中冷，欲人知病本於寒，宜從寒治，不在小便也。」

【按】

程應旂發覺了若是裡寒，大便當泄而非初硬後溏，小便當清而長，不是小便不利。他發現了這個矛盾，又不知何解，只好言「宜從寒治，不在小便也」。若我們能細察條文，看到了中寒，此是寒於中，與下之熱又有何關，故以中寒下熱來解便可通矣。

四十四、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桂林古本】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如其未下，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以法救之。渴而飲水多，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

【譯】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病人發熱，汗出，又惡寒，不嘔，

但心下痞的，這是因為醫生攻下的緣故。如果沒有攻下，病人先不惡寒而後接著口渴的，這是轉屬陽明。小便頻數的，大便一定硬，不上廁所十天，也沒有不舒服。口渴想要喝水的，少少給與，以這種方法來止之。先口渴而後喝水多，小便不通利的，適合五苓散。

【講解】

太陽病，病在太陽的區塊。寸緩，寸指的是人之雙手脈上部之脈位，但在表病上，邪氣是從陽處往陰走，而人之右手部代表陽代表氣，左手脈代表陰代表血，所以外感的浮脈會從右手脈的寸位開始，所以右寸浮代表病一兩天為太陽，雖然右寸為肺，然肺主皮毛，同太陽為體之外，亦可為太陽，右關浮代表病二三天，為陽明受病，右尺浮代表病三四天，為少陽受病。緩有二個意義，一個是有和，一個是不和。脈緩而和（五十動的脈，其脈在大小、強弱的方面沒有變化），就是正常的脈。脈緩而不和，就是榮衛不和，所受之邪為風。外部不和，脈為浮緩，內部不和，脈為沉緩，中部不和，脈為緩。關是指雙手脈中部的部位，代表肝膽及脾胃，關脈浮，浮為陽，為在中焦的陽明及少陽之經絡有表病。尺指雙手脈下部的脈位。尺弱，弱為陽氣衰，表示下焦的陽氣衰。病者發熱，汗出，復惡寒，復的意思是在今年有春天，明年還是有春天，故曰「一年復始」。復惡寒代表在太陽的時候有惡寒但後卻沒有了，然而經過某個條件下，復惡寒了。前面的病證表示病還在表，然而本來寸部要浮緩，結果寸變緩，浮到關位了，表示太陽病有可能用攻下，或是太陽轉屬陽明了，或是太陽轉屬少陽了。不嘔，代表與少陽無關，但心下痞，表示太陽病用用了攻下，所以造成了寸緩、關浮以及尺部因下焦氣血被攻下，造成尺部陽氣弱的尺弱。如病者沒有攻下，病者先惡寒而後渴者，代表轉屬陽明了。小便數的，下焦津氣由小便耗去，故大便一定鞅。更衣，古人上廁所一定更衣，故更衣指上大號。不上大號已經十個白天了，並沒有不適，表示只是津虧導致的大便鞅，還不致於造成燥屎的大便阻塞腸道導致不適，此條可知陽明為中土，無所復傳，故已過了十個白天，還是陽明病。口渴想要喝水的，少少給與，用這種方式來止之，因為只是津虧的大便稍鞅，不要喝太

多，喝太多就可能造成後面五苓散證的狀況。先口渴而後飲水多的，小便不通利的，適合五苓散。

【按】

「但以法救之」五字，當是「若小便不利」方與上文「小便數」，下文「渴者」之義相合。此條病勢不急救之之文，殊覺無謂，必有遺誤。王三陽亦云：「此處五苓散難用，不然經文『渴者』之下，當有闕文也。」

【按】

本條金鑑本闕文多，不如桂林古本之詳也。用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來推疾病的變化，凡是表病，浮先從上開始，然而寸不見浮而是關見浮，告訴我們，寸部的浮可能因被攻下而陷至關，或是太陽是否轉屬陽明了。為了要區別二者，所以條文後又補充不嘔、心下痞的證，由此就可知「此以醫下之」的關係，而醫下之也解釋尺弱。「尺弱」是下焦陽氣因攻下而耗損的脈象。條文既然已經把攻下的部份提了，還有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轉屬陽明的部份未言，所以條文另外又言「如其未下，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告訴我們太陽病，寸緩，關浮，若是病者沒有攻下，先不惡寒而後接著口渴的，就是轉屬陽明了。既然已曰轉屬陽明，但對於尺弱的脈還沒有解釋，故條文又言「小便數者」，來解釋尺弱是因小便數而成的，因為沒有受到攻下，所以尺脈的弱是因為小便數。既然小便數，耗損了下焦的津液，所以大腸的津液就變少，大便會變鞭，故條文後言「大便必鞭」。因為這種是津虧的鞭是屬於太陽轉屬陽明來的，不似陽明本家的燥結，所以即使沒有大便已經十個白天了，也不會覺的不舒服。筆者在臨床上也會碰到這種十幾天沒有便，也沒有不舒服的病者。像這種津虧的大便鞭，會口渴想要喝水，我們只要少少與之水，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止之。若是口渴沒有少少與之，而是飲水很多，這是會形成胃中水停或小便不利的，我們可以用適合這種病機的五苓散來治療。

【註】

太陽病，脈浮緩而弱，中風脈也。發熱，汗出，惡寒，中風證也。不嘔則裏氣和，緣何而有心下痞證？此必以醫下之故也。如其不經醫下，邪

熱自傳於裏，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邪去太陽，已轉屬陽明也。若小便數者，大便必鞭，然使不更衣十餘日，而無或滿或痛之苦，是仍屬虛燥不實之鞭，不可議下，俟之可也。如或渴欲飲水，必是胃中乾燥，當少少與之，以滋其胃可耳。其或小便不利而渴者，是又為水停不化，宜五苓散以導其所停之水矣。蓋病在膀胱，故仍治太陽而不治陽明也。

【按】

吳謙沒有講出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這段條文，仲聖所要闡述的涵義，此註解並沒有沒有切中肯綮。

【集註】

張兼善曰：「十日不更衣，而不用攻伐何也？曰『此非結熱，雖不大便，而無潮熱譫語可下之證，當須審慎，勿以日數久而輒為攻下也』。」

【按】

張兼善講的不錯。

喻昌曰：「寸緩、關浮、尺弱，發熱，汗出，惡寒，純是太陽中風未罷之證，設非誤下，何得心下痞結耶？如不誤下，而太陽證必漸傳經，乃至不惡寒而渴，邪入陽明審矣。然陽明津液既偏滲於小便，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鞭，與腸中熱結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無所苦也。」

【按】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代表了太陽病被攻下以及太陽病轉屬陽明的二種病機。太陽證傳經是指太陽由表部之皮部、經筋、孫絡等之屬非經絡之部傳入經絡，此謂之傳經。傳經影響了主要幹道，也就是經絡氣血的回流，會造成熱，所以《傷寒論》言「傳經則化熱」。至於太陽與陽明，是轉屬，醫家在傳經和轉屬，沒有識別清楚。

汪琥曰：「小便數，大便鞭，仲聖論中何以無治法耶？蓋此正是仲聖不須用藥處，俟其陰陽自和，則小便漸少，大便必自出也。」

四十五、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有心下硬滿的，不可以攻下。攻下，下利因此不止的，死。下利止的，病愈。

【講解】

陽明病，病位在陽明。心下為胃之部位。鞭滿的，為結氣，有虛和實兩種病機。「心下鞭滿」，胃中之陽氣不得外出，留滯於胃，形成結氣所造成的。既然胃中之陽氣不得外行，所以應該看其病因來採用相對的治法，而不是看到心下鞭滿，便一味的攻下，所以條文言「不可攻下」。若是胃氣虛，力道不足以升提，就幫其升提，若是上行之氣道有所阻塞，導致其不得出，則是疏導其氣道之淤阻，使其陽氣得出。如果是用攻下，若是心下鞭滿之病機屬虛的，會使胃中陽氣更下陷而不能升，雖然攻下之藥力已過，然而下利仍是會不止，則表示胃的陽氣絕了，《難經》言「胃氣絕則死」，所以條文言死。若是心下鞭滿之病機屬實的，攻下後，實性之氣阻幸運的從攻下而去，胃氣上行的氣道恢復通暢，故攻下藥力一過，下利就會停止，胃中陽氣可以上行無阻了，故曰愈。其實心下部在整個腹腔是屬於陰中之陽的部位，其鞭滿與陰中之陽不能入陽有關係，故治法上，若是屬虛，則升提或是從樞機的通利來考慮，若是屬實，則用陰中之陽法的吐法來去其實，會比用陰中之陰的下法，是較合適的。

【註】

此申上條痞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誤攻之變也。陽明病非胃家實，而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若攻之，其人利不止者，則正脫而死。其人利自止者，邪退則猶可愈也。

【集註】

汪琥曰：「或問結胸證同是心下鞭滿，又屬可下，何也？蓋結胸證，心下鞭滿而痛者，為胃中實，故可下。此證不痛，當是虛鞭虛滿，與半夏瀉心湯之心下痞鞭略同，故云『不可攻也』。」

【按】

大柴胡湯和大陷胸湯的證狀都有心下鞭滿，此心下鞭滿與三焦之實有關，非腸胃道內之宿食燥屎之屬胃家實，可用承氣輩來攻之。



四十六、諸虛者，不可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桂林古本】

諸虛者，不可下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譯】

各種虛證的人，不可以攻下，攻下則大渴。要水喝的，容易好。不喜水的，病情加重。

【講解】

虛證的，陽氣不足，也就是氣往外出的力不足，所以不可以用攻下，攻下則竭陽氣，造成上行的血氣津液不足，因而刺激口渴中樞，引起大渴。若是要水喝的，表示腹中陽氣有向外流通之象，所飲之水可以運行至外，不會停於胃中，所以易愈。不喜水的，表示胃氣無力虛乏，陽氣不行於外，若再飲水，則胃中水停會有不適的證狀產生，所以病者不喜飲水，既然惡水是表示胃氣虛乏，正氣衰，所以病情當然會變劇了。

【註】

虛者下之，是為重虛，陰津消亡，自然大渴。其求水者，陽氣猶存，故易愈。若惡水者，陽氣已絕，則難愈矣。

【按】

陽氣不足，自然大渴。求水者，胃陽之氣得行，故易愈。惡水的，胃陽氣虛衰更不得行於外，故劇。

【集註】

程應旂曰：「諸虛者，陽津陰液，必有所亡，故下之則大渴。求水者亡陰，惡水者亡陽，故有愈劇之分。觀此知仲聖慮誤下之助陰，甚於慮誤下之亡陰矣。」

四十七、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桂林古本】

大下之後，復下之，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久久小便必自利。

【譯】

強力攻下以後，又再攻下，小便不通利的，亡失津液的緣故，

不需要治療它，久久小便一定自行通利。

【講解】

大下之後，復下之。復是之前有用過下法，但效力已經結束，如果又用下法，則稱之為復，若是下法的效力還未結束，又用下法，則稱為重下之。因為下法使氣血流往消化道，相對之下，與其相對的泌尿道則氣血變少，故小便不利，況此是大下之後，復下之，病證會較為嚴重。另外，下後亡失津液，血中之氣虛，腎的絲球體的過濾也變少，小便也會不利，故條文言「亡津液故也」。不要去治療它，時間一久，胃氣恢復，小便就會自利，像這種經過兩次攻下，導致津液缺乏，胃氣虛的，要讓其自行回復，不要用一些補氣之類的藥物去治療，這樣反而會使脾胃更虛弱，就好比羸弱的樹苗，若是給與過多的肥料，反而不利其生長，恐怕會導致死亡，所以這條如果用補氣之劑來治療，我們可以推知病人必腹脹滿而發熱，若是發生這種情，我們也可歸屬於食復。前面的條文也有「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意義上是相同的。至於金鑑本是大下之後，復發汗，像這種我們可以推知，大下之後，後天飲食精微的來源斷絕了，陰氣虛了，脈變細。復發汗，則陽氣外出，陽氣無陰氣之援，又損耗之，陽氣亦虛了，必振寒。故成陰陽俱虛，脈就微了。觀桂林古本在此條下有「大下之後，復發汗，其人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內外俱虛故也」的條文，此條文金鑑本亦有，故可資為佐證，由此可見金鑑本的「大下之後，復發汗」有誤。

【註】

大下之後，復發其汗，重亡津液，小便當少，以水液內竭故也。勿治之，言勿利其小便也。須俟津液回而小便利，必自愈矣。

【集註】

程知曰：「言下後復發汗，有俟津液自回之法。若強責其小便，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有增鞭滿喘脹，明矣，故宜以不治治之。」

四十八、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則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下血，譫語的，這是熱入血室。只有頭汗出的，針刺期門穴部，隨著其氣血充實之處而瀉之，汗出漸變多的就會好。

【講解】

陽明病，病在陽明，包含了陽明的時間空間以及脈證。「下血」，血由下而出，包含了尿血、便血以及女子的陰道出血。「譫語」，由腦中血的燥熱所導致的病證。「血室」，藏血之處，不是指肝、子宮、衝脈，而是全身的心包絡和心，它們內藏有血，故曰血室。因為血熱，熱行速，血為陰，故導致下部充血而出血，故下血。上為陽，下為陰，下部的血相對於上是屬於陰較多的，上部是屬於陰較少的，故上部的血較下部的血為燥且熱，因而導致譫語。這些病證都是因為熱入血室所導致的。「但頭汗出」，如果我們身體的津液是夠的，雖然熱入血室，但身體可以藉由全身性汗出來散熱，而此條只有頭汗出，所以表示身體的津液是不夠作為全身散熱的，只能在最熱之處散熱，故但頭汗出。那為何身體的津液不夠呢？因為下血。為何下血？因為熱入血室。所以治病求其本，要去除入血室的熱。如何去除入血室之熱？因為足厥陰肝藏血，又手厥陰心包絡代心行事，兩者為厥陰手足之相關，皆與血有關。而對於臟腑的熱，我們都可以針刺其募穴來瀉熱，在《靈樞》上，肝癰在治療上用針刺期門，在診斷上以按壓期門穴部的痛與否，來判斷是否有肝癰。這也就是此條為什麼用刺肝的募穴期門來瀉血熱的緣由。此外，在心包絡部份，心包絡有名無形，因為心包絡（循環系統）同三焦（淋巴系統）一樣，都是網狀的，沒有固定的形狀，故曰「無形」。因此其所因熱而充血所形成實之處所不定，故條文言隨病人之實處以瀉之，這就是用來瀉心包絡之血熱的方法。熱瀉去，津液慢慢回復，所以手足會開始有汗，然後隨著津液的越來越充足，汗會漸漸越出越多，故條文曰「濺然汗出則愈」，就是這個緣故。「濺然」，就是越來越多的意思。

【註】

婦人病傷寒，經血適至，則有熱入血室之證，宜刺期門。男子病傷寒，

有下血譫語者，亦為熱入血室也。若熱隨血去，必通身汗出而解矣。若血已止，其熱不去，蓄於陽明，不得外越而上蒸，但頭汗出而不解者，亦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則亦必通身濺然汗出而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血室、頭汗、期門，註皆見〈太陽篇〉中。陽明之脈，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血室之脈起於氣街，上行至胸中而散。所以婦人經來，熱入血室，則似結胸而譫語，從陽明裏也。男子下血，熱入血室，但頭汗出亦譫語，從陽明外也，故並宜刺期門。」

程應旂曰：「下血則經脈空虛，熱得乘虛而入血室，譫語以血室雖衝脈所屬，而心經實血室之主，室被熱擾，故心神不清也。但頭汗出者，血下奪則無汗，熱上擾則汗蒸也。刺期門者，熱入陰分，實在陰，隨其實而瀉之，則榮氣和而心氣下通，故濺然汗出而解。」

四十九、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口燥，只想漱水，不想咽下的，這一定會出血。

【講解】

口燥有二因，一為血中熱盛，一為血中之氣不足。若是熱盛而氣無不足，便只覺口燥而不會想要喝水。若是無熱而氣不足，則會覺口燥也會想要喝水。觀此條不欲嚥，知為血中之熱。熱屬陽，向外而行，血中之熱使微血管擴張，過度擴張使微血管易破裂，因而會造成出血。出血的位置不定，故曰衄。

【註】

陽明屬胃，開竅於口，陽明有熱，故口燥也。但欲漱水不欲嚥者，雖燥而不渴，知熱在經而不在府，在血而不在氣也。熱在經血，迫血妄行，必致衄也。

【集註】

喻昌曰：「口中乾燥與渴異，漱水不欲嚥，知不渴也。陽明病，口燥但漱水不欲嚥，知邪入血分，陽明之脈起於鼻，故知血得熱而妄行，必由

鼻而出也。」

沈明宗曰：「陽明病，口燥漱水而不欲嚥，乃邪鬱於經，未入於府也。」

五十、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衄。

【譯】

陽明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的則會出血。

【講解】

「脈浮」，病在表。「發熱」，熱由內向外而出。「口乾鼻燥」，火熱或是津液不足所致。「能食者」，若是口乾鼻燥不因津虧而是血熱者，能食，因津虧者，不能食。此條同上條口燥，但欲漱水，都由於血熱。熱迫血行，微血管擴張，必將破裂而出血。

【註】

此承上條詳出脈證，以互發其義也。陽明病，脈浮，發熱，口鼻乾燥，熱在經也。若其人能食，則為胃和，胃和則邪當還表作解也。然還表作解，不解於衛，則解於榮。汗出而解者，從衛解也。衄血而解者，從榮解也。今既能食、衄血，則知欲從榮解也。

【集註】

張錫駒曰：「此論陽明經脈燥熱也。夫熱在經脈，故脈浮，發熱，熱循陽明經脈而上，故口乾鼻燥，不傷胃氣，故能食。能食者則衄，言病不在胃府，非因能食而致衄也。」

五十一、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當湯下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譯】

陽明病，病人易於忘記的，一定有蓄血，之所以如此，是因病人本來就有長久的瘀血，所以令他易於忘記，大便雖然硬，排便卻反而容易，顏色一定是黑的，適合抵當湯攻下。



【講解】

陽明病，陽明為陽盛陰衰。血為陰，頭為重陽之處，上之陰不足，腦中失養，故病人善忘。上之陰不足，下之陰為有餘。血為陰，陰往下，故必有蓄血，而所蓄的位置在下處，如消化道、泌尿道，當然在女子還包括生殖道。「所以然者」，造成這樣的原因，是病者原本就有「久瘀血」。久瘀血來自於蓄血，所以令病者善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屎雖然是鞭的，照理來講，大便應不利，但此處大便反而順利，原因是因為淤血的緣故。淤血會造成所淤之處的血道不利，原本要往這部去的血會轉往其它部位的血道去，造成其它處微血管的壓力變大，導致出血或滲血。滲出的血，在消化道會使大便變黑，故條文言「其色必黑」。像這種久淤血，適合用抵當湯來治療。抵當湯方中有飛於空中的虻蟲，虻蟲其性屬陽善動也會吮血，故神農本經言其「逐血」，又以其性屬陽，故屬上屬表層的血道不通可以用它來通瘀。水蛭住在水中，其性屬陰善靜會吮血，故積久的淤血和屬下屬深層的血道不通用它來通瘀。杏仁主氣，桃仁主血，桃仁為桃結實內之種子，主治結血，故用桃仁來去結血化新成的瘀血。大黃使氣血下行，會使下部的消化系統、泌尿系統以及生殖系統充血，提供通瘀的動力。

【註】

經曰「血併於下，亂而喜忘」，喜忘者，好忘前言往事也。今陽明病，其人喜忘者，本有久瘀之血，與熱上併於心，故令喜忘也。畜血之屎雖鞭，然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蓋以血與糟粕共併，故反易而色黑也。不用桃仁承氣湯，而用抵當湯大下之者，以其人本有久瘀之血故也。

【按】

血併於上，屬上之腦的血就不充足，故會先迷亂而後喜忘。久瘀之血，因為蓄血所導致的。桃仁承氣湯所治的是少腹的血急結，屬於新成的瘀血，抵當湯治的是長期的久瘀血。

【集註】

張志聰曰：「太陽畜血在膀胱，故驗其小便之利與不利。陽明畜血在腸胃，故驗其大便之黑與不黑。」

張璐曰：「大便色黑，雖曰瘀血，而燥結亦黑，但瘀血則黏如漆，燥結則晦如煤，此為明辨也。」

【按】

燥結則大便秘，瘀血則大便利。

鄭重光曰：「太陽熱結膀胱證，輕者如狂，重者發狂。如狂者血自下，故用桃仁承氣湯，因勢而利導之。發狂者血不下，須用抵當湯。此條喜忘差減於狂，乃用發狂之重劑，何也？蓋太陽經少血，陽明經多血，所以宜用抵當湯峻攻。太陽云主之，乃確然不易之法，此云宜用，則證有輕重，在於臨時酌量耳。」

【按】

桃仁承氣湯所治在於血急結的新成瘀血，故治如狂，而抵當湯所治在於久積之瘀血，故治發狂。若是血能自下，則病可愈，非是一定要用桃仁承氣湯。

五十二、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便膿血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病人沒有表裏的證候，發熱，已七八個白天了，雖然脈是浮數的，可以攻下。假使已經攻下，脈數沒有解除，與熱相合就很會吃又容易餓。至了第六七個白天，沒有排便的，有瘀血，適合抵當湯。若是脈數還是沒有解除，而且下利不能停止，一定伴隨著熱而排膿血便。

【講解】

表證，惡寒、頭痛、身痛等。裏證，腹滿、大便鞭、下利等。「七、八日」，已過了六七日的經盡之時。「脈浮」，大都是主病在表，亦有裏病而脈浮。「脈數」，陽迫氣血則脈數，與血熱有關。脈雖浮數，然已過經盡之日，有裏證的可能，故「可下之」。之前提過，在經盡之時，也就是六七日的時候，病有三種進程，一種是外出而病愈，一種是又作再經，另一種是入裡。若是攻下，

病因是大便燥結的熱所導致的脈數，則下後脈數會解，然卻沒有解，表示脈數非大便燥結所致。合熱則消穀善饑，表熱下合於裡，形成胃熱的消穀善饑。又過了一個經盡的六七個白天，沒有排便的，是有瘀血，這裏告訴我們，如果攻下以後，變很會吃，又六七日不大便的，代表裡有瘀血，適合用抵當湯來攻瘀。若是攻下後，脈數不解又下利不止的，氣血因攻下而淤阻於腸胃道，再加脈數的熱，就會便膿血。因為氣熱成膿，血熱成衄，故便膿血。膿是身體的氣所成的，氣也就是體液，體液不流通，蓄積化熱會變成膿。血熱則微血管充血擴張，壓力過大則會破裂出血。

【註】

此承上條言畜血喜忘，熱結而無表裏證者，當下之義也。病人無表裏證，是無太陽表、陽明裏證也。但發熱而無惡寒，七、八日，雖脈浮數，不可汗也。若屎鞭，可下之。假令已下，脈不浮而數不解，是表熱去裏熱未去也。至六、七日又不大便，若不能消穀善饑，是胃實熱也，以大承氣湯下之。今既能消穀善饑，是胃和合熱，非胃邪合熱，故屎雖鞭色必黑，乃有瘀血熱結之不大便也，宜用抵當湯下之。若脈數不解，不大便鞭而下利不止，必有久瘀，協熱腐化而便膿血也，則不宜用抵當湯下之矣。

【按】

「表裏證」，非指太陽表證，陽明裏證也。「發熱，七八日」，因為是七八日，已過過經之時，在《傷寒論》中有言「過經乃可下之」，故雖脈浮數，亦有可下之因，並非言脈浮數不可汗也。已下後，脈浮因下，使氣血向內而不浮，然脈數不解，是代表此熱非陽明燥結所致也。又表熱因下，下合於裏，熱性在上，故胃熱多，形成消穀善饑。又過了六七日，也就是又一經盡之時，又不大便的，這是因為有淤血阻於腸胃，故腸胃養分不足，蠕動慢，導致不大便，去除其瘀血，腸胃氣血流通順利，蠕動正常，大便就會正常了，故適合用抵當湯。若是下後，脈數不解，下利不止，是氣血因攻下，下陷阻於腸胃黏膜之間，又伴隨著下陷的表熱，形成腸胃道黏膜的化膿和出血，故「便膿血」。一般來說，這種熱性的便膿血，我們可以用白頭翁湯來治療，因為攻下，氣血瘀阻之處以最下為甚，故屬大腸之直腸(又名廣腸)最甚，此處也最易

便膿血。

【集註】

張璐曰：「病雖七、八日，尚發熱，脈浮數，仍屬太陽表證。因誤下引邪內入，所以脈數不解，內外合邪而見消穀善饑。穀入既多，反至六、七日不大便，且不煩渴，是知其證非熱結在胃，乃熱結在血。以其表證誤下，尚兼太陽隨經之熱未盡，故以抵當為至當也。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又當隨其下血與不下血而異治之，倘血分之熱邪不除，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按】

此條之重點在於「發熱，脈浮數，七八日」，已過了過經之時，故有《傷寒論》「過經乃可下之」的可下之由。此非言誤下，引邪內入也。

五十三、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桂林古本】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不可汗也，當於寒濕中求之。

【譯】

傷於寒，已發汗，身體眼睛都黃，之所以如此的緣故，因為寒濕在裏，沒有解除的緣故，不可以發汗，應當於寒濕中求治法。

【講解】

傷於寒，發汗已結束，陽氣耗損，身體眼睛都變黃，這種黃是因為發汗後津液不足，導致氣的濃縮變黃所致。其原因是因為陰氣沒能上續於陽氣，陰氣不能上續陽氣的主要病機是由於寒濕在裏，使陰氣不能上續的緣故。寒及濕都屬陰，兩者相合，形成重陰，陰性內縮向下，故上行之力越微，不能向上接濟陽氣，造成陽氣供給的來源很少，而陽氣又因發汗導致自身的耗損，故身目為黃。治療方法應該去裡之寒濕，則陰氣可上接於陽氣，身目之黃可去，不可再用發汗法，加重陽氣的耗損，也不可用下法，使陰氣更難上行。去除陰中之寒濕，可以用理中、四逆輩。

【註】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表有寒，裏有濕未解也。夫

表寒裏濕，鬱而發黃，自非熱濕內瘀，鬱而成黃者比，故不可下。惟當於表寒裏濕中求其治法，宜發其表寒，利其裏濕可也。

【按】

仲聖《傷寒論》中條文已言「裏有寒濕未解」，吳謙怎可視而不見，而言表有寒，裏有濕未解，況表有寒早於發汗中，已解去了。

【集註】

喻昌曰：「傷寒，發汗已，熱邪解矣，何由反蒸身目為黃？所以然者，寒濕搏聚，適在軀殼之裏，故爾發黃也。裏者，在內之通稱，非謂寒濕深入在裏，蓋身目正屬軀殼，與藏府無關也。於寒濕中求之，求其寒濕中之治法也。」

【按】

身目為黃的病因在講解處已講明了，一為發汗已，陽氣耗損，二為裏有寒濕，陰氣不能上濟陽氣。

程應旂曰：「其人素有濕邪在裏，表寒雖經發汗，而其為裏濕所持者，終在裏而無從解散也。發汗後之寒與濕鬱蒸為熱，非實熱也，故不可下。仍當於寒濕中，責其或淺或深而治之可也。」

【按】

諸註家皆未得條文之要，一者把裏之寒濕亂為表有寒裡有濕。二者如程應旂混於熱。

五十四、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瘀熱在裏，其身必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之。

【譯】

傷於寒，瘀熱在裏，身體一定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治之。

【講解】

前一條是發汗已，裡有寒濕，陽氣耗損，導致身目為黃。此條是未經發汗，瘀熱在裏，所導致的身必發黃，所以要把裡之所瘀之氣血之熱，從外而出。由此病因，所以一定要有麻黃來開毛竅以出汗，杏仁加速汗腺的分泌以加強排汗，又加清皮內氣中之鬱熱的生梓白皮，再加使血中之氣易於滲出，使肌肉內的氣中之氣



加速的生薑，加連翹來清血中之氣的熱，加赤小豆來通行血中之氣，使其不淤，為防止上藥發汗過度會耗損陽氣，所以加大棗來維持體液的平衡，又加炙甘草來補心脾之氣，使心脾不虛。此條與上條之分別，一在陽氣不足的虛，一在陽氣瘀阻之實，此兩者皆能導致身黃。

【註】

傷寒，表邪未解，適遇其人陽明素有濕邪，熱入裏而與濕合，濕熱蒸瘀，外薄肌表，身必發黃也。若其人頭有汗，小便不利，大便鞭，則或清、或下、或利小便，自可愈也。今乃無汗，小便利，是裏之瘀熱未深，表之鬱遏猶甚，故用麻黃連軛赤小豆湯，外發其表，內逐其濕也。

【按】

本條未言陽明病，未言素有濕邪，註家又添蛇足。其主因傷於寒，氣中之氣不得出，鬱而為熱為濕，又再添瘀熱在裏，因致身黃，主以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此條可與外有寒，裡有熱的大青龍湯和表裏皆寒之小青龍湯互看。

【集註】

喻昌曰：「傷寒之邪，得濕而不行，所以熱瘀身中而發黃，設泥『裏』字，豈有邪在裏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按】

此條的裏氣不出，瘀熱在裏，以其身黃可知，前條之身黃，也是知「寒濕在裏」，蓋「身」者，人體之裏，包含了胸腹部。裏氣不出，瘀熱在裏的原因在於表氣之鬱阻，故治表可解裡。《內經》有言「治病必求其本」，其在於斯歟！喻昌不明其理，故有此註。

程應旂曰：「凡傷寒，瘀熱在裏者，由濕蒸而來，故身必發黃。此之瘀熱未深，祇從表一邊開其鬱滯，而散除濕熱，麻黃連軛赤小豆湯是其主也。」

【按】

傷寒，瘀熱在裏，非由濕蒸而來，乃是表氣不利，熱不得出所致，故其瘀熱在裏，亦可知瘀熱有在表。或是其人素有瘀熱在裏，因傷於寒，表氣之淤阻，致表之濕熱，再合素有之裏淤熱，故致

身黃，此亦是一解也。

林瀾曰：「麻黃連軛一證，雖曰在裏，必因邪氣在表之時，有失解散，今雖發黃，猶宜兼汗解以治之也。」

【按】

林瀾有講到一部份的重點了。

汪琥曰：「夫寒邪自外而來，若挾內濕瘀於經絡之中，則鬱而變熱，故令其人身目發黃也。此條乃是太陽經傳來者，太陽傷寒，理宜用麻黃湯，只因邪傳陽明，熱瘀於裏，裏非胃府，以陽明經居太陽之裏，即〈尚論篇〉所云軀殼之裏是也。惟其裏有熱，所以方中用麻黃湯而去桂枝之辛熱，更加赤小豆、薑、棗之甘辛，以祛散在表之寒濕，復加連軛、生梓白皮之苦寒，以清解肌裏之瘀熱也。」

【按】

條文只言傷寒，未言太陽病，何由來太陽呢？連軛是清血中之氣熱。生梓白皮是清皮中氣中之氣的鬱熱。相關的藥物作用已於講解處說明。

【麻黃連軛赤小豆湯方】

麻黃（去節）二兩，赤小豆一升，杏仁（去皮、尖）四十枚，生薑（切）二兩，大棗（擘）十二枚，甘草（炙）二兩，生梓白皮（切）一升，連軛二兩。

以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則盡。

【按】

潦水，也就是泉水，其有上湧之性，故可助清裏之瘀熱。

【桂林古本】

【麻黃連翹赤子豆湯方】

麻黃二兩，連翹二兩，杏仁四十個（去皮尖），赤小豆一升，大棗十二枚，生梓白皮一斤（切），生薑二兩（切），甘草二兩（炙）。

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本草說明】

【連翹】

《神農本草經》：「味苦，平。主寒熱，鼠瘻，瘰癧，癰腫，惡創，癭瘤，結熱蠱毒。」連翹味苦入心，氣平在中，可上可下。「寒熱」，都是由於三焦之氣和心包絡之血，其流動之通利與不通利，所造成的，故見寒熱則應思三焦少陽與厥陰心包之病。連翹主治三焦之氣結所導致的「寒熱，鼠瘻，瘰癧，癰腫，惡創，癭瘤，結熱蠱毒」。「瘻」，形像箕之病，其樣子就像葫蘆，這是氣結所形成的。「鼠瘻」就是像老鼠形狀之瘻病。「瘰癧」，也是氣結所形成的，瘰如同一簇的葡萄，癧像一直串的念珠。癰腫是也是氣的壅阻所導致的，癰指的是病因由於氣的離阻。腫是肉重，也就是氣阻導致該部的肉變大，故字從肉從重（音彳义厶'）。「惡創」，不易好的創。創是指皮膚裂開的病，連翹因可除去氣結，故可治因氣結所導致該區氣循不好的惡創。癭指頸部氣結的病，如甲狀腺腫等。癭字從疒從嬰，嬰字在古代，代表女子頸上的佩飾，還有若是初生之兒女，需用布巾裹之，或抱或背，其布巾所纏結之處在頸，故稱為嬰兒。瘤，從疒從留，表示留氣所造成的病。結熱，因氣道不通導致氣結，進而發熱，如同腳踝扭傷，該處的紅腫熱痛，就是結熱。「蠱毒」，蠱是先把諸種蟲養在皿中，其最終留下者為蠱。一般蟲毒，都會造成該處的氣道不通，造成腫脹熱痛等等，連翹可以去氣之結熱，故可治之。

### 【梓白皮】

《神農本草經》：「味苦，寒，無毒。主熱，去三蟲，療目中疾。」梓白皮味苦入心，氣寒在下。「主熱」，因其熱前無所標名，故通指人體氣血之熱。「去三蟲」，蟲遇濕熱則生，遇寒則僵，梓白皮主熱，故可令腸胃道內之三蟲僵而排出，故可去三蟲。三蟲，就是現代所講的寸白蟲（蟯蟲）、鈎蟲、蛔蟲。「療目中疾」，目位於重陽之位的頭，且為七竅之最高位，其病以陰少，氣血不足之燥熱之疾為多，以燥、熱皆為陽，兩因相合為重陽故也。梓白皮主熱，故可療目中疾。

### 【方解】

濕熱發黃無表裏證，熱盛者清之，小便不利者利之，裏實者下之，表實者汗之，皆無非為病求去路也。用麻黃湯以開其表，使黃從外而散。去

桂枝者，避其熱也。佐薑、棗者，和其榮衛也。加連軛、梓皮以瀉其熱，赤小豆以利其濕，共成治表實發黃之效也。連軛，即連翹根。無梓皮以茵陳代之。

【按】

無梓皮，以側柏皮或桑白皮代之為佳。梓字從木從辛，辛屬肺，故清皮中之熱，梓樹古用作活字木板印刷之模，觀「付梓」可知。側柏亦屬肺，其皮亦可。而桑屬木，入肝，較不適合，若肺熱由肝熱而來者，則可。

【集解】

周揚俊曰：「此亦兩解表裏法也，故用外汗之藥，必兼滲濕之味。傷寒發黃者，必其人太陰素有濕熱，更兼寒邪未散，兩邪相合，因而蒸鬱為黃也。」

【按】

此條只言傷寒，瘀熱在裏，未言此人太陰素有濕熱。

五十五、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七八個白天了，身體黃如橘子色，小便不通利的，腹微滿的，茵陳蒿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已經七八天，是已過了經盡之時，而只要過經，並見有裏證，就可以考慮攻下。「身黃如橘子色」，身黃顯示入裏，橘子色表示是亮黃的，亮為陽，故為陽黃，屬於濕熱。「小便不利」，濕熱結於下焦，因為熱使濕不容易排出。「腹微滿」，濕熱結於中焦，因為濕使熱不容易散發。去除中下焦的濕熱，使其從小便中去，主要就是用茵陳蒿湯。

【註】

身黃，濕熱之為病也。濕盛於熱，則黃色晦，熱盛於濕，則黃色明，如橘子色者，謂黃色明也。傷寒，七、八日，身黃色明，小便不利，其腹

微滿，此裏熱深也。故以茵陳蒿治疸病者為君，佐以大黃，使以梔子，令濕熱從大、小二便瀉出，則身黃腹滿自可除矣。

【按】

身黃非指濕熱病也，身黃代表入裏了，如發汗後，裏有寒濕的身黃和未發汗，淤熱在裏的身黃，都代表有裏證。色黃黯是寒濕所造成的，因為寒造成血液循不良，所以皮色會青黯，與黃相合則色呈現黯黃。至於熱會使得血液循環變快，色鮮紅，與黃相合，則色呈現亮黃色。茵陳蒿湯服後小便當利，色如皂莢汁狀，故知濕熱從小便出，非從大便也。世人皆以大黃為通便之劑，然以此觀之，筆者認為大黃只是讓氣血往內流動之藥也。

【集註】

唐不巖曰：「熏黃，陰黃也。橘子黃，陽黃也。」

【按】

陰黃，寒濕所致。陽黃，濕熱所致。

程知曰：「此驅濕除熱法也。傷寒，七、八日，可下之時。小便不利，腹微滿，可下之證。兼以黃色鮮明，則為三陽入裏之邪無疑，故以茵陳除濕，梔子清熱，用大黃以助其驅除，此證之可下者，猶必以除濕為主，而不專取乎攻下有如此者。」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擘）十四枚，大黃（去皮）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出也。

【桂林古本】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擘)，大黃二兩(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溺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病減，黃從小便去也。

【本草說明】

【茵陳蒿】



神農本草經：「味苦，平。主風濕，寒熱，邪氣，熱結，黃疸。」茵陳味苦入心能泄能堅腎，氣平在中可上可下。「主風濕」，風為陽性速向外，濕為陰性遲向內，人體之氣受兩因之感，氣在外者欲出不得，氣在內者欲內不得，僵持而作病。濕之為病，纏綿難解，故風濕、寒濕、濕溫之病，皆以祛濕為要。茵陳可使濕從小便利去，藉此以治風濕。「寒熱」，茵陳可通利至小便的氣道，故可以治療此三焦氣道不利所導致的寒熱。「邪氣」，正氣失去其正常的功用，則形成邪氣，如當成汗而不出，則形成濕，當成小便而不出，則成水，當成分泌液而不出，則形成痰飲。「熱結」，熱結與結熱是不同的，熱結之本在結，其熱為標，去其結則熱可去，結熱之本在熱，結為標，去其熱，則結可去，同理可得知，同樣治濕與熱的黃芩與黃連，黃芩是治熱濕而黃連是治濕熱。茵陳可通利水道，可去水道之結，故可治結熱。「黃疸」，疸字從疒從旦，旦者，日初昇之時，為少陽，故疸與少陽有關，其病因牽涉陰陽，如濕熱，濕為陰，熱為陽。黃疸代表此疸的表現為身色黃。茵陳味苦能泄熱能堅腎，可通利往小便道之結，故可除濕熱，治濕熱所成的黃疸。

五十六、傷寒，身黃，發熱，梔子柏皮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譯】

傷於寒，身體黃，發熱的，梔子柏皮湯主治之。

【講解】

身體黃，有兩種原因，這兩種原因不外乎陰與陽，一種是寒濕的陰黃，一種是濕熱的陽黃。條文後有發熱，所謂無熱惡寒者發於陰，故陰不得發熱，所以此是陽黃屬濕熱的發黃。傷寒，氣中之氣不得出，淤阻於表，久則成表的濕熱，表部之氣中之氣的熱因濕而出的慢，表部之氣中之血，因熱而回的遲，故形成上焦胸中的鬱熱（回的津少，出的熱也少，熱多津少，故鬱），像這種鬱熱，就用梔子來去除，而胸中的津少，就用炙甘草來補氣。至於表皮部的濕熱，就用藥用部位為皮的黃柏來燥濕清熱。此條與麻黃連軹赤小豆的不同是，此條的身黃是濕熱俱在皮部，鬱熱在

胸中，故有發熱。而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是濕在外，瘀熱在裏，裏熱熏蒸導致發黃的。簡言之，以身黃而言，梔子柏皮湯治傷寒，發熱在表。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治傷寒，瘀熱在裏。總之，濕熱在表，用梔子柏皮湯。濕在表，熱在裡，用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濕熱皆在裡，用茵陳蒿湯。

【註】

傷寒，身黃，發熱者，設有無汗之表，宜用麻黃連軹赤小豆汗之可也。若有成實之裏，宜用茵陳蒿湯下之亦可也。今外無可汗之表證，內無可下之裏證，故惟宜以梔子柏皮湯清之也。

【集註】

林瀾曰：「傷寒，身黃，胃有瘀熱，須當下之，此以發熱而熱未實，故宜梔子柏皮湯解之。」

汪琥曰：「身黃兼發熱者，乃黃證中之發熱，而非麻黃、桂枝證之發熱也。熱既鬱而發黃，雖表而非純乎表證，但當清其鬱，以退其黃，則發熱自愈。」

魏荔彤曰：「此三條雖皆外寒挾濕之邪，瘀而成熱之證。然在表、在裏，濕勝、熱勝，尤當加意也，豈可概以為裏證而混下耶？」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擘）十五枚，甘草（炙）一兩，黃柏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桂林古本】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十五個（擘），甘草一兩（炙），黃柏二兩。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按】

此方之甘草，當是茵陳蒿，必傳寫之誤也。

【按】

是甘草沒錯，因為表的濕熱，會使氣中之血回流變少，則裏必少氣，故補以甘草。

五十七、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被火療，額上先微出汗而後接著小便不通利的，一定發黃。

【講解】

陽明病本來就是陽盛陰衰了，又加火療，火熱為陽，其陰更微。額上微汗出，額為陽，陽加之於陰，謂之汗，今陰不足，故只有微汗，若是陰足，頭手足皆有汗，若是陰少一些，只夠頭手有汗，若是陰再少一些，只夠頭汗出，劑頸而還，若是陰虛微了，就是只能夠額上微汗出了。因為被火，額上微汗出，身體的氣血是受此汗出向上，往下的氣血就不通利，所以先額上汗出而後接著小便不利。因為額汗出，代表著陰的虛微，津液的嚴重不足，身色一定會發黃，顯示出乾黃。而此條是因為津液虛乏所導致的發黃，治療需滋陰，補津液，筆者認為可用豬膚湯或是炙甘草湯，若兼見瘀血，則用豬膏髮煎。不可用茵陳蒿湯利小便而更竭其陰也。茵陳蒿湯的小便不利是濕熱在於中下焦，此條是被火，津液虛乏的小便不利，故醫者不可見小便不利，在未明病機之前而妄用利小便藥，致使病愈重而不可愈也。

【註】

陽明病，無汗，不以葛根湯發其汗，而以火劫取汗，致熱盛津乾，引飲水停，為熱上蒸，故額上微汗出，而周身反不得汗也。若小便利，則從燥化，必煩渴，宜白虎湯。小便不利，則從濕化，必發黃，宜茵陳蒿湯。

【按】

條文有陽明病，但無「無汗」之文。至於說熱盛津乾，何來引飲水停，註自相矛盾，況此條文為熱盛津虧的發黃，非是濕熱的發黃，故當補津以去黃。凡病證皆有虛與實，小便不利有津虧的虛，也有氣滯的實，此條為津虧所致小便不利，屬虛，不可用利藥。

【集註】

喻昌曰：「陽明病，濕停熱鬱而煩渴有加，勢必發黃，然汗出熱從外越，則黃可免。小便多，熱從下泄，則黃可免。若誤攻之，其熱邪愈陷，津液愈傷，而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周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

程知曰：「太陽發黃，由寒鬱濕，濕不得解。陽明發黃，由濕瘀熱，熱不得越，故宜分經論治。」

【按】

發黃之因從之前的條文來看，有氣虛津虧、濕熱、寒濕。其尚有血淤、虛勞。需知太陽之病，其因眾多，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不可一概把太陽發黃，推於寒濕之一因。同理，陽明亦是如此。

五十八、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沒有汗，小便不通利，心中懊懣的，身體一定發黃。

【講解】

無汗，外部的氣中之氣不得由汗出。小便不利，則下部的氣中之氣不得由小便出。氣不出而停則為水或濕。心中懊懣，熱在胸上則懊，氣淤在胸下則懣。胸上之熱向外熏蒸，外濕合內熱，身必發黃。筆者在治法上認為應先給與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若汗出，身黃未退者，再給與茵陳蒿湯。

【註】

陽明病，無汗，以熱無從外越也。小便不利，濕不能下泄也。心中懊懣，濕瘀熱鬱於裏也。故身必發黃，宜麻黃連軹赤小豆湯，外發內利可也。若經汗吐下後，或小便利，而心中懊懣者，乃熱鬱也，非濕瘀也。便鞭者，宜調胃承氣湯下之。便軟者，宜梔子豉湯湧之可也。

【按】

若經由汗吐下後，心中懊懣者，皆用梔子豉湯劑，隨證而加減也。

【集註】

方有執曰：「無汗，小便不利，則濕停懊懣，濕停熱鬱，所以知必發黃也。」

張璐曰：「外不得汗，下不得溺，而濕熱鬱於胸中不得泄，勢必蒸身為黃也。」

五十九、陽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桂林古本】

陽明證，眼合色赤，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者，小便不利也。

【譯】

有陽明的證候，眼睛閉合，眼色紅，不可以攻，攻了一定發熱，眼色變黃，小便不通利。

【講解】

陽明證，包括身熱、汗出、目痛、鼻乾、不得臥。目合，目之氣不足所造成的。目色赤，血之氣不足，我們血液中有血漿和血球兩部份，當血漿變少或是紅血球增多時，血的紅色會加深，血漿變多或血球變少時，血的紅色會變淺，故藉由紅色的淺深，可以了解血的變化，像此條文之前有目合，所以目色赤是目部的血中之氣不足(血漿)。不可攻，攻下除了會使氣血向內行外，陰部的津液也會耗損，所以會使外部的氣血更顯不足，陽部的津液更少，造成水少熱多的發熱，以及津液匱乏的目色黃。攻下使陰部津液由後陰的肛門而泄，故使前陰之氣血不足，進而小便不利也。本條醫宗金鑑為面合赤色，桂林古本為眼合赤色，相較之下，桂林古本為勝，因為面合不知為何義，而眼合則顯示津氣的不足，而後的眼色赤，則告訴我們，這是因為津氣不足的眼色赤。此外，當人體出現發黃的情況時，眼睛是最早表現的，這就是桂林古本條文為勝的緣故。本條的病機是屬津虧所導致的發黃，當從補津氣上著手，豬膚湯可用，豬膏髮煎亦可。

【註】

陽明經病，面合當色赤，是熱邪猶怫鬱在經，尚未入裏而成實也，故雖不大便，不可攻之。若攻之，則怫鬱在經之邪不解，必令發熱色黃。若其人裏燥，小便利則同燥化，當不發黃，而必大便鞭矣。



【按】

不論眼色赤或是面色赤，其所代表的也不外陰陽虛實，實者，血行過快，血鬱而熱。虛者，血中津氣不足而熱。像這種屬陽部津虧不足的，不可用攻下以奪去陰之氣，反而應當益陰之氣以濟之。若攻之，陽之氣不足，由眼合色赤，必變為發熱，目色黃，小便不利也。

【集註】

方有執曰：「合，應也。赤，熱色也。胃熱上行，面應赤色，攻則亡津液，故發熱色黃，因小便不利也。」

【按】

此津虧血熱在於表陽部也，觀眼合色赤可知，當補陰之氣以濟之，並非是裏部的胃熱上行。裏部之胃熱可稍與飲之以水，若是形成熱實則以調胃承氣湯和之，可也。此條裏部無病，本不應攻下以誅伐無過，耗損陰氣，更使陽氣不得陰濟而更少，進而導致發熱，色黃之變也。

程知曰：「言熱在陽明之經，不可攻也。熱在於經，陽氣佛鬱在表也，攻之則經中之熱，未得表散，必發熱色黃，因小便不利也。」

【按】

程知有發覺此條是熱在陽明之經，但卻忽略了，熱是因為陽部津液虧所導致的。

程應旄曰：「熱阻於肌膚之間，故發熱而小便為之不利，鬱而成黃也。」

【按】

此條不是濕熱的發黃，是津虧所致的黃。

六十、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譯】

陽明病，發熱，汗出的，這是熱能發出，不能發黃。只有頭出汗，身體沒有汗，汗到頸部就回，小便不通利的，口渴想喝水漿的，這是瘀熱在裏，身體一定發黃，茵陳蒿湯主治之。

【講解】

「發熱」，熱由內出至外。「汗出」，氣中之氣道有通利，陽部的氣津尚足，故能汗出。熱能越過體表而出於外，故熱不畜積，不能發黃。「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表示陽部的氣津不足。「小便不利」，下焦氣中之氣道不通利，濕受熱制，不得由小便出。「渴飲水漿」，津液不足，中焦有熱。「此為淤熱在裏」，因熱受濕制，停於中焦，故渴飲水漿，而濕又受制於熱，故小便不利。此處的陽部氣津不足，並不是造成身黃之因，而是中下焦之濕熱，造成身必發黃。凡是證見身黃則表示有裏證，所以當去除裡面之濕熱，故用梔子清腹中之鬱熱，茵陳蒿利小便以瀉熱，大黃助茵陳蒿使氣血往泌尿道流通。

【註】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小便若利，大便因鞭，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是陽明之熱不得外越，而上蒸也。小便不利，濕蓄膀胱也。渴飲水漿，熱灼胃府也。此為濕熱瘀蓄在裏，外薄肌膚，故身必發黃也。茵陳蒿湯主之者，通利大、小二便，使濕熱從下竅而出也。

【按】

「但頭汗出，身無汗」，是陽明表之津液虧，因陽明主燥金，燥所致的津虧為陽明病也。「小便不利，渴飲水漿」，熱在於中焦，濕在下焦也，故曰此有淤熱在裏，熱為濕阻，淤熱在裏也。「身必發黃」，為病在裏之證，所以此是中下焦濕熱所致，故用茵陳蒿湯，以去除中下焦之濕熱，這樣身之發黃便可解。此條與麻黃連軹赤小豆湯，瘀熱在裏不同，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是表有濕熱，導致裡的熱不得出，形成裏部津液虧損的瘀熱而發黃，是表之濕熱，與裏之有濕熱所導致的身必發黃不同，故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之身黃當從表去。此條是表雖有津液虧乏的熱，而裡有濕熱，身必發黃是裡之濕熱所造成的，故應使濕熱從小便去，用茵陳蒿湯。

【集註】

方有執曰：「越，散也。頭汗，瘵熱，發黃，註皆見〈太陽篇〉中。茵陳逐濕瘵之黃，梔子除胃家之熱，大黃推壅塞之瘵，三物者，苦以泄熱，泄熱則黃散矣。」

程應旂曰：「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足徵陽熱之氣，鬱結於內而不得越，故但上蒸於頭，頭為諸陽之首故也。氣不下達，故小便不利，府氣過燥，故渴飲水漿。瘵熱在裏，指無汗言，無汗而小便利者屬寒，無汗而小便不利者屬濕熱，兩邪交鬱，不能宣泄，故盪而發黃。解熱除濕，無如茵陳。梔子清上，大黃滌下，通身之熱得泄，又何黃之不散耶？」

【按】

「頭汗出，身無汗」，是表之津液虧乏，故只頭汗出。濕熱互相搏結，濕不得下，故小便不利，熱不得上，故胃中熱，渴飲水漿。瘵熱在裏，指裏之熱受濕之制，上行受阻，非指無汗，況條文言「頭有汗，身無汗」，非言無汗。無汗而小便利者，有寒，有極虛之二因。寒者，病者之陽，不足達氣血於外，若是寒在中焦則下利，寒在下焦則小便利。極虛者，因氣血虛，故無汗可出，因極虛，故氣不得守，而小便利，利後則死矣，如將死之人，遺尿也，此是在內之證，在外則為絕汗之證。絕汗者，汗出如珠，留而不流。無汗而小便不利者，亦非屬濕熱也，觀太陰病，下利，寒在中焦，亦是無汗而小便不利也。小青龍湯證亦有無汗而小便不利之證。筆者之所以如此寫，是欲醫者詳審病機，圓機活法，而不欲如註家，以一註而概全也。

六十一、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病也。

【譯】

傷於寒，脈先浮而後緩，手足自溫的，是繫在太陰。太陰的，身應當發黃，若是小便自利的，不能發黃，到第七八個白天，大便硬的，是陽明病。

【桂林古本】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

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譯】

傷於寒，脈先浮而後緩，手足自溫的，是繫在太陰。太陰的，身應當發黃，若是小便自利的，不能發黃，到第七八個白天，雖然突然煩，下利，白日十餘次，一定會自行停止，因為脾家充實，腐穢應當排去的緣故。

【講解】

傷於寒，未知病在何部，三陰三陽都有可能。一般而言，寒邪會令脈緊，因為冷會讓血管收縮而變緊，而此條的脈是先浮而後緩，也就是病在表，原本的寒因內部陰之氣血的熱與其相抗，故變成浮而緩的脈。陰之氣血的熱外出，故手足自溫，這個陰的氣血是來自那個陰之陽，若是少陰心之陽，脈應洪，若是厥陰肝之陽，脈應弦。若是太陰脾之陽，則脈應緩。此外，由證狀來推，也可以知病與何者有關，如太陰病，病在脾，與心無涉，所以手足自溫。少陰病，病在心，手足不論寒暑，皆是冷的。厥陰病，病在心包絡，手足在寒則寒，在熱則熱。這是三陰病，由手足的溫與否的判別。太陰為濕土，其病在濕，既然傷寒，氣中之氣不得出，故停留在表為濕，而又有內熱之熏蒸，身應當發黃，然而小便自利，鬱積於表的濕熱，可由小便排出，所以不會發黃，到了第七八個白天，已過了經盡之時，因為本身有陽熱，所以有可能從陰出陽，由太陰出而入陽明，當然也有可能再經，至於惡化是不可能的，因為脈浮而緩之故。如何知道是入陽明呢？陽明為燥金，津虧致大便鞭，故知為陽明。桂林古本之後句為「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另外提供過經之後，大陰病自愈之證，也就是當已過經盡七八日之時，脈浮而緩，手足溫，太陰之陽氣復，形成暴煩且下利日十餘行，暴煩是腐穢阻礙了太陰的氣血通道所產生的證狀，下利，是腐穢排出的證狀，當腐穢排完，太陰氣血流通順暢，下利就會自止。

【註】

此太陰轉屬陽明證也。傷寒，脈浮緩，手足熱者，太陽也。今手足自

溫，非太陽證，是為繫在太陰也。然太陰脈當沉緩，今脈浮緩，乃太陽脈也。證太陰而脈太陽，是邪由太陽傳太陰也，故曰「繫在太陰也」。若小便自利者，則不從太陰濕化而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則是從燥化，此為陽明也。

【按】

太陰屬脾，脈為緩，病在經，脈為浮緩。手足自溫，三陽都有，只不過與太陰也有相牽連，故曰繫在太陰，非手足溫盡為太陰。繫者，如同我們在過年，把祝福卡片，用線穿起來，繫於樹上，所以樹上會繫了很多人的祝福卡片。小便自利，是表之濕熱可從小便而去，故不發黃。

【集註】

程應旂曰：「陽明為病，本於胃家實。胃家之實，不特三陽受邪，能致其轉屬陽明，即三陰受邪，亦能致其轉屬陽明，聊舉太陰一經例之。脈浮而緩，是為表脈，然無發熱、頭痛、惡寒等外證，而手足祇溫，是邪不在表而在裏。但入裏有陰陽之分，須以小便別之，小便不利，濕蒸熱瘀而發黃，以其人胃中原無燥氣也。小便自利者，胃乾便鞭而成實，以其胃中本有燥氣也。病雖成於七、八日，而其始證卻脈浮而緩，手足自溫，實是太陰轉屬而來也。即太陰、陽明推之，少陰三大承氣證，厥陰一小承氣證，何非轉屬陽明之病哉！」

魏荔彤曰：「病在太陽，熱為濕鬱團聚於裏，必有歸著，既不能發黃，小便自利，則邪何歸乎？不得不歸之於萬物所歸之胃。至於七、八日，小便自多，大便自鞭，而為陽明病矣。」

六十二、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濇然微汗出也。

【桂林古本】

傷寒，轉屬陽明者，其人濇然微汗出也。

【譯】

傷於寒，轉屬陽明的，病者出微汗而總量多也。

【講解】

傷於寒，不論是病在太陽、少陽、三陰，如果病者有持續微汗出而總量多的證狀，就是轉屬陽明了。《醫宗金鑑》為「轉繫陽明」，繫者只有一部份有關，換句話說，轉繫陽明，是病只有一



部轉到陽明，也就是並病之意。而「轉屬陽明」，是指全部轉去陽明。觀《傷寒論》條文，大都是轉屬，若是轉繫，就是論中所言的並病，實無需再出轉繫一詞。澦然，汗出漸多樣，因為傷於寒，原本是無汗的，因轉屬陽明，故微汗出而量漸多。

【註】

凡傷寒，無論三陰、三陽，若轉繫陽明，其人必有澦澦然微汗出之證，始為轉屬陽明也。

【按】

三陽中要去掉陽明，陽明本身就是陽明病了，不會有轉屬陽明。

六十三、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桂林古本】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此為小逆。若不惡寒，又不欲近衣者，此為內煩。皆醫吐之所致也。

【譯】

太陽病，應當惡寒、發熱，現在自汗出，反而不惡寒、發熱，關脈細數的，是因為醫生錯用吐法的緣故。在第一二個白天，用吐法的，肚子餓，口不想吃。在第三四個白天，用吐法的，不喜歡糜粥，想要吃冷的食物，早上吃，傍晚吐，這是小逆。若是不惡寒，又不想穿衣的，這是內煩。這都是醫用吐法所導致的結果。

【講解】

用吐法，會使氣血往內行，也會使表熱或表寒，往內走。吐與下皆是陰法，不過吐法屬陰中之陽，故由上出，下法屬陰中之陰，故由下泄。首先，太陽病，理當惡寒發熱，然而現在自汗出，反而不惡寒發熱，病有轉屬陽明之象。關脈細數，細為血管細小，表示總血量不足。總血量不足，心跳會變數。右關候脾胃，左關候肝膽，右為陽，左為陰，病會先由外而後入於內，必先入陽而後再入陰，故關脈細數是指脾胃的氣血量不足。為何脾胃的氣血量不足呢？因為醫生用吐法的緣故，吐法使表之熱隨吐入於裏，

裏有熱，故出現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有轉屬陽明之象。若是在太陽病，一二日時，用吐法，表熱內陷較淺，在胃，氣血因吐法而積在胃，胃有熱故腹中饑。氣血積在胃，不能運行於外，故不能食。若是在太陽病，三四日時，用吐法，表熱內陷較深，不只在胃，而且深至脾，熱在脾胃，故不喜煮爛的糜粥，而喜歡冷食。氣血積在脾，不積在胃，故在胃腐熟的水穀，本應轉輸於脾，但脾氣因氣血淤阻，脾氣不能出，反逆於胃，故「朝食暮吐」，早上吃的到下午下午吐出，不像積在胃的「食已即吐」，這種就是小逆。若是不惡寒，則表無寒，又不欲近衣，是裏有熱，這就是內煩。以上諸變，都是太陽病，醫生用吐法所導致的。

【註】

太陽病，吐之，表解者，當不惡寒，裏解者，亦不惡熱。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是惡熱也。此由吐之後，表解裏不解，內生煩熱也。蓋無汗煩熱，熱在表，大青龍證也。有汗煩熱，熱在裏，白虎湯證也。吐下後，心中懊惱，無汗，煩熱，大便雖鞭，熱猶在內，梔子豉湯證也。有汗，煩熱，大便已鞭，熱悉入府，調胃承氣湯證也。今因吐後，內生煩熱，是為氣液已傷之虛煩，非未經汗下之實煩也。以上之法，皆不可施，惟宜用竹葉石膏湯，於益氣生津中，清熱寧煩可也。

【按】

吐後表熱隨氣血入於內，而陷留於裏。其在上焦者，梔子豉湯。在中焦者，白虎湯。在下焦者，豬苓湯。此是內煩之諸治法也。至於無汗，煩熱，非熱在表，是表有寒，裏有熱，這才是大青龍湯證。有汗，煩熱，口渴者，熱在中焦，白虎湯證也。心中懊惱，熱在上焦，梔子豉湯證也。汗出，潮熱，大便鞭者，熱已入府，承氣湯證也。

【集註】

張璐曰：「此以吐而傷胃中之液，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煩之證，較關上脈細數而成虛熱，脾胃兩傷者稍輕，雖不致逆，亦誤吐之過也。」

六十四、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

講解及相關部份在 63 條。

【按】

欲食冷食之下，當有「五、六日吐之者」六字，若無此一句，則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與朝食暮吐之文，不相聯屬。且以上文一、二日，三、四日之文細玩之，則可知必有「五、六日吐之」一句，由淺及深之謂也。

【按】

若是五、六日吐之者，熱當下陷於下焦的大腸或膀胱，然條文已言關上脈細數，故知只有到三四日。不需五、六日吐之之句。

【註】

太陽病不解，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是表已解也。關上脈細數，胃不和也。細者，胃氣虛。數者，胃氣熱。證脈不和，詢其故，知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病在太陽，正氣未衰，吐之者，傷胃未深，故腹中知飢，口不能食也。三、四日病在陽明，胃中已熱，吐之者，復傷津液，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也。五、六日病將轉入陰經，正氣已衰，吐之者，胃中虛冷，故朝食暮吐也，此皆醫吐之所致，尚在可治，故曰「此為小逆也」。

【按】

講解如前。

【集註】

程知曰：「本太陽病，醫吐之，則表邪乘虛傳入陽明，傷動胃氣，而關脈細數矣。」

程應旄曰：「陽明之氣，下行為順，上行為逆，以醫吐之所致，則非脾胃本來之病，此為小逆。更勿誤治，使小逆變成大逆也。」

六十五、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桂林古本】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小半夏湯主之。

【譯】

吃飯想要嘔的，屬於陽明，吳茱萸湯主治之。喝了吳茱萸湯反

而變嚴重的，屬於上焦，小半夏湯主治之。

【講解】

吃飯就想要嘔的，是因為胃寒。由於寒使胃縮收，容量變小，所以食物一入胃，就會引起想嘔的感覺，用吳茱萸湯來治療。吳茱萸湯中的吳茱萸促進胃部的血流，去除胃寒，生薑幫助胃來行胃氣於表，並祛胃氣之寒，紅棗保持氣的平衡，不使生薑散氣過度，再用人參來補胃的陽氣，要注意的是這裏的人參要用溫熱性的紅參。喝了吳茱萸湯，反而變嚴重，是屬於上焦氣道不通的緣故，所以用小半夏湯中的半夏來祛除氣道的停飲，同樣的也是用生薑來散胃氣。

【註】

食穀欲嘔，屬陽明者，以胃主受納也，今胃中寒，不能納穀，故欲嘔也。以吳茱萸湯溫中降逆，而止其嘔可也。若得湯反劇者，此必非中焦陽明之裏寒，乃上焦太陽之表熱也。吳茱萸氣味俱熱，藥病不合，故反劇也。法當從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之例治之，宜葛根加半夏湯。

【按】

服吳茱萸湯反劇者，是因為上焦氣道不通，導致胃氣不得上行，故用小半夏湯來除氣道的停飲，並發散胃氣，非上焦太陽之表熱也。

【集註】

方有執曰：「食穀欲嘔，胃寒也，故曰屬陽明，言與惡寒嘔逆不同也。上焦，以膈言也。」

【按】

上焦是三焦之上焦，非言膈也。

六十六、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桂林古本】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今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故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譯】

病人脈數，數是熱，應當能消化食物，現在吃了東西而反吐的，這是因為發汗，使陽氣微，膈氣空虛，脈因此而數。這個數是客熱所造成了，所以不能消化食物。又因胃中虛冷，所以吐。

【講解】

脈數有實熱，有虛熱。〈平脈法〉說陽迫氣血故脈數，又因熱為陽，故總結「數為熱」。既然是熱，氣血往外行快，胃中很快消化，胃就空虛了。但現在吃了東西，反而吐，是什麼緣故呢？在此仲聖解釋其緣故，首先針對脈數的成因，因為這脈數是客熱，不是胃內的熱所造成脈數。脈數是因為發汗耗損陽氣，因而使陽部氣微，陽部氣既已微，相對上焦的膈氣也會空虛，又因為上焦氣虛，心氣不足，心欲自救，故造成脈數，這是種虛性的脈數。「引食而反吐者」，是因為胃中虛冷所致的。因為胃中虛冷，氣血不得行於外，故當食物入胃，則反吐。膈為陰陽交界之處，因為胃中虛冷，陰氣內縮不外行，所以當發汗耗損陽氣之時，陽氣又缺乏陰氣之濟，故造成陽氣衰微，膈氣虛。

【註】

病人脈數，數為有熱，則當消穀引食，今食而反吐者，蓋以身熱，脈數，誤為表熱而發其汗，因使其人陽氣微，膈氣虛也。不知此脈之數，乃外邪客熱之數，非胃中實熱之數也。其不能消穀食而反吐者，乃胃中本虛冷故耳。

【按】

吳謙此條有部份注錯了，條文言脈數的原因，是因為陽氣微，膈氣虛所造成的數。不是身熱，脈數，誤為表熱而發其汗，這真是毫釐之差，千里之遙。

【集註】

程知曰：「此言汗後，脈數，吐食，當責胃之陽虛也。陽受氣於胸中，發汗過多，令陽氣微，膈氣虛，客熱外越，故脈數也。客熱不能消穀而吐者，當責其胃之虛冷，若因其數而投以清胃之藥，則左矣。」

程應旄曰：「見數脈而反吐者，數為熱脈，無力則為虛脈，膈虛陽客於上，不能下溫，故令胃中虛冷。熱為客熱，寒為真寒，究其根由，祇由發汗，令陽氣微。然則陽氣之珍重何如而可誤汗乎？」



六十七、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攻其熱，必噦。

【桂林古本】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其人本虛，胃中冷故也。

【譯】

陽明病，不能吃的，攻陽明病的熱，一定會噦，之所以如此，是病人本來就虛，胃中冷的緣故。

【講解】

陽明病的表證為身熱，汗自出。「不能食」，陽明中寒則不能食，陽明中風則能食，以風為陽，主外散，寒為陰，主內收也。此條陽明病，不能食，故可知其為中寒。若是因其身熱而攻，攻為陰法，會使氣血內行，以及耗損胃氣，除了使胃氣更不得上行外，其熱被去，其氣因虛，造成胃中虛冷，形成噦。噦是胃中冷，不能飲食，但卻會打嗝，或是我們讓病者喝水，因水為陰，一入胃，病者本胃中虛冷，也會造成噦。此條補充上條，脈數客熱，引食而吐者，為胃中虛冷，不可攻其熱。

【註】

陽明病，不能食者，為中寒，即有脈數客熱，上條既戒以不可汗，此又言亦不可攻。若攻其熱，則寒其胃陽，亦必作噦矣。所以然者，客熱雖除，胃亦虛冷故也。以其人本來胃虛，故攻其熱必噦。噦，即乾嘔也。

【按】

乾嘔與噦不同，《傷寒論》中本就有乾嘔，故知噦與乾嘔不同也。噦為打嗝，是一種虛寒性的打嗝，一般打嗝，是病者能食，常發生於飲食過飽後，而噦是病者不能食，但飲水後，會打嗝，稱噦。

【集註】

方有執曰：「攻熱皆寒藥，故知必噦。胃中虛以不能食言，此亦戒謹之意。」

林瀾曰：「陽明譫語潮熱，不能食者，可攻，由燥屎在內也。乃亦有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須詳別之，未可便以不能食為實證也。若誤攻之，熱

去噦作矣。然則安得以陽明概為宜下哉！」

六十八、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桂林古本】

陽明病，胃中虛冷，不能食者，不可與水飲之，飲則必噦。

【譯】

陽明病，胃中虛冷，不能食的，不可以給水喝，喝了則一定打嗝。

【講解】

因為水屬陰，胃中虛冷，當以補虛除寒來解，若是以水飲之，水為陰，冷為陰，故形成重陰，重陰就會導致噦。

【註】

此承上條不攻亦噦之義也。若其人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雖不攻其熱，飲水則噦，蓋以胃既虛冷，復得水寒，故噦也，宜理中湯加丁香吳茱萸，溫而降之可也。

【集註】

喻昌曰：「表熱裏寒，法當先救其裏，太陽經中亦用四逆湯，其在陽明更可知矣。此條比前條虛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熱必噦，即飲水亦噦也。」

汪琥曰：「若胃中虛冷不能食，飲水則水寒相搏，氣逆而亦為噦矣，法當大溫。」

六十九、趺陽脈浮，浮則為虛，浮虛相搏，故令氣餒，言胃氣虛竭也。脈滑則為噦，此為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浮，鼻中燥者，必衄血也。

【桂林古本】

趺陽脈浮，浮則為虛，浮虛相搏，故令氣餒，言胃氣虛竭也。此為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滑則為噦。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譯】

趺陽脈浮，浮就是虛，浮虛相糾合，所以使得氣餒，意思是胃氣虛竭了。這是醫生的過錯，把虛當實來治，守著空虛，迫血外流。脈滑的，就會噦。脈浮，鼻中乾燥的，就會流血。

【講解】

趺陽脈為胃的動脈，在繫鞋帶處，正常的脈當緩和。脈浮，浮為陽，陽主外散，代表氣血往外走。脈浮，若有外因如六淫等則代表表證，若無外因，則為內因，代表了氣虛。氣餒，胃氣被過度拉至外，導致本身的虛竭。「餒」，把食物分送給人，自己本身不留。「脈滑」，這裏是指寸口脈，不是趺陽脈，也就是趺陽脈浮時，代表了胃氣虛，寸口脈又見滑，氣血都出於外，表熱而裡寒，故胃氣虛寒，所以就噦。若寸口脈亦是浮，鼻中燥，此是風邪所致，條文有脈浮為風，風勝則燥，故胃氣虛燥，燥使血管乾裂，故一定出血。「衄」，出血，並未指是何處出血。

【註】

誤攻飲冷，皆可致餒，固矣。今趺陽胃脈浮而不大，無力而虛，則是胃虛與邪相搏，即不誤下飲冷，亦令餒也。若趺陽胃脈滑則為噦者，乃熱氣擁鬱之餒，非胃氣虛竭之餒，醫何可取實責虛，以自取其咎耶！若趺陽胃脈浮而鼻中燥者，此熱據榮分，榮熱迫血妄行，必作衄也。世有以噦為呃逆者，不知噦即乾嘔也，以其有噦噦之聲，故又名噦也。觀今病呃逆之人，與飲冷水則氣自臍下衝上，出口而作格兒格兒之聲。聲長時止為實，可治。聲短不已者，為虛，難治。

【按】

吳謙於註時，誤認為後之脈滑、脈浮為趺陽脈的脈滑、脈浮，其實後之脈滑、脈浮為寸口脈，本條文先以趺陽脈浮為立基點，若見寸口脈滑或寸口脈浮，則必出現相對之證。噦，是打嗝，是胃虛寒所致。胃氣之虛寒，上攻於膈，導致打嗝，故食冷或飲水皆能助其虛寒上攻之勢。

【集註】

方有執曰：「此又出趺陽脈，而以噦與衄言，皆逼汗而不得汗之所致也。咎，過愆也。責虛，言求病於虛。取實，言反以虛為實而攻取之也。血屬陰而為內守，故曰守空。迫血，言劫汗也。」

七十、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必餒。

【桂林古本】

寸口脈浮而緊，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緊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不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餒。

【譯】

寸口脈先浮而後接著緊，醫生反而攻下，這是大逆。浮則無血，緊就是寒。寒與氣二因相擊身體，則會腸鳴。醫生不知此，反而使病人喝冷水，使得汗出不來，而水得寒，氣與冷相糾合，病者就會胃氣衰竭。

【講解】

寸口脈為肺經的動脈，脈浮若是見於六淫則為表證，若無見六淫則為虛證，此證條文未有傷寒、中風等外因，故此寸口脈浮是虛證。又見緊脈，脈先浮而後接緊，先有虛再有寒，故為虛寒。虛證應當溫陽補虛，使陰氣得益，並溫氣而使行於外，反而用攻下，使陰氣更耗損，使裏陽更衰弱，所以這就是大逆。浮是虛是無血，緊是寒。寒與氣相糾結，腸中變冷，氣道不通，水走腸間，不得吸收，故腸鳴。醫生若不知此，反而使病者飲冷水，水為陰，性寒，寒主收引，會使汗不出。飲入之水得寒之助，氣與冷會相糾結在胃，病者就會因無陽以化氣，形成胃氣衰竭的餒。

【按】

「令汗大出」四字，當是衍文。

【註】

寸口脈浮大，指六脈皆浮大也。六脈皆浮大，則非陽明按之大脈，乃太陽不按之大脈也。醫反下之，此為大逆，則從前浮脈變而為無血之虛，大脈變而為胃冷之遲，虛寒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與飲冷水，其人得水寒之氣，冷與虛相搏於胃中，故必餒也。餒者，氣饒結有聲，即今之呃逆也。

【按】

寸口脈是指肺的動脈，當條文有關脈及尺中脈時，會簡寫寸、關、尺。若是指六脈皆浮，則會寫脈浮。寸口脈浮，如同趺陽脈浮一樣，因為無外因如傷寒、中風等，故代表是肺氣虛。若是下

之，後天脾胃之氣除了不得上濟（土不生金），也會因下而耗損，導致脾胃的虛寒。餉，意同飼，食與他人而至自身空虛也。

【集註】

程知曰：「言邪氣在表妄下之變也。寸口浮大，而無鞭滿藏熱之證，法應發汗，若反下之，此為大逆。既經妄下，則所謂浮者，至於內空而無血。所謂大者，變為裏虛而有寒，虛寒相搏，則為腸鳴。醫見脈大，以為有熱，飲以冷水，欲以水寒勝熱而作汗，裏先虛寒，又得冷水與之相搏，則冷結上焦，必至咽噎塞而氣逆矣。」

【按】

寸口脈為肺之動脈，與趺陽脈為胃之動脈，是同義的。寸口脈浮而緊，未有外因，當為本自先虛而後寒，為肺之虛寒，若攻下，則子病及母，影響脾胃，導致脾胃的虛寒，故有腸鳴及胃中冷所致的噦。

七十一、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先噦而後接著腹滿，視病者的大小便，知道那個部份不通利，利了就會好。

【講解】

此條文是裏傷於寒，得之於食飲冰冷，冰冷的飲食使胃中冷，故導致噦，進一步使得腸胃內部表面的氣血不流通，而後變腹滿，觀察這寒是引起前後陰那一處不通利，通利了以後就會好。由條文可以推之，大便不利可用大黃附子細辛湯，小便不利可用五苓散。

【註】

傷寒，噦而不腹滿者，為正氣虛，吳茱萸湯證也。噦而腹滿者，為邪氣實，視其二便何部不利，利之則愈也。

【集註】

成無己曰：「噦而腹滿，氣上而不下也。視其前後有不利者，即利之



以降其氣，前部小便也，後部大便也。」

程知曰：「前部不利，後人治以五苓。後部不利，後人治以承氣是也。」

沈明宗曰：「邪傳於胃，胃氣壅遏，兩氣相搏，氣逆上衝，則為噦矣。」

張錫駒曰：「傷寒至噦，非胃氣敗，即胃中寒。然亦有裏實不通，氣不得下洩，反上逆而為噦者，當詳辨之。」

七十二、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

【桂林古本】

陽明病，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譯】

陽明病，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就是講重覆的話。眼睛直看不動，譫語，喘悶的，死。下利的，也是死。

【講解】

陽明病，有虛有實，實者，胃家實。若燥熱太盛，上攻於腦，則現譫語。虛者，本虛，氣血化源不足，或是血蓄於下，腦部氣血不足，故善忘而易重語。直視，譫語，喘滿，病皆在上焦，燥熱之極，陽無陰濟，陰陽離隔，故死。下利者，陰無陽守，陰陽一樣離隔，故亦死。

【註】

譫語一證，有虛有實。實則譫語，陽明熱甚，上乘於心，亂言無次，其聲高朗，邪氣實也。虛則鄭聲，精神衰乏，不能自主，語言重覆，其聲微短，正氣虛也。

【集註】

戴元禮曰：「譫語屬陽，鄭聲屬陰。經曰『實則譫語，虛則鄭聲』，譫語者，顛倒錯亂，言出無倫，常對空獨語，如見鬼狀。鄭聲者，鄭重頻煩，語雖謬而諄諄不已，老年人遇事則諄語不休，以陽氣虛，不精明也。此譫語、鄭聲，虛實之所以不同也。二者本不難辨，但陽盛裏實，與陰盛格陽，皆能錯語，須以他證別之，隨證施治可也。」

婁全善曰：「余用參、耆、歸、朮等劑治譫語，得愈者甚多，豈可不分虛實，一概用黃連解毒、大小承氣等湯以治之乎？」（【按】其所云亦

鄭聲也。)

張錫駒曰：「實則譫語者，陽明燥熱甚而神昏氣亂，故不避親疏，妄言罵詈也。虛則鄭聲者，神氣虛而不能自主，故聲音不正，而語言重覆也。」

【按】

張錫駒講的不錯。

七十三、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第四、五個白天了，脈先沉而後接著喘滿，沉是病在裏，反而發病者的汗，津液從外越而出，大便就困難，表虛裏實，久了就譫語。

【講解】

傷寒，第四五個白天，太陰受病之時。中焦脾胃的氣道不暢，影響到上焦胸中之氣的回流，故脈先沉而後接著喘滿。沉脈為在裏，在裏應當溫通氣機，則喘滿可除，如用理中四逆輩。反而發汗，攻其無病之表。越者，越過一障礙，如人體與外面所隔的皮膚。津液越出，津液是人體的氣中之血，保留在內，要回流入心的，結果與氣中之氣的汗同樣被發出，這樣就會造成陽氣衰少，故表虛。因傷於寒（廣義的傷寒，不分內外，有內、外及不內外三因，外受風冷，內飲生冷，突遭驚嚇，血管縮收，都是傷於寒），裏面的氣淤滯在中焦腸胃道，也影響到上焦呼吸道，所以也會造成喘滿，以及腸胃蠕動不良的大便難。因為裏陰不得上濟於陽，陽部津液衰竭，久則造成燥熱的氣血，這些氣血因熱之故而上行入腦，就形成譫語。

【註】

傷寒，四、五日，入裏之時也。脈沉而喘滿，乃為在裏之喘滿，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則表虛也。汗出，胃乾，大便為難，則裏實也。久則胃熱熾盛，必發譫語也。

【按】

傷寒，四五日，是為太陰受病之時。大便難，是想要大便，卻大不出，不是大便鞭。譫語的原因，在於腦之燥熱。

【集註】

方有執曰：「越出謂枉道而出也。」

張璐曰：「傷寒，四、五日，正邪熱傳裏之時，況見脈沉在裏之喘滿，而反汗之，必致燥結譫語矣。蓋燥結譫語，頗似大承氣證，此以過汗傷津，而不致大實大滿腹痛，祇宜小承氣為允當耳！」

【按】

這條重點在於「傷寒，四五日」，諸多註家從未於日數上，深究之，然在〈太陽篇〉，已詳言之，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等文。故傷寒，四五日，太陰受之，亦是太陰發病之時。

七十四、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者，更莫復服。

【桂林古本】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

【譯】

陽明病，病者汗多，因為津液外出，胃中乾燥，大便一定硬，硬則會譫語，小承氣湯主治之。

【講解】

陽明病，病者汗多，則表氣出過多，使回流的氣中之血變少，整體而言，血液會變燥，這些血液流到胃中，則會造成胃中燥，如果是口渴，少少與之水，胃中和則愈，若是與水不能愈，則以調胃承氣湯和其胃氣。若是燥熱更盛，燥血流至小腸，會造成腸燥，水分變少，大便一定硬，像這種影響到腸的燥，使的大便變硬，則代表主要吸收水的小腸，能上承的水很少。因水少，故熱多，燥熱上行於腦，則形成譫語。又因為病位在小腸，故用小承氣湯。

【註】

此詳上條以明其治也。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乾燥，大便必鞭，久則譫語，宜以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譫語止，慎不可更

服也。

【集註】

張璐曰：「多汗譫語，下證急矣。以其人汗出既多，津液外耗，故不宜大下。但當略與小承氣湯，和其胃氣，譫語自止，若過服反傷津液也。」

沈明宗曰：「此汗多胃燥，非同實治也。」

【按】

汗多，胃燥，大便變硬，此是胃家實也。

七十五、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者，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桂林古本】

陽明病，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實也，須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宜大承氣湯。

【譯】

陽明病，汗出，譫語的，因為有燥屎在胃中，這是屬實，必需要過經才可以攻下。若是太早攻下，語言必亂，因為表虛裏實的緣故。攻下，適合大承氣湯。

【講解】

陽明病，汗出，而又出現燥熱上衝腦的譫語，表示燥熱盛，原因是因為胃中有燥屎，這是實證。一定要過經才可以下之，適合用大承氣湯。「過經」，過了經盡所需的六個白日，此時病才會入裏的可能。若是攻下太早，還未過了六日經盡之時，表之燥熱未入裏，陰中要出往陽之氣血，被攻而下，因此不得上濟，陽中氣血之燥熱更盛，腦中燥熱更盛，變成更嚴重的語言必亂。這是因為陰中氣血被攻下而拉於裏，形成裏之氣血實，又因陰不得外濟，表之氣血本因汗出而虛，再加此攻下則表更虛，故條文言「表虛裏實」。《醫宗金鑑》本的此為風也，風為陽，祛風需用陽法，不應用陰法，所以桂林古本的「此為實也」，方為合拍。

【註】

病自汗出而譫語者，以素有燥屎在胃中，此為太陽風邪之所傳也，須當下之。然必須太陽之邪，已過陽明之經，而入陽明之府，乃可下之。若

下之早，則裏熱未結，不但熱去不盡，且虛其中，熱乘虛而上干於心，語言必亂。此表虛汗出，裏實譫語，所以必待過經入府，而後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按】

過經是過了經盡的日子，而非指太陽之邪，已過陽明之經，條文已言陽明病，何來太陽之邪也。

【集註】

方有執曰：「過經，謂寧遲遲，非謂必待十三日後也。」

【按】

筆者所看諸多註家的書，對於「過經」一詞不是了解，其實《傷寒論》中已經講的很清楚了。其主要的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註家在註解《傷寒論》時，對於前面的篇章都沒能好好細究，而直接從〈太陽篇〉開始著手，須知前面的部份是對後面的篇章先做陳述，這樣就不需要再重覆了，一般寫書大都是如此，例如學會了加減乘除後，以後相關的數學運算就不需再重覆了。道理是一樣的。

程知曰：「此言譫語不當下早也。既出汗矣而譫語，則必有燥屎在胃，此當屬風。風為陽邪，陽邪入裏，故譫語。然須六、七日乃可下之，下之早，則風邪未解於表，盡入於裏，裏邪燥實，語言更亂也。」

【按】

從程知的註解可知，程知似乎對「過經」有所了解，因為他說「須六、七日乃可下之」。

七十六、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爾，宜大承氣湯下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而不能吃飯的，胃中一定有燥屎五六枚，適合大承氣湯攻下。如果能吃飯的，只是大便硬而已。

【講解】

譫語，燥熱衝腦所致。潮熱，府有實，氣血不能流注於府所導致。陽明病，是能食的，反不能食者，與常相反也，原因在於胃



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礙了胃的受納功能。之所以作此推測，是因為其有譫語的燥熱、潮熱的府實，故推知胃中必有燥屎的，故適合大承氣湯攻下之。若是能食的，胃中沒有燥屎，只是大便鞭而已，不可攻之，攻之必初頭鞭後必溏。

【按】

「宜大承氣湯下」之句，應在「必有燥屎五、六枚」之下，始合當用大承氣湯下之之義。若但便鞭而用大承氣湯下之，殊失仲聖顧慮誤下、慎下之旨。

【註】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知胃中必有燥屎已結實也，宜大承氣湯下之。若能食者，知胃將和，但大便鞭耳！當導之，不可下也。

【集註】

張璐曰：「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潮熱，譫語，皆胃中熱甚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燥屎反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不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鞭，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

【按】

不能食是因為胃中有燥屎，阻礙了胃的受納功能。

七十七、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下利，譫語的，有燥屎，適合小承氣湯。

【講解】

下利有虛有實，虛者屬於太陰，實者屬於陽明。下利出現譫語的，譫語屬燥熱的病證，為重陽，故屬實。之前條文亦有「實則譫語，虛則鄭聲」，此條文言「譫語者實也」，故此下利是屬實，故曰有燥屎。若是下利屬虛者，會出現「鄭聲」。此條既是下利譫言，因下利會使食飲之精微吸收變少，而且下利會使腸之氣，

也就是腸黏液會滲出，在藥物上是不需要用芒硝的，所以不適合有芒硝的大承氣湯以及調胃承氣湯，而適合無芒硝之小承氣湯。

【註】

下利裏虛，譫語裏實，若脈滑大，證兼裏急，知其中必有宿食也。其下利之物，又必稠粘臭穢，知熱與宿食合而為之也，此可決其有燥屎也，宜以小承氣湯下之。於此推之，可知燥屎不在大便鞭與不鞭，而在裏之急與不急，便之臭與不臭也。

【按】

下利有虛有實，不見的是裏虛，像此條裏實的燥屎卡在腸道，會刺激腸子引起蠕動加速，因而造成下利。至於不利的裏虛，若是三焦通行淤阻，造成腸胃吸收不良，形成流速快的食糜，因而造成下利，這種下利因為少陽，故便臭。還有一種是屬太陰脾虛寒的下利，在中醫上的脾，筆者偏向是指胰臟，胰臟負責消化液的分泌，當消化液分泌不足，食物的消化分解不完全，就會引響小腸對這些分解不全的食物的吸收，因而造成下利，這種下利的便不臭。此條條文所言下利譫語，是屬於陽明，因燥屎造成的，這大便是臭的且較無食物，是屬於「下利清水，色純青」那類。

【集註】

汪琥曰：「下利者，腸胃之疾也。若譫語，則胃家實，與厥陰無與，乃腸中有燥屎不得下也。治宜小承氣湯者，此半利半結，祇須緩以攻之也。又曰『或問既下利矣，則熱氣得以下泄，何由而致譫語有燥屎也』？答曰『此係陽明府實大熱之證，胃中糟粕為邪所壅，留著於內，其未成鞭者，或時得下，其已成鞭者，終不得出，則燥屎為下利之根，燥屎不得出，則邪熱上乘於心，所以譫語。要之，此證須以手按臍腹，當必堅痛，方為有燥屎之徵』。」

【按】

臨床上，腹診是診腹部疾病的重要方法，其所著重者，不外乎二個方面，也就是「氣血」與「虛實」。不按而痛者，病在血。按而痛者，病在氣。虛者喜按，實者拒按。其腹痛又有所分，絞痛者，寒。抽痛者，血管收縮，有血寒，有血淤。刺痛者，為瘀血。脹痛者，為氣滯。悶痛者，有氣虛，有氣滯。

七十八、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此條因桂林古本接於七十二條下，講解也在七十二條，所以請參照七十二條。

【註】

上條下利譫語為可治，此條下利譫語者死。要知譫語不死於下利，而死於直視也。直視者，精不注乎目也。譫語者，神不守乎心也，已屬惡候。加之喘滿，陽上脫也，故曰死。下利，陰下脫也，故曰亦死也。

【集註】

方有執曰：「直視，精不榮於目也。譫語，神不主乎心也。喘則陽爭於上，利則陰爭於下。胃，中土也，陰陽爭奪於上下，而中氣不守，故無法可治，而皆主死也。」

七十九、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桂林古本】

陽明病，發汗多，若重發汗，以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譯】

陽明病，發汗多，若是發汗未止又發汗，亡失陽的氣血，造成譫語。脈短的，死。脈和的，不死。

【講解】

陽明病，發汗多的，陽盛津虧，若是重發汗，津虧更甚，氣血俱耗損，故亡失其陽之氣血更劇。「重發汗」，汗出未止又發汗，謂之重發汗。「亡其陽」，條文若是言陽，其意總括陽之氣血。津虧血燥，燥熱上衝腦，形成譫語。脈短者，脈未滿該部脈長度的六分，主氣不足血少，脈無上部及下部，陰陽不相接，故主死。「脈自和」，例如氣血少則脈當細，且寸關尺三部皆相同等，脈有所相接續，且皆為細，這就是陰陽自和。當然也有氣虛而脈大者，不過只要寸關尺皆為脈大，此亦是陰陽自和。在〈平脈法〉篇中有言「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已解釋何謂陰陽自和。

【註】

太陽病，發汗過多不解，又復重發其汗，以致氣液兩亡，熱邪乘燥傳入陽明而生譫語。譫語者，胃熱，陽也。脈短者，氣衰，陰也。陽病見陰脈，為陰勝於陽，故死也。若脈不短，為陰陽自和，故不死也。

【集註】

喻昌曰：「方注以此為太陽經脫簡，不知太陽經無譫語之例，必日久而兼陽明、少陽，方有譫語。故此言太陽經得病時，發汗過多，及傳陽明時，重發其汗，因有亡陽而譫語之一證也。亡陽之人，所存者陰氣耳，故神魂不定，而妄見妄聞，與熱邪乘心之候不同。脈短，則陰陽不附，脈和則陰陽未離，其生死但從脈定耳。」

汪琥曰：「譫語者，脈當大實或洪滑，為自和。自和者，言脈與病不相背也，病雖甚不死。若譫語，脈短，為邪熱盛，正氣衰，乃陽證見陰脈也，無法可施。」

【按】

此條已言脈自和，所論在脈的自和，非指脈證相和也。

八十、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

【桂林古本】

無此條文。

【譯】

發汗過多，亡失了陽的氣血，造成譫語的，不可以攻下，給與柴胡桂枝湯，調和其榮衛，用來流通津液，以後自己會痊愈。

【講解】

此條的譫語是表的氣血津液耗損亡失後，形成燥熱上衝於腦所導致的與裏部的燥結不同，不可以用攻下，攻下則陰更不得上濟，使表的津液更少，病會加劇，恐形成語言必亂。用小柴胡湯加強三焦的流通，用桂枝湯來調合榮衛，使表的津液充足後，便會自己好。

【註】

此又承上條以出其治也。譫語者，屬陽明熱實，可下之證也。若發汗

過多，大亡氣液而發譫語者，乃津枯致燥之譫語，非熱甚內實之譫語，不可下也。裏有熱，宜白虎加人參湯。表不解，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也。

【按】

發汗過多，亡陽，譫語，以無大便鞭滿痛，故不可下。以無身寒，汗出，惡寒，故不可溫。於此可知發太陽汗出過多致譫語者，必無發熱、汗出、惡寒也。發陽明汗出過多致譫語者，必有潮熱、惡熱、不大便也。此則發少陽汗多致譫語者，即論中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是也。然舍小柴胡湯別無治法，若祇用柴胡又恐升散，非亡陽所宜，故合桂枝和其榮衛，通其津液自可愈也。

【按】

此是表的津液不足的燥熱所造成的譫語，與裏無關，所以不可攻下。發汗過多，只是言表，與三陽無關，何必強牽涉少陽，用小柴胡湯主要在通利三焦，以通津液，用桂枝來調和榮衛，以解表之津液不足，此是柴胡桂枝湯之意也。

八十一、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桂林古本】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涕，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溺，腹滿，加噦者，不治。

【譯】

陽明中風，脈先浮弦大而後接著短氣，全腹都滿悶，脅下及心痛，久按了，氣還是不通利，鼻乾不流涕，喜歡躺著，全身及眼睛都黃，小便困難，有潮熱，固定的數個時辰會噦，耳前及後腫，針刺後稍好。外證沒有解，病過了十個白天，脈一樣是持續浮的，給與小柴胡湯。脈只有浮，沒有其餘證狀的，給與麻黃湯。若是



沒有溺尿，腹滿加噦的，無法可治了。

【講解】

陽明中風，陽明為病位，中風為病因，風為陽邪，會令脈浮，也令氣中之氣出外過快，易造成表氣虛。脈先浮弦大，因有表邪，故脈浮為病在表，脈大為虛為津氣不足，脈弦為氣血之流通不利。病因是先表虛後（脈浮大），胸中之氣又無裏陰之氣接濟（脈弦，條文後腹都滿等），胸中之氣不足，故短氣。此外氣不得下，亦造成短氣。「腹都滿」，腹部的氣不得出。裏氣淤阻於膈下，延伸至兩脅及咽管部的淋巴，造成脅下及心部的痛，既使長久按之，欲使氣行，然氣還是不通。「鼻乾，不得涕」，代表上焦氣津虧損，燥熱重。因為表之氣虛，加裏氣不通，動作則表氣更虛，裏氣更阻（腹以下的氣中之血回流變多），所以嗜臥。「一身及目悉黃」，這是氣津虧燥熱所致的黃，非濕熱之黃。小便難，因中下焦氣淤阻所導致的。「有潮熱」，因裏有氣淤阻導致的實所導致的結果。「時時」，多次固定的時辰。「噦」，大部份都是胃中冷，不能食，氣不行所致，此條是中下焦整個的氣阻，故亦造成沒吃東西也會噦的狀況。耳前圍為胃經循行之處，耳後圍為膽經循行之處。「耳前後腫」，為胃經及膽經的燥熱上衝所致，刺之以瀉熱，但津虧的因沒有解除，故「小差」。「外不解」，外證沒有解，也就是表虛燥的病因還沒有解。「病過十日」，病已過了一個經盡周期，又快要過了第二個經盡周期。「脈續浮」，從開始到第十個日，都是浮的，表示病還是在表，是屬再經。「與小柴胡湯」，為什麼是小柴胡湯呢？因為此條的外證來自於津虧，而津虧是因為裏之陰氣不能上通所致，故用小柴胡湯通行三焦氣道，去除三焦淤阻以治之。「脈但浮，無餘證者」，脈只有浮，沒有其它的裏證，所以病是在表，代表裏氣之氣阻，經過了一個經盡周期，已由內出於外，由裏而出表，變成表之氣實，所以用麻黃湯發汗來去表之實。「若不溺，腹滿，加噦者，不治」，若是沒有溺尿，腹滿又加噦，整個中下焦的氣都不通了，這就沒有辦法去治療了，因為藥物要靠腸胃道吸收，而腸胃道氣血的運送是靠三焦內的氣行，三焦內的氣不行，腸胃雖然能吸收，但食飲一入腸胃，馬上就腹都滿了，如同生產了很多的產品，但卻沒有

通路，工廠就只好停工，因為庫存已滿了，既然腸胃三焦的氣都不通，所以便不能治了。

【按】

續浮之「浮」字，當是「弦」字，始與文義相屬，則可與小柴胡湯。若俱是「浮」字，則上之浮，既宜用小柴胡湯，下之浮，又如何用麻黃湯耶？

【按】

吳謙不解兩浮字之意，硬是把浮要改成弦，以符合小柴胡湯證。在此，兩個浮是不同的情況，雖然同樣都是外不解，病過十餘日，但第一個是病證還在，沒有惡化，也沒有變好，屬於再經，用小柴胡湯來疏通內外。而第二個也是外不解，但已沒有其它裏部的證狀，而且只是脈浮沒有其它的兼脈，如本條的脈弦大，變成脈浮，可知經由一個經盡周期，身體的正氣已把裏之氣實推出於外，變成表之氣實，所以用麻黃湯。

【註】

中風傳陽明，病太陽未罷，脈當浮緩。今脈弦浮大，弦，少陽脈也。浮，太陽脈也。大，陽明脈也。脈既兼見，證亦如之。腹滿，太陽陽明證也。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快，少陽證也。鼻乾，陽明證也。不得汗，太陽證也。嗜臥，少陰證也。面目悉黃，太陰證也。小便難，太陽府證也。潮熱，陽明裏證也。噦逆，胃敗證也。耳前後腫，少陽證也。短氣，氣衰證也，凡仲聖立法無方之條，皆是此等陰陽錯雜，表裏混淆之證，但教人俟其病勢所向，乘機而施治也。故用刺法，待其小差，若外病不解，已成危候。如過十日，脈續弦不浮者，則邪機已向少陽，可與小柴胡湯和之，使陽明之邪從少陽而解。若脈但浮不大，而無餘證者，則邪機已向太陽，當與麻黃湯汗之，使陽明之邪從太陽而解。若已過十餘日，病勢不減，又不歸於胃而成實，更加不尿、腹滿、噦甚等逆，即有一、二可下之證，胃氣已敗，不可治也。

【按】

本條是陽明中風，不是太陽的中風傳陽明。脈浮弦大，不是脈浮就是太陽，脈弦就是少陽…應當去了解脈所代表的意思，換句話說，脈浮不一定全部都是太陽病，而太陽病也不一定全都是脈

浮，要綜合脈證來判斷推理所得到的脈證是否符合何病，才可言之是何病，像此條陽明中風，脈就是浮了，而且還有弦，所以不是一見脈浮或弦就認定是太陽病或是少陽病，而要了解為何陽明中風會出現脈弦及大，儘管陽明脈的代表為長，但我們一定要針對這脈證做一些的推理，並且看其合理與否？這才是脈證並治的精髓，也是臨床診斷的要點，反之，由證來推理，由脈來解釋，也是一樣的。

【集註】

程知曰：「此條全是表證未解，而無汗出、燥渴之證，故不可用白虎。雖有潮熱，而無鞭滿、譫語、濇濇汗出之證，故不可用承氣。不如俟氣之自回，猶可漸引其邪從外出也。」

程應旂曰：「此條證以『不得汗』三字為主，故酌量於柴胡、麻黃二湯間，以通其久閉，總是要得汗耳！」

【按】

桂林古本在此處的條文是「不得涕」，而小柴胡湯的病證是有汗的，所以不得汗似乎不是那麼合適。

八十二、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桂林古本】

同。

【譯】

脈先浮而後接著芤，浮是陽，芤是陰，浮芤相糾合，胃氣生熱，病者陽的氣血就會絕了。

【講解】

病無外因，故脈浮為氣虛有熱，因氣中之血回流入心的量變少，造成血中之氣變少，而血中之氣變少則會造成血因燥而熱，故脈先浮而後接著形成芤脈。芤是莖中空的草，例如蔥，芤脈代表的是血少有熱。浮芤相糾合，血少而熱，這些血隨著體循環到腹中，而大部份燥熱的的血就會往胃跑，因為胃在腹上部，位屬於陽位。燥熱的血入胃中，能從血中滲出的氣變少，故胃氣少而熱，故曰「胃氣生熱」。脾胃為後天氣血生化之源，藉由中上焦運送到陽，

胃氣不足而生熱，所以位在遠端陽部氣血的供應就送達不到了。

【註】

脈浮而芤，浮為陽盛，芤為陰虛。陽盛則發熱，陰虛則汗出，二者相搏，則胃氣生熱愈盛，胃中津液立亡。其陽則絕者，言陽亡津液絕也。

【按】

凡《傷寒論》中，字詞僅一者，皆賅陰陽氣血而言。如脈浮，則是指脈的陰陽俱浮。其陽則絕，指陽的氣血皆絕。

【集註】

方有執曰：「浮為氣上行，故曰陽。芤為血內損，故曰陰。胃中生熱者，陰不足以和陽，津液乾而成枯燥也。」

張璐曰：「此言脾約當下不下，則浮濇轉為浮芤，津液竭而難下矣。其陽則絕，即陽絕於裏，亡津液之互辭也。」

【按】

「此言脾約當下不下，則浮濇轉為浮芤，津液竭而難下矣」，張路此段說的很好，太陽陽明之病機在於表之氣血過多造成裏之氣血不足，形成脾約，主治以麻子仁丸。故脈浮而便硬者，皆可與之。

趙良曰：「胃中陽熱亢甚，脾無陰氣以和之，孤陽無偶，不至燔灼竭絕不止耳。」

沈明宗曰：「此辨陽明津竭之脈也。浮為邪氣強，芤為陰血虛，陽邪盛而陰血虛，為浮芤相搏，胃氣生熱，故曰『其陽則絕』。即亡津液之互詞也。若見此脈，當養津液，不可便攻也。」

【按】

觀上之諸註家，皆不能深明陰陽，故註不能深中肯綮。

八十三、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桂林古本】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譯】



陽明病，反而沒有汗而小便通利，經過了二三個白天，先嘔而後接著咳嗽，手腳陰陽氣不相接的，一定為頭痛所苦。如果不咳嗽，不嘔，手腳陰陽氣相接的，頭不痛。

【講解】

陽明病法多汗，照理而言，是汗出多的而小便不利的，但反而無汗而小便利。在這裏無汗有二種情形，一種是陽氣衰少，無汗可發，但此會小便不利。一種是陽明中寒，寒內阻氣血外行，故使汗不得出，寒在下焦，小便反利。由上可知，此條文是第二種。經過了二三個白天，以陽明病來講，二三日是屬於陽明內之陽明之時，所以體內陽氣漸復，下焦之寒氣被裏陽推而使出於外，故先至胃部的中焦而出現嘔，後至上焦肺而咳，再至於位處陽部的手足使陰陽氣不相接，再至於重陽之頭而導至頭痛，循序而進。若是裏陽不足以迫寒外出，則不嘔，不咳，手足不厥，故頭不痛。

【註】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而小便利，是寒氣內攻也。至二、三日，嘔而咳，寒邪上逆也。手足厥者，寒氣見於四肢也。氣上逆，則咳而苦頭痛矣。若不咳、不嘔、不厥，則頭不痛。此證之頭痛者，標也。咳逆、手足厥者，本也。

【集註】

程知曰：「無汗、小便利、嘔、咳、肢厥、頭痛，曷不謂太陽病？蓋初起無頭痛諸表證也，此頭痛是二、三日後嘔咳而厥所致，非因頭痛致嘔咳而厥也。嘔、咳二證，太陽、少陽俱有之，其表證未解，則屬太陽病。其寒熱往來者，則謂之少陽病也。厥，則厥陰有之，但無嘔與咳也。」

張璐曰：「陽明無汗，嘔、咳、手足厥者，得之榮衛俱傷而邪入深也。然小便利，則邪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頭痛，仍宜小青龍主之。若不嘔、不咳、不厥而小便利者，邪必順水道而出，豈有逆攻巔頂之理哉！」

林瀾曰：「須識陽明亦有手足厥證，胃主四肢，中虛氣寒所致也。然頭苦痛而咳，自與陰寒但厥者異矣。此類數條最為難解。」

吳人駒曰：「嘔、咳、手足厥、頭痛，皆由反無汗之故也。」



八十四、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咽必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桂林古本】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若咳者，其人必咽痛。不咳者，咽不痛。

【譯】

陽明病，只有頭眩，不惡寒，所以能吃。若是咳嗽的，病者一定咽痛，不咳嗽的，咽不痛。

【講解】

「頭眩」，單一「眩」字是指目黑，是目內氣血供應不及所致，所以頭眩是頭突然氣血供應不及，出現目黯的證狀。造成突然供應的不及，是風所導致的，因為風會使屬陽的氣血流動加速，所以陰的氣血便因趕不上速度而供應不及，像這種狀況最會發生在重陽之位的頭，因為重陽之部其陰氣少。「不惡寒，故能食」，因為不是陽明中寒，所以能食，符合「陽明中風者能食」之條文。若是咳的，一定咽痛，表示咳是先有的，咽主地氣，為近代的食道，屬胃家，位置在肺之上。此條是內傷於風與前條內傷於寒是不同的，內傷於風導致的陽明病，其燥熱由內而外延伸，故先至肺而咳，再上及咽而咽痛，故咳者，必咽痛。若是燥熱無上攻，則不引起咳，當然咽也就不痛。與前條寒由內而外出，意義是相同。這前後兩條說明了「陽明中寒」與「陽明中風」。

【註】

陽明病，當惡熱，不惡寒，若從傷寒傳來，則不能食，今從中風傳來，故能食也。傷寒挾寒邪，則有頭痛證，今中風挾風邪，則有頭眩證，理固然也。寒邪屬陰，若兼飲則咳而嘔，今不嘔而咽痛，則以風屬陽邪，風病則兼火，故咳而咽痛，以類相從也。

【集註】

方有執曰：「眩，風旋而目運也。風，故不惡寒，能食。咳，逆氣也。咽門，胃之系也。胃熱而氣逆攻咽，則咳而咽傷也。」

程知曰：「陰邪下行，故無汗而小便利。陽邪上行，故不惡寒而頭眩。寒則嘔不能食，風則能食。寒則頭痛，風則咽痛。是風寒入胃之辨也。」

程應旄曰：「陽明以下行為順，逆則上行，故中寒則有頭痛證，中風則有頭眩證。以不惡寒而能食，知其鬱熱在裏也。寒上攻能令咳，其咳兼嘔，故不能食而手足厥。熱上攻亦令咳，其咳不嘔，故能食而咽痛，以胃氣上通於肺，而咽為胃府之門也。夫咽痛惟少陰有之，今以咳傷致痛，若不咳則咽不痛，況更有頭眩不惡寒之證，益可辨其為陽明之鬱熱也。」

八十五、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桂林古本】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逆。

【譯】

病人本身有寒，又發汗，胃中冷，一定吐逆。

【講解】

病人本身就是屬於寒性體質的，又發汗使身體內的氣血外行，熱往外散，則胃內的氣血不足，胃中變冷，飲食不得腐熟，故上逆而為吐。「逆」，倒退，例如胃之陽氣本能上輸至皮毛，但現只能至血脈、肌肉，則稱為胃的陽氣逆。吐逆，因胃中變冷，胃陽氣倒退所致的，後之「逆」字乃吐之因，而逆是來自於胃中冷。金鑑本的吐蚘，意不若桂林古本的吐逆為勝。

【註】

病人有寒，謂胃中寒也。復發汗，謂汗而復汗也。胃寒復汗，陽氣愈微，胃中冷甚，蚘不能安，故必吐蚘也，宜理中湯送烏梅丸可也。

【按】

「有寒」，是指病者本身寒，非單指胃也。「復發汗」，表示之前有發汗過，而此是另一個開始，故稱復。

【集註】

程應旄曰：「汗生於穀精，胃中陽氣所釀也。有寒復發汗，知胃陽不復存於內矣，蚘何能安？」

八十六、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桂林古本】

同。

【譯】

發汗以後，水和藥不能入口是逆，若是更發汗，一定會吐下不

止。

【講解】

發汗後，氣血往外，內部的氣血不足，造成胃的寒，寒主收引，因而胃的氣流通不利，故水藥入口不得外輸，必上逆而出，如上條會造成吐逆或是水逆、氣逆等，此條單言之逆是不專指吐的。若是還又他種發汗法，便會動到位於深層脾的的氣血，所以一定會因胃寒而吐，因脾寒而下不止。

【按】

必吐下不止之「下」字，當是衍文。

【按】

下非衍文，是病之加深所致。

【註】

此承上條誤而又誤，必變而成逆也。胃中虛冷，本因誤汗，水藥不得入口，入口即吐而為逆也。若更發其汗，則胃逆益甚，不能司納，不特水藥入口方吐，且必無時而不吐逆也。

【集註】

成無己曰：「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胃氣大虛，故吐不止。」

程應旂曰：「發汗後見此者，由未汗之先，其人已是中虛而寒，故一誤不堪再誤也。」

八十七、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桂林古本】

陽明病，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譯】

陽明病，脈先浮而後接著遲，表熱，裏寒，下利未消化食物的，四逆湯主治之。

【講解】

脈浮，若無外因則為虛熱，若有外因，則為表病。脈先浮而後遲，遲是陰阻氣血，亦為寒，又見下利清穀，則是裏虛寒。「表熱裏寒」，表有虛熱，裏有虛寒，因下利清穀，食穀不化，應先

救裏，而表之熱，乃裏之虛寒導致陰氣不得外濟所致。用生附子強心陽，增強心臟的力道，動脈的血流會加速，使得胃的血流足夠，便可使胃溫熱起來，以去除胃寒。乾薑使胃部的氣熱起來，可以加速胃氣的回流，使脾胃能吸收食飲之精微能流動順暢而不停滯，炙甘草補心脾之氣，人參補下利所失去的氣津。

【註】

陽明病，脈浮而遲，浮主表熱，遲主裏寒。今其證下利清穀，則為裏寒太甚，法當溫之，宜四逆湯主之。

【集註】

汪琥曰：「陽明經病，脈當從長，今脈但浮，此在表之熱凝也。腑病脈當從數，今脈過遲，此在裏之寒甚也，故見下利清穀。其所利之穀食，色不變氣不臭，即完穀不化也，此裏寒已極，故與四逆湯也。」

八十八、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將要解的時候，從申到戌以上的時辰。

【講解】

陽明病，要解的時候，在一天中是屬於下午的時候，為申至戌時，這時剛好得其天時，如同荷花得夏天之時而繁盛也。「上」，是指申、酉、戌時，如同以上、如上，亦可同止。止者，上所括而以一線止之，非指戌之上半部之時也。

【註】

凡陽明病，無論在經在府，必乘其旺時而解，申、酉、戌，陽明旺時也。經氣旺，則邪氣自退，故解也。

【按】

是得天時之助，而邪氣自退也。同理亦可知，陽明病若是得地利、人和，亦可速其愈也，如過敏性鼻炎病者，有時至某地而不發作也，也有時因情緒寬緩而不發作也。

【集註】

張志聰曰：「經云『日西而陽氣衰，陽明之所主也』，從申至戌上，乃陽明主氣之時，表裏之邪欲出，必隨旺時而解。」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並治全篇

少陽主春，其氣半出地外，半在地中，人身之氣亦如之，故主半表半裏也。半表者，謂在外之太陽也。半裏者，謂在內之太陰也。邪入其間，陰陽相移，寒熱交作，邪正相持，進退互拒，此際汗、吐、下三法俱在所禁，故立小柴胡湯和解法，加減施治。然小柴胡加減法中，又有口不渴、身有微熱者，加桂枝以取汗，及下後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者，用柴胡桂枝乾薑湯汗之。又有柴胡證具，而反下之，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及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更有本柴胡證，醫以丸藥，下之微利，胸脅滿而嘔，日晡潮熱者，小柴胡加芒硝湯下之等法。是仲聖亦有汗、下之法，惟在臨證詳察，因病施治，不可執一也。

【按】

太陽主身體與外界環境之間，水與熱之交通，關乎皮毛，若是水熱交通出了問題，便是太陽病了。陽明為重陽，關乎肌肉，本質為陽盛陰少，故常見燥熱之病證，有「陽明病，胃家實也」之文，凡腸胃道之燥實都與之關聯。少陽主身體內陽與陰之交通，故凡三焦之不通利，屬於淋巴循環的問題，都與少陽有所關聯。少陽有手足之經，代表三焦及膽。三焦者，氣之通道，現代醫學所謂的淋巴系統，主通行血管外之體液。當三焦不暢時，會有諸多變證。

一、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少陽所造成的病，口苦，咽乾，眼睛昏花是也。

【講解】

少陽包含了手足少陽，在《靈樞》中，手少陽為足少陽之別脈，

手太陽為足太陽之別脈，手陽明為足陽明之別脈，故皆有其下合之穴。手陽明下合於上巨虛，手太陽下合於下巨虛，手少陽下合於委陽。這就解釋了，《傷寒論》中為何大部份都是言足而不言手，其意義在此。少陽所造成的病，包括了膽經和腑以及三焦經和腑。「口苦」，有虛有實，實者火之有餘，治療上以瀉火為主，然五臟六腑皆有陽，火為陽盛，故需知其火之來源以治之。虛者水之不足，治療上以益津液為主，五臟六腑皆有陰，津液為陰，故需知其陰不足之處以益之。蓋本草之藥物皆有其氣血陰陽所歸屬之處，以致後世有歸經之說也。此條是三焦水道的氣津虧少，因水不足則相對之下之正常的陽，也會變有餘。在此條中，水不足為本，火有餘為標，治病當求其本。火有餘，故炎上作苦。膽汁分泌不足，血中膽紅素增加，亦會使血液作苦，而舌頭之處是屬血液循環旺盛之處，故會產生口苦的感覺。「咽乾」，咽為地氣，也就是現代解剖上所講的食道，為胃家之一部，若是食飲之水，因三焦水道通行不利，不得上承，會造成咽乾。同樣的，若是胃中乾，三焦水道沒有通行不利，也會造成咽乾。同樣的，腎對水的再吸收不良，導致血液的乾燥，也會造成咽乾。此三者不同之處在於，三焦與胃發生於寤之時，也就是白天活動的時候，而腎是發生於寐之時，也就是晚上睡覺時會突然咽中覺乾。目眩，玄者，黑也。眩者，目黑也。也是眼睛突然變黑，這是因為目中的氣血突然接濟不及所導致的。

【註】

少陽者，膽經也。其脈起於目銳眥，從耳後，入耳中，挾咽，出頤頷中。邪傷其經，故口苦、咽乾、目眩也。口苦者，熱蒸膽氣上溢也。咽乾者，熱耗其津液也。目眩者，熱薰眼發黑也。此揭中風、傷寒邪傳少陽之總綱，凡篇中稱少陽中風、傷寒者，即具此證之謂也。

【按】

少陽，手足少陽之經也，非專指膽也。邪傷其經，邪非能傷其經，而是傷其經中氣血之流行，使其氣血不和，流通不利，人因而病，故風邪使榮衛不和，寒邪使氣血凝滯難行，其之所病，在人之氣血循行也。而人之所充滿於一身者，氣血也。五臟六腑之

所養者，亦氣血也。故氣血者，生命之本，若不利，則人身為之病。

【集註】

林瀾曰：「論中言少陽病，胸脅痛，耳聾，往來寒熱，心煩，喜嘔，胸脅痞鞭，半表半裏之證詳矣。此何以曰『口苦、咽乾、目眩也』？大抵病於經絡者，此篇諸條已悉之矣，若膽熱府自病，則又必有此證也。」

沈明宗曰：「此雖少陽總證，然偏裏矣。少陽主膽，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仲聖另出手眼，以補口苦、咽乾、目眩之裏證，乃括少陽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而言也。」

吳人駒曰：「少陽者，一陽也。少陽之上，相火主之。若從火化，火盛則乾，故口苦、咽乾也。少陽屬木，木主肝，肝主目，故病則目眩也。」

魏荔彤曰：「膽府與少陽經為表裏，而非半表半裏之謂。半表者，對太陽之全表言。半裏者，對太陰之全裏言。故少陽在半表半裏之間，總以經絡之界為言。」又曰：「經中所謂不必悉具者，指或中餘證，而少陽經膽府之主病，未有不悉具而遽可指為少陽病成者。」

二、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桂林古本】

同。

【譯】

少陽中風，兩耳聽不到，眼睛赤，胸中先悶而後接著煩的，不可以吐下，吐下則心先悸而後驚。

【講解】

少陽為病位，中風為病因，風邪使其受影響的部位氣外行加速，會使氣銜接不上，造成受病部位的氣不足。因風為陽邪，所傷部位在陽，頭為重陽之部，少陽經屬於重陽之部位就在頭之繞耳及入耳處，其氣受風邪最重，故兩耳因氣不足而無所聞。「目赤」，亦是因氣之不足，致血熱津虧而目赤，其目赤部位在少陽所屬部的目銳眥處，至於太陽是在目上，陽明是在目下，目內眥則屬心包之火。「胸中悶」，胸中為胸中淋巴和胸管之處，胸管內的氣中之血流通不利或鬱阻，會先造成胸中悶，而後心因胸管流入血

內的血中之氣變少，造成血熱津虧，此燥熱之血上衝於頭而形成後煩。像這種應該要疏通胸中的氣中之血，故方用小柴胡湯。若是誤認為是陷胸或是胸上有寒，而用吐下的陰法，氣中之血被吐下的力拉回，下陷於裏，更不得上行，心無氣中之血之濟，除了原本的血熱津虧上衝於頭的煩外，心原本有的氣亦受吐下影響而耗損，心氣不足，就會先悸，若是嚴重一點的，連心的血都受影響，就會造成後驚，故條文言「吐下則悸而驚」。像這種因吐下則悸而驚的，可以用小柴胡湯合炙甘湯來治療。

【註】

少陽，即首條口苦、咽乾、目眩之謂也。中風，謂此少陽病，是從中風之邪傳來也。少陽之脈，起目銳眦，從耳後，入耳中。其支者，會缺盆，下胸中，循脅。表邪傳其經，故目赤、耳聾，胸中滿而煩也。然此乃少陽半表半裏之胸滿而煩，非太陽證具之邪陷胸滿而煩者比，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則虛其中，神志虛怯，則悸而驚也。此揭中風邪傳少陽之大綱也。

【按】

此條是少陽經絡之氣因風邪的影響，使得陽部行速，陰部接不上，乃至於停阻，故胸中悶而煩，要用升提使其上接，則兩耳無所聞、目赤可愈，不可用吐下的陰法，使其更不得上行。更何況吐下，使病者原本只有上部之氣不足，更進一步向內影響到心的氣血，因而出現悸而驚。

至於太陽之邪氣原在外，其本無胸中滿，但因攻下而導致結胸，故出現胸滿，若是外證未解，仍當解表，不可攻裏，若是表已解，則當求其所近之道，選用吐、下、利小便之法，使邪氣排出。若是屬於結胸的，可以用大小陷胸湯攻之。

【集註】

程知曰：「少陽惟宜和解，若吐之則虛其陽而悸，下之則虛其陰而驚。」

【按】

心之氣不足則悸，心之血不足，熱擾心神則驚。氣為陽在外，血為陰在裏，陽病甚則入陰，故先悸而後驚。

汪琥曰：「少陽有吐下之禁，只因煩滿，故誤行吐下之法。成註謂『吐則傷氣，氣虛者悸。下則亡血，血虛者驚』，不知驚悸，皆主於心，誤吐

且下，則津液衰耗，神志虛怯，故悸而驚也。」

【按】

「成註謂『吐則傷氣，氣虛者悸。下則亡血，血虛者驚』，不知驚悸，皆主於心」，汪琥這句話講的很好，而成無己所言，當改為不論吐下皆先傷氣，過其度則傷血，如同傷心流淚，過其度則泣血。總之，要了解知道「心氣虛則悸，心血虛則驚」，並且要從脈證來推斷心之氣血虛之源頭，是心本身，還是脾胃或是肝等等的問題，用這種方式來作為醫者的治病法則。

沈明宗曰：「胸中煩滿似乎可吐，但在少陽，其邪已下胸循脅，吐之徒傷胸中之氣，使邪內併逼迫神明，則悸而驚也。」

【按】

悸而驚，是因吐下，使氣中之血，更不得接濟於心而致，非外邪所致也。外邪能病者，在於人之氣血，且是氣血之不利故使人病也。

魏荔彤曰：「此條論仲聖不出方。小柴胡條中有心煩、心下悸之證，想可無事他求也。汗、吐、下三法既不可行，則當和解之。小柴胡為少陽對證之藥，斯用之宜決耳！」

【按】

初時當用小柴胡湯，然吐下後，證現悸而驚者，心之氣血已損，當合炙甘草以復心之氣血。

三、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桂林古本】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不可發汗，汗則譫語，煩躁，此屬胃不和也，和之則愈。

【譯】

傷於寒，脈弦細，頭痛，發熱的，屬於少陽，不可以發汗，發汗則譫語，煩躁，這是屬於胃不和，和胃就會好。

【講解】

傷於寒，三陰三陽皆有可能。脈弦，代表氣血流動不暢。脈細，代表出於外的氣血不足，故脈細。氣血不足又流動不暢，所以頭



痛。氣血不足，所以發熱。凡是三焦流通不暢的，屬於少陽，故曰「屬少陽」。像這種本身氣血不足的，是不可以發汗，發汗則亡失陽部之氣血，導致腦中燥熱而現譫語。熱上衝頭故煩，氣血難行於下，故躁。這是屬於胃不和（「和」有水火不和，氣血不和），氣津少而熱，所以使胃調和則愈，如何使胃調和呢？如病因在氣津少，則少少與水，補其水津則愈。若病因在於熱盛，則用調胃承氣湯，瀉其盛熱。

【註】

不曰少陽傷寒，而曰傷寒，略言之也。謂此少陽病是從傷寒之邪傳來也。脈弦細，少陽之脈也。上條不言脈，此言脈者，補言之也。頭痛發熱無汗，傷寒之證也，又兼見口苦、咽乾、目眩少陽之證，故曰屬少陽也。蓋少陽之病已屬半裏，故不可發汗，若發汗，則益傷其津，而助其熱，必發譫語，既發譫語，則是轉屬胃矣。若其人津液素充，胃能自和，則或可愈。否則津乾熱結，胃不能和，不但譫語，且更煩而悸矣。此揭傷寒邪傳少陽之大綱也。

【按】

「不曰少陽傷寒，而曰傷寒，略言之也」，「傷寒」，泛指三陰三陽皆有可能受，經由後之脈證予以確定，是屬於少陽，非是起始就言少陽傷寒。簡單的說，此少陽病的病因是傷寒。脈弦非皆是少陽，而少陽亦非皆是弦脈也。弦脈之由來，有氣血鬱滯，有七情之精神抑鬱，以致血管變弦者，需明其病因而後施治才是。「頭痛，發熱，無汗」，亦有津虧內熱，無汗可發，熱向上及外行，而致頭痛，發熱者。

【集註】

王肯堂曰：「凡頭痛、發熱俱為在表，惟此頭痛、發熱為少陽者，何也？以其脈弦細，故知邪入少陽之界也。」

喻昌曰：「少陽傷寒禁發汗，少陽中風禁吐、下，二義互舉，其旨益嚴。蓋傷寒之頭痛發熱，宜於發汗者，尚不可汗，則傷風之不可汗，更不待言矣。傷風之胸滿而煩，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則傷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脈弦細者，邪欲入裏，其在胃之津液已為熱耗，重復發汗，而驅其津液外出，安得不譫語乎？」

汪琥曰：「誤發其汗，譫語者，奪其津液而胃乾，故言亂也。此少陽之邪，已轉屬胃，胃和則愈者，言當用藥以下胃中之熱，而使之和平也。胃不和，不但譫語，更加煩擾忪悸，此言胃熱上犯於心，故藏神不自寧也。」

四、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到了第五六個白日，中於風，往來寒熱，胸脅為悶所苦，默默不想要吃東西，心煩，喜嘔，或是胸中先煩而後不接著嘔，或是渴，或是腹中痛，或是脅下痞脹結鞭，或是心下悸動，小便不通利，或是不渴，身體稍微熱，或是咳嗽的，小柴胡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已到了第五六個白日，快到了經盡的周期，有可能出表而愈，有可能再經而僵持者，有可能入裏而病重。在此決擇之時，又中於風，也就在快到了經盡的時候，又加了一個異氣（風），風寒相感，出現了往來寒熱。所謂的往來寒熱，是說當以寒為主時，氣血循環變慢，故寒。當以風為主時，氣血循環變快，故熱。「胸脅苦滿」，胸脅部的氣中之血回流變差，導致胸脅部氣滯的滿。「默默」，慵懶不欲動作，因胸脅之氣鬱阻，動則氣阻更甚，故不喜動。「不欲飲食」，因為中上焦的氣道鬱阻，氣通行不利，則食飲所化之榮衛之氣也通行不利，故不欲飲食。心無氣中之血回流以濟之，故血變津虧而燥熱，此燥熱上衝頭則是煩，擾心則心煩。因為食飲所化榮衛通行不利，故「喜嘔」。「或是胸中煩而不嘔」，胸中有前之心與後之食道、胸管，因為是結熱氣，所以胸中煩。結熱氣不阻三焦主要通道的胸管而是阻在食道，所以不嘔，若是阻在三焦主要通道的胸管，則是會胸中先煩而後嘔。其次，觀條文後加減法，去半夏、人參，加枳實，可知結氣阻在心或胸廓外部。「或渴」，渴是胃中津虧，因三焦為風所感，氣外行速，故胃中津虧而渴。「或腹中痛」，氣為寒邪所阻，腹

中氣行受阻，血中之氣不外滲，皆回歸於血中之血，這會使血中之血過多，造成微血管或小靜脈的腫脹，引起腹中痛。「或脅下痞脹結鞭」，痞者，天地不交謂之否，故病痞者，陰之氣結於脅肋下。膈上為天陽與膈下之地陰不交，人體氣血起源於後天脾胃，經由三焦通道布散於全身，因脾胃的位置在腹，腹為陰，陰氣上行入陽需過膈，故氣結於脅肋。上焦無陰之濟，故熱而病煩或心煩。中焦因膈之阻，故脅下痞脹，若氣鬱過多，則形成結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心下為胃之上脘，中焦的淤阻成造成胃區的體液滯留而腫脹，主動脈的脈動會經腫脹的胃區傳遞到體外而造成悸。同樣中焦之下的下焦也不通利，下焦區域的體液回流不良，會造成膀胱或尿道的腫脹，形成小便不利。「或不渴」，上焦氣道的不利，造成體液的淤阻，血液的血中之氣太多，故不渴。氣流通不利而淤阻，故會造成「微熱」（主要是津多，水足則微熱，若是津虧，水不足則會發熱）。「或咳」，此處有三焦不利的熱燥咳以及氣滯有水氣的咳，需由脈或其它的證狀來證明是何種。中焦淤阻，氣津不得上承，則上焦形成熱燥咳。若是上焦淤阻，則形成上焦之水氣咳。小柴胡能通利三焦水道，故對於諸多因三焦氣道不利淤阻所產生的證狀，皆能治之，然小柴胡湯只能治三焦之不利屬熱者，其屬寒者，當以小青龍湯治之。我們可以藉由比較小青龍湯證的條文和小柴胡湯證的條文，發現兩者皆有諸多三焦不利所造成的見證，進而推知，三焦水道不利之屬寒者，可用小青龍湯治之，屬熱者，以小柴胡湯治之。

【註】

此承上三條，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傷寒、中風，三、四日，見口苦、咽乾、目眩之證，與弦細之脈，知邪已傳少陽矣。若兼見耳聾、目赤、胸滿而煩者，則知是從中風傳來也。若兼見頭痛、發熱、無汗者，則知是從傷寒傳來也。今五、六日，更見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則知是中風、傷寒兼見俱有之證也。少陽之邪，進可傳太陰之裏，退可還太陽之表，中處於半表半裏之間。其邪外并於表，半表不解則作寒，內并於裏，半裏不和則作熱，或表，或裏，無常，故往來寒熱不定也。少陽之脈，下胸循脅，邪湊其經，故胸脅苦滿也。少陽邪近乎陰，

故默默也。少陽木邪病則妨土，故不欲飲食也。邪在胸脅，火無從泄，上逼於心，故心煩也。邪欲入裏，裏氣外拒，故嘔，嘔則木氣舒，故喜之也，此皆柴胡應有之證也。其餘諸證，時或有之，總宜以小柴胡湯主之，各隨見證以加減治之可耳。然既分中風、傷寒之傳，而不分其治者，何也？蓋以太陽有榮衛之分，故風寒之辨宜嚴，及傳陽明、少陽，則無榮衛之分，且其邪皆化熱，故同歸一致也。

【集註】

成無己曰：「邪在表裏之間，謂之半表半裏。傷寒、中風者，是或傷寒，或中風，非傷寒再中風，中風復傷寒也。五、六日，邪自表傳裏之時，邪在表則寒，在裏則熱，今在半表半裏之間，未有定處，故往來寒熱也。邪在表，心腹不滿，邪在裏，則心腹脹滿，今言胸脅苦滿，亦是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呻吟不安，邪在裏，則內煩。經云『陽入之陰，則靜默默』，由邪方自表之裏，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則能食，邪在裏不能食，不欲食者，未至於必不能食，故亦為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則不煩、不嘔，邪在裏則煩滿而嘔，煩而喜嘔者，邪在表，方傳裏也。邪初入裏，未有定處，所傳不一，故有或見之證也。」

【按】

此條本是傷寒，少陽受之，然在經盡之時，又感異氣之風邪，故言傷寒，五六日，中風，其在〈傷寒例〉有言，若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意即在此。

方有執曰：「五、六日，大約言也。往來寒熱者，邪入軀殼之裏，藏府之外，兩界之隙地，所謂半表半裏，乃少陽所主之部位也。故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併於陽則熱，出入無常，故寒熱間作也。太陽一經，有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異治。陽明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邇，風寒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矣，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交互為文者，發明風寒至此，同歸於一致也。」

【按】

五六日有其意義，此時是將要經盡之時。少陽寒熱往來是因為三焦氣道流通之遲與速，遲則氣血流慢而生寒，速則氣血流快而生熱。而太陽之寒熱往來則是毛孔之開與闔，開則熱散多而寒，闔則熱不散而熱。至於厥陰之往來寒熱，則是血管擴張，血流多



則熱，血管收縮，血流少則寒。三陰之病可由手足溫之與否來判定，太陰病只牽涉於脾陽，無關於心，故手足溫，一年四季皆是。少陰病，牽涉於心陽，心臟無力，血流不足至手足，故手足厥冷，一年四季皆是。厥陰病是屬血管系統，當熱時血管擴張則熱，天寒時血管收縮則寒，所以夏天手足溫，冬天手足冷。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觔，黃芩三兩，人參三兩，半夏（洗）半升，甘草（炙）三兩，生薑（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

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

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若脅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服，微汗愈。

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桂林古本】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三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脅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參、大棗，加五味子半升，去生薑，加乾薑二兩。



【按】

胸中煩而不嘔，胃區自胸管的三焦通道是順利的，故去半夏，無津氣虧，故不用人參。栝蒌實用以去胸和心之結熱氣，故加之，此結熱氣在心外壁及胸外廓，不影響胃至胸部的三焦通道，故不嘔。若渴，表示血中之氣不足，則去半夏之去除痰飲結氣之能耗氣津者，加益血中之氣之人參，及補三焦氣道之津氣的栝蒌根。腹中的痛是由於靜脈回流不好，微血管和靜脈管擴張所導致的，故加促進靜脈回流的芍藥，以去腹中痛。然而要去掉清除三焦氣熱使氣流減緩的黃芩，因為氣流減緩，則微血管的滲出會受阻，則大多的血會往靜脈，所以黃芩會間接增加芍藥回流靜脈血的負擔。脅下痞鞭，表示中焦的氣進不到上焦的氣道，導致膈下的氣實鬱阻，延及兩旁的脅，要去掉能留氣的大棗，加入能破結除鞭的牡蠣。心下為胃之上脘處，胃區的淋巴回流不好所致的腫脹則會造成心下悸，故去掉能去淋巴熱，影響淋巴流速的黃芩。小便不利，則加能促進腎絲球的過濾的茯苓，使小便通利。不渴，血中之氣無不足，故去人參。身有微熱，氣中之氣外行不利，汗出不暢，故加桂枝促進血流，提供氣中之氣外行的力量，再加溫服，使微汗出則愈。若是咳的，此咳為肺中之氣因寒鬱阻，故去補血中之氣之人參，留氣的大棗，和使血中之氣外滲的生薑，因為以上都會增加肺中之氣的鬱阻。反而是加乾薑溫肺去肺寒，則可使因寒鬱阻之氣的通行，加五味子收氣，使肺血管的血中之氣不外滲成痰飲，以止咳。

【本草說明】

【柴胡】

《神農本草經》「味苦，平。主心腹，去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柴胡味苦入心能瀉火，氣平在中可上可下，主心腹三焦氣道之病，可以去除腸胃中因三焦不利所導致的結氣、飲食積聚和寒熱邪氣，可以把舊的氣推往外，把新的氣納進來。

【牡蠣】

《神農本草經》「味鹹，平。主傷寒寒熱，溫瘧洒洒，驚恚怒氣，除拘緩，鼠瘦，女子帶下赤白」，牡蠣味鹹入腎能軟堅，氣

平在中可上可下。主治因傷寒導致的水道不通，氣機不暢的寒熱和溫瘧洒洒。對於受驚所導致的氣結在內和恚怒所造成的氣結在上，都可以治療。可以除熱因結氣所造成的拘緩、鼠瘻。對於女子下部氣血留滯，因而導致陰部分泌白色和赤色的分泌物，牡蠣可以除去下部的結氣，通行下部的氣血，故可以治之。

【方解】

邪傳太陽、陽明，曰汗、曰吐、曰下，邪傳少陽惟宜和解，汗、吐、下三法皆在所禁，以其邪在半表半裏，而角於軀殼之內界。在半表者，是客邪為病也。在半裏者，是主氣受病也。邪正在兩界之間，各無進退而相持，故立和解一法，既以柴胡解少陽在經之表寒，黃芩解少陽在府之裏熱，猶恐在裏之太陰，正氣一虛，在經之少陽，邪氣乘之，故以薑、棗、人參和中而預壯裏氣，使裏不受邪而和，還表以作解也。世俗不審邪之所據，果在半表半裏之間，與所以應否和解之宜，及陰陽疑似之辨，總以小柴胡為套劑。醫家幸其自處無過，病者喜其藥味平和，殊不知因循誤人，實為不淺。故凡治病者，當識其未然，圖機於早也。

【按】

小柴胡湯重用柴胡來疏通三焦氣道，使其三焦的氣行加速，用黃芩來清鬱阻的氣熱，用半夏來去通路所結的邪氣痰飲，加生薑來散血之氣，使胃至皮外氣血之行加速，而又怕散氣導致耗氣太過，故加佐人參補血中之正氣，大棗以留氣，維持體氣的基本水平，再加炙甘草補心脾之氣，以守正。

【集解】

程應旂曰：「方以小柴胡名者，取配乎少陽之義也。至於制方之旨及加減法，則所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盡之矣。方中以柴胡疏木，使半表之邪得從外宣。黃芩清火，使半裏之邪得從內徹。半夏豁痰飲，降裏氣之逆。人參補內虛，助生發之氣。甘草佐柴、芩，調和內外。薑、棗佐參、夏，通達榮衛。相須相濟，使邪不至內向而外解也。至若煩而不嘔者，火氣燥實逼胸也，故去人參、半夏，加栝蒌實也。渴者，燥已耗液逼肺也，故去半夏加栝蒌根也。腹中痛者，木氣散入土中，胃陽受困，故去黃芩以安土，加芍藥以戢木也。脅下痞鞭者，邪既留則木氣實，故去大棗之甘而緩，加牡蠣之鹹而栗也。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邪侵乎心，

故去黃芩之苦寒，加茯苓之淡滲也。不渴，身有微熱者，半表之寒，尚滯於肌，故去人參加桂枝以解之也。咳者，半表之寒，增入於肺，故去參、棗，加五味子，易生薑為乾薑以溫之，雖肺寒不減黃芩，恐乾薑助熱也。總之邪在少陽，是半表半裏之熱，鬱而不升，故以小柴胡治之，所謂升、降、浮、沉則順之也。」

五、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桂林古本】

傷寒與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誤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

【譯】

傷於寒和中於風，有柴胡的證候，只要見一證就是，不必完全具備。凡是柴胡湯的病證而誤攻下的，若是柴胡證還在的，復給與柴胡湯，一定會先有蒸蒸的感覺而後接著振慄，再回頭復發熱、先汗出而後接著病愈。

【講解】

傷寒與中風，表示傷寒和中風同一起，如同前條，「傷寒，五六日，中風」，風寒之邪相與病及人。以風為主則氣熱，以寒為主則氣寒，寒熱邪氣相兼，少陽之病也，何以言之？以少陽之主樞機，病見陰陽寒熱同存也。若是見少陽之證，如口苦、咽乾、喜嘔、默默不欲食、胸脅苦滿等這些證，只要有一個便是少陽之病，不必完全具備，其主要原因是條文之首言「傷寒與中風」。如果柴胡湯證，其所傷為外淫，病由外入，必先由表之經絡起，若是誤下，則會使氣血向內行，有可能導致裏證的出現。若是沒有裏證之出現，則表示邪氣還在表，還是要從表解，故還是給與小柴胡湯。我們知道，病在表是不適合攻下的，以其邪氣要由表再由裏出，路途太遠，怕有諸多變證。但不可否認的，也有因攻下，邪氣由下而出，病因而解者。前面提及若柴胡證還在者，復與柴胡湯，以疏通三焦鬱阻的熱氣，此鬱阻的熱氣經由柴胡湯的作用，推而出外，故出現先蒸蒸的熱感，而後相對較低溫度的正氣到達皮表，故出現皮膚感覺涼而後身振。「卻」，再回頭，表示第一次與第三次同。「卻發熱」，是代表原先有發熱，經誤下

後，氣血內行，導致沒有發熱，然後經由服了柴胡湯，氣血又再外出，而現發熱。又因為湯藥的力道使氣中之氣外出，故汗出，邪氣也被排出體外，身體氣血通利了，故病解。金鑑本為「傷寒、中風」不如桂林古本之「傷寒與中風」，能呼應前條，故桂林古本為佳。

【註】

此承上而言，無論傷寒中風，邪傳少陽，病在半表半裏，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以小柴胡隨證加減治之，不必待其悉具也。

【按】

此條之意，是傷寒與中風兩者皆同受，若見柴胡證，只見一便可。假如是傷寒或是中風各自單獨，則必見其所具有之脈證才可言為少陽病也。

【集註】

方有執曰：「此承上條辨認少陽一經為病之大旨。」

鄭重光曰：「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者，言往來寒熱是柴胡證，此外兼見胸脅滿鞭，心煩，喜嘔，及諸證中凡有一證者，即是半表半裏，故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因柴胡為樞機之劑，風寒不全在表未全入裏者，皆可用，故證不必悉具，而方有加減法也。至若柴胡有疑似證，不可不審者，如『脅下滿痛，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及『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亦非柴胡證，此等又當細為詳辨者也。」

六、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到了第三個白天，是少陽受病的時候，而出現脈小的，是快要好了。

【講解】

傷於寒，到了第三個白天，也就是少陽受病之時候。因為屬於外感，所以脈小不是因內傷的氣血不足，而是因為邪氣衰少，身體對其反應不甚，故脈出現小的，有句話是說「脈大則病進，脈小則平」，就是針對這類的，故條文才說「欲已」，快要好了。



欲已的原因，是因為邪氣到了第三個白天，已經衰少了。既然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在三陽時邪氣已衰少，要三陰受病，實在是很難了，故判斷為欲已。

【註】

傷寒該中風而言也。其邪三日，少陽受之，脈若大者，為邪盛欲傳。今脈小，為邪衰欲自已也。

【按】

傷寒不賅中風而言，蓋傷寒者，氣中之氣不得出於表，故表實，則脈應實，然脈小者，氣衰之脈也，兩者相對，故顯示病氣衰小而易已。若是中風，風令氣中之氣行速，表氣易虛，故表虛，則脈本虛，故若欲以脈小之氣衰脈知其之易已，不能也。故傷寒不應該中風也。

【集註】

程應旂曰：「脈小則陽得陰以和，是邪盡退而正來復矣。」

張錫駒曰：「三日乃少陽主氣之期，脈小則病退也。」

【按】

脈小則示其為寒所病之氣衰小也，病氣衰少而寒減，故難以入三陰受邪，當於三陽盡之少陽處所止，故曰欲已也。

七、，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到了第四、五個白日，身體熱，惡風，頸項僵硬，脅下悶，手腳先溫而後接著口渴的，小柴胡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四、五日」，傷寒，到了第四五個白天，有可能三陽受之，還有三陰的太陰和少陰受之。「發熱」，是病者自覺身體熱。「身熱」，是醫者按摸身體而得的。一般而言，發熱是熱由內而外，以屬重陽的頭部，其熱最易感知。人體在中醫分成三部份，頭、身、四肢的手足。身屬陰，而頭、手足屬陽，故身熱是熱由外而內行，故身熱多屬裏者，易見於陽明及少陽。「惡風」，



風勝則燥，若是病因是三焦不利，導致本身表部的津虧則不喜風，故惡風。惡風代表病者本身有津虧的疑慮。項在後，為膀胱經所行。頸在前，為陽明經所行。病者頸項僵硬，則病在樞機的少陽。脅下為少陽所循之部位。悶為氣滯所造成的感覺。「手足溫而渴」者與手足溫而不渴者為太陰，兩者是不同的，代表三陰的太陰不受邪。手足先溫而後渴者，三焦淤阻，氣津運行不及，表因氣津不足而燥熱，其後影響到口渴中樞，故後口渴。以上病證，皆與少陽有關，故主以小柴胡湯主治之。

【註】

傷寒，四、五日，邪在三陽之時。身熱惡風，太陽證也。頸項強，太陽陽明證也。脅下滿，手足溫而渴，陽明少陽證也。此為三陽合病之始，固當權其孰緩孰急，以施其治。然其人脅下滿，手足溫而渴，是已露去表入裏，歸併少陽之機，故獨從少陽以為治也。主以小柴胡湯者，和解其表裏也。此三陽合病不必悉具柴胡證，而當用柴胡之一法也。

【按】

「傷寒，四五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故知三陰有可能受邪，因太陰受病之時為四五日，少陰受病之時為五六日。「身熱，惡風」，不是太陽證。「發熱，惡風」才是太陽證也，如此條乃是少陽。純項強為太陽，純頸強為陽明，若是頸項強則為少陽。「脅下滿」，為少陽經絡之氣滯。「手足溫而渴」，是表示太陰不受病，若是太陰病，則是手足溫而不渴。

【集註】

方有執曰：「三陽俱見病，而獨從少陽小柴胡以為治者，太陽、陽明之邪微，少陽近裏而裏證見，故從少陽一於和而三善備也。」

喻昌曰：「本當從三陽合併病之例而用表法，但手足溫而加渴，是外邪逼增於少陽，向裏之機已著，更用辛甘發散，則重增其熱而大耗其津矣。故從小柴胡之和法，使陽邪罷而陰津不傷，一舉而兩得也。小柴胡湯當從加減法，不嘔而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為是。」

張志聰曰：「手足溫者，手足不冷也。非病人自覺其溫，乃診者按之而得也。不然何以既曰身熱，而復云手足溫耶？」

【按】

《傷寒論》的按摸診法，在按的部份有腹診，在摸的部份有身、手、足的觸診。張志聰前賢在此講的很好。病在三陽，手足溫而渴，病在太陰，手足溫而不渴。病在少陰，手足寒而不渴。病在厥陰，手足遇熱則溫，遇寒則寒，當寒時不渴，當熱時口渴。

汪琥曰：「此條係三陽經齊病，而少陽之邪居多也。太陽傷寒已至四、五日之時，不曰發熱惡風，祇曰身熱者，此太陽之邪漸衰也。其兼陽明證，不曰鼻乾不得臥，而只曰頸項強者，此陽明之邪，亦將衰也。惟脅下滿為少陽經之專證，況兼手足溫而又渴，此為邪將傳裏之機已著也。」

【按】

頸項強者，主樞機之少陽也，所以病有陰陽兼證者，少陽之證也。如大便有時便秘，有時腹瀉，這是少陽。有發熱惡寒相互輪替的寒熱往來，這也是少陽。在經期有先期屬熱，有後期屬寒，前後期不定的，屬寒熱夾雜的，這也是少陽。「手足溫而渴」，是欲與太陰的「手足溫而不渴」者區別，以知太陰未受邪也。

八、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者，與小柴胡湯。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稀溏，小便自可，胸脅悶不去的，給與小柴胡湯。

【講解】

陽明病，病在經時，起初是惡寒，而後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若是入裏在府則「發潮熱」。潮熱者，府有實也。然「大便溏」，非有燥屎也，是腸胃對水的吸收不良，故大便溏。「小便自可」，下焦之氣通利，亦無燥熱之屎，使小便數。胸位處橫膈之上，脅位於橫膈之下，而橫膈為上中焦之陰陽交界之處。胸脅悶，中上焦不通利，病在少陽，故與小柴胡湯。此潮熱是中焦之氣因中上焦之通道不利，而導致中焦氣實，所生之潮熱，非腸胃道內之燥結所生。又因中焦氣道不通，故大便溏。

【註】

陽明病，發潮熱，當大便鞭、小便數也。今大便溏，小便如常，非陽明入府之潮熱可知矣。況有胸脅滿不去之少陽證乎？故不從陽明治，而從少陽與小柴胡湯主之也。

【按】

發潮熱者，腑實也，不論太陽、陽明或少陽。然腑實有氣滯血淤，因三焦不通利所致也，此屬少陽，當用小柴胡湯以通利三焦。亦有血蓄膀胱，太陽腑實，用桃仁承氣湯或抵當湯者。胃腸道有燥屎或大便不通者，陽明腑實也，有用調胃、大小承氣湯也。膽汁蓄積成實者，少陽腑實也，有用小柴胡湯加芒消、大柴胡湯也。

【集註】

王肯堂曰：「陽明為病，胃家實也。今便溏而言陽明病者，謂有陽明外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程應旂曰：「如得陽明病而發潮熱，似乎胃實之徵矣。但胃實必大便鞭而小便數，今大便溏，小便自可，是熱非入府之熱也，再以胸脅徵之，則主以小柴胡湯無疑矣。」

九、陽明病，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汗出而解。

【桂林古本】

同。

【譯】

陽明病，脅下硬滿，先不大便而後接著嘔，舌上白苔的，可給與小柴胡湯，上焦可以通，津液能下，胃氣因此調和，身上汗出漸多而後接著病解。

【講解】

陽明病，因有不大便，故病可能是胃家實。「脅下鞭滿」，脅下部的氣阻甚，已到鞭滿的程度，表示中上焦不交通。「不大便而嘔」，若是腸胃道的大便不通導致的吐是陽明之病，若是三焦不通而至不大便的嘔是屬於少陽病，如何判別？以嘔是屬樞機屬少陽，吐屬土病，屬脾胃。「舌上白苔者」，若是舌上白苔的，是屬於少陽病，可與小柴胡湯。若是舌上苔黃，可以攻下之，為陽明病，下之苔黃自去。給了小柴胡湯後，中上焦通利，腸胃所

消化吸收的食飲精微可以上承，血液中的血中之氣足，血便不會因燥熱而上行，反能下行，津液也可隨著下輸。胃部的氣因中上焦的通利，所以得以調和，胃內的氣中之血因此可以回流，血中之氣因此而可以滲出，回流與滲出同一步調，故曰「胃氣因和」。身表之津液隨著上焦得通而漸充，故身灑然汗出漸多而病得解。

【註】

陽明病，不大便，脅下鞭滿而嘔，是陽明傳少陽病也。若舌上黃苔濇者，為陽明之熱未盡，則當與大柴胡湯兩解之。今舌上白苔滑者，是已傳少陽，故可與小柴胡湯和解之。俾上焦得通，則嘔可止，津液得下，則便可通，胃氣因和而鞭滿除，則身必灑然汗出而解矣。

【按】

陽明病，不大便者，胃家實也。然胃家實之因有二，一者本身腸胃道中有燥屎。二者，三焦不通利，致胃家實。觀其脅下鞭滿，知是三焦之不通所致也。舌上黃苔，是陽明之燥結，可下之。舌上白苔，是中上焦之氣不交通淤阻所致，故用小柴胡湯通利之。

【集註】

程知曰：「此言陽明兼少陽，宜用小柴胡也。不但大便澇為胃未實，即使不大便而嘔，亦為邪未入裏。鞭滿在脅而不在腹，舌苔白而不黃，皆少陽之見證多。故當從小柴胡分解陰陽，則上下通和，灑然汗出，而表裏之邪為之一撤矣。」

【按】

上二條都是因為三焦不利，食飲精微吸收會不得外行，致胃家實，故以通利三焦之小柴胡湯治之。

程應旄曰：「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是大柴胡湯證也。其用小柴胡湯者，以舌上白苔，猶帶表寒故也。若苔不滑而濇，則所謂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謂裏熱已耗及津液，此湯不可主矣。」又曰：「上焦得通，照脅下鞭滿言。津液得下，照舌苔與嘔言。胃氣因和，照不大便言。上條陽明病，從潮熱上見，此條陽明病，從不大便上見。」

十、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

【桂林古本】

傷寒與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誤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

【按】

譯及講解在五條處。

【註】

凡柴胡湯病證，不與柴胡湯而反下之，不變他病，柴胡證仍在者，可復與柴胡湯則解。但以誤下，其證必虛，故解必蒸蒸而熱振振而寒，邪正交爭，然後汗出而解也。

【集註】

方有執曰：「蒸蒸而振，作戰汗也，必如此而後解者，以下後裏虛故也。」

程知曰：「邪氣還表，故蒸蒸而熱。下後正虛，故振振而動。」

十一、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桂林古本】

太陽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譯】

太陽病，已六七個白日了，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腳溫，醫再三攻下，不能吃飯，脅下悶痛，臉目及身體黃，頸項僵硬。小便困難的，給予柴胡湯後，一定會下重。本是先渴而後飲水卻嘔的，柴胡湯不適合給與。吃飯的，一定噦。

【講解】

「太陽病，六七日」，太陽病，已到六七個白天，是到了經盡之時，此時有三種情形，一是病愈，一是再經，一是入裏。「脈遲浮弱」，遲為陰部氣血受阻，這是因有外感的緣故，浮為病在表，弱為陽氣不足。「惡風寒」，表示此太陽病有中風與傷寒之因。手足溫者，表示少陰、厥陰不受邪，太陰有可能受邪，所謂



三陰病中，手足溫者繫在太陰。醫攻下兩三次，因攻下時氣血向內行，造成氣血淤阻於腸胃、脅下，使得飲食所化精微不得外行，故「不能食」。不能食的意思是想要食，但卻不能吃，因為吃了會有其它不適感，例如腹部脹的很嚴重。「脅下滿痛」，脅部屬於中焦區，胸部屬於上焦區，因裏氣不能上行過膈，淤阻於脅下，故造成脅下滿痛。原本病者本身就有脈遲弱，脈弱是陽氣不足，脈遲是陰部氣血受阻，所以脅下滿的情形更嚴重，造成了痛。因而陽更無陰濟，所以導致面目及身表因氣津不足而現黃色。項屬太陽，故項強為太陽病證，頸屬陽明，故頸強為陽明病證，若是頸項強，非是太陽陽明合病，而是樞機不利造成的，故頸項強為少陽，其證乃因為氣津不足，肌肉及筋因津虧乾硬所致。條文到此後有二種情形，第一種是小便難的，小便難是由於氣血因攻下淤阻於下焦，造成膀胱的腫脹，故「小便難」。「與柴胡湯後，必下重」，給與小柴胡湯後，中上焦通利，因為小柴胡湯只能通利中上焦，不能通利下焦，故中上焦通利後，病證只現下焦的淤阻，故必下重，此時是可用五苓散來通利下焦。後世有將小柴胡湯和五苓散合方成柴苓湯做為上中下三焦通利之劑。「本渴而飲水嘔者」，與小柴胡湯後，本先渴，表示中焦往上焦通利，然而飲水後卻嘔者，這是下焦的水道不利所造成的，與水逆的五苓散證相同，因為中上焦並無淤阻，故柴胡湯不適合給與，應取用五苓散。第二種，有「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的過程，而病者食穀，則因為上中焦不利，穀不得化，形成類似不化穀的胃中冷，故證現噦。

【按】

「食穀者噦」四字，衍文。食穀嘔者有之，從無噦者。

【按】

食穀者噦，接於頸項強後。非衍文也。

【註】

得病，六、七日，少陽入太陰之時也。脈遲，太陰脈也。浮弱，太陽脈也。惡風寒，太陽證也。手足溫，太陰證也。醫不以柴胡桂枝湯解而和之，反二、三下之，表裏兩失矣。今不能食，脅下滿痛，雖似少陽之證，

而實非少陽也。面目及身發黃，太陰之證已具也。頸項強，則陽明之邪未已也。小便難者，數下奪津之候也。此皆由醫之誤下，以致表裏雜揉，陰陽同病。若更以有少陽脅下滿痛之一證不必悉具，而又誤與柴胡湯，則後必下重，是使邪更進於太陰也。雖有渴證，乃係數下奪津之渴，其飲水即嘔，亦非少陽本證之嘔，緣誤下所致，故柴胡湯不中與也。

【按】

六七日，經盡之時，非少陽入太陰之時也。六七日，也是代表三陰三陽都有受邪之可能，然此條在桂木古本的條文已言是太陽病了。脈遲，是陰部氣血受阻，故脈遲。浮弱，脈浮若有見外證或外邪則指表，若無外證或外邪，則為虛。弱為陽氣不足之脈。惡風寒，有中風與傷寒之因。手足溫，三陽及太陰都有，非是太陰。不能食，脅下滿痛，是少陽之證，為太陽誤下而致，可用少陽治法。面目及身發黃，是陽氣不足，氣津虧所導致的黃，與太陰無關。項屬外，項強為太陽。頸屬內，頸強為陽明。頸項強為內外兼有，故頸項強為少陽。小便難者，因誤下氣血淤阻於下焦所致。吳謙之註，因見發黃，故所註無不欲牽扯太陰，以其不明身黃，只有少數是屬太陰者，故其註多誤。

【集註】

程知曰：「前言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脅下滿痛，亦有不宜柴胡者，以為戒也。」

程應旂曰：「以一渴證辨之，前條之手足溫而渴者，熱在裏，未經數下，自能消水，今本渴而飲水則嘔。知其渴為膈燥津亡之渴，數下中虛，不能消水，究於胃陽無涉。然則柴胡湯之於少陽，豈可云但見一證便是乎？又豈可云下之而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乎？」

【按】

本渴而飲水嘔者，是已服柴胡湯後所致，欲闡明此嘔非中上焦之不利所致，故言「柴胡不中與之」。中者，中其病機也，因柴胡不中病機，故不中與之。此乃下焦不通利所致，觀五苓散水入則吐，與此病機相同，故可與五苓散。

十二、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已到六七個白天了，發熱，稍微惡寒，四肢的關節如火燒頭樣的煩及疼，稍微嘔，心下結如橫枝，外證沒有去的，柴胡桂枝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未明是何經，已到六七日，代表已到經盡周期。「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病還是在表，所以表示病並沒有入裏的傾向，也沒有病愈的傾向。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乃是氣中之氣因傷於寒之故不得外出，鬱阻於表所造成的，然微惡寒，則表示傷寒經過六七日已衰，不用麻黃湯，而用桂枝湯。支，加肉旁，成肢，四肢之意。「支節」，四肢有一段段的節，如上臂為一節，下臂為一節，手掌、手指等等。煩因氣中之氣不外出，鬱阻生熱成煩。疼，為寒冷所造成的。「微嘔」，表示中焦往上焦有點不通利了。「心下」，為胃之上脘處。「支結」，氣中之血回流受阻，橫結如枝。像這種三焦不通利的，我們可以用小柴胡湯。然從條文證狀的發熱微惡寒，為太陽病證，故合用桂枝湯與小柴胡湯，成為柴胡桂枝湯，故條文言「柴胡桂枝湯主之」。

【註】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者，是太陽之邪傳少陽也。故取桂枝之半，以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散少陽嘔結之病。而不名桂枝柴胡湯者，以太陽外證雖未去，而病機已見於少陽裏也。故以柴胡冠桂枝之上，意在解少陽為主而散太陽為兼也。支者，側也，小也。支結者，即心下側之小結也。

【按】

條文中言傷寒，傷寒是病因，已過六七日，故三陰三陽皆有受邪之可能，非指太陽之邪傳少陽，況太陽只能轉屬少陽，至於所謂的傳是指「傳經」。

【集註】

方有執曰：「支節，四肢骨節也。支結，言支飲搏聚而結也。發熱至

微嘔，太陽之表也。故曰『外證未去』。」

【按】

心下支結，是指中焦之氣不能上通於上焦，故旁支而結聚，如同樹枝之結果也。發熱至微嘔，非指太陽之表也，所謂嘔而發熱者屬少陽。外證，如發熱、微惡寒，支結煩疼等證狀，表現於外在者。

程知曰：「此邪入少陽，而太陽證未去者也。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太陽證也，乃惡寒而微，但支節煩痛，而不頭項強痛，則太陽證亦稍減矣。嘔而支結，少陽證也，乃嘔逆而微，但結於心下之偏旁，而不結於兩脅之間，則少陽亦尚淺也。若此者，惟當以柴胡湯和解少陽，而加以桂枝湯發散太陽，此不易之法也。」

【柴胡桂枝湯方】

柴胡四兩，桂枝一兩半，人參一兩半，甘草（炙）一兩，半夏（洗）二合半，黃芩一兩半，芍藥一兩半，大棗（擘）六枚，生薑（切）一兩半。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林古本】

【柴胡掛枝湯方】

桂枝一兩半，黃芩一兩半，人參一兩半，甘草一兩（炙），半夏二合半，芍藥一兩半，大棗六枚，生薑一兩半（切），柴胡四兩。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柯琴曰：「仲聖書中最重柴、桂二方，以桂枝解太陽肌表，又可以調諸經之肌表。小柴胡解少陽半表，亦可以和三陽之半表。故於六經病外，獨有桂枝證、柴胡證之稱，見二方之任重不拘於經也。如陽浮陰弱條，是仲聖自為桂枝證之註釋。血弱氣盡條，是仲聖自為柴胡證之註釋。桂枝有壞病，柴胡亦有壞病。桂枝有疑似證，柴胡亦有疑似證。如病似桂枝證，腳攣急與胸中痞鞭者，及病似柴胡證，本渴而飲水嘔，與但欲嘔、胸中痛者是已。此條言傷寒，六、七日，寒熱當退之時，反見發熱、惡寒諸表證，更見心下支結諸裏證，表裏不解，法當表裏雙解之矣。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可知支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不疼。可知微嘔、心下亦微結，故謂之支結，是表證雖不去而已輕，裏證雖已見而未甚。故取桂枝之半以散太陽



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陽微結之證。口不渴、身有微熱者，法當去人參，以六、七日邪雖未解，而正已虛，故仍用之。外證雖在，而病機已見於裏，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上，為雙解兩陽之輕劑也。」

十三、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五六個白天了，已經先發汗而後又接著復下之，胸脅氣悶氣微結，小便不通利，先口渴而後不接著嘔，只有頭出汗，往來寒熱，心煩的，這是還沒有好。柴胡桂枝乾薑湯主治之。

【講解】

「傷寒，五、六日」，傷於寒，已有五六個白日，快到經盡的周期。已經先發汗，氣中之氣得出於外，而氣中之氣出外則陽氣耗損，接著後又攻下，使氣血內行，表部之氣被拉回至於上焦的胸中焦的脅，形成胸脅滿，且氣有稍微結聚。同樣的，中下焦之氣，也是因攻下，退却於中焦之陰部的脾以及下焦屬陰之下部，造成下焦氣的淤阻，便形成小便不利。又因為氣血退到脾及下焦，所以胃部氣之通道，沒有淤阻，反而有津虧的燥，故先出現口渴而因為中焦氣道是通利的，故後不嘔。「但頭汗出」，只有頭汗出，顯示因發汗耗損津液，津液不足全身作汗，故只有頭汗出。而津液虧損，也造成心煩。表陽部之氣因為攻下陷於胸脅及下焦，當陽氣恢復上行，陰氣也接著上行至陽部，則陽得陰濟，故寒。若是陰氣沒有順接陽氣上行，則血中之津少，則熱，故「寒熱往來」。雖然有發汗，但是發汗傷及要回流入心的氣中之血，形成血中津少而熱，故出現頭汗出，心煩，寒熱往來之證，顯示病未因發汗而解也。治療上用柴胡通利三焦之氣，栝蘘根升提脾及下焦下陷之氣津以補中上焦之津，可以治小便不利，也可以治渴。乾薑溫脾，助脾氣行走之熱力。黃芩清中上焦淋巴淤阻之熱。牡蠣破三焦淤阻之氣結，治胸脅滿微結。炙甘草補心脾之氣，以除心煩。桂枝通行血脈，使上升之氣津偏行內外。



【註】

傷寒，五、六日，已發其汗，表未解而復下之。若邪陷入陽明之裏，則必作結胸痞鞭，協熱下利等證。今邪陷入少陽之裏，故令胸脅滿微結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嘔者，非停水之故，乃汗下損其津液也。論中有身無汗，獨頭汗出，發熱，不惡寒，心煩者，乃陽明表熱，鬱而不得外越之頭汗也。今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無陽明證，知為少陽表熱，鬱而不和，上蒸之頭汗也。此為少陽表裏未解之證，故主柴胡桂枝乾薑湯，以專解半表之邪，兼散半裏之結也。

【按】

此條是因已發汗而復下之的治法所造成的變證，因為發汗，所以氣血會外行，氣中之氣從汗孔而出，會使陽氣衰。又攻下使陽氣無陰氣之濟，進而陽氣變的更少，且攻下後氣下陷於上中焦的胸脅部，而上部的心因津氣不足故心煩。表部的津氣不足，故不能全身作汗，只能但頭汗出。膈下之中下焦，因攻下，氣下陷中焦陰部的脾及腹中屬陰的下焦，造成小便不利。至於位於中焦陽部的胃只有氣津的不足，故口渴而不嘔。像柴胡桂枝乾薑湯之證，在西醫所謂的急性腎衰竭或急性腎炎中可以看到這些證候，筆者治此類病，經由辨證論治後用柴胡桂枝乾薑湯，常有很好的效果。

【集註】

林瀾曰：「五、六日，已經汗下之後，則邪當解。今胸脅滿微結，寒熱、心煩者，是邪猶在半表半裏之間也。小便不利而渴，乃汗下後亡津液內燥也。若有熱飲，其人必嘔，今渴而不嘔，知非飲熱也。傷寒，汗出則和，今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者，津液不足而未和也。與柴胡桂枝乾薑湯，以解表裏而復津液也。」

汪琥曰：「傷寒，頭汗出者，乃陽鬱於表，非陽虛於上也。」

【按】

此條的頭汗出，是津液不足，津液虧損所造成的。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觔，桂枝三兩，乾薑二兩，栝蒌根四兩，黃芩三兩，牡蠣二兩，甘草（炙）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桂林古本】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二兩，栝蘘根四兩，黃芩三兩，牡蠣二兩(熬)，甘草二兩(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方解】

少陽表裏未解，故以柴胡桂枝合劑而主之，即小柴胡湯之變法也。去人參者，因其正氣不虛。減半夏者，以其不嘔，恐助燥也。加栝蘘根，以其能止渴兼生津液也。倍柴胡加桂枝，以主少陽之表。加牡蠣，以奠少陽之結。乾薑佐桂枝，以散往來之寒。黃芩佐柴胡，以除往來之熱，且可制乾薑不益心煩也。諸藥寒溫不一，必需甘草以和之。初服微煩，藥力未及，復服汁出即愈者，可知此證非汗出不解也。

【按】

去人參，是因為攻下之氣下陷於脾，去人參補氣之功，不使氣增而不利升提。加栝蘘根以升提下陷在脾及下焦屬腹之陰的氣，以止渴也。栝蘘根與葛根不同，葛根升提陽部之氣，如胃及背項部等，這些屬陽之氣，故葛根湯用於脈浮之剛瘧和柔瘧。栝蘘根升提陰部之氣，如脾腎等，這些屬陰之氣，故栝蘘根用於脈沉之柔瘧。去半夏，以中焦之氣道無氣阻而且半夏本燥，口渴者應去之以栝蘘根代之。柴胡之量與小柴胡湯同，但為柴胡桂枝湯之倍，主要是因為柴胡桂枝湯之三焦不利不似小柴胡湯也。乾薑溫脾，以助脾陽，利下陷之脾氣上升。黃芩去胃中及上焦，這些屬陽部的氣的燥熱。

十四、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

【桂林古本】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紛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

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譯】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而進入，和正氣相互搏擊糾結，結在脅下，正邪紛爭，往來寒熱，證狀的停止及發作有固定的時辰，默默不想吃東西。臟腑是因三焦相連繫的，所以痛一定在下，邪在高位，影響在下的氣血上升而出，下的血淤，故痛，下的氣阻造成嘔。小柴胡湯主治之。喝了小柴胡湯後，口渴的，是轉屬陽明了，以治陽明的法來治之。

【講解】

血弱氣盡，血循的力量變弱導致微血管滲液減少，表氣因而竭盡，故腠理氣虛而疏鬆開啟，不正的氣就會因為腠理虛而內入到本正氣所停留之處，便會與正氣相互糾結搏擊，如兩軍交戰，在前線相互糾結。「結於脅下」，其所結之處在於脅下，脅位在中焦之上部，膈之下。「正邪紛爭」，正氣出則熱，邪氣勝則寒，其與厥陰的寒熱往來相似，不同的是少陽病在三焦淋巴循環，而厥陰是病在心包絡，屬於血液循環的部份。「休作有時」，當非少陽之旺時則休，當少陽之旺時則作，因人得天時之助也。「默默不欲食」，因為三焦氣不利，故不喜動，動則氣阻更甚，故默默。因三焦不利，胃及脾氣上行受阻，若食則增腹中不適，故不欲食。「臟腑相連」，臟為陰，腑為陽，陰陽相接之處為關為樞機，所以是靠三焦及包絡相連繫的。「其痛必下」，在上的氣血不利，就會影響在下的氣血，下的氣血不利就痛，例如胸中的胸管淋巴流動不利，則會影響中下焦的淋巴回流。「邪高痛下」，邪在高位的上焦胸脅，故影響在下的中焦脾胃，故使嘔，所以用通利三焦的小柴胡湯來主治之。若是已經服了小柴胡湯，三焦通利了，這種口渴已不是三焦不通利的渴，而是胃的津液不足所致的渴，故屬於陽明也，用陽明的法來治之，例如稍稍與水，令胃氣和。

【註】

風寒之邪從陽明而傳少陽，起初不渴，今服柴胡湯已，反渴者，是少陽轉屬陽明也。以法治之，謂當分其經府見證而治之也。葛根、白虎，謂

胃間，各從其宜而用之可耳！

【集註】

方有執曰：「已，畢也。服柴胡湯已畢而渴，則非暫渴，其為熱已入胃，亡津液而渴可知，故曰『屬陽明也』。」

沈明宗曰：「服柴胡湯已渴者，乃少陽之邪不傳三陰，而轉入陽明矣，即當隨陽明現證而治，故謂以法治之。」

鄭重光曰：「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渴當止。若服柴胡湯已，加渴者，是熱入胃府，耗津消水，此屬陽明胃病也。」

【按】

陽明有胃熱之吐，有胃寒之吐，亦有脾不運而吐，嘔本是少陽之病證。渴有少陽之渴，有太陽之渴，則渴非盡是陽明也。然渴而汗出多者為陽明胃熱。

15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陽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桂林古本】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者，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細，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譯】

傷於寒，五六個白天了，頭汗出，稍微惡寒，手腳冷，心下滿，嘴巴不想吃飯，大便硬。脈細的，這是陽微結，一定先有表，再有裏。脈沉的，也是在裏。汗出是陽微，假使是純陰結，不應再有外證，一定完全入裏。這是半在裏半在外，脈雖然沉細，但不



是少陰病，之所以如此，是陰不得有汗，現今頭出汗，所以知道不是少陰，可給與小柴胡湯。如果沒有完全好，有排便就會痊癒。

【講解】

傷於寒，已有五六個白天了，所以三陰三陽皆有受病之可能。頭汗出，微惡寒，表證還未解，且氣津有所虧損，故只有頭汗出。「手足冷」，是氣血不行於手足。「心下滿，口不欲食」，心下為胃之上脘，胃氣不出於外而阻於胃之上脘，故導致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氣津不足所致。「脈細」為氣血俱少，這是陽的氣血微或陽的氣血結，導致表部氣血回流入心變少所致，所以是先有表之氣血回流變少，才有裏之氣血變少。「脈沉」的，也是病在裏。「汗出」，則陽之氣血微，假令是純陰氣血之結，不應有外證，完全是入裏的。所以這是因為氣血之結有一半在裏，一半在表，脈雖然是沉細，但不得是少陰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陰病不得有汗（陰經與陽經相為表裏，故陰經要出汗，需從外經過陽經才可，然若是其相為表裏之陽經虛，陰經的汗便可直出。同理，兩感亦是陽經虛，所以陰經才同感之），現今頭汗出，所以不是少陰病。因為是陰陽氣血之結，所以用小柴胡湯通利三焦。如果用了小柴胡湯，還不是很爽朗，是因為三焦的氣津不足，當津液足了，有大便了，就會解了。

【按】

脈細，當是「脈沉細」，觀本條下文，脈沉亦在裏也之「亦」字，自知。脈雖沉緊之「緊」字，當是「細」字。本條上文並無「緊」字，如何說脈雖沉緊，「雖」字何所謂耶？必是傳寫之誤。

【註】

傷寒，五、六日，雖表有頭汗出，微惡寒之陽邪未罷，裏有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之陽結已形，但手足冷，脈沉細，則陽邪所結殊微也，故曰「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然脈沉細，似乎裏陰盛，而頭汗出，則為表陽鬱也。假令純陰結，則不得復有頭汗出之外證，始合悉入在裏之純陰結矣。夫既非悉入在裏之純陰結，此必為半在裏、半在表之陽微結也，故脈雖沉細，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三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者，和其不通身汗出，微惡寒也。設不了了



者，必大便之鞭未除，自宜利其大便使得屎而解也。

【按】

陽微結，在脈細之前提下，微不應為形容詞，所以陽微結當解釋為陽的氣血微和陽的氣血結，只有陽之氣血微、氣血結才有脈細的情形。傷寒中單言一「陽」字，則包含了陽的氣血，故只言陽以括之，同理，單言一「陰」字亦是如此。因為此條文中的脈細，代表有陽結，脈沉，代表在裏之陰結，因為不是純陰結，所以條文才說半有表，半有裏。脈雖然是沉細，因為沉細為少陰病的脈，然證有頭汗出，不是少陰病，所以才用小柴胡湯通利三焦，去表裏之氣結。病若是氣血之結，則要先治氣，因為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淤，「氣為血之帥」故。

【集註】

喻昌曰：「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舊注作陽氣衰微，故邪氣結聚，大差。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之證，非半表半裏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又是陰氣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純陰結，及陽邪若不微結，是純陰邪內結，則不得復有外證等語，其義甚明。」

【按】

陽微結，是用來釋脈細的，因陽之氣血微或陽之氣血結，所以才有脈細的產生。若如喻昌所言，陽邪微結未盡散也，則脈細之由何解呢？頭汗出是氣津少所致的，非是亡陽之證，亡陽之證是先汗出過多或汗出不止，而後則汗乍止或七竅出血。汗乍止或七竅出血則陽氣絕矣，其皮上之汗當不流轉，《難經》所言絕汗是也。條文言陰結並未言陰微結，故只是陰之氣血結，何來陰氣衰微之說也。故喻昌之解，實不可據也。

程知曰：「此言少陽病有似少陰者，當細辨其脈證也。」

程應旂曰：「凡脈細、脈沉，皆陰脈也。今與陽證同見，則為陽熱鬱結之診，無關少陰也。可見陽氣一經鬱結，不但陽證似陰，並陽脈亦似陰矣。」

沈明宗曰：「得屎而解，當用大柴胡之法也。」

【按】

不了了，是本身之氣津不足，所以應當回復其氣津，氣津一回

復，屎得出，則不了了之證得解。所以仲聖之文是言不了了之解，可由病者自身氣津回復了，有大便了，而知其解也，非欲人用攻下之法也。所以豈可用攻下之法，竭其陰之氣血呢？我怕病者恐不了了更甚也。況文中若是欲攻下，則當言下之則解，非言得屎而解，故《傷寒論》之文當細思之，不細審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吳人駒曰：「此證常見有誤作陰寒而施溫熱以致大逆者，蓋因其惡寒，手足冷，脈細而沉，不究其證之始末由來也。」

周揚俊曰：「此條惡寒、肢冷、不欲食，脈細或沉，有似乎陰，最難辨晰，仲聖特出『陽微結』三字，昭示千古。以頭汗出為陽，陰不得有汗也。至五、六日，頭痛，發熱，證原屬陽也，故縱見少陰之脈，不得為少陰之病。然獨未見少陽一證，何遽得為少陽病耶？此仲聖所以又明言半在表半在裏也。爾時裏證既多，不得純以表藥汗之。外證似陰，不得復以裏藥溫之，故取小柴胡提出其邪於表裏之半，而大便鞭不了了者，則當下之得屎無疑也。仲聖恐人未明，自為詳辨，然後知手足冷、微惡寒者，正因陽邪鬱結，不外通於肢體，故獨頭汗出也。」

十六、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陽部的脈濇，陰部的脈弦，照理講一定腹中拘急疼痛，先給予小建中湯。沒有好的，給予小柴胡湯。

【講解】

脈濇為血不足，陽脈濇，陽脈部的血不足。脈弦為氣血流通不暢或是情緒抑鬱所致。陽部的血不足，主要是陰部的氣血不能順利接濟陽所引起的，主要是因為陰脈脈弦，陰部氣血通行不暢，陰部氣血通行不暢，故引起腹中繃急的痛。先用小建中湯疏通腹中的急痛，因為是主動的痛，病在血，為血行不暢所造成的，用小建湯促進腹中血液循環。「差」，是好了七八分，如果服了小建中湯沒有好，表示血液循環的不佳的腹中痛的其還有一部份是

來自於氣的流通不良所致的，因為三焦為氣道，要通利三焦之氣，故可以用小柴胡湯主治之。

【註】

傷寒，脈得浮瀼，榮衛不足也。脈得沉弦，木入土中也。榮衛不足則表虛，木入土中則裏急。惟表虛裏急，腹中急痛，所以先用小建中湯，以其能補榮衛兼緩中急，則痛可差也。或不差，必邪尚滯於表。知瀼為榮衛不通，弦為少陽本脈，故與小柴胡湯，按法施治也。成無己去黃芩加芍藥，疏外調中，其說亦是。

【按】

脈浮瀼為陽之氣血衰少。脈沉弦為裏之陽不運，裏之氣血循環不良。在此條條文中只有「陽脈瀼」，而非是「脈浮瀼」，不可用此解釋之。同樣的「陰脈弦」，非是「脈沉弦」。吳謙實不應妄自添加。「腹中痛」，是因為腹中血液循環不良所致。「腹中急」，是腹中的皮膚有繃急感，這與氣血之留滯和情緒緊張有關。用小建中以通利榮血，故倍芍藥入血中，促進靜脈血的回流，以解腹中痛。加飴糖以緩腹中之急。若不差，則靜脈血的鬱積，來自於氣的不流通。氣不流通，使得微血管滲液變少，大部份動脈的血就會都往靜脈去，故造成靜脈鬱血腫脹，造成腹中痛。又因為已服了小建湯，照理來說，腹中痛應減輕或去除了，然而腹中痛還在，表示還有氣不流通的問嘔。氣的不流通，源自於三焦氣道的不通暢，故用小柴胡湯主治之。成無己之去黃芩，則會造成陽脈瀼之熱不得去，加芍藥，則微血管滲液變少，因為靜脈回流增快，會妨礙小柴胡湯之通利三焦。

【集註】

汪琥曰：「弦脈不除，痛猶未止者，為不差，此為少陽經有留邪也。」

十七、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

【譯】

傷於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臍部痛，想要嘔的，黃連湯

主治之。

【講解】

胸中有熱，胸中之津不足，故血燥而熱，藥用黃連。胸中之津不足由於胃中氣阻不行所致，故言胃中有邪氣。因為要去胃中之邪氣，藥用半夏。黃連湯也可以算是痞症的一種，其熱在上焦，其寒在中焦，熱在上焦故用黃連，寒在中焦，故去黃芩。用半夏去除中焦所阻之飲痰，通利上中焦之氣道。半夏之可以通利陰陽之結氣，蓋與半夏採於陽與陰交界之時，故可交通陰陽，去結除飲。中上焦之結飲去，則嘔可止，胃中邪氣（不正之氣）可去。腹中痛由於寒所致，故用乾薑以溫脾。因為上焦津虧，以及方中半夏去結除飲，去胃之邪氣，會造成正氣不足，故加人參。桂枝通脈，利外之血脈流通。因上焦津虧，故炙甘草補心氣。大棗維持氣的平衡，不因人參補氣多而壅阻，不因半夏去結除飲而傷津。

【註】

傷寒未解，欲嘔吐者，胸中有熱邪上逆也。腹中痛者，胃中有寒邪內攻也。此熱邪在胸，寒邪在胃，陰陽之「氣不和」，失其升降之常，故用黃連湯，寒溫互用，甘苦並施，以調理陰陽而和解之也。然此屬外，因上下寒熱之邪，故有如是之證。若內因雜病，嘔吐而腹痛者，多因宿食。由此推之，外因、內因，證同而情異，概可知矣。

【按】

嘔吐者，是因為胃中有邪氣所導致的。其下所註，皆符條文之義。

【集註】

程知曰：「陰邪在腹，則陽不得入而和陰，為腹痛。陽邪在上，則陰不得入而和陽，為欲嘔逆。」

汪琥曰：「〈尚論篇〉皆以風寒二邪，分陰陽寒熱。殊不知風之初來未必非寒，寒之既入亦能化熱，不可拘也。」

鄭重光曰：「此熱邪中於上焦，寒邪中於下焦，陰陽不相入，失其上下升降之常也。」

【按】

寒邪中於中焦，故有腹中痛，嘔吐之證，若中於下焦，當有小

便利或不利之下焦見證。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甘草（炙）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二兩，桂枝三兩，半夏（洗）半升，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晝三夜二。

【桂林古本】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甘草三兩（炙），乾薑三兩，桂枝三兩，人參二兩，半夏半升（洗），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三服。

【方解】

傷寒，邪氣入裏，因人藏氣素有之寒熱而化病。如陽明病，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以小柴胡湯，及太陽病下之裏虛懊懣，舌上如苔者，以梔子豉湯之類，是隨胸中有寒，丹田有熱化者也。此則隨胃中有寒，胸中有熱而化，腹中痛，欲嘔吐，故以是方主之。君黃連以清胃中之熱，臣乾薑以溫胃中之寒，半夏降逆，佐黃連嘔吐可止，人參補中，佐乾薑腹痛可除，桂枝所以安外，大棗所以培中也。然此湯寒溫不一，甘苦並投，故必加甘草協和諸藥。此為陰陽相格，寒熱並施之治法也。

【按】

既言胃中有寒，則何來用黃連清胃中之熱，不矛盾嗎？故黃連當清上焦胸中之熱也。乾薑以溫脾之寒。半夏生於陰陽之交，除了可去痰飲外，亦可交通陰陽，故無需佐黃連，本身就可止嘔。

十八、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桂林古本】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譯】

太陽病，已經過了十個白天，脈先浮細而後喜歡躺著的，外證已經解了。假設胸悶脅痛，給予小柴胡湯。脈只是浮的，就給麻



黃湯。

【講解】

十日已去，病已經過了一個經盡六日的周期，是在再經的時候了。「脈浮細而臥臥」，脈浮為病在表，脈細為氣血俱少。脈細比脈小還甚，表示流往寸口脈的血氣血不足，也因為是脈浮細，代表病在表的氣血不足，故「嗜臥」，而此是單純氣血不足之虛，已無外邪所感之證，故曰「外已解也」。「胸悶脅痛」，胸悶由於上焦胸中之氣回流不佳，鬱阻所致。脅為胸部之下，位處中焦的最上部，上焦胸中之氣回流不佳，導致位於其下在中焦的脅的氣的淤阻，而氣的淤阻導致血的流動不利，故形成脅痛。如果是胸悶脅痛，則表示脈浮細的的氣血不足，其緣由是三焦通道不利，氣阻所致，故用通利三焦的小柴胡湯。我們常常脅肋並稱，而脅肋也是一組陰陽字詞，肋為單根肋骨，第一至第六肋便是。脅為多個肋骨合而成一，也就是第七至十肋所結成的便是。在此，此條當分二條看，其一為「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悶脅痛，與小柴胡湯」。其二為「太陽病，十日已去，脈但浮者，與麻黃湯」。太陽病，十日已去，脈只有浮，單純表證，還是要解表，意謂氣中之氣外出不暢，故用麻黃湯來開竅通氣。

【註】

太陽病，十日以上，無他證，脈浮細而嗜臥者，外邪已解，不須藥也。設有胸滿、脅痛等證，則知少陽之外邪未解，故與小柴胡湯和之。若脈但浮不細，而有頭痛、發熱、惡寒、無汗等證，則仍是太陽之外邪未解，當與麻黃湯汗之。

【按】

論中脈浮細，太陽少陽脈也。脈弦細，少陽脈也。脈沉細，少陰脈也。脈浮細，身熱，嗜臥者，陽也。脈沉細，身無熱，嗜臥者，陰也。脈緩細，身和，嗜臥者，已解也。是皆不可不察也。

【集註】

王肯堂曰：「此條當是太陽、少陽合病。胸滿雖同，而脈浮細，嗜臥，則為表邪已解，脅痛為少陽有邪，故與小柴胡湯。若脈但浮者，又當先治

太陽也，故與麻黃湯。此是設為變通之言，非為服柴胡而脈浮也。」

【按】

條文言太陽病，未言少陽病。若是脈浮細而嗜臥，胸悶脅痛者，才有少陽之證，可與小柴胡湯。

十九、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不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譯】

傷於寒，發熱，汗出沒有好，心下痞硬，先嘔吐而後無接著下利的，大柴胡湯主治之。

【講解】

傷於寒，發熱，汗出，病不解，理論上來說發汗後氣中之氣得出，上焦得通利，病應解才是，然其卻顯出不解，推究其不解之因有二，一是上焦氣中之血的回流受阻或是回流的氣中之血不足，另一是中上焦因膈阻而不通。金鑑本的心中痞鞭，桂林古本為心下痞鞭，當以「心下痞鞭」為是，因為心下為胃上脘，屬中焦，其與上焦有橫膈為之阻隔，故符合天地不交為痞之病。又因中焦之氣不得上，故阻於心下之中焦最陽之部，並漸積而成鞭。中焦之氣既阻於胃之上脘，故胃氣也不得利而嘔吐，然此不涉及脾，故不下利，以此與霍亂、吐利兩病作分別。再者，因氣結而成硬，表示有實，小柴胡湯力顯不足，故用去實之大柴胡湯。大柴胡湯是用通利三焦的小柴胡湯刪去補氣之人參，因為氣阻而硬，不應補氣，故去之。因為氣阻，末部的微血管滲液不良，動脈來的血都往靜脈走，故靜脈鬱積，腫脹而痛，因此採用芍藥促進靜脈血流。枳實的目的是用來擴張淋巴管和靜脈管，促進氣中之血和血中之血的回流，通利淤阻的氣血。用大黃的目的是使氣血往腸胃道內壁走去，並使滲液，故有醫家曰「大黃發腸胃汗」，這樣可以使淤阻的氣從腸胃道排出。

【按】

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吐下利，而以大柴胡湯下之之理乎？

【按】

嘔吐而不利，先嘔吐而後無下利，為大柴胡湯證或大陷胸湯證，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大柴胡湯為心下硬滿至脅下，而大陷胸為心下硬滿至少腹，且痛不可近。至於嘔吐而下利，先嘔吐而後下利，見於霍亂及吐利之病，詳〈霍亂篇〉。

【註】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表尚未已也。心中痞鞭，大便不利，裏病又急矣。嘔吐，少陽、陽明兼有之證也。少陽、陽明兩急，心中熱結成痞，故以大柴胡湯，外解少陽發熱未盡之表，內攻陽明成實痞鞭之裏也。

【按】

太陽病，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下利，不嘔吐者，此表裏俱虛，桂枝人參湯證也。若嘔吐不利者，此表裏俱實，大柴胡湯證也。彼則脈微弱，此則脈必有力也。

【按】

桂枝人參湯是因為太陽病，數下之，導致協熱利，所謂的協熱利，是利協迫脾陽出，造成脾的虛寒，脾氣不升，因其還兼有表證，故以理中湯加桂枝，也就是桂枝人參湯來治療。

二十、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桂林古本】

同。

【譯】

太陽病，過了經盡的六日，已到了十多個白天，反而二三次攻下，下後的四五個白天，柴胡證還在的，先給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繃急，鬱悶微煩的，是病沒有解，給大柴胡湯攻下就會好。

【講解】

過經，《傷寒論》言「過經乃可下之」，然下之必需有可下之機，也要有可下之裏證。若沒有可下之機，可下之證，反二三下

之，病有可能內入於府，後四五個白天，發覺柴胡證還在的，表示雖經攻下，病還是在表，故先給與小柴胡湯。若是給與小柴胡湯，嘔還是不止，心下繃急，表示是病已有入府了，小柴胡湯力不足以解之。既然三焦府實，氣不得上濟，故鬱鬱微煩，給與大柴胡湯，去除三焦府實，病就會好。

【註】

太陽病傳過三陽之經十餘日，醫不隨經施治，反二、三下之，未致變逆，後四、五日，惟見少陽寒熱往來之柴胡證仍在者，宜先與小柴胡湯解表和裏。如或不愈，其嘔不止，心下滿急，鬱鬱微煩，此為少陽表裏均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攻裏和表，自可愈也。

【按】

過經是指經過一個經盡的周期，沒有病愈，也沒有入腑，如果是停留在本經，則謂之再經，所以要過經及再經必需六日以上。

【集註】

方有執曰：「過經與壞病同，不知何逆，而二、三下之，適所以致逆，故曰『反也』。下而又下，陽明雖未傷，而少陽亦未除，故曰『柴胡證仍在也』。嘔不止，鬱鬱微煩，乃邪擾二陽，故曰『未解也』。」

【按】

過經與壞病不同義。病見外證而下之，謂之反。先服小柴胡湯後，嘔還是不止，心下繃急，鬱鬱微煩，是病已入裏了，小柴胡不中與也，當以大柴胡湯去其膽腑之實。

程知曰：「此言過經誤下，有用大小柴胡兩解法也。蓋其人之邪，因屢下而深入，若表證未罷，必先用小柴胡和其半表，而後可兼攻其裏也。」

【按】

柴胡證未罷，與小柴胡湯，若見有裏證之心下急，嘔不止，鬱鬱微煩者，病入府也，當與大柴胡湯。

程應旂曰：「此條與陽明經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條，細細酌量，陽明證嘔在上，而邪亦在膈之上，未入府，故不可下。此條嘔不止，心下急，乃邪在膈之下，已屬胃，乃可下也。可下不可下，此等處最不容誤也。」

【按】

傷寒病治法，未入府或是未過經，是不可下的，若是攻下則變

證頗多。

林瀾曰：「嘔不止，則半表裏證猶在，然心下急，鬱鬱微煩，必中有燥屎也，非下除之不可，故以大柴胡兼而行之。」

【按】

病非在腸胃道，故非有燥屎，而三焦之結在氣，因其有結氣甚硬，是為三焦之府實，以大柴胡湯攻之。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觔，黃芩三兩，半夏（洗）半升，芍藥三兩，枳實（炙）四枚，大黃二兩，生薑（切）五兩，大棗（擘）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桂林古本】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芍藥三兩，半夏半升（洗），生薑五兩（切），枳實四枚（炙），大棗十二枚（擘），大黃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二升，日三服。

【按】

許叔微曰：「大柴胡湯一方無大黃，一方有大黃，此方用大黃者，以大黃有蕩滌蘊熱之功，為傷寒中要藥。」

王叔和云：「若不用大黃，恐不名大柴胡湯。且經文明言下之則愈，若無大黃，將何以下心下之急乎？應從叔和為是。」

【方解】

柴胡證在，又復有裏，故立少陽兩解之法。以小柴胡湯加枳實、芍藥者，解其外以和其內也。去參、草者，以裏不虛也。少加大黃，所以瀉結熱也。倍生薑者，因嘔不止也。

二十一、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中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桂林古本】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中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



腹微滿，鬱鬱微煩。先其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之。若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所以然者，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譯】

太陽病，過了七日經盡的時間，已經過了十餘個白日，心中感覺溫溫的想吐，胸中痛，大便反而稀澹，腹稍微滿，鬱鬱稍微煩。先在過經十餘日之前，有自身極度吐下的，給予調胃承氣湯。若不是這樣的，不可以給。若是只想要嘔吐，胸中痛，便微稀澹的，這不是柴胡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嘔，所以知病人極度吐下也。

【講解】

「過經」，已過了經盡的周期。「十餘日」，已入再經之周期。「心中溫溫」，熱氣聚於心中。「胸中痛」，胸中血流不暢所致，這是表病之氣血入裏，陷阻於上焦所造成的，其病位在上焦還未及於中焦，所以不應大便澹，但與推測相反，大便反而是稀澹，腹又稍微滿，鬱鬱微煩，這就是有受吐下的可能。若是是在過經十餘日之前，自身極度吐下的，胃的津液耗竭，胃中乾的，可與調胃承氣湯。若是沒有自身極吐下的，胃中津液未乾，不可以與之。嘔為有聲有物，吐為無聲有物。嘔字從口從區，與樞相似，為樞機不利所導致的，吐常由脾虛胃寒所致，故其字為口為土。「胸中痛」，痛為血液循環淤阻，大部份常由寒所導致的。「便稀澹」，代表脾胃吸收水分不佳，推而得知，應為脾胃的虛寒而非柴胡證。因為病人有嘔，而在太陽病過經之十餘日，病未入於中焦，只在上焦，故條文只言心中溫溫欲吐。由此可知，此嘔的證狀是病者本身極度吐下所導致的。

【按】

王肯堂曰：「『溫溫』當是『噍噍』」。又云：「『以嘔』之下，當有關文。」

【按】

溫與噍只是部首的不同，一個為水之溫，一個為口之噍。

【註】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曾經吐、下不解者，以極吐則虛其胸，邪熱

乘虛入胸，故心下噎噎欲吐，而胸中痛也。極下則虛其裏，邪熱乘虛入裏，故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也。詢知先時若果經極吐下，則為在表之邪熱，悉陷胸腹，而所見者，皆是裏證未和，故宜與調胃承氣湯下而和之。若不爾者，謂不因極吐、極下而有斯證，則又不可與是湯也。夫但欲嘔者，少陽也。胸中痛者，太陽也。微溏者，太陽少陽合病之利也，並無心中噎噎鬱鬱，腹滿煩熱等證，固不可與承氣湯矣。然此亦非柴胡證，故柴胡湯亦不可與也。須從太陽、少陽合病，下利，若嘔者，與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可也。

【集註】

方有執曰：「胸中痛，邪在膈也。若曾極吐，則應有心下噎噎欲吐之狀，何也？以胃口已被吐傷，邪熱上搏於膈，故欲吐而不得吐也。腹微滿鬱鬱微煩，邪在胃也。若曾極下，則應大便微溏，何也？以下則胃虛，邪雖實於胃，大便反不能結鞭也。故曰『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言當蕩其熱以和其胃也。不爾，言未經極吐下也。但欲嘔至末，申明上文之意。」

喻昌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噎噎，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者，此有二辨。若曾經大吐、大下者，表邪從吐解，且已入裏，可用調胃承氣之法。若未經極吐、下，但欲嘔不嘔，胸中痛微溏者，是痛非吐所傷，溏非下所致，調胃之法不可用矣。」

程知曰：「過經者，謂病過七、八日至十三日，經氣已週猶不解也。豈惟十三日，且有二十餘日者矣。蓋過經不解，病必皆在陽經留連。若在陰經，則又豈能若是之持久耶？久持且不能，安望其生乎？」

程應旂曰：「大便溏則氣得下洩，腹不應滿。煩不應鬱鬱，今仍腹微滿，鬱鬱微煩，必胃有阻留，而下後仍不快暢也。病屬陽明證，反無陽明，而只有少陽，其中必有所誤，故直窮其所以致證之由，而後可從證上認病。」

二十二、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

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宜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譯】

傷於寒，已經十三個白日了，病沒有解，先是胸脅悶而後接著嘔，在日晡的時候發潮熱，先是潮熱止而後接著微下利，這本來是柴胡證，用了攻下，沒有下利，到現在反而下利，就知道是醫生以丸藥攻下，這不是柴胡證的治法。發潮熱的，是實，應當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再以柴胡加芒硝湯主治之。

【講解】

「十三日」，已經過了二個經盡的時間了。「胸脅滿而嘔」，先上中焦氣道不通導致胸脅滿，後影響到中焦脾胃的運化而引起嘔，病內進而入裡。「日晡所」，下午天陽屬於收的時候，人體氣血也往內聚，若是內部氣血有所結聚，氣血內行受阻便只能外發，形成潮熱，故條文言「潮熱者，實也」。「已而微利」，潮熱先停了而後有微利，潮熱之所以會停，是因為裏實已去，表示有攻下。而後有微利，是攻下過度所致，所以條文說「此本柴胡證，下之」。本來潮熱裏實，應該不會有下利，而今反利者，所以知道醫有以丸藥下之，這不是柴胡證的治法，柴胡湯證的治法，是先要解外，像之前第 20 的條文先用小柴胡湯，後用大柴胡湯。雖治法有誤，但柴胡外證還在者，還是適合先與小柴胡湯，因有攻下，所以氣血結聚在於胃腸的黏膜區，故不用大黃，而用芒硝，從腸胃道內，把淤阻氣血所產生的邪氣抽出。

【註】

凡傷寒過經不解，熱邪轉屬胃府者多，皆當下之。今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大柴胡證也。下之而不通利，今反利者，詢知為醫以丸藥迅下之，非其治也。迅下則水雖去，而燥者仍存，恐醫以下後之利為虛，故復指曰「潮熱者實也」，是可再下者也。但胸脅之邪未已，故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少陽以外，復以小柴胡湯加芒硝，以下少陽之裏。不用大黃而加芒硝者，因裏不急且經迅下，惟欲其稟堅潤燥耳！是又下中兼和之意也。

【按】

「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若外證未已，則應以小柴胡以解外，後才可用大柴胡湯，若先用大柴胡湯，則非其治也。「已而微利」，是因潮熱者實也，潮熱已而微利，故推知醫有用下法。然下之後柴胡湯證還在，所以還是要先用小柴胡湯以解外，因裏之實已被丸藥所攻去，所以不再用大柴胡湯，而是用小柴胡湯加芒硝來調和府氣，如同調胃承氣湯用芒硝來調和胃氣是一樣的道理。

【集註】

《內臺方議》曰：「潮熱者，實也，何不用大柴胡、大小承氣下之，卻用芒硝何也？蓋潮熱雖屬實，然已先用丸藥，傷動藏府，若再用大黃下之，則脾氣傷而成壞證矣，祇用芒硝潤燥以取利也。」

方有執曰：「十三日，過經也。不解，壞證也，非其治也。以上乃原其壞，由於醫之誤。以下至末，救誤之治也。」

【柴胡加芒硝湯方】

於小柴胡湯方內，加芒硝六兩，餘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桂林古本】

【柴胡加芒硝湯方】

柴胡二兩十六銖，黃芩一兩，人參一兩，甘草一兩（炙），生薑一兩（切），芒硝二兩，大棗四枚，半夏二十銖。

上八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不解更作。

二十三、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桂林古本】

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譯】



傷於寒，已過十三個白天，是過了二個經盡的周期了，譫語的，因為有熱，應當以湯藥攻下之。如果小便利的，大便應當先硬，而後反而下利的，就知道醫生以丸藥攻下，這種方法是不對的。若是下利的，脈應當微，陰陽不相接，現今反而陰陽相和的，這是內實，調胃承氣湯主治之。

【講解】

「譫語」，燥熱的血上衝腦所致的，故曰「以有熱也」。因為也有燥，所以應當以湯藥來攻下，而非以少水的丸藥來攻下，這樣會更耗陰之氣血，更竭水源。若是病者小便利的，大便應當硬，而反而下利的，就可推知醫生以丸藥下之，因為丸藥少水而燥，而病者的病證有譫語，代表著燥熱的病機，故不應用丸藥下之，所以條文說「非其治也」。若是本身自下利是屬虛的，陰部氣血會衰少及上行無力，故不能上濟於陽，形成脈應當微，陰陽不相順接而厥。今天反而陰陽可以接和，故不是虛的下利，而是裏實的自下利，所以之前條文有言「譫語者，實也」。譫語源於燥熱，燥熱來自於胃中水竭，所以要用調胃承氣湯來主治之。

【註】

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詳其治也。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藥下其熱。但上條潮熱之熱，熱在表裏，當大便不鞭。此條譫語之熱，熱歸胃府，法當大便鞭。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今大便不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為醫以丸藥下之之利，非其治也。如未經丸藥下之，自下利者，則為內虛，內虛之利，脈當微弱而厥，今反和而不微厥，此為內實有熱，非內虛有寒也，雖下利乃熱利也。仍當下其熱，故以調胃承氣湯主之。

二十四、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桂林古本】

同。

【譯】

傷於寒，到了第三個白天，三陽的時間已經走完了，換三陰的時間，所以三陰應當受邪，然而病者反而能食而後不嘔的，這是



三陰不受邪。

【講解】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第三個白天，是屬於少陽的時間，到了第四個白天，就是太陰的時間，所以說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病者能食而後不嘔，表示胃能將消化的飲食精微傳於脾，而脾也不受邪，故脾能將清氣上輸於肺，濁氣輸於肝，且證見不嘔，故言「三陰不受邪」。由此可知，三陰受邪之證有不能食及能食而後嘔，藉由能食的與否，以及相關的兼證，我們可以此辨別三陰是否受病。

【註】

傷寒之邪，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傳經之次第也。今傷寒三日，三陽表邪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當不能食而嘔，今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裏和，三陰不受邪也。然此乃《內經》以其大概而言，究不可以日數拘也。

【按】

不是傳經的次遞，而是人體三陰三陽的自有時間，如同一年有四季一樣。

【集註】

成無己曰：「表邪傳裏，裏不和則不能食而嘔，今反能食而不嘔，是邪不傳陰，但在陽也。」

方有執曰：「陽以表言，陰以裏言，能食不嘔，裏氣和而胃氣回，陰不受邪可知矣。」

汪琥曰：「邪在少陽，原嘔不能食，今反能食而不嘔，可徵裏氣之和，而少陽之邪自解也。裏既和而少陽之邪解，則其不傳三陰，斷斷可必，故云『三陰不受邪也』。」

二十五、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桂林古本】

傷寒，四五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譯】

傷於寒，四五天了，沒有大熱，病人躁煩的，這是去陽入陰的緣故。

【講解】

「四五日」，太陰受病之時。陰主內，主收斂，故陰病無大熱。「躁」，意思是足動不安，因為屬陰的足，少了陽，因而氣血流動不良，必須以足動來輔助其氣血循環。「煩」，火燒頭的煩，因為屬於陽的頭，少了陰，陰部氣血不濟於陽，故陽部津虧血燥而煩。因為是在第四五日發生，所以這都是屬於陰的病，故曰「陽去入陰，故也」。醫宗金鑑為六七日，桂林古本為四五日，各有各的意義，若是與前條相映，當以桂林古本為佳。六七日，經盡之時，在這時候病有三種走法，一是病愈，一是再經，一是入腑臟。由於無大熱，有躁煩，推知病是入腑臟，故曰「陽去入陰」。

【註】

傷寒，六、七日，邪欲入裏之時也。無大熱，表熱微也。躁煩者，裏熱盛也。此為陽去入陰也。陽去入陰者，謂陽邪去表入裏，傳於三陰也。

【集註】

成無己曰：「內熱為煩，謂心中鬱煩也。外熱為躁，謂身外熱躁也。內熱為有根之火，故但煩不躁，乃先煩後躁者，皆可治。外熱為無根之火，故但躁不煩，及先躁後煩者，皆不可治。」

方有執曰：「去，往也。言表邪去而入於裏，所以外無他熱，而內則煩躁也。」

二十六、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桂林古本】

婦人中風，發熱，惡風，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泄之。

【譯】

婦人中於風，發熱，惡風，經期剛來，得病已七八個白日了，熱先除而後接著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大部份像結胸的樣子。

譎語的，這是熱入血室，應當針刺期門和隨其血脈充實的部位而用針瀉之。

【講解】

中風，風為陽邪，其行速，會令氣血向外行速，而氣中之氣外散過度，能使氣中之血變少，故風能致燥。表之氣津少，則熱，故「發熱」。因氣津不足，不喜風之耗氣中之氣，故「惡風」。經期來則氣血往內部流動，與用下法是相同的。「得之七八日」，已過了經盡的周期，故有向裏之可能。「熱除」，表之熱隨經期之氣血向裏，故熱除。在經行的期間內，氣血是向內的，往外的會變少，故「脈遲」，此外，脈遲為陰阻氣血，故應有氣血阻滯之證。「身涼」，往外往表的氣血變少，故身涼。「胸脅下滿」，氣阻滯於胸脅下。「如結胸狀」，「如」是大部份相同。結胸亦是氣阻於心下或者至少腹，為「病發於陽而反下之」所導致的，此條亦是因經血適行，氣血向下行，亦是病發於陽（發熱、惡寒，發於陽）而下。「譎語」，燥熱津虧的血上衝於頭。「血室」，藏血之所，整個心包絡，也就是血管內皆有血，故為血室，所以熱入血室，以溫病來講，就是熱入營血。熱入血室，所以有熱，然婦人中風又有津虧，且經血適行，氣血往下，故上面相對於下面，更顯的燥熱，燥熱的血在腦，就形成譎語。當刺期門，期門為肝之募穴，凡臟腑有熱或成癰膿都可由按壓其募穴的疼痛與否來診斷，也可藉由針刺其募穴疏泄其臟腑的氣血來治療。手厥陰心包絡與足厥陰肝為相表裡，都是藏血之器，當血有熱，都可針刺期門，以及隨血室之實，以刺瀉之，也就是期門部位的靜脈血管充血及擴張之處，以放血瀉之，這樣可以瀉血室之熱。

【註】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表病也。若經水不來，熱必無由傳於血室，今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後，脈遲，熱除，身涼，似乎表欲解矣。若復見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譎語之證，則知非表解入裏，乃表邪之熱因經水適來，乘虛而入於血室也，法當刺期門。期門為肝之穴，肝為藏血之所，今邪入血室，故刺期門，隨其血分實熱而瀉之也。

【集註】

方有執曰：「血室，為榮血停留之所。經血集會之處，即衝脈所謂血海是也。其脈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故熱入而病作，其證則如是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肝納血，故刺期門，所以瀉血分之實熱也。」

【按】

血室為榮血停留之所，也就是整個心包絡。室者，存放之所，非經血集會之處，亦非血海，血海為血之最終所歸之處。

汪琥曰：「邪傳少陽，熱入血室，故作譫語等證。仲聖恐人誤認為陽明府實證，輕用三承氣以伐胃氣，故特出一刺期門法以療之。」

二十七、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桂林古本】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小柴胡湯主之。

【譯】

婦人中於風，已經七八個白日了，持續惡寒發熱，而且在固定時間發作。月經剛好停的，這是熱進入血室，病人的血一定結聚，所以使病者大部份像得瘧一樣，用小柴胡湯主治之。

【講解】

「七八日」，已過了經盡的六日周期，此時病有三種走法，一是病愈，二是再經，三是入裏。「續得寒熱」，氣行遲則寒，氣行速則熱，故為寒熱。寒熱不退，故續得寒熱。氣行遲速有相應之時，故「發作有時」，如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發作有時，包含了榮衛不和或是病者臟有病，如〈太陽篇〉「病人臟無它病，時發熱自汗出者，為榮衛不和，先其時發汗則愈」。婦人中風，原經血下行，如上條，故熱入血室。經水適斷者，氣血本下行，下行受阻所致，故曰「其血必結」。血結則氣血不下而上逆，上逆則熱，下行則寒，故「寒熱有時，病如瘧狀」。氣行則血行，故用小柴胡湯升提通利三焦氣道，使氣不鬱則血不阻，血室之熱可籍由氣的宣發，由陰出陽，則寒熱如瘧可止。

【註】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血與熱搏，其血必結。然雖結而無胸脅滿，如結胸譫語等證，是為結而未實也。尚有如瘧狀之寒熱，發作有時，乃為邪在少陽，半表半裏也。故用小柴胡湯以和表裏，熱自解也。

【集註】

方有執曰：「前經水適來者，因熱入血室，血出而熱遂遺也。此適斷者，熱乘血來而遂入之，與後血相搏，俱留而不出，故曰『其血必結也』。」

程知曰：「前證經水來，而胸脅滿結譫語，是邪實於藏也，故用刺以瀉之。此證因血結而寒熱如瘧，是邪發於經也，故用小柴胡湯和之。」

二十八、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桂林古本】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譯】

婦人傷於寒，發熱，月經剛好來，白天精神明瞭，傍晚則譫語，大部份像見鬼的樣子，這是因為熱入血室，所以不要犯胃氣及中上二焦，就一定會好。

【講解】

傷於寒，氣中之氣不得外出，鬱阻而成熱，故「發熱」。「經血適來」，氣血往內下行，則往外上的氣血便不足，故當白日陽盛時，氣血可得天時之助，故「晝日明了」，當晚上時，氣血往內行，陽部之氣血更是不足，形成津虧血燥，而頭為重陽（上部及外部）之所，故燥熱更盛，所以「暮則譫語，如見鬼狀」。這也是熱入血室，只要不要犯胃氣及上中二焦，必自愈。血室之熱除了原先外出的經血泄掉熱外，亦可藉由溫病所言的透氣轉熱，通利上中二焦，則下焦之熱氣得上行，下焦之熱可以由三焦氣道透出於外，就一定會好，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小柴胡湯來幫忙。

【註】



上二條，發明風邪熱入血室之證，此條發明寒邪熱入血室之證。婦人傷寒，發熱，無汗，經水適來，則必熱入血室。故晝則明了，知邪不在陽也。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是為邪在陰也。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者，通謂三焦也。蓋禁人汗、吐、下三法，皆不可輕用，當俟其經行，必熱隨血去而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必自愈者，言俟其經行血下，則邪熱得以隨血而俱出，猶之鼻衄紅汗，故自愈也。蓋警人勿妄攻，以致變亂之意。」

【按】

其實，婦女的行經，就是一種下法。既然下了，又因為子宮在下焦，所以氣血將會鬱阻於下焦，既然下焦之氣阻，只要上中二焦的氣行通暢，是可以由中上焦外出，故條文言勿犯胃氣及上二焦，上二焦就是指下焦之上的二焦，也就是中焦和上焦。

林瀾曰：「傷寒發熱者，寒已成熱也。經水適來，則血室空虛，邪熱乘虛入於血室。若晝日譫語，為邪客於府與陽爭也。此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是邪不入府，而入於血室與陰爭也。陽盛譫語宜下，此不可下者，犯胃氣也。彼熱入血結寒熱者，與小柴胡湯散邪發汗，此雖熱入血室，而不留結，不可與發汗藥，犯其上焦也。若熱入，胸脅滿如結胸者，可刺期門。此雖熱入血室而無滿結，不可刺期門，以犯其中焦也。必自愈者，以經行則熱隨血去，血下則邪熱悉除而愈矣。」

【按】

經血適來，則氣血往下而去，如同下法，氣血會鬱阻於下焦，故婦女有經行而少腹悶脹者，蓋由此也。可知經血適來，非血室空虛也。然若有外感，則裏之正氣不得出，將隨氣血而入於裏，故有諸多變證。

二十九、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一云：藏府相連，其病必下，脅膈中痛〕，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按】

此條桂林古本在第 14 條有譯及解釋，請參閱之。

【註】

此詳申上三條，婦人中風、傷寒，經水適來過多，以致血弱氣盡，腠理不密，邪熱之氣乘虛入於血室，邪與正相搏，結於少陽之界，故邪結於脅下也。邪正相爭，爭於陽則熱，爭於陰則寒，故往來寒熱也。爭已必衰，衰則止，故休作有時也。少陽病已入半裏，將近厥陰，故默默不欲飲食也。少陽膽與厥陰肝相為表裏，故曰「藏府相連也」。少陽之脈，下胸中，循脅表。厥陰之脈，抵少腹，循脅裏，故其痛必及於脅下也。少陽之邪，從胸而下脅，因胸而病及於脅，故曰「邪高痛下也」。邪從胸循脅入裏，裏氣上拒，故使嘔也。仲聖重出此條，仍主之以小柴胡湯者，使知法不外少陽，不必另從厥陰血室中求治也。

【集註】

喻昌曰：「四條皆互文見意也。一云『經水適來』。一云『經水適斷』。一云『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一云『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一云『胸脅下滿』。一云『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一云『如結胸狀』。一云『邪高痛下』。一云『譫語』。一云『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一云『如瘧狀』。一云『往來寒熱，休作有時』。一云『刺期門』。一云『用小柴胡湯』。一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皆互文以明大意，而自為注腳也。學者試因此而細繹全書，思過半矣。『如結胸狀』四字，仲聖當恐形容不盡，重以藏府相連，邪高痛下之語，暢發病情。蓋血室者，衝脈也，下居腹內，厥陰肝之所主也。而少陽之膽與肝相連，府邪在上，藏邪在下，胃口逼處二邪之界，所以默默不欲飲食，而但喜嘔耳。期門者，肝之募也，隨其實而瀉之，瀉肝之實也，又刺期門之註腳也。小柴胡湯，治少陽之正法也。毋犯胃氣及上二焦，則捨期門、小柴胡湯，更無他法矣。」

三十、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衍文，已見〈太陽中篇〉半夏瀉心湯條上）。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桂林古本】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譯】

少陽病，欲病解之時，從寅到辰的這段時間。

【講解】

三陰三陽都有其病欲解時，在此之時，三陰三陽都得其天時，故易得愈。由此可知，中醫治病，綜觀三才（天、地、人）。

**【註】**

寅、卯、辰、木旺之時也。經云「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故少陽之病，每乘氣旺之時而解，經氣之復，理固然也。

**【集註】**

魏荔彤曰：「病在少陽，乘其正旺，如法治之，何病不已。」